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九冊目次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二)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

(二)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從表彙次

庚戌始末志

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入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瑤直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叛殺其帥陰驍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去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能復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十一

有所誅討虜別部告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俺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稱爲君於屬卑取羈縻而已不復肯奉調預朝會曰黃毛者異種凶悍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於三部虜或時保入黃毛又從後掠徵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圍

多慄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紫塞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即長跪捧首待誅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邨落爲築戍堡簡健夫日夕乘城拊白挺所在返有斬獲而賊出計得不償會吉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爲將軍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臯代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二

夏六月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牆入悉積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爲餌間騎報都督達達連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賊合兵兵未集而快麾下前掩之賊發伏圍達馬倒遂見殺副帥林椿不介馬而馳救達亦死虜退事聞逮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具狀即朝堂杖一百發謫戍遼左詔褒揚死事者贈張達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予子官指揮尋用給事高傑予達子俱賜諡立祠春秋祭

弗絕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兵去意叵測而兵部以總督巡撫帥請兵部左侍郎蘇佑暫行總督使使即故尚書萬達家起復俟後命故食都御史趙錦巡撫故咸寧侯仇鸞加太子太保為總兵都督食事徐珏為副總兵俱乘傳往天子以非常遣慰撫意甚至佑抵鎮即上請益兵食未報及謀虜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而兵部尚書丁汝襲黠於機事又意謂上厭聞之不悉奏止申飭薊州撫鎮嚴備耳警漸鬆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及京兵二萬四千騎分布諸關隘邊兵取羽徵符會期久又遠未悉到京兵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急取數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十五日虜俺答等部至古北口以數千騎騎備鐵鑊攻牆且嘗我而薊州兵出火炮矢石從上下敗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漢軍棄甲及馬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葬先家君以御史按順天得報

虜攻古北口虜兵弱非能禦者夜草蹕言虜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早上之而身出駐通州曰此城國家喉領也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拘收漕艘泊西岸甫畢而夜半虜果至營河東家君復為疏請援兵繼城使使來京師始震恐集諸營兵少壯者已悉出邊城死餘僅四五萬老弱半之而提兵提督太監役占又萬計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闔又援例需價以不時發久之未能軍丁汝襲乃始以聞上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督給事御史募良家子蒼頭義軍番四萬合防甲保伍列諸門脾晚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賊逼通數日前沮水未能度家君日夜乘城守廢寢食連告急中謀乃遣都御史王基以三千騎往通而咸寧侯鸞以大同二

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

足綏游擊將軍徐仁以三千騎至

上內

賜書褒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為

平虜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加賜龍衣上尊

王帶千金得密啟封記其文曰朕所重唯卿一

人再進楊守謙兵部左侍郎總團各路太子太

保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殿陽安等繫令從軍

自效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

俱報可尋以都督炳言戶部臣不早計餽餉

與食緩期士道多餒死

詔尚書李士翱而

下褫職冠服領事徐階又密請

上還大同視

朝問群臣計事

上心動而六科給事尋竊復

有疏

上切責之丁汝璽在兵部恒怯擾擾抗

之衆束手耳時遺募哨賊虛實者非素習出城

道遇老弱扶血即引歸妄言見賊某所某所故

變第者領不肯嚴行罰即宜賞亦嘆哨手尺布

米米勞之以故賊切卒不可憑據而成國公希

忠等自以營兵少恐見且獲罪乃東西調製掩

捕士疲不得息家人漿食無所爭鬪

而竟莫曉誰調也則群詈丁某丁某欲肉之云

語稍稍聞

上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漸

集悉隸屬成寧侯而楊守謙以保定兵營城下

虜輕騎劫掠焚積聚或三兩旅進誘我兵欲縱

守謙恐陣動約勒不得發是日賊掠監馬御廐

獲內使八人不殺維之見俺答踞坐氊帳中謂

曰若歸見

大明皇帝好為我致書因解送歸

見上啟書多嫚語求貢

上乃召大學士嚴

嵩李本尚書徐階對

便殿因出虜書示

命

徐階出集廷臣議許貢可否是日午文武臣既

集尚書階方出書顧六卿議云何咸唯唯相視

莫得發而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問

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且虜大入寇震

宮闕罪在不赦而呢我吮迫乃許之此何異城

不盟諸君宜力請

天子御奉天門下

詔

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

賜祠錄後赦給事

李汝康罪

下獄

捐發藏金百萬以百金易

史

卷六

前集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一虜不效貞吉當任其咎檢計毛起言虜多急
暫許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後不許起語暫然中
貴人業稍稍聞上矣是夕火光燭於天德勝
安定門非人居皆燬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
苑賜酒食令條奏而以趙貞吉建言疏內批
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詔齋萬金
宣諭行營將士次日禮部示報羣臣具服俟
命閣下者亭午上始出御奉天殿行五拜
三叩頭禮惟守門大臣不在上還宮群臣就
齋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七

午門曉聽宣勅諭於是群臣則皆蒲伏惴惴
計上必重有所處分迨散門且輪矣御批
徵通州駐守都御史王某下獄而擢家君右僉
都御史代之某以先日至通則令兵第營城外
而身城中閉閣臥而已會咸寧兵來賊少引退
兵父饑其游騎或遺道入村店食而某發騎捕
執下獄死者以十數咸寧兵大闕欲甘心某巡
倉御史言狀上怒故徵某虜燒掠近地連日
多係虜婦女蚩者及耄倪悉斃刃而所殘破者

中貴人園宅別墅爭環泣相告訴言尚書丁汝
璣貳於賊假重兵故尼之且上累有詔責發
殊不以為意而楊守謙怯兵距賊僅數武輝昂
擊夫人臣疾趨投袂而勤王者固如是耶上
時從高望火心固已恚恨諸治兵者聞是益奮
不誅二臣亡以懲乃捕丁汝璣下詔獄就廷訊
復使使誅軍前逮楊守謙回下三法司議罪聞
上方坐齋宮促具獄論死贖冗吏人錄未竟僅
延刻而上以法司比周緩之也於是刑部侍

齋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八

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悉下
獄廷杖貶祿秩數等丁汝璣楊守謙俱棄市汝
璣仍梟首不許收葬流其妻三千里子謫戍鐵
嶺刑科猶按例覆奏上愈怒杖都給事中張
侃百斤還里餘杖五十時賊前後出剽男女竊
奪金帛財物細載已乃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
非諸道兵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
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
逃者入衛餘以捷聞九月朔虜出境盡京師

婚解嚴蘇祐改 勅為真總督復用故尚書舊
達理兵部尋以未至罷之左諭德趙貞吉以復
命忤 旨下獄九十請邊邑尉指乃為 廷議
發也兵部臣言團營五軍三千總帥不職寇來
卒何以應之 詔勒太監高忠等入內罷成國
公希忠遂安伯陳總柄奪兩月俸中外謂未蔽
法云併三營曰戎政促成寧侯驍入理之徐珏
代鎮大同進鸞位太保加賜金幣

北虜始末志

并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九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
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
殂其國人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
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
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
禮的八刺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
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
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元
主一年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

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
於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王以十五
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藍王走至也速
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
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
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
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
兒提瓦刺死衆分為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
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

并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十

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 勅淇國公
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
阿魯台徙疆胸河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
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
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
請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
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

為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

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

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

其大酋以下來 朝會 賜米五十石乾肉酒

糗餌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

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

惠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

阿魯台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千等數千人

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

余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十一

不見虜還崩於榆林川而順寧王脫歡稍併

有太平李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

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

元後脫二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

漠非哈喇噶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

子也先益強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

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駙馬都督井

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人振挾 上

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国公朱勇等五萬騎為

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

木金師俱覆 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

潰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 京師尚書于謙

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

京南者殲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

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史之復

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

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 賂遺也先又通不花

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二不花

余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十二

弑之致書 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 詔

稱為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非邊其

在西者為套虜犯陝西諸鎮在非者犯宣大山

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攷矣至弘治中虜

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 詔平江伯陳

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

勢益盛踏冰過黃河住牧改 命大將保國公

宋永中貴人苗達右都督御史琳合京還兵十

萬布常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

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
滅也先遂主諸部常怒其相亦不剌欲殺之亦
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
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
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
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非間善水草其
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番珍寶直百萬嘉靖
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構小王子入援踐
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火利輒去不顧其二

奔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十三

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
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
萬人厭兵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
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圻之小王子雖號
稱為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
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
微取子女王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
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

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
剿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齒忻
代倡仗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
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彊盛有子曰黃台吉臂
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
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尙文兵拒却
之會萬達憂歸尙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
宗臯為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
入悲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

奔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四

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達宗臯
等治罪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臣聞而
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鐵鑼傳箭諸
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西
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
時至而京兵市人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
以為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當我薊兵
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
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

事秦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丁東手無策、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 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諸將兵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贏畜金帛財物捆載巨萬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

五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二五

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 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寬其深求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其子貪不圖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駕下而賊亦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闕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又圖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

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騎自倚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米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碁布也三城返外障馬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擾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

五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其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馬易李陳者二姓而我明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 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熈為其臣黎季犛所殺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止皇使其子胡查為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查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

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歸老樵傳至 京題
其實 詔切責胡查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
平安南國王胡查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
中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
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
訴其吞併狀有 旨乃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夷
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
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
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

奔州史料

卷十

前集

七

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建昌雲貴軍從
雲南臨安府進入境成國公薨 詔新城侯輔
行大將軍事兵躡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
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
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聚立柵也守
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
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
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水
為赤遠窮追李舜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

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楫器械
無算捷聞 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
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
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
進封侯輔為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實有差
下李聲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偽稱
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
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為大將軍率兵討破
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李擴

奔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六

復叛李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眾其
勢重於定輔復率眾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
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
鎮其地而尚書黃福寧布按二司事有威惠眾
脅息莫敢動尋 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
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眾心黎利遠乘之反
劫捕之不勝以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
所攻沒郡邑十數特 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
攻剽自如 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

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畧相當利益
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 詔安遠侯柳升以精
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
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
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
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
武官吏四百七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
千二百疋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
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 遣禮部左

龔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六九

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 璽書赦
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
返始 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 冊
為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鮮歲金五萬兩
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兵宣德癸丑利死子
麟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偽諡利為太祖高皇帝
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來 冊權署國事正德
丙辰復遣偽國公阮叔惠來求封 許之 遣
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 冊為安

南國王賜馳經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天
寶父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諡麟
為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為庶
兄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
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
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為岑氏
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
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被虜王茶全以歸弘
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鎬僭號景統偽諡灝

龔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七

為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
貞未踰年而死遣命立其弟誼僭號瑞慶偽諡
敬為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弑其頭
目黎廣度黎炯鄭江等表誼寵信毋黨阮种阮
伯勝等恣行克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
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
龜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
臣等兵圍入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
國王黎灝第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黎嗣堪任

國事乞賜襲封王爵 詔許之 嗣一名澄 洪順追謚 詔為厲愍王 初灝生二子長即昭太 子昭一名鎮 偽封錦江王 暉生敬 詔昭生 顯 顯被害時 昭與顯俱先死 故國人立 嗣而顯之 子偽沱陽王 諱及弟 應以兄子不得立 顯妻鄭 殺女 諱妻鄭 惟鏐女是時 鄭宗強且握兵 柄於 其國立 嗣非其意也 嗣既立 偽尊父 昭為德宗 建皇帝 然多行不義 疑忌同姓 大臣 國人惡之 正德丙子 春 鄭惟鏐 鄭綏與其黨 陳真殺 嗣諒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廿

山都將陳嵩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之 甲逼交州 攻殺鄭惟鏐自立 偽號天應 為陳真 所攻 退走諒山 鄭綏等共立 諱一名椅 僭號光 紹 偽尊 顯為哲宗 明皇帝 謚 曰靈隱王 追謚 詔為威帝 遣陳真攻陳嵩於諒山 嵩病死 其大 臣阮弘裕等討殺 嗣之罪攻鄭氏 鄭綏及其子 惟代 惟俊 奔清華 惟鏐子惟僚等奔高平 是時 國兵柄未有所屬 莫登庸陰懷不軌 諷群臣推 他與兵諸軍道俱聽節制 既得志 漸除 諱左右

易所親信 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 黎 潛起兵攻登庸 反為所敗 出奔清華 依鄭綏 登 庸乃偽立 應僭號 統元 追謚 明為襄翼帝 時嘉 靖元年也 至六年 又 酖應 并其母 殺之 而自立 偽謚 應曰恭皇帝 是時 諱尚據清華 又安順化 廣南四道 其舊臣不服 登庸者分據險阻 為之 聲援 登庸立其子 莫方瀛 居守 偽都 自稱為太 上皇 率兵以拒 諱 奪清華 據之 黎 諱敗走 又安 又追至 又安 黎 諱敗走 葵州 又追至 葵州 黎 諱

金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廿

走入哀牢 國哀牢即老撾也 以嘉靖九年九月 憤怏死 子寧甫七歲 故臣黎炯 鄭江 黎禽 鄭惟 峻等共立之 居於清化府之木州 添馬江 與老 撾 隔界 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 登庸 屢遣 兵攻之 而老撾時為援 不能克 登庸者荆門人 世業漁 以武舉為陳嵩 叅督 後自拔歸 黎 諱 畧 戰 功 封武川伯 鎮海陽 以重賂 賂 諱左右 得入 柄軍政 加太傅 封仁國公 遂至篡奪 偽國 號曰 大越 改元 明德 三年 令其子方瀛 襲偽位 僭號

大正云而鄭惟僚者以黎寧命來謂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算善兵能探伺情偽伯溫經成伏之乃聚兵使以數桐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壇兩軍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廿三

喀察志

喀察志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

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僭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至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至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弒王母孛溫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即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甫州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廿四

慈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滿洲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繼謀經略之茂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卑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邑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威軍

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嗜酒格殺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是年卒陝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

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遂拜牙郎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報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誅殺之而使使媾瓦剌連兵掠土魯番部落連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與澤有卻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王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於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連壇兒以二萬騎入

甘州焚舍廬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
常又遇海西虜亦不刺敗之鹵育百餘即上言
述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
權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璉專用事廷和讐也知
王璉怨之故力薦為西帥璉復上書辨澤九疇
事且言述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成
而璉出楊兵境上喻述壇兒利害選哈密罕東
諸部散之近地述壇兒懼不敢為寇諸國稍通
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世

王璉復而修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璉舊似
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三衛志

有比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
則無如朵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
丹種類也洪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
為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
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
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唯朵顏最強久之仍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世

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
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地
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
等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
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
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
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筭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入寇 上以

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
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
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
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
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朵顏於
虎頭山酋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
勇太保伯亨進徽侯都督諒懷 賜爵伯自是
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為鄉導入
寇矣後復謝罪入貢 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為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芄
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恭將陳軫
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有威信三衛
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羣
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荅大舉入塞庚
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
欲發兵擣其地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
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
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除
而寧之為鄉導至婦子女詛誓相繻而貪中國

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須為
備故迫則驅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
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
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
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
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
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
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
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
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
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
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
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
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
為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
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前集

卅

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歛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主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資與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鄉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蔡興遣宗設貢成強請勘合倭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威於宋素鄉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

奔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世

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艍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視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蒙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點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辭艍人怒則報有所殺害而他艍不為齒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遣閩浙巡撫開軍門曉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

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緝察數年船盜淵蔽被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啗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統患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艍主土豪益自喜為好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

奔州史料

卷八

前集

世

良將申約東安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稠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及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

人比比崛起而賴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
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
兵部尚書也 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
猶常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
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
府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
何卿沈希儀華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
猶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
去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
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頗指凌經而經以大臣
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跡連劾經謂其才足辦
也特家闔避賊讐故獲哨縱賊爾而會兵科亦
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
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
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
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起巡按御史胡宗憲
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世

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二
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
海入寇圍巡撫阮鶚漸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
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
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
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
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信有
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
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
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
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
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
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
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
保餘還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沒犯淮揚
不利連犯吳越巢閭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
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
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

余州史料

卷六

前集

萬

濟軍食糧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
騷動東南隨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
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
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
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遙若盡其國界
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日南北也短行三月而
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
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
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
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
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太
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
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若正東
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
東北多則至馬沙門分餘或過韭山海關門
犯溫州或南番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甯門
犯象山奉化由陳明渡犯昌國浦犯台州

諸海門松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魯壁下陳鏡分
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漢陽山而頭
列船與之臨山三山過雲山洋五島犯錢澹大
列太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澹大
小嶺山入蟹子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
門嶺山嶺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
匯通馬嶺犯太倉過馬嶺或過南沙而入大
江過茶山入勝馬嶺谷若在大洋而風歟東
南也則犯淮楊登萊過步洋龍沙入鹽城
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
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
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
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
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
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五月為大汎九月十月為小
汎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
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以入
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
前哨後哨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
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

牟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世止

附行者蓋自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賊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發王別號也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未矣開至開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歎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徐中山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的志。好武。事達為人長身高。額赤色。沉毅剛決。其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高帝為其部帥。用事。達杖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畧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

弇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一

已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三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畧進。高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佐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聞。高帝乃馳單騎往撫之。為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高帝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

會滁陽王死

高帝為大帥。達益重。從下俞

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援采石。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為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瑄。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高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等。頻首請死。乃赦之。而令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

弇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二

帥完者。廖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儼然不知兵。達自是專為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於高帝。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上以兵三萬益達。乃分其軍為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朱易

屬總督王均用將之乃前徵士徭兵既交
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驟獲之
大破其軍殺酋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唐隆
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
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
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平七千人從其帥叛降
士誠達乃殺圍合四營兵為二以相救佯示弱
狀士誠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三
米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
兵取馬駙沙以為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
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高帝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率十餘萬人馬
二千突復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吳
在宋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
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
帝以重兵定整處將畧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
之兵將趨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揚水寨

蘇往來窺伺高帝急不交援而達遣其諜
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
餘艘數百遂復池州捷聞高帝大悅謂微
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
院事亡何高帝取無為州達以兵自無為
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
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郭泰攻下潛山
分兵守之達還填池州而高帝諜知陳友
諒且犯池命俞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二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四
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之下而擒
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笑選卒萬人伏於
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聲伏盡發而
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
千人遇春曰此勦敵也不殺為後害達不可遂
狀聞高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
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阮其千之九
士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
傳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為大將矣陳友諒既

香太平遂盛兵擊建康 高帝設奇大破之

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之

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

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高帝取江州陳友

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遏沔陽戰

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特祝宗康泰反大帥

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計定之宗走死檻泰送

建康達移兵圍廬州而亡何友諒失洪都而憤

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 高

帝亦悉師迎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

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

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

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檣

後先不見際 高帝憂之謂左右即不利

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獨守緩急

有全也遂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

東廬斥檠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吳王俟置中

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尚右

相國拜日 上召而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

終為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

以更深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

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諸公宜執

正論為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

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畫一焉亡何率

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其

驍將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

弼走汴梁亡何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

南北者兵至荊州友諒守將姜珪降遣參政傅

友德徇夷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狗

潭州土酋易華降狗辰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

之文貴走狗寶慶守將唐隆如文貴破之隆走

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

以永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得

謝元十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李清會

張誠龍宜興以都督湯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

金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六

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
宜興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
郵守將說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上怒撻
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
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
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
守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千五百疋糧四萬
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舉徐宿二州以歸時安
豐復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圻都左君

并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七

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疋
大相擴廓帖木兒窺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
斬萬計淮南杜悉平高帝與諸將相謀討
張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當積儲
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
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余
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威德以大兵威
之當自潰上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
為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

二十萬討士誠馮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母虜掠
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
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閻之外墟
毋掠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與錢瑄以自輔我頗
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
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
天驥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
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死其歸黃

并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八

寶敗走遇春扼之而獲其從卒多死天驥等餒
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達復敗之遂圍
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兵
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為十壘
隔之復敗右丞滿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
逆戰大破之獲其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
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鹵甲卒二千復破潛
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
大破之援兵王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

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驤軍降李伯影
降吳興下遂下吳汧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
七里破鮑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
水陸兵薄平江達營對門分六營晝夜圍盤
門築長圍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為別築臺三
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
康請
事 高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
義天性沉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
弭群雄今剋期來請事事取真命將軍之忠
吾

齊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九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通也自後軍中
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尋為其豪
錢鶴皋乘間殺攝守以叛眾至三萬人達遣兵
討平之誅鶴皋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天祐
為半賊守無錫相告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
源竄逸遂微得釋而厚賞之以為心膂使往
為關固盡得其虛實主誠迫乃自出與戰獲
勝之安賊馮驚腹水幾不救而與入城而其
梁相法信與吳興城上諸將持進秋桃未及

飛檄碎其首士誠氣益奮久之達謀知城中
士勵士鼓而破對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其
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二三萬
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之蘇撫送建康至
以經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管
而左公管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
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
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答曰奈何久抗王師
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

齊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十

信國公賜綺帛改官儀尚左達為右相國尋改
相國為丞相達為右丞相亡何議址伐平章遇
春請直搆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 高帝曰
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英也吾欲先取山東撤
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
形勢與戰掌權不待屢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
而進當見猴以速關隴可席捲下也達曰
進軍至揚州高帝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
勝也卿其識之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

郭國公過春副之禍於北門七軍山大會諸將
謂將軍非不善關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
球取傳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連關
外之等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
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千信請降既而叛
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僂宣
與其親黨十餘人王信臣 高帝弟大將軍
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獨益都則必以兵扼黃
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軍二郡便

兗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土

兵難險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
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
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狗維膠壽
兗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
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
平藉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
糧艘百五十餘逼濟南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
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
府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

里擒其大將藉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
高帝即太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
傅如故子告所以推揚勲畧甚至比之太公
鄒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
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
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投公能與之
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
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

兗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土

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
遂由中櫟進畧洛陽遂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
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
前鋒達麾兵衆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
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
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
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
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
昌陳許諸守帥皆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達

使之太原諭降元丞

據廓帖木兒遂徇號州

毛萌蘆諸寨致其兵自益塘廓來報聘以白金

文馬為饋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

高帝聞

達等平河南為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

謁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

爾忘家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

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勳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

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

舊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

奔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三

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覬奪遂竄元都一窺中

孤豚耳誰與為臂指者臣不佞伏天威取之如

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為

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

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

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副將軍

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

高帝畫陳圖以賜

調益都徐州濟寧諸裨將悉集達復入汴梁辭

已分兵徇河北右丞海陵王次傳文德兵至衛

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

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將軍達駐臨清分

遣傳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濟河通舟

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

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

戰元大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

士馬無數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

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峽兵擒國公卜

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

奔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四

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

進師填壕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

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不

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馮童等

數以奉職無狀且先納款僇之封府庫籍其

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

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

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

顧恭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

通降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
春定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
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
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恭政友德以鐵
騎為前鋒畧平定州而比時擴廓帖木兒兵方
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
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
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
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

全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五

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
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勁此危道也
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
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且請為內應乃
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童子挾
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跣一足乘驛馬
以斗八匹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
鼓接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疋兵乘勝之大
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

宗哲於西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
西悉平遂渡河廊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威
之趙鹿臺時奉元為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
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
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
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
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
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
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

全州史料

卷九

前集

六

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
洮請先由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
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束
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羗夷地富而人衆
以大兵威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有束手降耳思
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伏笑度隴克秦州走其
將張德張義至鞏昌縱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
實商鼎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
騎還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

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
獲其部落賜重使使俞慶陽張思道懼而弼其
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
木兒為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欵達遣右丞顯
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
來者豈其捕誅我乃倖為蒲伏道左獻牛酒而
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
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畧其西都督傾時
募其壯叅政友德畧其東都督陳德畧其南慶

平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七

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為動良臣
出兵盪虜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
者已復徵其兵出採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
請降不聽復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圍
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
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
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為首稱其攻
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
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

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木兒
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
揮使於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上乃還達大
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為
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
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
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也車道峴達進師
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機廓發精
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

平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太

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
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
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
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
諸將士諸將士爭不奮前角者呼聲動天地遂
破破池州姚亂家獲其郊王濟王閭國公平章
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
生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索
統廣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士

餘騎通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章夏奔和赫
德濟城至京 高帝釋之而以書 諭達謂

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
荏賈手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
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
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獍廓乃使鄧將軍因兵
威臨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
亦以兵襲應昌書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
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還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十九

京既至 高帝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
加按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
公歲食祿五千石 予告及鐵券免三死子免
二死仍世世勿絕喪文綺帛百疋是歲辭判省
軍右丞注廣澤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
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
八百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
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曰一

十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
月受 詔還 京師卜餘日 高帝召達與

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 賜之交
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
功賜之弓矢達等謝 上若注意者再歸而相
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而
高帝御武樓與計邊事曰獍廓游魂尚出沒柰
何達乃請曰亟發兵扼堅子耳度兵幾何曰十
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二十

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
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
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
敗獍廓於土刺河獍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
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饒而心易虜驕與之戰不
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微侯功臣無
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它虜於
顯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
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為虜所掩失微侯曹良臣

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累相當獨從西
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其妻
以私匿馬馳故實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聞
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即召還上將
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
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
吳時舊下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即強沃
以酒醉而覆之被舁卧正寢醒而驚輒俯伏階
下呼死罪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
命州史判卷九 前集 廿
功曰令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尚燕王
主 高帝愛子也國於北平故達歸將印之
不逾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
名稀數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
馬謹烽火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故終達之
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封
之子皆連女出親為王舅與天子惠德
見必執臣禮不以間主以是心念之又得
相兵法將士皆選後漢王起靖難立大功

蹟要非偶然者胡維庸為左丞相恤而貪以
元勳貴重微因以內好達惡之不答則賂達
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
時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
庸反 高帝以是益重達而其後自北平疽
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 賜璽書謂
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
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 高帝憂之為延
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
命州史判卷九 前集 廿
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
不起年五十四 高帝但號奔達寢撫屍而
慟尋輟朝愴然謂群臣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
協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邇者
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
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
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
書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
賜其區區冀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

所受財寶毋所取忠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 高帝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服亦數然 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勵惟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而燕王即帝位焉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而言簡令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而善拊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就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槨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恩結其意皆為我用所平二大都三會省望郡縣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番橐以還印舍生平無聲酒佐膳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 高帝郊祀後即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圖達戰功與 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膚緒添福早卒膚緒初為尚質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 太

分州史料

卷十九

尚集

三

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膚緒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膚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璠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為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為 王妃輝祖枋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起家勳衛署理左軍都督府事月給祿二十石達薨之踰歲而 賜令名襲公數遣往北平山東何南練兵治餉選領中軍都督府 建文帝即位之未幾而 燕王以屬尊見疑輝祖其親婦弟也 王之次子 高陽王高煦時留 京師郎竊輝祖善馬逃輝祖遽以聞 建文帝以是益親信之輝祖亦秉節無二進無太子太傅燕兵渡京口輝祖猶與開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獨力 王下 京師獨弗迎以是文武群臣論劾輝祖削爵歸私第尋下緹騎獄者五年而卒益死 仁孝皇后亦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 上念達功大且以 故后恩俾其子欽舉爵盡還其 諸券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不待命辭 上猶恨之復削爵徙鳳陽 仁宗即

分州之料

卷十九

尚集

五

位欽復來朝 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屢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於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備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為容南中士民熟稱之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備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為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變其妻奏立為夫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不得立

弁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五

立其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高帝孝陵在 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即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左都督侍宿衛 建文帝業以持 燕王事從容謂增壽 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 燕王 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師起則時 從增壽論虛實增壽亦時時從 王所輸 建文帝漸覺之未及問而燕

師從金川門入召增壽詰之不對手劍斷增壽腰 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封增壽為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于半孫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 東宮舊恩超進太傅旋以監脩 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

弁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六

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 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連子孫居二焉 弁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其它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備配 英王整其

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
裔寵冠群辟夫豈幸哉儒生之第武者輒先太
公望夫太公因累世之聖奉以伐至不仁牧野
一戰倒戈攻北無所藉於鷹揚而殷社粟矣土
一胙而疾驅於安丘之逆旅舉賢尚功汲汲以
為齊百世計孰與夫大將軍受服而忘其家誓
衆而忘其身論爵第賞而忘其子孫哉吾故持
標而昂之以為古今勲臣第一云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二 胡其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景

開平王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為農家遇春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群盜起贛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為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鹵掠毋遠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志屬 高帝駐兵和州乃偕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上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儻得效大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大餘矢刃蜩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帥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為總管 上既已渡

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卑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 上率大衆攻之使是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搗之既合而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為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 命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將軍復為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駝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克衢州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張士誠兵來援累戰戰不利 召還 京師尋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二

從徐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諱具達傳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督守用法嚴軍民肅斂進行省叅知政事後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過之敗長興圍急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校營適停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壘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稍稍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百艘突圍湖口而上璚之自辰至酉發諒中派
矢死倖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
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
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
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
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將也陳理魄
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
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
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

金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五

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
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
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
等直趣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
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丞相
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歷我師之背遇
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於東阡却登其背士
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
援兵亦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降得六

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中兵
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
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
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
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
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
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
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家遇春之前議討張
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搗其心腹肢節

金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六

當自瓦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其勇至
是命遇春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
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褭旗於龍江諭諸
將當百萬之眾推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
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
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
遇春頓首拜詔既行吳王即皇帝位
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其少保遇春師與大
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

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令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為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算以效驅馳固大幸也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畧定河北

金州尺料

卷三

前集

二

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遇春以四萬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天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復獲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逐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為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為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晉舉哀禮擇塋地鍾山之陰明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御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謚時

金州尺料

卷三

前集

八

猶襲元故明年論功 賜金幣一與
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 予誥恭
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為
第二遇春為人沈鷺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
樂為之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
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
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
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
殺而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
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
國公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復為宋國公馮勝
以是益貴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
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比北征納哈出茂念
諸微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
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宋國公約束而宋國公
兒子嵩之數加貴請茂故慢辭以應宋國公恚
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

衣相忤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
走茂復斫之傷而部卒頗有驚潰者宋國公得
脩書上書增飾其狀以為茂激變 詔即軍械
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宋國公貪濫不法事 上
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廣西之
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為開國公茂
至流所而龍州守 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
女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為所殺茂聞之伏毒死
或云龍州守隱之他所實不死 上為窮索茂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

且發大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
乃小解而昇嗣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
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雲南之臨安以憂死子
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卒子經襲經卒
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
侯號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
大夫勲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胤緒嗣

金州外史曰

高帝以神武定天下其臣皆

莫及然至於中山開平二王則心儀焉開平之
南定大業而不與其榮宜帝之悲思之也世
談開平之勇而誠意之謀皆怪而陋夫嗔烏號
盜百夫勇耳彼豈知有所謂大將者夫封鄂而
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
將之材岳氏則吾開平伯仲哉

岐陽王世家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二

恭獻王貞母

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貞農

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
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
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聞上已起兵滁陽
間聞往投之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勿上多
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時文忠尚名保兒使冒
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傍
習兵法上嘗携所業傳示幙僚曰平世一卿
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事策

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號勇為諸軍冠時

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
德皆下之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
敗苗軍於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
念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以激
之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乎遂前襲破洪
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奪會節愈胡大海之師取
嚴州超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
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
金州史料
卷二
前集
士
來爭扶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
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檣而放之中
流水兵見之亦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
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
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亦叛
挾張士誠冠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
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强虜接壤而練
兵結甲屹不可屈始文忠兩築逼諸暨而城者
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

圖新城文忠救之今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
不告謂賊勢盛不敵盡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
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為彼有矣將在
謀不在衆寡邀警師而鼓之曰彼衆而罵我寡
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
富賜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
鐵騎數十乘高駟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
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
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
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
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鎧仗芻果滿亘數
十里伯昇僅以負免自是氣索不能軍矣上
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進
右丞使統全浙興張士誠之杭州取桐廬新
城區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秋將謝再興之
五子降杭帥潘平章原明使其員外方巽約
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為緩
計乎巽謝曰王師所過秋毫亡犯杭之吏民

鼓舞而慶有主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卧內
與飲而授之鈞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
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
下僭民釜立磔以徇自是中外皆按堵如故就
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上即位
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
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
輒令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
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為偏將軍從開平王遇
奔州史料卷二十 前集 古
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
君獲其士馬萬計語其開平王世家俄而開平
王卒於軍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
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
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
以為疑文忠按劍比曰閩外之事吾得專之敢
言不援大同者斬遂與嚴門次馬邑敗其邏騎
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已
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遂移之五里前阻水自

國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廣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仲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奔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明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擒其平章觀真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無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

全列史料

卷三

前集

辛

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官人監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王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降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為御奉天門受群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諡恭

世襲專領都督府事西蜀平念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乃輜重廬胸河人齎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壯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遂北至騎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墮湧出土馬賴以俱濟文忠

全列史料

卷三

前集

共

軍雖名為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嘗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又嘗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宇羅帖木兒又破大寧渴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擒子女人畜歸虜益避遠邊竟無事矣文忠緣犬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講說經義彬彬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

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
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
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而文
忠勸上少所誅儆微忤旨尋得疾二月增
劇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文忠卒年
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父貞初亦封曹國公
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謚恭獻有二
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偉姿踈眉目顧盼
輝如既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

全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七

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是都
上亦目屬之既襲爵與魏國公揮祖等分鎮中
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
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
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
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
謀削弱諸王至燕而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
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於是齊泰黃
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太

將軍比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
為推輪親送之江澣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
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
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而景隆暴得意
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
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
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
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
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

全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六

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
墜指者什二三乃移書燕王請罷兵辭驕蹇
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
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
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
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不下始
人主未知敗問與叅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
賜黃金鉅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
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

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
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
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
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
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
景隆等開門逆之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
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勲曰左柱
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增琪成
李州史料卷二 前集 一九
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為監修總裁諸裁定
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
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
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
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已文
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
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
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

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文武群臣
復言調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閹人伏謁如
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
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
莊田寶貨圖籍藏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
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
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
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
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靖中繼六王後封
李州史料卷二 前集 三
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
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為漕事卒子言恭嗣好
文學有岐陽王風委寄大約如庭竹
弁州外史曰岐陽王不數為大將將輒有功效
詩悅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哉高帝起
民間屢更獎錙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子
獨岐陽王而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擒故也
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寧河王世家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交隆仲即愈愈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交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而會

高帝

駐師滁陽愈

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廿

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來見侵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建康畧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鐵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勦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

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師

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因之進逼其

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

下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

之遂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

貞獲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

十卒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愈行樞密

院事破元將苗陽之兵於烏龍嶺進愈書行樞

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廿

進中書省參政愈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

廣布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

歸以兵取淳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

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

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已歸

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

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定愈將以援我愈謂得

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

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

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諸
愈降愈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
胡廷瑞平章稅宗同僉康泰等 召愈以步兵
來會改江西行省恭政鎮之而 命祝宗康泰
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
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為之下而廷瑞
既從 上還建康從容為言降故非宗泰意恐
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
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為旗幟夜
企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五

三月餘而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
始解論功與克敵等辜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
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
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
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
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資貴無
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
南控楚比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
軍府營也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
全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五

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廩訪司聞
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
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
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奔撫州門而出奔還
建康以情歸於 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
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
府洪都愈次馬明年陳友諒愾國師圍洪都號
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
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為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

上書言便宜 上慰而誨之於是大將軍經畧
中原而愈以征虜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
兵取唐州又取商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
等遂取隨州守相左丞王誠隆覆洪山之老馬
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高帝
即位立 東宮愈無 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
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
西悉覆其眾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辛

響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
爾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
三千石 子鐵券子孫世襲又明年以征南將
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又四年吐蕃
諸部為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
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兵為三道
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
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 上悅使使 召還中

外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其止

道得疾卒 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
三山門 親臨奠行營 視塋地以故塋臨改
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
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為人沈
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
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心重之前後托寄
親舊莫敢望焉有五子而鎮襲收國申亦數將
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為錦衣衛
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

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
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勲號階祿
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
方面勲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僉
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其奉或
謂 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為幸是不
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為畢萬可也外史曰愈
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云

外州史料

卷二十

前集

其止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東甌王世家

東甌王湯和字昌臣，濠人。與上同里閭，少依卓越，有奇志，嘗從群兒，嬉輒勸習，伍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提，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後取九灣。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前集

一

再從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高皇

帝以王增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遂從取洪

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為

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高

帝等夷，莫肯為下，而和長帝三歲，願請執部

曲禮，上甚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寇，和敗其

衆於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

卒，千人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

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軍，轉

戰至城北，大破之，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

後，平建業，復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

守之，畧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金樞密院事，從

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時和頗好飲

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

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擬坐舍春，左顧則左右

顧，則右誰能難也？」有言於上者，上隱之不

答，和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凡再破其軍，獲戰

艦及馬以百十計，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前集二

山，偁其衆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吳元帥，走

之，肅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

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圖大破士誠之偽丞相士

信軍，超拜平章政事，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遂

西取永新州，偁其左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於

京師，出守常州，尋拔常州之戍，於師從中山王

討士誠，進畧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守

師張右丞，復次其吳江州，將遂薄姑蘇，圖之，凡

九閱月而下，上召見戰門論功，賜帛九有

副 上即大位 始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立
東宮為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
三都反覆未果下和以兵討而蹙之走海島進
逼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陳友定
猶為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
將攻下之虜友定以歸虜 上幸汴梁遂同宋
國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從中山王援河
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
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定西遂定寧夏進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
陳凱從之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鄭愈俱為
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
如僅封中山侯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
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為征西將軍與副
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
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
軍賴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

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
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逗撓而姑
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
軍從中山王比計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
失徽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為中都鳳陽府 命
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 官闕分置曹署
以久勞於外數 賜璽書慰勞尋覽通州之外
郭徙鎮彰德覽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
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為里閭長者竟封
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
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與曹國公李文忠陳率
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明年從
中山王比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
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壩濠訓練其
士馬久之五開山徭亂和以兵討之夷其酋斬
四萬餘時中山以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

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議其意從容為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繡領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伍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為諸功臣魏郭曹宋頤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日本蕞爾夷而數為侵盜我不欲與之爭固我封茂而已卿雖老強為朕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為兵戍之和設事而新第成和率妻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只遣還里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督金事昂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酬宴而出資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驟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叙里開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為之雪涕出藏鐵付有司為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曉王謚襄武和有五子長即昂前卒追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少子醴積戍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六

熱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大
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信公謂矣
外史又曰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
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廟號哉微
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帝之善賞
使也

西平王世家

西平王沐英者鳳陽之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
母復亡 上超兵收而子之既長溫爽有姿駿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七

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 國姓賜名文
英差次 皇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
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迂視 上心器之十八用
為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
指揮使軍政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
擊獨健擒平章陳友定有功歸其姓沐而第
卒自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
沐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
沐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
沐英出鎮撫建寧三都亡何擢鎮國將軍

李岐陽為政益清明 中宮危憂垂表慎諭

上謂此兒吾子孫屏翰也久之 命乘傳驛使

西巡行諸路布 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

而後 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

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畧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

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以萬計馬駝牛羊十倍

之師還而寧河王遣卒英代將其衆還 京師

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城宣力武臣數柱

國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鉄券又明年拜征西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八

將軍第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樞密副使
舒朶兒只都烏都兒卒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
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
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廡
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
聖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覆
全部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
山塞擒四部卒渡胘胸河獲知院李宣亡何
征南若剽掠軍同顧川候侍來德永昌侯

下雲南繇辰遠出羅冠遠彌晉安至白石江梁
王把匝刺瓦兒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
束拒賴川侯欲濟師吳以諸軍嚴障若渡者而
奇兵潛從上游逃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
之勁戰自旦至晡蹂血震蕩英與賴川永昌二
侯多縱缺騎橫貫而感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
僵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
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為元守英與永昌侯攻
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為固英分一軍夜從間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適登點蒼山襲其背廣明英麾騎亂流至關壯
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
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分
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賴川侯分
道平東川烏蠻冠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
馮誠等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
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 詔英留鎮雲
南而召賴川永昌二侯還賴川侯進封公英
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

亡何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
英選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馬誠以輕騎
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
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
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圍象皆被甲負戰樓四
周若欄楯扶大竹為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
以標我英分卒為三隊命都督誠為前鋒都督
寧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炮神機槍
弩奮前擊賊矢石齊發呼聲震天地象皆却走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

英督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
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以死賊帥
刀斯郎等皆伏殪象背郡蠻震懼稽顙奉貢不
敢復為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酋阿貴入朝
賜宴於奉天殿 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
綵幣百襲鈔五千錠 陞辭 上撫之曰使我
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復大破阿資
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
譯貢者時 懿文皇太子薨英故嘗 侍東宮

有恩詔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上慟哭輟朝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蓋異數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述鎮雲南而少子所尚太宗公主為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鎮雲南嘗破擒叛人阿資卒年二十六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疑重端慤寡言笑愠喜不形於色而質穎敏讀書強記高皇帝甚

全川史料

卷三

前集

土

重之甫冠即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進左都督以勤慎稱既嗣侯即代為雲南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它故徙國楚獨晟自如建文帝之自焚也文皇帝意其由地道以出或言匿晟所者使使訶察無狀乃獲免麓川之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為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滙

江清蜀大侯耆耋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逐帖八百國之長使其猶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而遙擊之而自拊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之獲其帥賜璽書侑以金幣文皇帝之四年安南之逆臣黎胡奎殺其君而戕我使者天子討之晟為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奎猛烈棚華閑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

全川史料

卷三

前集

土

據澳勿寺沙界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棚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檣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胡奎及其父偽上皇季聲狼狽棄其衆獨攜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且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六十畝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賞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侯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勿絕賜諡恭王

金幣實鈔既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
使殿還鎮雲南亡何胡奎之衆孽僞上皇簡寂
作亂 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
公輔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
送官師伏誅 召英國還僞王陳李獮等尚未
平於追戰不能下輔復捕李獮等送 京師晟
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鐵三萬錠綵幣三十有
副封撫富州叛酋降之 仁宗即大位 召
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二帝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嗣位賞亦如之麓川思任發及侵畧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
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
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
至金齒 詔還鎮內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或
云懼伏毒也 詔官為治葬 賜祭追封定遠
王諡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而
予以絕遠且世將籍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
威信莊事之無異 人主每片帑下土酋所具

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之曰此李青也歲時
奉獻不絕晟父子前後置園墾田業三百六畝
吾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
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恒數百人役使閭奴亦
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遺執政不絕亦能
檢制其下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
於是晟第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
不利定西伯蔣貴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還為
左都督 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遠伯諡武襄斌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苗
嗣公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
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卒弟瓚
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
公次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嘗捕獲叛
酋傳暢守安倘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麗江劍
別順率羅雄等蠻歸安之昌明缺箬赤石惟
難太繁兵討獲賊帥師五等累 賜敕褒獎
未好不傳嗣公死無子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
原知廣西張都督輝賊殺子崑嗣嗣議以崑

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縣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萬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

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

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

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

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

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

薨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肇皆南

牟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襲而殲朝輔之第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銅之不

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許久之始得襲佩印鎮

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

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

銅於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牟州外史曰人言黔寧王為

高帝外婦子

也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宴

觀安從軍外遇英以慎靜饒兵畧為天子

筆路盤纏以開漢土歲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

保赤社為明藩屏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銅死昌祚嗣與法與恩不相蔽明德東且遠矣

東平王世家

東平王朱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

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

卒能生而魁奇性偉勇力異恒輩既代父官為

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

花覆其軍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

牟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六

三司諸大吏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

與張王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

親嫡子最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淠見

擬今諸究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

坐待鉅醢也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王丘福謀

因三司入謝宴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

九門綏撫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薊州先

登拔其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

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遼河還從擊雄縣復

先登入東門破長興侯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帥都督楊松潘忠等遂追滅餘衆於鄭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長興侯之大軍遇能挺大八長矛圍二拱餘從敗死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呼所觸皆辟易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澤沱河敵餘衆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躡之遂潰生俘三千餘盡死王大悅賜書褒獎尋從援永平解其圍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萬復從定大寧僂其扞命者挾壯士還而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晝夜不息能從王入援遇於鄭村壩力戰大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者城中亦出兵夾擊敵遂潰去所遺軍資甲仗以巨萬計從畧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鳩其亡散井未傳者號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為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獲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敵府鋒復大敗

盡拔其寨窮追至濟南復大敗之行其降卒萬餘聞於王悉縱使歸復從下滄州先登由東門入圍者六萬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勝負相當王以數千騎突由敵後敵知其為王騎也悉衆圍之短兵接幾不能出能奮力翼王潰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夾河能以奇兵為軍鋒冠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畧彰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東河進克東平搗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餘轉戰至小河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誓請班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此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卒楊復先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僵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

全州史料

卷二

前集

七

獲鳥二萬疋進克泗州渡淮 盛庸兵遂取揚
州渡江斬金川門闕而入遂定京師王冲大
位而能已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兼第封能為
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社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為左軍都督府左都
督歲祿二千五百石 賜詔命鐵券豹韞冠朝
服王帶義金絲帶寶鈔皆與洪國公立福同而
帝殺其二又明年立 皇太子能遂為其太傅
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弑其主

皇朝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且拒 皇命詔拜能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
左右恭將及神機橫海驍騎游擊五將軍兵八
十餘萬往討之 上親視旗於龍江宴餞能等
既抵廣西而能病痛以兵屬副軍新城侯輔而
卒 上時已觀星象而怪之謂侍臣曰西師其
有憂乎朱能智足辯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俄
而計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上為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實
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盡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

視親為文祭之辭甚哀官為治葬進封東平王
謚武烈能卒時年僅三十有七又四年而有洪
國公福臚胸河之敗洪國公福者丘氏亦陽陽
人 高帝時積戰功為 燕王護衛百戶有
膂力隨朴勇驚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得其
心燕師之初起與千戶朱能俱為 王所憑倚
其謀畫志計不能如張王而敢力戰深入過之
每勝敵諸將爭前效鹵獲而福後 王每歎曰
丘將軍功我自知之 京師平福已累擢至中

皇朝史料

卷三

前集

十

軍都督僉事矣大封賞功臣第福為首 賜號
奉天靖難社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
為右柱國爵為洪國公職為中軍左都督歲祿
二千五百石當是時曹國公李景隆以降臣位
福上福意弗悅也景隆尋坐嫌長繫福益快而
是時 世子當立為東宮漢王高煦數將兵從
上征伐有功以為類我而最被寵者獨趙王高
趙意未決福武人與高煦善而欲立之中貴人
黃儼江保與駙馬柳軒李讓等窺 上指陰主

高繼世子憂之甚賴仁孝皇后內主而

上念世嫡皇孫材謀之學士解縉始得立而福

晉為太子太師明年加歲祿一千石時北虜本

雅失里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上大怒發精

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武城

侯王聰同安侯火真恭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

李遠等討之福先驅至大漠遇虜前鋒以輕騎

千餘摧敗之遂前進武城安平二侯諫曰虜非

真敗也伏似誘我且後兵尚未集如何福怒而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廿

按劍曰豎子沮泉耶唯余馬首違者斬爾薄臚

胸河虜騎益衆福顧勢不敵乃使同安侯前為

贊同安侯者故胡騎帥也既行而福率帳下士

從後將襲虜虜覺遂張左右翼而圍福等皆殺

之因急擊其後軍亡脫者所失亡數萬上聞

之大怒以福愎諫失策藉其家發海南而傾天

下兵北伐凡三駕而卒莫能滅虜後每言及福

輒切齒至洪熙改元福當從死事惻庠復而以

善高煦故都不得錄其子孫遂為海南人福長

於能二十六歲死時年六十七能卒之明年而

子勇嗣上憐能之為靖難首功天且死事幸

及其壯而將之勇長身頰面虬鬚戟長見者皆

目屬而中實惟怯亡它技顧頗折節禮士大夫

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府上北征使佐

仁宗監國頗見禮重久之始從北征將右掖兵

宣德初從平漢庶人後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

獲第功加太子太保時上以太師英國公張

輔位望尊重不欲使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

全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廿

亦初自強振刷有生彩其後則漸怠且不免有

所股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其

位握兵符者凡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

擊朵顏諸虜勇由喜峰口襲敗之富裕川又追

及於熱水鹵其人畜數百千而還者猶謂非

計得不償失而中貴人王振隱之進太保虜也

先大舉犯宣府上親討之以勇為大帥時中

貴人振擅權上春秋幼冲進止悉委焉每呼

勇受事長跪端端惟謹六師駐土木而虜來

轉通 詔勇與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并澤等
駙卒四萬逆擊之俱敗死 車駕還蒙塵時兵
部尚書于謙等參論勇罪奪其封久之始 于
子儀嗣歲祿僅千石至 上由南城返正曲赦
諸失事者王振復官 賜祠而 賜祭如例以
衣冠葬復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儀字廷垣器宇
凝重 英宗既返正見而器之謂曰平陰王
有子矣自是有所任使皆稱久之 命提督南
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加太子

金州史料

卷二上

前集

七

太傅以老成靜謐稱卒年七十贈特進右柱國
太師謚忠襄子輔嗣嘗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
傅守備南京 召還以平朔將軍率師行虜虜
退還 京師卒贈太傅謚恭僖子麟嗣使承天
卒於道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兼掌中
軍都督府以疾卒子希忠甫二十一而嗣公美
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為 世宗所器重數更
委任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圍營
及五軍營兵馬一為都護將軍屢充 皇太后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土及 皇后貴妃 皇太子親王冊禮使入直
無逸殿應制撰草再加 經筵及監修 國史
代郊 天者三十有九方澤者二十有九其官
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傅再加兼太子太師最後
進太師其錄廢子弟為錦衣指揮千戶三人其
加祿奉至七百餘石 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王
常蟒繡麟袍其資子金幣雜絲綢寶器甲伏
之類不可勝紀卒年五十八追封定襄王謚恭
靖其弟希孝以兄廢得官積官亦至太保兼太
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其嗣希忠公者時素不
半歲而卒子應禎嗣後以例奪王
弇州外史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獨洪公福
成公能而已然 天子親為大將每戰必在行
而二公者雖計畫血戰之績多然曷能一伏旋
節出號行罰哉受服南北為大將帥龍龜於師
天寵蒞被福敗而殞坐違節制率唯弗旌罰乃
及嗣平陰失律 乘輿震矟寵以真王母廢世
祀覆敗同執賞罰殊執嗟乎 君猶天也天之

未定誰能議之曷不曰何以章執後世

東州文粹

卷下

前集

二五止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二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 表彙次

定興王世家

定興王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
至驍勇善戰多智筭其仕而當元之末李積討
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主遁於沙漠
洪武乙丑始自投來歸 高帝異其材氣俾
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

弇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一

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畧定抵
延州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征
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北虜之侵邊者至鴉
寨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甲
戍從征野人諸夷酋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為
霸府元僚 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王
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
王曰為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
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

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賊屯土
坎塘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畧密雲至永
平皆殄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 王南下
進覆其衆獲二將長與耿秉文以二十萬軍
真定王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
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
王曰彼衆而驚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 王顧
王而笑謂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
定大敗其軍諸徽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
弇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二
級獲馬二萬疋復從 王敗安陸侯吳傑軍輕
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
凌其喋斬大師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
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北平
圍解復從救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謀
報曹國公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
矣 王與諸將謀之王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
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 王悅悉師而
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來戰王以麾下馳之

推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俘數十萬追擊至
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
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王率數千騎統
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王死戰得解王
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
王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王哭之慟謂諸
將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
良朋腦耳復哽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
以其兵屬輔輔時從主軍中器宇偉壯頗有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威容既居輔喪墨衰飲泣從事進攻東平搗汶
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師論功
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
安伯食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而追王為特
進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居二歲上謂功臣
洪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夫亦復
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
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王
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微侯下

諸未既而三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
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誥券又明年而安南
叛命上怒拜成國公為征夷將軍統大兵八
十萬征之上察知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将皆
不如遂拔為右副將軍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晟
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兵部尚
書劉偶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等
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
師亡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開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馮鼎前驅至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李
牽父子二十罪深入抵鵝翎關謀傍有伏卒獲
兵搜之悉遁進夾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
站西直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左副將軍以雲
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用
法嚴所至皆整誼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
州守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
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為上城
城與緡連凡數十餘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於

江外設樁木護之其偽集都守傳頌嚴密列衆
陳橋內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
什一欲以老我師輔逐移軍三帶州招市江口
伐木造船以進師上知成國公薨即命輔為
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春北討卒
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戚此殘虜
將軍弩力毋使岐陽獨辜美前代也輔乃遣驛
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之輔等行視諸
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濠
外復為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
賞募死士為雲梯夜縲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
陣以聞輔風具繪獅象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
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搗西
都季黎急焚其宮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厥
潭舍二江之援卒於是三江路宣江酒江諸州
邑皆望風啟命輔自往江渚進兵悉得其諸寨
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
衆據盤灘口輔使陷人陣封襲敗之追奔至閩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海口盡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羣
兵於魯江獲大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
者以萬計還兵救賊子聞大破之於富良江斬
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
江抵閩海口季羣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
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羣父子走又安通都督柳
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厥江進至自
南州奇羅海口獲季羣及次子衛國王澄於
海口山復獲偽主蒼及梁國王芮等特相大臣
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
千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物無算行
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為交趾布政
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
進封稱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賜諸券冠服主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
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羣之黨簡定復叛僭號
大越改元與慶縣國公晟討之敗績上乃復
命輔帥師會晟討時有陳季獮者起兵以應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六

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皇
獲稱之越王改號曰重光勢強甚輔首破其
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
兵出鹹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窮追之抵
海口大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甚衆走景異
而李獮使使來告系故陳王後興城繼絕唯
上國圖之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
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
王亦僂不赦梟使者首以狗彘兵由福城江
轉入神換海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七

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偽將相陳希
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支黨偽王阮師
槍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召輔旋師時李獮
鄧景異等竄海島獲未悉也乘輔之歸即囑衆
復反使使乞降止授以布政使叅政偽君款
者而饗食鄰境自廣且不已於是李獮與景異
稱皇號大虜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嘉
月江俘斬數千復破賊黨衆等俘斬亦如之再
破之於神換海生擒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

國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雷山遣
子療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又安
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尋與黔國公
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於愛子江岸輔
策為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鷹等復破其
右軍遂盡獲其戰象并利將五十六人鄧景異
以其腹心路逞蠻昆柵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
捫蘿而上抵其柵景異後遁至此蒲搽破其南
岸柵飛矢連中其脇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八

劉甚不欲行釋之函首京師李獮以其家屬走
依南靈土守阮茶囊輔師追之則以前走老撾
逐斬茶囊以狗輔遣都指揮師祐以兵追之老
撾懼請縛李獮以獻既而匿之遂充其三閭縱
兵大搜以蒙冊南麼之地生繫李獮及其妻妾
子女復遂得其身偽相國驩王李楷及弼偽公
主諸大將阮帥等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
於市輔與黔國公改建濱夷之地曰升華思義
泗州悉官其降守擒重衛所振旅朝京師賜

白卷三十斤寶鈔二萬錠文綺五十襲尋以征
夏將軍鎮交趾輔用兵持重有遠譽於貴冑必
信費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
棄於棘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復有叛寇陳同
湖與清化磊紅蠻合而作亂輔皆捕誅自是終
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 上率六軍北討召輔
前後領左捷兵而進止機宜皆密取輔決最後
窮追絕大漠無虜 上與諸將計所徇輔奮請
曰願假臣萬騎給一月糧必為陛下殲此虜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上壯之曰休矣吾不欲久勞師師旋至榆林川
而不協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時輔
有女弟為 皇貴妃而女復侍 東宮 仁宗
即位冊為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而
賜輔三千二百鞍酒五百瓶白紵千斛時大行喪
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祝吉而朝楊士奇止
之不獲遂具二議以請朝 上素冠麻衣出
東壁座獨英公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 上服
冠名士奇等慰諭之曰吾始見震疏心疑之士

奇沮而後決張輔武臣而禮依之何六卿之不
若輔也以輔知 經筵事監修 文廟實錄
何 仁宗崩 章皇帝即位知 經筵監
修 昭廟實錄亦如之頒 賞金幣為群臣冠
漢主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
胥入約為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之輔即執以
獻 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鄉人李御史
亦來告變 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卿
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十

騎二萬星馳為 陛下縛之來 上曰倚卿一
人足辦第朕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
平 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囚 命輔同五都
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 詔
釋之因之有審自輔始也輔咸名轉運而父
擢兵 上為解其桎梏 與密義夏原吉楊
士奇楊榮朝夕參論治理 賜璽書褒諭以古
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
兼向金百兩繡蟒衣一襲銀鞍馬一匹亡何免

常朝俾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腴治
正統初仍知 經筵監修實錄凡五被 奏如
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
內氣張甚於群臣無所不凌侮獨禮重輔輔亦
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挾 天子北禦虜也先
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
至土木死於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諡忠
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
憲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 賜宴資金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二

帶白金五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
督五軍管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 孝宗初
知 經筵事監修 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
燕太子太師 賜如前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
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武
宗初復知 經筵事監修 孝宗實錄錄成
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 賜璽書褒美白金文
綺寶鈔朝朔望懇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者
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 經筵監修

廟

金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二

國史十主 恩榮宴郊祀 宗廟多遣代行寫
後為東第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
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諡恭靖而生平無宅稅能
以敦重善為儀而已後萬曆中例奪正爵子欽
嗣未幾卒子嵩嗣嵩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恆
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
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 經筵監修 世
穆二廟實錄 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
久之 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
弇州外史曰王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 明
積伐而冠霸僚復識 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
足其畧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策信威荒微僭爵
九命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
抗拒憲之豎身膏草野夫豈老昏使然抑亦居
不賞之地策固宜爾嗟乎數也誰能違之不然
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宣平王世家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
明以成卒諱北平至子真而從 文皇帝起

義積功至中郎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諱調邊戍
與虜接角開戰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叅將副
提兵遂為鎮朔將軍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
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子
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諱帥宣府功
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圭

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諡武襄永偉軀貌舉止
顧盼有成容虜之挾 上皇而過宣府也諱出
謁陲院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
之 上皇數月屬烏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
請 上皇自南城復觀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
非宣府食我於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 召侍
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不為浮飾往往稱
旨 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而內疑厭
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曳分領大營禁兵

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 賜蟒繡王帶底馬
寶刀玉辮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

崩以屬 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
大事俾率兵治 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
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 詔修景泰時
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
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甘肅永
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
已久在事能為之下乎永曰吾知治 天子軍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圭

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為有古
范熒父子風荆湘太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
永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
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住戰而
石和尚已降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
巢穴斬首鹵薄九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
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無其符印贊伏
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逃
遁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北虜仇如恩

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之虜退走進號如父讓而加佐理字并階勲追封及三代虜阿羅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 勅即軍中 予世侯留鎮三邊定虜復屯柳榆莊諸處出沒為患永復與戰敗之克獲多 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

余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五

負雅不相當願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於格太踰濫 詔乃弗子尋八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肅入寇為邊患請討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得叅帥馬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

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斬首捕虜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為平虜大將軍與越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馬從它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適迂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虜已悉餘衆遁去一亡

余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六

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詹錫齡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愈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尋積前功 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三百石 予鉞券追封及三代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破之擒虜首數斬首百二十獲馳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 賜世公爵再 予諾券復為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將印入統六軍

盡護徽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懾銳喜功名既上寵閑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王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聞而優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換雙斧踞踞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為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十七

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為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閹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

經筵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結六師於勦臣肺腑無三朝有大禮歲時迭為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援詔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六

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微抵罪暉遂為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承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為禁兵出塞擣虜會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於路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虜首三級故赦三

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

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為誣罔請
罪之上難苗遠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
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
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 饗廟明年復出拒
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新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
初加太保侍 經筵 武宗即祚充 皇店
納徵正使後先 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它器
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 贈
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為撫寧侯數領軍府以

余川也

卷二十三

前集

二十九

征蠻將軍出填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
平田州僂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
黨衆叛以不時宣 敕歸來朝請久之復起掌
軍府卒子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河廣
召還卒

弇州外史曰永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
法然未嘗有搆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為國
虎臣者垂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
而適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微僕世世勿絕是

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雖其巨小尚不可
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觀
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惜矣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三

瑯琊王世貞纂核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故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贅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贅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婚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三

前集

一

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贅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案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蓄陷于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弛其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急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盜蠅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擾之異軍蒼頭畢會而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業獨身仗劍趨濠為門者所止以為間諜將聞之

子興而害之子興適行巡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奇之置帳下俾長十夫且引與謀事

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高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擒生過當於是

高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

子興為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

子興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己女一日謂

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為少而所見無如朱

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三

前集

二

高皇后時同擾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伯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斃而粗日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輒以昧爽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高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眾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也

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佐頗有權畧子與畧心伏之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於是德崖謀乘子與出寨而縛之置於德崖寨 高帝適行剽他部歸或謂事臣測宜匿近郊以觀其變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函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與之二子馳以語早佐早佐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被執奔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出之則虜挽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圍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早佐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而子與等為元帥如故乃使高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 高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 高帝以其兵攻下滁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 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往亡何二人爭權而閹其部曲乘而閹多創死彭亦中

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與子與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曰背德不祥公昔固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孰大焉且郭公易圍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乃縱子與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高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與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高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與遂絀 高帝排奪其左右奔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用事者使突於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高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獻子與益不懌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張夫人悅謂子與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其奚托也子與悟乃稍信用 高帝子與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 高帝曰滁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失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函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與為之寢會滁饑子與與諸將謀所向

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與
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元服裝以
四索馳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陽而
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從別
道奪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也先
帖木兒閉門為飛橋繼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
元師追之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
麾其眾奮門入遂取和陽元帥潰 高帝復
收絳衣兵得三千餘人前與天祐等合大敗元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援師於北門已復敗其太子禿堅兵十萬人和
陽之守遂固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眾就
食於和陽 高帝納之子與以德崖之見納
也怒而束視師德崖謂 高帝曰若翁來吾
且他往 帝乃使密報子與使為備而身往見
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
共事 高帝曰不敢有也雖然願公毋先而
留部署不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 高帝指
而 高帝方出德崖乃引故人二十里而

報軍亂遂為其眾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
與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矢子與聞 高帝歸
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與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
以 高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悵悵不樂遂發
病死子與死時兵不能當 高帝十之三而
其存者皆已歸心 高帝孫德崖聞而欲來
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與之
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偽宋主韓林兒天
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六

元帥 高帝為左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
高帝怒不受而累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
太平樵衆數十萬三子頗鬻然北面焉其長者
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於賊死少者
以失職謀為不利死或曰皆 高帝意也子
與遂絕有一女為 帝貴妃生 蜀豫谷諸王
高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與何以有今日且
彼之不免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追封
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中牢祀歲歲不絕

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為之碑

會州外史曰來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云故因 國史而叙次之如古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 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高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適而祖顧胤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李韓公傳

全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李韓公善長者濠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以笑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汝穎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令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吾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公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閹通顧往然權而行怨使下

不得上心 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

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

曰命之矣尋遷為叅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諮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

力相蜀幾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

稱聞于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

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

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

強也尋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鎮和陽而元衆

猶盛王子亮堅拒寨絆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

屢破之時出復難麓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

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

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美令執戈者屈矣因

欲辭讓江善長曰我兵衆而殺少舟楫不備不

足與爭江左利始小誤之而棄爾將俞通海廖

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溪瑤
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
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攜畧者必
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
太平與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
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
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乃解鎮
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
吳八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

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慶唐郭景祥陶
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
善長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
轉調兵餉無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
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廉茂才
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
之何為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
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
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張樞密院為大都

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
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實長省
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授安豐討廬
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
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
尚右故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寇事將
臣丁晉卿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
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
立茶法既後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

全州史料

前集

十

治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
以為困而國用益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
善長請緩之上不聽語見徐達世家善長乃
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
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
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
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
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
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

轉餉勞 召見戰門封宣國公 齊賜如大將

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

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通徐相國及它大

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

而舉天下火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

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

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

因請除之既而 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

卷三 前集 七

行令成 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

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

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

寶於 太廟尋立 妃馬氏為 皇后封 皇

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

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

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

傳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

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

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 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

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

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撤瀆

祿祇名號封建滿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

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

祭元史史成 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

余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軍賜帑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闔越州

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

牛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

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

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 賜鉄券

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

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朝

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有蕭何比之

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平。參議李欽。水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論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勦。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家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余州史料卷三三 前集 三
趙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官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漿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棄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仲佐皆為群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

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敕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立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余州史料卷三三 前集 四
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為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司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證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

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倖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替計書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朕長育以功封侯此余所料

卷三十三 前集 五

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墓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封廕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讓贊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宗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王刻交龍蟠桃酬善長善長臣奉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余所料

卷三十三 前集 六

諸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義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有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

用為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

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

公主親

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

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

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

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佞倖萬一之富貴善長

於惟庸則猶子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

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

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

命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二

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

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蓬

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

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為此者必

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

求脫禍令善長之子棋脩

陛下骨肉之親無

纖芥之嫌何若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灾

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

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

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

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鄴侯哉爵為上公位

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

思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常固

有以心知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

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邱

帝之恩德不亦深再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

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

命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二

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曉也

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馮宋公傳

馮宋公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

先世繇泗徙光州再徙懷之定遠遂為定遠人

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銳智

署國用勳都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

慷慨生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

之淮南采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

皆以自固焉

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

舍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

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

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

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貪子女玉

帛若群聖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

吾心也遂 召至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

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擇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

進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

三渡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

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 上謀渡江國用與

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

贊獲之赦也先與盟掉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

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

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賢子海牙分水陸而

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

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號勇者

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偕甲侍帳中 上

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屬國用勝

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

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

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

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 賜葬

江寧贈鄧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

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

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搗其中堅遂大破之溺虎

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

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

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

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 上帥

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

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

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

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語

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

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僉官案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潮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敘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馬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

平章之計

卷之三

前

七

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還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賚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搆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擄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凌徇畧陽會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又遣

平章之計

卷之三

前集

三

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於西北訛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泰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子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水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

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黨馳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敵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三

為周王福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葬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後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築畢役之鎮董建周王宮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

萬乘之鄰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歷金山哈刺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為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

奔州史料

卷五

前集

苗

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諭金山至女直若也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為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噴噴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王約降王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醕玉王讓之先納哈出即先

飲復酌醕王王解表衣之曰請表此而後飲納
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
饒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時
在坐勇而踈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
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適
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投佩刀
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
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九十餘萬在松花河者
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董往諭之亦降凡四萬
余州史料卷三十五 前集 五
騎并得其各愛馬竹印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馳
卓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
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
獲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足傷殘及老弱二
萬四千餘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
納哈出王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筭械鄭公
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筭者又
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
納哈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命拔大將軍印勝

還京 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
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
有所征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下雲南按行永
寧成僉山西平陽諸郡邑兵大同也牧還耶上
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大師時列勲臣望重
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
二千兩鈔萬錠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
為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
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
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共止
余州史料卷三十五 前集 五
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
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
見驚然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
山開平二王為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
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
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
六王之為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後表彙次

傅穎公傳

傅穎公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踰關隴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王珍王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將忽忽無

弇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一

所展開

高帝舟師伐江南而歎曰此吾主

也所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為別將

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

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盡其鋒身被數創戰盡

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死

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

實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二鼓而奪之派矢中頰

鐵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所傷武昌平起授雄武衛

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

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

將任亮還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被張士誠

援兵於馬驢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帥竹貞於

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

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

友德度兵寡不敵詞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

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

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弇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二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即槍以

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置

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

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米

揚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米等探

而酣上怒皆黜之而喻友德曰若探甲冑出

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而咎

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

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
選鋒當一面復召諭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
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弩力友德遂從大將
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
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
誘師敵追至伏而廼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
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
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
東取廣東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

介州史料

卷二十四

前集

三

三

此諸隘掩其殘卒獲馬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
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狗定中山真定
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
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
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
驛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
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
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
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塵臺過臨洮降其

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圖慶陽友德以精騎扼其
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
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擴定西大破王保保收
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
畧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汧分兵繇鳳翔入
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
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
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火炬列山
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

介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諡川侯食祿千五百
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
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
慶友德為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
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西伐必悉
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
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
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陳集諸軍揚聲出
金牛而潛使人覘階太守禦果羸弱因引兵出

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迅速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艚而以木牌數千書充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繼成遂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五

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厭云是時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馬明年副征西將軍馬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失刺門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嘗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德為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季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漕粟運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之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者道頗遠為通清河決水故道便其二流民越境為邊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使其三古北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

弁州史料

卷五

前集

六

之費夥而不收實效宜餒兵千人代之戊使其
西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糧厚卹之便其五
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 上報
口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危
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侯俱增歲祿
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脩伯顏帖木
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
重無算其衆縛以降 上將下雲南 命友德
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
全州史料 卷二四 前集 七
威撫納金筑晉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
百疋 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見兒
不花寇邇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
塞抵北黃河夜覆其及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
武之十四年 命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左副將
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微侯大將騎步二
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
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素饒而得
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

軍白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
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
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
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
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
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水寧趣烏撒而
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
允猪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
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
全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八
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英勒兵至白石河與相
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
將軍馳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
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
歡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
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微
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隨
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
勝躍思奮乃前為陣蠻集友德鼓士騰奮逐
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逐城烏撒得七
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
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亦
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
世分兵取鶴慶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
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
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雷翠亦降雲南悉
平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平時 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斬萬
里外委曲中竅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
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
以是遂大定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
英以數萬衆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
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 予誥及鐵券子
孫世襲 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并 賜
米千五百石以 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
副將軍同大將軍 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

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謹召歸留友德撫降虜衆
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
反者東川蠻復叛擾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
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
遣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
阿資請降還平平越諸叛酋 詔還軍沅州
召還京為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膺曹
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 燕王出古北
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一

其部落駝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
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加 賜鈔五百錠
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
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
選練精卒備邊 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
從 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 命同宋公
勝勝公王往陝西練將士未久 召還嘗請懷
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

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搃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鄴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倫邊聽宋燕二王鄴制自藍王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致力戰也然十不一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亦不虛下策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

金州史料

卷三四

前集

二

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嗆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策其睥々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王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藍凉公傳

藍凉公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身長頰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

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

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起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癭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封雲南轉戰平之事見穎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

金州史料

卷三四

前集

三

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營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俘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太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王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其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婦

十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頭
牛羣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書寶
王金印聚其鎧伏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刺
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匹
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王比之衛青李
靖王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
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噤喑且久乃改封
涼國公而錡其過於鉄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

金州史料

卷二四

前集

三

酋刺寇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 賜鈔
千錠尋 詔還鄉 賜金帛給兵如潁國公尋
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於帝山開平王尋 召還
賜祿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
追捕逃寇和者孫述畧西番罕東之地王兵
戍於茶峯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
魯等來降王移師討之至鄭神將瞿能等

奏陳其類屬帛帔木兒走相與王謀計誘縛
父子逃詣師輒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
諸衛且請籍民人為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
籍民逐班師定 東宮官屬王兼太子太傅意
不樂居宋讀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王
故恃 上 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
民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咎而逐之
度喜峯關之吏以夜不時納王太怒縱兵毀關
入 上聞之不善也王有間奏請不盡聽退而

金州史料

卷二四

前集

四

謂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為錦衣指揮蔣璣
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王之
誅微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
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
入蜚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
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魏國第一世嗣太千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
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

勛德為諸功臣冠配饗 廟廷始娶張夫人以
不宜室卒 上為特繼謝夫人育舉公公生而
白質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
止儼雅中山王數鎮北平留公宿衛御家衆
肅然 上故心器之 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
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
有間 上命公奉 手詔通迎勞俄而王薨又
三年而為洪武己巳始 命公襲爵魏國公
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
余別史料 卷二十四 前集 五
守貞恪盡繼承之道尋以 皇太孫允收嫌名
改今諱明年 賜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
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
鳳陽賜第以歲寺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為衛
復 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
練山東河南卒 詔公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
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
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 燕王軍中有異志
為告者所發 上密 詔王調實而 命公以

詔往公之妙 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寶與王合
筴併其黨與悉捕送 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
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黜不為甄別高下
無以懲勸 上命公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
其文稅分別送吏部詮用公勛臣也 上知公
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為榮 高皇帝崩 皇
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
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
文皇帝為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 王屬尊而
余別史料 卷二十四 前集 六
功高有武畧強兵朝議憚之會 王歸而留
次子高陽王待 命於邸欲藉公為耳目公謝
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 燕
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 上
亡何燕師起以誅 君側為名諸微候兵往攻
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往時曹
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
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
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為內應公確然不

挽乃改解公叔第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調
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為燕公
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鋼之私第尋逮下
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
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為公請久之上追思
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鉉于故
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
今上皇帝詔悉錄為建文君死事者大以官稱
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金州史料

卷三四

前集

三止

外史氏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
第也母論成敗之猶匿而公失節故主即革
命之際小一移志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
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死何決
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為令子矣文皇
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以
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
成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龔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五

鄧瑯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劉基傳 浙三大功臣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

龔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一

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去噤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議不合授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授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

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相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相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

龔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二

受持前議益堅左丞相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宋理沙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婦共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

孫為樞密院判官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即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耳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

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

方氏計有航海走耳

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

基笑曰生平惡方氏

奔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三

高帝已下

張氏刺促孤鼠而今乃效之耶會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乃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俄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歷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樞擾不決有請背城

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徵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辭基基弗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翰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

奔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四

曰

之何為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欲必逼江州下皖城馬往友諒果道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城上使基校之方畧基以一赫跪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吳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噉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

肖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摘所坐胡床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衆即帖伏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郡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堽畢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前集

五

輒為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蕞爾方氏不為寶融當且為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時為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望望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警公復趣之至其

所則空壁耳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審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又蕞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前集

六

其於破交諒策算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衆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符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符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傳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俘囚付基縱歸里焚感守心群下皆端慚以上且有詠廖基密奏宜下書罪已

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
基諡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基最爲 上所信
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晃寵相軋猶時
時忿故元君欲爲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
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官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
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晃色動心怨基乃使
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晃先坐
事誅司天臺災翼巖遂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
皆取 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 可者 上怒

金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七

面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景指狀殊於市 上即
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
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
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
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領劉
伯溫也時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
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
彈之基爲 上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
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

此基叩頭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得
小者寧無爲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
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獨
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出乃
稱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
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棘破
犁墳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毋逾此基
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
孤 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

金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八

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
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
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憲政可施乃飭諸道
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
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請於
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 可基即斬之
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而訴基咸夏方祈雨基
人於壇墮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 上惜基
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

上再章鳳陽不能無書繡意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威王保保基瀕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廷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所望也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亦優詔答金州史料卷二十五 前集 九之時及天象與時務放宜嘗為上陳甌閩事蓋既枯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二魁為蟻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變基時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相攝相事時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寤其久致激變璉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

入朝見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尋達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邑邑不樂以至屬疾惟庸颯上之念基急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金州史料卷二十五 前集 十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思禮亦

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璉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帥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璉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製法子樞孫璣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

弁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一

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弁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為神鬼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上之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緘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為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以佐英主男子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視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

德而復故封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薦者章濂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業琛守洪都死事宋瀛為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瀛等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變而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魯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

弁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二

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頽皙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余事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擠之方誣摺聞余事墮泮官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為事督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噪公者而罪不

樂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愈事愈
悟乃止而讜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讜風骨秀峻音吐鴻啞每奏對
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
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讜以為已弗如也
授江西辯明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
使和買為市屢害讜復按懲之一方若滌頌聲
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搜捕官河之匿私離者
讜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庵 蹕下樂安州漢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一

下无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讜令邑各給田
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讜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
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
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
往罷卻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六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讜
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劄而尤以足兵食明舉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四

王高煦既面縛降上卒命讜數其罪讜肆口
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义
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無練卒撫
民上手書讜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
郎兼治河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
三時人榮之讜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銀糴民粟
歸度儉則吐度粟減直以糶公私糧相贈而於

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行其志
它措署多遂署為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
品俸得封其父母讜既在官久威畏流聞嘗輕
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伏窺者讜厲聲叱之
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讜異
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
土物如合蘇乾菌粟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
讜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

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
朝舉參政孫貞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
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譙無私謁嘆之
勒給事中廷勅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
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通
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
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
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
尚書與譙畧相埒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五

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諧王
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
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
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瑄以清幹著而謙
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
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
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
詔親征謙與鄭瑄上言也先醜黠子耳諸
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柰何

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上不

聽瑄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

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

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

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

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

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

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六

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

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

王下令曰撫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

得請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于

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

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

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

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

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

即大位益賢譙虛已委馬入對慷慨泣奏曰
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
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潛
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
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
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馬凡兵皆出營郭外毋
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
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
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
餘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七
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官亦聽軍稱力取
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
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
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摠其機宜進止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
急而侍講徐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官皆有
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上
者相軋未定而播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

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
寧此百官萬姓幫蔽庾廩萃此而不守去欲
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
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
月也先挾太上皇帝被紫荊遂直窺京師
石亨議毋出兵弟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
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
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摠二十二萬虜
見我兵盛而膽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
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
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少者
千計賊遂退有詔褒千謙進加少保總督軍
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
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聖主憂勤
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大馬微勞遽膺保傅
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祇承不許謙退而詔人
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九

功賞能無重耻哉後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腴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諫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觀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譬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視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怯怯法當誅於是逸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贊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父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開子口明日復報迫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抹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二

下營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擊諫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觀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奉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謀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肅州苗寇父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

之何以通漠燹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
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
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獍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
處蜂起前後 命將將兵皆出諫獨運號令明
密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雷耀霆擊靡
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
服諫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
之而城又欲易 皇太子諫以非所職不敢爭
爭則足行 卷二十五 前集 廿一
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傳等官諫得
太子太傅且 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諫獨
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已城下
之役石亨功不如諫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
諫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
三有云緹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 恩於君父
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諫矣 上
復 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
為去病墜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簪此又

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 賜璽書袍錯冠帶
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諫多
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墮 上使中貴人
興安太醫院蔣重宿視之云治瘵必需竹瀝
上為 親幸萬歲山伐竹以 賜且命計瀝日
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諫惶恐且乞歸 詔
免朝謁尋 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
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
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廿二
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
恒諫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督指揮領之餘
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抑
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諫相顧頰首而已
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侈自快諫事裁
之洪死而手俊恃勇驚桀不可馴嘗跣請悉發
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庭可以得
志諫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

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室萬全策也後
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譴糾論削享有從子彪以
驍勇者亨恃而強譴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
是益恨譴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
譴共兵事亦御譴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
謀與吉祥爭發南城銅迎 太上復 辟甫御
殿而執譴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譴文與中貴
人舒良王承張永等謀迎 襄王為帝坐以謀
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鞠日亨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廿三

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
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 遇
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
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
在不令虜至此 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
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
獄庖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
武伯欽反族譴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
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廿四

賜祭有云當 國家之多難保 社稷以無虞
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
其枉而 朕心寔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
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
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
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
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譴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
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
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為子謙相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鸞鵲水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帝之迎復謙不為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

弇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廿五

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遠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旌與雪偕燬矣純皇帝之為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侍日講脩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

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嫗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嫗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即過目成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韻華以是奇之然為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崔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崔而送守仁歸

弇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廿六

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勦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稅文益大進而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

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守仁少則慕威寧伯賄之寶劍既葬而其子世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若覩矣蓋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社違守仁為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劄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嘗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豬飼以囚食甚膺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懽

奔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廿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名籍籍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之投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剎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又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

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銅禁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親騎旁午拘繫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華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犬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理斷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誦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奔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廿

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來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權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因園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社並審定水火兌絕鎮守橫歛至今守之為甲令云

人觀遷南京刑部主事觀事成留為吏部驗封

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港原朋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起為文選員外即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萬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九

方誤賊而陰勸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主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軍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伏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劉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殺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待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衝拔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用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欲符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手

金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三

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死至璦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排側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叛命矣已逐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

全州史料

卷三五

前集

廿一

人因使使諭捕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潞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鬘等尤桀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便使以半滿諭降之乃報曰大鬘等欲歸歟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擒我室室今者不辭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鬘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

之情復以新厝給大鬘等且諭使來見大鬘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仍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賊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鬘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鬘等魚貫入即修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潞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

全州史料

卷三五

前集

世二

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年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袋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母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

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
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辯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
跡其始頗推鵝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門徒而
所祇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
樂于頌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
而拘方者不能無吸咎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
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
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
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

余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三

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入選貴殺官吏以戢
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
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
燧按察副使許達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
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
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
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
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被列郡暴
宸濠罪倖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繼任

希儒自嶺外復命通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
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
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
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
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
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
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旦以兵八
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
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檄書

余州史料

卷二十五

前集

十四

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
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
之謀示將斬而令黥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
而緝之宸濠微得書徵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
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
十餘日兩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始之留
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
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
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

百製破其伏兵之在新舊者驛之至暮士蟻
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樞中興萬銳等十
餘人官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
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東附循其脅從吏士
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蹕
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驛聞南昌
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
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
來為疑兵而陳樞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五

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
家渡文定等佯址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
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群
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
江之城中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
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
奮賊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
懼乃融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
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

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溺注別統水死遂擒宸
濠與其世子春屬李士賓劉養正數十人斬首
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
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
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
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驛尚爾巡幸不已以致
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觀
觀何特一宰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
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金州史料

卷十五

前集

廿六

真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
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
傑之心絕跡逃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
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
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
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
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
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
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

燭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營務機密軍務
在忠泰軍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
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
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
曰吾出為群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
耳非為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
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
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
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對守仁不待故報其卒
今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廿七
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上謂
守仁且友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
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
宜舉宴費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
機務還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朔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
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尊守仁憂居

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
五等爵忘者蜂起有目為僞學者有以以下南昌
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
連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
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
其心皆名示遷而陰抑純之守仁不勝憤乃上
疏罪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
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
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
今州史料 卷二五 前集 廿八
璉霍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對守仁
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
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采用而最
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闖其鄰郡右
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挑別將盧蘇王
受各擁衆以叛兵驍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
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
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
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寤甚守仁意

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招
便宜悉從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之招
諭廬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為四營
而各挾其心管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之杖之
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
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廬蘇王受皆弗誅因蘇
受兵以攻斷藤峽冠斷藤峽者即大藤峽其中
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
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歸羅大征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齊集

七

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廬蘇等為鄉導挾永順
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
千餘級酋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
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
報平廬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人奉 璽書獎
諭而及是平斷簾捷上則 上以手詔問內閣
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
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璁桂萼薦
等故不能善守仁以璁璉之而後萼長吏部璁

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
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
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
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
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壯歸度大吏而革卒於
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聞 上意不悅守仁
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
卿譴僅不奪其爵而已傳世襲且盡傳其他
卿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
今月史料 卷三十五 齊集 四一
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
建侯謚文成 賜葬于祭及贈諡詞推明為元
勲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勲嗣守仁天
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奕朗多奇晚取詞
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迨有
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
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舍寵豪儔待
賓人雖險出危假權滿種種變幻孔子有云
作易者必有憂患乎 璁璉以後不能不爾守

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金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六

卿耶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衡表

王驥揚善徐有貞傳 文臣伯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歲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濟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群臣奉職不贍而給事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一

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 命鎮山西無飭邊備奏調益池通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起為順天府尹事治還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亦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成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樓蔣貢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

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英

敬為偏將贖而怯都督將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

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倖敬

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

敬下曰汝素何逗撓誤大計 命斬敬而謂貴

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

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

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二

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

山丹抵永昌北抵臘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

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

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

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為

毛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阿台

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之謀虜營狼山等處

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

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

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
賊及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
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無行三日夜
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
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朵
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喝死而任禮兵亦
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
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
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
仟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三
帳降右軍趙安寺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
以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 聞貴禮皆
進封伯爵而驥無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 詔
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司任發叛雲南總兵
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歿而刑部
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于羽格有苗事請使使
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
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
國喜功名遂紬文淵說而 命定西伯將貴爲

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
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
賜驥貴黃金兜半細鎧鱗繡緋衣朱弓矢驥馳
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乃令道等以衆
三萬衆八十抵大墩州欲畧景東諸處衆軍兵
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
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
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
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
仟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四
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
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
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
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
將刀放曼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
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
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向至羅下思莊遣
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莊發
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

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
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聚者軍心
等乘勝進憂賴隴把至馬鞍山麓川大震尋敗
其衆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衆陣於永毛摩泥寨
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
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憂那
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緃火
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
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五

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
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常即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
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常即羅
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
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
釋構請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賈
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
誠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

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
諡恭昭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
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
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
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
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
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
往來窺伺乃復令驥提督雲南軍務率都督
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六

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主思任發復走緬甸索
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
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
之何乃縱兵搆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
賊百餘戰衆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
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
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續
而冉保人帳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必亡

何商巡陝西寧夏甘肅等處所至申飭邊猛練
士卒虜不敢犯冬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
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摠督軍
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
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戰破之復連拔其三柵
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
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
一衛川寧虜英初官其地上言驥等輩重至役
夫六百人多散絲幣於其屬使責重報函蠻暨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七

平王嘉富者遷送京師饒之加歲祿百石土木
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
初召為摠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煥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
為一新而大司馬譚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
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
俱今籍入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
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
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八

輒聞之以為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
相蹂踐有並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
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
縮胸束散攻而夾擊指揮等侯賊解散多捕
獲以爲驥驥以爲異客之敗而揚國忠以
捷聞也 上為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御史二
員直抵其境會巡撫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其
已與勞驥驥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 初勅
張璠等發驥驥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 初勅

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止平後北平進
稱順天而善為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衣
甚遇緇術性流敏能為人舉事時年甫十也

而大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與儀所禮舍人從事昭晚間大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丞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儒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貴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

弁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眾愧為之止而朝所遣使漢土若王復王榮堯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慙然虜始挾太上請我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為虜爵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為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詭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

弁州史料

卷三十六

前集

十

當是時六師之勦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全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懼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以善入謝

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
太師所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資
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
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
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
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
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
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 十二
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
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
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
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大是以數有雷驚
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
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
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
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
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
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
悅曰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垂拜進醪醢
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 太
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
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頷其下曰啖
啖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
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違旨薄其賞僅遷左
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 十三
子弟有得官者易一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
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技調善復汝
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
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復更事中貴人吉祥
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
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
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
歲祿一千二百石 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額

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
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
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
薪俸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軫埒又嘗陰
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
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
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子宗自勲
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三

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而
愴怛多岸谷其為庠序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
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
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
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慘而陳循等之竄皆
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祟而李實者時以
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王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
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

三即能為古文辭以其業著都御史吳訥太子
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
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為庶吉士僅六人至十
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焉命學士
王直教之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為御文華
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
錄王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
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四

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事者
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比有貞憂之上封事
千餘言皆開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壯方事尤切
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
人振挾上壯伐且啟行而有貞指天衆謂既
親曰茲行也必敗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廊王時
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與安等問計有貞為
高宗儆懼俱已動急來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

便與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
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
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丞然猶以才
舉行監察御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
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
治彰德而郡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
管兵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
才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
餽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而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五

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
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方食都
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澗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
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泊河卒踰數萬人悉與
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
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
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
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渾喻范登
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六

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
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 京師充 經進
講官遶右春坊右諭德仍無侍講有貞既負材
請急欲大顯用邑々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
陳循而進目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
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 上不答國子
祭酒缺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理耶南遷之謬
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以
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

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
長各萬丈捷以水門縑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
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
平滑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硯
灣者入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
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
石則若無者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
往叩馬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

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其時有龍穴
吾聞之龍情殊吾有以制之矣。鐵龍能融珠乃沸
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
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
而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駁
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太上皇
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
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
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

全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七

復奏耶遂與謀決南宮錮而太上皇復辟捕
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銜治河命則閣臣商
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
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
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
言之上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
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奉
天卿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全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八

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為錦衣衛
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
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
亨等軌等埒持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
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
私譖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
之且為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
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曰不法上復
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瑄敢
言俾覆覈所侵因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
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
以告亨亨馳訴於上謂鵬乃已僇免豎永猶
子結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
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上怒曰
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
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
復訴於上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
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李賢謫福建右叅政諸

御史獨楊瑄張鵬成而九疇綺事從輕比諸
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
以飛章諍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事吉祥於是
復訴之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速歸置獄拷窮
粒銀鍊無所得而摘其語詞續為神功語謂為
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有為
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
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條於我且
歸而石亨益欲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二
金州史料 卷三六 前集 十九
年吉祥之族戚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
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
貞才而惜于識才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
寬于識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
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不得志而
死
金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而皆林人也靖遠材而
欲武畧則優與濟材而巧武功排而疎其材
忍制備有金惠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

川之三役塗炭與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
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
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傳 文臣伯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潞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
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
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
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恠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前集 廿
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
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
於是錄進士選入得監察御史 吳宗復
日視朝觀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冠深衣
都察院東濕僚吏亡當可者而越於臺事精所
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館諸道章奏
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益藉事大同有虜
警當置巡撫以集薦上撫其說寢罷不用而

哨然曰妾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
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備服而短其
袂上熱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
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
飭兵政總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尋以
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
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
人酋酋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
多從大軍後出號令竹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廿一

選驍勇跳盪武騎為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
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謀探虜累重
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
再設伏徵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輜
是語氣請使趙輔為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
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滿都
字羅亂於越蘭三角自河套渡而分宛西
其妻其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寺以精
兵往襲之虜盡夜行三百二十里至其地於

和餘為平伏以相救而身與寧寺分兩哨獲其
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
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會
等行剽至常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
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酋男婦二千
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
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
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
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奉同李賓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廿二

掌都察院事無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
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
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
皆自己出為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
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為請
進無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
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詔
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
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為功

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
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計而身監其軍俾陳鉞
衆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
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直以虜首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
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與征行而不
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永將大
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
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
奔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三
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
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酋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 詔班
師越遂進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
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
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
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牙欲仍列大學士
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萌心竊

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而內
伶為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握金鉞忽睨前問
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
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
師至榆林甫三日 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
而戰馬萬七千疋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
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 命越等出師
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
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疋 詔
奔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十四
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
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
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
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忠
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儔所忌惡遂復
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
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
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

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寨梁延綏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亂直入罪因併亂越詔削越官爵追介州史料卷二十六 前集 五

入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田使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喜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介州史料卷二十六 前集 六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越名士遂許之 陸見上慰

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

學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

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剽

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

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

貲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

不為報而越坐憂悼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

傅謚襄毅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前集 廿七止

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弁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

夫以越之阿私中人啓遠蒙耗國本即有功

細不掩罪何貴哉然至於今西北遼稱良將毋

如越者揚一清王稷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

可以鞭笞使哉

齊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七

鄒耶王世貞纂撰 華亭復學董復表景次

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傳 弘治三臣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傍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一

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 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餼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糴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得立書院群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張次講說詢恤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銘於其祠而頌冠有犯賴州者恕奉檄

轉許身之轉河南為左以公廉稱職視以節操無所容辭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禹荆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畧而殲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笑言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集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徵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默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為讎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皆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毋憂歸即家起渡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嘗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二

豫以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聽罷而祀所疏荒改甚詳 上為之踴賦有差例改以朝議軍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侍郎師交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

抑馬快船齋摘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擾運且
及損安數事憊倦民力主為之下調租稅
改南京戶部後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
都御史巡撫雲南怒於遷若左然劾議以雲南
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
甚欲借怒彈壓之怒心知所謂軍車搗二童子
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
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瀨王
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三

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怒燕得之遣騎道執景
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
其賄弄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
時顯別為私報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掩取我
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鵠
進怒復上章極言賜其不貴異物今萬里勞
而遣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是上意
怒發能貪賄暴橫諸狀上不得已召能
置南京而怒亦諸大帥以怒止其驛驛

三原集三品端九載遷右都御史尋召掌南
都察院事律逐衣書各一索無纖毫增掌院
未幾參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故畫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者使
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為
臣而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怒而
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燕總督糧餉怒益日疲孜孜於職
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
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怒名其墨不
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刴濯爭欲獻其
長以自效以故怒不勞力而治乃疏以天下
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
緣寺歲供白粳聚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以
物料織造絹絲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
報可常州時有奏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益鈔六百萬貫以
賦太重減耗米計於萬明年冰災奏免秋糧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四

中爲軍車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
獨起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
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
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
音羅漢活跡起跪信帝王之學貴要典誤訓誥
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
亦不足所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户王臣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五

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珎詔因而
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
不貲人情洶洶起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
敬亦誣奏起因而誅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
東廠中貴以尚銘亦發其狀止始下教錦縣
獄誦成之并伐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
南遠近稱誅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爲南京
尚書兼贊機務時錢能復舊緣得同守備南京
與起事軍然起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六

惟有數事而也恕論其以自抑損待之
害而恕以年近乞休不許滿訖裁加太子
以秦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負外郎林俊疏論
中貴人梁方與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
寺其言直忤中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
之亦下獄謫外起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
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
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
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
起因是益有怨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
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起之直至朝事有所
不可必曰諫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
而恕既舉至焉諫曰西京十二部獨有一王
恕公卿未臣者制自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
最後所官政令矣信尤中上諱會南京
右侍郎馮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以
尚書致仕起歸家益高隱諫推薦無益

臣等竊以廟廊之位是爲怨者無虛日耶家
以衡等自備輪蹄來京途引疾爲辭不
隨東轅而各別即加太子太保官猶謂
且若兩賊不賞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非以職目而勝用寒義王直故事官怨吏部議
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時釋奠文廟
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是時
恕侍 經筵時酷暑登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
堪請暫假講於 宮中進學報 許始恕以直
隸州進牒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諫重天下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
有所自見其望起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稱
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 經筵講
不宜以著職權非所宜官而傑尤激怒衆擇樣
罪狀上疏也傑等上白君臣之間恩猶父子
相厚而遂以重職倚嫺何疑其出出勿疑
以彼視此其責過人免太朝廷待臣太隆
臣等竊以重職辦事是張之如宋司馬光
臣等竊以重職辦事是張之如宋司馬光

謂獨之及正時 上於春內臣多所
賜服色孫田起爭之 上笑辭以親近
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紹等訐而各大
實館等請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亦
言不聽御史湯稱政嘗以 經筵議恕者他亦
謂獨有所論建壽州守劉聚以書稱之引所
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聚
故言律論斬而獨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追法司獻上聚等皆減從戊陝西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八
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
中以多杖人死賞大辟恕謂非故殺於法不當
大辟亦減從戍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
工匠官四人免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止
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之將來耳 上溫
報開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紀總兵安遠侯
景不降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
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
臣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

免午朝以疾告輒違中貴人存問御醫視服藥酒米疏相繼而歲時珍解金匱之賜典內閣臣增御醫王至自陳春官劾勞乞陞職下吏部怒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怒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改班怒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怒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踞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獲指其留而當黜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九

者下吏部怒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怒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止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怒矯詐強悍妄行違補御醫吏目非故事裏里居自托人作傳而鑲行之曰太司馬三層王公傳其跪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其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怒

請開奏怒不懼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請

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是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覲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謂丘濬語及怒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棟棟亦為之查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十

詔且開色文泰草而復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為左文泰扶而責怒責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單而罷濬楨不寬怒意不能早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怒自此屈矣於是慙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旨片給廩二石歲終美三歲不賜勅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為之地又三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出曰為我使我相公歸王公負不義名天何所為外快之志家居健無恙日觀太

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為紳
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即贊疑難
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
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 手勅牢醴
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號言
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臧
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入視之照
矣計聞 上為輟朝 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
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二

陳其聲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鉤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瑯
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無不仆者七歲讀
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南
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
建康不依傳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翱皆
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發奸擿伏貪穢君稱墨吏相

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廉奏以母憂歸服除
拜福建按察使鎮守忠貞公府而肆獨文升
制之小飲戢人為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
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
劫其從子指揮璿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
貴人將討之大敗事 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
復大敗 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文
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
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十一

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器後者
中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
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
伏兔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微其歸路戰死
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為後繼阻令斬先
者衆始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賊傍
及斷汲路賊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文升
往賊雖往未得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
衆聞文升而滿山棄後鼓噪擊守會得降

虎力咬其滿四腹心使爲間而誘之出伏
其男男女女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
里而尋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敵戰術
瘞之少牢祭其入感悅捷 聞進文升左副都
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
衆以叛潼關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
山因肆爲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
不即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

金州史判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覈保虜乃
徙去臨洮鞏昌畿延綏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輸
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秦法已久弛文升飭
之以易者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時
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進提督莊
家寧夏三鎮軍務屢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
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剌孫虜復寇鞏州深谷
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
餘至金州

金州史判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黃岡得勝城動石紀之遂進兵平峨川叛
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
滿九載僅 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遼
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
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選進左侍郎時陳鉞
等劾文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
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踴
貴文升止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

金州史判

卷二十七

前集

十四

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
受其真珠豹皮官爲完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
察使繫皆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
貢欲以面聞戲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通却弗納
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延
皆誅盡出詭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
大掠鳳集諸堡鐵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
者價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謀中兵而
其使走還陳順所台其狀欲方欲自解與副

韓城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秦撫
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
往為言於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
召六部議為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
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曰
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
其意欲以阻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
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升往而
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
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
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
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
斬首二百餘雖生擒數十人酋駝馬稱是因兵
威以諭都督產縣懷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
已欲自出以為勢重遂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
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然銜其敵禮且無所
陳然則飭尉傳盛為供張見直叩頭便殿
韓城謀置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遂

金州志

卷二十七

前集

五

歸賜絲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察曉言
升寔激忠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聰等往
如直言而文升得成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
寬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
夷鉞拜賞賜領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
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鉞厚
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夜夜理軍
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緡縶之為股人益
稱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等處文升至而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
儲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抹辦
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藉而母
流革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
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勾之叛苗不即命守臣
請合三鎮兵追討大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
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壯李孜政省欲有所為
代孜辭尚間送與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來
機務錢為一斷身宗室帝生名敬都察院

金州志

卷二十七

前集

六

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緡緡衣
從幸太學坐聽講於彝倫堂侍經筵
白金文幣寶鈔上躬耕藉田與行九推禮既
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藝語文升正色曰汝
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藝
語何為咸遂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
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嶽鎮海瀆俱立碑
為隱語下真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
寶物於官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
余州史料卷二十七 前集 七
刑獄禁撫拾嚴考覈申命令廣儲畜驅術士清
僧道節財用皆鑿鑿中窾上皆為嘉納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鎮請孟選二妃以廣
儲嗣文升獨持不置而少詹事謝還亦言
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宋異府作文升上書
之語甚危且請行縣施調採辦銀課與額外
稅特命文升提督計三國營兵馬掌院事
故二品滿初者時將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
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職誰當外者尋殺為

都尚書察師太學生陳時事十餘條於
奏兩錄而嚴覈六軍諸校系其貪黷與便者
其餘不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
書證其過射以陳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
衣緝校緝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文升
衛文升習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
房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
使中貴人依譽親文升疾賜上尊脯饈因問
計文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
余州史料卷二十七 前集 十六
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過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
占城之五州地詔勤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
萬里輸度固難且不足厘九重顧而會二國各
負項債使是為請而新諸廷安南詞服因諭
恩威利導值源賜金歸而果還侵地廣西土
參政與羅相警後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
文升亦計其參政等職已皆擢居勳
而參政等亦皆擢居勳而參政等亦皆擢居勳
而參政等亦皆擢居勳而參政等亦皆擢居勳

請馬政獎甚苦學生寄養者復請獲免減定
顧着為令止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
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上
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得諭德王整等
十餘人有旨傳陞畫工張圯等二十七員為
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獎孔類上
初室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
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
亦能使邊將解體上皆為停弗行貴州苗叛
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賊
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
擊將軍魯麟擊之而朝廷綏沁河兵為後繼斬
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哈密恩順王者
元達擊也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
屬居密庵之以通西域道其修屬而兵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為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怒胡嘗薄陝巴賤種
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
去帝使與驍將牙木蘭戰三百騎守之文升奏
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
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
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
六百餘人保者六伯牙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
能大發兵使別將騎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
赤斤衛兵所殺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
陝巴及金印於是與外亦奏還其貢使酬以
金帛而察密復與木蘭軍官失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於壽宮人主命文升與工部
修建文升出言圖營軍機於役甚與不即從
帝遣使與赤斤聯絡伐而三版有儲木尚河
水德為壽聯絡其僕帶以資玉匠木石費也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 可恭落成
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懼甚 予文
升一子錦衣百戶 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
餽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 召對便殿
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
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
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証不能
誅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
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七

前集

廿一

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
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弊者取回織
造絨氈中官停止不急征歛 上即行之又嘗
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
上謝謂知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歛
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
吏 上召文升至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
集知其用心採訪母縱母枉以彰黜陟之典文
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 宗社福也敢不

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兩汰不職者
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王
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
戴瑄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
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
無聞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
者躁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
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
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七

前集

廿一

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
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為不令之臣
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
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
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 陵廟文升因
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已又條
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振法廣儲積
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懷刑獄十事皆 優詔

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 上崩梓官當出德勝門大升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七

前集

七

以 君臣分際使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首而 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 上即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所之則欲裁 諸王賜保借公侯助親視田銀課進文升言 太子即位例推 恩恩未下先奉之 禮部計應預籍諸藩司表太都察院使進奏更得 奏有萬果是而弘治

悉華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兩宮用因華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 大婦禮罷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慚惠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七

前集

七

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覲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快快不欲行流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袁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建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建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 賜勅予寶鏤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為惜

候號傳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郡
構於中貴人璉用小快劑其官秩尋卒年八十
五明年璉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諡端肅予祭葬
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
而大盜趙鋌亂河南行剽至鉤州以文升家在
焉捨弗攻破沁陽前大學士焦芳已死匿燬其
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藁若人者而屠戮之曰
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為東平人自宋而有都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五

統制寶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為按察
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為大夏舉鄉
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
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
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
還為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
天下事所奏履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
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戚寧伯比
而創違寡大夏欲抑納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

黎驪驪侯占城地西屬諸土夷敗於老邁此
黎江直發乘間討之使索莫公下安南贖大
匿弗予尚書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霧一開
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骨
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
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
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
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材之欲以為少司馬
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還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五

廣東右布政使再為左布政使大夏之三任滿
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為目
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
經術不小倦陳獻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
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
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時
秋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杞
林所焚帝成結華人形物意洵洵大夏不
敢毀身出流孫家鏡就其壘河三千里獲

府之選河十里職長隄以分大名山東
為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糧河疏別運糧
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聖書褒賞入為
戶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治邊餉時宣大之糧
為貴家利大夏禁止之別募商使上粟而不抑
其價庾豐士飽亡何移疾乞致仕大夏素德功
名既歸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楹天下因稱之曰
東山先生而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
都御史任之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

余州史稿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
然盜賊亦為之哀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
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復
不許既建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君
而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
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
力不足辭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使
諭曰微飲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
大夏曰臣老病其言不妄耳他時未敢

臣在廣而廣西賊無不廣東南省禁營固以
計上曰若獨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
可立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燕
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嘗
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
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
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小有寇
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
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前集

七

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
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
相值值之則無陳額矣上曰即爾太宗何
以屢得志於虜太夏曰尊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付二三提也且其時
國公亦連帥而將士為服悉委之沈潛
河陽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而戴珊亦從
其語臣上遂曰微臣為吾幾為人誤蓋前

猶未信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

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

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執之而

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為閔珪解也大夏惶

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

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

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

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

余州史料卷二十七 前集 元

窮也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固京操它困又不

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

窮也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

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

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

而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

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處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

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

為號鑒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快快

病死上使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欲各宿

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

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南薊州以

為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為

後遣飛語揭之宮門上以示大夏而論曰

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

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

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

余州史料卷二十七 前集 三

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

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

能遽削之令必令蕭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

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

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

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

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

中貴人苗璋恃風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

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奏大夏曰如前旨

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璫
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 上切責璫示若
違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
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繫其於
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亡何特 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
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
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
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
非州史料 卷五十七 商集 世
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
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
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
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
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
信大夏與戴珊 賞資金帶有體無虛月至以
玉帶麒麟服 賜大夏 上一日 召對良久
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
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疏

且屬母廷謝恐他人或解望一日欲有召
夏在班而 上不之見次日 諭大夏吾欲
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汝同列
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為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
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獨屢 召不能無
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重之璫以老病
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吏 上謂卿璫何以亟求
去璫不敢對大夏為言璫實病且用身率先御
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
留客堅容且為強留璫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
下尚未平何忍令朕已汝然者久之璫與大夏
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剗切有裨
行而 上少而從左右為璫游幾日露時戴珊
璫與大夏升相繼乞骸骨 詔遣大夏
大夏以老病辭 賜之勳書乘邊續
大夏以老病辭 賜之勳書乘邊續
大夏以老病辭 賜之勳書乘邊續
大夏以老病辭 賜之勳書乘邊續

大夏而通璉亂政與中貴人修太夏都劉宗又
微聞造勝事街之與焦芳比而諸諸璉曰籍太
夏家可當過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士帥岑濬事
波及大夏而訊之欲生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
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
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璉者屬三法
司議左都御史屠濬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璉
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東陽李公時居內閣
首不能直抗璉而婉解之又璉所使使訓大夏
全州史料 國卷二十七 前集 世三
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
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
居甘肅久之璉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
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
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為
農耕稍是即欲歸不納族天下猶以其存
重居居歲卒壽六十一言官後推大夏
全州史料 國卷二十七 前集 世三

陽謝還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
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
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
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
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勝
益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
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勝之語小
有傳者覺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
全州史料 國卷二十七 前集 世三
玄成韓雅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太夏似李
沆司馬光又曰恕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文

金州史料前集卷二十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

補史傳二臣 元遺臣之伏節者也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需次還里而是時擴廓丞相兵略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參軍事累薦遷行省參政猶不離丞相幕元數兵與明角不利則從之定西復敗於定西矣丞相相失車騎跳關中轉入南山明使使徵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一

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六去變姓名關中為人賃舂久之復見跡械過湯將軍欲以兵威懾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肯大煥其鬚且盡卒縶罵自如子英有妻流梁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謬曰吾故鯁耳即無報而使有妻不相親見耶已遂至京師
皇帝於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書其畧曰 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
帝猶怒斯捕皇帝往者軍敗見但漏命办下

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復

忤貴臣萬分不足以辱膏斧 皇帝不即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傾否 賜新授骨封

肉 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藥

石匪鮮竊謬惟少本書生奪志行伍過辱壯帥

知薦仕底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効

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抱鼓以愧封圉

之臣一遵板蕩視顏失節 皇帝既不昭武功

踐華邑宇窮髮臣嚮聖甲利兵宿積陳廩猶以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二

為黜於志下有司飭學校褒予死節風示後世

豈以耆俊盈列侍臣為多令亡命俘虜玷維新

之化哉 皇帝幸哀憐臣毋血薰街而以授瘡

海衆魑魅無人之境臣若茹齋書上 高帝益

異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起居

母令天下謂我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大哭不

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上

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誓我哉縱

出塞追故元主於和林

逸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鉄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則高皇帝之謂哉贊曰王廷奄如帝宥弗剪彼其子心矢不可卷豈薄華風大鹵是腆抗心長揖匿跡賃春恩割僂體目無鉞胸矯如秋霜燁若天虹覽書者何惟明皇帝仁不奪軀義不奪志舍是後夫風我來裔贊文別見今錄於末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

伯顏子中者其先為西域人嘗從宦遊江西家焉而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教授而慷慨談兵饒技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吏民死子中獨身由間道走閩而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報元固熟子中名辭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肯計以友

定兵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釋子中遂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為傳致食而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庭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何妻子言哉出購鵠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稍解子中乃遁還里中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四

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布政使沈玄侗子中歸狀密言之上使使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喟大泣曰死晚矣乃以詔汚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藥死

逸史氏曰嗟夫介伯顏子中也其間關險阻躡而愈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父子中亦幾無日哉處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鵠竟示不臣忠之時也而諸薦紳先

生薄元虜謂亡所當殉於手虜不得君臣哉贊
曰元虐用民自絕上下天假魘魘汨此中土匪
乏勁師擁強首鼠亦有貞士膏領齊斧矯矯伯
賴儒跡攸奮豈厭原祿而強顏運毀質自藏底
保厥愠非跳龍汝王圖塞遠南顧吳墟大明
中天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親今是焉恤故
非使胡之蹕淫乃有碩德胡弗庸登寔流其魄
贊亦別見錄不此

又補史傳二臣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五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亡若福壽大夫矣而余
闕李謫輩則咸捐身而殉守海內稱焉是時
高皇帝兵南下金陵不街反刃致旌大夫豈非
風勵勞來之微哉屬天下垂定而所使使非招
察罕父子南諭陳友定咸被扞僇察罕殿據靡
隨振帝所登莫不得高枕始赫然因兵威赫
之然不得以寸削加撓廓友定則被執死耳竟
不得辱身而易志彼二三君子者起農賈奪所
樂而

東烏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縶刃非有武
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中原之疆去元
而復為元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
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睜視為陳張所為豈不
易易哉擴廓躋立間關百折而其趨友定驅妻
子訴首東市乃其喻於節明矣元史不為友定
立傳傳察罕亡及擴廓吾故為二臣傳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六

陳友定字安國世為福清人少從汀之清流遂
家焉友定始業農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
復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狗急行其志而已報
憚服之又樂也爭願為侵至正壬辰盜起海上
勢且及汀而汀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守友定
以鄉里弟子見緩頰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
寨巡檢從討延邵諸山寨賊平之遷清流簿
為清流令己亥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
克明冠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
其部衆克明獨身跳去遷行省參政辛丑克明
復來寇連戰敗之遷開省於汀州遷左丞

繼開節度平還行省平章政事悉有聞中
地勝兵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寇敗其師胡際
降明為明攻友定逆戰於錦江大破執
深閭所使大都道絕友定即歲時多遣貢船由
海道取登萊約以拾達三四元主嘉之下優詔
慰稱友定戊申明皇帝遣將軍胡廷美取我
建寧亡何將軍湯和以大兵逼延平兵垂發齋
書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寘酒中盟
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兵至夾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七
水而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聞
氣銳慎毋戰戰徒多殺吏士爾吾壙山而擊
舊犀器飽士為持父困之伺間以動眾曰吾
乘城守勦吏士日夜擊刀斗破甲偶立不得更
番休息愁甚而友定更疑蕭院判劉守仁有
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固十日
軍器局公昫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
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
陳德著等司公案書為計吾自死元開

執劔仰藥飲盡英輔與連營花赤白哈麻具服
非獨拜自經元文殊海牙等開門降兵入與友
定出門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
死并執送京師皇帝而賜諡曰元已亡若
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憊也友
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死我手遂併其子
棄市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
育於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後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八
沉勇而好義善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詔孫
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民李思齊結
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加詔察罕汝寧府達魯
花赤別將無所屬部下且數萬人轉戰至開中
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逆攻商
察罕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陝西行省右丞丁
賊賊於真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信
不教李喜入與元遂入鳳翔察罕擊破之復
則賊追公蜀成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

別部寨固亦復晉寧走王士誠遣關保擊賊於高平大敗之斬獲萬餘級懷慶路總管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師於盩子城殺伯帖木兒遂圍洛陽察罕登城責之乃退詔進行者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己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庚子詔平章字羅帖木兒守冀寧字羅遣保保等間道趨冀寧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兵自是與字羅惡相攻辛丑詔和解之各還鎮夏遣

全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九

擴廓餽糧二十萬石於京尋悉發兵鐵騎凡數十萬討山東賊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衛懷慶白馬水陸進秋七月平來昌道平冠州遣擴廓會虎林赤關保等兵由河東造浮橋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平田豐出戰大敗遂降遣為前導降棘州俞寶東昌王士誠揚誠併其兵攻孟都壬寅夏白氣起危宿掃太微垣占失良將孟都被圍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者陰通賊誘令午至營勞軍刺殺之叛入城事聞贈察罕

忠襄王謫獻武有司為立廟歲時祀弗絕而以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兵擴廓既已將大痛殲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田豐王士誠剖其心祭察罕墓遂賊率陳猷頭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平癸卯字羅將竹貞撻陝西遣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降字羅復來掠冀寧擴廓自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字羅犯關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取大同而字

全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

羅者為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遼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討先是字羅死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自立擴廓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敕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弼者故察罕行也耻為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關保竹貞貊高亦訓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制詔削擴廓削其官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擴廓持臣節不敢抗貊

高等前攻真定不克退而會明大軍逼河南
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賴高關保攻晉寧擴廓
與戰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如擴廓太傅
中書右丞相徵其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徐
達常遇春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自太原悉
兵來救其前萬騎壓明兵而陣甚銳達與遇
春合策夜掩襲擴廓倉卒得驛馬帳後走出塞
盡喪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匹山西地歸於
明已酉尋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率萬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一

騎掩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定次
日力戰至晡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馬駝
牛羊數十萬擴廓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火主
任以國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
聞大將軍敗歸又數年乃卒明皇帝有江東
時屢遣使者遺書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
亦不復顧明皇帝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宴諸
群將士曰諸君度誰為男子者曰常國公所將
卒不遇萬人以而橫行無留陣庶耳明皇帝曰

是遇春耶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
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

外史曰當察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江東僅有
濠耳李羅訐而察罕內顧是李羅代為江東間
也其破益都而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靡矣田
豐王士誠之剌行而擴廓悉力而僅勝是二人
代為江東間也夫既以誅李羅請內難而江東
之舉友誼滅九四而擴廓之力小弱矣太子乃
以欲速之私憾而分其將蓋退削者踰歲雖幸
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失是太子又自為
間也嗚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彊皆元為
之非元為之天為之哉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主

元遺諸臣紀

此則元遺臣之翼戴我

傳曰楚雖南討晉實用之夫興國之取亡國之
遺也勝棋之著敗棋之棄也元不能識援劉
意鞏固之下僚以隨我太祖雖欲不若
可得耶諸君子棄夷就夏滌垢向新或至恭謀
獻議文澤館史筆盛哉首陽之風遠矣彼受勝

國朝爵祿如危素輩又其下者武將則吳誅
烈不錄錄文臣。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改
文館學士。治書侍御史秦從龍未任翰林侍
講學士。張以寧王時刑部侍郎程儒漢學士承
旨詹同俱仍原職。羅復仁為勅文館學士。
總管府判劉基見前。李善為燕府紀善。戶
部尚書張昺改中書參政。山東行省左丞安
然樞密同知朱守仁改工部尚書。樞密同僉
李質改刑部尚書。禮部員外郎曾堅改本部
倉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十三

侍郎。主事蕭肅改工部侍郎。翰林編修宋
懣改承旨。答祿與權改侍講。國子助教王
傑改侍制。儒學提舉劉三吾改學士。

壬午二臣傳建文之避難高嶺者也

葉希賢陽人縣監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
建文主有直稱壬午俱文皇帝下京師兵
家公體道相失疑色死為任哭而身質寔不
後建文主出走衆姓者削其僧亡何至

卒乃歸又有錫匠者不知何姓氏毀形為
僑工往來隆安里元將狂以終人蓋言亦御史
希賢同出云

逸史氏曰偉哉諸賢手為建文君死也然所仇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 故

主回面而改嚮非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
衛志智衛身托方外之棄跡下可見 故主無

辱先人若葉生輩者足矣贊曰壬午之載 帝
倉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十四

驅於藩神龍潛值戰血在原先死則方東誼何
敦後生者君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徇所安不
見比干為奴則難

壬午諸臣贊有敘此建文臣之伏節軀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
自方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
禮部侍中黃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
倉庫公子寧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
侍郎陳公惟善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汪公

公奏刑部尚書南希係公奏刑部尚書
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遂州高公魏監
史盧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巖王公叔葉
衡府紀善修國史參和周公是修浙江提刑按
察使前右舍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
府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
知府莆田陳公彥回遼府左長史績溪程公通
太子太傅魏國徐公輝祖府左長史劉公環
御史臺左都御史真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深水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五

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陞吏部尚書富
平張公純皆殉命壬午炳琅著聲者也其它侍
從臺諫即署守令倍之夫鐵公馮未堅之版築
鼓不振之兵氣轉動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
誰能與之走有廢赫赫無不屈新為最矣希
以宋耗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繡粉
應難至於勁氣峻峭猶揭千古今有無助且
長新於承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諱文翁
公限諸丘奚減賈傳其德從容陳慨

不同要以剛志完骨生感無可讀者
公謝微肺腑堅此服朕非武寧開天之勛
孝厚坤之懿豈直金廈狴犴亦將參夷五宗矣
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龍靖之忠
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著張太宰少懼
於霆擊而終安於雖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慶
死之道乃其數績填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
瑋骨與亦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
佞既叙靖難之勛復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為優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六

則守死者為劣矣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
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首湯之墨允况今天
子昂命伊始褒詞煌煌舍後夫 寧誠忠臣
於板蕩哉是宜贊
其辭曰寶鼎告成珠璣就絡飛龍就見神此
曜波沸九海倚傾十嶽帝座雖新廟貌猶
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
靈筆在野玄黃亦遵匪惟後夫亦有頑民莫
匪臺 年厥身寸心未過五宗修塵桓桓鼎

高皇所器完瓊立堅鼓改為鏡大廈拉過木
馬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辟彼隕壁光完貌
碎希直儒雄先代是程翦過戎機鋪張治平絕
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詔滄海建標赤城景道矯
矯宣威渙池進秩春官貢清帝儀礎鏤鏤烹
骨芬肉飴子孝父忠哀下同辭有斐瀾伯公車
駿發街新蟬冕職通聖節飛檄逾琳投湘擬屈
臣操松筠閭儀霜月寒塞子寧著聲中外帥臣
失律以寵自解抗詞請執不愧司敗玉屑遺芬
金川表派英英卓公微奇履虎曲突能謀逆鱗
匪忤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云孔壬乃寔
愛汝復初長者獻替是勞御李與尸馮河殉要
大方佐秦毋忝祖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於赫
秋官有侯有暴暴司來訪以無事告侯禮
師無絕甬道斷舌餘聲扶心猶跳高既宏識
亦強辨賈傳請纓營生飛箭妖鵬垂高頭海
踐訪貌雖厯狗陰昌交叔英譜夷乃甘食薇
德烈是威果為非是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七

廟後瞰鍾陵良焚錢塘程劉豫華心無憂輔
不移亡母如元一宣猷股肱化美文翁割網果
卿鉞也告土自沈於裔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
淵循吏徇知酬宿彥孝純孝感親捐脰嗟此貞
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
來曷異竄迹文身不可過計皇皇魏公氣如長
虹委心王室削欵椒風環亦負奇出控藩
封從理入口皆以餓死武寧不沒文成有子終
有後先節無彼此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魁避
名文曲徵象憤擬佐員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
泯神王秦既受遺澄故家令削滌龜生除旦子
孟竄遠心通滿官移姓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
公為澳樂不可支銘續鷄峰衡樞鳳池曾是
沈天穆不施排心而謀竟以完歸在昔梁沅
所由宛轉於武朱優於丈士堅甲百萬角崩
精實是矜紳而不羨靡三靈効順九軌全
士飲泣諸人知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証耳有
碑誌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十八

以爵無極泊江揚波着陽歷色我作頌詩

明德

又壬午諸臣贊

即建文臣之伏節者俱著太別見今叙存贊跋

蓋高皇帝下金陵首詔旌予故御史太

夫福壽贈官賜祠春秋祭勿絕福壽為元潤

守死者也久之下吳先吳未有亡狀而將呂珍

陰歛實師是以得前既迎勞珍旋斬徇於市心

未嘗不德珍仇福壽也德以誅仇以封則豈且

違志反賞罰哉風於後可思已壬午難作士大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九

夫習熟上所指嚮而殉之中外將數百人坐株

累誣罔不可勝計新君叔父也廟社無廢祀

民吏無失業死之將得不過哉夫忘與過不與

不及子路之結纓也先軫狼曠之免胄也過也

以親於前角稽顙則豈啻憫然弟予豈忍好義

指之耶高堂宋皇帝有戰而得志怒無以責

搖尾求食從君赴敵未幾誅殺驅逐且以

成獄耳豈固可窺仰也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

太僕寺卿已錄而抗其志深悲為之歎

批已哉予因集編遺事稍去繁蕪人各為

最烈者上卷次者及舊稿者下卷諸將陣沒者

它俟別傳云

壬午諸臣紀

此則異載

文皇之孫

壬午之變方存孺鐵鉉諸君子熱我然論者多

以死事許齊黃而以不死罪楊解非也建文

文皇帝從子也非強敵世讐者比喪君有

君伊何殉之齊泰黃子澄其所密勿獻替之臣

為優削計者也降亦死不降亦死死耳楊解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

二君子秩甚微僅一審理待詔易處也委曲以

金其宗引避以全其志不亦快然幾中道哉乃

大用得亡過矣今錄其著者兵部尚書茹璠

戶部尚書王純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

夏原吉工部右侍郎黃福工部尚書嚴震直

部尚書古朴工部尚書鄭賜戶部尚書郁新

部左侍郎劉儒工部左侍郎張思恭禮部左侍郎

部左侍郎林學士董倫翰林學士王景侍讀

王陳治黃部郎胡廣翰林修撰楊榮中書

人王准待詔解縉書錄楊士奇已讀而後用者
本部右侍郎張顯宗大理寺卿薛昂

死事諸臣贊歷朝以來殉節王事之臣也

國家既定鼎首風予死事者後又置禮官按實
請著為令異時升帥從軍與奮前力死比比而
薦紳先生佐行間守土亦多慷慨激昂致其
節禮官稍失職徇執政奸惡其子弟門人故吏
非顯仕及饒裕者往往格不下咸憤惡罷去其
湮沒云而太史又失職代終大畧移禮官故蹟

余州史料 卷二八 前集 三十一
時或與身見相抵牾亦卒遷就志焉於乎所以
驅笑樞幹者既大戾後世又安徵哉予為此懼
竊有志孤陋鮮識也乃行求故家乘琬琰及問
父老錯考其略人贊之

國家有主牛變後向交南之役士未之役
南昌之役三 太宗平南交隸職方十二歲

再表其辭免障或征物故將二十萬諸轉
有勸辭於手豈直不償得哉其死者

唐烈中國儲蓄遺之虜自謂出望外主原
死若得若輩可矣予惜其不死諫死虜也寧
王倉卒起事不屈唯煙加奮唯遠宏以下則有
間矣崩角稽首何眾也於乎豈所以當於先
帝培植之意耶贊凡三卷首卷論其最著者
次後列為軍師死事則據見將贊中餘無考

開國功臣贊 有叙

夫天柱折則棟石之勲始昭地維崩而斷螯之
業斯偉姚姁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
焉然而澤有因漸崩惟戰戰夫使虜不發虜僅
淺放黜之化受卑殂落或衍微仲之仁宇宙自
如日月未改然猶謚為帝王禹甲今古而乘時
輔衛佐命之臣臣臣離亂次者獲龍愛逮伊德
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
百葉之遷麗運光有於再造競手如天湯年
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七稱大八雲

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七稱大八雲
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七稱大八雲

是後軍務漸弛之狀。據隨所清。如。飛在。御。前。不。後。此。則。軍。山。民。之。所。以。開。之。飛。在。御。前。無。衛。敵。毒。掃。軍。血。流。漂。此。則。開。之。民。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清。餉。餉。軍。行。無。之。飢。苦。與。章。衣。被。隨。散。此。則。李。韓。氏。之。所。以。勝。帝。業。也。推。測。象。緯。算。維。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品。鉉。之。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執。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指。顧。陸。相。降。超。灌。於。乎。盛。哉。余。以。余。州。史。料。卷。三。人。前。集。主。

是後軍務漸弛之狀。據隨所清。如。飛在。御。前。不。後。此。則。軍。山。民。之。所。以。開。之。飛。在。御。前。無。衛。敵。毒。掃。軍。血。流。漂。此。則。開。之。民。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清。餉。餉。軍。行。無。之。飢。苦。與。章。衣。被。隨。散。此。則。李。韓。氏。之。所。以。勝。帝。業。也。推。測。象。緯。算。維。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品。鉉。之。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執。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指。顧。陸。相。降。超。灌。於。乎。盛。哉。余。以。余。州。史。料。卷。三。人。前。集。主。

憲公瀛 翰林待制贈學士王忠文公禘 史中丞章公濫 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 藍公王 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 都督府僉事樂浪郡濮忠襄公真 贊曰九有 中推胡風代扇推衽滄天腥涎兇旬坤覆乾承 川凝嶽海末教陵夷衆雄髣髴三山鰲擎大陸 龍戰天篤 高皇神武丕憲靈蛟示符赤純 樓弁江介初啟神州攸奠紛梗削平游魂遠遣 重朗日月先驅虹電功超五始樂成九變桓桓 金州史料 卷二八 前集 王五
中山寔為帥首黃鉞載麾馳金壓紐批漢無堅 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爭厲壺草 慚後廟無移簾室不改節永綏 舊都啟我 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堂堂韓公國之老成 托契 藩幕遂冠時英肅規曹鼎是輝是馮開 物創典讞為法程惜哉就殂上應授宴孰是 終鑒厥初誠紆紆開阨有力如鼎豈不懷恩 主必歸殯誠誠若俯拾遺校矣撫廓旅軍余 師矣騰龍萬馬皆披滿額北填遂奪燕支

魁告殞百身易追英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 載知來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豫默 紆真秘揣敵陰符懸捷兵氣定鼎卜洛仰禪天 計相排雖切 主恩母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 行行文正受賜國門親則猶子地實維藩提衡 弱增抗閹鯨奔 真主剖符爰發后昆終言不 令國以永存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 武夙章作鎮於嚴寥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 吭北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開氏繫繫就降振 金州史料 卷二八 前集 三六
旅敷文禮讓輝煌烈烈寧河有燁其昉遇大則 勇無衡不先始畧江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陸 崙回霞中道奄淪入州流咭懿懿東甌龍潛誼 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 冠徽侯終膺九命陰諧 帝志釋兵休請幾失 彭英思賈鄧矯矯宋公玉立而武克紹哲尼 牙爪心腑宣力中原揚威大面脣連上公啟茅 殷土丈人之吉以忝征虜天愛西南乃生穎國 惟穎之雄開子是則喑鳴震盪兆衆辟易劍閣

中夷昆池永開碧鷄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
帝省其籍於燦黔寧咸均 皇胄豪鷲神啟機
權中秀王開師出葱嶺衡什移兵佐賴樹績留
後六詔稱一百蠻歸奏軍路馳編餘任何陋世
裔開府若若兩綬武莊長身頽色立鐵橫梁雄
呼濤偃山裂作鎮發邦襟控全浙峻猷垂念狂
刃中發兆應神光靈昭殄滅郎公宏畧飛舫大
江首定集慶如漢關中戰深陷敵矢義就終遙
封未享馳澤難弟鄱陽師軌日月虧蔽陸舟橫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

草昧王經蜂屯斥堠螳列餘皇森森江海載啟
大升康山之祀晉郎為烈捐胆敵舟橫戈握血
太平既原在侯就狗披襟蜩射罾賊霆震神翁
白首開關脚亂重腫槍購恩波渥潤簪纓降
汾陽之里陝公既錫管公疊起一呼隕敵 天
類為喜平遠敵寇探胡虎子匪藉椒房再膺彤
矢定遠駢蛇戎行高揭一騎衝颶雙刃環月迅
若流電搏如沒鵲南掃不毛叱逾窮髮隸賴佐
京名收九伐恂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碑書東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

觀昉啟 帝緝華裘女其料米鷄林波譽龍池
擅美天漿御調鑾驄噤止華川之彥時稱厥匹
雄博川淵天謨甲乙窮編奉使幽憂深室賈辨
未終郡烹永室鴻舊章公鷹揚其猷此髯戟張
稜稜紫眸再集鄉族遏德冠仇出入風裁三事
允修灼灼藍公雄威蹕蹕烈火騰崑嶺華吐萼
西極龜莎南收羗竿渾邪授首旌旗絕漠碣勒
推班侯封比霍廣洋幹敏 帝曰良哉三入中
書再長西臺拮据吏道控端時才貴極生驕功

成不賞崇庸懿烈實委重華曹如濮侯義不
君剝腸若飴不阻島氛陵廟秋日靈霜天雲翼
翼治賢真宰所私力佑元氣汛滌妖邪惟昔禹
功河洛瞻思嚮微管仲左衽其歸崇閔巨壑內
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太宗功臣贊有叙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 恭國公河間

張忠武王五 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

太子太師征虜大將軍洪國立公福 太子太

舟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十九

傳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烈王能 太子

少師贈少師恭國姚恭靖公廣孝 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遼國陳襄敏公亨 太保兼太子

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府事寧陽侯瀋國

武靖公懋 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

敬王晟 都指揮崇安譚忠節侯淵 都指揮

金鑄孫忠壯侯真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平侯普國李忠壯公遠 中軍都督府都督

武城侯瀋國王威驍公聰 前軍都督府

都督永順侯恭國徐忠烈公忠 後軍都督

左都督曹城侯恭國李剛毅公彬 征西前

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瀋國鄭忠毅公

亨 保定侯滕國孟忠勇公善 駙馬都尉

陽侯景國李恭敏公讓 駙馬都尉廣平侯

國表忠穆公容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

侯路國張忠毅公武 泰寧侯靖國陳忠襄公

珪 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鄭國薛忠武公

祿 平江伯陳恭襄侯璉 少師隆平侯鄭國

舟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十九

張襄僖公信 太子太傅征夷將軍安遠侯融

國抑襄愍公升 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

少師金忠襄公忠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贈

陸伯郭忠襄公實 中書少師尚書贈太師

忠定公義 平江伯陳恭襄侯璉 少師隆平侯鄭國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

兼忠襄公原寶 少傅師事都尚書贈太師

主贈太師楊文貞公忠 左春坊大學士翰林

院學士兼金鑄孫忠壯侯真 左春坊大學士翰林

午將相也。或策勛哉。或奏績。或開拓。或
有或創。邊疆。檉。檉。一時之盛哉。在陽有光。極
代匪易。參之中山。請合。即亦其亞也。他若曹。茲
之達。更奈李之先幾。雖亦乘。連。致。顯。則。還。庭。矣。
故不叙及。贊曰。於戲。嗣。皇。力。政。為。紀。叙。保
柱。迫。帝。遊。英。藩。俾。奮。幽。朝。甲。除。君。側。鉅
野。龍。戰。玄。黃。其。血。靡。靡。不。清。修。江。既。馬。爰。革。
大。君。廟。貌。無。易。改。紀。政。較。以。補。天。地。混。濛。再。開。
唯。我。介。子。雄。勇。冠。鮮。所。當。靡。敵。為。彰。為。憲。而。武。
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十一

成鎮遠四面入。猷出鈴兒方。牧宰安平武城信。
古兵將持重堅。忍受脅悍。仰謀弗獲。運駢首狂。
刃豐城永康收。勳累創並寄。留蓋就武安雲。
中之績。牧尚是準。洗洗保定危。身果殺易名斯。
允珪盟冊府。城陽埒恩奕。葉昌徽富陽。肺腑廣。
平僮之亦克。戎賤。個。個。陽武萬雉如虹。為國。
儲胥優優。平江萬艘如雲。為國。乳哺隆平內。
督為龜為著。皇省厥圖。安遠外推。為虎為豹。
在交之墟。忠。泰。帷。幄。實。贊。轉。餉。司馬司徒。白義。
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十一

士奇弼諧。青宮原吉。禪謨榮出。六奇毋若。緇
一言屹然。國樞吁彼五臣。偃風傾陽。取權
濟。林。林。群。彥。畫。笑。宣。力。以。輔。皇。帝。雖。績。於。家。
而。逆。是。取。峻。命。不。易。豐。亨。豫。所。威。靡。不。信。窮。髮。
遙。裔。皇。帝。殿。坐。麟。拔。首。耳。威。克。琛。贊。顧。成。之。
廟。上。為。太。宗。羣。辟。列。配。豈。伊。不。推。庸。於。
烈。考。龍。變。雲。會。我。陳。雅。詩。比。於。丹。青。燦。燦。萬。禩。
斯三大功臣贊有叙

當 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劉孫漢羅六

於上游南則狡周蓄謀於肘腋被輿圖而指
皇業僅一彈丸登鍾陵而眈四垂皆吾敵國天
眷有德俾丞相宣公信公輩諸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以為羽翰股肱然奔走寔繁而籌策猶
寔時則有若資善大夫護軍御史中丞弘文館
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括蒼劉文成公基
字伯溫首膺辟書遂泰大計 天顧南接黠倭
慶雲之祥 御座不拜遂輟龍鳳之號至於運
籌策授算遣將推步則周天掌上指搗則千
仞目目前語無不讐往鮮空還子房之在三傑獨
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慚鬼謀垂拜相而力
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
沒且八十載而為己已治極而疵孽牙其間逆
胡虜至獐盜蜩起當 六飛北狩之秋倡群小
南遷之議泥馬迫於汗鑪銅駝亦垂蒙棘物情
競變大事欲非特則司谷少保兵部尚書贈太
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字廷益入贊樞廷受知
黼黻出片言而析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鼎

全州史料

卷三八

前集

三

屹乎如山萬姓因之真枕乃若受服節鉞援甲
郊畿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
溫禺日逐之群既狶災而爭進忽狼戾而反犇
然後勵精卧薪開誠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
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故羅施羗方之域牂阿
夜郎之黎雖叛者九死而蕩平相屬戰龍甫戢
玄黃之血未乾飛羽尚寧赤白之囊自鮮身危
震 主禍發殺機長詭告逝毋忝廣陵之諱
恩綸繼褒獲返關西之獎所云功首豈云有畢
全州史料

卷三八

前集

三

清絕二百載之遺囑田寧特循寬十萬人之誅
夷或窮搖如紀明或持重如充國文武為憲勳
止有神夫誠意之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傅之
靖難則汾陽之勛也新建之戡亂則條侯之武
也然而皆刺以東西人也浙水秀薄山亦如之
其人儒雅外飭趨利畏事蓋自古然矣三公駿
發衿裾之末鶚擊文史之場吐風欲雪補天刊
地旂常日月帶礪山河不亦壯哉末冒爵焉得
而固之余小子叨列旬宣薄游吳會循覽佳話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五

有概於中因為之贊以昭其盛

其辭曰帝闢石門下為青田藏侔宛委產富胎
仙天目之山茗水出焉萃於臨安龍蟠鳳窩中
為禹穴萬靈攸旋深山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誠
意沈幾卓識通甲孤虛走離覆邇神謀鬼謀超
群絃跡鄱湖關龍波立天圻公出其奇以脫
龍厄飲漢沼吳收都蕩碩濯沐三靈股掌八極
孤誠自信陰邪從匿褰褊肅懸盡瘁旬宣綏晉
及周十有八年晚贊中樞力折群奸屹如砥柱

以真播遷折筭旬奴飛檄黎黎黃屋長專紫蓋
不遷文武言甫萬邦為憲導背背帽匪降自天
百身曷贖九有稱冤赫赫新建秉此懿德古訓
是式式是百辟 王命作牧爰靖南國漢池若
沈崇山遥望漳起豫章親觀洛宅公興義師搗
其肘腋日月簸蕩湖波腥赤獻俘 廟社書勛
冊帛凡我三賢起自書生師望鷹揚風后徂征
瞬謂導祖乃有奇兵開儀混元浴濯滄溟勝由
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浙敬聆德聲詮管作頌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八 前集 三六

敢告同盟

嘉靖以來首輔摠論

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
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
右貂蟻之衣若鵲結矣不有處者誰與稱終嘉
靖之初收換為革 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運
事君不可則止則免典紀皆底幾是二人者
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
初節內勁於淮倖而外僻於奸藩不亦微歟

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為調劑然再躋
 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
 吏之畧而無格心之本押閭操舍此將道也而
 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遵會
 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
 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正伯仲之
 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偏下東
 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
 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即不有孽子寧毋
 余州吳料卷二十八 論集 五七
 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為秦
 楚徐高張申之所由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
 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唯其小用權術收
 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
 救時相也拱剛愎強快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
 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初特天
 下器滿為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
 顧寒暑後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
 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二十九 名媛續紀上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儼表彙次

續紀敘按所紀皆閭外軼也

夫士被替筆雍容理朝華貴化象職也乃使之握符制閫舉宗杜寄騎則調弓而先惟則執檄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聞於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蓋無之矣 高皇帝混謐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

拿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計之任專寄弁帥其勢甚重幾不反

仁

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職撫安民伍督察奸獎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權更大生殺爵黜入軍不常置事安即已成化間採陶魯議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掠吏民 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歲也西北之氓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

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猶烈烈如言甫蓋勳也禁乎束手待虜飽不敵擊既出塞取被掠跳者儻敵微功賞幸未誅免之旋以他事用翟鵬奏徵兵遽下獄死甚者或不勝慄銳喜進之念欲建無前之大舉未覩要害指授兵未出而兩鎮領兵悉夫豈勢時之不易將收剔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憲近而先猷已矣已矣馮唐撫解之對誰則嗣哉愚也借取劉誠意基而下若章聘公

拿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二

溢千肅愍譙羅中丞通王荏殺竑韓襄殺雍項襄殺忠余肅敏子俊馬端肅文升王新建守仁胡端敏世寧李康惠亦勛諸君子者志之之而六也誠與才合謀必忠運斯為駁猷不愧國器滿然而壯舉余為義奮躍而六里非不知其蹇之為累而千里之為重故也乃復採秦隴公善長而下若姚汝即廣濟楊文敏榮王靖遠驍侯必同焉繼揚興濟善徐武功有貞平威寧越陳友司馬然楊文襄王恭襄陸大震

完彭襄毅澤馬中丞吳陶方伯魯王康毅憲
災襄龍劉在襄矢和位大司馬文定陳中丞
諸公志之嫩惡難借功行聯達

觀者得其巨
平視可畏也

劉基傳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諸
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
於書鮮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
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頗抑豪貴武斷
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

弁州史料

卷三九

詩集

三

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
考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
下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日縱酒呼
博為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映道岸諸從從者皆驚曰慶雲賦詩基益持
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
於東南我豈不夷也泰大駭昨舌則稍稍避去
歸還歸隱於澤無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其
人輒嘆曰氣武備傳也不下將有事幸自愛

客落小盜手而會方國珍起海上掠郡邑麾下
至數萬太師復基浙東元帥都事討擒至則
冠帥城慶元繕甲勒兵稍前迫國珍國珍逆勢
不抗乃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
國珍授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
益長賊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
賂大怒基謂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
紹興路大憤激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
性等力阻之得不死賊尋益蔓起不可制行省

弁州史料

卷三九

詩集

四

檄基以都事募兵勦捕山澤畧平進樞密經歷
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上基前後功於朝猶
以國珍故不錄左授總管判基即日棄官隱青
田山中聞黨避亂者多依之著郁離子傲戰國
不語兵事云基曰高皇帝既已鄉金陵遣兵
下益華諸郡走使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
曰吾猶游西湖指且云云者此公也東身與
僧抵金陵上時珍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侍
帷幄陳良諫舉國入寇勢張甚或謀以鍾山石

金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五

韓輿據之基獨張月表上召入內請
韓輿至基始曰朱斬主降及奔鍾山者
適言上曰先生計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
之之上曰善勒水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
破逐北斬溺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貲賞基基不
受上故遣奉小明王其誡中書省虛御座請
上行慶祝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
走見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因遂定進
取計督馮勝攻某城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
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兵有
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黑雲漸漸回與青
雲接者賊歸也即衝校逆擊之可盡擒也眾莫
信夜半見雲起如所指校從擊取其城上益
神基言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款請有
禁止上曰難之基後復睡胡床上悟即如
廷瑞降先是基夜每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
基括蒼遣衢州定金華苗軍亂上時時手書
親問計基條答應合不棄發軍召入朝至建

金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六

德帥李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奪
欲戰基固止曰不出三日賊走矣三日基登城
望顧其下曰賊走急追勿失衆見其壁旗鼓嚴
如故疑未發謀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帥
上見基復來大喜賜坐上乃有事吳楚謀
所先皆以吳地饒易取楚強少後基曰先吳易
邪士誠守土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迴心無日
忘我宜先上曰善微先生言吾不後忘漢會
友諒復攻洪都上往救之以舟師大戰彭蠡
湖未決上時意惴甚基密請移軍湖口以金
木日決勝已陳氏果滅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
衣推上過別舟太呼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
舟糜於砲御坐委頓於水不採歸拜太史令
自是益親多屏人語無知者日中有黑子基奏
東南失大將俄胡深敗沒報至上方欲刑人
基適入見問何為上曰吾夢刑人首屬於土
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血傳土得土得
衆象也三日報且至上為留待三日海寧降

上喜悉付基令縱之衆叩首謝曰公生我公生我而丞相李善長嘗得罪上憲使凌悅因彈之基從容爲上言李舊勲且能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先生者爲游說免耶即罷李吾之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安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即所見無過李者陛下柰何易之上乃止洪武元年上南郊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進拜御史中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邑稅糧比宋制畝加五合具

分州史料

卷二十九

論集

七

上特爲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世念伯溫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居守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當死基奏按之善長爲彬解不聽奏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恚恨以他事訴於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陸辭謂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慮獨王保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爲邊郡患焉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敘勲伐召基同盟勲賜資賞甚厚追封及

三代丞相善長罷次當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中憲惟卿不愛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坐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棉淺殆甚憲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憤將債轅破犂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嚮已言之臣疾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爲之怨孤大恩後憲敗上卒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慶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已老山中而信使往來不絕所問必悉心對既括間有隙地曰溪洋復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爲賊黨盜盜淵藪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盜黨桀抗不服入海基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舊怨素嫌欲得溪洋地不遂爲此計上雖不以此罪基亦頗爲動於是基入朝見上上不

分州史料

卷二十九

論集

八

覺留中積如卷石白於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少爲文勅基馳驛歸歸一月卒年六十七

五遺命焚屍揚灰無得葬所冒天官書進天
朝十二人璉為江西參政卒官 今皇帝興
繼絕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謚文忠錄其後為
意伯

逸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言劉誠意事奇怪
甚不錄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馬既成讀
而歎曰天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
相用則角也夫角曷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
用罷迺歸我 太祖是元遺 太祖以誠

金州史料

卷二九

前集

九

意不使角而使為用也嗚呼巧哉或誠意類
侯其籌策縱橫無愧焉至出處大節遠矣

章溢傳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季斬盜大寇龍泉得溢
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見勿不足殺願殺我賊
方懸募購溢大喜為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
為白計安出為賊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
磔脅欲以威降溢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
後棄尸於歸墓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又從

劉將石林宜孫討諸賊俱有功符省以便
遷溢於都元帥宋受溢接盜衆來易平又
司事者散兵匿匡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定

金陵制詔求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為天下屈先
生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
一之臣不佞他亡所復知 上悅拜命營田司
事行課兩淮墾田及租稅改命按察司浙東處
中深伐温 詔溢還守處供軍餉亡匱民忘其
温温下溢移鎮湖廣請分兵駐荆襄列斥堠置

金州史料

卷二九

前集

十

也田因饑食蔡鄧未許會處帥伐間敗殺浙諸
郡大震 詔溢以按察副使鎮處溢辭副使馳
詣郡則奸民亡賴肆劫掠聚山谷不下溢為榜
招諭之爭就撫溢為誅其帥而籍餘衆為兵青
田叛與范參政合寇慶元龍泉將處兵悉發
浦城溢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衛所從里中
擒要害列木柵相救賊俱遁去浦城成告糧
語處轉饋溢以道險乏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
請給官而均給之食果足温之蕞陽叛處險

徽遮往來商旅又時輕兵剽隣邑溢遵子存道
破斬之造海舟籍漁戶精銳者得舟帥千人使
千戶任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仲欽兵搏
未決而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何世
明擊賊平之入朝上勞苦溢因屏人議伐闔
閩對曰聞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
瑞自江西來舉閩固易然閩人服李文忠甚今
鎮海城固建寧取道也上曰善詔文忠別
出兵繇建寧閩果下先是溫別將黃宗雲成景
余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二
達之附于官仍故將軍守土溫失利輒叛去後
降溢請斬宗等以徇召拜御史中丞尋兼大
子贊善大夫而存道率鄉兵萬五千從入閩閩
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耳
始許以閩事人歸農而復調之非信也上色
變溢繼旦旋固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坏奸
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
先生先生其為朕一行溢既歸毋卒上遣祭
仍趣籍兵使存道得見上溢竟以勞毀得疾

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
逸史氏曰高皇帝定金陵即使使以禮聘
劉基宋濂葉琛及溫溢以續貴基以謀用濂以
文顯琛以節著嗚呼漢屈群策於斯為盛哉
李善長傳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匿東山中善長慷慨好
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高帝兵自濠
如定遠善長杖馬蕪道謁一見語通夕高
帝喜刻燭恐旦也留掌書記得豫秘較調發饋
餉甚親信高帝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
逐元鹿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
信持續左右謀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
其毀而解其信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勝
而除陽王自酒還欲召善長宣麾下善長泣見
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況爾
帝親擊鷄龍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
高帝問亟還救善長已死

擊大破之走之矣。上東欲渡江，善長曰：「我衆且數萬，而糧少，渡江須舟楫，請少俟，而水寨俞通海軍降，善長從之。」帝曰：「可矣。」遂渡，取建業諸郡奉高帝為吳國公，置江南中書省，授善長參議，尋兼大都督府司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寧國諸郡，善長主軍餉，供億亡闕。帝討婺州，又討洪都，授安豐、角、漢主彭蠡殄之，蹙其孽武昌，俱善長留守。鎮靜肅民，忘帥遷，參知政事奉吳國公為吳王。進善長右相，國討張士誠。

弇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三

鎮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將軍既北，取中原。帝幸汴，善長復留守，得顯生殺封拜焉。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平中原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墾，又請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構聖書符咒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惡右丞相汪廣洋位其上，撫廣洋事，聞善長怒，論憲死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戮。賜文綺帛百疋。

弇州史料

卷十九

前集

四

先發善長為國首輔負太學當新上為善長
與食語舊事甚悉雪涕顧群臣曰吾初見太
師長吾十四歲而謀計多合不棄累功至窮顯
吾女女太師子謝諸君為我曲宥太師又數載
復命理御史臺事河南水發廩賑恤還列勛臣
榜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變占大臣
災上既以前事疑善長而言者究其意適自殺
天下冤之

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
李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五

長悶悶寡稱乃功賞更絕何哉抑善長從起義
早夫足饋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而人晦
父善長顯鄰侯不終徐達顯淮陰侯終豈幸不
壽之間耶適其處勛名之際遠矣

姚廣孝傳

廣孝初名道衍與父也少稅髮為僧廣孝
其業廣儒書與兵法術家言而文多陰謀
欲事去之為城觀元僧被金紫從車騎
都散日換戲此何假諸生為得如是是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擇高僧十人
有廣孝與焉廣孝規知一燕王有天子氣陳有
可願得從 燕邸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王
年也 高帝崩 建文君即大位 諸王視
建文叔父行又擁強兵鎮雄郡幕布指列相習
為驕縱不奉法 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
執 伊 周 齊 谷削爵為庶人 湘獻王

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一日問廣孝曰
若能卜乎廣孝曰能 大王卜天子耶 燕王
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六

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 大王幸
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 主上猜間
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內首隸士伍蓋五王矣
雖未及燕燕可觀幸免耶 大王 先帝所最
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忌也
燕王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
果為雄藩屬郡之材官良家子較甲可三
萬果為五年 大王之護衛精兵拔石超頭
又為下之萬鼓行定山東畧淮南此勢若

建親而下誰為抗禦 大正即不南幾或先發
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竊謂 大王卜
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
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 大王問為誰曰與珙
曰汝與珙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
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則悉屏左
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珙臣遊燕市
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以 大王故

余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七

大王幸毋忘臣珙 燕王益大悅為造戈甲潛
勒東部士焉 建文君切責使且至 燕王問
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
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遂
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道張王朱能勒
衛攻起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顧
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
燕王南下徂 太子守北平廣孝輔焉李景隆
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計却之

燕王既已定京師燔 建文君稱尊號首欲封
廣孝固辭為留髮 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
拜僧錄左善世 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
宮殿楣柱甍甍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
一日 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
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
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
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輒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

余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八

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其為人隱君子也居委巷
不妄出入至吳欲就見之三不可迺屏騎從徒
步造叩門賓不應遙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
其姊姊亦揮出之熱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
耳廣孝益不自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
國公諡恭靖配享 太宗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
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

蓋愧其姊矣

楊榮傳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為

文淵閣大學士贊機務諸預者七人上獨心

親榮榮才敏熟於邊事亦為叩竭無留隱上

三討北虜入沙漠榮皆從得侍調發區畫之計

甘肅總兵何福招虜脫脫不花降榮往與福計

部分虜設衛給耕餉奏還稱上意獨福卒代

將者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燐赤斤蒙

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九

古衛為邊患有詔陝西帥豐城侯李彬計之

榮至軍計事還奏餉道遠遼塞士馬疲困不可

用而老的罕實畏罪逃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

罕請降最後上北討還次榆林川得疾崩軍

尚未入塞洵洵恐變起榮秘不發喪從官上食

起居可事如常儀而身與一二謹豎視沐浴襲

與飯含棺歛如常禮乃身入報皇太子太子

既即位累進榮至少傅少師榮與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同輔政至軍旅悉以諮榮云後漢王反

遠近大震榮首勸上親征漢遂平而時有方

賓者杭人

文皇帝為兵部尚書兩從

上機宜進止填集剖決如流最後上春秋高

復議窮追虜乃詭言兵少儲峙不足上怒切

責自縊死

逸史氏曰榮為相以才敏見知上當大繁未

決者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強弱然

於禮樂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

之捷臣也

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十

王驥傳

王驥字尚德宣寧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

給事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焉

擢兵部侍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朵兒只怕入

陝西諸郡殺掠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帝下群臣議當視師任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

諸將問曰先年兒海之役誰為退縮者衆對曰

都指揮安敬即顧左右牽敬出斬之因誓於師

曰若等亡懼敵亡棄將不問命有如敬師大恐

懷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陳法遂破別部把禿李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事阿台諜知復入寇上勅驥乘傳往驤勒大將蔣貴為前鋒將精騎深入驤從後掎角虜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卿麓川宣慰思任蒞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官者王振方用事慄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蔣貴征蠻將軍驤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有司

餘州史料

卷五元

前集

王

計儲餉期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蝶繡緋袍一驥至謀於貴以冬十月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擁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級積骸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又遣兵捕斬維摩州蠻韋郎等捷聞召還大犒宴奉天門上為主席馬針特進柱國靖遠伯蔣亦進封定西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覲故地上面諭驥及貴曰重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破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加

標前驤驥已再往殺賊情平勸人養民後者半終不得思任發而我出馬物故亦樂財儲團是役也寔主本張本宗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時蒙越大猖獗驤充平蠻將軍總師剋平之復增祿如前改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英宗復辟驤與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瑞嗣

逸史氏曰

高皇既定天下有武約曰文臣

非汗馬勞無得封公侯伯七八十年封者僅數

餘州史料

卷五元

前集

三

人至於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何以封哉

侯璉傳

侯璉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遂連舉進士為行營使雲貴諸省定主師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璉使雲貴時關門甚低隘先驅者謂璉之蓋裏欲還抵我故璉不可曰此中國諸將之計也當益戰以辱使人請返交趾為折關之計璉曰此當益戰以辱使人請返交趾為折關之計

金州史料

卷三十九

前集

三

累遷至南京刑部尚書
楊善傳
楊善者北平人 建文君來諄 燕王發兵
攻大寧而李景隆悉衆圍北平 燕世子拒之
善時起書生從登陣晝夜凡數平接有功 燕
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時僅二十餘稍稍遷
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權畧能辨文貌
偉哲奏對明朗 上自屬之 太宗皇帝崩
歷 仁宣英諸帝至都察院左都御史還掌鴻
臚寺 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
數使來邀金帛請歸中外洵尚未決 嗣主意
不在迎善獨奮謂衆曰諸君富貴負 上皇耶
當不令楊善獨生乃請行 詔許之即日騎北
馳抵穹廬也先給言獵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
者逆伴於帳中圖本自向土木圖漢兵三州
脫甲走不卒抗何善曰京兵故熟工技及雍容
衛 主上儀且來以戰也特啖虜使飽耳今
上英武加意此諸以兵事諫即下手書褒行

論當否或謂虜善縱騎越山嶺宜計出入道布
雖雖馬足蹶又火砲所發大石一傷入重而寡
宜碎石斗許亂發之甚衆許之又謂南中毒藥
傳鏃末中人血濡縷立死選善射百金三十萬
人悉習教戰諸材官蒼頭異軍特起情置之耳
何故置之曰天子念南北元元無罪許爾和
得不置且使爾不可迺畢吏士技也次日也先
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國和好又何故辱
我使臣臧我馬價所遺帛足裁損半我是以南
并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三五

為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剝削心首呼號痛迫上
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違致禍哉也先色動
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上皇帝歲得
金帛自富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當令汝
見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還善
曰我豈少金帛特謂汝尚義重然諾不好利徒
手還一天子修史當脩書之萬萬世不朽也
先大咲曰者者次日遂引以見上皇設宴為
上皇祖道也先自彈琵琶起舞而善益侍立
并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三六

恭謹不懈也先額上請都御史坐善曰雖草
野敢失君臣禮也先嚙指噴噴嘆不置遂遣騎
送 上皇回父之加善太子太保 上皇在南
城 景帝父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史
徐有貞謀約兵啓南城鑰迎 上皇即位封善
興濟伯兼禮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
文臣卒仍故封進俸謚忠敬

王竑傳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倮儻有智力舉進

士為給事中暨人振謗 肅皇帝北征陷虜

振故橫積貲產萬萬二孽第繇振官指揮使群

臣憤伏闕請監國 郕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指

揮馬順者振黨也論座衆且退竑直前捍牒批

頰詈曰順奸臣為振傾官何不與乎衆爭拳蹴

順血肉零亂死 郕王乃從 詔籍振家誅其

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寇圍 京師

詔竑別將當虜探甲令於軍軍嚴不蓄虜望見

走進僉都御史總漕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

余州吳料 卷三十九 前集 三七

而以狀聞迺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

姓勿劾而 肅皇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

上 帝曰此不請我弟藉振者耶削秩流江夏

肅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史竑賢不宜棄

召拜兵部尚書時南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

雍有文武才宜師討成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

竑曰 天子方棄復即瑜疑雍罪不當乃竑不

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

忤乞歸二十載乃卒

于謙傳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其先世仕元為浙江宣慰

使請老錢塘遂世為錢塘人謙幼穎敏有大志

弱冠舉進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搢

離不問戚貴中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

身貌白皙如冠王每奏對聲朗朗徹衍陛間

宣皇帝固目屬之從 上下武定繫漢庶人

命謙廷數其罪益稱 肯河南山西地相絡民

饑多盜議得大臣鎮撫之 上曰是故數漢庶

人罪者御史大佳擢謙兵部右侍郎謙額廷微

職大位懼無以報 上德意抵鎮晝夜經畫課

耕緩箕歛暇完繕城堡練車騎預蓄草為堰河

得亡決行按大同據將仕私匿屯地還官滿九

載轉左侍郎地故有賄者及磨茹先任者至

謙舉必置罪為當謙除職事袖手往無所望

初賊曹真泉兵前後在鎮十八年當轉者數矣

他御史或貌類謙以事忤中貴入振振時柄

重記其金龜謙薦參政孫原次王來自代振不

詔以譚壇求代左遷大理少卿會譚持父喪歸
於是吏民數千公詣闕上書請留譚亦語
復撫故地尋入為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
郡殺掠萬餘人王振說 睿皇帝親征譚與
尚書鄭瑄請遣將行不報已巳八月望我師駐
狼山土木虜奄至師大潰 睿皇帝陷於虜
報至 京師大震 帝弟 郕王以 皇太后
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論王振喪師
辱國狀當籍 王未許衆怒亂捶死錦衣指揮

金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九

馬順及二內侍 王大懼欲退譚直上攬 王
衣曰止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心
為社稷耳無他 王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鑑
籍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譚後徐徐行衣盡裂吏
部尚書王直執譚手嘆曰吾嚮者固易公即百
生直今日奈何下 郕王既即位進譚尚書太監
呂寧故胡種士亦敗降也先因為用鄉導挾
睿皇帝趨紫荆將還驛我三輔 京師戒嚴
金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九

京師天示本即平論 皇上不幸
宗廟震懷百官萬姓驚憤倉儲告乏申國
感奈何棄之且宋南渡可監也理妄言當斬
上迺從守議拜謙總督內外諸軍理始恨不敢
言通州糧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為
虜有譚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
一二日而盡奏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 宮闕
守九門簡給事中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
營城外及闔門泣誓將士皆感奮項之虜至萬

金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九

騎前突我堅壁不為動虜不得志稍稍引避去
相持凡六七日虜疲且退譚與武清伯亨謀譚
知 睿皇帝移他所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
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夜遁遺兵尾出塞
敗擊論功少保固辭不許客有誦譚功者譚
曰四郊多虞卿太夫耻之今但不城下盟何
明年 睿皇帝還京上 尊號太上皇居
城侍御服飾倫甚 太上以是不能無望焉
金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九

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為奏二吏從旁錄錄常不及經畧悉懸合機宜所嚮有功上亦雅信謙待殊禮賞賚不貲謙卧病宿朝房上使二大瑞更往視謙服御簡朴歎息因以聞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菜醢畢脩謙病瘼大醫令言非得竹瀝不可上為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謙為兵部八年又兼總營務廼上言兵冗不精練遇敵輒退避是以有土木之伎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

余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十一

生耶彼不論事無有直死哉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有貞即理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上廼決謙文悉斬東市家屬咸邊徼謙死籍其骸無餘貲產蕭然僅史藉耳而正室鑄鎗甚固中頗多寶衣珍寶劍器皆上賜也

睿皇帝崩

憲宗立雪謙寃復爵赦其家成

者子冕為府軍千戶至

孝宗朝冕已易文

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幸蒙

先帝昭雪未

有贈諡敢昧死請

詔諡肅愍贈太傅立廟其

前集

三十二

地子孫世為千戶勿絕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畧曰虜時擁

英宗諭下大同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已有君矣即他處無不然者嗚

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歟謙死後田畯

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漁獵

而大梁人為立祠祠之當時同與難者王文然

文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首功今無後天

所以報之何薄哉

徐有貞傳

徐有貞初名理字元玉吳人也穎敏善記目過
即不忘年十三謁國子祭酒胡儼儼時自矜重
稱疾憑几見試理詩即起循床行大詭賞曰子
自愛他日國器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
編修理意不在文字間思以功名顯九天官禮
樂兵法刑律至巫卜醫藥小技無弗習者進侍
講時 英宗皇帝北征陷於虜虜將入寇掠
畿甸勢甚張大 景皇帝以 郕王監國有
余州史料 卷五九 前集 三五
薦理者遣大璫金英問計理言天象有變惟南
遷國可保英不然理刺刺泣且語英叱出之會
兵部尚書于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尋行
監察御史募兵彰德時就募者多罪流亡命及
太行山群盜囂悍難戢理以恩威蓄理之漸馴
擾可用虜退歸為日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理
自負才地當參大政 景帝頗亦燭其奸每
與薦輒曰此為南遷計者耶已之理因改名有
貞河決拜右僉都御史督卒七萬往治有貞至

因乘舟探水原下鐵柱實土石廼作大堰分建
渠閘數十有功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
不豫 英宗為太上皇帝居南城衆心未厭
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張賜皆一時幸功者就
有貞謀復辟有貞大言曰公等知乾象耶機不
可失遂約亨等收諸門鑰約兵數千人薄南城
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殂次日進
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王文于謙陳循等
於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罪已功亦恥遂悉
誣以迎立外藩死成有差封有貞特進柱國武
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有貞既以僥倖得 君
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傲一時大璫曹
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 上方寵有貞莫乘也
會 止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約小豎伏座側
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 上曰
士與有貞言某某 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
曰臣安從知第恐其言不實耳 上由是疑有
貞多與 御史 多與 御史

田土橫甚雲思所以保全者 上初是其言吉
祥亨泣訴 上曰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
微 上恩臣藥肉銀狗豕矣 上志甚下有貞
于獄天大風雨拔木川巷乃出有貞廣西參政
累官為飛語中者 詔從道速捕欲益拷問頗
疑將置大辟復風雨震破承天門聲徹 後官
上大怒勒赦之流金齒有貞初遇其僧受曆利
支天法奉斗母至是衆以為奇術驗云在金齒
八年 英宗崩 憲宗立大赦歸尋 賜

金齒史記 卷五

前集

三五

冠服間佳父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笑
其治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說抑何舛錯懦弱
也為相日裁冒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屠
剪勲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
有貞之謂乎

羅通傳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
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 旨未發

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不
舉明約東中朝士憚往 上於是詔御史于三
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
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
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
不奉 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
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太發兵八
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
使至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

金齒史記 卷五

前集

三六

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

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 帝怒收成山

廢皇帝北陷虜虜日近 詔群臣舉將思有以

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

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

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

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 京師道關夜遣裨

將告通通伏劍厲聲曰若欲保 京師耶保一

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

以狗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為水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速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存清化得異人授以避甲諸書習之精重讀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韓雍項忠傳

韓雍字永熙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三

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陽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過哭吾兒也於是純坐極刑雍疑之縱跡得磨兒純始自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父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遺類楊寧見雍輒

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焉雍時未三十時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伐平市價慰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恃雍少安英宗

復辟下陳循獄成之雍坐是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都御史協

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適獨心

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三八

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諭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扼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令以二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為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時北方之重還晉兵部侍郎英宗皇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

政雅為參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
解高潮賦詩自娛且適也 純皇帝初兩廣

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
廣土漢兵討之兵部高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
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為者雍舊有過請置
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
理軍務雍即日拜 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
感賊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
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

兼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三九

奇者二廣地鮮完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
先肅其本適分兵以擾末分兵勢窮趨末難責
我全師至彼漸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
寇常山蛇首尾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
萬人指掌入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
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德雍於是督大兵分
進進擊賊剋備仁荔 藤道有儒生里
老數十百人跪捧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

援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錄
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

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挾中利刃出刃知
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
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忠力拒不支遂
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賞雍功 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
御史 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
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

兼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四

不無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 命雍總督軍
務撫鎮而下底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
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
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
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
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幅以故御史言事
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 英
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為尚書刑部郎從 英
宗北狩陷虜自拔師步走聞道七晝夜抵宣府

足陷戛黎百數不覺也歸復為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起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固原土達滿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衆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詔忠以都御史率師討之忠至自師往還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兔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戶陣稍定賊屈會星李台斗中外洵洵忠堅不為動曰賊無援又食匱堅守可破也兵部議益師忠力止之於是絕堅壁不復戰而持賊且奔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四一

羅之廣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契八十餘遇卒具謚襄毅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通之近惟故弗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踞據無敢窺獨雍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陶魯傳

奔州史料

卷三九

前集

四二

陶魯字自強潯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八曾監魯捕馬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疑王者二司長史見長跪白奪情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騰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為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

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武者得二

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四三

百五十八人曰未也請後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關不顯語有恙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也魯雖才非韓雍
失魯後之大將其無忽哉

龔州史料

卷二十九

前集

四三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三十名卿續記

卿邦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余子俊馬文升傳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應戶曹郎有才權知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師三司萃焉又孔道號繁劇他守往來滿乞代至子俊始饒不為城水饑民食多病乃開新渠道河水今號余公渠復轉瀉斥鹵得腴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

弇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乙

滿四反大發兵討之供餉百億恃以不匱遽右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畫延綏久策上言三邊為延慶為寧夏為甘肅延慶故內地也高帝時遣將斥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正統初稍渡殺掠吏士厄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衆竄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草蓄牧入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置守反在外臣以為諸邊界空處築城以次立砦石堡地多高山斗崖因形勢下厚者剗削稍衍者累築礮

壘延引相接制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

砦西距寧夏花馬池延蔓二千里每二三里起

對角敵堦累累不絕空處牆築如月狀以偵敵

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者十

五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種

園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

隱然號西北重鎮焉移填陝召入為戶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

弇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二

殺傷已乃列上利害請築牆如延綏事業行矣

會忌者設語撼尋止還理部事加太子太保卒

代子俊為尚書者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人也生而頌長身英偉可畏

既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按晉楚有聲權福建接

察使再擢大理寺卿未赴母喪歸固原土夷滿

四者亡命據石城亂大兵數討之俱敗詔奪

喪拜文升右副都御史會都御史項忠悉發

京邊兵攻圍石城兩月乃捷之獲滿四及男婦

二千六百人斬首虜七千六百級捷聞進左副都御史留撫陝西漢中賊李鬍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各因亂鵠起剽焚邑肆殺吏民勢張甚文升前後悉授算裨將其某平之虜守入臨冀文升自帥兵追至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因陳禦邊三策及時政 命節制三邊諸軍虜復大入肅州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按伏虜至伏發大破之斬獲驍騎二百築東觀名嶺曰得勝坡勒石紀績還為兵部右侍郎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出備遼東虜圍五花八陣營上之遷左侍郎食二品祿建州女直叛撫臣陳鉞者掩進貢夷殺之以功上夷懼盡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年少喜亂遷文升與偕行勘文升不應馳傳先至諭黑鎖威諸部比直至已解散無所獲恨之構文升下獄論戍後召還為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漕運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為左都御史復兵部尚書先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為忠順王 子金鉞

令喉領諸番譯往來諸部脫脫傳至于李羅帖木兒死無後王母理國事斬弱而與土魯番怨其王鎖擅阿力來襲執王母及金印去族部俱逃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前逗遛不敢進而番漸益易中國久之納王母甥罕慎為王入哈密而鎖擅阿力已死子阿黑麻復襲執罕慎去詔切責迺始以金印城池來歸且言罕慎平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罕羅帖木兒從子陝巴代亡何阿黑麻復執陝巴遣將牙蘭卒數百騎伐之文升奏竄其貢使遣都御史許進副總兵彭清猷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蘭遁捕首虜僅六十餘土魯番大震迺奏還貢使副以幣綵賁阿黑麻還陝巴仍王哈密拔三種都督焉亦虎仙等佐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絲果糧餉足自是甘肅以安漸垂廿載文升為兵部最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太師卒逸史氏曰子俊無首功然脩築之利至於今言守者祖焉末升規模宏密亦一時之良本兵也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四

雖然言聽而任一厚賞而薄誅其所遇則亦異

王越傳

王越字世昌大名濟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進士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際頃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為言於上得給恩舉試衆固已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間奏對徹聲楠陛間上為傾聽起拜山東按察使

肅皇帝末年巡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不稱旨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五

意在越召至京廷見上目送之曰此為

御史侍吾者耶爽俊將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

為副都御史代馬越至鎮屬虜退策于備修廢

振墮為一時邊郡之冠以疾告歸 憲宗初

召理都察院事尋督兵出延綏獲胡別部于崖

黑川斬捕首虜百餘又獲之未黃草梁東西路

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進左都御史賜

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列卒置戍防虜

路水入而以其羸時力耕墾築城堡至後虜渡

河敗我師遂往不復去而地絕數千里水草豐

美畜馬蓄息又多他鳥獸吸獵樂之不時寇幽

殺吏士我師坐以大困越謀知虜他掠留少兵

衛老弱輜重易覆輒乘馬馳果材官萬騎齊七

日糧出塞可二舍許即留數百人伏更二舍如

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馳從火擊斬

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午虜自外歸慟

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徐行殿者與戰

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遁益徙去者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前集 六

二十還加太子太保尋進兵部尚書時巨璫

注直以訶事得幸上且年少喜功而輕難越

陰附之會虜有營於威寧海者越亟帥兵往擣

直時監督馬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餘擒男婦

三百捷聞封威寧伯祿千石汪直亦加祿若干

越前後凡幾十戰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

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為死塞隘夷險將士才否

取默識無遺顛倒智勇自為操縱人莫窺也然

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印者王驥與

越耳汪直敗內監阿丑以獲人侍內宴效直衣冠持雙斧跟蹌而前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蓋指越與兵部尚書陳鉞也上繇是心疑越給事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陸 孝宗登極越上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又十年餘西虜火篩大掠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 上日晏忌食諸大臣所薦帥特鮮當意既謂越老尚可將也特 召拜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鎮以下咸屬焉越至軍劬

全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七

歸鉞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戚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虜寨令騎皆下馬啣枚魚貫行母反顧自率驍勇發縱出後走五十里抵城旁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

虜羈繫無難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嗟夫越誠良將哉

王守仁傳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華謹厚於人無所稱後罷歸八十餘卒諡十四月而祖母夜夢天仙乘赤雲抱一子來驚寤生守仁以雲異也名之曰雲六歲不能言一日老僧過摩頂啗曰異哉兒惜其名

全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八

露已不見因改名曰守仁遂能言守仁生有異稟十一嘗過江望金山即賦詩語奇甚然勿特好逸遊走狗閭雞六傳諸所從為非不肯補悖士弟子母亦無耐任之耳已稍泝塾間出與鬻雀者爭相人目異之為取錢買雀送還曰自愛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憤激讀書一戰學大進二十舉於鄉乃學兵之盡外觀山川習射騎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其好也日從李夢陽輩為詩文務以奇相傾

勝多不理司事尋謝病臨陽明山中讀書益沈
博文高然好談神仙玄恠踪跡詭譎時人未之
識也數載病已復官甲子主山東試取穆孔暉
等多名士程義為一時冠焉歸改兵部武選
武宗初劉瑾擅權以南京給事中戴銑言事怒
之督官校攝捕甚急守仁上疏大畧謂陛下
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沍萬一銑
在道或不諱卒填丘壑使陛下負殺諫臣名
陛下必追恨左右且晚矣又他語多侵瑾瑾
奪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九

安氏陰與通事且聞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
道利害甚悉安氏始慚然悔得以無構兵者守
仁力也瑾誅拜廬陵令改南京刑部主事未上
召為吏部主事進驗封員外遷考功郎中守仁
以其說動士大夫年行有尊者降乃拜守仁為
師居考功八月擢南京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凡
兩為閒秩弟子從益衆汀贛盜大起都御史文
森坐逗留削爵為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
才可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
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為提督專賞罰便宜行事
無徇司寇文法報可守仁於是廣召募出飭
陣伍身自激勵當先者先是賊廣設堞布督府
左右探微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
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蓐秣發抵道僅舍許返
賊稍稍不為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
進大敗之賊俱奔據象湖山守仁躡犒獎扶瘡
示休息而鄉人邵黃之庶左藩例兵衛守仁因
行選精兵千五百先尾以兵四千五百疾趨奪

象湖山隘賊覺來逆兵度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虜數千又紛鐵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已又從牛皮石嶺分三哨鎡金震天賊懾瓦解踐枯村柘林白土赤石揭前灌又列水竹大重坑若宅清泉白羅南山窮之窺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十捕首虜四千焚廬舍積聚獲馬羸牛羊萬計俘首藍天鳳與賴南諸峒互犄角相窺救守仁計橫水左溪其腹心也擣之便乃分兵授方畧刻期前會

金州史料

卷三

廟集

十一

而峒賊乘險多備擣木石去賊三十里休舍募樵豎導鄉兵熟山者使持砲火鉤索由間地攀藤葛繞出賊後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既合而四山伏砲發響聲起賊錯愕棄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解鎖龍匙桶岡諸峒悉平苗藍天鳳等棄市俘殺又六千餘暇行也即其樞奏生邑置戍控焉而洲頭巢最大且險巨魁池仲容者最驍黠難下守仁因兵威脅降之狐疑終不肯輸首領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

餘詣軍門偽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之使為別將從馳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喜得計對使曰我所以未敢謁王公且為賊守備者龍川新氏廬珂鄭志高欲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自取死廬珂鄭志高者有衆三千人遠近畏仲容迥獨與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撤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極陳仲容逆謀不可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擅兵佐殺下獄將誅之仲安即

金州史料

卷三

廟集

十二

日飛書報仲容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說之使自來可訴行也頃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賊蕩平洲巢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為樂兵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兄防守他盜仲容乃肯來守仁預已謀知之即日先行屬縣勒兵俟指揮諸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衆仲容至日稿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掩執仲容於獄而出廬珂鄭志高於是

大兵分道並進賊黨不虞猝至倉皇出戰圍四

合鼓樂急擊賊大崩走搜捕無遺類斬獲三千餘級捷上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福建叛卒起詔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生辰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達舉兵謀逆遣千人速取守仁豐城令顧佖密報乃即日間行得漁舟走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陝留之守仁於是即吉安開府召募故臈部將軍不集寧王謀率兵襲南都謁孝陵稱偽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守仁偽為檄其省其省兵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謀招降至進賢進賢令劉源清殺之賊氣奪寧王所與共事者多宿盜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等誘說武皇帝江南昌饒可得樂至是上心幸及寧王反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止守仁捷疏幸南都遣大璫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泰等赴江西定功次雄泰欲倖倖成功恨出自守仁為危言撼之守仁幾不免一歲武皇帝崩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廢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七

華獎政乃召守仁至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封特進柱國新建伯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千石世世勿絕守仁二疏辭乞歸以省其父華時以尚書致仕也遠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服闋入京謝而忌者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千數所居傍僦舍至踰貴凡三載而召督四省諸軍事初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為田州部下精甲數萬人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倚其集事由是益自負既殺

使者發兵大掠 制詔都御史姚鏌帥諸道兵討之入田州猛跳購捕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從男女十餘萬營山谷與官軍抗期歲不下廉縣官帑數十億事 聞上切責鏌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僚屬不用命者 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舊立功江廣間賊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論蘇受許以不死於是盧蘇王受通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儀受之杖蘇王受通率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流官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十五

制馬迄今岑氏無敢叛大藤峽賊巢險阻且衆感自大征後將百年莫能破守仁因蘇受衆使都御史林富前都督同知張祐等間道入凡十餘載殺虜三千級得婦女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至南方益卑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年五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爲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爲上言守仁毋上捷自張大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時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指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盡良弓藏雖得保首領迺弗克終有爵土迨子孫也嗚呼悲哉其爲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所自得深矣學者又加甚焉分門植黨以爲勝朱氏然此守仁罪也至間託於文雄爽橫放不鑒不蹈能發所獨見難矣

伍文定傳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十六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箠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避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禱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餉遂同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面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不動士爭殊死聞大破

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關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而捷之竟移病歸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師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西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諸帝王之後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蓋誅特寧檄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發兵不利祿官爵今尚存故不為詳傳云

逸史氏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子然角強藩不為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十七

動衝強陷深至介胃之夫披馬夫江西固制師

胡世寧李承勛傳

胡世寧字永清臨安人舉進士為德安府推官世寧潔廉於己秋毫無點澀而勇往不護前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與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權南京刑部主事稍遷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間熟當世務久之擢知廣西太

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僚姓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剗宿弊馭土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遇保襲則為處得所若盈州李萬盈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又不以時謁世寧收薄治畢即遣歸仍為畫江定其界李濟太平苗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濟中表兄趙元珪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

村地知府黃賜更服事之文昌威慕世寧欲來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十八

歸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第三人恩來奪與參將率兵夜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束助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為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法留勿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瑯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十萬而江西兵素卑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

桀驁不可使世寧日夜以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迺獲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譖之命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資庇之勢且成矣世寧因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宸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擒疏語禮樂刑政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十九

漸不出自朝廷九重南顧之憂為離間親藩請甘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獄咸死戌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奏所上言聖孝隆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為滯冗而近帝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翰薦其賢召為都察院

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用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鄒吳胡濙施儒揚必進有將畧為時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繹績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時李承勛者齊名李承勛嘉魚人二十舉進士為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遷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二十

源東鄉華林瑪瑤趙王仙女雖公晏章法成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遙策援獨蹶甚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車騎入憲軍履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裏及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為應承勛乘之賊人潰俘斬四千五百擒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加源王浩八獲級承勛

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
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
承勛枉起拜浙江按察使僉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
東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
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黑龍混同
靉魯艾蔥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
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蘆
禦清鎮楊鎮兵關松靖險劉勇康福分二軍除

會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王

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耄牒先士卒不日而
就尋又城中固鉄嶺斷陰山遼河之交接蒲河
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甯薦
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為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華宿樊
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
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亡魯番寇哈

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
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為憂因大
學士張孚敬華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
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
數千人一時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
世寧稍則於道不為揣合陰解故易退焉承勛
能抗郭勛固偉然頗借聞人永力何大相遠哉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亦庶乎近之矣

會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王

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寧已陵人也數歲能屬文應奇童
舉至京得召見英宗皇帝時與李東陽
先後馳名十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
西按察僉事督學政大有聲母喪歸復補陝西
憲按察副使其政視山西更過之所識拔士李
夢陽原海軍多貴顯者一清既久蜀滯關中不
能無望時執政然以其暇究逸事甚悉召為
太常少卿調遷南京太常卿陝西馬政多廢弛

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
茶甚急願以馬易許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以
金牌往曹國公得馬萬九千匹分隸諸苑監自
後往來不絕 憲考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
人無利於官馬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擢一清
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中飭故律令召募
市易為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賂屬吏居數
年馬益蕃息 天子以為能 命總督全陝三
邊軍務撫鎮而下咸屬焉時虜歲入殺掠吏民
余綱史料 卷三千 前集 三
夷丘焚巷邊人習為畏縮坐視無敢嬰鋒者一
清素有才畧至則練習戰騎脩陣法甘苦同之
士爭願為死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久之遷右
都御史一清上疏請築邊牆其畧曰寧夏花馬
池至靈州地理衍漫賊入不利率夏利內地微
兵於未寇太煩調兵於既來無及請自延綏定
邊營起至寧夏三百里固舊牆增築高厚補空
缺列烽燧亭障戍卒更番休息上多置矢石賊
小寇則戰大寇則舉燧諸軍就利便援伏凡用

丁壯九萬人限四月工就 詔下兵部如一清
指修築僅四十里而役工以寒故無幾潰國騎
射之稍稍戢而會逆瑾非一清兄之乃止乞病
歸亡何瑾緣他事鉤拏一清捕下獄因門人通
款瑾始釋又二載寧夏宗室真鑄叛 詔起一
清督軍務如故佐太監張永討之師至賊已平
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為永謀急歸
發瑾陰事誅之永入柄司禮一清繇是 召拜
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李東陽時在內
余綱史料 卷三千 前集 三四
閣與一清善皆喜飭名譽以文絡天下士互憑
借為重焉山東盜大起一清上言諸便宜狀俱
見 可進少保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英殿大
學士錢寧方得幸 武宗偶以事怒一清逐
之歸 今皇帝即大位一清復起為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餘官如故一清至是蓋三往其部曲
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
召歸進少師無華蓋殿大學士 王上英斷自
決大政事而新進貴人張軫等多信已所取否

一清以模稜處之且從家父子弟為利奸時論大貶後策免居鎮江卒一清生痿病不能御婦人無子

王瓊傳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朝召拜戶

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策穎

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隘夷險

禍禪否才一覽悉計無遺武宗末政在宦

官上多遊倖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

劉六河南趙錄蜀藍鄒江西桃源華林瑪瑄多

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

充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

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

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

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

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

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保賴州盜大起

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

之威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

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

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

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

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

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

遂代之然貪財好睚眦中人為吏部大不稱

今皇帝即大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

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邊左瓊

既以就戍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

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為民虜大入陝殺

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

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

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益池北邊虜虜

覬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

斬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虜既阻牆不得

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

保復改吏部卒璦與彭澤俱號一時名需將其議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璦議得云

史氏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為相當無咎矣璦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

帝臨完彭澤傳

陸完字全卿長州人補郡諸生闡教備上命括奇貨江南賊張甚過蘇常廷戈諸生諸生競整散走完時實不與而際者具完名首諸生狀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七

聞巡撫王起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閹人者邪擢御史當已而為御史果有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掠聚眾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謝從中錫儒緩好其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為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逃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廼大捕無及詔逮獄獲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

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子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拘馬廐行守令修濟隄整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邵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殲其鍰又俘斬三百尋又壓格衆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自分為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猶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構之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八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盼摩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為偶語叱聲若置治真定勸課風禮號一時賢守至按察乃以威猛聞召拜僉都御史尋進副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嘉諸天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辭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

錄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
車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俱日夜督諸將
邀賊連刪枝黨斬首捕獲共三千九百有奇而
賊陸鈺隨脅聚燒運般掠臨清邵徐而下犯淮
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嵩淺坡時宣大鐵騎
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賊移
日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傷死又四千餘六七
彥名獸快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
將北就達勒尼開險不得通伏兵又數千渡河
南躍荆奪般瓜州掠泊通狼山寨馬完窮追載
水陸道指授諸將四面前登山咸戴盾跽行持
鎗礮且戰且上賊大潰六七先後赴水死泉彦
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又千餘還
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
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鄂本起為尚書洪鍾擊撫
卓平矣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衆號二十萬
鍾耄不復能將制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

角破賊殺廖麻子表邀竄山寨多伏匿箐棘中
澤分兵猛出入奪水道渡窘開一面縱夾誅之
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蹤跡還加太子太保
廖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
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
部尚書王瓊素忌其有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
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澤行公卿間咸俛
首折節澤居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
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朱寧
奴才壞天下瓊且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
復可止寧大怒而謂哈密城及金印為土魯番
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復廷推
澤經理之澤調寧募兵自使使諸土魯番予繒
幣二千銀楮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
番陽許之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
變矣傳肅州茂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朱寧欲
從中下閣臣力掄之罪免今上初徵拜兵部

逸史氏曰賊起延曼創棘凡京二省五陸完悉北兵力僅勝之亦晚矣古稱獷豕之牙豈不信然明徵哉彭澤勇而疎所舉賊甚易薦紳先生紛紛皆王璉以為忌功云雖然哈密事一何舛也

馬吳傳

馬吳明中人也本鄒姓冒馬云吳長身駢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罷摘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十一

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請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陣甚宜真定請勿誦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鄙叛侵掠蜀令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闕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太敵胡

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搗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賊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江市空其民乃可吳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敏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此胡可饒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萬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吳請於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返失便願募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遠二十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喻廣虜亦不剽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十一

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為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奉又高拱筠燮人普法惡倡諸夷部主寨偕號攻劫吳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撤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遽下獄罪死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王憲傳

王憲東平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按吳憲精覈於吏事好振飭風紀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累遷至兵部右侍郎宸濠反上親征憲兼右僉都御史先大軍治儲峙亡關還代王瓊為兵

部尚書

今上即位以言者論罷免亡幾起籍

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諸軍憲至則以軍法約束將士厚賞募間諜探虜虛實久之謀報虜傳箭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二萬當賊入道伏而虜鎖合兒百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池潰牆進攻入營固原參將劉文伏謀敗之斬首九十三賊逃趨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邀斬首三十又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斬首九十王前阻復回過寧夏總兵杭雄邀斬首九十五獲馬五百二十二匹鎖合兒伯通鐵馬捷上加太子太保召還參贊留務尋召理都察院事虜復東將窺覲上谷雲中地下兵部議須威望虜素懾者大臣填畧之衆推憲當衆怒且却乃置憲不推推侍郎王廷相梁材諫官言人臣得自擇便利不便利於國計非而上帝怒在諸坊責劾憲官爵又二載卒起憲任兵部大同殺其將反憲所調度規畫忤宰臣乞歸卒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前集

三

唐龍傳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初舉進士為劍城令以治行高第八拜監察御史按雲南叅將盧和故嘗殺四怨者煨其屍抵罪未誅而和故嘗有德辟人錢寧右之恫勘吏以無跡為解龍不許土帥子鳳朝文得罪賂錢寧金十萬乞免見覬覦職嘗為游揚將軍指龍亦不許還再按江西江西初被鞏王兵難僅止京軍復來掩功幾起難龍屹然不搖且請上廻鑾恤荒饑表節義俱報

今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十五

可遷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六年而進使為大僕卿都御史治漕遷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總陝西三邊諸軍事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牆捍虜虜卒不能大入龍復捕其關武數百報一敵臺添兵戍悉以事委寧夏總兵王効未幾虜果大入効以萬騎緣牆拒之不得進而虜別取道由乾溝澗入龍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首虜三百五十會有忌者僅賜金幣後歷吏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然霖稱之

劉天和傳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監理勢張甚天和為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璫敗起知湖州湖人德之遷山西提學副使少傳揚一清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充國金城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盡青海母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迺躬履春鍾先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下流又疏七十二泉自鬼尼諸山達南旺湖濬上流告成事

今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十六

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牆之利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澗六十里則因山為壘與武七十里因舊跡稍堅厚而又采兵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虜移軍門住花馬池調延寧固原奇遊騎兵依牆為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虜吉囊二萬騎至定遠厄於牆不得進詭云北搶黃毛師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眾驚潰虜遂大舉入抵

固原天和斬指揮牛斗朝卿及五旗旗狗會
兩旬旬日虜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淖
墻險不可出狼狽反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
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兵悉至陝西魏
時兵逼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兵擊其
北鄭東王陞高陽陳爵兵拊其背而莊浪西寧
涼永魯瞻土兵復連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
傑同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及吉囊

第二子小十王妻弟其餘衆逃

出邊營東

勝

前集

大同徽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徽之斬
首百三十寧夏徽之斬首五十募府計功上加
太子太保予一子錦衣千戶餘選賞有差天和

召入命提督團營為言者論罷

逸史氏曰關中自王瓊後赫赫名者稱三制帥
云憲龍復俱本兵稍不稱天和之殺二裨人或
尤之然知有伍政矣

陳九疇傳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

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
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
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勞宋故態何顏
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整番譯巴思等殺
之土魯番掠肅州游擊將軍芮寧戰敗汝九疇
遣齊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變下獄

上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
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
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

金州史料

卷三

前集

三

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問輸戌天下
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
射下虜酋指疑能分身踰飛將云

逸史氏曰文帝漢賢君也思頗牧而失魏尚得
馮唐言復用之嗟乎世無馮唐誰直九疇功哉

胡繼傳

胡繼世卑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
軍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
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疑請教繼乃指示進

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聞大異之顧
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對具實告世寧歎
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
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
王事繼號曰疏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已身
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
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城矣
逸史氏曰余讀范純佑事私恠且惜之今於胡
生更可悲也夫天生才未幾而遽奪之何哉

余

卷三

荷集

三九止

曹謙傳

曹謙情習子史有畧機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
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焉謙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遺書畧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
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
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
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
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哉嗚呼悲夫

纂奔州史料後集意

先生胸中一部

明史肇然若前集所纂畧具千百世下知
先生綿蕞一代史矣茲後集之纂則旁
及志狀碑表即先生集琬琰錄之意也
蓋先生特不為諛墓假借筆下衮鉞皆
足信史千古至於叙贊紀事咸屬小傳
別記題辭無非史義或慨慨時事有疏
後集

有策又史牘中浮之生色者矣故即採
而列之若叢記筆記觚錄三述攷誤之
屬何渠史料乃紫陽之遺意乎率未固
陋滂爾具拾如其去取以俟鴻鉅

董復表謹識

兗州史料後集目錄

第一卷

此下以非史傳不入前集

張文忠傳孚敬

呂文安傳本

瞿文懿傳景淳

第二卷

陳中丞傳察

陳祭酒傳象

章副憲傳吳中

趙少叅傳承權

俞司徒傳時

第三卷

兗州史料

目錄

後集

方京尹傳良昭

沈副憲傳啓

陳司寇傳堯

林宗伯傳壘

第四卷

宋大理傳儀望

趙少司馬傳孔昭

陶文僖傳大臨

第五卷

為民御史傳胡澤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思行可

第六卷

鄭學憲傳文茂

周僉憲傳思兼

魏副憲傳榮

第七卷

李觀察傳榮龍

陸尚寶傳師道

文待詔傳徵明

第八卷

胡元瑞傳應麟

朱邦憲傳察卿

洞庭漁人傳孫宜

盧生傳桷

閻道人傳希言

兗州史料

目錄

後集

王烈婦傳

趙烈婦傳

第九卷

徐文貞狀畧階

第十卷

嚴文靖碑畧詢

劉莊襄志畧天和

歐陽恭簡碑畧鐸

劉中丞志畧景韶

陳大叅表畧良謨

第十一卷

張司馬志畧佳胤

胡莊肅狀畧松

黃副憲志畧 元恭

第十二卷

張司馬志畧 時微 方少司徒志畧 肅

署少司馬志畧 大山

第十三卷

李司寇碑畧 遷 陸中丞碑畧 樹德

陳副憲表畧 柏

第十四卷

顧少司馬碑畧 章志 秦方伯志畧 梁

弁州史料 目錄 後集 三

李方伯志畧 淑

第十五卷

張少司馬碑畧 任 陳中丞碑畧 洪濠

曹副憲志畧 達

第十六卷

潘恭定狀畧 恩 劉副憲表畧 廷梅

王副憲志畧 叔果 楊副憲志畧 道章

第十七卷

楊忠愍狀畧 繼成 尤少卿志畧 鍊

王侍御志畧 宗茂

第十八卷

王少卿志畧 德 陸給事碑畧 燦

沈修撰表畧 慈學

第十九卷

徐方伯碑畧 中行 宗學憲志畧 臣

梁主政表畧 有譽 余副憲志畧 曰德

第二十卷

凌比部表畧 約言 徐奉化志畧 獻忠

弁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四

慎侍御志畧 蒙 華學士碑畧 宗

程辰州志畧 策

第二十一卷

黃孝廉表畧 魯曾 俞布衣志畧 允文

彭布衣志畧 年 顧參軍志畧 起經

顧廷評志畧 起綸 張孝廉志畧 廷臣

黃儒人志畧 楊允純 陳烈婦表畧

第二十二卷

王中丞海常奏序 宗茂 林中丞奏疏序 潤

管比部奏疏序志通朱司空河功序衛

潘司空治河序李剛陸司空壽序先祖

屠禮部青浦政記陸南兵部題名記

第二十三卷吳往話像贊一

周翁贊壽誼高太史贊許

張工部贊通俞都昌贊貞木

王先庵贊賓王觀察贊英

黃給事贊鉉姚恭靖贊廣孝

許少宰贊常溫吳文恪贊誦

弁州史料目錄後集五

陳直道贊枅劉文恭贊鉉

盛啓東贊寅陳僖敏贊鑑

俞司冠贊士悅夏奉常贊景

吳禮部贊凱杜東原贊珩

徐武功贊有貞祝大中贊額

張學憲贊和鄭介庵贊文東

葉文莊贊威韓襄毅贊雍

劉僉憲贊珏劉大參贊景

孔少司徒贊錦章大理贊格

章中丞贊律李文定贊傑

李太僕贊應熊陸奉常贊鉉

吳文定贊寬陸大參贊容

第二十四卷像贊二

沈石田贊周姜大參贊昂

吳大參贊愈劉司冠贊繼

陳中丞贊璠王文恪贊鑒

吳臬副贊洪龔司徒贊弘

楊禮部贊循吉陸冢宰贊完

弁州史料目錄後集六

毛中丞贊堉王方伯贊秩

毛百歲翁贊弼毛文簡贊澄

吳文瑞贊一鵬張祁州贊安甫

祝京兆贊允明都太僕贊穆

唐六如贊寅朱恭靖贊希周

周康僖贊倫文待詔贊璧

盛少司徒贊應期蔡孔目贊羽

顧同冠贊璘陳中丞贊繁

周恭肅贊用顧文康贊鼎臣

魏恭簡贊

徐迪功贊

第二十五卷 像贊三

周少司寇贊

方奉常贊

方學憲贊

吳司寇贊

王義敬贊

周寺丞贊

王司馬贊

王司成贊

張司直贊

朱中丞贊

張通參贊

王大參贊

王中丞贊

文博士贊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大學正贊

陸寺丞贊

陸給事贊

王雅宜贊

袁學憲贊

皇甫愈憲贊

王吏部贊

顧太僕贊

皇甫愈憲贊

錢司寇贊

沈副憲贊

陳方伯贊

瞿文懿贊

陸尚寶贊

彭隆池贊

俞仲蔚贊

嚴文靖贊

陸包山贊

袁安節贊

第二十六卷 像贊四

徐給事贊

陳簡肅贊

黃質山先生贊

歸寺丞贊

王京兆贊

張少司馬贊

袁學憲贊

顧少司馬贊

張副憲贊

王學憲贊

楊將軍贊

瑯琊先德贊

瑯琊先德贊

瑯琊先德贊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第二十七卷 碑版雜記

任世方

世仁

世德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宗副使祀福清祠碑

吳中丞平岑岡蠻碑

又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志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工部靖變記

書吳大大事

書應生事

書二館人事

書龔可學事

紀王孝子世民事

紀胡愈憲二僕事

第二十八卷 劄記題跋

皆史義之散見也

劄記 凡二十二條

跋黃太常墓序

題袁柳莊卷

又題袁柳莊卷

宋仲珩方希直書跋

題葉琰為方氏遺裔復姓記後

題正學元勳卷後

題王新建紀功碑

題徐武功諸賢送韓襄毅總督兩廣卷

全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元

題陳永錫直道編後

題楊忠愍公三札

題手書 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題陸中丞漕白糧疏草後

題朝鮮三咨

第二十九卷 車疏

應 詔陳言疏

請蠲恤水災疏

議處清軍疏

為原傑顧佐乞謚贈疏

乞 賜張鐵二忠臣祠額疏

為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

為韓雍孫乞 恩比例錄功疏 代作

第三十卷 議策

公侯伯存華議

從祀諸臣議

南倭北虜策

守宣大策

嶺南再寇策

處宗室策

第三十一卷

國朝叢記一

全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十

第三十二卷

國朝叢記二

第三十三卷

國朝叢記三

第三十四卷

國朝叢記四

第三十五卷

國朝叢記五

第三十六卷

國朝叢記六

第三十七卷

筆記上

第三十八卷

筆記下

第三十九卷

觚不觚錄

第四十卷

丁戊雜編序

戚武禱抗序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上

闕寺小紀序

少陽叢談序

秋官景行志序

余山堂識小錄序

天言彙錄後序

明野史彙小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余山堂別集序

附陳王叔序

余州修史說

雜見

第四十一卷

皇明三述一

盛事述一

第四十二卷

盛事述二

第四十三卷

盛事述三

第四十四卷

盛事述四

第四十五卷

盛事述五

第四十六卷

盛事述六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下

第四十七卷

異典述一

第四十八卷

異典述二

第四十九卷

異典述三

第五十卷

異典述四

第五十一卷

異典述五

第五十二卷

異典述六

第五十三卷

異典述七

第五十四卷

異典述八

第五十五卷

異典述九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十三

第五十六卷

異典述

第五十七卷

奇事述一

第五十八卷

奇事述二

第五十九卷

奇事述三

第六十卷

奇事述四

第六十一卷

史乘攷誤

二史攷一 秦國史野史也

第六十二卷

二史攷二

第六十三卷

二史攷三

第六十四卷

二史攷四

金州史料

目錄

後集

十四

第六十五卷

二史攷五

第六十六卷

二史攷六

第六十七卷

二史攷七

第六十八卷

二史攷八

第六十九卷

家乘攷一

第七十卷

家乘攷二

金令月付 目原

後集

十五上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未彙次

張文忠公傳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何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一

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

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

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

下議議尊

孝宗曰皇考

獻帝曰本生

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

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

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

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

且齟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

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桂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二

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邊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之至抗疏辯上輒伸其指然諛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

達也而侯勳為居間御史即劾侯勳 詔下三
法司獄獄成 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
勳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及其獄公遂領都察院
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輔政仍領都察院 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
所以褒獎殊至 賜王常公念以書生片言當
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
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謫弗
卹也尋 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 一曰繩愆
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
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
廟回公候道左數目屬之 賦詩以賜曰予喜
荷天眷賢作邦珍再賜王帶及蟒服 上既
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東
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予四代誥官一
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守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可以十數時

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三

時稱公別號及守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
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
關 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暫歸俟用
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
詔行人 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
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力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
何憚也擇 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
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 宗室不預政久矣
臣不敢奉 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惡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
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
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 經筵講求聖學作敬
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
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
取公裁定若分祭 天地南社郊壇於東西
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 帝后升耕
養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璉字秉用至是以 上

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四

嬭名請 上為易名乎敬字茂恭 手書賜之
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舍春堂及金幣羊酒
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
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
言禮貴驛當 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
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公
服牙笏以謙意歸無何 召復位進兼太子太
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李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五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憚而 昭
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
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 上猜恐惴甚而燕中
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
能酬乃上變言其沮魔起望大逆殺人事下獄
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迫乃因
上後官有它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
齡反族其家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而坐之
反族不可夫延齡身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

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
與其條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
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
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公自古強
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
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
故為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
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
公為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 國威重輔臣體
李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六
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山殺官吏中外頗
務姑息為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
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求為大帥以
必得賊為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
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
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進志賢而天
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
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
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 手調藥以賜

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殮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駟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廣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歿仲懃業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七

尚寶丞季遜肅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蚤逝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

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未有不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桃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八

太傳呂文安公傳

太傳呂文安公者諱本字汝立呂之先自四岳而至太公望為周師尚父其氏或呂或姜而氏呂者至唐浙東節度使延之而始顯至宋丞相贈太師端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誨以宏業直氣重天下乃益顯誨之孫億從南渡居紹興之新昌又八傳而為貴義始徙餘姚當其子德玉時高皇帝下紹興惡定其版籍而籍呂者訛為

李遂仍之不復德王生原實原實生友直諫
生瓊瓊無子以弟珙之子懋嗣生醉夢公改公
之父也自改上邇懋至瓊皆以公貴贈少保太
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得推恩贈
珙亦如之其配皆一品夫人而公之母楊獨稱
太夫人則及公之養也公生而端穎異凡兒稍
長頤而白皙眉目秀朗醉夢公嘗携以謁故太
傅謝文正公遷謝公一見奇之撫而嘆曰異日
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丕善誨之母失此兒

兗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九

當是時有鄒絢諸煥者皆名士公與之下上其
文遂灼然有聲學士攝公至京師俾贊兩業
於故太保費文憲公宏費公復奇之如謝公俾
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補博士弟子而
辭費公尚客學士所以疾卒喪歸公踊而哭幾
絕者數矣竟除服不能興已薦於鄉明年將壯
離祭酒魏恭簡公校慎許可獨稱公為賢遂上
公車擢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時故相李
文康公時同其子丹載而歸公父之舊

公以為宰輔器 世宗梓問李公諸吉士誰

可大用者李公獨以公對公遂授檢討尋分校
禮部士得十六人持節冊封汝寧潁川二王以
善為禮稱還充 經筵展書官校對 列聖

文集再充 廷試受卷官南京國子司業缺時

翰林以南國子為外僚多不欲行乃問公於文

康公謂公欲得之文康公恠而問公公謝曰非

敢欲之唯 上命耳何擇遂遷而南公所佐祭

酒馬公汝驥鄒公守益黃公佐程公文德四五

兗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

公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公薊而秉之皆
得其平至公之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其得
士心逾於前四五公矣公守南司業可七載澹
然無幾微留滯色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
林院已遷左中允領左春坊事主順天試時
上心不欲權下移而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而其文又最精劃大得 上意 手以丹
鉛標之中外籍籍傳公且大用而明年復遷南
國子祭酒甫至 召領國子祭酒公素以寬平

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頌稱之時分宜獨相久上謀置貳令廷臣群推太宰聞公淵南太宰張公治少宰徐公階南大司馬韓公邦奇少宗伯歐陽公德併公而六公以資序居末上得公名意若曰是故能尊君者耶持之十日而密採國子諸生稱公若一口於是特簡公與張公並命而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公之少時謝文正公引自擬而文正公之大拜其廷推與李公東陽同日亦以少詹

李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七

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文正公時上居西苑齋官獨分宜直侍機政咸趣之公曰又文淵閣默然無所為則手錄國史之有關於館閣者凡十餘帙居久之上始召公與張公偕入直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機政稍稍與矣尋續修明倫大典充總裁明年廷試當賜宴吏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尚書蓋異數也萬壽節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俄大虜闌入致都門內外戒嚴時徐公為

大宗伯而公與之偕分宜召對於求壽宮上顧公與徐公曰二卿久失相見禮徐公頓首謝因頌陳戰守之策而分宜請視朝公皆推言之上稱善虜退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公公言日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方握兵柄挾上寵橫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

食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七

策應失誤軍機律斬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言虜入寇請發糴餉從軍又不給則民禾因虜食也聽卒自食之便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復載糴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納取人一物即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又議開市與虜和公又持不可鸞以是啗公劫脅數上密疏詆毀公上不為動而鸞竟敗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偕其僚長或仇直無所依

狗而其於 裕邸事尤切始 上以己酉春立
莊敬皇太子既冠出閣亡何 皇太子薨 上
疑之而 二王生同歲次長在 裕大宗伯請
冊 東宮 上以問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
建元良以正國本甲令 皇太子年十五則選
婚 東宮與諸王禮異今 二王皆已更選婚
讀書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 旨謂下難
已酉春事耶公又對曰酉春事何足慮天所授
之必不以 冊累也亡何大宗伯復上請婚期

并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七

迫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府乞暫於宮中舉
之 旨謂諸王婚於其府側也何宮中為公又
言先年五王婚於府故名位等又當各之國今
冊立禮特未行耳於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
上竟不肯別禮聽以明年三月冠六月出閣講
讀九月議選婚公又言婚必當在大內先朝有
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 天子尊而羽翼壯
上骨肉唯 二王耳而驟遠之顧 上嗔然處
空宮臣等不勝寒心 上又不聽 二王既就

邸隔一垣而居歲時不復召見宿衛單薄人心
洶洶謂 上有所適冀各欲自為地者中允郭
希顏久已廢奏書請出 景王之國以安 裕
王而它辭謬有建帝立儲語 上怒甚促置之
大辟倉猝容為 上言希顏狂悖死固當第所
云出 景王以安儲意但可采果爾則 東宮
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觀觀亦息 上大感悟卒
如公言時創虜議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
關獨當其太半 上欲盡城其四垂公請併力

并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四

以城南關侯竣事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先祿
歲費至三十萬金 上疑其有乾沒以問公等
具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年費省可十三四
萬餘以資匪頒好用之需而令倍之而更不足
者豈盡 上所由也乃條上四弊曰傳取錢糧
之費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之
費 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
聞公又與同官疏謂入直諸臣有常祿有大官
餐錢而又日三飯於費尤甚 上為停二飯時

勞宦父貴為上所親禮雖視其僚而子之
之驕甚所願指諸司亡不披靡者巨璫勛臣繼
驍大帥靡不托姻姪相結納顧以徐公地逼百
方批振之徐公惴惴不自保公起東海孤生亡
終竟斥萬其間不親不疎坦坦行意自若分宜
引無以窮也 上多祠釐甘泉應 制之作咸
以稱 旨自喜公獨不為意聽客裁上而己有
所奏對因心而發即不能盡合亦不至忤人以
為公遽每得天盛德所假蓋亦有之自為東閣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五
大學士以來進熊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 上有所怒於故太宰見法而
命公出署之俾差次太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
斥事竣稱 旨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太
子太傅再加少傅階為光祿大夫勲為柱國其
廕則一子入冑監兩子拜中書舍人主會試考
者一讀卷者四所得皆天下知名上其 賜若
麒麟飛魚蟒衣宅金銀錢帛不可勝數 賜侍
奴如功臣而它若遺 永明殿釋奠先師皆儒

臣所希親者公以為恒公丰采如時王既以威
年居大位出入朝行咸目屬之謂軒七朝霞舉
如會稽王撫接士大夫有情禮而性又至孝其
居官大夫人未嘗一日不在養昆從子姓俱以
公故為 京朝官聚室私邸公每下直休沐輒
率而進謁太夫人擇甘羹而薦之退則呼酒觴
酌談笑融融如也太夫人以壽考終公已踰艾
矣哀毀如喪醉夢公若不勝上欲憫留公而
不得則為之遣行人護行給郵繡馳急傳以歸
弇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六
上書摧謝既服除念受 上恩遇深不敢自同
於去國者遇 大慶則賀大工則助而 上亦
時時念之謂舊人惟某在輔職闕輒意屬公而
誤聞公病乃寢公家餘姚餘姚之故城小在姚
江北而江南之人則十倍之其人多逼江而居
公念島寇方訖卒有警無難類矣請之督臣胡
宗憲謀城江南公聚材數十以倡而其民裨輿
且逼江江乏人慮有侵室也諱而夜焚公材公
嘆曰吾斥帑以衛彼民而彼乃仇我復令其子

元與邑之士大夫疏請於朝下胡公所官為給直城成其偉亦數倍於北城寇至無所掠徒睥睨去其民乃大德公為生祠祀之公歸以牢醴上壽與祀祠者踵相半矣公端居自惟姚故饒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吳而苦奸猾點豪之飛詭田與賦恒相失田去而賦留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於十年兩徭雖名為逸四而勞一然當

相位仍李姓而即其所居水自號曰南渠天下熟其為李南渠先生者而至是始疏復姓呂而更其號曰期齋謂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先生當是時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於海內而鄉人乃有不能悉者公構書院與文成之高弟王君畿令官保趙君錦相與講明其學邑人人嚮風矣乃曰公所自謂斯也公年八十而撫按臣以故事請上命彩幣釐酒即家稱賀且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六人公預首曰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立壑之腹累縣官帑因上書謝優詔報聞且錄一子中書舍人公出歲米具醪糗日召其從弟舍人某飲曰吾與汝共之又斥以召戚執故人曰不爾吾且愧疏太傳公素疎少疾飲食不衆又四年而卒天子聞之為咨嗟嘆息賜祭自聞喪以至葬凡九壇行人王階治葬贈太傳謚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其官與恩禮於謝公無所不埒而又加二齡焉其在政與林

平之年亦畧相等人益相詫謝公真神人也哉
公所著有期齋先生集奏謝稿為文典暢平直
如其人所娶夏夫人有女德結髮至老而始前
卒前後所置貳皆有子子六人曰祠部主事元
中書舍人允石阡知府充膳部主事允太學生
覺光祿署丞魁女三一遠興都正留守管海一
字舉人謝用模即文正公孫也十五死於公卑
字若以死殉之一遠陳鏞而夭諸孫二十二人
多為博士弟子有文名而胤昌成進士時少於

全明史料

卷一

後集

十九

公以司理最拜吏部主事孫女十人曾孫男四
女一婚字皆縉紳大家

弇州生曰公之謚曰文安文者其官也安之義
則好和不爭云公在政府日余守尚書即見嚴
徐二公若水火嚴之熾日熾而為忤日益甚徐
公日自危所以防之者百端即大僚往來兩家
亦惴惴而公坦然其間信心而行衝口而決人
人自謂得公歡也所謂好和不爭者非耶然公
於上有所持不曲意阿徇上亦有聽有

不聽然卒無所疑至於出景以安裕不憚
逆鱗之披雖嚴之親重十倍公不敢言而公言
之卒以見信宗社又安公既不自明人亦無能
明之者至善棺而事始著公胡長者乃爾大耋
令終昭融顯明固隱功之報哉安之義侶不足
以盡公矣

瞿文懿公傳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
尊而不敗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天子

全明史料

卷一

後集

二十

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文之先有遜
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
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
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開眸八歲善屬文父之補
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
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
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
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
者之旨而不為蹈徇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

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
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
咸文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
衛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
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實前列其明年甲辰遂
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
林院編修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誥
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
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奉太
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
主應天試以久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
丁奉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
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何以太常
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
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部事三
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即
召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
食二品祿公感奮曰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

平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三

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少間強自力
其比朝留侍一經庭修先帝實錄上所
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薦公德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計
聞上為下所司治墓諭祭二壇贈禮部尚
書太常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
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
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
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
平州史料卷一後集三
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价使
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旨從鳳陽繁而
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
切謝弗納其正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
上已密使詞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詞狀曰微公
吾幾申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
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
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
中人往往為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祖

嚴容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嘯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卑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為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歲我然效已目攝公矣公領治誥勅而陸太保為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豚臙挾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相嚴為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公公笑不顧曰公毋潤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平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笑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迂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轂多天下賢士大

夫而最著者為令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為法四方諱碑誌序記日璽公門公授變而應之有餘功其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恠初道病欲歸而貽書李公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址無足使者不於此時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訃李公矍然稱服公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公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為者即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恠之以此有文夫子三而其長故稷即以公廕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當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翼文懿公者然豈能為稱公哉明興大臣

之得以文懿謚可指數也而公獨與故儲公璫
其為第一人也於甲辰同其謚同其以文行當官
慎勤同佐南臺而不及相以下壽終同皆名實
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眇小言天下事勁挺
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留
侯有以也

余州史料後集卷之二

瑯琊王世貞纂輯 華亭後學董復泰纂

二陳公傳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陳族其人類長者

高皇帝數以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為

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

淑人夢斗聞氣下傳體瘠而視腹有赤文曰鳳

余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一

已遂娠生公公生幾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日

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功公苦而仇酒

肉之味者三年故冷邑揚名甫請得屬光祿碣

曰不佞令辱誌史以諸生賢竊知史無光祿君

少子蒙亦諸生矣久之公選舉進士 南昌

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為留臺監察御史 召

治臺事中貴人瑾擅而公持議亡所屈坐削輪

勲遷百五十石瑾後伏法誅死而義子寧樹端

起益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

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

又可九歲而會震免檢討亦歸譚淑人趣起公

曰若母以吾老為念而遂孤 天子大恩公乃

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

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

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 上以南方饒

樂河游 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吳兵者

陸梁臺嚴問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

徑縛取奈何屈 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

余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而 京師空然無六尺寄撫監即壯不憂虜不

憂蕭牆內耶 上不憚切責公奪一歲奉公遂

作按滇屏驕呵以身周行箚棘而微刺民聞得

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歲可佐

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也

且 上以乘用事者觀其利余視其害而從史

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扶中貴人魑而龜

公劾治如律 上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微

萬千 國家大議死罪死罪 陛下之踵

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 先帝十八年而薨
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 陛下多狎
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怛然竊慮萬一宜早定大
計擇 親賢實 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
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
不勝大望不報亡何 毅皇帝晏駕 上即
位下 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
與章計弊復出按蜀公說 上以羅蜀鎮守及
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
奔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相街公次骨謀格不下然 上固已心動後以
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
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解服喘
喘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偕
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計
即被髮跪且號踊曰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
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公為御史王郅奇者士
太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 上意誣大學
李賈宏等鈴事中楊言因逐亂邦奇 上志

為太臣進說即朝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曰臣
蒙願以不肖軀易楊言地下衆錯愕引避而
止連目攝公不為動退後具草言亡論邦奇語
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
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
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因遂寬楊
言獄弗誅十二軍帥侯勛方挾幸為姦利巨萬
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 賜罷 上謂御史翬
吾不愛勛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御史久
奔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四
同列妻起大位幾徧始遷為太僕少卿垂拜公
復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
代人坐謫潮屬邑校官公怡然卷衣出曰察奉
臺事亡狀又數妄言當慘 天子幸哀憐之潮
萬里寧謫人也於是倍道趨潮聚諸儒生譚經
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信州倅距
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其南昌亡見遷吏能
邑晉浙江按察食事俄超為副使踰年而遷出
西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

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既而止皇子生贈祖父
曾錄一子太學生吏部言南麓閣樞臣請以陳
察任報可卿三品又遷自左使當為副都而
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先事見嫌之僅改左僉
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史王守仁束約定
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焚授之捕鹵盜魁
盜相戒請明吏毋汚陳公質為也而公益頒
高皇帝大誥闢里社人給小學彬彬矣上
行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上殊非
所望曰都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
羅文莊而友張潤章極相與劇切為君子歸杜
門益讀書濂洛諸先生書希闊外事監司歲時
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
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
公又多吳語刺刺是非咸遠巡避去所寢即生
平不二衾蔬內分日而食冠衣柳亡湯第令
繇絲襪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觀以不堪或
相率謗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於

於勝間為嬰兒暮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老
病且亟捐私田三百為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
吾異乎所以益子孫修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
及奏草若干卷
王世貞曰日者余謁陳公山中也公亡少余而
以朝事質某某死兵者某某諍而死者瞿然起
奮擊曰彼其以余而墮下非夫哉則又曰為先
彼死者死為後彼死者死彼何死矣於乎陳公
亦竟老且死矣
陳季公者名寰字原大其先世具長公傳中公
生秀鬚小長益敏而奇悟譚淑人宿治佛嚴
晨從樓誦諸品經而卧公樓下竊聽則已聞記
可十餘品譚淑人驚曰豎子安所得之公笑曰
姐晨不樓誦耶嚮者吾固耳之乃始出就外傳
亡何補邑諸生治經經明遂舉鄉試第三人不
第還入太學太學試諸生公輒居首明年舉進
士所上策奇弟錄故相長沙公嘗見公文而歎
曰此豈其側注冠負藪而賈於市者衆何需焉

遂於高唐宮中秘書滿三歲以
爲翰林檢討公奏約公上書
堯皇帝未辨色而起謁帝已復告於寢出
朝羣臣召對以問考得失祭必躬裸獻終始寸
八年即亡以寒暄小故廢罷者主上所親親
也今奈何獨厭法服謝拂士貂狐之裘目帶劍
鑄而射馳大鹿器墟乎臣愚東之諸王即仰
觀先帝嚴藩屏儀不虞甚慎悉也上往
奪中貴理笑即罷王王不置瑾自以孤上易
金州史料卷二 後集 七
發耳臣愚以為修故事擇近屬賢者寔郎中
上一旦有奇命國事害也公所上發奸人諱
名他徐純遠趙繼然顧命蔡橫欽正法度節濫
用語多難止不增所又從惟中下公奏奪半
歲奉公費不冉得且念譚淑人先謝病歸
公是時以陶養譚淑人時時致所善鄰
公亦解衣而臥侍者月餘衣廁輪垢生
金州史料卷二 後集 八

上改元以修
實公館此表通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
主大計即翰林臣臆列具負耳今以為宜復古
左右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儀列形管亡令他日
黜典國是又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駢
修父老許三志焉臣不佞首陽之饑豈紂聖武
王耶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風示
永未不報新都公相則已心器之謂曰吾老矣
金州史料卷二 後集 八
史且待子而成遂薦公經筵講官公不能效
書莊受箋語其所陳析治忽要致訾疊不厭
正起自屬之且謂閣臣若講不當如是耶官
中有妃之戚或謂且罷講公言人主寧以一
微戚廢大典無已則殺吉而事乎上曰善時
公以校書郎諸數會譚淑人喪解官公日馳一
車詣公館公與淑人交柱於順廡圻矣工方成
公與淑人未成也公尸息有間驟然啼曰余
金州史料卷二 後集 八

端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所素所受術也
長公自蜀來望大號曰每而在哉公與長公毀
俱甚又三歲起復具如故新貴人由議禮驟遷
惠所羽翼寡而宿嚴重公欲以風致之公謝曰
諸君吾故人非不知從諸君貴第吾憂身後耳
質錄成復當遷公乞南遂為南京國子司業是
時增城湛原明祭酒也教授諸生數百千人爽
不矩坐講說道理公始慕稱之既益習其指極
掌嘆曰吾舍我而求之亡羊之蹊耶顧謂諸生
州史料 卷二 復集 九
趣歸事父母母徒褒衣矩坐為也亡何長公坐
事謫潮公不忍其老遠謫移病請急與偕行萬
里抵嶺而別遂歸卧益堅由薦乃起為國子司
業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
王稱其尊為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
物王者非當公持笏對曰陛下尊孔子先師
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嗟無之闕里制當益亡所
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指測聖意宜真爵 上報
祭公俄起南京國子祭酒恩拜則其所論公太

李車及轎 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齋祀 上
集書者之謂寔忠愛朕所進留 覽公先後進
太學司業者再祭酒者一其大指寬體輔情而
行最後整條教策急情時時周訪諸生貧者老
且病者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幸甚
然公晚更宦薄助教劉世龍者封事多所譴忤
微下獄柄臣疑其端街公公遂致仕去公去可
四歲而長公罷中丞則日夕相與考問德義聞
出而鴈行白鵲肩替優甚都稚子走相邀指曰
余州史料 卷二 復集 十
此二陳先生也公卒之年六十有三所著集二
十卷
王世貞曰海內故稱陳長公敢言云即亡及季
公者親後先所上書抑何抗爽便治也公所著
文累累起為儒官得非以文藏乎哉悅諱之世諱
出無若諱者少所見多所惟今得亡季公倅也
余雅喜公事茲聞間為余言季公內行甚淳情
義易廢損余亦志其大槓焉
京師使公傳

章公義中者子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
徙家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
屬文稍長居寔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
異而飲食之間游丁翁邱丁翁知公非常人則
又飲食之為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
弗謝去當推擇為子弟貢試於邑第一人自是
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
生脩贄輒以分諸昆弟無異儲久之舉鄉試又
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無害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十一

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為潔修
自矩寡合退曹僦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莫
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撰口囁嚅
索管染側理竟促鐻之筭矣居無何擢江西按
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
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中外監奴戚邸指
微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為下廐公
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為請弗得
自是嚴家怨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獄即它顯

賈人居間古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
寄者公遣謂之曰法自高皇建也大王為
高皇帝耳孫而身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
之舍人子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
謂公太峻得無震身耶公曰吾虞稟三尺耳不
能為七尺計民舍灾公馳而拜之反風火息
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鄙解散蕪穢七道策
事如刺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
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十二

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啗之持不肯下凡五
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方猺獠錯
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親老公以
法整幘之咸惴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
道兵撥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搗賓利獨降
之半兵當調發而止禦倭公戒母後期後期如
期法已又戒使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修以故
吏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舍
鳳諸弟丹拾樵其醜態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

不第岩冒瘴毒浸以成疾數請告會還四川林
察副使鎮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
忽忽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
橫東譚太初者與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
其子弟中貴人不拜還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
代而廣士民誣思之曰譚公為政若霜日章
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前請休里踰
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公竟成
歸耶不佞蓋先為日矣公前所買田宅以與諸
翁州史料卷二 後集 十三

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蓋十
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屢遷至尚書
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
士居約乃見節義公就執守三尺炙手若熱逝
不以濯退而食貧其耳如飴蟪蛄之音不入於
耳賢哉章公假令公出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
庸出也易云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公庶幾哉近
之矣

趙叅議公傳

始趙叅議公年八十而公素善公又熟公忼健
狀則盛為言張大之以為公於天地之所委獨
受其龐渾而博大者其氣恒有餘而巧若有所
不足天下固不幸而不獲盡公之用以老公幸
而不盡用於天下以其餘為百年為多男子為
不朽之文章公且讀且首肯居二歲而以公卒
聞矣又一歲而其子用賢以何子○○之狀來
請傳曰公治命也夫趙公以余一言故不能忘
其身後於易簣時而余言雖不響要為有當於

公心者乃稍次其狀傳之以慰未永趙公諱承
謙字德光別號益齋其先宋宗室有簡圖公傳
談者再傳而渡江為江寧人又十一傳而松雲
公昂督常熟遂為常熟人有三子曰封吏部公
玘最少者也昂既用義起家不專為殖至玘而
益甚竭廩粟乞饑人而焚券不責償又推其業
以予外家之歸戍者以故義聲隆隆過於父然
益旁落不能家而有四子俱業儒公其叔也當
公之十四五操觚為文事伉健所得書多經奇

卷二

後集

十五

吏部公撫膺而嘆曰吾不貧矣然竟吏部公卒
公始補博士弟子依其仲居仲時邑邑不樂公
聞之曰久儒減仲產胡誦也公乃脫身與數敝
器則僦一甕舍而棲嬾蕭宜人夜緝緝而晨供
公之讀而時不能溫突意豁如也顧試輒在萬
等文益有聲抗繆席為人師戶屢恒滿束貲之
贏佐公讀矣而公大試應天輒又不利歸而益
勤厲於學夏月恒自程以丙夜蚊咬兩股如蟬
知已至戍子舉鄉薦業已四十餘試禮部又不

利卒業太學大司成試其文而異之合六館諸
生為文會而公司其雖黃蓋十載始成進士明
年釋褐江西贛州府推官贛俗器其豪仰刀筆
而食以間把持本富人長短稍不給即為文致
其罪訟之官而尚更迭為証佐歲所破凡十餘
家公至廉得其狀即杖而出諸境一郡稱快公
嘗為郡征商即為商約毋得故低昂其價要以
商不困而官用足遂著為絮法又嘗設贛縣而
縣尉為龍南盜得洵洵欲挾而攻縣公從兩隸

卷二

後集

十六

單車逼盜壘陳說利害甚哲盜叩首請死罪送
尉出公以片紙白御史曰盜一切解散為良民
矣公又嘗攝寧都縣當賑而御史行部至贛公
曰吾不忍以饑民易御史權也畢賑而往謁諸
境以不及謝御史好謂曰若何謝為若代御史
起効民御史故當謝也蓋公為推官三年而臺
薦凡七刻它激獎稱是以給事御史選召而郡
有董太常者不便公颺言曰是夫老不應格矣
而又強項奈諸公何遂得南京吏部文選

司主事久之稍遷驗封郎中時分宜相當國而
于世蕃者嘗識公使所慕調公曰良若寂寂亦
有意耶吾能致子北公謝曰老憊不願北也公
於曹偶中鮮所與顧獨莊鄭公曉而好楊公繼
盛即二公亦雖然恨時之晚也間謂人不識趙
君耳庶幾汲汲長孺霍子孟也周公為文選驗封
垂六載亡害嘗署太醫令金百五十不以橐而
以佐其長也買公即待代者俄遷廣東布政司
參議公意不樂曰吾老矣奉尺一璽書為一

奔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七

縣官治貪墨吏養赤子而今彼金紫碌碌持文
議官長後也然公益強於職所轄潮惠二郡延
袤二千里一歲而撫歷殆徧和平盜李又彪事
起兵備僉事尤君琰問計於公公貽書報之曰
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
兵者不必有勝算其小人利賊貨而君子利功
兵起禍結財匱人困竊以為所當深念也且吾
左右皆賊黨也吾推心賊腹而賊寄耳目於吾
朕掌間故兵終於寢皇甲士不下睥睨而賊已

肉隨左矣不佞敢以龍南之事進下吏庶君懷
然與公合笑撫下之得不亂公為本長亦不餘
修眉虬髯軒鼻自其少時諸生出入里舍兒固
已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能脫肢傳人意間有
所不可目先炯炯射面鬚蜩張且語且咤稍已
伸則理鬚惓然亡留憊以故所交往雖嚴事公
而不及怨然亦竟用以此罷蕭御史者公同年
生也意有所屬於公公不應而王御史者以使
至公待之簡因相與望公曰趙參徽徽來欲折

奔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八

御史角耶誣公以它事論錫其職歸里然公素
庶其為推官日執行賂者置之理為參議白博
羅令之寃却其謝此聲聞人人即御史不能以
簞簋誣也公歸絕口不言廣東事謀隙地為圃
鑿池築容老亭偃息其中客至輒命觴奕留連
竟時邑饒佳山水興至即出興盡乃返又嘗為
蒼英之社里中人艷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靡
布衣至十浣飯不脫粟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
務致方物所以延客亦豐其經費至齋而更

不為節費捐百金城其邑又捐粟百斛為豐臣
魯諸弟外宗戚太亦靡不衣食其餘者晚壯御
膝不衰而少却奔女姪為詩詩得香山隨州意
然至成一篇輒棄云不成稿五十餘而貴貴至
四品然先後僅四政六十餘而歸歸又近二十
年而卒然學士大夫猶以未盡用公與公之未
竟壽為惜公之所以遺用賢深哉公文夫子三
人用賢其長舉應天鄉試有雋聲諸孫六人
王子曰讀公所報尤瑛書深哉乎其思也嶺冠
余州史料卷二 後集 十九

喻司徒傳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喻公時云而
喻公之成進士也則前拜吳江今吳江巖邑
匪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
入若大淮衛然而公至則嚴旬校讐得其狀始

為潔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每事敲撲力役
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鄉小民闢閭毋復
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管計餘斥遣之各自
得意去臺郡國下訊牒及它利害關白鑄一大
櫃中手自封發吏亡間不得事也即不敢望得
公一頓笑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間右時時有所劾治
皆取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
竟公任無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
余州史料卷二 後集 二十

及大猾指名亡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
南四郡一州十五邑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
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史前是太保王肅敏
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補公對曰
必不我也誰當外者主公奇其言而疑其不饒
錢為必服公為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技給
我且事體大弗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羞給
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
逆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

不為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
吏任耳公又條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
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公抗疏論列謂其人
險而貪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即素服候訊址
闕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為兩已弗究公遂
出視釐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而當
饒得饒或強公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
不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歲大稔而釐
額亦不虧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

介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母李老病不解衣而侍湯藥顧於天乞減已算
以代李卒毀瘠踰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
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以中而部檄公強起
出按蜀亦自厲有風稜嘗紕一方面一大將雅
仰廬三州守賓陽江萬大寧四令不法狀窮
治亡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治已
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偶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
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為安
近千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多

復蒙謝娘初遷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
僕俄以右詹都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拊循
其吏民練兵實選將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
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遂巡引去亡何改督操江
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盜汪然朱良弼
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左副都御
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議以請
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母私允留減存料銀添給
運卒行報改徵脚直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

介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勤於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
時人為謠曰藁藁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
用言官薦進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
士出邊鹵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富
免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微破之獲首虜五百
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三上捷書白
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
戎政應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詭定編
派發其數尤切虜入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

侯營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 賜王
食法酒尋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
攝武選軍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
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
三歲所而薦疏騰上 召為南戶部侍郎督留
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明注選重
部運省解納分水允 詔次第行之公竟以不
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
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為古文辭源出藍

李州東林

卷上

後集

三

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宇中
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為光人
有丈夫子三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

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顧川
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亡害奚啻顧
川哉漕河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隅伏鉞控及
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
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八座之地尚有餘席
待公而不寃耶中州龐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博

矣
天性重道遠著為文章深含崛發乃自古記之

蘇州史料後集卷之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應天尹方公傳

方公諱良曙字子賓別號賜谷其先故河南人漢有長史絃者避地江左至宋而始自桐江轉徙歛遂定為歛人方於歛為著姓然世隱約不仕至公而以經術起田家鼎貴至贈王父泰為中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封父祥慶為工部員外郎再贈如王父而王母母俱夫人公生而惇

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一

敏兒時即雅步端視不與群兒狎稍長從故王冬官獻芝受春秋業成矣而獻芝宦去其鄉乃從其弟某游某開西呂文莊公枋弟子也能守其師說飭躬砥行有關閭諸儒先風一見公而器之盡以其學授公益守不變然至於屬文詞則自發其蘊不盡由師指以故補博士弟子試輒冠曹偶父之舉鄉薦當是時今少司徒弘靜

魏因為族弟行少於公二歲並以文學行誼籍

籍公車闕司徒公顧先公成進士又三年公始

繼之始翰林有剋封選人或風公袁州實當國可謁而得也公謝弗往謁選亦弗及而母姚夫人病矣念之乞歸省弗得得南京刑部主事將以便養道聞計奔歸自恨其不及也憂毀有加恒病且殆服闋之吏部選人袁州當國如故公亦仍弗往凡一載所補工部主事當權荊州木稅公持操弗夫時方構三殿採木蜀中賈人恐見稽故咸自匿比公任木無至者稅史思弗充

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

額獻筴請權舟公曰吾果權木非權舟也木不至罪自吾分奈何移災於舟蜀賈聞公庶翁然咸就權居一歲而課完及羨餘二月公悉免之誣誦之聲填道遠故王橫甚其狎責監司守令不可計獨不以加公期滿歸以故事用幣袁州子惟以二絲謁子勉以語袁州袁州笑曰此即陋澁故德之母強涸也尋進負外郎於是封公亦卒公毀瘡有加服再闕改補刑部或以素不習三來難公者公請志寧治之若老吏更以是

得尚書心進郎中出為續輔獄公所平反以數
十百計尚書無為異者後先俱報可東明三寃
獄久不釋公立剖之時父旱兩澍應一舉人忘
其名為盜藝常死始公永朝辭用事者願指
令出之公弗應而其人復行千金以一刻入公
怒叱之曰死狗欲汙我耶三尺不貸汝至部立
治之死穆宗初遷河南按察副使職治河
河積隄防錢粟鉅萬以十數然不盡用之隄苟
取節縮名逼河而隄隄主為耻而取其羨供邊
倉州史料卷三 後集 三

至有私於橐者河以故善隄公上書臺使者謂
必遠河而隄遠隄而取土雖勞費而父也臺使
者賢之工成屹然若固而計其不恒潰費更省
於舊公又時攝軍事清軍伍名聲籍籍故相新
鄭公不以望公懼江西左參政未幾遷湖廣按
察使事遷右布政使復為河南公之參政江西
也屬左使關公行使事於財賦出入擇人而授
之潔法毫髮無所奸藏吏洗手而治迨右使河
南左使亦缺吏大出奇羨佐行裝公悉却之曰

素不貪貴諸侯環我何以樂為竟事無所謁
於果右使廉聲隆隆起矣法當得大藩而新鄭
去而江陵公代之兩相不相能頗修郤於故相
所知者至公而曰是故廉安所得新鄭心而委
罪善地耶蓋公之始權荊州稅也江陵以史官
省覲歸其里司公狀而儀之為文以贈謂嘗過
公署堵樓如比丘比滿圖書三篋無楚中一物
其操行如此即古傳記所稱何加焉公又無所
謝至是乃以望公謂方使豈忘我耶公又弗謝
倉州史料卷三 後集 四

其語前後流聞銓曹覽而以雲南界公蓋遠之
也公孜孜奉法唯謹真新婉寇困於軍食公調
給無乏浚昆明池之濶者所灌漑皆上田價驟
貴大出積金賴以佐饔餼安寧二州城工民不
知役公故曉續者所至庫不能三萬金中則三
之券則計之蓋頭尾凡六歲遂以富實冠諸藩
矣而公愈且老思歸移文兩臺乞骸骨先是兩
臺公績薦書數上皆不報至是為移主爵者
妥鳴公屈乃遷應天尹甫兩月所釐正井井而

有傳給事樸御史者相客也儉而貪謂公未
湮移之公弗應乃取微指以老勅公令致仕
聞之曰吾意也遠則歸應天邇則不歸耶即
日巾車返洪中戒門者毋妄納客刺吾欲償
我萬里勞顧時時取師所授絳之身心為實踐
學諸可以自娛佚者弗用也間一出徒步山水
間與田叟論陽雨較豐歉若公府之跡可數已
公內行修尤篤於孝友少時嘗自春粢以供
堂上飯客過而笑之公曰吾不至乏一力欲以

全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手春志劬耳諸君笑者何也子舍無私儲得少
束脩輒以付家督伯兄卡難事公所以曲事之
者百方嘗從姻家行貸得十金將以充博士費
遇兄有子母責即遺之曰毋問所從來也及在
宦日所餘祿時時共之矣兄以故降心而懼公
晚節無間程氏姊喪而有三稚子皆駭為授室
且立之宗黨姻戚無不賴以潤者歸六年而卒
得壽七十有一有五子存者一貫一樂一敬一
敬舉已酉順天試第五人報至而公卒一樂

大學生乞餘傳

弇州生曰方公所值三相君其一不知而聊容
之其一能用之其一知之而故抑之彼三相君
者其智識器量不大相徑庭也公斤斤一節固
自如耳嗟乎士真有命哉公卒而蕭太史良有
稱之曰明興以理學名家者踐履篤實薛河
東而下獨呂涇野先生一人方公崛起江表私
淑而遠宗之謂之砥礪君子非耶余遠不能識
公所詣邇者官白下與司徒公游以質之謂叔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六

父實長者不媿蕭太史稱云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世宗朝甌閩海之賈於舶者扶島虜以通我奸
民詔故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
鮮當意顧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
公合策思盡剔其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
內調劑之不使盡聽法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
事者為中朱公以快諸奸民因併中紹興守遷
為湖廣按察副使使使僉用守事罷守固紹興所

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不失循吏
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嗚呼
沈氏之云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
誕時而母吳夢若麟為廬者寤生公弱而父見
背為諸生時朗雋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
讀書訟勝而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
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亡而何而
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
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通耗縣官金錢不具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而上猝至且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
公公曰召商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
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
歸材於商不難也已上果從陸得不匱水衡
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脩皇陵錦衣朱
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公與偕往朱指
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遜部曹而指揮秩
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聞
公曰竊亦有請於公高皇帝制皇陵不

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累
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人而公具
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傍吏之乃見為飭垣屋
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
恒稱為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
事固不當餞自為國士耳既考最留主事刑部
轉負外郎即中時尚書為聞公淵積已賢公而
公後先所承詔獄三十餘事獄亭情法間至
損上威以信所守而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八

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守紹興縣縣人獨
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至賠產以償
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蓋久之人人
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節比苦火又濱
海若魴為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為魴渡
海去其他政績往往類是而賈舶之議起蓋舶
客許棟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緝紳利
互市陰通之而持上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
公弟上必郡受其利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

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調劑朱公不見德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公即請從軍中往張公不憚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巨測柰吾何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為辦者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酋至云此黑苗酋某也公誅之曰黑苗酋某父著勇而此僅踰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

即為露見利病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墾將而有私槍弗恤也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己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廬生瘍傳其從者舟人葉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旦夕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瘍竟不藥也公博學無所不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楚吟稿鷄窠稿南廠志南船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至老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為鄉貢士二為太學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為郡邑諸生十曾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九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此也

贊曰蓋沈公嘗為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船難起當事者以重屬諸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我之迫朱公稍欲為所欲為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去之夫以朱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不免何也築室道傍

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蓋又十餘年而
艸稿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即沈公十二議
始固落落卒之龜筮著筮何異焉然朱公矜峻
重名節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
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
施於後者宏矣

陳司寇傳

陳司寇公者諱克字敬甫世為揚之通州人公
幼而穎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他兒所受書

全川文粹

卷三

後集

十一

耳之亦成誦甫髫工屬文通州守鵠君鵬者得
其經生業異之已脩諸生試文益奇為飯齋中
高君問謂媪有寧馨兒可念也媪頭出夢語是
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公怒叱之曰啖吾豈
汝曹抑項人耶高君問而得其故愈益異之撫
曰生自愛必為國器公自是補博士弟子數試
高等廩上庠益弱冠而舉於鄉名聲驟起謂一
第母足溷者然數困公車久而顧其於文益工
尋從故侍郎呂文莊公柝游及而求之身心之

間純如也遂成進士隸車工部時議為
皇帝立廟於太內世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公
公乃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法夫所謂勿
遷者德祖也太祖成祖而三也

獻皇帝之世次則

孝宗也其廟宜以

當尚書弗能用然心體公議而以其歲授都水
主事當治清江厥選部即林君春內賢公欲引
以自近而不得公既之任有廉勤聲好讀書思

全川文粹

卷三

後集

十二

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鑿黃河之上游避
口以達清江而阻於都御史不果後都御史檢
故牘行之世世受河利滿三載為虞衡負外郎
再以才轉營繕郎中時上方勇於宮室之事
無虛歲而將作諸大僚且緣以博功賞公獨務
為節省建沙河行宮公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
徵商公爭之不可乃曰事畏相婉請得分半而
任之可乎公所任獨不徵商主事亦不敢征也
事視公迄工畢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已復

建大高玄殿公入視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之
至邑又視工直籍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
多中貴人之私人與虛直度無如公何則更且
公陳古人陳古人云而公所省又數十萬計
工完當上功籍公獨避之他室尚書意甚恨之
比奏上獨不遷僅得賜鑑金而已爰之擢知台
州府公至掃去一切供億所議決以情衷三尺
而行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伯持提兩廡惴惴
至日宴不得一飽然率以善滿去竟公任無營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三

歐者公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所識指如
王司寇宗沐吳中丞時來輩後先為隆萬間名
臣遇旱禱雨輒澍歲比稔士民爭頌之治狀為
浙第一而以不能事一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
安府公之治南安無異治台其稱公於南安者
亦無異台而所最著郡當嶺南孔道香樂摩象
登類故守之市之若議稅者公併不復市前後
公所領郡多佳山水數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公
不飲相與稱公為醒翁作醒翁亭配公於歐

運鹽使時益課歲不登公自其御史云私鹽
不偶則亡鬻官鹽者不為官鹽利便則驅而
私鹽其要莫若嚴私而寬公所謂嚴者若而條
寬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至萬餘而商不
病公之為張蘆復五載人意公不能無望公笑
曰我何望為即簿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
然太宰萬公鏜徵公之曹事飭公署整庀而器
之遂遷廣西右叅政公所治糧儲務在於搜伏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四

田革濫費吏不得侵牟其間民不病歲踰二載
為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災所採木倚貴州兵民
不勝力公為更番之議以紓其劫布政使用苛
法採丹砂貢都御史議開永寧銀池公皆力持
之三載以入親行道遷雲南右布政使未上
移廣西為按察使再至廣西也其吏民鼓舞相
慶時贖江宗人無慮千計率童而祿於官公曰
逐逐也非盡朝命不可他郡兵歲五百戍會城
軍餉頗優有三公悉勒令如原數諸降胡徙邊

者世廩已別子則以報効世半廩已又其別子則又以報効世半廩公第令廩及身而已公所裁省帑賦復以萬計而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達助獄與巡按御史左兩御史同鄉人街公刺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為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分宜相以非其意謂客曰彼何人也而亦蜀帥公聞之曰吾有歸而已既而分宜相以論罷公乃嘆曰嗟人者何為哉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五

夫人三街我而我三如故也於是益自信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勢且用兵公曰毋庸也移檄受其長嫡符遂定野人妄相習為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借以為捕者公第捕其首惡抵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臣檄公擒之公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蜀也急之則窮獸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覘知公亡他意束身歸公撫蜀號為不貪功名先太體類如此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

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常議修高郵河堤嘗用右公曰石所從遠而湖力薄不至囓多樹木隄以板而莢土實之費率省半又蠲淮徐之河貢三萬金召勸刑部右侍郎未代而景泰王自楚返差輜重千艘而漕艘復入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公憂之甚選一大校探刁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潰口入轉而達胡陵母所亡失公既已得代即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而公請益力許即家調理公少而失父恒依其母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六

邵太淑人而自其轉徙嶺外度不可借則留其婦朱淑人共養至是念太淑人益老矣以故堅不起而當事大臣如徐公階李公春芳郭公朴輩挽留之甚切即劉薦無虛歲公夷然不屑也日侍太淑人為嬰孺兼者七年而始背公公痛毀如少年服除當隆萬之際天下日望公之出而公以疾不起矣公孝友故天性嘗以餘俸置兩舍貧郭數頃既而念其仲冠叔完孺悉畀之冠有子大壯大進士得封貢外郎完亦舉鄉貢

成立矣居恒謂微伯氏吾安能家公又給其從
第元母錢數百緡俾歲收其子息以給公於
切亡所好顧獨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鄉人間
以私謁公居間如弗聞也者而度其枉或有急
則立應之矣治河副使梁巡鹽御史張者皆公
門故謂公得無有所托乎公謝無有則為梁言
通夫役苦第寬之可活數十百人命為張言通
有鹽舍而領真州鹽不便任之可歲減民數千
百緡二君唯唯故公歿而其鄉人非宗戚而為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七
之惻涕咨嗟也公之後先持憲以嫉惡聞然嘗
奏記徐公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僅僅耳即
中人夥而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見欺有才而
暴施則見忌此兩者器使之近賢苛責之近不
肖姑置而觀其後可也徐公善之以故天下稱
公廉能以指數而不廢為長者公之沒有司聞
於 朝賜祭葬如故事諸生相率狀公行請提
學使者祀學宮公有子大科亦成進士為河南
鄧同理文學政事有世風餘見碑誌中

贊曰當嘉靖中政府方急私而陳公不以私請
竟能完其用以顯迨其末而政府方急才陳公
以才進而竟能完其志以歸何也賢者固非人
可測也 國家用陳公所至常為 縣官急財
用牧養士民興起士節即古所稱賢能臣何間
焉然至典郡不進秩滯鹽官五載其不中考功
法者幾希蓋余傳陳公事而憮然若有整秉衡
者其母事名而責實於耳目哉

林宗伯傳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一八
林宗伯者諱熾字貞恒其先自光州之固始避
五季亂入閩遂為閩人十餘傳而至 明為撫
州守元美以子貴贈南京吏部尚書再用孫貴
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有子曰文安公瀚起家
翰林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以耆德重海
內卒贈太子太保文安公有二子曰康懿公廷
樞仕如撫州公所贈官卒贈少保其季則宗伯
父白廷機亦起家翰林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
累進階榮祿大夫有四子宗伯其長也宗伯生

十四年即以春秋補邑諸生于十四舉進士陝
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冬永選侍景恭王講
讀以檢討滿九載擢修撰進司經局洗馬兼官
若故與校錄永樂大典明年與纂承天大志尋
志成賜金帛四十餘為國子祭酒大典成進
太常寺卿治祭酒如故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經筵開充日講官仍充世廟實錄
副總裁改吏部右侍郎亡何改南京吏部久之
始進工部尚書以至今官凡再遷皆仍南京而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九

以母李夫人喪歸服除屬疾卒年方五十七宗
伯幼而朗秀讀書日恒得數千言康懿公奇之
謂榮祿公曰此兒千里駒也提學江汝達意
不可一世士試宗伯文於稚驚曰所見皆凡才
毋踰若者必以文顯重每試諸生輒挾與俱恒
為冠而其讀中秘書時愛業故相徐文貞公而
嚴分宜方當揆分宜雖意忌多人我然好文沾
沾每謂宗伯當有海內名而文貞公之器之則
直以撫世等物寄與張江陵甲乙江陵不能毋

甲室矣故事諸王當就邸必選進士中明經
老儒侍講讀之國則為國僚佐時裕王當為
儲未定而景恭王寵王也上偕為妙選
林臣輟史職以往而宗伯與馬宗伯既素饒經
術雍容進止不爽尺寸王恒目屬之分宜故
知宗伯然以榮祿公不善事之故漸左而其子
世蕃與宗伯隣謂其宅可併也屬王且之國
風宗伯使納宅宗伯謝曰宅受之久久不敢棄
也已而謂人吾不惜宅惜所與耳世蕃患使吏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十一

部以之國故事請分宜意猶豫曰史官侍王
邸豈亦故事耶文貞公時副揆力為慫恿得毋
從之國分宜念宗伯且造謝宗伯陽為不悟也
者不謝也分宜欺宦稍稍達而其佐禮部吏部
則高文端公儀楊襄毅公博為之長而二公皆
海內風望長者虛心待宗伯亦侃侃亡隱多所
裨益在講筵文貞公居首揆方倚公自副而
以進講語直有所不當忽中旨調宗伯南或
謂中饋人間之故或以在宗伯次者有與援擢

而代之其事秘莫能明也文貞公每嘆曰誰謂
振下事由我尚不能為國家留一林貞恒自
是亦不獲竟相席矣宗伯雖少貴能抑損為恭
與人溫溫言笑至於大節則儼然嘉隆之際士
大夫有所傳抗顏談性命學以養交穢名宗伯
深非之曰此市貴耳叩其中當無有聞者為掩
耳國子諸生例必資滿而後得歷事九卿曹屬
其後漸以居間素宗伯一切謝絕其佐禮部則
諸陵貴人以大水請修治莫得遂所欲宗伯周
金州史州卷三 後集 三十一
視還奏唯長陵小毀當葺餘俱已之所省費
以萬計其視南禮部策而魏國公之諸孽子邦
瑞長而第三子邦寧其母嬖而欲貴之也滕隴
為稱繼得封矣遂改送邦寧入太學云當襲宗
伯却其移文曰誰謂邦寧嫡耶咄嗟而母嬖也
長幼之序曷敢違之當是時為邦寧左袒者衆
宗伯與其屬王世懋持益力母何以言官論建
棄邦寧毋封邦瑞遂行襲中外題之宗伯之佐
南銓凡六年再當大察其長馮而黜陟焉以公

稱入賀萬壽時江陵柄國張甚異宗伯以
舊好往相與除前意宗伯自公見外辭目疾弗
往為曲晏折簡以要宗伯亦弗往用是遂絕時
文貞公罷相居華亭里中陸先生樹聲為宗伯
座主而賢宗伯歲時修餽兩家不絕兩使蒼頭
人司之且止耶則子牙一衛南耳而其餽亦不
過筭器食宗伯居恒撫膺已矣非徐公母能用
我者陸先生尤耿介每謂得宗伯當益強宗伯
亦曰使我小選懷者何以面陸先生宗伯性尤
篤孝其僕榮祿公於館局蒸菜色養既榮祿公
居南部數以公事如都下宗伯迎送必數十里
外長驅而泣抱膝不忍起上酒炙時手擇而薦
之其為宗伯踰艾矣聞李夫人計號慟幾絕即
日徒步至龍江望廬而慟復幾絕曰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斯豈謂我哉奈何以一官而廢我慎
終節以故迄服除至卒不復用縉紳雖惜之宗
伯殊自快以得長供奉榮祿公也友愛諸弟病
瘵如其身寔副君稍長養而訓之以至卓然有

聲稱者宗伯力居多榮祿公饒多子孫不能悉
推舊廬宗伯遇火圖書器什俱盡至假康懿公
廢宅以棲性尤好客客至輒令具酒炙度歲租
入幾何奉榮祿公甘旨外悉以供客或不繼則
笑曰姑罷酒醑而後語我蕭然四壁無長物也
部使者欲為宗伯治第有疑獄可出者使宗伯
所觀善諭意宗伯正色曰女少而娶晚乃改適
耶卒不敢復言宗伯嘗再考會閣一典順天試
及掌成均學其門生故吏徧天下無一字居間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十三
即歲時伏臘問餉無絲泉之納其却真定鳳陽
二守賂尤表表者嗜書手不時釋為文能復古
然根柢理道不好為浮靡以躡名臺辟纂福州
府志縉紳以私請者積篋不登曰豈欲陳毒我
耶且是寄與考功令孰重志成讀者服其典刑
又刪輯八閩通志垂就則病矣侍 經邸進講
有四書直解誦四詩有詩說并其所為詩文甚
夥厄於火今其存者猶若干卷宗伯少嘗讀書
大中寺寺多崇至則屏匿祈雨留京禮城隍廟

而歸餽養一青衣神馳而曰日壇封矣起視
邸中車馬雲霧之潤雨沾足以是心負其
痛也亦坐祈雨而應為濕所中云有三子世吉
以蔭為太學生世勤邑諸生世陞幼而從余請
傳者則世勤
王子曰 明興薦紳無世臣則三世而八座者
獨林氏而又加一焉不亦振振哉然而天下
斃其盛而中惜其不盡究用者其故可推也文
安公優游盛世經綸之畧與諸賢共之晚而厄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十四
宦豈危得大柄不果榮祿公終始當憚相嘿嘿
守操以老宗伯在通塞間其際猶之乎二公維
然宗伯自死蚤耳不死固未可量哉抑母但八
座蓋三世而史局而太學師佐銓典禮天下尤
艷之文安與榮祿公皆富壽久為人父宗伯僅
為人子然其終始有惜之也余皆不論著獨
論著其其遺能即完於出處則三子一轍乃可
愛耳世慈者子弟其持親公事尤力於宗伯稱

余州史稿後集卷之四

余州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

太常卿宋公傳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為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為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嘗輸粟助邊拜綵帶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散官魁昂父聞義必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為諸生也敏賦於有司

余州史料

卷四

後集

輒冠然省試而屈亦如之既薦鄉薦進士為吳縣令未幾即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為御史御史之未幾即起為義理寺右丞已落職補知夷陵州未上即拜霸州興備倉事亡何起為大君兵備副使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府按察使事即復為其按察之副使移福建學政以明年自免歸道還其諸泰政即入為大僕少卿甫上還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叅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積歲久之

以功遷右叅都御史陝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而公卒矣公成進士自丁朱以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為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既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為非公不足當而既遷之後復喻喻訾訾互見指目以躡致累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適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為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竭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獲繫繫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虐賦所苦者最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

余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二

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為差次即貴
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虜大入寇餉不給大司
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賊人洵洵且寬公白郡榜
慰之而條處其緩急寬者復矣乃與比邑合而
置義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變
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
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為名公卿如今魏郡太
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比時時麗情
兩造數百人不踰時解去而他所經畫樽節皆
并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三
出人意表故既徵而人為尸事之為御史時上
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虜自重
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為縮舌 上雖
內私鸞而無以易公復不下未幾鸞暴死事露
僂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為識
者所重出按河東鯁持法亡所徇許醜賊簡少
事公創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
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為御史司大計
時公之鄉人幸有臞子橫而貪公欲亂之不

果因論邊事遂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湛修撫
臣阮之葵龍請攝治之二臣臞子之心替也
是不說公而會公督視 三殿大朝門又中貴
人議工且日一錄公不可又欲悉易殿趾石公
又不可第易其燬而弗堪者而臞子私賈人五
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之將不
可於是眾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臞子自以為
公功公無所報謝而遽巡引避以請急歸遠風
霍變宰相欲有所廢樹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
并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四
部與臞子比而謀謫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
有西寧侯者遁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死盡剽
其資財 詔捕之格甚峻公鈎得其渠魁悉置
於理霸人憫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詠為畿
南輔公靖城之最為堅完又疏豁洪武以來養
馬通稅國太悅冀自大名移閭監軍名為材公
而寔遠之且因以兵事後太宰於公按鯁時有
所不悅讓也公至聞於大師戚繼光合焚破倭
酋斬無算公與練軍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

稱公有文器材而計吏之謫後下矣太宰修前
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
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宋郎請先斥郎乃止議
請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灌園意甚適
也鶴邊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補
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為副使視福建學政一
以高皇帝卧碑訓諸生而時刻栗越經性
諸書翌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參其賓政
佐太僕太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

全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五

九郡則自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
故令吳深曉民間疾苦與吏弊風俗至剽一切
務為寬大而於雲間金壇溧陽豪貴人之匿賦
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郡邑中水公上
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海警
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果討
盜修餘皇練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
狎至公遣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
器甚衆公於清濁靡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

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謂金陵其
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鄉人宋楊
邦義以不屈女直死江寧其祠與墓在焉而墓
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為置封樹因故祠趾宮而
歲饗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
皆里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
左使瓚臣繩公公不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見
器相國要之不苟為附離者坐與御史論盜
事相異同公廷辯不少屈雖入為廷尉猶用前

全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六

障指訾公公所部一卽病狂易嘗闖入交戟肆
侮公置弗較也而卽猶時時毀公偶有中之者
遂繼及之相公絀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
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
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
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嘆贈公怪之對
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如日又
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大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

謂公當以名義見嫌且必能為縣官致死力公
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
詩善其言矣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
東越良知之旨而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
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
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兩文莊公皆重公
以為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羅文恭公洪
先其詣益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
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
弁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七

十餘年卒以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
為人氣豪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
五子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
婦橐裝以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
觴為樂比畢會入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
猶蒸蒸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以讓諸兄無
為行廢得好田圃輒買益之推而至於三族之
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間左亡不沾
公之德以為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
弁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八

忘其德於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
陽山稿晚撫吳又喜向曲之華陽蓋褒其詩文
目之曰華陽館集始難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
而自有子曰珙曰玘曰珽有女婚嫁皆名族詳
胡觀察行狀中

弁州生曰胡觀察魯中丞之稱公古文詞也謂
世之師述遷史漢者刻意劇心雕鏤擬其極
於盜哭為悲借笑為歡公每嘆以為中古影
一切掃去之味歌必性情論議自道法因其

固然本其誠然嗟乎文不在茲乎哉乃胡公之謂不佞齊名公夫不佞惡能齊名公記在燕州與公還往然不數論文叩其學亦不甚酬返獨酒間為歌孟氏牛山之木章擊節嘆低昂宏佚不假長字而余心豁然若有會又若有剗譬者夫公之益我深也若公所遭際在通塞之間頭則必起起則必顛以為人乎人所不宜有天乎天所不可解雖然公所自立於英人之外者者微矣

牟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九

少司馬趙公傳

當島寇訌而為世宗之季先後兩貴臣矣一以視師往曰趙司空文華而一以督戎往曰胡司馬宗憲大江以南不患寇而患是兩貴臣者時則有兩侍御亦先後以樞後惠文力折之兩貴臣之焰卒不獲大張而越民恃以小挺日夕之命然卒不能為兩侍御害兩侍御者趙公也昭王公本固也而又皆同年進士文皆為顯德之耶臺人趙公之所值即趙司空最貪鄙

賁情上寵而挾權相之邪盟之則又最橫公賁自福建巡按還以風裁舉再按浙江司空其部人也而持監軍節以吾吳之曹中丞邦輔有戰功而不相推遜欲劫其調度失策公業為救曹公草露以示司空而語之曰年來遠賊至唯有烏獸竄耳所見唯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厲天下司空語塞第曰任公救之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公曰惡是何言也俱為臣子伸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司空度不可已又繫以桑梓故懼公難之追寢其疏以解而足時公入司棘而司空有一子應試乃謬瞞公而要之曰老婢紙牘奈何公陽為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寮案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不錄司空患甚然莫能報也而屬且入朝因盡籠諸公功而歸諸已公當會薰草盡削其張大誣罔語其疏遂有異同司空力能得之大相然竟不能奪公所守而公乃得加奉及賜鑑金束帛同

空自以告許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其後
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殺
而其張大誣罔尤甚且恣為乾沒王公持之力
已副臬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王公得屢遷
至南太宰而趙公厥歷中外所至策方面勳而
其官僅為左司馬坐宿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
潛號玉泉世為邢甲族而大父倣以俸樸父
用以副直皆著聲皆用公貴贈如其官父娶張
淑人有子光祿署丞孔陽德平丞孔儀矣三舉

晉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一

而後得公公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父撫而異
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皆高
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十六而成進士
除河南開封之鄆陵令鄆陵吏人竊少之而公
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斷盈庭
之訟不移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奸宿蠹
若蟻蝨脫字卑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吏胥雖
素舞文長者皆若負霜雪而大指寬時情輔
法而行手程賦書以曉草莽夏秋及期疾於奏

翰四封之外爭來質成隣邑師之如大府而公
間諸學宮憫其傾圯曰非吾責耶為造飾一新
校諸生梁策重非中又妻其無妻之尚其者皆
育而誨之後先取科第去增修邑城百雉必取
穹堅諸所厝置不以煩民蓋前公六十年而故
少保王康毅公憲為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是
為之語曰前王後趙鄆陵京地公八臺其始按
遼左也則已風徒肅然矣大帥李鉅者故與咸
寧侯仇鸞比而貴貪虐任情公按覈之視其職

公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他債帥以次論奪毋得免者再按福建其所操
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加密時其地已中倭公
策戰守核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噴噴賞服
故滿而有浙之命閩潮連壤謳謠交於道其聲
實亦畧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進丞南
大理寺亡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督操江防番上而以靖公憂歸服除召撫宣
府宣府故虜衝頻年土猷疎且盡公撫循其瘡
瘵專虜入寇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

曾公東掎而尾之走論功 賜金幣以
不能事者見苛摘解所任需 命於家將發
而吏以故事進贖錢直數千金公却之不顧尋
丁太淑人憂歸服除而証盡自言路更交口舉
公以公所在著績而浙為最遂巡撫浙東西提
督軍務浙人謹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公至而
島警屬已緩則為汰冗兵節縮不切橫賜溢廩
高方織作歲日益民不勝機杆公請寬減之得
報 可而又條奏地方便宜分款十而其要者
余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一三
如定屬郡之兼轄禁島土之開墾搜礦盜之窩
窩載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勾戌補調貧
上之朝著為甲令新建伯功高而爵久不復言
著奏下公與御史覆核當復遂權圭世世召為
戶部右侍郎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屢中水飄
溢廬舍民採茅蘆網鮭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
於常請蠲賑外復移帑金招益商平難值所全
活不可勝計而竟以糧運小阻歸里今 皇

帝初言官復薦公改兵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
山西無督雁門諸塞兵事公行相邊徼要害乘
高為峻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虜遠巡不敢入
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閱邊者以
公績上 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公於屬吏
賢者加膝而至破侵餉收伏贖若神一切以三
尺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晉幾理而有協理京
營之 召公尋病矣公自釋褐即宰劇邑三按
巨省四控雄鎮而軍旅居十之九再丁大喪哀
思焦勞神用耗竭竟不能之官既歸疾小間旋
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避郊野與田叟野老較量
雨晴而薦公者無虛歲時王公亦謝尚書偕公
里居俱負天下重望公卒而王公繼之公得壽
僅六十五公為人哲而秀眉目朗潤夷坦不為
岸谷孝友天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
養生飾金紫二兄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
習為儉衣浣不至三緝不至三不易也出入僦
素徒從稀簡見者不知其為貴人所買產多廢

丘濬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好吟咏尤邃經術遺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藏于家

弇州生曰當天下無事時士大夫易為守而難見才及其有事天下易見才而難為守嘉隆之變世豈其有事耶何士大夫之見才易而為守難也乃趙公之慷慨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墮才之易則數墮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五公之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殆若則遺弇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一五

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二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非地靈人傑哉

陶文僖公傳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綬同里開相善而其射策時上以文僖公為第一人請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一人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閣與鑾坡鶴禁之長佐對秉更離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子允宜而最後

諸公由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摘館文僖公即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閣

也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為且大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痊否賜羊豕酒漿瓜蔬等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治葬贈大宗伯大畧同諸公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俛及而失之以為恨而於文僖公弇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六

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為彭澤人徙於台已復從會稽遂為會稽甲族曾祖曰愷舉四丈夫子

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入翰林遷給事中

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為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

師賢以公貴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為

公又以大恒公少而端巖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即成誦已就外傳而有朱先生

者好為禮使童子習洒掃拂几展席夷其貴於
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
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
奇之公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轍手
為褒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
也十二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
又明年應省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遠
徙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為學每謂聖狂自
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

并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七

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第蓋年三十矣授
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
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
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仙居吳給事時來慷慨
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楊花世務吳君謂世務
莫先於摯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
是為名計耶為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此筆汰其
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
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

藥物醲糗為餽伺耗息吳君謝毋重累故人笑
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為善吳君得不死以感
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
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念通議
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乃
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儒瑤書公每
為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
泰夷五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儒瑤咸拱手曰
此公異日謂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

并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八

數引與議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
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
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
甫公除召充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務訕浮
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院歲餘
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
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召侍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
仍兼學士如故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兼學

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
依部其在 經筵為日講修 穆宗實錄為副
總裁 上雖在冲幼 聖質不世出公思所以
戲翌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鑑不虞昏
新民如澣衣不污塵止至善如赴家不遠是
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每
至謹 天戒法 祖孝 親卹民隱慎用舍廣
咨訪緩工後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
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自重之其亟稱

齊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九

先生以此 賜服視一品他精鈔寶楷金符綉
幣綵扇貂裘之 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
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運
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鼎疾而諍以疾者各
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為拜亦以此益未幾
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
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妻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敗
以雁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
履外而婢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顙之

神願減筭以代撫卹寡妹尤至伯氏之子尚寶
丞允泮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為人寬
然長者然闊嘿不洩尤春取舍絕嗜好其以鄉
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
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耆御史逮當
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唯輕令悟
趣寬之豪後知其自衣校百金為壽公謝曰悞
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易粟帛
而贍族姻之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

齊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二十

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袍遺之美材可百金公
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醑醉
之呼其子繹授且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保宗
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懼公指數百金為樹坊公
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則
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
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付
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絕門故計
亡之則購名書畫屏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唯

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屏器異耶公家
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
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
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
節死公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
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
有錢生者校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發
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為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
周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
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
園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歇又
曰為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社
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
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
心未嘗不再三嘆也且曰憂勤惕厲其古帝王
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也財有
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唯儉養廉唯儉養
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子儉故也公疾得之晨

全州志

卷四

後集

五十一

趣講而休沐更衣風入之遂劇 上所遣慰使
猶強自力拜謝已乃顧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
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官近列如 國恩何唯
生首勉之遂顯允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
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為古文辭
贊曰吾國之吳君時來元相江陵公之上 帝
鑑圖說也實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 詔公
所進於華亭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渙大發
也其二端皆自公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為公
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諱居功不自名公所以
稱大人長者哉聞氏之聲實衣被天下未央若
有以也

全州志

卷四

後集

五十二

余州史料後集卷之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為民御史傳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件 旨奪職歸而曰
吾編氓也即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
曰死幸呼我為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
叔承章為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為民御史者
胡濤字原荆世為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
今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一

其王父良保與父贈御史君親隱酒贈
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天於是胡有三節婦
而君之母封孺人閭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
東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
於浦後封如閭浦有母而娶亦未依君君雖為
諸生負僞聲然家以食田娶故貧即閭始婦拮
据理生不能給而娶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閭
君乃行館已氏束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
共又不給君泣呼天曰奈何閭室長者共又獨

勞母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

今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
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萬等
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
耳今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與君
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謂選得
永豐令初蒞令而吏白解舍敵當治君笑謂治
費云何立召召工而授之筭率賦十九有構訟者
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謂曰汝笑訟之利而不笑訟之害也以三木囊
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
君抑之使食齊民而造訪酬酢必以禮當受
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加賢者顧諸公
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為惟
衣冠抵掌甚口君賜過從與語得其狀立快其
妄出諸境有請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乘
用宿驅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
之彼衣冠而盜將奈何君為令七月而丁母

閹憂去官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做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屐至燕中成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女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鸞者永豐得之者老女孺聲也尚書以尺

弁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威嚴綈綺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去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上書言事事頗及官臺君大約謂天子方幼冲慈寧能極之欲以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為民君從戶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

雖然真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扇衫強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為諸生固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為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為德於人及以事見君卻養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于施濫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親弗當意或面責之又數數為戚故解寃滯寃徭役聽者翕奪君勉為解云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懷意外且無可

弁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復偕姑秘之而傍伺窺覷者有所謂而君之薄而又喜佚不能無推產顧其於倫常儉為閭閻歿而存娶者姆趙丘嫂錢所以事之如閭閻浦孺人有急色君不獲已乃指示廢箸者而遂入額米五十石以其二發以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夫有一女母女者君謂嫂錢姑女之長嫁女如已女李生娶君時時賙之稍不給則以署報君君好調劑署我必以調報君賈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五

宗戚故見宴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煙荒久不倦其所尤善即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嗜嘻見王郎自色栗也君素趨髻鏡簪力臂道晉陵醉後舟出觀白龍橫墮水且濡矣忽矯起躍空上觀者數百人咸異之君為御史而顧生以觀入與君飲適掉臂曰吾臂饒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辭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吐脾脫關君已獨身取間道陵嶢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出墓菊時委江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簫山葛仙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湖虞山拂水吳淞海探華陽善卷張公諸洞弔秦伯延陵春申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岩觀虎閭金山呼龜食及網鱗魚作餚間手採菠薐薺甲石耳茺莢俎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凡席之矣君所還母問立其主耳君名逢迎恐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六

後即無論主其舍人子圖丁者若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繒錢勞之以至城門侯即而夜懸筵待曰稍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故益窘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計無所復之則姑托酒與內以至竟死君死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而御史李學顏以隴虞弁州史料

僧持枇杷石一鶚鵲羸一賓柩前觀明移時去
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君幅巾
行咏入黃公祠惟之曰吾聞胡君病令乃已耶
則君之前沒一日也笑亦異矣吾聞夫子不
語性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慷
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死天下能惜之及
不能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遘奇證或幽
或顯淺智又烏能倪也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所居大帥
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進公不覺
屈席已薦東修為弟子文成公亦器之無語人
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
分司留臺故爭御史有所執訊南具以移刑部
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
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
尚書以語公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
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孰為速孰為可否

體當如是耳尚書居遂署為甲令尋疏論留守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
奉魏公帽不取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
江故事巡卒獲盜多寡為殿最公嘆曰是必有
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
為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
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餘而殺人公立訊寘之
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
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摘其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八

尤者卻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
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
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
夫憤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扁又阿諛時
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
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
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闕之中外嚮
嚮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
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誣

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黷然為老成，以順史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推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伏之馬，暗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蚕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外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讓外也。」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為天子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

年於今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貨盡乎三輔，近畿閭閻陟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彗妖作，異草木變，惟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為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傳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

為勉。而唐宋之翰林甫安石為戒，供報。閭閻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為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為召用者宜亟罷罷者宜棄勿用。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肯峭厲。上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尚書王時中職侍郎開淵歲俸部以下遠謫有差公遂直論斬矣時汪大夫得驛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為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報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晚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耶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曰何敢叱大臣公曰大金州史料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鐵令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為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上所使詞事者密以聞頗為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洵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毆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名行可有兄弟十人而君為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紵衣覽覽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舉過即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昇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吠奸之大而懷忘逆鱗之戒遽臨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令死臣父明日

死祖母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孰然一孫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倖臣不傷臣心臣被倖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更審時汪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斌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君死孝然卒皆不死王子讀之蓋至今猶

感焉已而嘆曰嗟乎夫孰非天哉今夫

高文二祖至神聖也從法語如轉圜然朝至斬王摧磔蕭儀而而腐曾秉正也始約法而天下有觸羅者皆以子請代得免既而不勝請乃許之如陸安鄭士利輩不可指屈蓋人子之志伸而於太和不無濟哉夫馮公伸為臣而其子伸為子然而卒以全者天也蓋馮公後十八年而楊忠愍繼事不免矣其婦呼天請代而若弗聞矣故曰天也馮公既得雷州戍雷之薦紳衿裾

迎而師事之班白倪孺相率藉指自公以為非復世間人公後先凡六載所懷寄在吟咏甚遲也獨不能忘母吳太夫人而會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冠準李光輩公始獲精心養母吳始公少時食貧不獲恒事井肯一日彷徨無所出之中野遇一雉飛入懷以佐午具至是嘆曰吾今幸不至宴吾敢以儉吾親哉於是日徵水陸之腴以薦每行邛落間輒奉板輿偕采田歌懽悅之蓋太夫人九十五而後終公亦逾六十矣猶蒸蒸孺子慕也公材大既委廢亡所施居恒慷慨謂猶可以為德於一鄉已而曰是不易以不費惠也出橐中裝頗買陂田之瘠者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而亦會有天幸旁畝益拓所入漸廣乃首推母吳意以贈其族李曰軋曰坤者又贈其女兄弟之歸張震王憂蔡者又贈其弟之婿吳繼之者已又贈其兄子際可為之娶嬪嫁二女而穀之已又贈其族子數可立可仕可還可又贈諸姊妹之適莊

華陸府鍾鳳者已又贖其布衣之交曰郭濟沈
蘭錢穀者經生交曰張思者患難交曰李啓祥
者通家之後人曰戴九號曰蘇允厚者或授之
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死柳御史與周主事之坊
其裔孫貧售之公公與之直而後歸之又贖錢
修撰之坊以授其裔孫曰母更夫守也倭入寇
監司募僧兵禦之公所齋廩獨當公家半士
女避倭而徙者皆為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
災溺南禪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五

衆又割其膏融數百俾代區賊長資曰柰何吾
安坐而視汝剝產也始公之急治生而人疑之
既伺其所藏出乃曰馮公始為它人治生耳孝
子君既出公於後遂益習經術青冠舉鄉試高
等聯而佐公為義會公元配金璫人以老壽卒
君顯構而請延不得則慟絕久之乃尋蔬食不
入內者三載而念公老不欲傷其意時時色而
後見不使覺也蓋鄉人益稱君之孝也
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馮公業十人姓名著

用公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
廟恩加朝列大夫而部使者方列上君前事下
大宗伯覆核無異特旌君為孝子表其廬於是
馮公父子忠孝事大著而君以數奇久困公車
馮公督之調選曰吾不任報國矣君不以時
需一命以抒收蓄如君志何君謁吏部選得先
祿署正光祿中貴人陸海故以魚肉其大僚至
四署則益狎君夙戒其屬務飭於上供之物而
中貴人至欲有所恐惕而君陽為不知者縛風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五

稍之役而數之曰某事為某奸某事為某盜不
而貸也蓋皆中貴人交閱陰私狀中貴人欲假
上供物以難之則皆飭乃更扼咽為諸役請命
而出問知為馮御史兄相戒竟君任亡敢干而
君當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紅綉綺衣之賜
蓋用四品側云會以公病乞歸公強無疾老而
稍善忘比疾革謂諸子曰負國家再生恩已
矣屬之而曹耳謂長子見可者以行古道其猶
有古心乎諸李可取師也遂瞑明年郡邑大夫

師生祀公鄉賢祠君之奉命喪殿瘡而抑於禮如其奉金孺人喪服除遽通判應天府君直臣子又自以孝庶重公鄉間毋敢吏蓄之而君益自厲為精勤每有所委署恒卑騎往曰奈何以口體煩人當論市役一贅而卜者訴曰何以任帛供君曰若誠卜且贅若父不某所兄某所為千金市耶里人推槽坊供者皆宴人子公怒曰去之東偏某家不以千金張槽坊而委之宴子杖而更之常監犁鹽務推抑大賈而寬中賈以

下咸稱平其監烙駒亦倣其意先豪牧之饒殊者監清屯田先豪伍之兼併者以故所至輒辦理然君屹屹持絜法亡所阿徇御父臺有胥史見訴下君治而心庇之比獄上欲曲罪訴者君持不可而止嘗奉委逮魏公從子及其家奴稽故不發君使諭之曰君不熟鐵榜耶而敢抗王法耶八議在魏公不在爾輩從子蒲伏請罪君痛挾其奴悉抵法數從子而宥之司內樞之貴人用督捕責君受牒君使一役受牒貴人恚

乃為名以抄案脅君吏稱吏威懾無人色君謂而貴人不解事京兆不受彈壓我以吏往而其人以小璫求耶貴人恚雖甚問知為馮御史子逆自折然君於職不專為伉其治民大指先教化而後刑罰有兄饒產而弟窘者誣其兄若不直其弟使具獄而徐動以天性兄為哭欲寬其弟而給之弟哭請畢死不敢負兄遂相為敦睦君又辯故宦家爭嗣微暖與富人之孽子冤死者翕然稱君神明君嘗屬議高淳事高淳據諸郡上游而頗受諸山水故有堰障之其水方溢頃田數十皆浸或請決堰以露田君曰為田幾何吾寧無邑子情安忍鄰國為壑則又請省賦以蘇常郡賦補之君曰蘇常賦重極矣能徑省高淳賦則可以蘇常補則不可乃議調停虛糧以改折代高淳之困亦蘇其後復歲饑稔穀不時起而君已去邑尹謂非君行賑且立稿君即日命駕趣之邑哀號者道聞嗟也君塞帷面示之曰我在毋憂稿君故已悉得其因饒瘠

各毋敢下上者散賑日所至俾貧人魚貫受粟
悉以實往咸驩呼祝君有後臺使者上君治狀
章異先後十一疏而是時少宰王夷陵嘗以公
分誠君貽書君謂相國與太宰追而賢君吾從
旁史之非久遷矣君不答人以謂君君曰彼賢
我則不責我答責我答我故不受彼賢何與我
為君生是竟不遷以考最不欲北謝病歸修其
父行誼甚遠也馮之先驪以俠亭以守刳母擇
以戰威顯名秦齊韓趙間至漢而奉世野王以
龔儔龔儔志龔儔卷五 後集 元
咸重廉靖稱其後道拯貴壽京稍寒諱然未有
忠孝表表如廷尉京兆父子者雖然亦各所自
重舉之耳以跡廷尉終始則何嘗不篤孝焉京
兆故不盡究材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其奉公
守法足稱矣又甘博學工屬文而傳其業者廷
尉之子學憲時可京兆之子鄉進士大受尤有
聲大受與王子善故為論著之如此或謂廷尉
有恒言行陰德而使人知非陰德也讀京兆之
辭孝子旌懇懇由衷悃矣今奈何使人名之又

忍以君親使人名之也王子曰然歟否否使人
不得名者盛世事也不欲使人得名者忠臣孝
子之心也名忠臣孝子以風天下者民秉彜也
且夫名教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而又何疑焉曰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汴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廿七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

鄭祀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寶夫別號祀山嘗仕為
提學按察副使有官稱美學者尊之不以官而
曰祀山先生先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即綽步正
視如成人御衣履有敝而無垢六歲圖請於王
父修從外傳又二歲改從茂才周師師好以小
金州史料 卷六 後集

約東諸生諸生不堪將去之先生獨曰志不
熱耳熱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訖先生早慧云天
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贈承德公
叔母李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而李
恭人見背擗踊哀慟踰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
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之塾館先生為之館矣
朝脯上食至甲夜篝燈焚香棺側其誦與啼聲
相續也王父益憐之謀徙他館以遠先生伏泣
自誓不能棄侍死又不獲從地下而奈何使遠

金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二

吾母俄左目背血出王父乃已明年有芝生於
館已而有繼母朱安人先生婉曲承意朱安人
愛之不啻已出也及舉鄉薦連擢上第開榜之
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何獨我母不見也贈
公視先生卽中雖卮酒箕器食必潔修而進之
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先生不
敢留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
辨髮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
已遂寘然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
曰吾老中天謫失一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
誰與慰我者先生乃強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
少一不以煩之既葬携仲廬於墓所第晨一晨
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休寢矣先生周
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兩舍久之不欲
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廿七箸不親若拜一命
何以甘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當先生之為諸生僅弱冠而與其儕街郡委計
松陽松陽令獨器公欲致之衙齋不可乃就生

生所談說經術執文甚洽民間竊言是少年分
重客有以百金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頽盡赤
拒之令復問先生欲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
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者謂先生能厲操隱
約時容此既居官則益自矢冰蘗斤斤守三尺
尚書為鄭端簡公曉尤以持法抗勢聞朝
廷故督治漕道親先生奔喪時委頓狀而異之
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宛平令周者乾沒帑金
五千餘委羅於戴史當坐死成者九人先生鞠
得其情欲坐令追則賂分宜相父子倖從窮
陸帥陰脅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體不可更
也竟論令如法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縱帥所
誣大盜以上案凡數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
比而銜之然卒不能有所撼端簡大賢重先生
謂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薦舉乃端簡廷尉繫
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秋官有大
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李安人而屬有審獄
之命先生當主事也得使審錄又得大江南劉

郡蓋莊簡公力持之先生既至江南所平反殊
死及成者若干人莫敢以居間進者於是目之
為鄭鐵面尋遷江西司負外郎還為河南司郎
中拜承天知府時承天奉 睿皇帝陵寢朝
集之使廩至其民不勝困先生一切為裁節而
泗陽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費景為煩巨尤加
意從減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侵郢故有隄
捍之歲久漸圯且大為郢害先生毅然修復之
時荆當其下流士大夫不歡獨受侵相率縱流
言而阻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
講讀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非
以彼為壘也且我能隄彼亦能隄何間為隄卒
成費簡而功速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
聲流聞既入覲舉全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
時相國華亭公常熟公俱欲得先生為其郡守
皆力辭之還郡而有 顧陵大璫事璫橫魚肉
其人而間帥者挾其婦翁故相與璫匿而相鉤
結先生廉得其狀數輒之乃群嗾其悍卒以乏

報聞於廷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
以藁爾卒而傲 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米
赴難者以萬計噪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
二憾之計窮則為危辭以撼臺使者共誅其事
聞 上察知之置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
以賑生者而瘞其死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
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太史維楨輩十餘曹
其後皆掇巍科稱名士大夫學使者為廣弟子
負及試額以旌之荆門守汰而景陵令尤墨皆

全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五

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庭訓守而版令不法狀
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美薦吏也偶失監司指欲
斥之先生獨為明之吏部得無恙其去惡不避
貴掖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事
飭愛府兵巡變故蜀喉咽也時以施夷亂後長
吏披荆棘而屢徂憐諭恣先生首按行諸險遠
盡得其狀與民所疾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
崇文教感紀大振雲陽何令者善媚不得其民
獨能離其心先生獨注下考竟得罪去

緩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而解印綬者漢中
大盜何勉之黨侯翦子等來寇愛先生督兵敗
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撫先
生方欲移牙要道減鹽課裁冗員議成且上而
朱安人之計至矣即日直杖就途行李蕭然變
人詠歌之以比趙清獻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
之喪朱安人其毀不下喪贈公不得已而與二
弟析產廬其敗者畝取其瘠者曰吾猶可自
衣食也既服除年僅四十五耳徜徉山水間無

全州史料

卷六

後集

六

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笑曰吾獨者
知郢陲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子幾不
如舍柰何以倦游軀共人賸壯哉自是杜門垂
十五足跡不入公府于旄至里間望塵而避
臺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劔者俱謝弗應相知
在公卿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鄭之先聚族
而居至先生若蟻房痺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
之或有勸別徙宅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
居善故寧可長使子孫有執時有詔斥責越

中寺田或謂先生可以賤直領也先生固辭居恒敝衣糲食而宗族親鄰有緩急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已顧後問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尚不貪松陽踈而晚乃貨取乎蓋終先生之耳而毋以許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屬文所業雖舉子義而能深推聖賢所以立言之指必祖洙泗而稱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首拔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

夫子為之依歸何下曾聞不然而獲展其用於頌信之代即未論臯伊於涑水滎陽亦奚難哉雖然世之人出而徒貴處而徒隱學而徒名以此語先生何徑庭也當嘉靖之季陟講壇執牛耳者衆矣然往往過之云氏之境而陽為不然爭詭呼風以塗蔽人耳目先生獨禦之以實理絕之以實言無問其深淺何似要亦狂流之砥哉其子子可所紀先生事甚脩余不志志其大者

嘉靖間雲間有大夫曰葉峰周先生既歿而其子紹元紹節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煥行已垂今曲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或往來者咸能稱說宦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兄弟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吾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謚以尊名非獨國典蓋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愧顧微

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
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說者曰貞
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已正身也少言而中
也維先生好隱舍貪易貧不變可不謂貞乎力
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歊陶潛
之美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
質於外史氏王世貞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
先生姓周名思兼字叔夜別號介峰松江華
亭人也祖與國縣簿父雲鶴以先生貴封工
部尚書

卷六

後集

九

膝上曰此五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
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
故有問退尉者循故事或末卻先生抗言曰此
不當大父益奇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
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偶輒應聲屬贈以詩有
范甯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同學即朋石
中丞也中表競爽葩藻流聞時人以為機雲後
出云年十八補郡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

不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為古詩歌
詹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
時不辨生此語爾善事之先生廼從陸若所益
窺群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
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尋以文體踰格為監試
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癸
卯秋試疾聞入闈始稍愈就時遂捷丁未計偕
竟與揚中同舉進士館試時先生姻家張侍
郎雖起書史在中秘頗用事劾為先生盡力先

金州史料

卷六

後集

生毅然不可選止二十八人而先生名在二十
九卒弗與選知山東平度州州城燬歲屢侵
守皆以不善免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
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
不從與隸屢縛一籃舉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
民以次舁舁行民皆懼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
生矣居一載州大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行
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
經歲月云論枉直即理民亦坐函令守神明一

食頃可立決。延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拜而祝之。追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聞縱庄奴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俞事。撫王威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宅先生攝衣徑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酌危竟席。王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食事亡意。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耳。今為宗藩故加罪一等。聞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未減足矣。卒援以請於朝。僉事者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勦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餓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輯語。散置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銀穀。皆復業。為良民。兵罷不

全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二

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鴿。未巢。種類驟繁。因取贍親州人。以為天所惠。庶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多有餽遺。先生僅持銀一鐲。詩而贊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一鐲。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當遷州父老。伏闕下。請復留周君遜。還任。辛亥。擢繕部。貧外郎。督賑清涼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涼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鳴咽不能返。先生人人付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曰。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先生亦為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踊躍來奔。比見各歎。息去。事初不測。所以已知之。過清涼為先生道其事。去後十年。民竟為立祠。生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宦厥故多羨利。猾民蠶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卻之已。摘其奸狀。充諸獄。而戍之。蓋

全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三

敬盡剔宴坐堂皇時呼吏卒為擔水濯階曰毋
汚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
肯先生在清涼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
先生為禱於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
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
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為序以傳先生居
清涼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乎度云比先生家
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涼清涼人爭問先生
多泣下有張某者遇殿中舊胥知為先生至親
遂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七
即率妻子羅拜具餐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
子後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
寅晉水部郎巡通惠河政始清涼滿三載考得
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席是稍報二親
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
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
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
州有宗庶將軍五人席滿封恣為奸利糾集亡
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

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倖以下悉奉其指使監司
為不入境者垂二十年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
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
非遊徼可辦即聽民自梓捕去城十里守倫祝
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
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為構公不動頃之群姬
戟手鳴噪於門公又不為動已而民各縛其黨
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匕首
而入先生遙知之律為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
遂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七
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廼為中丞耶五將軍
計沮而退先生廼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
詔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牆所奪田宅子女
悉還之民自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作
舞為先生塑像立碑先生拒不可則使人毀像
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標家江防有巨盜劉某者
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先生暮
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竟殲之江黃之
間咸惠流聞聲稱籍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

也爭愧歎自謂不及云阿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已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在官舍朝夕罷閒起居孝謹倫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先生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憾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未幾以訃聞先生慟隕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生歎曰吾安可復也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飲庚甲

金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上

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勿言有司已寬濺之分廵其人先生故吏苦迎致供張先生變色不語趣棹歸其猶介至此先生雖厲於士鄴乎然其居鄉絕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病兩禪寺聞鄉人金姓者坐官逋頌繫且死亟徒步聯捐貲為贖之其人踵門謝則拒弗見元且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衆辱之廼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巨測先生好論之曰若幸遇我母為犯宅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買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言先生歿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廼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吏部即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公當國絕重先生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任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廟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力人奈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猶堅卧不起未幾復起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之而先生已邁腴疾竟不開 新命卒年

金州史料

卷六

後集

上

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
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全歸何
憾謂二子毋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經紳能念
我者汝不孤矣計聞朝野惋歎遠近奔哭諸生
羣議請祀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
雅毋煩再覈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
若平度父老謝禹氏輩率其子弟百餘人為文
醢酒頌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
跡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

牟州文粹

卷六

後集

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大白已稍出入
歐魯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画評者謂得趙
丞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歛而焚之凡世俗所
慕宮室與服聲技珎玩之屬都無染着而一意
靜修學道常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
義辯析泰五手綴口咕略無停畧間與同志往
復質疑然終不崇生徒標遺學名故人莫得而
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學道紀言若干卷行於
世其為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佚二孤

從殘剝中緝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
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
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歎曰大夫
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目前釜魚幕羹耳
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
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
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咸
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
用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衍性靈常

牟州文粹

卷六

後集

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
行實鑒恐久愈湮沒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
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燕之不剪乎
叔夜為諸生即以父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
佞與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開
相繼接選給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容豪飲歡
夜獨不飲而性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
三日一趨省瘦影凌兢日中而與之語時時
及御僕則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間從寮

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黃庭結法書之或美筆
散草咸嫵媚蕭疎令人自親余嘗戲之以賢
者不可測如此哉而叔夜出守平度州人謂
叔夜病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冰蘖東方
諸侯翕然以龔渤海王膠東不啻過也當入
覲諸令長為同年醺直倒三鏢而叔夜僅一
鏢又嘗借之座主相臣所慶諸門生出賀帛
已不能當十之二遂廼從後匿跡已而過余
言狀余戲謂守歲奉不小陪令長耶叔夜謝

余州史料

卷六

後集

元

曰吾奉尚寄之民不忍賦也自是
行為天下最選工部負外部督清涼因其
治素號沃饒易染而叔夜持之益潔獨其貧
與病益甚會余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
著書而自是別去終叔夜不相值夫叔夜與
余後先憂居僅衣帶水地余嘗畏以不厭之
札一而得叔夜報札亦一當是時余困憊意
不能無望叔夜自令親之叔夜方蟬蛻汗濁
獨露膏表而余卷蛤蜊而食之誰能若士哉

即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當且其時默然急
叔夜材為田間起拜二官授之以文秉而叔
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自放晚而
竟收再強為大吏竟不効而老於人齒頰間
叔夜不死其尚以余非夫哉叔夜後十餘年
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
詩四卷文七卷其文吾不知所喪大較有三
變焉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溫而材橫
馳驅電擊使人不能正視東秦清涼忽歛而

余州史料

卷六

後集

十

撫左史葉玉鏐亟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
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必盡孟堅昌黎密
悠乎其味也森乎其變也詩不必盡盛唐以
錯得之颯颯乎岑李遺响哉二子又出其所
別撰曰學道紀言讀之則見多識蓄德虛心
從人庶幾乎老子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
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泰伍之豈唯一家言
而已或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
其進而先秦艸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寬叔

不夜音其晚節將欲盡沐人間之有而歸於土
王所謂人且以為揚吾且以為起而何先秦
難中之足厚予乃謂之曰所不如子言而余
跌宕於三寸管以比於劉鯨鍾磬者叔夜尚
有賞也如子言而余所構棋巵語若按石於
崇丘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
其廣者子以為奚若或者退而紹元兄弟意
未已也撥而題其傳之後 王世貞又題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七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續次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實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

金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一

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解纜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毅公士儻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

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

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竒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

金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二

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

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
負外卽以至山西司卽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
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冠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為
名計出曹一羸馬雙躡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
舍卽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
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
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
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
然其聰識最號公平柄臣于街遯帥不通賄車
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
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
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鞫鞫脆睨上官之
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
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烟矣于
鱗之守順德和藹若春方亦報最則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記臺使者手自削牘
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已者而也之然于鱗

高嵩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
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
故得請白媿志嘗驅馬牧地番三千金留永濟
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
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
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
為晉趙開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
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
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游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譴之滿三載贈卽寶如
于鱗官毋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
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壯地
外多陽游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求督撫以檄致于
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
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
先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
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故

事外臣無 子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
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
曰它無所涸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
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
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
過從廣閒時徐中行亦官罷家居坐客恒滿二
人間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
為錄別諸篇及它文弘工不蹕而走四裔然居
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
介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五
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
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
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
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
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策按嚴軍實一切治辦
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 萬壽表入賀道拜河
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
于鱗亦能權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
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

小閒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
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王
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于
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
之語悵悵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
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
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千鱗也藉令台鼎足重
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
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介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六
陸子傳先生傳
陸先生者諱師道字子傳其先蘇之長洲人生
而穎儁七歲能裁小語詩稍長受王選部穀祥
易以易補博士弟子郡守聶貞襄公豹試而奇
之令改受春秋即以善春秋聞時年甫二十餘
而會其偶曹宜人卒崑山吳中英先生者名儒
少所當意見先生而奇之以子女焉是謂吳安
人遂與吳先生同薦應天先生秀眉異姿玉立
頤然其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凡六載始

成進士所射策入故相夏文隱公言手大奇先生為言於故相李文康公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而得工部都水司主事任職繁庶無害夏公內自恨奏改先生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勅先生雅不欲近相公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詭因母陳宜人病請急歸侍父之陳宜人病浸劇先生謝客隱湯藥間蚤暮亡間時時搏顙顙天請代又嘗

弁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七

生以執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詩也者奉之益篤文先生亦篤好先生即膠漆莫喻也諸臺使慰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拔其黨據津要以明習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醜之莫肯為用而吾吳最盛前先生者有王參議庭陸給事象袁給事襄皆里居與先生善而先生所取友如王太學寵彭徵士年張先輩鳳翊兄弟多往來文先生家與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

弁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八

淚憤懷嘔沫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先生
林下踰二十年而受易師王選部亦以久廢俱
負公望朝之執政者新以名起先生與王君先
生就王君而筴行止王君曰吾老矣即並命
而垂不出將以我曹教然而忽忘君父先生
乃起就補南儀部召為膳部郎中甫上擢尚寶
少卿尋奉使秦秦先王公殊自快以生平
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焉乃縱游二華
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溫泉吊漢唐諸陵所至皆
有詩而秦之嗣王習聞先生名厚幣以饗先
生謝弗納歸署尚寶篆會以穆宗登極推
恩贈先生父母妻而先生階奉直大夫勲協正
庶尹亡何故病復作乃再上疏予告歸歸六年
卒王君既筴先生出即謝病勿起居兩歲果
病病久之而死其於先生雖為授經師而行能
姿器畧相甲乙王君風度整潔而先生襟宇冲
夷有足當者其月旦亦埒之先生初號元洲尋
更曰五湖以表寓也卒之年六十四所有文集

州史

卷七

後集

九

左史子漢鑄若干卷二子士讓士仁皆有名士

風
余州生曰以陸先生之初尚羊山澤詩酒自藏
即淵明奚啻焉晚乃聊出棲遲金馬庶幾泉方
曼倩之所稱者浮雲在霄舒卷自如亦胡勿遠
也嗟夫令典午不易杜羔鴈婁下人亦胡能以
隱逸測淵明而何乃跡陸先生為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
余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十

藝乎哉誦者少其貶訕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
馬相如抑何其詳疊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
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
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無論田
畷婦孺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聞以
其輪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能知文先生則
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
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
先生能備廢藝誠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然
重也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微明尋以字行更字
微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
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次子
定聰為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為吳贊遂為吳
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教諭子溫州守林則先
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樵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
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
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上

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贊莊果即中莊公請
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
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
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
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爰
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溫州公賻先生固謝
不受曰勞苦諸君不欲以生汗逝者其郡吏
士謂溫州公死廬而先生為能子因修故卻金
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

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
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
咸自媿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
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
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所弛自喜於曹偶
亡所讓獨屢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
軌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
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
金謂曰君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饑溺具也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
不悟者曰兩臂蔽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
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如俞公顧曰通此
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念渠渠
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先
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
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
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
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

者朱邱庶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即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薦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辛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幣所以慰

齊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七

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雖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窮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勝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饒他珍

齊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七

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諱甚覩見生幸寬我生是楊公與張

貨直數百鑑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蔡先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曆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楊

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與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隱居師道歸自儀部委贖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遇從談權批文品水石記著舊故事焚香燕坐蕭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十五

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半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勉強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冠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戚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恆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

已擲筆而逝儻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楨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鍾之也先生晚而吳人以朱恭肅公希周亟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昔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三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遂大悔丘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十六 二百四十五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為竹絕類萬石君而文彩過之所至好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一

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為兒時肌體王雪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俾習經生業二心厭之已悉肱按察公僅得古文尚書周易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為歌詩藉藉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度

錢塘過吳閶汎楊子址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由弔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甫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募元瑞甚使客慕而致之為上賓旬日不聽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二

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潛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址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為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來

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奇材也滕君輒破格微受餽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御史再試之再為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卓報罷元瑞意味不在一第其兩附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會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

年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三

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處境得以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禪居壘陽現稱病謝客元瑞來喜不自勝與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乃高卧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偈和連日夕元瑞之卧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至都

下過張觀察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晤實亡間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按部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者難我得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為我致之錢唐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為錢唐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系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驪出元敬所贈七絕

年州史料

卷八

後集

四

句說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滾既大將軍集相向嘆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教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後能從我乎元瑞曰吾亦遂偕來矣州園伯王道為少室山房詩序其後錄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玉與弟仲淹從弟小師張大司馬亦以內廷驛伯玉而來尋先別去與伯玉元瑞諸君子積相遊會中澹園甚樂也元瑞性孤介時時苦

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雖黃唇吻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王元敬遊西湖故適置坐容欲以為閑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余仲淹倚酒侮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莫生晉者胡以受之元瑞徐曰莫生者庸渠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築室山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略而加詳密黎惟敬為大書曰二酉山房而屬余記之旦夕坐卧其間意愉如也居恒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固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託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惟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頰首而從周祿將以視賓王何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信敬元瑞陛下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暴顯元

瑞所著詩有寓興還越計偕巖棲卧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崎園等集二十餘卷詩數內篇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析衷四卷史最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者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堯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雜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蒐緝諸書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朴編十卷真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適始舉二子戊子冬復應公車至瓜洲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唯子幸及我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偶犯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

當又何如邪元瑞於它文無所不工續學稱是乃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暢朗儔橫絕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詩教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為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洞庭漁人傳

余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二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冠舉於鄉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漁父矣漁人故岳各族其祖曰浚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次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教行俱下

余州史料

卷八

後集

八

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憚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卷而氣象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母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咤嘆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公翰欲疏薦漁人釋褐脩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計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

三十有八而數曰丈夫安得髡髻老死轉下駒
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人
所由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
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寶其中而奇卉
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母問
費幾報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
佳辰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
漁人聞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
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縑流能飲者
金州史村卷八 後集 七
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
時與攜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此筆而書所為
詩奇逸飛動龍蛇舞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
節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
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
十卷選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附輯有孫氏日抄
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書

者尤夥漁人固挂名而不能盡閱其藏書諸方
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即迫之亦見
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飽歸念得
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文去
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自以故多歸之漁
人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
許 嘗用中丞罷歸閩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
之序世寧亦閩中人也有一子斯億斯億傳俱能
讀其父書斯億去為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
金州史村卷八 後集 十
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時其女弟數感異夢
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人亦夢之幾以為
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為志其所以不死
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具有黃勉之氏
云其人成博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
所以云蓋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
漁人之為隱何下彭澤氏彭澤之聲實冠千古
而君子猶窺其微以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

何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際劇劇感慨略用酒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踴乎後矣

廬柵傳

廬柵字少樞一字子木大名藩人也其先世業農獲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能於鄉柵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柵才高好古文辭不能煩而就絀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者也柵為人駢弛不問治生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十一

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牖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耳謂柵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柵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柵吾且過若飲柵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廬生有重客門之履相弔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柵愧且望之斗酒自勞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十二

醉則已卧報令至柵徐徐出坐久之柵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僇人子辱媿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柵者為柵護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嗤令益怒亡何柵干振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柵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墮事聞令令色動曰哨壘是復能倂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柵抵生獄具上報可柵既已生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敢為稱寃者而會柵鄉人間嘗侍飲不避柵目攝之去已未為獄吏夜縛柵於臺之數百臂踵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柵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招賦以自遺居頃之盜行剽迫柵父自剽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廬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柵奉有所警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藩為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寃哉廬生也

及桄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囿固從千古哀
湘而吊賈平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謂還得瀟
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虞補
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
方留滯鄴桄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
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
延桄桄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
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
李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一三

夷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匪測怨而不怒悠
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
要歸辛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
京而下茂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
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即盧
主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
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
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
言之士如宋王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李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一四

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桄竟不自覺還顧
索中而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蟬喘谷桄不
顧曰天生盧桄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
大名飛書大伍山中勒邑吏其筆札受桄所著
集君千卷桄故亦慕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
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為布衣飲
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
余跡盧桄所遊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欲行讀而小異之至獨諸賦則未嘗不

先桄而室哉桄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
祖為桐部即留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
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桄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
十不嫁桄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卽中
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無收者故為之傳其
行畧敘令後世知有盧桄耳予亦愚鮮量矣桄
不邁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
寧獨一令哉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觀利害夫觀利害則何能以死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用激杯酒變而戈矛此則為惜心死也彼其於死未暇計也婦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一旦殉志捐軀此其難於士君子倍屢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容回翔矢死必遂識不由教志不由臆豈不卓卓九茂哉蓋余

拿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一五

而生竟卒也生疾可歲餘日進一粥則烈婦亦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生卒時家衆哭顧獨不見烈婦乃扃戶室縊矣排闥而入故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耶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縊偶係牕墜地蘇烈婦哭曰奈何來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我家衆乃晝夜嚴視烈婦烈婦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斂服書劄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

拿州史料

卷八

後集

六

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輜者再烈婦歸怵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厨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主生諱錫第

贊曰烈婦死僅十出耳即所稱非有談說之素異性驚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貴雖然夫豈弁髦生趣也哉彼所云云誠有以用其死也蓋余有妻即鄧而烈婦之舅亦議公以給事

著直節出守部鄴得烈婦死義狀甚詳故為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者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數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涯以至卒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校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閭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偶聲然三試而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七

石炭合許手極久之血出潰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夫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痛益劇度必死真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卧棺中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為上書天子旌其門曰烈婦金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范曄氏因之然於熾行嘉言無所不談若列傳之例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未盡當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變也恒則以殉為一變則以一為殉若趙婦者無所不兼諸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為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宋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楚以洗痰采風者之疏上而天子之詔下鳴等淚自是不為累哉

金州史料

卷八

後集

七

徐州史料後集卷之九 名賢故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徐文貞公狀畧 附字子升華亭人

公父思復公以文無害由吏部選人授宣平丞再補寧都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簪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宣平績選道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

徐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一

卒戰拒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剎讀書利故多魁僧苦之公宿而魁不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傳受小學以至四子甫閱歲悉成誦思復公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益大異公教之屬文即工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又二載以優等試應天不利

歸古何而大司馬聶貞襄公勗來為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督學肅君鳴鳳負人倫鑒試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公玘得公文於默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齟齬不果然猶為第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廷對大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呂首揆用予嫌不預讀卷諸閣臣持

徐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

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 賜進士及第當入謁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已而語少保費文憲公宏曰公柰何不以衣鉢屬此少年費公蓋第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埒又與楊公俱宣力 鼎革間而名壽終始則過之尋授翰林院編修予告歸娶沈夫人明年八月北上當是時言事者以不當止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公行而遇故諫官安樂翰林楊慎孫元凱皆狼籍血肉中公出素裝遺之

或謂有尾舟而謂者公行意自若顧獨以時事稍異有二親在身未敢許忽忽不樂至清源夜忽夢恩復公帕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動返棹還抵彭城而訃至矣公號哭馳歸毀瘠營塋明年大慶軍恩得贈恩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為太孺人服除次且久之乃入都復故官尋奉命授中貴人書故授書者宴入早出一切以苟簡文具而已公曰母易此曹此曹能償天下事於是奮而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詳說母不

余州史林

卷九

後集

三

欣欣傾聽時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為流言以不如正德時饒者公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晚不能悉舊事今雖嚴寬於憲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不用侈坐法若曹不親憲孝朝諸冢塋甲第相望耶咸拱手曰命之矣尋充經筵展書官復克廷試受卷官預修大明會典再以選修祀儀成典蓋上所最屬意以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與焉

海鹽縣志

永嘉公錄

上意請正孔廟祀抑誦王

號下儒臣議相顧攝謦母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永嘉公顧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帝盡革岳瀆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遯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作也永嘉公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又何忍毀也

余州史林

卷九

後集

四

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為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於是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辯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繼之者

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鉉館院章復緣永嘉
公意謂此邪議實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
以示天下牘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歿獨
遺二歲孩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
橐中裝得金二十投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
孤於鄉人李刑部曰章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
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陟在足養也君父賜
即死耳蓋怡然委順云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
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緩
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得添註延平府推
官節

本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五

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甫發抵嚴陵而提督浙
江學校命下其官舍事節

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節

吏部初擬薦公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少卿
不果最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為同
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以四品服俸居職公之
初至江西也時相夏文愍公言群從子姓有欲

本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六

倖進者公面摘之曰乃公居座主以而曹屬我
誨不以而曹屬我進也夏公聞之不悅故於初
官案選不及公而言官有所指列奪而屬之吏
部許文簡公讚采物情得公遂以公應公去國
十年矣而賜環蓋猶未強仕屬承華政稍簡
得以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
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
磨為聖學益切俄而太夫人捐館公哀毀骨立
悉屏謝時俗尚以古禮衍之三載不御內是時
太夫人得請賜祭官為塋矣甫服除進國子
祭酒未上上再問公何以遲遲意蓋有屬也
久之握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於壁上曰
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
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
擯賢或徇賄而鬻法或背公以行媚或持祿以
自營神之殫之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吏部
大僚鑄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
恭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

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臺臺諒訪吏治民瘼遐陬
幽鄙因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幸心
願為之用公益有縉紳聞聲以為恒太宰能恭
肅公決雅重公自以得共事晚公亦不復守循
嘿輒相與厲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奔競一時
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 旨去
唐文襄公及吳郡周恭肅公用相繼之二公重
公不異熊公而又老多病公數奉 旨署部事
當是時有行重寶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 上

金州志

卷九

後集

二

旨肅公至再皆勿應後其人為大帥竟坐敗績
抵罪而公所推轂宋莊靖公景張襄惠公岳王
文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德及范大司馬穆皆天
下所共信以為長者

未幾公改兼翰林院學士誨庶吉士公雖名不
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
於身心者營妮說之又間鼎以 國典民事其
後多卓然及公世而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公
滿三品考錄稽太學踰年掌翰林院事復充

會典副總裁會典雖再更定而事由諸曹草創
往往相矛盾 上即位後數與華大禮禮官不
勝綿叢公始為創義例挈綱領井然一代程書
久之 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
士如故疏辭 溫旨不允禮部之為政者久好
以寬大養弊至公而肅然更始凡 王國爵封
執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塋公皆褒之以請報
可定為繁令其攷四夷通事太醫諸生皆為裁
畫一即猾吏有拱手受而已時 莊敬皇太子

金州志

卷九

後集

八

冠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
以上及百官皆為莽之服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憚謂 天子絕莽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
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
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莽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
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調而是之令 宮中仍皆服衰公遂
為 莊敬冊謚副使已命題 主上察公慎勤

又有所應制文字獨多稱旨召入直無逸殿
廬給供饌如例尋賜飛魚服公遂請立皇太子
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
皆不報蓋次當繼莊敬而立者裕王是為
穆宗而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指
所嚮公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
及婚禮若開講公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
景復不允既冠公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
臨操室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何若公曰
食州齊卷九後集
有上黼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
且祖訓嚴誰敢紊之無何詔二王婚俱出
就外邸公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
一墻耳名位既不別而贊御均衆能保無閹聲
以上座雍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
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沈沈
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為
陛下寒心也復留中萬壽節推恩加太子太
保大虜關塞遠薄鄰城時事出倉卒中

尚公念諸營皆子侯無可將者亟請赦諸邊將
在廷尉獄若戴綸李邦輩復其官俾請行營自
効報可復手疏請上還大內亟召群臣面計
兵事上褒公忠愛而尚難還內召群臣時
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謂行上倚公左
右自安故特用其副王少宰邦瑞而諭公意焉
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開云不許我
則進兵上以示公及輔臣分宜公嵩等且召
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飢賊耳不
足患公曰虜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論
飢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虜求貢
書安在分宜出諸袖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
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還
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
公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
則奈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
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者至營
而諭之以無害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暫出

弁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

處用先虜酋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少日我虜中之餽完而援兵日益集虜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曰 上幸出一視朝 上不荅公從旁史之 上曰可爾得無驟手公曰虜鴟張中外心實惴惴倚陛下而重得一 蹕聲若元旱之得雷震寧驟也 上始首肯公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本情不可許公因無酌所以面請者疏聞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勤王兵四集虜亦

弁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

上皆虛已聽焉時以朵顏三衛我外藩而導虜入寇集貢空顯責之公謂事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顯叛我而我不能討是驅使就虜也不若責之以扞圍不虞使彼易受而後撫之衆咸服公念虜外託網紀內潰天下事且不支而 上待我厚不忍負之既以召見桂分宜公口至是益發舒亡所顧公之用雅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 廷推公當補 上猶怒之謂方侍朕左右何輒擬外選見以為旦夕且大拜南林緣分宜指歸他事有所苛撻 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策亡以聞之且媿懼而 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肅考入 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 挑主或非 仁宗而 肅考遂下公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房大鈞以女后無先入 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

然疏上 上大怒謂公與恩忠專之足矣何諸
臣爲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詞以爲太
廟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
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
五廟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 太廟奉先
廟二室而升祧 孝烈皇后則 仁宗
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祧 上難於增 二廟
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 祧 仁
宗祧 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雖不獲終守
前說然天下信其爲正 上後於元旦摘楊君
表誤杖之百而氓之冀以警公分宜因遂謂公
可撼鋒距百出公坦然而已時大帥驚駭有寵
利彙頗之弱欲掩之以爲功謂其實道虜請發
兵征之下公與兵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
求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兩謂導俺答
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
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成將毋爲虜外圖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一三

何乃弗果征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
精侯鸞惡而欲併之謂趙君暴且貳流言漸狎
聞公挾綈帥炳出犒所以慰諭有加歸語中貴
人福俾婉曲白之 上乃又弗果併侯鸞雖內
銜公第時方與分宜爭權相構不暇也而會偕
劉帥有獲間功 上復下公及兵部議侯鸞分
宜輩俱獲上賞乃僅錄公一子入冒監而 上
特手註加公少保分宜爲悅然自失久之尋無
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禮部事侯代者服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一四
除而後辭公上疏辭 溫旨不允始侯鸞自詭
以必大破虜得 上要挈眷寵無兩而其後言
益不讐顧益縱肆遂請無已 上已心厭之然
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
虜警者至尚嘆喏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
不可恃請更置將 上嘆曰吾非不知之欲甚
其所以爲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
恨死時家卒五百人多降虜亡所屬公謀於綈
帥炳俾厚撫之尋令就外新帥時陳其後鸞事

發妻子戮東市家見籍而麾下亡一譚者公又言入衛兵越數千里棄家室委頓道途而提將檣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無怨嗟又兵部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鸞之噎而遂廢食非計也乞罷檣復故餉益入衛兵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上報公檣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而堂自安何以京師之虞焉公對所謂門庭者大洞薊賴耳冷大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九

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書之
會兵部負外故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
云中有 二王皆知其好語 上怒下忠慙錦
衣從分宜謂 二王皆官何所知我奸揚庶幾
何自知 二三之知我奸必有交而其間者屬
錦衣之類如公戒炳即不計一及 皇子
公獨奈何繼結 官即怨也公宜懷然懼乃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十六
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錦
宗茂故為分宜者也
是時公起 上以所蹂躪多公鄉而公又曉
輿筆以故故屢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
職方郎謂兵數則倭已去誰任其贊大司馬惑
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公上馳爭之
曰江南腹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探撫按奏
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招而在擾勢不
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

外乃能踰度賊之已去又踰度其去而不聚協
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
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
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
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虜卒與
數萬金之費而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
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
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
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公咎異因而搖公

拿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七

而公所請入衛苗卒其帥陳鳳力戰却虜虜
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留兵莫無異也
將自有堪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
令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
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
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
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
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
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

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
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見兵所調兵獨永保二
土帥強新有王江涇捷其奏事即校來謁公以
酒食慰勞之且貽之文綺俾各選得兵萬人待
調二土帥感激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
之有加故一承檄而萬人立至遂大破倭幾盡
捷聞公預賜金帛優渥蓋上知公之於策
倭事尤中肯綮也公念虜移庭牧宣大與我難
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

拿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七

所給月糧七鐸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
石止值四鐸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鐸
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鐸可出紫荆抵大同大
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
地米麥價常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撰
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予中書舍人以予仲琨虜
既輕我而牧宣大者久不肯出塞大同右衛益
困樵採俱絕城旦夕且下而督臣順與御史楷
比而內賄求速遷以避之大司馬計已無所出

全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十九

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太司馬罷之而逮楷順
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毅公博於部而命別
推督臣代順又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暫竹
順事而復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竹而
又疑之恐無固志 上即命楊公出為督而諭
江公不得推阻仍詔緹帥炳推二校參軍事公
召炳授之方畧俾授二校以佐江公卒鮮右衛
門順楷者故皆分宜客也吳君業已勝即上疏
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張君翀繼
全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十九

故密以示分宜公者皆舍而之公尋加太子太
師念公久宦令尚寶丞甫代歸祭掃仍給驛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 王熙殿隘甚分宜急
故官工鉅不易復欲請 上還大內則不敢乃
請徙南城 上以南城故 英皇嘗御地不憚
乃以永壽工屬公公計之楚蜀甫有息不可復
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
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詔如公議
全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

論如吳公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又董
君鄉人具其故白 上若公嘆之者即 上不
盡信亦可用以自解而 上果為動下三君獄
命緹帥炳考掠必求其主名三君瀕死者數四
卒以正對得遠戍乃解而分宜猶謂人筆宜必
由彼但彼好為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必
年好名者日叢焉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也公
亦不為辯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益恭謹於
應 制筆札 上又而察知公忠廉有所詭聞

璽亦超拜太常少卿

亡何鄒御史應龍論分宜父子 上勒分宜致

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

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懌

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某誰為 上

奉玄 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文榮公

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

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還鄒君通政參

議得 旨矣忽復奉 諭責公等不擬 詔而

弁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

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

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 命天下皆不敢

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 命而後行之臣不

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鄒君內危甚謀於公公

曰弟之任有某在母慮也已而 上不欲公久

直曰久直無以杜兒童奸公謂陸傳走馬使酒

俠邪為奸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

相合而為奸於 朝堂則在內猶在外也 上

悟輒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

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

公卿大夫咸侃侃異行意矣會袁公教出直公

請以時數至直所同擬 旨 上不可公謂事

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

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鈞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

得輕論會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奸似忠大

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

弁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

以易其難者唯廣聰納而已廣聰納則窮兇極

惡人為我攫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

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

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

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

是於白簡兩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公

強益發舒矣公弟陟既以九列久次當遷公令

勿遽赴故其為廷尉為少司空冠皆在南而

太常君再請急還里休沐以示自遠公約勦于

弟居鄉者毋得干有司政其諭有司亦如之
伊王坐法銅皇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
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在
以充邊用一以補宗藩之祿不給者中涓爭
欲蠅襲之弗得也先是廣太盜張連猖獗公薦
張中丞臬授之笑平之臬病歸倭復犯廣公薦
吳少司馬桂芳為文帥出裨將湯克寬於獄授
之策敗之倭復大犯閩公薦譚中丞綸為文師
以威將軍繼光為副授之笑大敗之上以張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三

建功歸公公力辭弗就僅拜下賞公念以曩者
自信州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分宜重
則如孤卿錄蔭輕亦無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
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効百
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為稽故以要之故於秦
功疏擬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戡守者
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
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公自擬僅
伏賞金一鑑二幣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

大匠徐杲有殊寵既已久絳尚書銜欲崇以不
子太保公力諍而止人謂公苟一染指焉能為
杲諍也

公病痰嗽遣御醫徐偉視疾中涓賜猪羊餅醫
瓜茄酒米如例已復出南方珍劑二瓶命司禮
監臣本齋手札喻虛火一疾唯須自慎既不
可用寒劑又不宜名降火又有謂痰隨氣降此
非治法也但仍以涼平性品用之便消順耳又
青州白丸子真者亦効非其本地合者無益於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四

牽扯背肩痛當以祛風順氣之劑間服之亦少
資云前是上嘗為永嘉公調藥溫諭藉甚一
時及公而二乃所喻公尤諄切若家人父子公
感泣不敢言歸上時慕玄素術多所服餌公
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王胡大順比而
為妖妄煉水銀托訛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為先
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
輕餌乃已又以訛當請而不下問公公對謂紫
姑附筆亦有之弟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

遣使媾結得 上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且藍田王胡大順譁張恂喝以挾取人賞不可信亡何懼以妖露論死大虜由牆子嶺關入直趨通州報至公立草 勅令大帥侯寧等親九營營郭外文武大臣英國公漆等巡視分守九門緹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千阪以故賊雖外訐如庚戌而 京輦內整亡敵為盜竊者先是 上方有竹宮祠釐楊襄毅公時守大司馬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

余列史料

卷九

後集

三

宜徽宣府師馬芳宣大總帥江襄敏公各率兵入援步兵先至公請於 上亟賞之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馬虜阻白河水從通還以奇兵微之於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能入乃走古北口遇叅將郭琬伏而敗死者以數百千計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 上以楊公不早聞恚之甚且巨測公念能為 縣官任重眺惕邊事者無如楊公即一旦失之緩急何倚乃備

言博雖以 景命祠釐禁不敢上疏而二鎮兵皆其所素檄者 上意稍解公自是而楊公畫策往徃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徙容為 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曠能委心事 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自是注倚楊公不復替矣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塚具十中牢為文祭之九邊卒咸加額頌 天子恩德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公公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

余列史料

卷九

後集

三

慮也亡何虜果為文智所拒却 上悅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時天下委輸皆在張家灣虜垂涎又公請城之出光祿上供羨三萬金以往城成設裨將一隸以通州衛兵五百人訖然重鎮矣奸民為白蓮教者匿燕中與惡少年趙李輩相結幸一旦有聞探赤白丸而起公刺得其狀屬大司馬捕誅之三輔齊魯汴晉間其魁株累見法餘黨無所容相率解散去公自袁文榮公卒後獨當 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

臣而三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
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
骸骨 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
得懷此位為私物而思威常出於 上此例也
上曰而亦徇例耶夫而自為計美矣非所以為
君為國之義也今唯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
耳公踴躍言臣雖庸寧不知 天恩之與 聖
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為
主權國政計俾 恩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
紊

奔州史料

卷九

後真

二七

至為久而專者所據耳於是公緣 上肯復請
益二輔而 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慎擇乃可公
言臣不敢避難願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即聞
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遽
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
一二十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為
可即可以為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 上自
是與公謀進太宰嚴公誦大宗伯李公春芳入
輔而起太宰郭公於憂扣滿代嚴公郭公公所

薦也蓋時有觀之者而公以其不滿朝望故諫
焉 上以少宰缺問公誰當補公薦少司馬胡
荊肅公松少司寇毛公愷少宗伯高文端公儀
及新鄭公拱 上後次第大用如公指新鄭公
之主乙丑會試也 上以進題字有所觸不憚
以問公公為剖析本義乃解蓋前是也卯主應
天試者亦以義有所觸賴公而解人謂非公
則遠謫如累歲故事矣

奔州史料

卷九

後真

二八

東宮疏凡數上 上春秋漸邁不欲言 繼嗣
事輒報寢 朝野憂其端以為且有所更樹奸
人從而陰為蠹矣一旦 詔景王之國咸鼓舞
稱慶久之 上忽下諭公謂 郊廟不躬早朝
久廢如要我為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
便至卦盡之年止宜養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
且待人必無休矣公思或察同在直諸臣
計此為安美易為安事不然恐後艱醜耳公惶
恐對大略謂 傳繼之事臣不敢聞 命若同

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艱
醜之事必有絕等兇惡之人及有大奸大逆在
其左右然後至於妄作今皆無之聖明勿過
慮也復奉諭昨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
美耳昔有父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公復言昔
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
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
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
聽也復奉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二九

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
十矣可不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妄公
復對昔成祖之在位久與仁宗之在
位促皆是天命且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
共聞者萬萬無可疑慮公既已報而不得其自
月餘景恭王上書以上不豫請躬詣玄岳
祈醮以嘗上詔下公所公知為中涓泄之方
謀所以沮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醫公讀

遣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攝
玄岳之醮遣官代行可也王謀乃寢亡何
王竟薨長史以計聞故事聞計當王妃不當
長史上問之公公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
頃俱為景所侵租入而賦猶在民即小緩諸
藩有因而請佃者急為上言景府之老成人
所以有此誤恐誤復有大者宜遣一信臣往公
草勅令其慎護王樞祇奉靈筵宮眷日
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加謹嚴庫藏存積之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一

皆禁戢王人毋容侵掠田湖租賦之籍悉歸府
司毋容欺隱既成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
之獲求為楚人葉云公之始三上疏寢食盡廢
上意故稍稍釋而左右遂有以為奇貨可市者
會恭王薨乃止公復能寢食然其事秘公亦
絕不以語人而其後言官啖嗾者謂公固能蚤
請建儲公雖畧言之亦不敢深辨至公八十
而輔臣白發之人主為布之德音所謂定國
本裕危疑而公疏始稍出天下曉然知公之有

宗社功非淺解也公熟計國賦入不能衡其
出事以節儉為主上緣祈雨故欲建穹壇又
欲更興都故宮殿公以庫藏匱乏水力沮
而止尚衣監臣席寵奏補匠役千百人公請成
其半若內官供應二監庫綠而請補公直以
詔有裁之內庫之司鑰者盜寶貨多懼露故縱
火冀以解公發其事抵罪至徐沛大水黃河溢
得大司空朱公衡治之鑿夏邨等鎮新河百二
十里計工費以巨萬計人或謂公不難費耶公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十一
曰國喉咽也舍而不治即所歲計之為巨萬者
可指屈也河工成滯自是七阻天下盜額獨濫
楊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為五十萬
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邸營窳以都御史出經理
肆為蝨盜乃欲以利孔說結上心搜宿逋及
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為歲額額輒不登
而商漸困至有維經者不則亦為獸匿公熟知
其弊俾御史發之擬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
悉復公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賞重甚幸矣而

其為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
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
嘗踰頃刻期人以謂公公嘆曰君天也父也
吾敢違之亡論信州傲而侈分宜慎而重夫分
宜者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慎也吾豈不知媿
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
有為於天下夫欲為一已名不難誰與上共
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來外議公以
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當公之前天下亡所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十二
不中兵水旱沴癘乘之赤白之警歲不虛月分
閭以上第無論貪債事一語不中上指立就
逮縱騎操銀鐺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罵詈
而政地諸公復有竊上顏色為威福者數千
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保計唯有徙
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公既日以寬大
廣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
微遠戍往往若身歷之咸帽於不敢隱而快於
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臧十九廷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三

若虛無所用深文雖其冤曲剗辭之力多亦
以意發舒少值事故也公於他量情罪多所縱
舍而獨馭貪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枉
干請絕苞苴亡論公家車門即長安公卿邸中
俱肅然亡敢以舊舊出入者大計捧賀僚吏皆
有餘貲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時
海中丞瑞為戶部主事上疏極言上過失完
所以諷讜公亦不少上甚速置詔獄欲殺
之且諭公於南都理別殿栖止以避瑞公謂
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
治一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
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
取海君疏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
上上能不殺海君為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
世經堂集中時二夕疾忽忽不豫諭公欲
幸與都公謂其辭緩因據上體不耐輦路勞
為對而上意忽決諸中涓貴人皆具幣懷糗
餽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公公力上言南幸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十四

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為聖躬計一以
為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為已亥距於今
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之壯健孰與往
時計聖體遠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
年即更度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
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遑
計天佑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
也已亥之歲虜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
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
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時間內外官軍未甚整
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
發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
至於有司科歛小民如聖慈所軫念全楚兵
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上
指奏內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公曰
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譁呼若
再生公之初屬草也顧太卿輦而嘆安危在此
一帑耳上必成行吾請死之久之上病益

甚公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公可少慮輔理
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公為四人而上有所
顧問獨公他閣臣取克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
言公弗復顧時 穆宗猶在 裕邸而有誤
傳 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
語曰誰為若言 上故無恙 殿下分則臣也
觀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為我謝李君一
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 殿下芳悟乃杜門不
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
拿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五
時公念 上英斷類 高帝晚節獨齋醮土
木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足諍得罪
者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 登極詔發
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 上克終之德未光
夜飲泣具 遺詔草悲泄之不敢以語同列而
至明日始奉 諱乃偕入直諸大臣詣 裕邸
請入 臨喪儀出諸袖 王按而行之無害遂
具 詔草上之 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
至有喜極而慟者

亡何而胡應嘉之學起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
也故不悅於新鄭公前是誤傳 世宗晏駕
時諸入直者爭後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公獨
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 上
病潰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
院考察庶寮已得 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
中鄭欽御史胡維新鄭之鄉衮時在事合而
擬 旨請應嘉為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
而一時弗能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
拿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六
能給事遂有論亂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救考
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
言路廣 德意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
則涉違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
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 旨以進乃
薄應嘉罪改從外謫當公上疏時新鄭之鄉衮
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攻新鄭
者屢上因相激為詈其傳公益堅而穆舊者亦
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 人主之尊能以諫

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成且長繫
成長繫不已而至倻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
君者出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

亡何御史齊康有所論列 上為遠譴康以惻
哀公引咎乞骸骨凡四上於是九卿大臣皆
為之涕泣且挽留而齊康者新鄭之門人也都
御史給事御史推其端以為出新鄭因劾康併
及新鄭遂去 國而公始出視事南京振武營
新軍者當 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二

不問用是蓋驕時當頒九遠賞故事亡及南京
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忤屬甚公曰往者
已失刑再邀賞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
御史唐公繼祖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即變有
郭成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
其據 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
變即以江防精兵走 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
之任者皆違將公使以家丁百五十人往曰新
軍易與耳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為若功而不

罪也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 旨係舊軍
不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
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纂修 實錄公為總裁
上以天暑停日講公固請勿停不報 鄭王厚

烜當出 皇祖陵銅公請御書褒之歲益祿
百石王故以直諫忤 先帝旨者也於是大小
言事得罪臣寮及以冤見抑者次第登用或有
遷造崇顯者矣而言路氣益張 上時有所不
堪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是何意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三八

卿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恩
効報答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
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 天威在上
以臣等度之非敢為冒犯也謹錄會 聖諭令
彼各省改以仰承 皇上天地寬容之德草具
而有同列尼公者柰何不薄遣之公曰即 上
遽有譴我曹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勿罪也御史李君惟觀乃上疏請毋得

諸言者以廣忠益公擬 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君成能復推其意為疏語婉而加詳同列謂公得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答曰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乃為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有以開 上意耳有不

可吾請自當之及擬上 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切公擬 旨稱

其多切時弊該部為看詳毋以官卑廢言於是

人人稱頌 君明臣直

忽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公率同

官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而革於

世宗臣望

陛下以

世

宗為法以兵政隳廢為慮 上不憚所以督責

劇峻而公等諍愈力乃為寢前 旨俄復 命

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公因御史言復率

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

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飭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 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事亦寢一時傳誦 上聽諫若轉圜不爾幾復成正德時事而公等所以又安 宗社功非小虜分道入寇其寇近畿者主爨自牆子嶺入掠灤河西而寇山西者破石州等郡邑公以 京師及 諸陵尤重今二虜聞而黃台吉者尚匿不露形恐其悞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搆我之虛急請功責絕督劉燾等督兵隨賊勦逐仍阻守灤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台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 陵寢保漕餉俱取 旨行之時 上御 經筵畢面詢公以戰守方畧公條詳甚詳 上首肯久之蓋 上方秉淵穆至是始一奉 王言虜退當第失守狀時薊鎮頗能尾賊酋斬至千數然不蔽罪俱有 旨逮撫鎮以下置 詔獄問公謂

薊鎮吏士自詫以獲功當遷賞而驟聞逮其帥不無駭忿當縱騎行戒之曰吏士遽而曹訴第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法不得不逮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為芟等上功籍矣縱騎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公指諭之立解散

詔冊 今上為皇太子時甫五齡遇公等於御道西召公謂曰先生每辛若公等頓首謝因謂

今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一

殿下茂齡宜讀書進學 皇太子顧公而曰我已讀三字經矣又曰先生每請問如是者再唐音琅然不攝不驟公出而以手加額曰宗社萬世慶也老臣即歸死瞑矣工部奉 旨建壽宮公謂 先帝作 永陵在十五年後今上登極未幾而遽有所建立小民無知或妄生口語 詔已之俄復奉 旨內官監太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 詔令就傳久矣公疏阻之不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

今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二

獎告曰公往母言利今夫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譴也吾欲使臺臣搜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其以所織作徑進 御前母落局中少年手李君曰善一如公言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置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璫趨之司禮所欲論亂御史公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論亂璫其黨有餘徽御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公廷欲上疏亂璫以問公既已許尋念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巨測 先朝事可鑒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群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為御史惜公曰吾非為御史惜為 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又恠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 王臣即 天子臨御之所而群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訥得其人而速奏之耶外庭有繼者其輕重

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
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公疏繼上
群璫窮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
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為
南京淨軍公既以一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
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
伸者十且八九徃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之益
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既貴與滕埒雅好名自負
以呂強鄭衆之流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二

之不能快而歸咎公謂公主之公亦覺其意會
諫幸南海子不聽遂上疏稱哀病乞休奉
旨卿德望優隆練達政體安攘之計方賴贊襄
豈可引疾求退再疏辭再奉旨卿才德優裕
精力未衰朕眷倚方隆豈可屢疏求退宜即輔
理不允辭尋遣貴人至公邸諭指公惶恐出
視事時同列來視公疾問何以不擬旨見俞
諸公相謂毋論不忍舍公我曹焉敢擬俞旨
公曰不然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閹擬之乎

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昔權歸之公等萬一復失
之可惜也時種馬大為民間累而官不得其利
公令減其價倍而入之官太僕歲贏金數十萬
以備邊用而民困蘇時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初
使邊納邊商賕有所撓大司農格而不遂事且
泄乃故為大言偉公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
虜曰被非者為奇功以解公晒而斥之迫則上
疏請考察廉察及聽大臣自陳以非例持不聽
並迫遂露劾公六事多御史康陳語得旨褒

金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二

公忠誠體國朕所素鑒張齊輒敢恣肆詆誣姑
不究調外任及公再上疏辭奉旨卿屢疏乞
休時准致仕著馳驛去尋以公同列疏請加恩
公輔政多年勲勞茂著朕念其年高屢疏乞
休用允所請着寫勅諭差官護送還鄉仍月
給米六石歲撥夫八名以示優眷至意於是九
卿大臣給事御史各上疏留公且為公辨雪而
都御史王公廷獨探得齊納賄事下詔獄核而
齊公得請以次日謝恩其又次日朝辭

賜白金五十兩新鈔三千貫綠幣四表裏大紅
纈金雲鶴彩幣衣有副公既辭公卿大夫送
者至傾都邑而父老耄稚次且涕泣後先攀擁
不得行亡何南京之給事御史及外臺臣相繼
而請留公者接踵俱報聞公甫抵家而勅諭
至公拜誦之感激涕下因謁諸祖瑩勒所錫
誥辭於石

公故居近城西隅瀦水曰少湖嘗讀書其旁自
號曰少湖學者尊之不敢以官與字稱而曰少
亭州史科

卷九

後集

四十五

湖先生其後讀孟子存心養性篇而有深契更
其齋曰存學者遂復尊之曰存齋先生當公拜
首揆曰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
人謂蒸雲從龍膏澤四海其兆殆不虛也公曰
杜門展一編間泚筆有所著述或勸之於湖瀨
築廬舍蒔花木以自愉適者公笑不答生平無
姬媵丈室蕭然布衾緼袍往往至敝恒食唯二
盞菜羹糲飯間佐之脯醢而已三子間以其旨
薦則却之曰故非吾所嗜也公雖已得老然望

益重刺史不旋時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
海執贄問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為叩兩端則
皆大喜以虛往實歸而聞及天下事老臣惓惓
憂國警蹙不休見若以為志千里者新鄭公復
暴從田間起簪握銓柄內衙公而更疑之傾危
之徒遂以公為贊詆媒翕訛頃刻萬狀於是召
齊康復張齊而爪牙吏橫出為郡邑守令至號
召奸黠剗獄以擬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弟曰
兒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
可預擇也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其
冠望闕拜曰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
塞大恩自是益寬然亡所競人或問以前事
者公笑曰老而好忘々之矣矣性友弟尤喜施
予既讓新第於諸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控割
田二百畝贍之歸自江西贍故鄉先生何君之
第以還其子東屋三間俾為先生享室西屋三
間使其子居餘屋收僦租為衣食費以太夫人
之愛施氏妹也迎其夫婦侍太夫人推家共

之亡間痛仲弟陳早殤而季君陟有餘子琳俾為後而授以所得胄子叙琳仕為太常典簿以其官推贈陳公所用意厚非直欲無死陳且欲使季君之子仕也晚節與季君及從弟陞隣日惟會亡間恒曰吾昆弟在者僅三人季昔稚齒亦漸脫而何忍露蹊徑為

公於天下事亡所不遺曉而家江南少而察小人依至類悉賦役利害屈指借箸縷言之即三老主計所不能及其居政府日稍無歲江南

全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十二

之人倚公若家長公亦自任乳哺衽席之事既歸屬大水言之巡按御史邵君璉具疏改折漕糧所貸得十一明年又大水田卒汗萊民相椎剽不已力言之中丞胡公執礼為具疏尋用危語抵政府獲改漕糧蠲存留之半停徵鳳陽馬價十三而顏料馬草等銀一切悉罷不徵又明年大水復移書政府折荒田漕糧十二獨其為洗馬還里而松江守銳欲量田公持不可行守謂公所啟事鄒先生鄒先生不量安福田乎此

百世利也公曰安福之賦無異則賦之多寡按田數可知故人往減畝而田松之賦其則至三十餘賦之多寡必計則以為美故人往減則而鬻田弊在減畝量之態可革也弊在減則不在量也故安福之利在量田松之賦在稽則用各異也守信公遂罷不復量蓋四十年而量田之說行乍以為名美而民不勝擾怨聲聞道路人益思公言

全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十三

前是公與二三鉅公明王文成公良知之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居宰輔日計吏與朝士之為是學者相率詣道廬醺會以要公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而間有所酌答遂相率梓公書以為存齋先生教言間一二假公名重者以為公私我而忌者真以公為私彼而苛摘其短公不與知也至公與孫元春劄其所要歸曰為已所戒曰標榜立門戶讀之而儼然發矇矣江陵公之奔喪示若薦公以代者而公已老貽書辭之又為元春辭改官語具集中公年八十江陵乃率

同列上疏謂公當 世廟時承嚴氏亂政後

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

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賢才一時 朝政

修明官常振肅海內治平皆其力也又引

先帝居藩邸時適 世廟忽有所疑從容譬

解其疑乃釋此一事獨臣居正知之耳所有存

問之典宜從優厚報 旨謂公輔佐 皇祖

翌戴 先帝忠勤端亮茂著勲勞今年及八

旬足稱榮壽特 勅遣使存問賜白金五十兩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四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優禮

耆碩至意時行人及公里而太常君故在侍尚

寶卿少卿與孫光祿少卿皆以使事歸沐諸孫

之為太學為諸生與當為尚寶錦衣者垂二十

人公率以迎於河之澚至第開讀陳所 賜於

堂感極欷歔垂白之叟與諸文學掌故嘖々稱

羨以為輔臣八十有 賜者僅毛文簡賈文靖

然無專使 璽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謝文正

諸公有專使 璽書而無拜 賜象龍之袞則

林下大臣絕不復沾被而公 璽書所褒辭隱

然阿衡師尚父又他所不敢望也於是公卿大

臣若江陵而下數百人推本 上意為壽辭若

千萬言公合而梓之以 玉音所稱名之曰榮

壽行人返命公使其孫元普上疏謝而未復勸

上清心省事講學勤政崇廉直屏貪邪緩徵科

寬役賦識者以為言簡意盡不勝老臣慙々餘

忠焉 詔官元普為中書舍人尋得請改錄其

子如元普前是公謝政歸遇 世廟諱日晨

弇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五

起望 闕拜哭蔬食竟暮 穆廟崩亦如之

以為常歲有詩識痛歸十五載而 天子加異

恩非一即無論祿位名壽於 君臣之際相為

懇至亦近代所未有矣公生而白皙秀眉目美

鬚髯端坐竟日亡跛倚湛然冰玉及接之而語

然春溫色笑襲人有所談論霏々皆芬屑或盛

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辨之士將教公以

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

為達尊而所答謝士大夫毋論卑少即蚤暮風

兩不避赤牘必精謹毋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若
乃爾公正色曰毋衆寡毋小大毋敢慢非我先
師訓乎即不穀不敢當君子寔忘服膺焉然公
竟以過勞得微疴尋愈元旦朔公具衣冠望
闕拜成禮諸子姓羅列陳椒酒為壽而地震者
再有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虞於哲人耶亡
何郡邑守長復以詔例致綵幣羔醴公為觴
觴之甚洽也居月餘屬寒疾小瘳猶能作細楷
牘以貽親知已寢劇然猶自飭勵逍遙於室一
余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五十一
日忽呼太常君集子弟而諭之曰吾受國恩
厚亡以報是在若等吾旦暮且去矣案頭紙一
冊指曰待我去而後可啟緘也太常君憂惶甚
於名醫亡所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曰勞苦
諸君胃弱甚藥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
語左右若欲起坐者俄脫然而逝太常君哭啟
緘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毋乞恩毋
侈祭毋作齋醮毋遠送塋殮止單練幅巾深衣
不得用金玉繒綺蓋公前二歲手筆 所著有

世經堂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諸詔誥典冊
汗之號密勿之對皆在焉學則若干卷家訓若
若干卷年譜五卷愛程純公先生言謂其能得聖
人蘊手錄之若干卷愛白香山詩又愛蘇長公
詩若文謂其能暢情事節之若干卷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十

卿瑯王世貞纂撰華亭後學董復表蒙

嚴文靖公碑畧

公諱訥字敏卿順而秀眉目性警穎諳書日即誦封公心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曰有兒在吾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並莊公為制科業精有聲又能為古文辭舉薦薦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

弁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一

載為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時冠其儕久之授編脩再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岳九載當遷而同年一中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大相欲偕遷之俾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史官寂寂隄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人健七箸公謝曰宦廢溫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念奉職亡狀幸不即書殿

弁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二

得事相公有日非晚大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人駢融如也凡三載乃北補故官俄進侍讀遂主乙卯獨畿試其得名士逾於前所構程式文亦以贍麗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復儉其遺黎不勝誅求公為具疏請下大司農有所貸賦吳人至今稱焉上日坐行宮為祠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不給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與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惟恐念以非所素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得上心賁賚婁下俄為以士士視院蒙進太宰少卿主已未會試考其得士士履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禮部左侍郎以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一切為吏賄數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於典不輕為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王公貴顯

尋吏部以尚書闕請 上即詔用公公自學士

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 廷推念以一書生

際 上知普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為分宜

公用墨敗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

至是當 國者為徐文貞公亟為 上推轂公

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

以 國是海不穀者以不穀嘗見誨者以賢賢

而嘗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

不足以辱謂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幾

余州史料 卷十 後集 三

若宴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

人大小前即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

吾以一書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 國若

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

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炙掃除而已

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苟負我必不汝貸家人

叩首感謝而公顯推擇巡學使使司門杜曰外

跡母入內內跡母出外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

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

以課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寬此守

不能自廢束約行除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

矣後先諸重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

分宜亦庶幾得進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

分 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信我而公

露於徐公從容為開論 上意解乃屬選郎郎

陸君光祖以次召用諸賢殆盡天下翕然稱公

其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即助我陸君亦

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齟齬時仕宦

余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四

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為吏部選人舉於鄉若

辟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科

日亦亦少公疏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

示風勸俄與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

保時徐公獨相久不自安數請於 上得一二

人自助 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

公以二公皆鄉曲避弗敢應 上遂下 特勅

公與李公俱進並武英殿大學士時代公者為

安陽郭公以服未禪 命公仍視吏部事久之

始得代自是與徐公偁足而承 君懽然相與
靡間也始公為學士時官五品 上特賜鶴袍
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咸逡巡
不敢服而其後遂益 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
繡蟒他尚方什器珍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
然公素小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
每拜 賜輒踏不安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
公太夫人皆老開八袞而不獲侍膝下即一日
不建湯藥以為終天恨而所 賜直舍稍庠而

金州史料

卷十

後集

五

逆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
為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
決歲強自飭而奉二夫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
已亡何 上宴駕公感慟為絕漿飲者三日公
雖貴至極人臣然以遷之驟不獲書考封公猶
在九列至是以預提調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
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手加額曰 天子曲
念草莽臣乃爾即啣結不足報久之二夫人先
後以老壽終公逾年順矣感易亡所不脩至既

予告容意公不能無遜色以間進白公遂能
忘 宗社大計乎竊欲為公畫賜環公謝曰如
客言甚善雖然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
灼乎容愧以非所及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
小弱而過慈且多蕙不稱大任所不愧者吏部
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回顧
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先生為容我豈惟容我
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若一身使小
有榮進而詰責之 命三下我何能自強立治

金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六

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獨固言陸君夫上譽之
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偃偃為恭敬即
田夫孺子與相接顙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拂
之也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
緩急告者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有隙地為樓
以居壑賓既成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惟公四
顧已惘然若有不豫色者容徵之乃曰吾不察
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受禍也亟更之使東
嚮而南北其棟直己歲大侵公為書數千言請

吳命於三湘國且曰吾書不走長安中更士
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性不
甚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
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目
曰豈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
醢果蔴以實豆筵而已頗信祥祥小出或見客
必擇日尤不欲聞屠宰聲道遇蚍蜉亦移足避
之至老而恭敬不衰晚遭疾即忽忽而又多以
意行醫藥疾益甚久之竟不起

全州史料

卷一

後集

一

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
為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文每誦
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
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
見賞得不棄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
旨他不復屑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正在其於
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寧淺顯也即諸君子信眉
潤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
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此復謂治等

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夫不為明
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邇且射鵰也爾
曹勉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公車試
五鼓謁辭虞山之麓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貫
入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脩使自楚還陟
燕子磯雷作乃解維而江水忽立潰珠蔽空龍
曳尾而下去公若咫尺帆檣蕩舟中人皆股
弁公縱觀而語客真奇觀也顏色不少變龍徐
徐去王世貞曰以公之謹畏多避彼其視龍猶
蟬蛭者又何人也古之所稱見小敵勇亦猶是
夫夫子不語怪神雖然神亦豈異人意以公之
賢且大貴有開必先者故常也

全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八

劉大司馬莊襄公志畧 諱天和麻城公
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游豐城鄉
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
業而內奇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
舉于鄉公為人長身玉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
國公軍而其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

士援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于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真其弟鵬于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有脅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衙飭諸司毋徇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它時其程文為

餘州史料

卷十

後集

九

是給事御史俱有言赦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焉其令有治理聲擢同知蘇州府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為跡臺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浚折微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六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郎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稽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寬為解於偉寧至是益器重公為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於費

餘州史料

卷十

後集

一

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
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
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箇信之已又
平胡店大盜殲其魁 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
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
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
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訃歸哀毀
踰禮以祭葬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

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

金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十一

以漕公晨夜改舟車為橈樁探求盡得其利便
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
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
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
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金
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公
至則申軍令壘僻餉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土
氣距躍思効其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

破虜又明年己亥破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
至二百餘少亦不下曰十而 天子所推恩功
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
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
賜積金幾數百千己亥公諱虜吉囊將大入萃
群帥而誓之大出 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
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劍曰
卒不用兵者徇此及期而虜衆果大至挾詐乘
我帥醉遽埤登焉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八

金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十二

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
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
栗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
蹴泥淖中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
擣其左寧夏任傑兵柱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
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
遂大敗走集其名王以下首虜五百級商人畜
器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禮下書
褒予公甚篤即軍中 策拜太子太保 予錦

於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亡何入為兵部督團營
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殺陵其廩以空名
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首鼠兩端以
尼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夜治
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營
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二年而卒所著有閑
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
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志狀略耳竊又從諸孫
弇州史料卷一 後集 十三

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堂
氏之尊公也校卒挾一筆書一旦以琅璫至豺
虎交跡即不道途歟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
藩臬即就道亡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
且中且無死何必有千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
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進退然而公不
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
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弟以
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飲里甲贊為諸
舉子費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
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
撫任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
先人之田廬無少增益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
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戒饒
人之感知者選饒器遺公公恠其精曰得非
此方物耶吾嚮在要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
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忠
烈為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族以宗人刺授公公

不執已嗟之美官亦不吝其入而督營務也
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成屬禮遣刺
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反之公之歸仲文
與有力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我公
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公萼故將太傅
周公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此楊文襄云

歐陽恭簡公碑畧

公諱鐸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其先大司徒
倅倅以經術昂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

集賢堂

卷十

後集

二五

至刺史琮治古留為吉人數傳而徙泰和遂又
為吉之泰和人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
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
七補諸生居父之就試其後先試而邵公寶蔡
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嘆曰是豈經生儔
耶而家文忠公與竊黃復出矣即前之遂以其
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士公
自是方為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
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

集賢堂

卷十

後集

十六

請剴切報聞尋使蜀蜀王奇公貌欲自結厚
遺金帛扇血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
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歟
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
勢而會風怒泊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
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
中時有鎮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
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即署
乃獨持衡大臣聞口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違鄙
我中土而要節義夫中土無大興而節義不輕
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
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嚴吏懸隸直以
待至則給之母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母子美諸
曹署其稱之時喬莊簡公為尚書賢公至引以
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
出為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
禁黠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撤以其材葺學官
里一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而死

者毋又匿弗葬。葬母張宴，母得為佛會，蓋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為共謹，而群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搗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掾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人子憤，馳之司禮所，譏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

弇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十一

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為緹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嘆曰：「彼固有大壩在，將真我穿也。」竟投劾歸部。固機公上公上而鎮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勿為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憲使隸委肉，鄭錠而去。公陽喜謂諸生尚公母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

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悲，因謁次庭，詰公不為動，尚至出僭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為是言耶？」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為公陰唱，尚容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錄而索矣。」客大懼交聞，尚以解而公益自厲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牧養小民，肺石之鑲即尺布不以自供，而脩庾廩至絕一切會費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媿因藩臬諸公

弇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六

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樂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謹。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天子少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

改 高皇帝舊下群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
時誦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
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
節省枝乾沒稽出入 天子嘉之尋為絮令尋
以後毋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督操江蕪佐院事會復以父憂不果上服
除召補前職方旦夕艱策江防事而改公撫應
天十郡督糧儲笑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蕪
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蕪夫蕪彈丸黑
余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元

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
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餉至十五倍之是驅
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
乃請於 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
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贍折除之
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耗米加
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
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外竄漸復而公又令民
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母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

溫賈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
遷為兵脩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
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
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為
憲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蕪著又獨於田賦著
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道經公所
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糗糧除戎器廣游獵
母令 梓宮有完而已問所以待 山陵使者
公曰使非徽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
余州史料 卷一 後集 辛

既事竣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 山陵使獨劾
公不飭下公既已還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
月奉 上雖以 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
訥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使
部闕右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
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公報稱可公之佐
吏部也不携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哉時當
考察法司厲公佐其長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
不修技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鄉人有居相位

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誠受上知弗謝也九廟災失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衰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上姑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勿謝也而又勿辭且以公為慙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慙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盱武草堂與伯兄樂讀書杯咏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

金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十一

劉中丞白川公志畧

劉公者諱景詒字子成崇陽人也蓋劉公之族與公封員外郎公縉而世貞寔為之誌銘願詳

其先世云公之始受經也員外公有所感槩齋趣之甚迫而貧無書可受往往從人所借鈔及不給則間行之市肆閱之歸而闇誦且繹其義至終夜不寢其所屬舉子文亦以臆摹時式然輒工始試為諸生輒利諸生譁謂公解所師授崇陽令沈頤曰非而曹所知也居無何公遂薦於鄉時沈猶在令詫曰吾尚以抑之後且是子所謂神授母事師也明年絀於南宮其又三年成進士謁選得潮陽令潮陽故遠而名為饒俗以鬬勝公至首寘其大僭於理乃次第問俗所利苦而平亭之其大者為除虛賦搜伏稅禁逸釐導河利築海堤醴滯獄策郵譬凡十餘事以次第就理謳謠載道逾四載入為刑部廣東司主事公前後凡七被薦書當上考而繇即格人以為屈願夷然弗屑也偕其同舍郎濟南李攀龍鄉人高岱魏裳輩切劘為詩有聲然公間益習潔法所請獻以精明稱李子戲曰是日晡晡者何安所得司空城旦言乎久之虜入犯都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十二

城公以選守安定門時時有密書佐其長虜退
遂進公署職方員外郎會擢外城公得稍見長
睥睨間以功予實授而忌者用喜事孽公遂以
按察僉事兵備貴州屬峒苗之界貴與蜀者聞
議職與撫孰便公為笑曰撫未易也職吾所不
忍書不云乎分背三苗姑晚以禍福而分背之
使貴者貴蜀者蜀諸苗帖然所全活萬五千人
而公為四議以上總督馮公岳甚曙遂為撫苗
參議苗之擁圖菁而自以種名者三十六為寨

金州史料

卷上

後集

廿三

八十三其魁跳梁錯發公乃與馮公合策捕誅
其尤黠者既奏功公獨得大晉王散任宸所上
首虜二百餘 詔賜白金十歲俸級一會江南
北婁中倭羽檄不時上遂進公按察副使治兵
備江北而李襄敏公遂以中丞節臨之公念所
治與李公皆創府而民久不習兵即賊至而亡
所問弓矢弓矢具矣度不能出一鏃乃請於李
公以間行視要害外地有依儀內而如臯北抵
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

鋒務為不可勝以待其明年倭果大至前鋒犯
如臯公單騎赴之敕吏士開門以待不敢逼援
兵亦稍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相脈
曰是戰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人人奮而會賊
據白浦意欲西公計給之東而遣諸將據丁堰
為三覆躬率兵犄之公又築廟灣重地請於李
公以大軍軍焉而身尾賊職其殿於潘莊賊驟
西與遇於余莊復敗之遂敗賊於馬邏復尾賊
於燕莊賊且犯泰興公追之泰興民爭挽公謂

金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廿四

急入保赤子賴公而枕公笑曰城而外非赤子
耶且吾在何虞城麾兵前搥賊張家莊走之以
李公檄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日大敗賊所鹵
獲功與李公當諸將欲置酒高會公曰未也夫
三沙之賊不懲南而懲南之颶也勢且趣我彼
觀夫不利北必懲我而我徂之非勝算也未幾
三沙倭果北渡徑趨如臯公率諸將分道進掩
之於仲家園蕪其衆賊走鍋團與泰將丘某追
及之陸寨前中伏死公併將其兵力戰敗之已

戰於小海灘已戰於劉家橋已戰於白駒海沙各有斬獲賊窮悉衆趨劉莊食其粟當是時三沙之裨將劉顯以失律罰自效公器其才力悉中推之勳畀之曰請以賊為若德顯奮而前公鼓之賊巢潰追殲之於白駒場殆盡是役也公前後不解甲者三月餘生獲百斬首三千焚溺稱之酋夷器輜重以萬計捷聞上大悅進歲俸級二賜白金鑑一文綺帛各二遷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再論功進歲俸級一白金鑑如之

余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五

綺帛殺其一亡何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李公之去督撫僅一得代而公即為政諸所頒勒約束精采有加於舊當景王之國道淮楊中貴人責供張驛搔甚公一言中其窾立解去郡邑頌公功德者廣甚至為六祠祠公而公以毋汪安人憂解任方日夜哭泣自恨匿軍旅不獲共事湯藥而御史彈章下矣天子念其功而難御史言予間住公既服除杜口不言寃與破倭時事而日夜治酒

食為負外公壽後先寧繼毋務得其權而餘其羹吾所知樂飲時時謂吳子楚村魯獨者去此部而職方已又去職方而貴竹也遂不獲從三子以終不朽之業二三子且以我燕頤也而從吏我不知其美疾之也即二三子所不能斬予以一名家言而吾亦不能不自信然至於今未有成者何也天幸假我以餘日而竟弁髦之我何以異日見二三子也 莊皇帝即位用

余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十六

大用李君故襄敏公子也公歎曰豈其猶能舉過庭語耶吾固耻名之雖然何敢食德於逝者乃哀襄敏往返軍中札百餘名之曰感知錄以寄之而竟弗謝也楚材又亟言公之純孝長者也真外公疾弗食即公亦弗食其籲天未嘗不叩顙至血也養而骨立汲汲乎思所以不朽之也干旋及門即一言未嘗不為閭井益也所稱德橋道寺營所調棺槨徧境內然而不自稱德也子諫父則折券而焚之然而視其公若

有德也所不忍無報者一飯恩哉乃睚眦若此

楚材者公所厚善士也始世貞之為員外公

誌銘也公寔以楚材狀來謂其文似世貞故會

而公之子日孚復以楚材狀來其文辭益奇頌

所述公於世貞語太過亡當故不能無削而為

叙其大都耳志曰天於劉公不無意哉一舒而

令再舒而城都城其又舒而貴竹其又大舒而

江以北矣舒未幾而旋奪之意者其人勝也雖

然亦天也倭之強未有能角於野者夫轉弱而

為勁聯散以為一收敗卒之將以為智收敗將

之卒以為勇非劉公孰能之夫劉公之好文甚

竟其造何所不破的天與之曰人不能為之勝

而味其言若猶有憾者何也其所著有秋螢燕

臺戰餘漫稿太白原稿若干卷楚材云境至成

一家言嗚呼亦足以名矣公別號白川其後為

白原世猶稱之曰白川先生春秋六十有二其

率也以胃痛痛發即拈刀病始得之確關賊

傷力當被賊時夢建康蔣神授之文八矛盤舞

餘州史料

卷十

後集

廿三

空際至痛而復夢蔣神以天樂迎之火日乃逝

有雷電風雨之感亦楚材云

陳大叅棟塘公表畧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叅政棟塘陳公

卒於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縉紳大夫諸生

吏民環顧咨嗟而嘆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

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公生前十月

而父承德公捐館母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

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親遺像輒涕覆面

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

選則棄之歸者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

墓者五載而始出蓋嘗走海內名公卿若邵文

莊王肅敏輩誌表哀誄數百千言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

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

有聲邑諸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察守

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

以一東帛俾公贊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

餘州史料

卷一

後集

廿六

衆議而薦公預鄉書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
不憚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選
能識許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
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
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刑部郎
再改儀部徘徊即署者十年而始得奉議湖省
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奉政貴省以道遠多
瘴不欲傷親遭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
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尉薦亡慮數四而公
卒州吏料

卷十

後集

三

宰岳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戚
晚張甚嘗道梓潼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
侵尚書尚書第唯遣出而中憲甚試以屬公
設法稍得之窮治奸狀論如律恭議時督太和
山不私其口但人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州為
猶燕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株累
若而人至於絀食墨抑豪右偶偶在法表園部
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廬于官于家少老一致
如陳公者乎潛河柳植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
牟州吏料

卷十

後集

三

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
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公之攝泉徂徠蓋
歲啟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糧艘而先糧
般畢即客船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
簡旅權決道矣而遠邑壤夫未受役者八百人
所募情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
入二金留郡庫大約各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
千六百金之美以脩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
講學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願重者吳太

修內外行醕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為邑諸

生時當護月邑令司諸生成踴躍相許笑公獨
嘿跪不少破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
無然其破世之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為德
其如公者乎公雖窘無担石儲然烟部宗
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或忘之人所思
就公即一飯勿忘也或謂公當修郊公曰我固
不知鄰也其為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博學
無文章似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
鮮所不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
陶小篇見經訓弦常纂要族譜數十百卷歲
於家知者以為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
九十而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
曰疇復有見道明性洒洒朗朗如陳公者乎公
嘗從學湛氏與鄒呂諸君子游然其說門杜
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然而
主識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留不戀生
逝不厭囂其真有道者歟已而後容嗟嘆曰公
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

空齋小集劉公朱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
尊公以為勿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
長身玉立矯々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強
識好奇之士以為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
今已矣則豈惟縉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
之人惜之於是公為儀部郎即與試南京知名之
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與馬府君之子
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縉紳大夫諸生吏民之
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

全明吳料

卷一

後集

三三北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童復表棠次

張大司馬崑崙公志畧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自號澹山以其家在崑崙
兩山間更之曰崑崙山人公少穎敏秀俊異凡
兒七歲侍父南溪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
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為諸生義試輒冠
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
弇州只料

卷十一

後集

一

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
詞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
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
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
素忽歛之而叵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衷甲周
條侯之安卧于攻壘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而
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
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于蜀明年遂成進士出
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名邑也公至按宿牘

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
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綬帥挾
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 諸並重公

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
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
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
皆辟易遂扶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于項公心
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
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

弇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二

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賊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
敗且今日于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必死等耳
宰死 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
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
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
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
急可人賦致三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踟躕儀門
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
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賊亟進此二年

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鉞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寸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輿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拷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見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既解軒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為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為比壤于鱗即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醇倡頗傳于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為贊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釣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公請于臺平價納諸倉為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終格擢戶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當齊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執文朝

嗣自肆相砥礪為高人之行且飛觴樂翰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踰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推闡廣金帛公沈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建寧尊公知之也俄以南潯公喪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部缺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四

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睨謂吳公是子故大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護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孰敢者此子尚無他于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

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不自處遷客勤修其于匪盜奸惕息中丞吳興蔡公嘗宴是三人者脩客主礼時人稱之悉知蒲州蒲于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梯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櫛循之而威亦不廢若它所操攝則游刃解也銓部雅知公之屈而得其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類上兵公益得發舒穎毫之間謚如矣尋改雲南為提調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點蒼金州之科

卷一

後集

五

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租忿投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守之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脩設策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擢公之不為動詔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為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金州之科

卷二

後集

六

栖國是且甘心我而安慶倖王應桂者故為
稽揮摩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應成而南
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蜚語中公江
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公
歸而諸謂公寬不蔽白簡者謂公才可大用者
藉江陵不自安又察知公寔無它後乃大悔
曰吾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忤而尚能為縣官
急才尋補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
遷南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
卅州已封

卷二

後集

元

發江口而太夫人之計至矣公發號不欲生括
髮粥飲晝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溪公強自力治
堊既襄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者以予兄服甫
除而召撫陝西未上改宣府之未幾而虜別
部長滿五擁鉄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
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邊之生獲其
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
狎戮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
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

奇異處矣公諭以威能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
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援而滿五驕明年挾盃賞
公下令有浮予一餽一肉者斬滿五乃媾段柰
台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
移文順義王罰段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
銀定倘不浪強僉答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稍
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
曩者權在虜不得中彼之欲以金吾之休今
者權在我顧乃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即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八

欲有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
鎮之力制之不効則治臣之罪慎毋使虜輕我
上曰善虜既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掠人
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
上謂公處分能惜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
減省緡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
半壁貓兒塔三城修南山邊牆萬六千九百四
十赤功倍而費省復妻賜金帛入為兵部右
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

垂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肯城
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
破至演武場群署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五
部即譙與二御史往解警百端然猶責吳公狀
始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于
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公
憚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
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無右金都
御史出鎮以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

余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九

出會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
謂不戮則廢法多戮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
魁而已公鎮之時陸與繩以少司寇里居公過
之謀與余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
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千陬諸土著者
邊游手克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貴勢
以免未數益以狹復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僞
客訂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聰意忿曰謂
曹無瓜瓠耶寧營卒之弗若謀之市猾狙獪

誦為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徇市儈
相與暴奪之諸亡賴子益麀集行焚貴勢家謂
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其衣裝以出使
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
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閤留
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發
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
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諸柵以快意千餘
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

余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十

客數十人皆殺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
諭曰汝曹毋反及則以天下兵拏倖汝矣且汝
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
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
奈何以汝一犢湯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
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
檄騎使一校馳諭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
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
徐景憲使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

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可贖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必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馬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制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伎而為之少寬言於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鑑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胃子公私念兵且戡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

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強得官而使吾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于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振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勳耳且吾不欲食言群卒咸服并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聞時江陵前少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善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副遼三鎮兼理糧餉

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
議革保甲間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潮人
至今奉以為繫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有生祀
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
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秦陽而嚮之也
時遼左與大虜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遼家奴
仰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遼遼左之大帥李
成梁者素負勇畧麾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
二奴賊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
弁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十三
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齒馬一
千七十三疋駝羊弓甲稱是捷 聞告 郊廟
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
襲 予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
之大有斬獲 賜蟒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
之應襲者為副千戶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
必更入善防之寧遠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
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十七級 優詔
進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為千戶皆得世襲當是

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
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強也謂劍兵夾而攻
之若振槁耳公獨謂遼禦不可開藩籬不可撥
得無行而他所陳脩邊諸策俱報 可公當虜
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為墩者百七十七為牆者
六萬五千七百赤營舍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
兵部尚書缺廷推公 上遲徊久之乃決入理
部事當 廷議克讀卷官歲決重辟當廷審秉
筆者為吏部而 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為
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無不
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能得公意有所閑說
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
外府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乘而有訾
公者賴 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
乞骸骨辭益懇始得 俞旨歸而買田巴岳玄
天宮為靖廬延道士與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
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

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課
王子為我悉序之前是已叙公詩及奏議矣書
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明興以來稱文武
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
于武而文襄疎于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
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還往之私溷公志然
公之精神實注焉卒曹子祖所云云可以已哉
公集若干卷行于世

胡司徒承庵公狀畧 諱松字茂卿休寧人
弇州史料 卷十一 役集 一五

公少長美丰神善舉止其出入久固目為之矣
為邑諸生工屬文正德癸酉舉應天試其明年
甲戌成進士授嘉興推官亡何御史按嘉興部
顧守訊謀囚大小云何守錯愕不報所對公從
旁代對甚悉御史大奇之曰推受事未渠旬也
而乃能爾即奚難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
輒挾公往而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惠極
召入拜江西道御史嘗疏論臨清皇店謂中貴
敬縶帥寧不當以嬖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

益矯持風裁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會意
有所不可移疾還里至肅皇帝之六年病
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某者材臣也而儉故
嘗比倖將彬以臺杆戍矣時楊文忠廷和實當
國而會桂文襄以言札驟貴惡楊文忠而善太
原假邊事薦之為陝帥公極疏論太原併侵桂
忤旨下遷廬州府推官時桂方貴倨甚御史
程啟克周在至以論解公得杖北闕下而太
原妻遷繼桂拜太宰人或謂公且無往公曰逐

弇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十六

臣敢後計耶單車趣之任有守璫據民荔枝園
者公奪之民璫戒是強項推不難宰臣而難我
謹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府未上進福建按
察僉事泉庫失千金持守者獄甚迫公獨疑之
曰守者儻行子耳且盛夏單練安所取匿出窮
詰之則攝倖與吏為奸悉論如法永春吏人追
嶺寇者道山鄉人驚相拒即縱擊捕得四十
餘人以為真寇自誣服公察其寃釋之衆大懼
服尋即其地分守為布政司叅議泉故有院以

居癘疾者其地重勢家幾得之請於上移院城外島公獨持不可曰縣官念此曹且死衣廩之卒移島絕遠立斃為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居遂寢亡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公為大名益有聲遂進雲南右叅政會以國慶獲錫典俄轉貴州按察使貴酋安萬銓有所任易裴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銓從子仁為致裴仁即稱病公移書諭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夷衆闕擁仁去洵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

牟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十七

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者為繁令又甯疏罷淮安鳳陽二墨守鳳陽守行千金中貴八居間勿顧也公之入為戶部右侍郎徙左及提督太倉俱未暮遂拜工部尚書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萬金以十三賊服業許之矣公疏謂非祖宗制且時詘勿許便相嚴意不憚然卒無以奪也時虜大入寇而咸寧侯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而內武庫仗內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勿許公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端成疾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骸骨詔許之公歸疾漸損而封叅政公尚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奉觴上壽叅政公沒而公執礼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栢痛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輒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真猶子矣嘗病其族食指衆而室隘不能遽先捐地為樓六楹合族之主而叙居之曰礼可以義

牟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六

起也公既家居久而臺察守相干旋相屬公不
復及私第默為德于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
御史劉君世曾嘗疏公齒德乞存問報聞公恂
恂恭謹長者出入時徒步遇孺子與巔敵礼即
田父屢叟探歲功較物賈纒語不休也少為
詩與邊歷城貢方棠陵豪倡和在伯仲間行草
流俊有法然務以自愉志而已不欲有縉紳間
聲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二

卿瑯王世昌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張大司馬東沙公志畧

諡時徽

公之先世世受農至贈司馬公緒始受儒當公生而族子文定公邦奇長於公十六歲既登讀中秘書以經術行誼稱天下而識公於踰魯時曰叔父而其代興哉當是時公雖內敏而狀嘿嘿贈司馬初弗省也以就外傳日授書數百言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一

輒誦益之輒又誦又強以十畝所當授書益之輒又誦然尚弗省也自文定公之異之而稍試以制舉業則愈大奇公乃進以天人鴻臚經傳微指與兩京諸名家書甫十四試於郡郡守林公富私少之既試而後喜曰勉之不為少也自是試輒利遂抗顏聲師席弟子有倍年者矣二十舉於鄉明年袖禮部游兵中兵中弟子益進又三年登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久之進武庫員外郎還復為儀制郎中公之在南京八年所

所當皆天下豪傑若臣仲木鄒諡之王子崇顧武祥輩爭折節下公公以詞賦名籍甚南北而自其與諸公游則稍欲進之為德功矣已乃陞秩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材高有所掄薦於諸生中去皆取大科為時顯臣而不能無汰斥大指欲以裁冒士服而農賈實者江西為貴臣獻諸造請一切報罷以是不能無兼意會九廟火燬言官論調公公笑曰一博士長應天道耶然所坐益白乃補山東以故官飭治臨清兵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二

備人或風公盡少徇者公不答至則益持風裁罷去使客額外供重錦文扇自遠日坐堂皇諸姦孽蜚集為剖決立盡而加扶其匿實者曰若罪當其甚律以匿實故扶也自是繫不待辭吐矣公時時申束約境上諸干板者毋得容尺刃寸鐵入境不則定必汝以故竟公任毋剽攻警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叅政道務素稱簡諸好以臥養高公謂吏弊什百衷我我何即為乃自勘方為政閭閻故無準公憐之因著徑書以式來

者胡氏子孤而富且出母子也宗人交質為非
子因賂吏摘赤籍以成困之獄公立為辯其枉
閔人稱之積四歲不遷時文定公方掌銓乃以
燠故既稍遷按察司又為雲南州邑燠故之省
論決免者歸時賕吏道剽之去公白御史番寔
臬獄官為粥食之母聽自炊爨自是毋他警寔
益夷保齊強於女守殺八如麻雖就逮以行萬
金問莫決公令受辭竟即撲殺之指揮范俊老
而舉婢子弟傑誘其子以燒刺而瞽之訟於官

余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三

謂是瞽也而非俊子俊老不能子官莫辨公謂
傑若利俊指揮耶而忍肉一孺子集隣戚證之
傑冒伏即真於理而歸瞽俊李令者繼妻之女
與匠通而令耄弗禁也諸兄恚而毆匠死其長
子出承毆矣御史欲坐謀殺悉下有司捕之家
盡燬公謂是毆也恥淫之謂勇承死之謂義而
弗能救而殘數生者以償一淫死者固請改論
毆盡復其諸子沐黔公釀而怒釀者之抗利也
袁三本以狗公道問之曰穰旱不當釀耳公曰

職無預旱也破而縱之比公遷山東右布政使
黔公以恚故不觴公郊賈人子爭擁觴公郊且
請觴從者曰公不持渙一物行願以此卮酒為
公壽也公之山東而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夙
秦如洗吏自道復署者五十餘人入提調鄉試
錄成文多出公手俄以贈司馬公喪歸毀瘠如
禮服除補湖廣時有楚之變諸司出入陳兵衛
公悉罷去之曰誰敢干天子法也諸冗散當
滿不得去羈衣而俟命公憫之謂孰非臣子乎

余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四

趣吏治移一月而得滿去者百餘人又嘗脫屏
吏戍弁釋連坐六百人臺臣無以難也遂遷河
南為左布政使諸內賊者以金至即驗而入之
曰毋使居亭鍛工富爾也已徵其道理費而官
輸之塞曰毋使道路虞爾也諸王將軍當請祿
即籍而封之人自為授受曰毋使國臣得侵漁
爾也即有損吾自任之於是公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當發諸王將軍盛張樂祖道絡繹數
十里觴且祝曰妻子賴公而飽能繼公畫一者

幸矣公行未至四川而白草番攻陷堡寨殘碑
將人或謂撫之便公奮曰蜀獠僻不以此時一
律法將索命吏何察諸將獨何踴躍練而武乃密
計發動兵擣之克番塞五十有奇斬甲首千
有奇俘獲五百有奇與降者約稍出賦視內地
捷聞進兵部右侍郎淳如故已又平馬保番
陽金緝已又議平叙瀘蠻英救荒諸有英獨
蜀為最而中蜚語歸里矣公所中以馭吏莊而
待其國臣峻久之起撫江西其治大約操倣如
余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五

蜀而加密諸獠盜賊漁獵市者詎得輒杖簪
之闔郡為肅罷客供張具所周還不過升茗簞
器食尋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以虜警召
入改注兵部當是時大將軍營挾重肘腋間而
藉寵勢張甚既已奪商侍郎大節兵又勒使聽
約束商公上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未決而公
時時與鸞議左鸞惡之當出還挾公從治兵欲
遂中公而鸞病疽死反謀發妻子慘於市於是
公念商公寬且當用而會商公所部兵上書請

得復商公為帥公時署部事覆如請閣臣擬亦
如之上大怒謂帥生必繇其部卒耶且責公
無 呂公席榮待罪閣臣皇恐自劾當同死
上乃解僅錫公二秩而公以太淑人喪歸上
竟念公賢弗深責也 予之祭為營葬且併葬
贈司馬云倭寇起東南為禍而南兵部缺尚書
太宰李公默疏起公公服猶未除以 國難故
默練而從事所論經畧事宜章十上俱報可倭
有逸而勁者僅六十人轉鬪千里所抵皆奔潰
奔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六

至南京郭外公與大帥謀發兵出禦之不利事
聞當是時權相之子貪既以中璽公不滿而又
惡李公遂特勒公致仕公既歸自壯有餘日得
以益肆力於文章所著述不休而文定之為南
大司馬也公繼之僅一紀人以為代典語信哉
遂稱兩大司馬云而後復先賈其餘者執苑聲乃
沈君則謂其學同而歸稍殊文定審而醇公鴻
而榮又謂文定長經公長諸子其然乎哉公閒
治農農即倍獲罔自署曰上農夫而所獲即

以潤其族黨乃至中外戚母不被者以田請子
田不能田又問公給作以廬請子廬廬敗入問
公置葺至再三靡倦色孝友敦睦其共奉家廷
間雍容如也其自居及御子姓臧獲肅如也公
成進士而同年生王祭酒子楊者齒倍於公而
來問友曰而吾兄也子楊死為刻鶴山集善豐
考功人翁以貧死為刻考功摘集善陳提學約
之以天死為勒墓門石刻後同集凡為公傳者
若明臣若釋登寅皆後進齒卑公為之遜行驢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七

然交也客能操一觚管口唇嚙嚙作吟態者即
之無不立見且與行弋釣山水張宴授簡又為
之治橐而後別人謂公且近名夫公去國二十
四年而少有尉薦者此其於名豈乏特以不能
由臺使監司作階故然公竟不以二十四年少
尉薦而折大臣節此陳仲舉之所以先李元禮
也人以名擬公者何淺也然至今上聞公諱
下有司論祭營葬如故事雖不為意用公所以
待大臣禮至矣

方司徒雙江公志畧

嘉靖中倭事起江南而吾吳及雲間最為上
股肱郡而又最當寇衝當是時潞安任公環自
吳郡丞鳩烏合與之力角以至遷治兵使者新
城方公繼為雲間守悉笑完孤城而柝席其民
民以忘寇其後任公蚤卒而方公妻遷至開府
遂盡有吳雲間地而大布德惠一時任公以戰
方公以守人主倚之若左右臂而任公之功
名不能居方公半則以年也

金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八

公生而沉嚴寡言笑動止異常兒父母慈暱之
不令學而公自勵於學耐勤苦念邑僻諸生中
無可與語者乃負笈之郡贅業聽講晝夜不輟
歲時一歸邑定省輒步而精思家人請以一衛
代不許也行二十里文一篇成及門而藁草三
易矣學使者試公輒高等且以勵他博士弟子
曰何不學方生文是有根柢非而曹劉掇倫也
它博士弟子以公年少邑僻心不肯之未幾公
連取進士其程試文出乃相率萊服公由選得

南康推官南康山郡少事而御史才公每行部輒挾公與俱亡何它郡牘盡以屬公多多益辦公大指不欲以深文小廉見多事衷情法久而愈信於上下薦剡屢騰贈公名醫也就公養官舍每得所治牘閱之歎曰秦越人不能生死者而子乃往往能生死者何奇也我復何憾亡何贈公卒貧不克治喪上官聞而賻之乃克治喪而吏部以卓異召服除始之部謂少需之可得給事御史公力辭曰官非吾擇也且愚不任言

全川史料

卷二

後集

九

路授禮部祠祭主事歷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書當官無害而數倡其僚縮最藎草為朝議或削之曰上坐竹宮已數年寧復聞朝耶公曰不然即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官為而會有庚戌虜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藁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是心異公遂言之吏部公出守公至則按行睥睨增崇浚深郭外皆置敵臺宿甲士以相犄角寇數萬人猝至圍城公調兵食懸中不夾時時緩

帶縉紳家雅語以示暇曰吾在母恐也而所宿甲間出有所俘斬寇食盡竟壞散去屬邑上海故無城中寇者再矣公請於大帥築之帑不繼則身之大姓家勸募曰賊闖入若身與室非若而有况室中物且也皆身外以是人感悟委輸若流水公蚤募行版築間與吏民分工力朝告成而寇夕集城下礮燭不得上嚴旌戰而耀之遂遁乃博訪民間疾苦奏計兩臺請寬歲賦停不切需皆如指始郡牘不勝繁則一切為吏弊

全川史料

卷二

後集

十

窟自公至毋所容淨若刷洗公雖不好赫赫聲而報績為諸郡冠有白金文綺之賜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是時倭警尚未已游徼徧江上下而縣官有建章役取材楚蜀間皆導公理所公以身為禦不憚跋履復報績冠晉左廣參政訓卒調餉撫勦三巢盜如芥蜩而大宗伯時在政思公雲間功遂以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提督諸軍巡撫應天諸郡無理糧儲大軍之後尚年嗣之民不勝殫公懇疏以請其辭酸楚

所滅賊百餘萬而吾郡雲間得十之八時稍議
汰兵及餉公必先其非要者復請革常鎮兵備
仍鄭之蘇而專設文臣治水皆鑿鑿可文尋進
左副都御史撫湖廣公素秉介不通貴人苞苴
其最後追故事稿一通然而不能當恒時百一
而言路新欲借公自標樹白發其事公解節歸
中外寬之公夷然自若隆慶改元言者交薦公
起為南京大理寺卿甫上遷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督撫淮揚諸郡公至首畫漕計
拿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十一
列上之得報 可以足歲綱如期毋後者已次
第有所損益徐州呂梁二洪夫歲取之徐公謂
餘黎幾何而使偏累乃省漕司米聽司洪者易
價而募之又請徐之商稅以備河費舊有屯兵
坐食於如臯公亦革之所減省先後以爲計中
貴人守 皇陵者舊得預民事公持不可乃已
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會元配羅淑人以病卒
哭之傷亦病凡三疏乞骸骨乃得請公歸病良
已始為政於其家及鄉公潔廉毋羨奉入以儉

而息之乃小奏立家廟尊先塋斥置墓田以歲
享聯族之大小而誨以德讓邑多匿田復乘間
飛賦公疏於 朝而清理之歲大侵公謀諸令
營倉粟賑貧者而又慮其遠不任負荷出私粟
作廉輶之民不餓歟松菊二溪受浸廣隄梁數
圯公倡里人厚其隄又為石橋數十丈道涉者
名之曰青雲橋鄉前哲許公遠祠且就毀捐索
而新之創宗譜成已復創邑志讀者謂其有良
史才二季邑丞炬典儀秋皆公所捐翼成立者
拿州史料 卷十二 後集 十一
相與侍左右怡怡如也其訓子姓身範先之不
責而循公秉三不惑老益強勝既七十大為酒
食以饗賀者甚懼至別必曰不復再矣秋且盡
感微病盤櫛如恒時忽謂子城取曆來以不九
日吉至日命以香屑磨體膚且徧乃就枕城怪
問之曰毋多言使我神挽已恬然若寐者遂卒
臺使者以公訃聞 上詔賜祭葬如例於是城
等將以癸未之十二月葬公於天柱山之賜塋
而屬志銘於世貞曰公之先公通家子也而又

比舍為郎必不忍泯泯於先公其狀則致自周
子公瑕公瑕公故人也而不能悉公江西北廣
事第云嘗侍食於公有投膳者公色動置筋而
歎問之則曰有越之君子六千人比戎而過淮
索此民艘何既三日復問公則曰渡淮盡矣輕
軋之候淺者千皆在澌舫以六人載不乏也脯
殺蕭策官給之母敢譁者某出而跡淮人人不
知有南卒也歎以公為神云嗚呼此豈可盡公
哉世貞又聞之公將去雲間雲間人不能舍則
金州志料 卷十二 後集 七
扣率為祠而祀公吾吳之祀任公者請於朝
得賜額蓋二地春秋血食至今不絕

屠少司馬竹墟公志畧

國家自成弘以至德靖鄧之屠為大人也三而
太保襄惠公浦其從子曰少保簡肅公簡其又
從子曰少司馬公大山襄惠公之博太簡肅公
之正直少司馬公之肅靖蓋天下之人稱焉司
馬公雖名位小亞而壽考獨過之而其為長者
尤著焉之得稱甲自無錫徙而季始之數傳而

為襄惠公弟渭則公祖也渭之子儒則公父也
其贈皆如公官儒娶王生公贈淑人繼娶陳封
如王而加太公少敏慧謁襄惠公撫公而歎曰
志之吾族所終不隳者此兒也蓋公二十而母
王卒其明年陳歸我又明年則父封公亦卒陳
甫為婦而能母公以義方勗之公自是讀書工
屬文矣公為人秀偉長髯而豐下二十三舉鄉
書明年登進士甲第又明年除知蜀之合州既
平諸父老持酒炙入奉公公人為舉白嚙大齧
奔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上品
曰勞苦諸父老休舍矣諸父老人人喜自謂得
屠使君心次日請開公輶與便宜及吏家婦
猾事亡所不傾吐衆伍而行之民大驚以為神
州當瞿塘口春漲來嚙州公損奉侶吏民築長
堤埤其嚙州人便之名屠公從時有妖道士李
為蠱公掠治之且數百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
輒備我以無念行之第趣杖如故道士遂諱屠
死杖下公未及考而以最聞遷南刑部員外郎
進署郎中出為吉安知府時吉之屬邑王尚書

學夔者由選部陳大僚有子橫里中公悉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為儒生尚書每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歸子而益一賢子仁乎使君哉人益兩賢之擢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徐時新中寇所至墟莽公綏撫安緝練卒選將遂屹然重南北而會有甘尚書者與公同年暴貴幸以里中兒為邑曹司屬公公不能蔽其貪尚書恨之適徐有剽上供盜因疏著甲令不獲真盜兵使者毋得遷公以是留滯且八年而政理益著轉

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五

其省左叅政亡何進廣東按察使尋為山東右布政使又移福建左公不好為可喜事其治以務實勝而已而所至有去後思名亦自稍起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蜀貴兵平酉陽叛苗吳黑等已又獲苗帥捷聞賜金幣當是時分宜相貴用事而其子世蕃以公連得重地不能毋望報公竟不敢應而太宰李公默故為南司成有憾於將樂令以屬公公廉將樂令賢而不為伉儷為保全之令更以薦起工部右

侍郎闕李公顧推公而分宜相更難之會貴州復有苗警以為公譴詔停祿仍故官自効河北大盜李邦珍與其妖妻馬三兒等行剽入公地獲之御史胡宗憲謂公侈其事可贖也公謝弗肯侈而久之朝議合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帥公以兵部右侍郎無兼都御史居之公乃選將吏蒐卒乘申約束使參將賢以一軍軍苗服而謗其黨譚細奴啖之曰以爾酋龍阿什來者吾官者不然盡燕若族細奴乃為酒要阿什醉而

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六

縛之立滅龍氏而龍他衆亦來報譚族亦殲僅細奴以身免公縱悉平之奏官細奴百戶土帥毋世蕃十六從軍勇而貪欲遽募其父位以黃金百斤及他珠寶抵公家公之婦章淑人力拒之公聞乃錄世蕃轅門杖之百曰汝奸汝父位而污我金何也且寄汝頸刃矣諸土帥皆恐陳請命公留滯又太宰李公時毋召心憐之念欲擢公而扼分宜相乃推公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倭難作分宜相乃議以公仍故官提督大江

以南諸軍公為總督時已貳司馬其遷不當節
總督而遷得南已又得提督凡再遷輒再下又
東公死地公時已病歎曰吾身之不卹如國事
何公至則倭勢益張念內有分宜相而外有倭
兵食俱盡病痼痼不能起南給事中御史論劾
公議繫詔獄且坐死時簡肅公方總臺事肅公
計毋所出而分宜相亦微憚之不能遽下石
上偶以語真人陶仲文曰屠某者是非若楚
臣耶曰然是不為我脩 潛邸及太和官者耶

金州史村

卷二

後集

三

曰然曰極赦之遂下書勅公歸里公歸日與里
中父老為會滿引曰老臣無狀當死賴 天子
恩不令死賊手又不死用事者意何以報歸自
是申中怡怡者二十五年而後卒得年八十公
居官又所更州郡大鎮不勝計而問其橐橐如
也田宅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
牽亡何以飽火者獨之先祠三月哭而已居三
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公善詩
歌時時酒閒呼筆輒就己竟則棄之不存稿嘗

從太和遇異人得養生術老而不衰忽遭疾嘔
逆且革謂其子本峻曰吾今乃獲終吾聞之古
者正終 上大恩不見慘而又兩以詔復我官
眷母乞祭葬吾亡德於卿母祀我卿賢吾生不
能救交際母內賻真生不曉倭佛母作佛事本
峻泣受命乃葬公於甬江之北原又踰歲而介
進士余君寅之狀來乞誌銘王子曰倭事起而
吾只數更師未始不以材來者乃未始能以材
去何也夫毋論其下中人即屠公亦不無二後

金州史村

卷二

後集

二十八止

言焉於乎難哉夫倭事起而其帥得專精神於
倭而後責之可也倭未角而財力先困矣王客
反矣上分其畏於大臣下分其虞於大夫士人
之口即屠公之再遷輒再下其志奪而英無所
用之雖良平奚展焉事迫而後大臣不得不割
情以拊米其帥帥割資以內奉大臣其策內十
七策外十三是故從容於文法之外而功自立
不然以公之剔歷方面威聲赫赫荒微者豈虛
成也

成也

不棄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三

琅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徐學董復彙次

李大司寇監峯公碑畧

諱遷字子升豫中人

公生而端重不妄言笑從師受章句輒誦九歲從封公遊寧難南康山中手一編不置封公目之曰曰者言我不從公車門上事而衣身橫金者二十年得非以若耶遂謝諸生不復應試而公既長補博士弟子前後為學使者張大司馬弇州史料卷十三後集一

厚公悉卻之其使滇滇之守帥黔公以下餽遺公與公之却之俱如蜀道貴竹有一千戶用絕下嚴得誣且杆文周公知其寃為白狀於撫臣雪之其人知而道追公欲有所効公辭德弗任也還且為吏部選得袁州相矣與之為姻姪者要公往曰是公固知足下奈何坐而失一佳曹即公卒弗往曰不往不過南爾南於養吾親便遂得南兵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而前是即司出納者不能無染指以十之七予弇州史料卷十三後集二

衛衛復私干之二僅半與役卒耳尚書張文定公邦奇一見器公遽以委之公請於張公會司務及曹即坐堂皇上集役卒使吏權而名授之又時時手較其所權者以示警卒皆懼服張公下公法為絜令尋進其司署員外郎公之鄉人宋莊靖公景求為尚書一日謂公蠹累積矣非子孰與掃除公請任之得其最巨者諸衛貢舶責之衛卒之饒有力者官給其直而中貴人監之直盡入中貴人索而受責者挫其

產以償而猶不給公請毋令中貴人監亦不以責衛卒而官董之宋公如公請後入為御史大夫公卿出祖龍江宋公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虞其才恢廓者虞其守於李即吾後何虞已獨留公促膝論天下事久之乃別去自是與公構姻好公尋進武選郎中黜卒孫寧富而橫積忤守脩魏公魏公列其侵盜孝陵孺地為市肆居貨下御史獄治寧復自辯而他所株引且數十人上怒詔大司馬大宗伯與司

全明史料

卷十三

後集

五

宋御史大夫廷尉覈其事大司馬大宗伯恭簡公邦奇也韓公以屬公而宗伯之屬章榮御史龔秉德皆共事然資公而決公行履其所寧列市肆居貨實然不犯孝陵孺地魏公不悅以氣加公公與御史折之出其上魏公屈疏聞寧得麗輕典株引者盡釋韓公大奇公引與吏部郎楊忠愍公繼盛輯定樂志

即

擢山東濟南知府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泰山進香珍貝錦帛繼作之類藩臬而下貯之藩

司郡邑而下貯之郡其長皆弘其重者公獨今諸寮掾等之各為封識使次第持去不以毫髮益守帑部使者聞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矣藩司亦媿如公指德王請惠民藥局兩臺業許之公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公復持不可既而曰吾去守無幾時而王請不已終當為三有於是改建祠以祀薛文清王文成二公使儒生讀書其中公又飭文廟及學宮一新之與博士弟子談說經術彬彬有鄒魯風當入覲大

全明史料

卷十三

後集

四

計吏公為天下郡守第一節
進湖廣按察副使即進其布政司右叅政即遷廣西按察使時靖江王與諸宗閥而各上章相訐下臺臺下藩臬以藩使之懷不仕也使公先公帥以謁王王謝病不見公乃奏記王曰大王以某之來為宗人耶某非為宗人也為大王也某之來內欲全大王親親之心外以明大王尊尊之分如是而已耳大王之必欲拒某者何也王乃許以翌日見見而蓄怒

待公等坐定 王威氣言曰不穀之 先王奉

高皇帝恩以有茲國當攝諸宗人諸宗人不

攝而子大夫乃右之何也公對曰 大王宜自

責毋責諸宗人也 王益怒曰何謂也公曰

大王能念 高皇帝恩甚善 先王者

高皇帝從孫也以罪廢嗣子 悼僖王賢而

高皇帝復王之名雖一郡其禮秩威命實大國

也今嶺以南毋貴於 大王者諸宗人之衆亦

母如 大王者乃 大王挾貴以凌諸宗人諸

宗人亦挾衆以抗 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

人下者也 諸宗人甘心有司之約束而衆足不

入端禮門 大王能忍之乎忍之是 大王徒

擁虛器耳不忍之則 王與諸宗人之訐無已

也且宗人之去賤無幾罪易勝也其指逾萬數

不易盡罪也有如 天子一旦赫怒咫尺之詔

下 大王寧能偃然而已乎某等所以見者願

大王之為悼僖王不願如 先王故曰非為諸

宗人也為 大王也 王色動迺前就公曰先

王

王

生何以幸教不穀唯先生哀憐之公遂說 王

曰 大王急下教自責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

某等請分諸宗人為十餘房房擇一篤行長者

長之其長得以懲訓不率重則付柱後惠文耳

大王無與也月朔必 朝見祭必從請名請昏

必以屬 大王則 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

亦服 王曰善具如公指臺為疏亦如之靖江

遂寧

進湖廣左布政使當入覲宿郵中盜以左使當

奪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六

魏素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

則古石研也棄而去之盜事發謂人未有左使

索如是者尋以中丞論轉餉功 賜金一鎰而

太宰課公績復為天下藩臬第一

進右副都御史 右輔公至即疏請固閑隘考

軍實計儲餉復疏請行保甲法定審編嚴高禁

設險分候以時哨警俱報可中貴人馮保深州

人也有兄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罰其

資裝金錢以去兄疑讐家為之白州州守審之

王

誣縱遣之遂自公謂守納盜賊公語守若不授
賊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退而復白之監司為
捕仇家鍛鍊五毒強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
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至百耶悉
得其誣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而怒甚具
疏草以諸公卿大臣欲論守賊而公故庇之大
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母
太草草當以質中丞遂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
以民命若泰山此官敝屣耳所能者為貴人責

全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一

捕盜不能為貴人理私仇亡何真盜果有它邑
發中貴人慚而厚以金帛謝公公不受虜大入
寇自墻子嶺而竄京師東北公聞警使其將
祝福三千騎入動王偏將申紹祖王尚忠繼
之而自以大兵踵其後兵至都門虜漸欲已
而諸鎮兵悉合蹙之境外破之公所部鹵斬夥
事聞賜白金文綺尋入為工部右侍郎
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佐麻城劉端簡公
采屬軍政銓選亡敢以私奸者尋進兵部左侍

全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八

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二廣諸軍兼理糧
餉倭方大入侵掠左廣公馳輕車赴之甫抵吉
州而撫臣熊公汝達方調兵與角公手書慰勉
公且密授諸將方畧公復疾馳至端州諸軍大
破倭斬酋以千計俄詔公兼巡撫左廣餘如
故公乃大蒐罷浙兵之不稱者散遣之選募號
勇分配諸將而時時拊循犒賜加渥士奮欲効
死時右廣大帥俞大猷智而廉左廣大帥郭成
勇而貪公悉其肺腑以授大猷而其馭郭成則
錯用威信使巨測右田右廣亂藪也公請平之
上便宜八事俱報可公調狼土兵十三萬七
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猷及副叅游諸將軍統
之而叅政柴淩副使邵惟中等監其軍檄湖廣
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隘防奔逸身自端移鎮梧
州節制之申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鹵
財物兵進蕩其寨棚六十五其大酋常銀豹擒
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
降餘衆二萬古田故邑也公請進為州使監司

鎮之而他增將卒置學宮選良吏晚上俱報
可公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四鎰文綺四
左廣繼繼相世蟠據揭陽之黃寨僭稱王而其
黨酋魁振石礮杜高山據大郎相犄角為聲援
流劫遠近郭成故以總督劉公燾檄討破之且
下矣而繼相通成之私人戈挿入賄於成以免
公刺得其狀召成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司農金
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也者
曰幸酒被色歌舞自愉快安乎且汝之入三盜
金州史料 卷十三 後集 九
賄而縱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後效汝能
自勉勵否成惶恐叩頭曰蒙貸成死苟不擒三
盜者必不敢復戴首而謁交戰也公調兵二萬
人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乃強有力斬戈楠以
師遂破繼相衆窮追之獲於五房後破擒曾魁
吳少倦杜高山乘間襲奪寶餉以去公切責諸
將驍之破其大郎寨窮追獲於古銅鼓障石岩
前後得村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屬四百人
自援歸者二百餘人投崖阱自焚雉經死者不

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處
斬五百餘朝元死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
九重坑追之至鵝毛山而獲俱磔於市得賊田
二十萬頃予民捷聞賜白金二鎰文綺四時
船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
陰蔽之時取羈縻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
門而許瑞相引恫喝為重諸將入問策公笑曰
吾已付倭許瑞矣以武往即千人不必勝也第
令裨將將卒二百人往俾攝市人立睥睨間而
使監司檄喻瑞若名事中國而不純今急取倭
自効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君矣非可貽免
也瑞皇怖掩倭艘悉獲以獻公前後所捕誅倭
及剿盜凡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異
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而
亦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纂太宰故嘗封公
而公却之以公為慢已及其壽六袞諸侯之幣
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純進乃真之地

而棄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費名耳以故
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清遠颶風作地震英
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廩賑貧者因上疏引罪
且乞裁黃蠟茅茶鐵錫魚牙柘茨銀珠烏梅銅
錫麻桌鐵線膠翎諸濫稅不報他疏若停通稅
以安天側意臨休以省虛冒修水寨以資戰守
嚴門禁以固重地稽商稅以慰民望究武職以
飭戎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報可兩廣賴之至
令公念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上

陳情乞歸養 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
之而公又感嗽疾以骸骨請御史趙燁又為之
請始獲允所積廩金五千悉歸之公帑諸從官
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為例右廣帥郭成感
公恩衷諸金寶瑰奇以獻及監司守令得薦者
輒金道中公悉麾却之曰將由我薦未微耶阿
堵物何以溷我耶

南刑部缺尚書建議猶及公然公已無復世念
劉所居堂曰止足治冢塋去家六里而近名之

曰順寧時時偕其弟學憲某及子姓宴遊其間
于于如也間御筭輿或跨款段縱遊山水名勝
與田更野父相問訊不知其為貴人也足跡於
城府可數臺使監司守令或門生故吏屏干旋
而過公公欣然為具鷄黍饗筵清言竟日不
倦去亦無所報謝晚歲名德轉重慰薦無虛刻
屬江陵公當國與公有分契鄉人入都者誦得
一書先容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政體
曰慎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上

戰守以重邊防其言絕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
易之公不可既而曰 上春秋方鼎盛此公猶
稚視之且汰極矣是安能久故劉御史臺以論
亂江陵削官里居公修書問之授饗加壁馬劉
君受饗友璧以空刺報謝謂其家人曰李公望
重且大拜安可以我故累之公笑曰我知劉生
劉生乃不知我彼以我猶未忘世也及劉死成
所公哭之慟

公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毫又素多陰德

且以為百歲亡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
捷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三十年
不來一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容既
貴且壽可以見先侍即地下矣以不善積著挫
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奈何不久竟以微疾卒
遠近奔哭者且萬人公孝友天植其事字弟第
甚篤分祿以遺之又以遺疎屬之貧者環所居
數里饑則糜寒則衣死則櫬槨蓋亡不於公室
乎取及闢公之室中則枵然也卒之日秦淑人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鬻所分產始成葬
嗚呼可不謂賢哉

公於古人好稱諸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
君實劉器之於前輩稱劉伯溫王伯安其以政
事行術居師友間者韓恭簡宋莊靖熊恭肅楊
襄毅楊忠愍及鄭端簡晚也早歲窮理性之學
然不欲有其名時華亭相公為領袖貫魚而進
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下
進得無愧業舉子者乎公所為詩及文不甚

然往往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人
得其一赫蹏輒寶藏之所著有詩文集十一卷
遺集一卷摘稿二卷皇華錄一卷京畿奏議四
卷西廣奏議八卷濟南議稿二卷鄧曲同聲楚
越吟稿西輅集祗役稊言各一卷修遼雜考三
卷國朝故二卷皇華使省錄清音競秀錄星槎
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卷行於世

陸中丞阜南公碑畧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陸之先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
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扶
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為東南冠綬然未有如今
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
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叢文苑標而又能相
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
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為後矣中丞於
秩為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
僕領中大夫 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以
中丞訃聞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祭

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哀思無已手纂公事行
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
佞貞曰幸為叙而銘之貞視官保公通家子素
嚴公而善太學乃為之敘敘曰公諱樹德字與
成父贈大宗伯公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
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
對父母絕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
已前贊於李矣而沈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
而里中薛君見少保公而奇之謂李父曰吾僅

金州之村

卷三

後集

上五

一女安得才如而增者贊之乎李父曰有之即
吾壻之少季某也是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
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公而泣曰苟而母在
吾何忍棄之薛手錢一挺納公懷曰與兒作
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奉贈公贈
公嘗而惟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蓋公未
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
文思翹發所受經凡西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
事少保公得其詣獨深公益自勵勤勞晝夜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上

弗就枕公雖名為贊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
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
親迎禮僦一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
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
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移疾予告贈公
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擇曰是蟻我也始進之謂
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又三
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躋者垂
二十年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
其伯氏夜中盜尉微得其主名欲以為功而見
微者不勝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冤色夜密聽之
得其兄姊自相詰語而微其狀知為尉卒誘使
證也力請釋之俄而真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
豎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為矣公成進士業四
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
遜謝曰病不受佔俸也就選人格得嚴州府推
官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介絕
不喜為煩刻其於卑亦尤能曲體其隱以

故俾三日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
守意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為動然至守當入
觀公署郡事而撫公有所莫非屬公詞守何狀
公力為明其無他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
然至奉檄按武義令令夜行素有所居聞公叱
之出盡法無貸龐御史尚鵬於僚屬鮮當意者
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卓異徵當授
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召為少宰公於法避
通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

會州史料 卷五十一 後集 七

計避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
既即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
其官益治文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
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
捷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
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廷杖錮緹騎獄前
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絕憚有人
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公死為
名耶即死且累上德而至是復語公不小忌

之職行及矣亡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
莊皇帝每視朝及經筵默不發一語公謂
易上下不交為否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可以
劇君德而酌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議
諸處計甚明哲顧語多侵總督譚秉敏給公疏
遷兵科為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
公不穀戴慚頗以見惜公疏直稍有所齟齬不
者不穀可奉以免咎矣公歲且滿法得舉刺而
所善者給帥朱忠僊希孝其私人裨將以屬公

會州史料 卷五十一 後集 八

公立論罷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
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留難
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始也吾欲言則
傷公等不言則不忍於破家者公等胡不自謀
之而令我曹得為名諸中貴懷然相戒有所約
束矣亡何公以冊封周趙二王國悉却其饋
俄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公疏所
以資庸學者而未歸之身教語剴而情當
是時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

也俄而太子出閣公侍班拜金幣賜詔
天暑暫輟東宮講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起公前後疏
皆危辭侃侃而上不豫公疏請慎藥餌內言
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護則又言仲夏
元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上意不懌然以
公言者難之為留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
資靜養疏而諸大瑞攝謂輔臣曉賢耶必靜
養而召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瑞
全州史料卷十三 後集 元
復有請開戒壇為上造福田利益者全明
矣公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
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誠其說久
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業雜宣淫導後罔
佛之所深惡者柰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
夫陛下不以聖躬為虞無所事佛陛下
而以聖躬為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
適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上為停戒壇
當是時新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為構公平心其

間無所附麗二公亦兩器之曰是不難陸少望
第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在新
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持紂之公
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紂且柰何緣執政者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去之而公
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逐逐新鄭而
併歸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桃
廟公請毋桃宣宗而桃睿宗以嘉靖初所
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韙之於
全州史料卷十三 後集 十
是官保公復召為大宗伯矣公於法後當
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當
卿試事棘以內外成公主之纖巨井井尹及兩
臺使取充位而已公於丞事毋所不精密吏洗
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大司成事諸生
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連攝翰林
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遷亡
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觖望其任職奉公事有裨益非諸

公所敢當已進南京太僕卿卿治漕故進地也
公不可第取前輩王文成公建義倉及教授諸
生遺意行之而入為太僕卿甫上進今官出撫
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公益發舒
民感上知思有以稱塞即馳入境首問民所
諭告示之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為慎公間蜀
客不過酒茗鮮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
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

牟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齊魯之
詰盜者濫公悉集成案擄之而出其冤者又請
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俱得報可東人大
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不過蔬粥一
羹器而已簞朴不妄施獨於貧墨吏無所緩舍
時時一按覈皆以為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吏
事遂病脾會德藩之宮後有白雲湖者故民
佃也而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
人之代保者宏有連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

邑爵不得志上疏諄告歸太宰楊公魏默曰吾
獨不能為東人借公頃吏耶為上言公之賢而
請聽之計病痊且必用報可公得請使院儼
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擁車
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為之揮涕既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危坐
竟日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諄以修身居
鄉大要嘗一侍少保公行曰里中兒爭指目曰
非兩疏也耶公踧踖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傳

牟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受吾自以犬馬病不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
保公鴈行既而預湖廣之推則公病矣公為人
率爽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懽死而哭之毀
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也公之在
憂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之志
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
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攝公之嚴惟公亦
自比於程正叔先生以為不如家兄也居官所
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

問問利便生平未嘗以松于人亦不受人私其
 於諫忤 旨及犯權要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
 身免歷位顯優遊令終豈非天哉嗚呼孟子
 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
 大丈夫者非耶公病且亟忽謂彥楨曰吾殆不
 起矣吾欲有所言彥楨強謂公醫屈指而俟瘥
 何慮至此也公笑曰醫誤矣吾屈指而俟蓋遂
 命乎書後命所以戒勗良至素愛撫其二孫一
 見而遣之曰天君泰然矣無所復挂碍乎少保
 弇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三
 公來視公起坐舉手揖謝曰兄教我育我今又
 永訣我不得終奉周旋奈何少保公強顏而謂
 曰若必不至此若兄來視若疾非訣也公曰弟
 自知之兄不知也且此小事亦何足道少保公
 泣數行下公獨怡然已呼從子與使卜壙得吉
 而後止至病亟命彥楨誦所作詩猶為易一尾
 語既而曰無所事此恬然久之目瞑矣比就殮
 顏色如生公春秋六十有六小於少保十三年
 少保公氣殊王名位亦不相及乃其為嘉萬間

完人一也

按公以諫議有聲乃疾革時命取諫草焚之
 嘗訪得此於其孫景阜四葉公之過人遠也
 子彥楨攀乙未進士歷南考功即有經世畧
 未竟其志而卒公與公並祀學宮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一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疊次

顧少司馬公碑畧

顧之先於江左自吳丞相雍貴始逐世世為甲族其後徙滁陽又徙崇明已又徙崑山之東海其徙者為伯善伯善生榮二榮二生元帝伯司正觀觀五傳而為珩時置太倉州而東海隸之遂為太倉人珩生贈刑科給事中鑑鑑生刑科

弁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一

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濟當給事時與其族兄添並位南北桓咸以白簡彈事顯重天下而中憲公尤篤士行有長者風僅曰十餘不祿朝野惜之則公之皇考也娶於陸累封太恭人太恭人與皇考之贈封皆以公考饒守最故公諱華志字行之別號觀海十九補博士弟子二十四薦於南畿七載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遷副其司已為其司正轉刑部湖廣司郎中移病歸病已補故官出守饒州府踰三歲進湖廣按察副使

乞歸養太恭人太恭人考終服除以薦者河廣

西按察副使入賀萬壽進貴州右叅政俄又

進廣西按察使以叅政致仕復用薦者起為山

東按察使召拜南京光祿寺卿遷應天府尹遂

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卒於官得壽六十有四則

公之跋履也公生三歲而中憲公見背宛轉太

恭人懷抱間小長則伯氏縱撫而誨之矣公故

穎敏而能自奮勵於學以故通經術有聲用癸

丑之三月登第而六月即授行人奉使南越

弁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二

歸省太恭人里第行人中憲公初所授官也里中嘖嘖謂中憲有子矣而其使南越被服舉止質素如儒生謝絕一切餽遺臺使監司咸重之還朝開戶讀書泊如也時分宜相重而其子竊其柄以美官餌士士爭趨之公獨弗往以是僅得司副以至正家人時扼腕謂先中憲公自行人為給事公獨不給事豈有所不足耶公笑謂我何安敢望先給事第欲作要人將不得稱端人矣給事前官也猶令以諫死職下如我

大夫人何公之在行人前後四載餘居閑無事經術之暇則日取城旦家言閱之往往成誦且能解說大義而及其為刑部即治訊牒則宥承甥援之而已吳文端公山者時為大宗伯名能知人嘗見公古文辭而器之歎曰是子非文法吏也欲調為其屬曹即又欲薦分試南宮士皆以不當分宜意不果公歎曰吾何乃戀食虎口耶故歸而迨其再補故曹則分宜敗矣公讞比則益精然大指寬輔法而行平反為西省最太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主

宰郭公朴於諸公間知公深欲優調之公力以便養乞外得饒守饒名郡然其人罷訟吏深文為奸積弊蠅集公精心理之以次若掃一月忽召諸吏胥列庭下摘其尤貪黠者扶而出之而責數其小次者曰姑贖汝不悛者扶至汝矣自是咸惴惴若負霜雪諸下邑有訟者或以爰書就鞠者公出片語剖立決遣之即論負亦叩頭謝使君不寃我每造府不齋宿日經邑訟自是不之邑而之府至他府亦然公時時與諸令長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約吾不使人渾若庭若幸毋并髦吾教府事吾自辦之不以累若也上官相謂毋輕為譏駁令饒守笑我即御史嚴驚者至公輒解曰賢守代我我又何難景德鎮陶器為天下冠而又據要津奸人依之與安仁豪競利而閭閻竿嘯呼者以千數司治之大僚噤莫敢措手公墮以行視上供器至則從與中日占榜諭以禍福曰毋得動動者即亂民太守立捕懲沒矣其人故熟公威德懼伏鳥散去公徐捕其首事者置諸理園境遂完 淮故寵王國於饒而驕顧獨嚴公甚於直指公悲其情而體之諸子侯翁主家無失所者爭相語曰嚳謂顧使君徽徽乃吾天也士大夫有所居間以實請公必實應之自是亦不任怨父旱而雩吏以禁民間屠請公曰吾比舍僚寧無甘酒脯者乎安能責之民弟躬自齋沐跪食卜日露禱而立澍民大悅他所剖獄若復鄭氏之流竄送戴氏之山場皆累政所未決者咸以為神明至當大計吏治平為天下最公既

謝開廣不赴及其補廣西也地僻無所顯見獨以其職與清軍李御史持衡御史即不能無牴牾然退而未嘗不推公之賢也公於御史所得益不淺然未嘗小有伐也 靖江王沐所遣府中人以馳驛抵公公叱之曰 天子法得 賜馳驛而 王稱馳驛者何世追坐所由 王慙沮民田有與府地錯者 王欲并得之公持不可 王又沮其在山東蓋再起家矣臺使者意其老厭事而公於請獻益精明所以調劑餘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五

戚碑而思之不已最後復祝之識者謂公不作黃京兆損於潁川時第非人輒得遷故耳兵部之長曰郭公應聘故與公有分誼公雅遜之然所以助郭公不鮮郭公病至悉以事寄公取盡諾而已會其乞骸骨歸公代署部念衛士之苦在艘三老而三老之苦在中貴人朘剋臨就役則前跳其不跳者亦竟破家以是行伍日虛至不成軍乃疏陳其弊諸悉募諸篙師而官為駁之且稍蠲其直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萬石今衛士所樂輸者已萬五千金 國家不過更益金米之半而不取役三老中貴人無所侵牟行伍如故根本不憂撥於大計便報 可公又圖所以又安 留京者條四事上之曰重事權明激勸嚴參罰豫會計詔下所司一一如公指始中貴人不便公請謀從中行之不得留京十萬衆懽噪振地曰顧公實生我公遠巡不敢當曰故大司馬郭公之遺指也與今大司馬傅公之誨也然衆益德公及公病而參問叩卜者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六

踵相接於道喪歸送而哭者祖祭者不可持數
曰天不欲人行德耶何以奪我公留京之縉紳
大夫皆齎涕洟相顧曰空無人矣計至都輦上
君子之方欲借公北與謀天下事而遽斬
之耶至鄉鄰之人無貴賤老少一辭而嚔噫曰
不復見典刑矣其稱宗戚者則曰無所覲
焉辭矣天乎我安依矣蓋公孝友忠信故天植
其壽太恭人也自髫髻以至髮頽白終日夕無
小適色自平居以至疾痛大故無弗誠信至聞

奔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九表用恬穆終猶依依孺子慕也當其副憲湖
廣所治辰沅奉太恭人以行抵九江而風溽作
公念道險遠重為老人憂謀且疏歸養疏發而
後長跪以聞太恭人始亦難之既怡然安之矣
伯氏待公嚴而有恩公事之慈父師其卒也痛
哭委頓欲絕撫其遺孤紹夔為授室就塾分財
產均於長子紹芳乃二少孺所不敢望之矣有
二女皆為擇配奩飾先於已女每出奉太恭人
必偕丘嫂甘毳無間始嫁於王者家燬則迎養

之曰即吾父也舅老而貧亦養之曰即吾母也
既死則背公平塋矣姊適沈提學子善而病公
視湯藥唯謹子善病亦如之既先後卒而所以
字其二孤者如子善也已二孤夭而所以字其
孤孫者如二孤也公間自語吾安敢聖古人所
云生者不愧死者無憾則或庶幾耳公通仕籍
者三十四年里居得十之六性溫然與人不過
一畦而中實耿介門無雜賓所還往僅三四戚
故杯酒文義從容竟日而已聲色駁雜之好無
奔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八

所干強學力行然不欲以為名每見談東越良
知之學者輒擊掌曰夫子不稱一貫乎而曾氏
直以忠恕承之此為善證夫子者也奈何而曹
之不善證東越也識者服其切而裁邑大夫重
公數從質疑難公諄諄為戒爾然誨懲蒲仲獲
益然絕不令人知所自其勇義若渴避報若先
視九族則若身也九族之資之則若國廩也故
公生而擅長者稱其沒而哀之惜之若一口也
公之卒長子檢討君紹芳以事聞於朝下宗

伯太宰議 予祭及臺而特

察院右都御

史蓋異數也

秦方伯虹洲公志畧

秦之先自嬴氏至宋而高郵人學士觀以謫死
塋無錫燦山下其子郡倅湛遂占籍為其邑人
十七傳而為貞靜公夔累官江西右布政使貞
靜則其鄉人私謚也貞靜公之仲子曰孝廉公
永孚以高行旌孝廉公之子曰都事公鏜舉鄉
貢不第克謝公車業以終有子曰通泰公翰公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九
父也其稱通泰者從公爵也母曰殷宜人公諱
梁字子成生而美姿容眉目如畫稍長所習畫
輒誦遂工屬文補博士弟子屢試冠其伍儔聲
隆隆起執經請贅者踵相接矣當是時公所居
有山曰金匱因自號匱山而會嘗出而五色氣
蒙之若霧望者觀其地有虹氣上屬天而惟之
公因更署號曰虹洲益以雅自負云而未幾果
中鄉試高等明年試禮部司試者奇公文薦以
為第一人而所射策與主試江學士意異爭之

徑公見絀然自是名益起其又三年而試得第
八入錄其文以武當是時公名籍甚樞選垂及
而失之亦以媚者故出補南昌府推官南昌民
罷而好氣勝公起書生驟得李官人竊或少之
乃所擊斷亭剖即老吏不若郡多宗室子候又
豪貴人子弟往往交借故相嚴勢魚肉其卑赤
公一切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不少假則相戒毋
庸此強項司理而巨盜平十二者窟險時時從
其黨行剽監司苦之為下公逮公廉得尉某與
盜有連不出意詰之曰若自知死不何自通盜
尉股栗搏顙請命公曰吾寄若刃頸姑為說離
其黨而以首未為若氓述尉卒如教縛平十二
至諭報磔於市公既以材顯諸臺委所部行屬
邑至他傍郡車跡殆徧每治牘兩夜不小止子
燿跪而請曰大夫得無憊耶且休矣公指其牘
曰兒稚何知此曹子生死吾指掌間吾烏能休
也故公所受聲嚴而不殘為閩省冠徵拜吏科
給事中居無何 朝議築都 尹最為鉅興所

余州史料

卷十四

後集

十

使中貴人大臣徹侯考工將作以數十計而公與御史苟君監之公遂止舍郊晝夜不歸邸所部分尺寸皆有程膏劬罷中貴人之家於工者以故咸端幅不敢飾非自便城成第功上等超為通政司叅議其明年大水頗比城公仍兼給事中監之賜金幣如前當是時相嚴責益甚而其子世蕃黷以侍郎與董工事心器公時時結杯酒歡且嘆以九列公醜之用親老辭得南京太僕少卿太僕署於滁有故王文成公講舍

金州史料

卷面

後集

土

閏月而以十一郡諸生黜陟告成既畢試浙士九十五人公試而首者五十六人餘亦優等遂相數以為神明而公務寬大多所優進每謂士疇不欲棄時取功名者錮人聖世吾不忍襲之他操切少年不善也尋進布政司左叅政亡何遷湖廣按察使甫下車振綱提綱大欲有所為而江西布政使之命下矣公時方急通叅公疾將疏乞終養不果因倍道歸侍湯藥者二月而通叅公卒得以窮易戚亡憾生死而歲大

金州史料

卷面

後集

土

時秋已過期公星夜行抵任三日而出行部五

長姚舜咨顧世叔輩相與翺游歌呼毋論晝夜

唯不佞獲三四過公輒留留輒大飲飲輒醉醉輒投予耳明誦所為詩若文弗竟弗已且曰吾太夫人善飯吾善酒吾婦善為饔飩與子皆善逢迎而又皆才吾以應人間世亡盛額者然間一涉時事乃長吏可否未嘗不慷慨色動也不乃以是竊窺公非但為樂者公於友愛天姓之明率諸弟謁家廟退坐中堂笑語移晷乃別每宴而有虛席輒顧問某即何狀竟酒邑邑不樂歲賦踐更則曰寧吾代之不以累若也以故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諸弟能自致力潤屋而書亦不廢從弟本貧不能謁選則資之選從父滂判劍州遠不能赴則資之赴又嘗為王氏姑及女弟之夫朱連調飲葵他親族緩急叩之即應亡問囊耻公既以得浙士心而其顯者適里近又數來長郡國以是不落莫有邵某按部而鄒某為邑咸育造公有所叩而公不荅第一言邑賦利便而已邑以鄉飲大賓請公為一赴之亦不再也蓋江以南亡不稱公慎重長者而公於纂邑志直筆亡緩借

人或謂公不為指嚙計耶公謝曰嚙者不審誤許之今無及矣雖然吾不以指嚙易鬼責也蓋志成而識者目之良史公偶食於已氏而逆尋寒中之少已而大會客觴殷宜人八十復中勞疾大發凡五閱月而華顛謂子燮等曰吾粗自全歸何恨恨不獲終事老母耳遂瞑得年六十有四

李方伯五華公志畧

嗚呼是為致仕右布政使李公之所藏魄而世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高

貞志之李公者諱淑字師孟以家五華山之傍自號五華山人其先為西平忠武王晟裔不知所自徙徙江西之吉水數十傳而轉徙楚之景陵曰公高祖洞淵公九淵傳朋玉公珏有子曰南臺公景瑞得公封河南左叅議公以諸生薦鄉試者十年成進士拜工部虞衡主事稍遷營繕負外郎都水郎中出食浙江按察司事調除山東甫上以母楊恭人喪歸久之始復除山東遂叅議河南遷山西按察副使浙江左叅政晉

山東按察使轉今官以南臺公老上書乞解所
居職侍養者垂八年而南臺公卒公不勝哀傷
疾久之亦卒時萬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也
得壽六十有五公所受室曰王夫人其繼曰陳
夫人蓋嘗以公忝議秩封恭人矣復以子維楨
考史官最封而從公布政秩稱夫人維楨者公
長子也而舉於貳匡乳於梁弱冠成進士高第
累官國史修撰提學副使以至河南參政
娶王氏為嘉靖直臣宗茂女次維楨舉已卯娶

奔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五

徐氏太學庶女次維柱次維標俱舉子其娶
吳氏陶氏為儒官希元袁郡丞之遺女又次維
楨邑諸生娶夏氏為貢士宗女女一歸諸生魏
實秀孫女二未字維楨之狀云爾其貞讀而嘆
曰於戲盛哉士自致其分於君臣父子間未有
能不纖憾遺者也其在我者十而五其在天者
十而五是故有順以際有拂以成要之不兩兼
也兼之自李公始公之奏南宮捷也江西重相
嚴白聞楚有才士李其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

乎公遊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
奇而薦之昂甲相嚴固下之然於選猶得虞衡
而權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庭無候人外
尺刺不入內三尺童子屢不踐閤外大要以破
窺伺而為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旅擁車闐道
不得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權還謁
相嚴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
兩吳縑往曰小別於徒手若耳著左顧唾而却
之以是公為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

奔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上

竟不能以考功令中公之僉事時倭寇方踰
浙靡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益自奮
曰此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
輕兵蹙之弔崩山生獲酋巢薛柴門三不即等
數十百人餘溺死者亡美而會有言礦盜聚徽
處山中陰為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
不可曰饑氓弄竹箠自救死耳寧能越重嶺作
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
能得盜今者責而賞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贖

更為約曰居恒不得領共繫若即緩急為冊
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
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溪里
人藉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既以說斃死兩大
師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
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
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
邑令相交闕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
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外

龔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七

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
柰何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
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
迫其邑令使徙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崩
山首渠當上功幙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
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賊公庭笞之束以詣吏御
史令里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
當調公歸而文華入朝重用事而公故為郎時
吏宗茂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

公方伯公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
亡間相嚴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
謀削公藉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
自以它罪仰藥死得解公顧為維楨妾侍御女
禽或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
在冊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
以不及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南
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取肉躍馬逾少
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能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龔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六

作驛需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為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紹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中貴人護景恭王喪還所至榜笞郵傳吏胥
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舉衍聖公孝而顧
與族丈人關公曰已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
彈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
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為服居頃之乃
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天子覃東官恩
得推榮所自而公以妻被誣應格南臺公封如

其官趣命薦金緋而觀左右曰強兒出當咲我
今定何若公署司篆而御史以國賚故括藏金
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憚澤竭即一旦
軍興又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有虜警汴兵當
入戊賴公所持藏金以濟南陵王薨御史錄
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何罪見籍
且奈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史恚甚
具章欲論公阻撓而公有山西命復竟解公
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馳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避徙公請無盡削而
止諸監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次供邊不乏公
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便凡
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
名人其叅政始為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獲其
吏民情實咸以為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數倍
於權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濟山東之海口河
而公時在議獨身先藩僚行樁樁中得其窺力
以不可復報復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使道歸

省南臺公迎門謂曰視吾貌與曩何似公念南
臺公雖健然已八十年幸而尚為吾有卒一旦
不可諱奈何則數請於南臺公會有失勝之戚
亡賴於食寢而後許比上章天子猶難之至
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
視諭隨必腆幕則布席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
失度則傍徨走醫藥既病口哈飯舖之南臺公
曰嚮者見弟之奉若母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
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若乃爾公謝曰吾不能

金州史料

卷四

後集

十

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
南臺公歿而噉跳猶嬰襦其歿也病實自廬墓
云嗚呼公不愛其身以勤君父數躋數起卒
用忠孝終天子之急公與南臺公之欲急公
用甚於公然公進而不奪其才退而不奪其志
其卒底公於忠孝者天也夫豈唯兼之益亦兩
相成哉公性不好名高顧於為德不一所居必
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俠烈士急之若失
宅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者割俸以貸至再

三不佞同年高伯宗卒於景相亡子而里中見儉者強公過之力曰吾知於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公所縣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被杖公夜索餽安身血肉間殺而調棺殮行服如子弟閩人林泰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死也資力皆於公手取林且死曰噫謂吾終鮮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為主事以論亂相嚴戾過公治公不逃諸寮睨自出尉撫之賜行酒索行金元漢為忘戌

余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七

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毋論度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已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萬壽臺司為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服貴而賢者於公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手端謹重修容雖盛暑不裸袒逾三十始得維楨諸子而才甚愛之然未嘗示以少狎色諸子亦亡敢以狎色若華服見者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討共

公塵室廩集惡少數百人來謁公第門祿尾至盡親族不能平倍其衆謀為公報公止之曰諸君幸憐我乃欲為彼所為耶中丞趙公汝賢高公行扁其門曰孝廉公謝弗敢當度置之室而已公少即以執文著其應諸生試亡弗褒然首者門生執經請質屢恒滿或貴而叛之不欲名公經公弗與校也家藏書萬卷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腴合度得集如千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者嗚呼公之嚴

余州史料

卷四

後集

七

內行務為長者若此其報之以令名若令男子其所兩相成寧獨忠孝已哉世貞既已志則又曰余與李公於郎署時以文字通云監晉試而幸偕公公又代余浙西事相慕也最後訪公里與觴空山女巖洞間北眺漢江南挹三湘而樂之酒酣指顧韓山道今公實奠其下夫豈偶然哉今夫江山之所環匯其炳靈穰穰不發於人不止也而公父子實當之嗚呼公已矣安於茲矣所以繼公志者諸子耳終

并州史料後集卷之一十五

卿耶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張少司馬公碑畧

當萬曆之六年 天子威無所不加乃修嶺外
政而是時太倉凌公雲翼議用衆以二十萬掃
滇諸蠻而嶺之右大藤峽八寨連龍哈布咳
三土司尤獷譟而恃其屑齒弗肯賓於是計新
嶺右督撫臣而嘉定張公任時領山西轄有循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一
吏聲會相國江陵公自楚返大東晤令大宗伯
徐公於襄臺而論人才徐公亟稱張公江陵公
憮然曰吾固知其循吏第儒不習兵今乃習兵
耶以屬大宰王公王公晉人也曰徐公稱之當
張公乃擢右副都御史拊循嶺之右兵民咸諱
馬而繼凌公者楚劉公與張公計分道進師張
公業以爲我必先飭士而後可致之用爲簡行
伍申約束躡躡賊發公庾斤食累吏士蒸蒸衆
從矣乃抽銳而伺賊瑕刈其東岫尤點者捷

聞有金幣之 賞始大誓師明年遂數搗其穴

不三月悉殲平斬級垂萬酋男女如之牛畜器
械萬萬計公以偏師破城所斬酋與太師劉公
功畧相當 大悅爲具太牢告 郊廟中外
舊之以大藤峽爲吾郡轄襄毅公雍累定地餘
百年王文成公所不能得志者公與凌公後先
削平之而皆吾郡人尤甚奇公又圖所以善後
者凡七策一曰設三鎮二曰戍要害三曰分信
址四曰遷衛所五曰廣屯田六曰開道路七曰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二
議糧餉疏上下有司次第行之方議廣武以令
以 旌賞公而公病既卒矣公之病得之體素
弱而規調膳食太勞又內慈仁不忍於鋒鏑
時忽忽減飲食既卒而御史爲治喪仍具其少
聞詔即以所應遷官贈得兵部左侍郎錄一子
入太學大宗伯治祭大司空治葬其祭之辭曰
掃十寨之妖氛用勞定 國收萬全之勝等畢
命在公蓋實錄也公年僅五十七云其諱任其
字希尹世爲嘉定人其先有諱清者傳子玘玘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傳錢唐尉子愛九三世皆以公貴贈山西右布政使配皆贈夫人而錢唐公得及公而封工部郎又封嚴州守母徐夫人公少而穎異強記工屬文十八補第子員二十舉應天二十四舉南官皆褒然在額列所為文諸學官大夫傳誦之以進士高第擢工部都水主事出督淮浦漕艘故財賄出沒地公少年人謂即不病所染要不能脫吏手而精強於職吏不敢賁緣為姦私有奇羨悉以歸長府比三歲而得八萬金滿考無害晉署員外郎當治武庫使而同舍郎黃元恭輩與公皆好為劉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不善也而會辛帥鸞白上請句稽武庫使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居半歲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薦靖惠利為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免我益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為我擇一良守華亭公謝曰以趙穎川餉匪所不知欲推席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之則亡隲張某者而分宜故又忘之遂擢公公至官廨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惠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聞不相讓袁以少安而公丁後母夫人憂以去服除當補官時有壯公守素事者將昇以大郡公固讓得嚴州嚴山郡也俗樸而簡公一切用柔道理之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曰曹平陽武吏治彊齊尚不欲擾獄市而我何藉吾巧為久之其民即尸居不敢為小惡謂無柰我公知之何而有鄆中丞者挾分宜重不解室綏而治釐政所至假檢攝為恫喝公私帑如埽獨難公無所問曰去之此曹子強項不易語蓋時淳安有海令云既分宜罷公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有漕河役公以才見選佐大司空朱公晝夜荒度亡告倦工甫就而官署不戒於火元配楊夫人與子女四俱燬焉公病悸上章乞骸不報進叅貴州藩事公歸而待布政公作膝亡戀且以痛楊夫人不欲行布政公強之曰不合

若祖布衣地下耶萬一得三品考從大夫命
吾可俟而見若祖公為強出至貴所治與其吏
民之見信畧如嚴公又佐御史司試事程式文
多出其手以雅純稱公沿臺檄至長沙而忽心
動上章乞歸不待報即發太宰惜之為轉陝西
臬使以便公省而布政公計至矣公絕痛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雖強食以迨服除猶支牀鷄骨
也自是公頗息意世路別構數椽水竹間條然
燕坐若無官者居三年所而太宰檄諸待次官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五

過期即罷不叙公不得已強出補雲南已調河
南俱未及上擢浙江右布政使滿之長有徇心
者數與其寮競公一以恬夷劑之咸自覓解父
始移山西其治為邊餉出納視淮浦尤易崇而
公清白亡改於素而鉤校加精諸上輸者獨見
為寬省而邊計更濫羨以故太宰得之詳而公
不喜通時貴人書問一有所通其人始色動既
啓而亡所稍書中品乃倦遊歸計耳其人笑曰
即歸自決之何問我為而公以父次滿封三代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六

乃大喜曰誰謂我宦拙外臣能三代封者何幾
故公之得嶺右臺天下以宗伯徐公為能薦江
陵公為能用而其捷也復以公為能報公為人
中形質清而弱癯然若不能勝衣或竟坐不能
語語則款款中規必自其底裏出之其事布
政公雖極志養然不為矯厲故廬頗敝而握要
悉以推其兄衣數浣竟不易食無重味其孝友
質儉自天性然要非所以為名高也既痛楊夫
人之凶終止弗娶終其身所御減獲能守布政
公戒即重用事者不得御帛履相踵於門弗
敢出蓋邑里之推重厚長者必首公父子云當
公成進士時世好言公文公獨謝弗挂口竟用
是鮮怨妬以功名終其身余嘗謂公之友殷子
都吾與若張公交垂四十年而彼不我悉也然
吾試名其人且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別卿不
改布素節歷夷險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
封不增白屋飾殷子唯唯故公卒而狀之大畧
如余指公有一子曰其庶為諸生歟而文即所

當入大學者也

陳中丞抑庵公碑畧

當世宗之二十載而臨安陳次公與其兄觀察公俱以工制科業馳聲公車間而亡何俱成進士對大廷俱膺而胡髯被膺也班行中爭目屬之曰彼髯者伯仲耶而偕國器尋以次當謁選為曹主事觀察公得工部改兵部而次公得刑部其主事以廣西司而員外郎則雲南司郎中則廣東司刑部最號為才士大夫數其爲者往往相習古文辭杯酒倡和次公過亦長古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爲法此當是時同舍郎故中丞吳公維嶽司空杜公極方伯盧公夢陽少保王公崇古大司馬翁公大立司寇王公宗沐皆善刑名家顧獨推次公精而公之在主事當獄決江北殊死以下母枉在員外郎數攝其長篆獄無滯繫在郎中所隸錦衣緹騎繫治亡命巨盜大俠日三四至爲異心衛之必以實不輕操舍而當者多內服不寃於緹帥亦亡

見形迹蓋滿六載而尚書署郎中者有曰水堊

者曰衡鑑者故倚公左右手也公遂權知河南

彰德府人意公自法曹出必斤斤三尺而公不

然謂梁國縱大都難治我何以柱後惠文狗張

子高耶不獲已一施之宗室子侯耳於是

諸子侯人人惴惴約母犯此髯史君也有謹避

之耳而公務隱卹間左疾苦小民戴哺衽而治

公所幹飭田野開橋梁固傳舍櫛刷以是大得

遠近聲薦劾婁上而郡所奉鄭王老儒某

余州史料卷五 八

言以四箴上觸天子怒時有廢侯詞伺指即

駁誣王罪惡至大辟以上天子爲置獄使

中貴人偕司寇緹帥往治之以屬公公不肯爲

巧鍛亡所得中貴人怖曰如非縣官指何公

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王僅坐長繫國無奪

其後復爵如故公入覲上計天下郡守第一遷

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戎器鬼卒

稍艘完城堞諸盜起必窮跡其窟而洗之長江

偃然矣而以母喪歸服除仍得故九江治而益

以楚之斬黃其吏民鼓舞迎公入不待拮据而
理公又嘗直二囚之抵殊死者人以為神無何
進山西左叅政時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
聞天子使少司寇趙公大佑偕中貴人綏帥
往按如鄭故事趙公左右顧無可任者既而曰
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今在晉移以往可
也上疏請之即報許而公之治伊獄捕逮其
國臣翼虎者攷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
伊故寵王非鄭比公不以指故小屈法天下聞
余川史料卷十五 後集 九
而快之公還晉所部獲北虜謀反大盜之持白
蓮教者以功論賜帑金又嘗設法輪度數萬
石救隣道饑久之擢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
當公讞公斥其墨者而寬其中微文者暨遷西
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寬令竊金為壽公大
怒罵曰吾獨者誤寬之何所自得金耶亟去毋
汙我公之任蜀逾年而自其省為左布政使時
坊建大朝宮材木俱取辦蜀困且不支而公從
容調督費公私俱賴以濟蓋公前後無慮十餘

政而蜀與彰德號沃藩望郡使守所蒞獨泉谷
重而公尤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
右奸黠逆自歛以故公循吏狀非一而廉尤其
表表者前後凡兩遇試入棘所取皆知名士上
計復為天下第一遂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施州蠻黃
中叛跳川東支羅牛欄坪圍剿掠傍郡邑詔公
偕楚蜀二鎮合兵討之公自川東率大軍入深
箐多張疑兵誘其毒矢石殆盡而間道募死士
奔州史料卷十五 後集 十
統出其後急擊大破殺虜千五百餘級焚洞窟
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躡之黃中迫乃挺身跳
入楚叩軍門請死當是時貴與蜀兩鎮有戰功
而楚坐得首首蜀自以駟之故與楚爭功不能
決公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剿討誰與撫地不有
撫者誰與剿窟且皆天威也三省安得微之
疏上大司馬倚以決更推公能讓而公又與石
都督邦憲合焚破叛酋楊珂之六洞十二寨悉
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謂定公之

自計返也聞長公訃馳歸哭盡哀乃歎曰奈何
遂不獲以餘年奉兄顧我何忍獨食大官廩既
抵鎮憂思日久不忘以至屬疾遂上疏請骸骨
天子高其誼而許之當侯代傳鎮遠邛水巴恨
苗普面等叛公率石都督兵與疾而剗平之曰
即病不以賤遭後人也公歸而御史三上公前
後戰勛被賜白金文綺加等久之病良已人
謂公五十而懸車視薛大夫不太蚤耶夫欲樹
清廟而梗梓之舍如匠石何於是南臺之薦公

牟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上

者屢屢至已登太宰啓事矣公夷然弗屑曰吾
六月孤也幸至此足矣公所以稱六月孤者蓋
其先人中憲公偶於黃太恭人以春正月舉長
公冬十一月舉公舉公之六月而中憲公卒黃
太恭人毅然撫二孤呱呱也其自舞象而後則
與長公相切劘師友矣公之生夢宋蘇文忠公
見而入至是有欲奪公業使習吏者公不肯曰
奈何獨棄我吏而會太恭人亦自悟夢故得無
奪公之始屬文不能如長公敏十五忽病病而

夢與故新建伯王文成公視師大捷已荷鉏田
間遽遽遠也既覺病酒然若脫者自是文思沛
發每試輒與長公相甲乙以至成其名既視師
曹陽過文成故詩所儼乎羹牆之思得老荷鉏
夫豈偶然已哉公姓孝友其事太恭人備志養
居喪柴瘠陰禮居自恨不及中憲公之養也墓
田權兩舍貌像而時時瞻禮爲事寡姊如其母
撫孤姪如其子晚節好施予於橋道必葺宗戚
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性伉直不能腹藏過然亦

牟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三

不復留以是人雖外莊公而中無怨者公尤不
好侈靡閒挾二奚輕刀信步湖山間卒值之不
知爲貴人也有子禹謨也材壯而成進士公雖
心自愉快未嘗不飭以軌物也爲詩文援筆立
就務期以達其所欲言者而已曰使我爲名高
者去我不已遠哉其著書有五輕輯畧性理纂
要諸子粹言葩經講義督撫奏疏台鴈咏稿藏
於家公素強少疾既用禹謨拜中書舍人時
微號恩予誥爲通議大夫忽病瘳數更藥不效

竟卒其卒萬曆辛巳十月距其生壬申得年七十公諱洪涿字元卿少則精世法然而卒繼而庵皆署之曰抑以見志蓋至老貴而不欲人以踰禮稱曰呼我抑庵足矣

曹臬副少溪公志畧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曹公之為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輩故倭宰汪不法詔峻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為絀宰汪以解公方卧而綆綺囊過宰汪第忽援立指

會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三

而曹曰若尚能有臂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刑判官而前是君按司耕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賄公寘之法而濯其者為林與主迫以權責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皖之民以俸繕倡賞格賞授者所全活無筭擢斬水令章聖皇太后梓官歸顯陵當道斬水郡縣責供張甚急公第餘吏民手板水吹已公服前引常廩外不庇一錢曰吾斬水非中貴人

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為公驕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方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果於淫始以死者公謂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斬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繕部主事逐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斥割之官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契蠅集公一切以惠文誦之若洗

會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始公令南城而御史汰以苛禮至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錄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贓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賕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獄中遺矣則又曰守侯三司集廷欲辱公矣御史竄乃誣公宅

罪狀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
丞及御史相繼罷謫指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
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景開遂擢其省按察副使
治兵備隘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
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者王某以非初議格
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
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笑曰吾往者
白吾蟻而今不自者不吾蟻也且吾官三十年
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五
時謁守令即守令武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而
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貧為
諸生日一粥日給及其貴而老非客生不三簋
客或風公力不能恒三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
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公時有所過從野父濁
醪豆羹惟然道故無間也所娶顧恭人佐公起
田間緝繻供養姑旦夕以安公於讀公貴而恭
人有子曰異學甫冠成鄉貢公遠宦不能問家
恭人能操什一贏授異學家日益裕顧居平亦

二簋衣不曳地謂異學曰吾非畏而父孺也性
故安之然公性不好施而恭人特好施楮鐃腰
則緼袍簪珥繼之非姻族而孀獨食於恭人老
不易指數然恒秘之不使公知也恭人先公二
歲卒以隆慶己巳得年七十六公卒以隆慶辛
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為常熟福山
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太倉遂為太倉
人因自號曰沙溪其為諸生治易有聲舉嘉靖
乙酉鄉貢至己丑而成進士授南太常博士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六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一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潘恭定公狀畧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聞上震悼賜諭祭者二遣官營塋贈太子少保已而命翰林臣考公行誦之謚曰恭定明興大臣得謚恭定者僅故

弇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一

大司徒年公典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泰順間訖訖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與公於年公有光而天子之制命典祭先後辭褒揚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歎言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某月某日塋公賜塋之某兆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誌若銘而屬世貞狀其事以備來世貞故習公又與學憲君姻好所願為執鞭者也敢以荒落筆研辭公諱思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

弇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二

江其先毘陵人至元季而有添二公者避兵徙上海遂為上海人添二公生靜庵公其某生端原公麟仕為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謫有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二十其季為願菴公奎負幹用仕為項城尉最當遷自免歸願菴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嘗拜公封為按察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願菴公復拜公贈為左都御史錢亦為夫人而公復為趙力請贈如錢公生而明

伍新舊表而濟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朴魯而造之頃不數言而決成博頌稱快以去嘗入

魏用治行異等調剴得禹州州故名御諱悍

王國也有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侈既聞公治祁名稍稍斂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居閒亡所徇其人大服至為語曰母相讐避滿侯也甚口愧大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為列城最會歲侵餐庾而貸之無饑者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公謳謠不已至生祀

卷十六

後集

五

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為南刑部一歲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制以為不當以取舍屬監試御史特遣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得河南所拔多知名士而少傳郭公利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智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為諸方冠還署之亡何遷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

故僻而推於訓故外亡所矚習公乃增益執文

所先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以

故自公後薦南宮者不虛歲而名臣亦間出時

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即

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公

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勒諸

而公嘗署按察篆又以勾捕王所匿大猾

必得乃已王滋嗾之其後竟以興御史監司

州志科卷十六後集四

覽而上疏首証及公上為遣給事法曹緘校

直獄勘公亡所侵王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

之視學政居職自稱隄於前後數公而其攝廉

察篆尤亡害考最錫語遂進四川布政使司

左叅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邇所至督有司輕平

其徭賦察見冤滯其理所在焚人尤德之遷山

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所部登萊饑郡邑亡見

吏民習巡徒枹鼓間作公多方設法勸募賑貸

之因借其力以開荒蕪乃嚴約束布耳目民方

見以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公監試事錄成進御而時相有修郅於御史者摘其語以為譏訕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臣者遂及公時傳上怒甚且巨測公曰上明聖詎忍以語真人死且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天也我安敢避論而又何所覲為已入獄賓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河源典史公遂之河源沿檄歸覲順菴公通轉贛州府推官丁願菴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

余州史料

卷一六

後集

五

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為政首革賊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苛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逾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御史拉辦賢否多降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閭左所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貴之至有

余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六

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
思過半矣即權蕪湖龍江兩稅者畱於憲不自
板公乃擇敏慎即與之衷畫一而著甲令焉務
以不肯取而國課亦足督修皇祖陵及
孝陵又完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嘉之賜白
金為兩者二十緡幣二有副召為刑部尚書時
吾郡人督畱餉都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
畧中原名觸上諱坐他事逮而詔法曹寃
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
弇州史料卷十六 後集 七
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蔣公居敬將征東川
夷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軍相觝沐
將軍中之亦坐逮將坐以擅興激變公謂特
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肯非擅興氣校不良
不為激變二公雖竟遠成然得不死而上仁
明亦不以為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
辭有旨卿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
承朕命不允所辭以二品滿三載聞上遣中
涓賜鈔繒羊酒予告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

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疏請飭臺綱剔吏弊
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鑿鑿中窾上皆嘉納
之命所司舉行會風靈上疏自刻不允偕太
宰考察庶僚評議必以公議即分宜尚在事不
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凜然稱肅允廷試讀
卷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為刑部郎以材調禮
部而給事中某欲借以傾太宰而遂及公公復
上疏自列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
為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意公既歸閨門衰戚
弇州史料卷十六 後集 八
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
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毋論金匱
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手錄而彙
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詩根柢東京鄴
中間及開元大厯文則規摹昌黎四子以上沿
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贊所業
於鄉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
一世士而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
敢居先達焉公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

沈陵谷者不得之身毋以瞑不得之父兄母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俾之實歸以故晚節其文益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顯菴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塋祭饗戚屬不偏勝時公既得老而諸弟溫州君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為築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野之致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間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九

以之官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艾和絡綽處則懸曲旃奏鍾鼓惟讌彌日亡間人謂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遷哲之傳要以酒食選耳蓋於古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歲時令宗族饗之因以稍贖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率者又推以助里中之應供者他所著家訓井井蓋不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臺使者無歲不慰薦上未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復以公詔上老之特詔

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恩當為資德大夫至是為榮祿大夫今上之六年復以詔恩有司具幣餼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素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遊腦顧猶陋之與方外客還往相與頌析葛雅川鄧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為即亡論冲舉可不死矣而會允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曰四體也而廢一將柰何且使我踽踽人世手自是多忽忽善忘尋感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十

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為人廣額豐下修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渟山峙望之而知其為貴人也生平無喜媼色即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樂步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為脂膏耽敝室無雜榻囊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眷取于當得代輕舫垂簾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惠自其長蕭臬至八座多悍相宰鑄

目人謂即不相訢何以能庸公不知公編光善
歲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乎孫文恪公之稱
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獨不能
留藩公一刺并哉能不通問者必其不受問者
也若滿公者可銓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
公自陸平泉公者其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
潘洛行則曾舟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跋
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歷所不歷間以微絃嬰
衛禁都官榘揚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
李州史辨 卷十六 後集 上
出險就夷淵猷懿烈為賢士大夫所推重陸公
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飾以暴人耳
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假溫語者望風屏跡
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為前後居中執法者罕
公若也學憲兄弟尤寶重之以為公實錄世貞
不佞總有言焉可乎漢興御史大夫與丞相侔
埒重也其可屈指教者周大夫馮之疆力貢太
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
盡有其跡而提身軌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

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南
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
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之朝得則
少保詔端肅搢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
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
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
請之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
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
所培養不可錄量寸計也已

李州史辨

卷十六

後集

三

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畧
五卷美芹錄二卷祁州誌八卷笠江集若干卷
行於時

劉副憲同野公表略

嗚呼是為廣東按察副使孝廉劉公之墓公非
以孝廉舉也以易名則無重於二省公之舉自
公車為嘉靖丁未而丁未之得士最盛若楊容
城王京山之節烈李興化之長者袁長州之耿
介汪欽縣之文學林海豐之寬潔張江陵之威

斷然皆以各位顯重有聞夫位不必重而必須
更名不必顯而必君子則南昌劉與和華亭周
叔夜也叔夜娶修自好所歷官能砥礪其聲實
劉公則允臆實勝大較叔夜為德於顯而公
為德於隱故晚成而壽考過之公踰四十而始
藻學官踰五十而始成進士踰六十而始賜金
緡七十而後懸車七十八而捐館內不愧家外
不愧國行不愧影宿不愧食斯晚成之効哉乃
叔夜不能不少遜矣公之少也猶情學嘗出游

金州之村

卷十六

後集

三

而父贈中憲公封跡而捷之公長跪曰兒以妹
故傷大人罪甚大請自此改趨遂折節強學
悉讀習經子百家言於屬文漸工而贈公出教
授諸生於江都嘗以書督公學公懸之招讀小
倦仰視榻間即佔俾聲益厲矣無何贈公卒於
館計聞公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於口時
王父母猶無恙王父孺叟公強謂公監子為父
必死而快然不念而父之父母旦夕人乎且而
母寡而弟弱而何以死也公始強一粥徒之江

都以小艇載棺歸涉江風大作且覆公抱棺而
慟呼天請與俱溺尋濟既抵家劉氏之老謂家
無入外棺人外棺不祥公搏額哭曰父以貧為
二親資養而客死死而又不歸是客尸也孤請
任不祥既而後議棺故主家治以松松易腐且
腐蟻請易以油杉其老曰吾難其暴尸也暴尸
不祥公又搏額哭曰改殯古有之安忍蟻之葬
吾父也孤請任不祥於是得易棺母蕭恭人謂
公若婦之委禽於明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

舟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四

則曰吾為而父毀懷懷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
吾饋者即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為
是為胡恭人公謝弗成也公孤而執喪胡恭
人女而共養主舅始及姑矣既免喪公益貧有
薦於蕪湖之王素某者公徒跣行百餘里饑甚
遇一樞轡而授餐始得達而索備者之大失望
已至父母俱以老病終公累累無歸哭請於
蕭恭人曰天其遂死不肯耶將困之極而王於
也計窮矣有饋粥之產敢獻以歸三夜於上

雖稱無為約然不廢禮公用過毀故善病病且益寔然病愈而於屬文翁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每試有司輒首第而尚不利於鄉書公亦弗肯補學官弟子最後學使者蘇公祐復首公而廩之謂公長矣而經誼行術俱選時方創同仁書院檄公主之弟子蓋三百人始公以贈公捷而折節讀書知有范文正公者即慕之曰先愛後樂斯人我師哉既長而得王文成公良知之旨益大悅心服膺曰以此而為文正公不難也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五

有仲一人曰廷樞公束修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毳而下資仲學然蕭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為乃益稱仲於蕭恭人而厚資之真以解蕭恭人願後三年仲復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機祥難事公乃以身為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與仲俄一夫疾作陪公匿跡從與後有仲仲不覺也通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入試薦而蕭恭人喜而然竟以疾不堪比公登第後念仲

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諭之者百方迴解而公之自臨弟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豐故易豐耳雖然益重吾感矣已就選人得欵令奉蕭恭人往歛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丞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即束桌溢未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邑無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領之至明日得一大魚以饋公欲辭不可割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恒未嘗啖魚肉也嘗步行而一徒自輶出以為誤也引之愈長公笑曰橐也吾以綿蘭同年笑之公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器而積屨其中自腰以下皆暖今僅橐吾足侈矣同年者即汪伯玉前余所稱新都者者也歛故害訟者至相牽如累百牘不解公人人引見推赤子慰示之且諭以理勢曰若曹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六

得一金惜之若頭目柰何不以養妻子而以益訟師富也且訟師之待汝何如我於是人人感泣叩頭解去比二載訟庭虛無人矣寬期以征月俸而役三載邑門之外虛無人矣郡隸八邑之當供郡者八之一而以羨供邑者曰郡以八供而百不足若以一供而綽然者何也供邑者曰我不知有供何論一公以高第徵矣以犢車載母敝衣羸馬從之父老遮道而奉壺漿百望不絕也法當得給事御史公固辭曰犬馬之食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七

之楚人不受且誓衆聞有日矣公為之正經界樹標而分屬焉遂以無競三載滿當上最樹父老醵錢製金緋奉韓以進脫舊韓置郡門公固辭強納與中公抵黃同檄歸之其人民咸嘖嘖稱雖公家劉寵不能過也公既以最獲贈封如式而擢廣東按察副使佐司事嘗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符時寇大發修戰具而徵卒捕舶盜七十且以其贓佐實之公獲之則皆賈人也誤以兵為盜相拒格兵遂以格者為盜公悉與辨理得釋其署盜筭吏上其歲羨千金公悉歸之庫充軍餉穆廟登極公當入賀既竣事上疏引年乞歸不見許再上疏始許之公歸笥其衣冠杜門逍遙間出則布帽練衫草屨居然一田父也問以時政則掩耳稱草莽臣不敢與及官中治狀則曰老許忘之矣唯悉帑倡其鄉人建豫章書院以居四方之賢者及聚講同仁不稱倦公之學雖自致良知入然其功則克已毋自欺不欲驚於玄虛高遠居平尤厚人倫仲

卷十六

後集

六

之二息子天推諸從之子當為後者後之而割已產與均女弟覽而歸齊某公憫齊之疇於配也陰厚之及女弟沒厚齊益甚齊感公而事之猶嫡兄也婦翁胡富無子欲得公子之而徙橐實焉公不可及其歿也為治喪葬如子禮又嘗歸宗人之喪於瘴海外公所為德非一第不自名亦無能名之者而伯玉親為歛治人故知之確而為之誌銘已又謂公居毋喪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群昵而欲承分其橐公忽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尤

夢黃冠羽衣人以帝命子之樂遽寤而起晚者立解公近六十無子胡恭人故不宜子而為之真貳張張貌寢而恭善侍太恭人能得其意公以故不恒御凡二十年一御之舉男子曰仕敬公卒時仕敬甫弱冠秀而文類若有天意然嗟乎此余所謂為德而隱之報也余既目公為孝廉伯玉前已目公孝廉是二名者非所以盡公雖然凡公之弟而慈皆孝推也敦行不苟不虧取名皆廉推也嗟乎以此從夫子即魯冉可也

公名達梅別號同野其世系子女婚嫁詳誌中

王副憲西華公誌畧

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與余同始至晉而徙山陰唐有大理少卿從德者轉徙苦巖及宋有惠者復徙永嘉遂定為永嘉人凡十餘傳而為贈通政公鉦即公王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而仲子激至國子祭酒其通政贈則以祭酒貴云東崖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即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既長恂恂如也美鬚眉季哲體若不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陽谷公同游南大學時程文恭公文德為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為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為都肄長而稱揚之公以益有聲凡十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廿

載始成進士高等時所謂中丞者族父同榜同
郎舍目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觀東嶧
公稱觴上壽里人豔之亡何東嶧公卒哀毀逾
禮既服除棲遲冢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
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
錫後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父所謂給事
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陽
谷公謀曰不早為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
書願以家橐為城堡以捍賊而定其族報可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止

時陽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詰請與公捐橐而躬
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
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而大司
空王廷瞻少司寇張岳李江其最著者遂遷郎
中出關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
一總帥臨之各名位相顧頗不能有所控御而煩
費夥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
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
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

最為猥雜號吏茲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
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六載旅謁
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人子耶益為東嶧公有
故僚誼也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司
右叅議過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為
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上故邱也有先皇
之陵在而德安為景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
戚畹爭挾重魚肉赤子為業公一切引之以禮
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詔

金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止

修興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既上而曰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
別創而資其楷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
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
其繕修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撥糈
粥法以災饑者又為繕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
贍不煩縣官公念謁陵者糜至其夫簞皆責之
鍾祥歎曰鍾祥之民盡矣為請於撫臣俾疏酌
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為謁陵節數多所

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急兵計大帥吳司馬以公觴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獲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亟下監司守令勸駕傍午公悉謝絕之家世奉東里公遺素饒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至傾郡公了不知也日食不能時二盞實以蔬筍間一吐脯魚乾脯衣僅布素

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裨官黃衣之說靡所不決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子靜先生言為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有程學士敏政然其所評括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心之良知是為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申考功凝黃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薦君子頗推公以為得實際云然公誨光蘊必誠意盡倫砥行毋徒區區口耳為也賜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極山水之勝其偉麗為江東冠而公亦於山半故讀書處頗增飭庭宇剔洞鑿開陂塘間從子姓游一觴一味陶然自適而已賜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微聲奏伎零亦豔稱之而人意各自得也東崖公開太葦至歿而公猶

作孺子慕伏膺享真懇不自勝既謝朝事稱不
任然至聞二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也一
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龐然以
斷欲久神轉王談論風旨不示倦既感脾疾猶
強起具衣冠及欲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
生而膠膠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間體
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顧天生賢者自是戒內
子母得挾婦女入調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
已復就枕若寢熟者撼之遊矣

喻公名如宋
光蘊知貢士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五

所著有永嘉縣志 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楊副憲九華公志畧

人諱道亨字仲甫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
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
意輒論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
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改
官猷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
三輔最太郡處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

上乃有諸督撫堂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
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也而
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為卒官讞斷盜習吏抱案
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
曰太守適為滑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
次授案去兩造紛爭前而以公不顧第極其中
要竅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
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
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肝非久而崇朝矣郵置

全州史料

卷十六

後集

廿六

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然所饋不過
箕噐食有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
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
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及贖
脫騎倖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固石於山因陶
於土度三面成甃石之工匝月而畢越民忘興
公文蓋濬濬及築濬沱燕堤以外拒水而內護
濬父之濬沱挾霖雨而水橫未爭堤且潰公督
僚吏多益置土牛竹槵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

上慷慨爲文以禱及禱而水有若青羊者一旦
獨角印肯而遊水亦隨臧當公之出禱也民之
薄於堤者以千數兩夜不辨色號呼請救忽故
神祠光燄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臧加額
稱公神君云云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賊
金郡例有火禁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
革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

公頽而長身風骨聳秀而溫然諷卑長者性孝
友居父怡山公母馮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

龔州史料 卷六 後集 廿

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道通董成依公所以
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亡間也既以貴念
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固割腴田六百畝
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爲叔僧禱神安而巷
哭聚吊者市然公少年爲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有司數不利著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
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
最其官當遷爲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
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聞之僅

擢刑部基司主事稍遷員外郎以至基司郎中
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亡
如公其名基博士家言至古文辭亦亡如公竟
不調而以積勞得守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
雲南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勦繼之効肅白
而公已卒公真無夫哉

龔州史料 卷六 後集 廿止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一十七

鄒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景次

楊忠愍公狀畧

楊忠愍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一

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復腰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女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粲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父之兄坐邑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二

賦賤更公遽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誦目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纒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為之親釀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賴以入石穀廢箸居曰母溷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通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黜而從廢

箸者懼不勝負筭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鐘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遷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中鄭公曉游鄭公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三

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枝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輟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四

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
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
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諸
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
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蹋我陵寢廢劉
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
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
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五
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
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
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
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陳索傑効用之
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
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餼食而自肆懈天下
飾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
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
稷者幾希開邊涉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覩

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
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
之漸其不可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
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
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
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
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著
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
而駕護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六
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
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
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
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
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謀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
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
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
變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
謀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

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課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課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關市者能盡給其衆手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課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手此五課也夫此十不可五課非唯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而乃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固偉目前之安以見効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紫街以示天下萬世號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

唯侯鸞桃憤曰堅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今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八

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東贊買東山越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灋洛閩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夷投飛酒者伏糴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賊地二千畝自於府以伏糴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剖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糴

杞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蕘而引施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世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拱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寤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

全川之科

卷十七

後集

九

民受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閹而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驚奸復霽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還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驚刺骨而善公笑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驚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詠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旁笑曰公休矣

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驚而國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驚也公何以報為侯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欲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關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持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

全川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十

天地陰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之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實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當効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

籍之罪。崑之姦。倭又善為撫飾之巧。而所以以
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恩而
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曰。言
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
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
敬格於。皇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
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
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

奔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三

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
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
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事
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
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
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戴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充軍。此
其為。聖子神孫。討至深遠。九及為輔臣。優
然以丞相自居。拱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
府司題署。先而稟而後。敢起拱嵩之章。房百官
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
違。即禍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為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
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比蒙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
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專。安踰僭

奔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五

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
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
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改罷之。陛下用一人。
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
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為。陛下之
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
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臣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

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納君過則
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
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
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
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
進揭帖刻板印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
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
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

弇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
廷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
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擬屢更
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
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
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
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
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
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

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
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此縱姦子之儲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
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
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
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加
為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應
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今次孫應

弇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
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養吳乳子
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
陽必進得不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
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
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
黨此偏既作倣效戚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
死逮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

應魁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
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
兵甘肅貪虐論譴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
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
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千城而世蕃乃受鸞
銀三千兩指遣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
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
為有薦鸞之功與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

金州史料

卷七

後集

五

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
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
之跡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
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
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
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
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
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
經時矣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

丁汝璈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遣不同勢敗於
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帥自退耳
故汝璈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璈求救於
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璈臨刑
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
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璈也此誤國家之
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
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
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遣令吏部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六

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
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
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中厲汝進以論劾
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
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
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
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

以激勸天下之人心賊蒿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蒿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蒿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蒿為事將官既納賄於蒿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蒿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妻偏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蒿之肉皇上雖

全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究其本源蒿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蒿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蒿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蒿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蒿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蒿欲托之以伺察聖意

全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疏文華傳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五二也嵩既內
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
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給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
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
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
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係所娶者
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
焉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元

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
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
選之時又擇熟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
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
餞贐或心有所愛憐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逮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
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恐
於負 陛下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 陛下之
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計

終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
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
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
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
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
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
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
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是 陛
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
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
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請官遠方往返萬伍千餘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令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
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觀
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
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
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

逆鸞與嵩鸞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合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 諭令致仕以全 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憲公

全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廿

慙而相嵩方以他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錦衣徵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蚘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蚘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甕盪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恠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即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

重公辟者侍郎王學孟遷典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僂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帝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君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

全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廿

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調相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富為故之且卜之王先生後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某耶懋卿曰不可公不親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諭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

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思留作忠魂補益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成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澗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前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鳴

齊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呼國家之所以為揚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慘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蒿之奸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公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封處士梁女婉嫔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

應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過然下汗耶

沈少卿青霞公志畧

當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即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誼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

齊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闌入塞都門不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臣我中貴人為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賁即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群臣計即予賁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賁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醒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

先生起躡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
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為申
趙理刺刺不休太宰憂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
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
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平
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
朝有所誅誅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
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
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
餘萬鼓而薄其墜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
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
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
迫誅蓋入賊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
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
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飲飲詆詆亦孔之哀謀
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
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啗然過我而
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並

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倖之以謝
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
歲誼譴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
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為法
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虞都示
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生書讀誅
嚴氏人耶揖之入徒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
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爨而遣其子
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
外人鬪爭為公置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
與置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
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
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高
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
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傲避兵人倖之以為功沈
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
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已虜大入破
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并

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庶得其狀
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
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
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育我夫殺入而欺其
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入
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
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
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芒

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蒿客也世
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
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
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
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
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
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
殺之而移檄越遠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
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

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
治順楷而襄得釋居父相嵩敗世蕃死御史
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

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姦黨狀而

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

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

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

弁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芒

才也辛卯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
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仇倨忤御史得調
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
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
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
嘗從世蕃酒所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任強灌
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
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公既謫保安屬歲大侵傾橐囊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相率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悽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補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袁次襄次襄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素以穉免襄既白報公讎

弇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推太學恩褒而身之金陵謁吳君素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為國擊嵩不勝公徙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離離者億百千紀嗚呼嵩手藹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王少卿

虹塘公志畧

諱宗茂京山人

當君之試為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即中學許御

史錦衣後先論嵩違禮職王君奮上書梟嵩譴園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為溫之平陽丞自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為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為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為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即上官為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

弇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七

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為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變樂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咄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噓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權端以薦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興

子成之日即君卒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是時
詔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思嫡其
從子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即某不肯而終
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目遂瞑君卒之三
載而上倭相萬子籍其家萬嘗食臣舍以死
然外尚諱君直不為旌而至穆宗初始下
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塋
祭諸視君而加憐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
法者賜謚錄一千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世
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及復以身為喻
甚督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珍
異過天府按君疏若薄亡不酬然不能因
人主之惡而為好天之獨薄君以譴疑若為君
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
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
子歿者又倍屨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君
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為詩又
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客知其精

勇肯寬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屹屹不少
願最後成進士為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
御史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
或太平王而於其行泣而送者臨道路來布政
公指撫教其第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即君
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
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致為
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
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
余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世
有二

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
驗君著蔡而胡厓厓一五品為壅關明主湛
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難
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嗟
汝志而復全之疇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嗟汝
報而僅止於斯天耶人兮嗚呼噫嘻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十八

鄉邪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王僉憲東華公墓表畧

當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諒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虜闖寇塞內傳大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後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一

去一與其守令議大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烹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魂夫封疆之臣而失職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為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眉姘

弇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二

督若玉雪人固肅然亡敢以狎道甫瑜冠成畢第授東昌府推官丁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嘗城臨清論功進歲俸而其辯滑大盜獄滑人德之為祠祀焉幾十年始拜給事中即勒上簡內閣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欲陰枝而陽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繇目攝矣而公按老祿即改其費三年而得四萬金當虜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城京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才士大夫趙貞吉劉燾輩屢當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為諸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唇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即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事三司謁臺上不謁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末顧獨捧手而已不為禮乃至都御史訥公

蕭檄餘奉為節。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亡獎
二司者二司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
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盜郡守為民請待未決
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
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復用按牘曰
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擅離職罷公公所前募山
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而其貪
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徭
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
奔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三

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
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
君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公憾矣
公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
必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授生平杜于謁雖暫帛
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過則一拂袖而決
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希遵意哉
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
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
奔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四

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通之石餘見羅贊
善侯布政志傳中

陸給諫貞山公碑畧

陸公者諱聚字子餘一字浚明其先漢豫章都
尉烈增為吳令而其人思之及死瘞吳之胥屏
卒遂留家焉至宋季而有十九朝議者避兵徙
貴洲之陳湖遂復為長洲人公故家陳湖而時
時讀書貞山中學者尊稱之曰貞山先生當陸
之盛歲傾邑而族父少保完者故臣大功領太

宰大司馬重於天下公守諸生絕不附依之及少保敗而獨公嚙然乃自以經術執文為少傳王文恪公所知賞曰是子也成將掩我因出其所撰者屬公覈之間有所異同輒志於後曰陸秀才謂我當云云文恪公之卒而公尚未離諸生也公亦不以此自名而其舉於應天再舉會試皆以春秋冠其經生比對策故輔石文介公班大奇之按置第一而公鄉中有忌者匿公策他所俟且半而後出之石公大恨曰吾為人所

余州史料

卷一八

後集

五

人才學術 國家理亂大矣楊公讀而嘆曰吾嚮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長沙之儔生家敬輿未論也公益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名揚公客尋奉 勅清坊廐馬公驗其非壯者疏請斥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之為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 可諸閹氣奪初用京朝官主各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士其程義雅馴為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聞而其人不能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獻得之且廉大辟矣其人迫則行賂東廠而慶陽伯 康陵之外家也大聞窺 上心內薄之即疏誣張寔毆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 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持前獄 上怒為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謂熊公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厥闕不當徇其辭甚危 上怒逮公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

余州史料

卷一八

後集

六

時並相挾。上春事欲竣，楊公挽腕而也。而桂猶驚尋與張角寵而尊，公奮曰：「決難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為不蚤去必亂天下。其攻桂猶切，方屬草而鬼笑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上大感動，為罷張桂而特錫桂保傳，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倣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為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七

首嚴保甲法，付伍相詞察奸，無所容。公鉤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百，出沒鄰郡，不可究捕。公念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為我縛震，未因授以方畧，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劫之豪左氏者，皆斃於獄。訟師積猾橫行里中，有名為彪為虎者，公悉捕執之。文者死，小者戍。其他斷孤產，辯冤獄，一邑驚服，以為神明。公乃曰：「害去矣，吾可進之。」教纂曰：「禮儀式雜他條，約數十講之。學官而後布之士，民惟趨若流水。他邑視以為師，帥蓋薦屢騰公念太夫人老而相張方在事，曰：「我猶墮彼睚眦，寧獨寬我？」上疏拂衣歸。臺使者如失，左右手吏民以數萬計哭而挽之，莫得也。相與貌公像，其紀思稱頌之文至成卷帙。公歸杜門，漁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劉向所謂七略者，其校讐最備。以至老釋方技、黃水秤官之書，亡不通曉。猶精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纓纓若貫。

其披擯精義指縱經畧猶出人意表客亡不
悅然自失也公於文本出左史太史公然不求
肯信詞達為諸人始目公以廬陵眉山為不能
盡公然要之有五發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
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匠心而冷然見古調不
俗與俗爵倡是以篇什差少豈曰邾鄆無識已
耶蓋嘗驚知鼎矣臺察監司郡邑守令時時遣
公請質公一切不為私居間至於閭左利弊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九

規流美至切齒汗濁眉宇壯色猶隱隱於是聰
者服公之公而忘其激慰薦之剡蓋積可千百
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當其論紕張桂時疏
中嘗訾及分宜氏更分宜貴用事重於二人其
修隙又倍之公以故卒不用霍公者頗有悔恨
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
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倂為若敗而何汚我也
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公事太夫人孝甚
老而失明所以娛悅之者萬方晚節稍稍具聲

役以共膳飲人或誤訾公及太夫人捐館舍即
日開閣散遣之時公且耳順矣哀毀逾節遂委
頰以暨不起病既革顧影嘆曰虛有此五尺不
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嗚呼蓋可悲已公為
人疎眉目美鬚骨稜稜起讀書視微短然數行
俱下於伯氏字而敬其共養孀姊亞於母又為
表其節行而傳之季采材而不獲用以死公痛
之形神為減損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
孫則力拔之諸生中歲時卹其家又善故史丞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十

婆緩急未嘗以匱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
鄉長者陸長史鍾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
身後托公許之歿而治喪奠存卹其子孫畢身
無怠公為諸生及仕宦時故不欲名王文恪楊
文襄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以報知已而
謂故鴻臚寺錢公貴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
時致酒脯焉華學士子潛公同館友也慕公敬
間有所資給公稱心而取亦不謝其令永新而
尚書尹公臺者方籍公車公異之與深語遂為

莫逆晚年世貞以童子見公飲之酒曰是非凡
兒也追叨第進士以書上公公降辭報納良至
益公卒之十年而其子延枝始以彭徵君狀乞
尹公志其墓又六年而莊皇帝即位詔錄該
言事者公以嘗遷他官格小迂又二載而華公
明之臺臺具以請天子特贈公太常少卿所
以褒嘉甚至所著有春秋鵠附注胡傳釋詩文
奏議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若干卷未成者見
聞隨筆鈞玄挾秘禮史二記注澤又若干卷

金州史料

卷一八

後集

二

沈修撰少林公墓表略

萬曆之五年丁丑上臨軒策天下士賜宣
城沈君典先生為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而其
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修也沈先生
既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
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修亦不可得而親疎
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而外廷以
為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李
侍郎勸之奔喪復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

匡正而李侍郎故嘗與相國計奪情者發書強
嘻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
未已復貽書嗣脩謂相國為天子師表奈何
弁髦綱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寔嗣脩惡亦不能
答先生乃與其友編修吳君中行檢討趙君用
賢謀各上疏請止奪情且厲草而曰上即幸
聽二君子疏已足不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
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不然是我曹自為名
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疏上相國果恚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五

而取中旨欲下之理先生知事迫復具疏大
略謂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相情即
不獲已而奪宰相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
而入長安門通遇座主徐吏部詰先生所往得
其故即請疏觀之已納之袖曰中有謬誤可再
商也吏部知先生疏上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
獲請而呼書疏者書甫訖則二君子與他言者
拜狀闕下矣先生自恨甚親為傳膏藥啖以
湯粥度其出國門即移疾在告滿三月上書

猶狗馬不任史職乞骸骨生還故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諸前事自恨曰我何負於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南諸大吏則爭釣奇欲以沈先生身為餌餌相國先生卧陵陽敬亭之旁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籍坐起准意長嘯自舒適有胡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為妖言客至死不能索而相國意亦少緩先生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七

乃稍稍憩息九華尋西游猗中陟白嶽黃山沂巖灘下羅刹江汎西湖六橋盡挈兩高之勝已出語兒口挈馮太史開之訪屠令長卿於由拳遂循婁水謁王宗伯元馭即不佞貞亦獲從焉時元馭之女疊陽子道成矣厲先生去而謂元馭曰嚮客來者何人不可失也元馭曰毋若彼之任俠何疊陽子曰俠者果銳而不顧滯此可以激進也於是元馭露之先生以疊陽子之化期來疊陽子且化囑之曰人道修身聖道修神

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用情不用為修持凡好名好事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緣先生寶奉之若頭目且少負大志多奇夢夢再之上帝所有所遇至是益自信以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弔亡足難者然弗能遽絕耳目之好欲兼得之而客以異端進謂循此亦可冀而得適如悟真之謬注先生信之方自以為快而病乘間起矣會相國之子書報先生為相國殊自悔不能以金馬三尺地留先生使天下哭

金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七

我且人生若隙駒不以時樹勛業而坐槁巖穴為笑得耶否歟先生心動且促裝客間之則爭趣先生門周旋報謁亡寢食暇而病益劇已夢疊陽子趨之去又夢所奉開帥者亦趣之曰不能為斯世挽先生奈何先生醒而曰已矣不復有所為矣顧其子有則趣嫁諸姬之無子者而卒嗟乎先生前後所夢真耶幻耶豈幻者真而真者幻耶抑真與幻皆夢耶先生諱懋學字君典號少林一號白雲山樵其父少叅公寵為名

臺察駁歷中外皆著聲寔而又好稱餘姚之事先生顧不肯帖帖一家言工屬言亦不純治經誼而旁通諸子史猶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為人短小精悍秀眉媚眼便捷饒力善射走步山欄若飛以至跳丸弄鉤戲馬擊毬鼓琴握槊諸技亡所不習曉寬仁善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略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

奔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五

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熟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剪頭雜歌出塞吹膚篋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胡吳兒貌而氣凌我出僖父上數倍也先生家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挂齒既為俠不已則漸窶而亟從他豪借貸以繼或風之輒咲曰裴叔則何人哉損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賈人子亦槩中死虱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蹕紳甲冑下至

劍客酒徒亡不扼擊言國家必有異議乃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膺崇而二於死相率悲悅而謳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嘆恨其不可作而族戚之受恩偏者為之慟哭嘔血獨其家寡益甚諸受責者以券來不可已而欲從受責者償之抱空券而不畫可跡矣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縱橫押韻往往出入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留稿草與先生交最厚者屠長卿已為之傳甚詳而汪司

奔州史料

卷十八

後集

十六

馬伯玉使來言謂先生近游饒有金石諾我當任其幽而子任其明可也於是有則以長卿傳來請表墓憶與先生游微徵庚辰事先生不盡答而趙檢討甯從容言之與先生初同志者嘗登之復言之余因以益信先生之為長者而猶惜其死之早也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十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承彙次

徐左伯天目公碑畧

諱中行字子與長興人

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即能為舉子業旁及古文詞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遊邑庠為諸生亡何舉鄉薦承選南太學益為古文詞公白智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藉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七

藉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為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劇切公遂取舊章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京而上母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煮鱸食之間一入相慰

語慷慨歎嗟泣數行下揚君謂公母入入且生

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內閣司兩制

不顧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

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貪外郎事竣還轉貴州司郎中時揚公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

追賻之相嚴迺伺諸嘗賻揚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獻公稍麗輕辟詔不可公恒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二

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憚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數萬衆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弗闔而身坐闔前引絕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璫璽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欲其俘歸公

竄賊且走走必由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率兵
其徽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築
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
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盜解散汀一切治而公
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起
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 伊王負 上寵創築
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
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
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
受逮雖經死而猾踞橫自若公為捕致于理汝
人快之公兩治郡惡能平其賦且格他橫賦而
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改死事指
揮玉月督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天中墓別
立何仲嘿祠暇則行學官課授弟子文義旌賞
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
當後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
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築
東郭河善蒔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三

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守觀垂發
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郭擇臣測矣鑿河以
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形勝矣
而皆誅於力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茲顧之
未塞也明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揚守世芳城
右郭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
思之為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
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而伯
中孚蚤逝子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四

廬之轉運判官為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
許安人老壽死其訃與除目薦至公奔歸慟欲
絕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銘其墓而世貞
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內重公起為山
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聞乃止
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陳案積委亢
字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曰柯形鳳者負
湖為盜舟數公掩而斃之獄拔其積粟藏鏹以
賑饑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為立值

食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五

責渡子母橫索有溺者官且棺殮之溺而不報
則以罪其地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廢骸材新之
而缺梁棟尋江漲大水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
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為雲南布政司左叅議
寒暑亡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緩帶
延儒生講說稅文彬彬矣以賀 萬壽行悉留
其携書數千卷真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為
其省右叅政有黜而蠹於倉者凡七十家公廉
得之以輕重受誚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逾年

進按察使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獻决獲平而
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創亭
榭勝處沿堤植桃李輕桹徐進與僚從稱觴賦
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臧山荊州哉監省試所
得多名士人錄文有傳者入覲畢遷江西右布
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卧而公獨以精勤稱
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綰三王國子
侯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他所請質平亭
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館餉無虛日公

介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六

談笑應之咸嘆伏以為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
室有閹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所以保全之不
得忽眩不能語昇歸卧正寢中夜卒其案若右
使張公輩跪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
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治美材殮之而
余第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
為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
侯與其僚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編而几哭其
吏士巷哭其耆婦孺擁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

生七弗祀也公之客及交遊滿天下聞者士弗
鳴咽悲詔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
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
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戒而無吝輕財好
施不為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
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曹若宗臣梁有
譽蚤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
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瓢者思甘心焉而
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醢餉稱一日國老和而甘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七

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
讀之神聳文步趨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
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干卷

宗學使方城公志畧

諱臣字子相興化人

君為人秀鬚眉豐下目光奕奕傍射眉氣豪偉
自喜當其踰阨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
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為益授君業俾
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
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

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君文
而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
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
徐子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
文詞考功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
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
故略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
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
府移文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有遷人陳丞者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八

緣入重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蕭吏惠吾邑
吾不當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潤我者何也
丞謝過罷去自是贐贊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
調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勲負外郎君強敏於
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
文詞日益甚會李公與嚴相交惡中法而君又
嘗轉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糾相嚴坐論嚴恨君
甚凡欲用考功令斥之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
為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將

燕子識為文紀之復偕子與游茅山題詩刻石
猷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改日敘
之以不辨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郎
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
乃克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抵難負
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
何君曰我我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
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
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

弁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九

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
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
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之曰
君日一酒肉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
法不能儉若矣狼兵懼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
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
以為式久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
按部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經義以夕及旦
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

弁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十

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謂宗
貧者調學田租贖之不給則為捐月俸減俸
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
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
閒劇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
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於
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
已擲筆而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
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
為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為贖宗君師我也則
又曰誰為贖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
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
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
氣勝之不屑屑取侶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
羈縻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移出意氣之表
以自愉快寧瑕而壁寧瑕而千里至於論說千
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籍毋寧為季此豈循良
首差為文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歿於陞

無子求當為子者于培子而未也嗟乎雖欲以君大者校之亦毒且有後哉

梁比部蘭汀公表畧

諱有舉字公實南海人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部休輪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是日相與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十一

切劇古文詞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藉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園史丹青爨鼎之類一小閣并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置簞然不肖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施門相踵

公實則以一蒼頭執不任密鄉里統子跡絕梁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

役定交而謝拂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當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之遇而屬海颺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颺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梁中湊矣歸

金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十一

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盡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筆弗受瘡痍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驕而擬古作者無不竭其下驕亦足以走夫後死者耶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過飯肉不能再蓋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懷青衫猶掩其當繡處時留殘則綴以絲遂之

而問其家世視其貴為諸生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快而指其腹曰是豈任內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篤至愛藥齊僕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又春飭於言行不侵然諸取予一介不苟自吾邨之工於詩不乏而其為人毋工於君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已又謂子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往年購能跡子武乃又默然而嘆曰吾先二子往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七

十六以歿

余臬副午渠公志畧

諱曰德字德甫豫章人

公少而慧敏總角受舉子業即迢然神解稍長

從父授經於武昌朱御史廷立館朱公嘗督學學政自中興除世現公文而慨然曰是子國器也抵牾之且數歲歸就試通鄉試甫畢守歎無可以當道者請試公大奇之遂以公應學使者

前公後知縣補博士弟子屢試縣冠居萬安

人喪以孝聞服除應其省鄉試中式各稍後朱公入為御史中丞道遇試目閱首簡不得公名抵之地曰余生數奇乃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簡窮而公名見朱公為張宴相賀公偕計至南宮不第朱公初弗使歸曰生強為我游太學太學賢士數也遂游太學屢試復冠時王襄敏公以旂為兵部尚書謀子師於朱公以公應遂躬造辟焉王公一見禮異公所揚扞自文事外諸國家大策亡弗籌者曾襄愍公銑為陝西三邊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七

帥請大舉援河套有旨褒賞下部議王公亦以為便密容公公對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中為敵魯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各乎哉亡何上果罷夏相尋逮魯公而猝命王公代之王公大服公欲以公偕往公念離刑部公久迫欲歸王公留之不得乃謂明日當餞於郊至則公卿大臣畢集王公攝衣而門迎公且徧以贊諸大臣曰微余生教之吾殆不給范所且贈余生異日公輩人也於是諸大臣

事達請公公竟不顧返其又明年乃成進士使
於豫章郎却其饋一絲不以入橐鄉先生故太
宰熊公決聞之曰鄉後進不乏人明年還朝至
冬始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
刻縱尚書稱之時厯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劇琢
為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
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楊人宗子相自吏部楚
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
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十五

進然年最長而其事又鱗最恭於于鱗詩所涵
濟最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明不多食酒雅
談笑然簡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
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公條然其間亡所加即加
之公亦夷然不屑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
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
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
川司郎中亡何出獄浙江諸郡刑獄浙俗犷巧
善麗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

亭之其得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同冠
亦亡所駭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
公至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簡
還往不絕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氣傷之
躬為視含歛使其子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入
賀萬壽還任時倭警雖少寬而群盜乘時輒
起延平徐子堅者劇盜也聚其黨踰千人欲南
連張璉以自固臺屬公捕之公選守令而下敢
力深入者分兵為四路據險以待而多縱反間

金州史料

卷十九

後集

十六

攜其衆為一鼓而薄之即陣斬首五十餘級
賊遂大奔潰悉為兵所縛凡四十餘人斬及弱
死者三百餘人聽撫者五百餘人前是張璉起
大捕救掠江若閩郡縣然不至延平而延平公
所治也天子方震怒下大司馬俾奪三司守
巡撫謀及公公不自明而至是公以功大當職
念不欲張後其事力辭之臺人尤以為難嘗按
部抵臺臺檄還署司篆已發矣會山賊反攻
屬臺之政起書寧郡守一鵬間行報公公曰亟

逐郡當與守共之安敢以司篆解既而與守議
二邑無城必不守彼且乘勝而見凌我與守約
兵弗精當坐我餉不足當坐汝賊果入二邑規
公師整而暇相守四十餘日援兵至合而殲之
臺按功簿且上而會興化潰於倭而止

閩御史某公同年進士也疎不諳法公微規之
御史陽謝公中頗不懌而邵武之司理與守構
公意直守御史乃復入司理間遂指擿公冀以
快忌者中丞譚公綸為解救不及而例且會疏

李州史料

卷九

後集

七

因稍異其辭業當得勘銓部中亦有欲為公道
地者而 肯報罷矣公雖終不能無小慨然以
得長奉刑部公甚快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
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而上以至
於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慎許可其真公
於七子中恒猶憤憤至是貽書世貞曰大江以
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解治詩亦不
聞章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為古調
公折行與繼爾汝交相倡酬亡倦久之名益盛

海內操觚之士多納履請益者公居官廉無餘
橐又以淫書故不暇治家人產市文之羨得少
甘毳以奉刑部公及繼母蔣孺人而其後刑部
公卒公特已逾耳順哀毀踰禮其喪蔣哀亦稱
之先後中丞直指干旄過從間政譚藝俱以公
為指南

全州史料後集卷之三十 名賢故實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

凌比部藻泉公墓表畧

君之為諸生甫弱冠而於其業工甚試諸生間往往屈其行然至應鄉薦輒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又久之始謁吏部選為全椒令全椒民苦養馬上豪詭為邑供丁而以全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己

馬役貽下農君至則首革供丁曰吾無所事供也為代下農養馬則又約束其寮曰毋行落課常例也則又時鬻其馬者俾易駒而為處價以備俸曰毋令而賠償也價少盈羨悉登籍著為令邑自是無馬害矣君又以時立社倉出粟予貧民使其子錢議下糧省里迤抑片奸吏鉅強猾邑政大治乃稍留意學宮修禮教之事尊故至文成公以配歐陽文忠公曰此二公故岡地也而會河南寇師尚詔反聲言破鳳陽高牆王

諸王孫度藕塘且突全椒而南公從邑中少年五千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移文御史所遣三指使摘角前扼賊衝賊遂巡遁去畿甸卒以全椒障云而吏部課令最顧僅得沔陽守沔陽名為饒而因勞君甫至監司檄徵積負五萬石君曰是無柰勞農何行求富人代為券約以樂歲取償而身勞勉之頃完其半以報監司大悅檄旌公力辭守不穀何至代民受旌也沔多客籍皆饒樂而土著民不勝役則相率眺他邑自隱

全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二

君悉避客籍以次受署役則土人稍稍歸矣公又築下流之堤以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人相率呼凌公堤云有護衛指揮某數大盜而杜其國莫敢問御史以屬公畫策立就逮窮治枝黨無遺公前後州邑薦剡亡慮十數獎慰屢下稍遷同知廬州府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為洗抹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完 詔賚金帛加等有居間而橐金於茶及酒者君發之按如律豪猾搗

惴受事而君不以自多曰吾愧夫逆絕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上聞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君故倦游而屬役母王太宜人過毀瘠疾服除治菟裘為終老計太宰胡公與君義故移書趣之出公謝曰身業已有之不能為宰公失也會東宮詔恩進金緋然亦時時服幅巾白恰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章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是已又好禪恍然若有悟於出世也榜其居曰淨因齋更稱淨因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三

之際卓犖諸名家皆其所宿襟交者也文猶推史遷氏非陽浮慕之要有以心得者晚乃多病不數為詩其傳者三百餘章皆有唐人風至論詩十法鑒乎其言之也不佞益嘗敏其簡抄謂用修而在即赤牘其舍諸君名約言字得年六十有八以卒有子迪知成進士為工部員外郎述知為光祿寺監事遇知遂知俱遊太學

徐明府長谷公志畧

人諱獻忠字伯臣華亭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四

示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為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搜獵裨官盪者外家之語逸塵斷戟摩削亡昏旦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性往精探其所跡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貴徵之際而已戈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材東京然至於論說興華利害物情時趣有

宋平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
視君為丈人行其揚花風雅下上今昔耳語膝
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部選人當得
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為
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
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峻而城蛇虺雖
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溫東之節
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美
田學官為膏粥費興禮揖遜彬彬如也君所為植

金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五

培植在卑赤以下其政行好近民而遠上移牒
條教飭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
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
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篋授君致之京君佯為不
悟抵京以一文能策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為
諸生固已精堪與家言而會父府君致執君手
曰吾三世不益下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
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與者相地數
百里內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

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斥置墓田旁構丙舍為
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
踈標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
羽縈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聽去春容寂寥
隨取而足時命卑舫漁童樵青於茗甞振蘆間
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顧公諸
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
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
於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

金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六

書本義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扁作象同契亥
步心測璞美神啟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
江水利攷狗知郡將翼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
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
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又數
十卷行於世

慎侍御山泉公志畧

隆慶初余中吳興部而始識慎君之為人君中
形和髯鬚半侵而其行步蹇蹇如也而稍與語

天下事慷慨激烈若無足當其意者至設稅文揚花千古異乎其入之也悠悠乎有餘思矣自是予別去以至得請歸里君歲必一來未必移日其他問訊之使以春秋計則必出所疑於古載籍者乙而就盾以余之不學幸不及敗而久之稍不聞問則君之子報君死矣余病不能定哭君獨未盡廢筆札以故因君將卜築米君於其子為之誌銘而返厥幣君姓慎氏諱蒙字子正其先自慎清以沐避法由魯昌平鄉徙而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之趙家大原再傳而為到顯名諸侯間至宋有鏞者自秘閣校理出知湖州悅其土風因家焉遂為湖之歸安人又十餘傳而至君君生而資穎敏好讀書弱冠通經術工屬文聞越人諸癸先生善易從之游時故廷尉汪公文盛今少師徐公階先後督學政各能知人讀君文而奇之曰是子利如錐安得久處囊哉亡何果舉鄉試高等自是聲稱愈籍籍然久因公車間不復收垂世歲始成進士謁選得漳浦令漳浦故

多豪善持長吏長短君至則一以枉後惠文繩之又明察強斷晨朝諸吏有所顧問吏惴恐無人色所彈擊不問貴顯居間路絕一切治理流傳旁邑環取則若師帥然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尚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陬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偽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八

無拾遺尚書以為能下尺一徵君拜南京某道御史他御史多脂韋詞調帷幄風旨君獨不爾固已一切不便之而尚書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腴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庭半私為橐中物而又釐酒醉則管蒯人命君念胡蠱惑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臺乃或能得之數移書阻止胡竟不省乃止疏極論其事大約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目者興兵命將付

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為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其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去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標治而攻擊如故本必撲當是時號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尚書且懼且患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故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疏論科場懷挾獎諸詞察方畧嚴甚士子有犯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九

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于憚為証獄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沈君為營救得小挺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君雖得釋然家已毀而又不肯別治生以是益困第日取古文書辭誦之如所謂商丘歌聲中金石者居恒謂其子懋賞建文故賢君中挽於事幾不獲終吾以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而罷然吾每飯未嘗忘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天順人歸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

之先馳而其嗣則益滋我將為整齊焉作家乘錄讀何氏紀游山而隨之謂何以僅紀游也作

名山記其他若所謂陳將軍作齊山志王荆公摘粹南臺奏稿者往往甫脫草而人傳之君乃

喟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公何人也而稱竊比不佞乃獲老死是間足矣矣以故且讀

且者書終其身不倦至年七十二病腰痛劇神氣不少挫謂二子必得王元美志吾幽二子泣

受教目乃瞑時辛巳之四月二十七日也公既

序州史料卷二十 後集 二

志而論之曰分宜盜重而世趣羶焉當其時固難言哉即仕者夫豈唯言孫也雖危行亦鮮矣

而君故取其所甚屢而擊之其所甚諱而暴之異興之獄岌岌乎僅身免耳君不以危故廢學其

直不以身退故廢言天下事不以老故廢學男

子哉乃其所稱竊比者得年而亦比之可以賔矣懋賞又亟為余言君歿之月餘而里人賈林

者暴死三日蘇自云至一大官府有盛服檢案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者君也謂林姑貸而罪杖之數十既循其服則

不青赤痕若受杖者夫神者聰明正直而一之而又何疑焉

華學士鴻山公碑畧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胃啟宗錫胤

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

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

肇基東序及明播遷於蕩口世執黍稷爰有資

稟公父奉政府君息輟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

事耻以訾顯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淮

六州史料卷二十 後集 三

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髻秀長不虜立攬

玉塵以齊潤客訐寧馨挹銀海之滄澄人謗阿

堵誦收三餘之畧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耆

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

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執苑則田

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記元歌夜鳴而登薦

江左之珠璣靈純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蹀躞

誤駿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則竟登南宮上第

肘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

按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於之分錢通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逖琨讓舞九畹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之詆訶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舫艫飛雪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幃被遂以疾予告棲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貧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棧武庫遷佐職方

癸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十三

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痛國臧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毋鄭為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采時獎改翰林修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縮曳之美徇徭弗居博望清戎之選遂巡若畏詔美搗謙特聽所守尋與校累朝寶劄實錄宸章之炳煥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恬

癸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四

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皇太子立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帛水傳為盛事馬韓戴在釋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決識故太傳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酌不當儲輔天子外伸諍路特優新除仍顧輔臣出李啓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謂黃門為宣淫坐閣伯以闖入也公既却執無通李復削革不泄時始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尊罍非美季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遜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追府君龜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脛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牢茅公宗伯

桓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劉公殷公
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三事蔚然
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
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
拜侍讀學士握留篆而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
已乃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志
上慰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
矣藥養齋慄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
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
居有踰濤冲之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嘏
鷄骨支牀門故虞其毀性亡何又丁鄒宜人艱
象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樹楸檟鍾
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後矣公
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蔭百尺黃河之
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
足志四姓之炊烟待燠羣稚之孤兒托傳取若
園廩寄之衽席後助資贖之畝里搜伏匿之曰

丹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五

潤轍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予
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疊章爭奪而二簋之
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漆
樊君雲之迂策也木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篋也
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埽素封服陽陵君
之善對名在丹宸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佞相
假賜環而為釣復構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狎至危機隱括有為公動者公如不聞間謂所
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
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運乎且使
白首藝婦丹唇衙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
佞相倖帥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
三十載橋屨迅步若士之狎雲霄柔肌聚顏姑
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貴室絕二八之
腰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門鮮通然而五
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千里裹糧手故人之訖
訖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有攸當至
於齊相脫膝未收越石之感孝孺著論不免到

丹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六

凝之憐情意所安毀譽為沐公既社口朝事迹
跡世途取尤寂寞之鄉長王唯曉之色偶周行
墓所顧盼松栢法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
周旋館閣各言爾志陸生慷慨累革吾欲雍容
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寧無小憾君子以是
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作
鹽亭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忽忽叔子方侍
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動顏
色沈疴少平迄於改鑄竟不時損飾巾待期綽

余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十一

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與之啓大怖將
臨熙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
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
七日春秋七十有公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
苑留院東行紀興巖居諸稿及集郭氏家乘九
卷續傳芳集六卷東璧蘭臺之撰春容雅麗為
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為主雖黼黻人倫
贈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慚竹素而巖居一集迺
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教右文之景雖未

竟其虹櫺於陸之儀僅微徵於鴻漸使際虞武
則巢臯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疾之
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
棊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
秀人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窆叔子繼之乃
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吊雞鸞雖以
之從逝修短迥絕哀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
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恩澤未霽音徽
就查進不能請字篆於公朝退不獲寓心喪於

余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十一

私權敢造菲頌寄之堅珉

程辰州石峯公志畧

諱策休寧人

厥考封主事公益與母曰孫安人嘗感異夢而
生公公少穎俊異凡兒四歲欲從兄八里社學
父禁之則大哭泣乃異而口授之孝經古詩輒
誦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据握
筭後市魁作鄙耶公對曰大司農錢穀豈亦鄙
也父不能難稍長受師禮經改受易其於禮習
如故屬文有奇聲至年亦四用易應郡試時舉

士廖公道南謫判徵見其少而難之以時或四
篇公不屬草頃刻而就廖公大驚賞曰咄咄生
生非而家克勤侍郎復生耶以奇童薦於提學
御史聞人銓銓曰兒固奇毋使早泄不為儒器
自是公屢試於郡邑往往高第獨不得志於提
學所且冠膚色若凝脂目若點漆秀眉而鬚鬚
出入聯帶數人人咸目屬之而公傍習聲韻之
學又善天文數好博奕蹴鞠吹蕭調絃度曲為
新聲所過狎邪諸俠少亡不推挹者而一旦自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九

悔折節益讀書為深沉之思然其材亡所發舒
父受而任之遂能出其彙施棺槨於死者山寇
戮公以兵法約束里中少年柳郡之脩其先忠
莊公廟次及宗祠又次及道路橋亭屬大水漂
屍蔽溪而下公從家蒼頭悉收瘞之為文以奠
其辭哀壯懇惻識者以為勝古祭冥漠君文遠
甚公又著讀易纂言經世大畧二書其學益遠
用世之具益周遂中鄉試高等連舉進士肄事
工部以使歸省親嘗夜分有隕星之異公感其

事遂著星官筆記一編件件有洛下閔郭守敬
所未識者還朝遇聯舟汪進士暴死悉帑而
賻之又以藥起其里人吳益程守堅病且為助
其貲費二人皆得官拜公而泣曰此官公所遺
也尋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先後奉使職咸稱出
督餉大同至薨城驛而虜大入勢且迫時無險
峻可乘公約束吏卒握壘而守之痛扶一指揮
之登虜者謂其家人此地吾死所凡三日而虜
不發徐致餉歸人咸服其膽勇

金州史料

卷二

後集

二十

服闋謁選於吏部未即補著三才萃見凡十二
卷合十餘萬言其言天人之理備矣補陝西司
主事監大通橋運已監大倉庫皆有廉能稱進
廣東司員外郎遂進陝西司郎中尚書雅重公
此所建白悉以委之無署廣西司復署山東司
也署廣東司遂并署三司諸用兵之地需餉而
濟者公為料理皆給公所覆章疏前後數十上
而其大者章耗銀停關中官吏極奉搜監收糧
解宿弊持長獻景三陵子粒藉規議稽過儲

請出內庫黃蠟油漆硃靛付外而醵民間之供
勒有司積穀約束 秦韓慶肅四藩之競祿者
行之皆有味獨其止山東營田見若以為畏事
而其後營田卒不成而大為民擾公又上邊務
五事若預催徵以增歲課嚴開納以通鹽法清
耗蠹以足軍實核屯戍以省輸費廣積儲以防
調戡識者曰此晁賈遺意也公既以才重尚書
而用久次遷知辰州府至則下教諸邑凡十條
又折 高皇帝聖諭約束之母論山峒苗戡跋
全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三
跋趨事矣已復申明鄉約平市僧法繕庫藏勸
農桑處郵傳禁妖巫請停調永保苗兵罷造河
梁蠲免香稻米臺使監司皆欣然行之乃以間
飭學官按閱諸生與講經術又勒兵徵取叛酋
黃中平土夷爭地俱謂公彬彬質有文武辰故
兩隸楚貴陽貴陽偏近悉公治狀以故蕭剡亟
騰而楚稍濶遠撫臣以喪去有厚望於公遂劾
公多文飾而少實用宜調簡解報可公嘆曰太
使我仍故武而事為之上者又當調使戎遽敗

武而媚為之上者我有兩不能已矣又夫安能
再辱遂即日單車歸公歸杜門課子讀書不復
出出則傾都聚而相率迎諡以為非人間人其
褒然者則羣聚而尊師之談論經術推托今古
毋不飽往而公亦不徒出一切好行其德所表
章先誼尤著如定世祠置圭田其傍口記始祖
東密公遺蹟已復攷臨溪祖墓而樹之石遂為
臨溪社又為其顯者御史中丞雲國子祭酒陶
顯佑侯旭等若干人立勲賢種德二坊
全州史料 卷二十 後集 三
公之好著述自天性而尤長於 國家大典策
議論高奇而不詭道其在郎署中則已謂 獻
皇帝不當拊 太廟祀 建文紀年不可廢王
午死事諸臣不可不錄 景帝不可不稱宗為
一編欲上之未果蓋後二十年而繼公以請者
至再三或報聞或報可然天下莫不以為然然
之論而不知公固先之也即時所撰三才萃見
日益之晚年始成合百餘卷又撰六都縣考蓋
終其身著述不休云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一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黃中南先生表畧

當正德丙子而中南先生黃君得之舉於鄉以易魁其經十五年而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舉於鄉以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黃者而勉之一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詞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天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卒又十五年而黃君尚璠鄉貢士以歿蓋七十有五矣黃君意以士不成進士即不能有所施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較至公卿者即至公卿而問其所繇起艱然靡以應也其氣且又索然以故終其身短褐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部也而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肯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黃君笑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哉且吾苗為而所與者而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二

於文章益有聲而鄉貢士皇甫冲王文祿少後於君其聲相甲乙時相嚴聞而欲致之謂是三生者久困令出我門下以顯當重德我而俱莫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修髯目炯炯瞳子類河朔大俠壯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之各千金悉聚以寘書於書齋所不窺而所尤習左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謝岑李王孟諸家顧其所撰詩若文則別為杆袖曰吾得於機而發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由來者安能齷齪優孟抵掌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黃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龍安定皇甫冲淳汾濂皆兄弟又交相貴善也勉之卒而有子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長子道美沒而幼子河水善少曰吾名當不後勉之今乃爾得非以而輩不姬水耶黃君不好游富貴人所還往獨二家而相次凋謝且盡乃數過姬水城南第愛其花竹徘徊至夕乃去黃君七十五而前後所館計吏自路河舍舟驛屬之京即下第

躡屨之路河不乘騎曰若不脫諸生吾必不驕
若足以為常至是當治裝行忽屬疾卒天乎乃
竟倅黃君一第以死而不令為所欲為且黃君
假塞鄉貢士垂五十年而相嚴欲客之侍郎崔
欲吏之而不得此豈苟為貴者黃君莖時姬水
為之狀而司勛訪志之蓋又十餘年而河水之
學成內傷黃君意悉取君文若隱居北游閒居
客中右閭諸集與所纂校孔子家語兩漢博聞
漢晉唐四傳唐詩二選仙家四書大哈小哈錄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三

俞仲蔚先生志畧

王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
生之塋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
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嘆息也既
大歸視其緋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
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
為狀予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
唯咎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

世崑山人屢業儒而其父評事公某始顯重由
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邑邑
不得志病卒公是時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
能上奉祖母黃與母陸養莊事兄某而撫弟某
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
業顧好為古文詞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
為馬鞍山賦搜剝山事靡挂漏而詞雅馴絕不
作時人語其名固藉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
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袁吳貢士中英咸推先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四

生為忘年友而歸大僕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
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然先
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仕
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侯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
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
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泮泮就而助之猶
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
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
羹佐之若梁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

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句俱宏麗有景龍開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所選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人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岳碑體以方韓蔡茂如矣先生白晢美風神秀眉目賦頰飄飄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襦袷稍及冬加以貂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容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蓋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嗜奇不食酒頗耐食甘間於島渚聞洵一拳石市甘果袖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珍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適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

邵君主身俱稱 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終事得先生文以為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蓋雁踵相接而皆方之獨參政王君叔果以三吳水利造廬為一編書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伯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聘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官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過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憮然有問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髮不能通一稅而罰其侶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已即其著者採觚翰據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就也而僅美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戶褐衣藁食不厭以託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以

希一旦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少削乃真健
蔚哉夫安得不布衣冠也子與之與仲蔚通也
以不佞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
子鱗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
識者疑之雖然是不為佞倘弔詭者哉

彭徵士隆池先生志畧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皋伯通梁伯鸞
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概見何哉傳不云乎身
既隱矣焉用文之則夫脩辭之士外恬穆而中

餘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七

勁使者又何擇也余為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
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
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
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後進好
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耆天下模楷
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為跡匠心成言應
不徇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
尺籍吳者遂為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

餘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八

士為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
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
精專其志而朝夕之曰柰何使二尊人食貧也
自彭先生任為子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
而後知為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卓嗜讀
書讀多大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
齷習舉子業新會公亦故任之曰毋苦兒即用
是貴作乃翁趣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
彭先生毀骨立悉廢箸而共喪塋家以日益貧
顧其學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為文章工
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詠詩
大抵宗盛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
軍黃庭魯公家廟率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矣
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生書及詩若文為愧
郡太守南亢王公察彭先生孝薦上提學御史
真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入郡庠而
歲廩之已又徵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為之一
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并上

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
何竟請於後御史靳馮公以免人或謂彭先生
不為儒生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
能卑時吾不及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
吳中好事家既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履謁請至
則奉酒炙為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
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
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焉之至
帝為貴彭先生不為家哀橐中無贏金即以文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九

請得少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游於酒
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
發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
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簪者即為負彭先生彭
先生既豪於文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
臧否人故欲試之沃之酒至醉益酒之益恂恂
溫恭長者故相夏公辟彭先生為記室謝弗就
後復有穢相罷以身後托彭先生裹百金裝為
聘亦謝弗就聞其故笑而不答於乎其介立獨

弁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十

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十有二
顧參軍玄緯先生志畧

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欲去
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晚得少疾即勅治
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
視之為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
新矣余恠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
不已而吳人張伯起為二賢行憫余與彭先生
病也無何彭先生竟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
為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
曰是矣遂儻然而逝彭先生生乙丑正月十三
君諱起經字長濟更字玄緯別號九霞山人晉
時有悅者官晉陵家其屬邑之無錫而子通直
散騎常侍愷之因之遂定為無錫人至明歷
數傳而為贈太保公懋贈公有二子長為故榮
信公可學次鴻臚公可文榮信公仕已貴過壯
未有子而鴻臚首舉君滿月而榮信公以贈公
命抱子之謂鴻臚曰若世不虞子吾可念也君

生而秀穎贈公父子愛之既就傳鑒猶慙其醇
婢不復問君一日忽自感奮曰男兒足下千里
柰何挾祖父愛自棄折節讀五經諸子曰誦千
餘言不拘拘訓故而所結撰時出人意奏君既
長白皙豐下美鬚髯肩鬢如畫目閃閃若下電
榮僖公益奇愛之後自有子子君弟捨之君始
治葑改治春秋已復治書繇邑諸生進補國子
上舍為祭酒倫生以訓所知賞凡七試於鄉
皆不偶歸而益湛淫於墳典以博雅按聲暇則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士

放游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時榮僖公自田間起
供奉翰林已驟顯重至八座人或謂君可乘而
家也君唾斥之嘗卻千金之賂不肯為縣官居
間久之榮僖公以書趣君曰天靳汝一第矣時
不再來勉之君乃就都試而大相嵩與榮僖公
善而才君要致之直廬出應制諸目使屬草
君遂巡謝不能退而語人曰吾故不及佞也明
午試吏部選人尚書吳公鵬奇其文寔之第一
語榮僖公欲署以內右職君謂公柰何挾公卿

子而輒選人例亟請外得廣東鹽課副提舉君
之任旅謁上官僖僖若鷄群鶴咸目屬之然君
自匿秘不欲名榮僖公子相嵩塔袁生者非分
曠參議行省奴視其屬見君不為禮君揖竟拂
衣出曰而借婦翁重耶我尚不為而婦翁客乃
為而奴遂不復往島冠與山猱嫖而寇潮勢且
及惠而惠之屬邑曰博羅最首為兵衝會關令
臺檄君往行令事君至冠益急而援兵至者往
往傳近郊而營頗肆剽度物情尤洵洵君至首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士
令縵稻禾徹爰牧戒曉備蘭石布渠荅身自
行園飭戒之有宵而乘障者捕得立令伍伯將
下簪殺榜衆咸惕息邑以亡他君又料民伍而
得其羸弱狀因悉汰去之而補壯勇者仍為籍
籍之博羅兵遂以精聞君於政多先教而後罰
嘗誨父之溺愛而仇其子者咸感悔父子如初
尤喜倡文事肄諸生躬自校閱所旌拔後皆為
知名士值省試沿檄入棘御史才君悉以葺理
巨細委之君無所不精密棘中故有妖遇者多

死君襍而辟之迄試俱無恙群謝君謂遺我安者顧君也君又以材魚署舶務能悉除其交通接濟之弊有玩球國舶過颶而漂者凡百餘曹君館而食之皆得所君一切以廉平舉職亡忤惡而其僚長居巢人崔姓者貪而苛好以小利破散牢盆法鹽遂翔貴君數面折之崔陰以蜚語中君上官察君廉弗入會崔以覲事行而君代之乃益務為寬便其始鹽斛百錢既僅五十錢時淮南入重貲相萬子下廣督府立議以揭

全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三

移日曰吾有顧伯子日聞所未聞君以嶺表卑熱急急思歸上書幕府乞骸不許再上書請益力乃假以使事歸省甫抵家而鴻臚公卒矣君不以榮僖公故奪人子禮齊而三載尋以遷為大寧都司都事亦謝弗往而竟用廣事中忌者罷矣亡何榮僖公以假歸里亦病渡卒天子聞之方為賜祭營塋君旬旬稱喪主而里中故讐豪以公之卒也治衆亟來剽攻勢若大寇君以二孤第孱不任墨衰而白之臺臺為捕豪

全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四

廣益之行江右者使淮鹽糧之督府以問君君條對便宜狀甚督府歎曰提舉議是無柰苦跋盃何議竟格是時藩伯吳公欲坐耗鎔金者一戍二徒以屬君請悉從徒曰法如是足也抱案力爭不得憤然出曰吾不能以三尺為媚國廣東西故有通志而佚弗備督府聘少詹事黃公佐總其凡而檄君與知名士黎惟敬歐楨伯輩副之君所任表傳獨得十九卷黃公門戶高峻喜標置解所許可而獨重君至則下榻談說

舊急而里之顯者陰挾豪以擬君曰兩造勝負唯余口能賂我乎吾能使若勝君怒不應而客多從中交關於是君之橐橐矣而後兩解豪既解輒復中君以他事君不悻眇之吳越諸山水君居恒解他好益好書出必五車自隨而范欽司馬姚咨逸人秦柱太學故多藏書悉出所有以貽君校讐編識不倦一切身外悉置之矣君故盛氣自好不易屈節而內行甚純備其塋鴻臚公也忽火驟騰穿中君奔赴呼救者不應門

蘭君手斷門牡嘔血數升藥之愈數歲扶母夫
人喪歸以過勞毀咽不食者月餘血疾復發感
異夢復愈至是以哭榮僖公且為公事而廢中
索適也意多憤憤一日驟感風濕右手不能舉
然猶蹣跚行飲嗽歌嘯自若恒謂吾書浩不下
玄晏而病過之所不如者為一命汙耳歲餘偶
有所感觸遂不起所著述行世者曰夏小正補
解大學衍義補要廣東通志表傳小十三經王
右丞詩集類箋王司馬官詞補注日省餘錄會

奔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五

真集記詩文七十一卷六成者尚書左紀史公
紀傳評兩漢字通山海族辯句吳佚典羅浮續
考辨固陽秋編注述異記列仙傳注赤水袁珠
譚錄俳談相字編省題集廣嘯舞譜元白著英
孟襄陽詩注李丞相固實常詩微精肉言雋永
詞鋒武庫八陣圖考準億尚一百三十三卷至
其亡軼者曰易說語詩解顧寬餘談素臣翼
三傳鳧乙集續汲都師春檀弓別疏書倉撮殘
本經紀乘屈宗談衡言仙葩集仙火編彫史世

說劉疏錄缺通語淹城集廣小名錄瑤花園經
骨索坊譜歷朝埴品江左名畫記唐絕故粹白
孤寅連珠集大曆才子詩選唐四大家集缺尚
齒錄南華原詒文露沉詞場畫律五管諛聞丘
里鳩異記汝刻注釋千里面目麒麟函又一百
八十三卷嗚呼以君其才使得志於格大之可
以黼黻朝著次之可以經營四方即不然而
傅太史蘭臺一職其於左氏遷固之業必有能
紹明其統者小試而輒摧之又奪之年天之不
奔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二六

欲盡人才如是然君有不因格而能自成其不
朽者又何如其壯也

顧廷評九華先生志畧

諱起編鴈廬公可
文次子

總角時即為通人邵文莊公所賞識曰此兒也
異日國器者時鴻臚之長子曰起經崇僖公壯
未有子亦子之與公俱貌而才以故榮僖公愛
公與起經亡少異受尚書講業里中與王編脩
立道允叅議瑛齊名遂補傳士弟子試輒高等
引例入太學復與南昌萬懋卿澤陽馬應圖寶

應朱子价華亭何叔皮倡和為古文辭有聲紫
僖公起自里中入待 詔上林挾公與偕 天
子寵榮僖公甚多所 賜問及竹宮祠登栢梁
酌和之作非公屬草不稱 天子後司得之特
賞以鎡幣太宰唐文襄公雅器公欲超格授以
官少宰張文毅公不可曰腰褭躡景而馳毋輕
就繫也公感之乃就試試而又不利謁吏部選
人得滇之某術經歷人以遠難公公曰丈夫墮
地千里我而近誰當非近者且緣是而探金馬
奔州史料卷二十一 後集 七
碧鷄之勝以追蹤長卿子淵不亦可乎既之任
以才試署昆明篆昆明滇都會邑也公所剖決
立解有黠閹挾數緹騎以鮑司禮指求黔公金
所過勢張甚至手批殺驛子黔公憂之計亡所
出公乃盛騶從往謁與談司禮事不能荅鉤致
其微實閹也而非司禮所幸亦不受求金指閹
斬懸遁去黔公而下恃以彊已為其邑興學校
肄兵甲屬歲旱徒跣而禱輒澍上官聞而賢之
按異交屬尋以職貢行公悉解其費近千金

還無錫里倭驟來攻城勢且瀆公佐令王其勤
授兵登陴出奇而却之賊逆潰去幕府第功受
上賞乃始致貢還還貳鬱林守行守事公益明
習於政嘗條五便上之州黑青起公矢於神已
竟寂然陸川寇來侵公勒習射士馳徼之磔其
首渠二十餘餘皆散走皆府奉大同農檄徵丹
砂於鬱林公為言鬱林故不產丹砂得非蹂躪
洪求勾漏令誤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嘗至勾
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實產砂請市之辰便督
奔州史料卷二十一 後集 十六
府不聽後徒三萬徧采砂鬱林不得久之竟市
之辰以解而公遂復奉貢砂役既竣事謝病歸
公年僅四十餘白晢美鬚眉豐下善眄大冠高
襜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輪雍容是都出入
閭黨目屬之好讀書工古文辭非西京大曆不
屑舌也書得晉人遺意其在滇與故楊太史慎
皇甫司勳訪相倡酌謂公文似太史公詩在鮑
參軍孟襄陽間嘗采明諸公先後詩帙之曰國
雅又采六季三唐詩語曰秀句要不必規規衡

石而會心之致多矣別墅依惠山趾與戚執黃
光祿園隣皆極泉石之燉邇代主之雙鬟四絃
咸絕其藝絲揚肉馳飛白捲波而夜忘疲每謂
不恨不見嵇阮恨嵇阮不見我性既嗜吟而又
苦思嘗觸雪墮深池中家人拯之乃得蘇公故
名起綸字玄言至是更名更生字仲長最後行
壠益深得若九龍蜿蜒者當驪嶺之白石塢中
為黃公澗滙水傍瀉有丘若覆敦公六樂之墓
而夢老人乘白鹿相勞苦質明客有貽公一玉

弁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九

二十一

其文則巍冠而挾鹿者遂名其壞王鹿仙丘
曰吾蛻於是矣時銅梁張肖甫雲杜李本寧過
公公乞肖甫志其墳本寧碑其丘時以公為達
公孝友天性既後於承事公念鴻臚公漸老無
壯子乃以身任兩家養承事公既卒多内外接
公悉其材力以扞之業以不墮奉所後母終太
孺人甚恭其脆必脩而鴻臚公故豪有園池釐
酒游閒之好兩子皆出後於人時不給公拮据
佐之不使有虞色及其居二父母憂其毀戚母

以服閒也然至鴻臚公晚節舉廢弟悉遺產界
之不移矣歲時家莫必慈創合享祠於南林祀
晉尚書公而下凡十二室宗人薦醕以序藹然
追遠敦睦之風自為文記之年七十一而病寢
劇登樓顧眄久之命筆書遺囑甚詳將屬續斥
婦女毋得近強起浴沐更衣端坐而瞑時萬曆
丁亥之三月四日也所著有應制玄言訓藻
咸知昆明句漏譯秀舊林解頤赤城山園倡和
集若干卷知非歷十卷輯奇觚若干卷併國雅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十

唐秀句行世者十之九

張孝廉玉山先生志畧

當嘉靖中而崑山之雋有聲公車間者毋如吳
先生中英歸先生有光與張先生廷臣然張先
生與吳先生竟不第邑邑以死而歸先生老僅
得一第亦竟以拙宦邑邑死噫胡造物者才
而竟抑之也蓋先生娶於全有一子曰士倫其
才如先生而不遇過之當其築先生嘗手草事
狀以請賢士大夫之誌銘而不果既全儒人殺

而士淪亦以痛發病死矣為士淪之二子曰進士棟曰諸生文柱既以全孺人納先生室且十年而名成乃又奉士淪所草先生狀而益以全孺人狀而問誌銘於余

先生之先為汴人建炎中以避虜南徙至明而有諸生旭者生新城令能生博士淦後先以善政教聞注生刑部公鑒教授諸生有隱德是生僉事公寬僉事公嘗一為刑部郎奏最而封鑒如其官故鑒得稱刑部公云僉事公娶於周

弁州史料

卷三

從集

三

而生先生為人駕肩廣額修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五歲從僉事公令錢唐署驟災舍人子驚求先生不得乃自竊抱印出僉事公異之俾見客拜起如成人已俾就外傳握管受字即能辭點畫波拂嘗有沿司檄而覲以下上者先生驟見之曰非真檄也問何所得之曰於前檄象得之僉事公既驗而益大異先生曰累任官矣嘗有塾客要先生西湖而主具乃一吏者先生拂水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以語僉事公而頃

之其吏以侵牟藏緡見前矣是時先生甫八歲既歸自錢唐受易於梁尤萬氏屬文蔚然尋按察公罷歸欲使先生改授詩於浙東鄭氏未決旬而當御史試遂以詩報既射義姑意進之時御史為蕭鳴鳳者最嚴少可顧獨善先生遂補博士弟子其又明年且試而後御史以爭鹺利有所望於僉事公僉事公憂曰得無以兒子餌邪耶乃援例入太學

先生游太學而所為時業當祭酒湛源明張常

弁州史料

卷三

從集

五

甫意凡三試悉冠其儕至戊子鄉試遂中式學士張公潮激賞其文曰是當一日千里矣然至會試輒不利而以文高同舍生有剽而取上第者人或為不平先生笑曰命亦可剽取耶彼且以吾大人日而貽吾於是日侍僉事公於里社詩酒間僉事公既才先生先生益自砥礪以父子知已而僉事公有文責輒屬先生先生具一草出輒成僉事公聲父之僉事公病亟先生昏夜走求醫躬嘗湯藥既卒哀毀骨立將藥行

吉壤地攸於弟不行因痛自責復別求得吉地
先諸役負土石成墳葬而廬於墓者三月而弟
會有他厄念不敢徵先生力乃力為救解得免
自是為感動又嘗迎賊產之伯父使返著於吳
淞築室居之歿治墓隣僉事公曰魂魄庶相倚
也先生既少而多疾其試應天亦以病殫幾殆
而困公車久不能無中鬱竟復病疽前是忽呼
士淪謂曰夜夢偕而祖會官舍語不可了而多
悲咽是何祥耶既寢病劇猶能為七言詩二章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三

感激用壯無兒女子態亡何竟不起

嗟夫張先生挾文行稱至不得一第而又不獲
下壽士淪又過之矣然而棟甫踰立而擢高魁
所為程式文傳於世文柱少於棟而補諸生十
試皆冠其取一第可芥拾也是何前者之難而
後者之易也王子曰余讀張生狀蓋法然焉語
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張氏今乃有始矣夫以
張先生父子之才而不遇且至欲令人詰造物
然以例夫吳先生歸先生之後而寥寥者又當

何如也先生字元忠家玉山下因號玉山子又
以其拙於世也別號六拙居士生之日癸亥二
月之五卒而為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得年四十
三有文集十六卷文待詔徵明序之

金州史料

卷十一

後集

三

楊忠諫元配黃孺人志畧

楊公諱允純華亭人

余讀史至趙氏客事未嘗不廢卷歎也夫死孤
易成孤難古既已言之及余所記賄貲黃孺人
之成楊氏孤也蓋賢於能死者倍百矣孺人之
夫子曰少卿公其再起為戶科左給事中數上
章爭事觸權相孺人時時幾諫曰得無為恒初
九乎謂浚恒也少卿公默不聽其最後論大官
丞姦蠹見中蜚語下緹騎獄且論死是時孺人
與其子應祈質一空室委巷中日夜擘紵而絮
余州史料卷二十一 後集 三六

後集

三六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六

矣於是強力携其婦衣及兒扶二櫬歸旦夕上
食悲慟感鄰嫂稍聞未嘗不慰勉其婦素影相
弔也已而周視忠裕乳哺未嘗不傾涕又杜聲
慟驚之也至遶風浪禦宵警指麾舟人神色不
小攝及家而家坐公久繫危廢矣孺人料理之
治於少卿公時蒼頭有欲叛者孺人服以計不
敢發門戶啓閉出納井井既稍給三年治公葬
奠事自孺人經畫毋開已乃稍推饒以贍宗姓
貧者諸婚嫁嫁緩急即不幸而疾病死喪亡不立
濟忠裕稍稍長則為延明師課之業且成而會
先帝即位下詔錄憲寬表遺直追拜少卿公
今官賜祭錄忠裕入太學孺人悲咽久之乃
戒忠裕曰而祖死忠而父死孝矣吾所以不死
者以而在也且以而祖死悼而一官苟不自棄
大而墮廢先業我何以見汝祖於是忠裕感奮
盡力於學孺人既積儉勤起資小拓遂委家東
婦素屏居服餌唯為忠裕娶婦一出視而已孺
人晚得素疾復劇從容理後事已顧忠裕曰吾

今僕得侍而祖且母而父矣好為之我可以藉手見矣遂不起得年蓋六十有九忠裕之擬社少卿公以葬也手事狀屬余誌銘之夫微忠裕伏余不為不悉也少卿公之仗義也其獲昭靈也蓋余先御史大夫俱同日云嗚呼先太夫人之與孺人同稱未亡也則前孺人八載逝矣不肯貞之與應祈同稱終天也固愧復而生哉余雖惡孺人家三世然何渠執筆即筆再執而再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言楊氏有王峯公瑋者與西陂黃公明俱官副果志業相善王峯公之子晴川公乘道妻於戴而生少卿公諱允繩字翼少別號抑齋西陂公之子憲慕公籍妻於陸而女為孺人孺人於女為仲顧陸夫人愛之得專閨中托孺人雅能先其指籍籍勝婦矣既歸少卿公而戴夫人已捐館不及事事晴川公晴川公老而多疾性癖動孺人躬治湯餅潔修脯旦夕上食羹羹又嘗迎其丘嫂之妻張者事以姑禮撫其長女之夭於

褚而遺之者子之沒齒不倦王峯晴川二公咸有遺勝在室孺人調衣食而推遜之咸忘亡也其助少卿公治家以寬公於讀而舉進士成嘉靖間名諫臣諸余所未悉者即成祇可推已夫豈惟一孤少卿公之為忠應祈之為孝而婦衰之為節乃孺人以一婺女成之彼趙客者故丈夫子也茲不尤難能哉

陳烈婦林萊表畧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林萊者故大叅公舜道女也其稱陳婦者何死而歸於陳也其稱烈者何以義死也名萊者何大叅公有二女長曰瑾季曰仁而仲獨產於萊之文學官舍故以名也萊生而婉嫻共女職而性尤孝友母病目晨輿輒以舌舐之及除而後已林公嘗夜讀書至孟子死徙無出鄉章萊傍聽之請曰此為何書也而若有意者林公為訓所以則曰彼猶踈也而戚今夫家室之內若婦婦姊弟妯娌戚而踈者何也林公曰踈而戚者古人獨然耳女曰必古人而後為人也耶林公

亡以對則謂萊母識之是必能以倫節顯彤史
亡何長樂之御史中丞陳公省司金華理而林
公時今仁和同年復同好壤相接也有子曰長
源與萊庚相次才貌相當也遽委禽焉最後六
禮畢萊行去林而為陳而長源以讀書過瘁卒
長源美而材林公傷之慟萊聞乃歎曰陳生不
起哉業蓬首削脂澤稱疾卧牀第聞其哭不聲
而神傷且曰吾其死矣人或謂之汝林而陳耶
不陳不成婦汝何自死萊怒曰誰謂不陳而以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余之名氏歲月飾而櫛之以歸陳則余既與聞
之而忍自昧固請林公得禮赴於陳執婦喪而
後死之復寄聲陳公治而仲葬者容棺之墟必
兩其廓乃可林公目使女瑾與仁百方尉解之
咸報曰夫萊猶在耳是可碎不可柔而轉也林
公為貽書示陳公時陳公有母之喪而林公亦
有母喪則相與謀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譬
與主之姑俟喪除乎俄及暮萊大悲咤曰得無
緩我而觀奪吾歸乎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陳

為合葬於嶺西其姑莊孺人之兆而志之於
是閭之薦紳士人俱哀而誄之敘之或曰萊女
也而婦其行者何居或曰林之淑也非陳淑也
有父母在不成為陳也吳郡王世貞曰善乎吾
師雲陽子之夫徐生而擬殉之也謂其父以不
食祿者非王臣乎哉夷齊不祿於殷而為殷死
李業王皓王嘉不祿漢而為漢死王哀不祿晉
而為晉死周朴不祿唐而為唐死雖然彼猶計
以為無所復之耳陳之幣在林而林之名氏生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歲在陳則幾委質焉然以殉父母則孝也以殉
夫則烈也孰得而持其後嗟乎烈士死君烈婦
死夫死而守其是者恒也然而猶知有所謂是
也死而以名死者死死而以情死者死十固不
無一也萊一女子耳非有講習聞見之素是二
端者不與之其黯然者天真其惺然者良知
哉則烏可以無哀是表也以不倭之汗而陳公
乃有取焉雖然非萊志也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二序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海漕奏議序畧

不佞廬居中而參政潘君允端以漕海窺見詎曰是役也今大中丞王公寔司之而公之長資潛則膏精言之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辦者乃王公奮而獨啓其素鎗何弇州史料 卷之二十二 後集 一

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為鑿空身不涉數千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觀利之大則訛訛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故常以此胡輕言漕海也是時大司農奇公筴且欲以膏公自發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往長風大濤之中衆所股栗淫首者若公親拊循而為之勉爭先而恐後公

所願指符授刃若三老長竿御海若驅風伯而風與之相呼應也大司農覈公前後大筴亡弗讐上計當封拜廬守其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今留侯借前箸蘇客卿鼓說費長沙陸敬輿執筆劉士安佐之卒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便利亡論析秋毫墨守難破已善乎其言天下大勢也其略曰唐都燕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弇州史料 卷之二十三 後集 二

也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險與水共之而乃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今舉國而聽甯漕河者何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不可不慮是疏也即搢紳大夫睥睨王公者有

不心折脅噤者乎公前後大策亡不讐者固預
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
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
而破降之不為非偉功然猶之乎決癰疽平瘡
痍漕海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
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癰疽疔
瘡等也元胡人耳舉全臺而付之清瑄輩黃金
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
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
在人不任事也衰季政廢弁髦財賦之地而棄
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
矣今受事漕海者有如王公及滿君其人不亦
得哉顧所以委寄之專否報賞之隆微鼓舞財
成不惑不倦稱母失事者在廟廟諸君子而已
王公名宗沐字新甫南強仕歷諸藩臬長有所
不可輒投劾歸卧曉海山中著書數十萬言皆
談皇王經濟之略 天子異而用之滿君上海

六

御史中丞林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蕭田林公手次其前後奏議五十六
通合數萬言而以書請世貞曰吾子其序之嚮
者有成言矣書至其人隨以林公計來則公朝
發書而夕不祿蓋絕筆也余既為位吳公而讀
公之奏且讀且哭曰嗚呼天奪我敬與何速耶
而不使終惠吾吳民而又不盡究公之所未言
則又嘆曰林公嗚呼亦足以死矣蓋自 今
皇帝即大位下書 褒予諸言事者於是諸士
舍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四
大夫爭自刮剔思有所以自効庶幾一二裨益
社稷而其大究乃在欲有以自顯見給事御史
氣益發舒 天子至不能盡讀其凡而六曹吏
因覆議手腕且脫則又相與追數 世宗朝
貴溪分宜相當 國柄以刑僇切鈐給事御史
口至嘿而亡所持爭曹吏幾得時時休沐愉快
也乃林公當 世宗朝為南牀獨不然分宜
相雅庇趙其屬察公首論祭酒某罪 天子疏
然終置不理而公又論劾分宜所絕幸愛客都

御史懋卿姦惡萬狀分宜為庇之報聞則又諭
勅分宜所受十萬金為城社而穴者伊王分宜
又為庇之報聞居無何 上用御史鄒公言罷
分宜而懋卿及伊王後先則敗戍及長繫有差
於是林公則又持分宜子侍郎世蕃與其私容
前中書舍人羅龍文大逆狀上之 天子為置
獄悉搜捕其黨與論本辟籍其家貲財嘗縣官
租稅半分宜貧老至不能名一錢寄客以死海
內亡問識不識加額頌 天子神武次則歸賢
翁州史料 卷三二 後集 五
於林公而願其老壽長為縣官掃除奸克林公
遂用諸大臣推轂至今官始林公來江南大吏
咸重足不寒而栗曰是夫也是死祭酒蔡藩王
成都御史餒故相而殛一侍郎與舍人者將柩
公何林公來則寬然長者所按部延見父老問
民疾苦以樽節惠利為首教其所脩上封事如
請寬卹疲困計民運清伏田祛積弊表節義卿
耆哲豁虛徵 召賢輔即亡論所報與罷固鑒
鑒為黔首衽席者也當 世宗朝天下固難

千言矣而林公獨易其難者以為不如是不足
以振天地之神氣而收天下既渙之心當
今皇帝初天下之人自喜沾沾以易千言矣林
公獨難其易者長慮而迂顧以為不如是不足
以培天地之元氣而安天下已萃之心嗚呼公
真社稷臣哉夫林公春秋僅四十以死海內之
士大夫父老當為之嗟咨嘆傷而又疑其所願
于公者乖也然竟百千年而讀其書凜凜有生
氣不稱為一世士其於壽考何限哉吾故為序
翁州史料 卷三二 後集 六
其所以而致嘔於 世宗時要非真難於言
者相貴溪分宜而後難也
管比部奏疏序 諱志道 吳郡人
當江陵桐君之有父喪意不欲去位而 天子
詔留之是時管登之自南武選即甫除服待次
銓部與同年趙吳二太史善相約上書請用甲
令罷相居位俾持服二太史之書上而兩比部
一進士繼之相次得罷去登之念以江陵之去
就輕而宰臣之不服憂重即數君子之議格業

已章章明著矣而又贅之是顯為名高也者遂
撥不復上至明年乃熟計天下大利弊凡九條
可萬言上之 朝其最重者復議政之規務講
學之實關進言之路大要欲使九卿巨寮得與
閣臣面計可否凡閣臣缺必外寮與翰林臬伍
而用而至於所謂聞言路者則直指廷杖諸君
子近事之過相君讀之再三鼻息唏然曰是不
欲使我總百揆耶彼庶僚也冀異日得為剛成
君緩頰而據應侯位彼且逼我而登之宅所言
全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公銓擢之法釐巡察之弊又多詆訶用事者相
率而造相君所以危語傾登之於是其所陳處
繁宗定濬計杜邊釐數科試咸鑒鑒可行者一
切報聞而久之相君復微聞登之與諸君合謀
勒居喪前事計登之所陳釐邊釐條內欲脩
高皇帝甲令分巡與御史抗禮御史勢重必不
可反乃出登之按察僉事分巡嶺東諸郡欲以
是困登之果獲申故甲令及諸公移約束且請
併母屬督撫先後疏再上皆不報登之至

稍稍申其志不遂而御史之白簡上矣登之竟
移疾歸主計大臣遂以有疾去登之登之實無
疾也尋相君物故諸姦大敗露 天子悉召用
忤相君者豪舉跡連不復可勝數而登之數奇
尚猶在囁暗之不佞讀其疏章而嘆曰是賈長
沙陸忠州儔也其文壓於時小不能備而決脉
中的若秦越人楚庖尹亡論今不以為醫經射
訣者幾希且夫賈長沙之召傅寵王也寔供奉
京中邸開通大計屈於年而止耳忠州旋拜相
全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八
而後謫然長沙之筭十譬八九而忠州之議不
能伸二三君子以為長沙顯耶抑忠州顯耶三
歲來屈指登之九條獨不能使分巡與御史抗
禮其它亡所不推行業已見成績即不竟庸登
之何害雖然 主上仁聖與公卿大夫之明
不愛旃厦之地以待嚴穴吾固知登之之必終
見庸也

朱大司空新河集序 謝銜
新可集成諸頌大司空朱公功者亡慮數百家

交亡慮數十萬言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大公功而危公之所以功不易則矣一也世貞受而歎曰今之所群然而頌公者與昔之所齟齬公者其人非耶則何啻霄壤焉蓋嘉靖末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水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為浸俱破漕天子聞而問之咨於衆而得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往諸治河撫漕中丞監司守令悉受東得一切便宜行事衆或謂漕舊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九

城以通漕事申廢公行求得故趾喜曰是迂避決而近可漕也築之役夫可九萬有奇金錢四十萬有奇粟稱是條上之報可諸言濬舊河者交難公曰河性寧有常及舊河獨不能及新河耶今朱公鑿空而勞十萬人之力損縣官之金錢數十萬緡粟稱是一旦捐而予潰河不知何以稱塞也嘗是時天子意不能無動而獨朱公屹然於橈櫓春牋之間以與士卒共甘苦諸偃偃胝胝之衆不以咨而以頌天子廟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

漢武帝竭天下之力至人主沈璧馬從官負薪石而後僅勝之而為立宣房官作歌以侈大其事說者猶以為不若避之便所以避之便者河不與漕爭道也今河與漕爭道矣乃至欲隱河之害引而為漕之利是延大盜入室也故勢不得避則逆而捍之勢得避則順而從之夫徒與

安知始善聞之漢將軍充國之言曰吾年老矣

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
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明言兵之利
害誰當復言之者夫進而疑功退而疑名乃不
一避焉而務為實以示夫後之憂社稷者何昔
臣之忠篤懇厚若此夫今而後知國家之於
決河在徙與捍之間也河之為漕害而不為漕
利也任事之貴勇而任人之貴專也則在茲集
矣夫是故世貞亦不以為公嫌而為之序

官保大司空滿印川公治河序

龔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十二

滿公之卧兵興三載所而天子思公治河功
俾以故節撫江右义之人為少司寇未上河復
奏決詔超公為御史大夫領左司空以軍興
法治河得便宜從事諸河隄使者自青墨而下
至黃綬皆聽約束公乃大集群吏而詢之曰今
者與若治疇亟也夫漕河之有南北也淮實為
之其北自徐而南抵淮則皆受黃河之水黃河
溢而旁決則淮以北皆魚而河之故道細而不
能漕淮河得黃河而浸益巨其尾閭洩於海而

旁入維揚之漕河其半受淮之水尾閭壅而不
時洩則旁入者怒而潰淮以南皆魚而河之故
道與決田共而不能漕今者與若治疇亟也或
對曰北河決而河涸不能漕也姑棄之其決可
漕也則加導焉淮挾黃河而下莫捍也將為支
河以殺之乎尾閭壅矣其泥百里誰能穽而畚
鍤已將別為道乎公歎曰不然棄故河一棄不
復也因決而漕易淤也開支河河不兩行也別
直海鑿空不易也吾其先疏尾閭乎則又以提

龔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十二

而畚鍤難之公乃操輕舫循海口周覽而歎曰
吾得之矣夫河多潰而不入海者海以濶相逆
也河性猛而不能決濶而入海者以多潰而力
分也欲疏濶則莫若使河順流而力專欲河力
專則莫若高堅其隄捍欲防河之善潰則莫若
於隄捍之外為遙隄以郭之使潰河有所遏而
歸於一議者塞公乃偕督漕少司徒江公具以
其說上請天子覽而是之與今相國張公謀
下其疏大司空大司空熱計利便上報可公

繇是大庾郡國材力盡淮南北而里分之謂即中余君中率若屬維是淮北桃源古城之南隄及遙隄塹築之決口塞之當為壩若開者治之謂參政翼君猷率若屬維是徐邳之役視如余謂參政游君季率若屬維是靈睢象山徐州之役視如翼調臬副張君純率若屬維是桃源之北岸至徐州南岸役視如游謂臬余朱君光率若屬維是睢寧之南岸役視如張又謂卽中張君崇率若屬維是以南高家堰而北出開沿淮

弇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三

之隄增治之決口塞之當為壩若開者築之謂主事陳君瑛率若屬維是清江浦之役視如張復謂前臬副張君純率若屬維是淮安之新城北舊隄柳浦灣高家嶺之役視如陳謂臬余史君邨率若屬維是寶應之役視而張謂楊守虞君德率若屬導高廟至儀真淺謂淮守宋君伯率若屬治汝邨之關若壩既俾工公乃偕江公往來拊循之諸君亦自勉與吏士分功版築閘不浹歲而告成事大約省費計初額減十之五

役夫數十萬無饑寒死者河率由故道迫於隄而不得潰則專力以之海海若埽而闢者河得海則不移怒淮以南諸州邑之浸盡出而為南軍天子嘉河之復也與歲漕之登額也特進公大司空加太子少保 予一子官 賜白金二鎰而殺文幣四各有副江公遷如公故官而余君游君輩亦以序受顯擢諸吏卒褒賞過望於是二三君子相與稱公之石畫而荷公休以不佞素習公走幣數千里微言以為賀公後先

弇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四

凡三治河河功輒就而其再治而再報罷也不佞寔以前參政馮君輩請而贈之言今者何能辭不佞蓋三復公疏而歎曰純臣哉潘公也公之最後 命加重矣 天子委河政公舉大司農水衡賦而聽之即公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因決而為新河張大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河也即又胡不捐數百萬金錢以別鑿尾閘之口而張大其功伐樹八赤碑而命之曰此潘公通海道也顧屋屋焉即故河而惟左

右隄之是飭卒之河海之壅闕而漕不病乃其告成事不過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而已推公意寧不獲以其身當上賞不欲使國被寶賈而河卻實利於戲豈不亦儼然純臣哉不佞嘗讀河渠溝洫諸書終始西京二百年所治河不過能避河害而已自用守昔條言而山東之餉罷未有能引之為利者夫以孝武之暴悍必罰而沒黯鄭當時塞瓠子之決輒壞而罰不報其後使者王延世塞館陶金隄之決功至微渺耳

弇州史料

卷七

後集

廿五

皇秋中二千石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甫二歲而復決大將軍鳳言之而不以謫延世及再塞而復拜黃金之賜如昔彼其蠲罰崇賞視軍興令獨天淵殊者豈有私故哉以河變無形而功不易也今公所告成事不唯去河害而長有河利且天子坐明堂享六服威無所不加而肺腑喉咽之地得蒲公為之植公縱不自名功所褒賜毋論延世輩又何下陶唐之於妣氏哉不佞竊謂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

治水則百世功也聖人復起不易矣諸君試以賀蒲公且質之

陸太宰五臺公七表序畧

諸光祖

萬曆十七年己丑臘月南太宰陸公上書致其事詔謂公老成端亮清望素著強留之不聽歸無何為十八年庚寅公壽七十矣二月朔為公懸弧之旦而公之鄉鄉士庶尹若而人以不佞之習公也與公之私不佞言也徵辭以侑百歲之觴不佞於公通家兄弟也先人大司馬從

弇州史料

卷二十二

後集

十六

公之皇考贈少宰公第於宰丑不佞貞嗣從公弟於丁未而仲氏太常敬美則與公仲學憲君偕已未第焉蓋世世講通家禮其悉公無論雖然使我更僕而數之寧有如上之所稱老成端亮清望素著者乎夫不佞之托交於公者四十四年矣而僅能得其事者何說也公之成進士也分宜相時當國匿其險而欲以虛名籠罩天下士公醜之而宗人大帥某其權亞分宜復惜公為重公遠巡從選入榕得邑令去既政成

當微備臺諫而復避遠之僅得南散曹去分宜
之客尚書趙以兵事見幸 上山南討陽浮慕
公辟之帷幄而公時時以正詎格之彼不能有
所加於公公亦不為之下及大帥逝客趙斥分
宜久之乃敗公始徐徐出繇祠部郎遷考功以
至選部時太師徐文貞代當 國盡革其故而
虛心以聽公公益得發舒郎祠部秉禮以抗中
貴人即考功文選壹志以塞諸倖實其所登進
廢穴及沈抑在下者必天下之所稱賢長者也

全明史料

卷三二

後集

十七

所抑誠必天下之所誠以陂陋不齒者也不然
則其有隱德陰懷而偶未露者也公信心自是
即久而文貞公不能無少齟齬見中忌者以騷
未幾而文貞公亦罷政公往來雲間里與文貞
公下上議論毋少讓及用事者與憚相比而脩
郅於文貞公起大獄寤之子姓就繫餘皆鳥獸
散不能召門下一客而公獨竭心力百方居間
毋少匿諱及事解文貞公乃歎曰吾愧與繩吾
愧與繩當公之在即畧時與江陵公石交諸所

以相磨礪有國士風拜相之初蔚然重矣而公
尚憂其沐以書時時風之及入為少司空而江
陵公之沐可知也公侃侃力諍至面兩赤而不
已卒拂衣歸及再起少宰而言者挾江陵之短
至欲加反還法赤其族下廷臣議公毅然曰江
陵權臣也非逆臣也且使端揆之地而汙此名
何以示後當是時公卿之有遠識者皆心服公
而不能快甘心者之意公又拂衣歸公自成進
士以至於今凡四躋超矣而松栢之操與舊桂

全明史料

卷三二

後集

十八

之性如故公之急人也若已而其急人之寃也
甚於寃已其所是即讐弗避也戚與大臣弗避
也其所非即戚與大臣弗諱也公性廉無所取
而又好施舍五服之內外取資若困廩而徵信
浮屠法歲之斥往往與衲子僧廬共之以故恒
不給而少宰公之產半挫公夷然不屑也嗟乎
上何暇習公事顧其華袞之褒所云老成端亮
清德此四者有一之不昭合乎否也聞公且復
上書以年至請夫 上之知公至矣而公之所

以報上者當遽怒然已耶詩不云乎酌以大
斗以析黃耆又申之曰黃耆駘背以引以翼然
則上之所祈於黃耆者祈其引翼也公毋遽
言去其獨精神加七箸上旦夕召公矣或謂
不佞貞子少於公五歲且上書力以骸骨請胡
不以已為公鵠而強留之不佞生平在毀譽間
老而尚不免宜去公目炯炯然齧決如少壯而
余舌枯而齒墮盡宜去公留一日為縣官益
一日余留且負恩宜去是故余不敢以公之
去擬公亦不敢以公之番擬我而姑叙其所見
如此

秦州史料

卷二十二

後集

十九

屠儀部赤水公青浦政記畧

諱隆字長卿
蜀人

長卿繇選人得穎上令穎上剋邑也其民貧而
吏拙長卿一握筆而理解再見顏色而攝吏若
神明民之慕愛之若赤子之戀乳哺而不忍失
也長卿所為文章益富刺史上計最而松乃有
青浦者名為嚴而新其田乃割華亭上海之會
多下中錯又多交關匿賦而其民又益以嘉定

崑山二垂有徭訟相率而互為逋數前令僅三
人兩以不振去而其賢者亦僅聖學奉公牘而
已不能有所振刷長卿既以才調其邑豪相戒
匿而窺長卿之張置長卿故為一切長者甫至
大霖雨諸堤且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
而間行民益土石於堤以捍之手裹絛雖勞其
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為文數神且願以身
當歲讀者為酸鼻是夕霆震雨亦為霽而民間
諸堤皆堅好比秋諸比邑災獨青浦不受災而
青浦使者大興水利當農時悉偃赴河長卿持之
曰沿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
耄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
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
而田瘠諸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
賦者無幾我將為民減賦邪將為縣官益賦也
自是青浦賦不復益使者亦不能以格繩之邑
故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畊相率徙避它所田
幾類甌脫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旬貧農

秦州史料

卷二十二

後集

廿

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號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爨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質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為售薄價而收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必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餓也廣文王老而廉以病卒蠻舍長卿哭之割半歲俸以賻它寮佐罷官不能歸無不資長卿橐而長卿又折節文士往往有所飽贈如其子甲輩踞上坐而責美梁肉供我彼臨卽令何若長卿唯

余州史料

卷二十二

後集

十一

南兵部題名記畧

高皇帝既定鼎建業即大位因元之政置

六尚部於中書省尚書秩三品侍郎四品當是時兵部統平之職悉歸之大都督府而所領僅兵籍雍容奉承相教令而已其後欲損胡丞相權使尚書侍郎得別奏事取旨未幾而為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不置季政於六尚書部進尚書秩正二品侍郎正三品移治於洪武門之東析大都督府五之而歸其權兵部兵部遂以重聞天下文皇帝之七年上幸北京六部之職如故而置行部於北以分領庶務七何改行部為六部仍歸政於南而兵部獨上親御六師討虜及下南交徠西域權漸移而北亡何六部之政亦漸北矣洪宣之際北部俱稱行在而在南者猶仍故稱大抵有其名而無其實有其署而昧其政未幾在北者落行在而在南者加南京以別之於是名與實俱北矣獨南京之兵部稍稱重則以總統諸衛故而尚書奉璽書佐留守勲貴臣而制其於故班五部上然其始亦不專屬之兵部也成化而後始一矣

余州史料

卷二十二

後集

十二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三

瑯琊王世貞簪挽 華亭後學董復表囊次

吳中往哲像贊一 有款

吳中往哲像贊者故百十六歲周翁壽誼

林編修高先生啓 前工部郎張先生適 都

昌令俞先生貞木 布衣王先庵先生賓 陝

西按察使王公英 給事中黃公鉉 太子少

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吏部左侍郎

弇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一

贈尚書許公斯溫 左副都御史具文敏公訥

按察僉事直道陳公柞 詹事府詹事贈禮

部右侍郎劉文恭公鉉 御醫盛先生寅 太

子太保贈少保陳僖敏公鑑 太子太保俞公

士悅 太常卿夏公泉 禮部主事吳公凱

虞士杜東原先生璠 叅政祝公顥 武功伯

大學士徐公有貞 浙江提學副使張先生和

進士鄭先生文康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威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按察僉事劉完

庵先生珏 叅政劉公昌 開封府知府魚公

侃 福建右叅政陸公果 工部右侍郎孔公

鏞 南京大理寺卿章公格 南京左副都御

史章公律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李文安公

傑 太僕少卿李公應禎 太常少卿侍讀陸

公鉉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浙江右叅政陸公容 布衣沈石田先生周

湖廣左叅政姜公昂 河南右叅政吳公愈

南京左副都御史陳公璠 南京刑部尚書劉

弇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二

公纓 少傅大學士贈太傅王文恪公鏊 先

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諱倬 南京刑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吳公洪 工部尚書龔公弘 禮部

主事楊先生循吉 少保吏部尚書陸公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埕 江西右布政使

王公秩 贈禮部尚書百歲毛翁弼 太子太

傅禮部尚書贈少保毛文簡公澄 祁州守張

天方公安甫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吳文端公一鵬 應天府通判祝先生

允明 太僕少卿都公穆 解元唐六如先生
 寅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朱恭靖公希
 周 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康僖公倫
 翰林待詔文先生微明 右都御史盛公應
 期 翰林孔目蔡先生羽 南京刑部尚書顧
 公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公察 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 少保
 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 太常卿贈禮部侍郎
 觀恭簡公校 國子博士徐先生禎卿 南京
 會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三
 刑部右侍郎贈左都御史周公廣 南京太常
 寺卿方公鵬 按察僉事方公鳳 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吳公山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少保王襄毅公以圻 大理左寺丞周公鳳鳴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積 國子司業王先
 生同祖 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檢討張公
 寅 右副都御史朱公純 通政司恭議張公
 策 江西右恭議王公庭 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公守 國子博士文先生彭 和州學正

文先生嘉 光祿寺丞陸先生鰲 工科給事
 中贈太常少卿陸公聚 太學生王雅宜先生
 寵 提學僉事袁先生象 浙江按察僉事皇
 甫先生濤 吏部員外郎王先生穀祥 太僕
 寺卿顧公存仁 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沆 南
 京刑部尚書錢公邦彥 按察副使沈公啓
 四川布政陳公鑒 禮部左侍郎贈尚書瞿文
 懿公景淳 尚寶司少卿陸公師道 布衣彭
 陰池先生年 布衣俞先生允文 先右都御
 會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四
 史贈兵部尚書公諱 太子太保大學士贈
 少保嚴文簡公訥 布衣陸色山先生治 太
 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郎公
 洪愈 兵科左給事徐先生師曾 少司寇雨
 亭陳公瓚 質山黃先生姬水 太僕寺丞直
 內閣歸先生有光 應天府丞王公執禮 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張公任 山
 東按察副使袁公尊尼 南京兵部右侍郎顧
 公章志 浙江按察副使張公景之 亡第大

常寺少卿世懋 河南按察副使王公昂

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公尚英凡百十

二人皆吾吳中賢懿炳炳自 明始者也大者

樹德砥行羽翼聖道股肱王室次亦奔走疏附

批鱗犯顏直臣循吏之流也含章韜鍔斯所以

山澤之臞櫛藻修辭斯所以執文之英老成代

往典刑者絕借彼膚相永之丹青計亦左矣補

叙其事附以永言離之尚茫然合之斯可徵哉

然則楚莊何必色驚於優孟北海毋煩呼飲

全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五

虎賁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僕雖不敏竊

有志焉然而棟棟莫任諸謀散佚况於遺像字

故曷考非力所及寧無挂漏所賴同志推而廣

之云爾

周翁壽誼者崑山人也有隱德 高皇帝洪

武之六年癸丑翁年一百一十矣蘇州守魏觀

始行鄉飲禮賓翁而首之又六年 上召見便

殿賜宴慰撫有加予冠帶給驛舟楫裝遣還翁

年乃卒計翁生當在宋之淳祐四年甲辰踰元

及 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

燹數矣而竟無恙晚邁 真主卒以顯融夫豈

偶然哉壽誼名也又頗類別號若私謚其裔孫

金華守後叔與余善此像得之後叔之子廷棟

贊曰宋之遺黎元之逸民 明之三老晚邁

昌辰中罹兵燹孑然獨存不琢者天不利者

身

高太史先生落字季迪別號槎軒長洲人少明

穎有縱橫才略而好為歌詩天藻秀發往往逸

全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六

宋元人乘而上之直接開元大曆而不能盡去

劉白之習者小為文使耳元末張士誠竊吳自

王而其上佐饒介之多羅致文學知名士為幕

容而第其篇咏奉金帛為壽先生恒首冠然不

肯臣士誠至 高帝即位召修元史授翰林

院編修史成特拜戶部侍郎先生以少不習握

筆辭 詔賚鑑金使歸需異日用先生歸教鄉

里自給時魏觀自太常卿奉 璽書守郡賢先

生而禮之欲徙郡治成乞先生文上梁而漸帥

誣觀徒治為有異志先生亦逮至都論腰斬時年三十九天下惜先生才而悼其冤所著有金鳴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贊曰明詩之昌如滙九江而公濫觴其追正始若康莊軌而公嚆矢辭冕離蟬翼以天全而竟允寬杳然丹青可戒者形不泯者名工部即張甘節先生者具人名適甘節其別號也洪武中以歌詩薦行高子啓天子聞其才而辟之累遷工部郎中坐斥法謫遷廣州稅課僉州吏科卷二十三 後集 七大使卒先生貌白皙疎眉目其卒時且五十矣而像甚少

贊曰於乎先生微音姿乎少與諸賢工書詩予竄不稱困庶離菑乎客死無恨以完歸乎俞都昌先生貞木初名楨後更名貞木字有立吳縣人既冠以學未成弗娶負笈受永嘉陳公麟易遂傍讀它經史為古文辭元季杜門隱居淡如也洪武初以薦者起知節之樂昌父喪歸服除補都昌後先有廩介聲再以母喪歸遂不

仕老而郡守姚善禮之為備賓主叅幕中晝會坐株累有應天逮事白卒於邸建文之三年七月也得壽七十有一明年勤王事起太守善族而先生以家無恙

贊曰而貌之熙熙而鬢之離離而巾車之委蛇版蕩兮以身完濕束兮良於官肥遯兮而嬰挫行客死兮而不罹患天耶人耶若循環乎其不可端

王光庵先生賓初名國賓字仲光長州人有異才於經史子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猶遠於醫而屬世鼎革刑亂用重先生意不樂之且母老乃自晦為清狂不娶不仕其貌故已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間鬚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虱不相酬對以益自廢晚而太守姚公善知之微服再三叩乃稍稍露其奇姚公大嘆賞為具賓主成禮而去先生孝其母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呼孃孃者數而後絕既絕之後一日其家聞杖屨聲則先生

哭曰天乎柰何令我舍嫌嫌去乎久之哭始已先生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紀吳下古蹟詩

贊曰萬邦帝臣兮噫噫不利賓兮噫國之遺民兮噫母之遺身兮噫卒以民民兮噫

王按察先生英者崑山人事高帝為監察御史以慤勤職事當上噫嘗手書敦厚王英

賜之又標於殿柱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休歸先生位三品而居鄉恂恂若無官者嘗子行

至河岸而輕薄子值而偶觸之遂擠先生於水

李州史林卷三三後集九先生振衣起至家家人恠問之曰吾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贊曰古有劉寬廐名稱之亦有婁公至德可師公位小讓而德與齊編增異鱗率以

長者哉噫黃給事先生鉞字叔揚常熟人舉鄉試嘗為某縣典史後舉會試以進士高第授戶科給事

建文之末出募兵於海上聞京師不守自棧於

琴川之橋下死妻子從之

贊曰事固不可論以建文之亡而士大夫爭先而為故主死者若饑之食而喝之就涼

豈所謂殺身成仁志士之分而手足腹心亦

報施之常烈烈叔揚其沒者固類然而付清

波而其不沒者尚凜然而傲秋霜也耶

姚恭靖公廣孝長洲人初為僧名道衍字斯道

博綜釋典能為詩公雖以方外名而內勁俠有

道士席應真者精兵家言與公陵竊奇公而察

授之顧蓋自晦秘人少識者獨吳人王行異之

李州史林卷三三後集十曰是未遇時耳萬戶侯安足道哉尋以高僧侍

燕邸燕王之欲起兵其謀皆自公發之文

嘗佐王治軍事佐庶子守北平從王下京

師其策秘不傳也王既即大位思公功數欲

爵之輒固辭僅為僧錄左善世三年立世子

為皇太子妙簡僚佐公首為太子少師賜

今名監修永樂大典出撫畿甸賑諸郡饑餼奏

輒稱旨上禮之呼為少師而不名公雖有賜

第不居居蕭寺既病篤上親候之問何所言

對曰業出家矣又何言辛年八十五贈榮國公
賜祭塋 上自為文紀其碑比於元劉秉忠官
其養子繼為尚寶少卿 太子即位追思公功
再加贈少師配享 太廟嘉靖中停配享祀於
大興隆寺公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道餘錄若
千卷按王文恪公纂吾吳志謂公不娶卒不蓄
髮而於他紀聞又云嘗見其像大興隆寺紅袍
紗帽髡頂而肥今像乃永樂三年筆七十有三
其面皺瘦而白鬚飄然恐未真乃以意摹得之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贊曰劉誠意之事 太祖與姚榮公之位

太宗俱策帷帳勗鼎鍾顧所以報誠意迺不
若榮公之豐至傳榮公者寥寥焉豈身歸之
而不自明抑史諱之而不有其庸嗟乎首餐
殺機睢盱就功不娶亡子踰迷復凶所謂歸
儒者不盡而為墨者不終耶

許少宰斯溫字叔雍吳縣人為邑諸生父次庸
貢入鑒 詔選大學生當授官者公名為第
一擢署刑憲 又擢選監察御史出為廣東揭

陽知縣永上召仍守故官以薦擢北平按察副
使時 燕王起兵北平版行公領太興縣事佐
世子守城曹國公來攻城 世子用公計却
之 王即大位驛召公拜吏部左侍郎賜白金
百兩綵幣八副 世子為 皇太子公兼左春
坊左贊善時 漢趙二邸相繼為窺伺而公東
宮家也且有守城舊內忌之中公下獄度死年
僅四十三 皇太子即位贈行在吏部尚書公
有材畧尤長兵事死未悉究人俱惜之今像豐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碩而有容威

贊曰 文皇龍變從者雲蒸公翼撫監以
完壯平功名鼎來若川之盈一瀾而蹶夫豈
人能天子之時乃盡之齡嗟彼詩人誤譏青
蠅

吳文恪公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常熟人公生失
恃弱冠白父寃且雪而以喪歸苦節鳴行益究
心理性之學發為文章有根柢以崑山今薦至
京時楊文貞公士奇輔東宮賢而稱之 文

皇召見於齋殿奏對稱 旨白衣備顧問洪熙初用學士度薦授監察御史出按浙江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考滿遷左副都御史仍理院事公先後所蒞皆臺職凜凜有風裁而不輕為操切以是獲正直忠厚稱年未滿七十乞致仕歸十有九年而卒得壽八十六所著有思菴前後續集小學解性理群書補註陳止溪字訓晦菴詩文抄吳草廬文粹文章辨體祥刑要覽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贊曰吳公樹惇乃以文稱其所為文匪忝躬行一踐端公再履中丞無競無絲不孤不朋豈唯保身亦以完名

陳直道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尋補方面公超為河南右叅議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 宣宗初 詔試諸謫佃者公為第一人拜監察御史彈射不避貴勢風裁大振出按福建還復按江西上書勸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甚謂此吾几案間物豈

子將謂吾目不知耶而又怒所謂邪佞以奇巧蕩心語即械之并其家屬悉下獄且籍其家凡五年而 英廟即位赦復其官出按湖廣益自勵風力尋露章劾遼王不法復逮下獄論死久之遼逆節露 詔出公死改南京公論事益切滿九載出僉福建按察事福建故悉公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年且七十乞休卒得壽七十五公之卒也天下母問識不識皆推其直故稱為直道陳公今像幅巾深衣且老矣而透挺之色宛然鬚眉間故非凡流人也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贊曰公氣如金百鍊愈剛公心若江萬折必東公直則失遇堅必洞前有伏機往往反中死我者人不死者天天實錫之七十五年劉文恭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別號假菴公少有至性母疾割股啖之且籲天請代竟不愈哀毀幾殆以善書薦入翰林明年中鄉試遂授中書舍人公雖以書薦而博學能文章其自居間如也預脩 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

庭復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特

命教習庶吉士進侍講學士時同鄉楊侍郎翁

以潛邸入見上館於公嘗從容薦公可大用

上然之有泄於公者公自恨曰是必楊先生

館於我而累我如是乃陽為室甥以謝楊使它

徙尋克經筵日講官轉國子祭酒條教篤密有

李安成風時景皇帝迫大計欲易儲諸公

卿從史之將上疏公獨辭不與丁繼母憂歸

詔奪情復固辭不赴服除復職

肅皇帝既

返正閏公卿疏獨無公姓名而心善之會選青

官宋即擢詹事府少詹事伴侍講讀忽暴病卒

年六十五贈禮部左侍郎公于脩詞難法取雅

絮每篇成必旬日而後出之有假菴稿

贊曰公於文辭以簡而工其於登朝以退而

庸衆目之恬帝謂為忠天齋其手而豐其

宗子孫亢亢鬱作棟隆

盛先生寅字啟東吳江人少從王賓先生學醫

盡得其術永樂治中貴人盡奇驗聞於上召

對稱旨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姊娠而過期

命先生診之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

患而曰寅肉足食乎乃欲敗我子上為用先

生藥而繫先生以俟明日疾大已乃赦先生

賜金幣直數千緡宣宗朝先生尤重以御

醫掌院事上嘗幸內直房而先生與同官奕

弗及屏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明日

上倚和馬以老乞休周文襄公故善先生而

餉賦餘米百石先生却之貽以詩有魚龍江海

奔州史料卷二十三後集

夢卷鼠稻梁謀語文襄終身愧之以高壽終今

像渥而秀眉目美鬚髯一士流貴人也子孫多

至大官而業醫者尤顯名

贊曰執而歸文居下而近君秩學而行頗尊

宜乎其後之多聞

陳傳敏公鑑字有戒號介菴吳縣人舉進士授

監察御史滿九載遷湖廣按察副使以母憂歸

服除補山東副使未上復以父憂歸服除時方

有三殿工命公補浙江而醫術精察務絕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提督寧夏總兵邊兵備公風神整峻美鬚髯人望而畏之顧其中寬然長者豁達有大度不為一切苛辦其居官所至有聲績而於關中尤著凡三載還朝亡何復詔公往又三載還佐院事不踰歲公復往止許便宜行事又三載而進右都御史詔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顧推稱公正德末始召還掌院事上親征虜留公居守六師震驚虜乘勢入犯公以左都御史按行通州以南護邊人避虜始公以長厚得陝吏士心每行部下車則澍雨立降人有疾病誓為公有擔子輒愈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囑呼願得一擔公笑弗却也至是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得公為帥詔公間往且賑之按事還賜玉帶金幣羊酒會易儲加太子太保時同理院者王公文後公而氣陵公出其上公如弗聞也者會得末疾乃乞休命馳驛歸又三年而卒贈少保謚僖敏今像真如神蓋公卒而炎

金剛史料

卷十三

後集

十七

郡邑爭廟而祀之若脂饗者
贊曰髯而偉勝其尊者神敏而寬中易知有
親靖遠前驅求鹿後臻大電嚴霜誰適

緩西憂公在三秦

自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遷
湖廣按察副使再遷浙江右叅政公長才鐵面
聲如鐘人望而畏之所至發摘奸伏有神明稱
河南右布政使未上召為大理寺卿虜入
寇京師遣右都御史佐都督衛穎營德勝安
奔淵史料卷十三 後集 廿
定二門虜退遷刑部尚書以易東官加太子
太保公之為刑部則斤斤三尺人稍有怨者
南城返正下公獄謫戍鐵嶺衛赦還復原官卒
年八十今像乃朝水冠而色加厲鬚強半白
贊曰崑崙俞公強直目遂龍解斤斷鵬鶚秋
鷺滅火呼霖天迴見悖鐵嶺匪遙青宮寧貴
我瞻遺肖悚馬思畏
夏太常公景字仲照崑山之青河里人初從母
他適冒朱姓其名累舉進士始復為夏改翰林

庶吉士公為庶吉士獨以工楷法得幸

文皇

帝一日謂曰杲而來夫日乃可旁睨乎其更置

之上遂改為杲伴侍

東官於南都得預密

務尋驛召

命書

官殿榜授中書舍人

官即位入直文淵閣秩滿進考功主事加五品

俸久之以薦出知瑞州府凡五歲入覲留為太

常少卿進太常卿用年至乞致仕歸公前後仕

宦逾四十年終始職文翰不能大有所見其歸

也頗以詩酒自娛適跌宕山水間所畫竹石爭

弇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五

寶重之卒年八十三

賜祭及葬今像美少而

冠僅二梁當是中書舍人或庶士寫

贊曰成進士舉而書其職三品京朝而終老

于翰墨世所賞者不以文而以竹石不戚手

其志而優然以自適一壑一丘藹乎風流其

東方先生之傳而差達于鄭台州者耶

禮部主客前主事冰蘗吳公凱字相虞崑山人

也美風儀器局整峻為諸生以善書預脩永樂

大典書成

賜金幣歸膺貢入太學舉鄉薦父

之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改行在廣東司主事兩

職皆劇曹明理持法為時所稱告歸省母還改

禮部主客司竟以母老乞侍養優游林下者四

十年年八十五而卒故大司寇劉廣衡少保寇

深曹舊僚也大宰李東曹後進也咸以公執期

之而不偶甚惜之寄問重疊公一不荅今像似

中年筆

贊曰官不必達以完其名既富且壽而保康

寧有子顯庸孫枝繩繩取之獨裔予之自贏

弇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三

杜東原先生璫字用嘉吳縣人少孤從陳嗣初

翰林學古文辭於書解所不通尤能寫山水合

作處不減勝國諸葛先生為人敦茂長者嘗割

股愈母疾而秘之故武功伯徐有貞為作東原

生傳卒年七十九諸生會葬者千餘人私謚之

曰淵孝七年今像豐美而秀眉目和色藹然襲

人蓋中年所貌也

贊曰孝而自秘之不欲示獨行也文而以隱

終不欲與時競也其貌溫如中則勁也于嗟

先生用德勝也

徐天全公有貞初名理字元王已改令

士改翰林庶吉士

章皇帝親御文華

其文擢為第一立授編脩久之進侍講公於講
少所不窺能詩歌善行草得長沙素師米襄陽
風然不為一切無用學凡天官地理兵法刑名
水利種種精究已虜大入寇公以侍講行監
察御史募兵河南還進右諭德河決沙灣拜左
僉都御史往治之河工成擢左副都御史佐院
事尋與中貴人吉祥武清侯石亨迎 太上
皇於南城復辟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入內閣
恭預機務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
士公念吉祥亨橫甚謀制之為冊中謫廣東泰
政逮下詔獄且論死釋編氓金齒赦歸吉祥亨
敗始復冠帶自便凡十餘年而卒年六十六吳
學士為快稱公短小精悍目光射人今像且老
矣而冠貂蟬服侯服故不能釋然也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贊曰赫赫武功天膺胡異職司藝文遇

濟萬象肅括九河康入功成倏忽皇興真位

辱以榮伏毀縣名致瑕瑜千載矛盾一世

祝大中公顯字惟清長洲人為諸生不欲赴鄉
試久之為有司所迫乃一試而薦又不肯赴省
試其又明年有司復強之復一試而第授行在
刑科給事中出為山西右叅議進其省右叅政
公歷官僅三政垂三十年所至能舉職而其在
山西興學校表先賢自寬獄它善政不可指數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上
南六十致仕歸與徐武功劉完菴諸先生為詩
酒社公年最長而最後死春秋七十有九兵文
定公誌其墓謂公初舉進士一日入左順門而
巨璫以 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
目而試之問其故曰 上知若等名姑為一詩
欲使勒習中貴人書也公不應竟出為給事而
以內艱歸土葬之難起 景皇帝詔奪情以
都御史起復復不應迫服除巡守故官起復
事史不載而文定公長者為史官當不妄

贊曰諸生不試難於出內館不詩難於應卜
丞不就難於奪十年不遷難於悅六十棄官
易於退居約不厭易于食是惟四難後二易
以此歸來獲長世公能致命復遂志

張篠庵先生和者崑山人字節之生而警穎卓
爾善屬文嘗病目而夜篝燈讀書不休遂以其
一廢與其弟穆俱應南宮試而自念必上第而
穆於文小劣遂易卷以入曰吾可遲而得也已
穆舉第二人而先生亦次二十七既廷試執政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七

者奇其策而欲首之詞知其一目也抑之二甲
第一和遂謝病歸以脩國史召補部主事
遷郎中遂為浙江提學副使所校士毋論多寡
即第甲乙工者前辨質先生句摘其紕而後斥
之人大駭服尋移病歸卒年僅四十九其為詩
文皆雅健有法諸子孫多顯者穆亦至叅政
贊曰於惟先生雋朗超群文亦稱是其氣過
雲為弟易草觀過知仁穆亦繼之為時文人
敦睦之風後裔弗論

鄭介菴先生文康字時又崑山人頤而偉軀意
豁如也舉進士自以不能俯仰流俗屬微恙即
乞告歸以此終其身先生居恒杜門踴躍少公
府跡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善經生義所指授多
顯者雖用隱約成好至于表忠烈稱勲伐未嘗
不慷慨有深味也故葉文莊公盛仕通顯而時
時推先生以為不可及今像殊魁然非山澤癯
也所著有平橋稿若干卷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七

贊曰一命未膺飄然里居升斗未沾耕而讀
書致無易名生不辟除以擬靖節人或謂喻
吾不知其它其操弗如

葉文莊公盛字與中崑山人舉進士為兵科給
事中進都給事中時英廟北狩陷虜虜大入
犯京兆而東西南夷並起公疏不時上所建畫
及彈事皆精當是時于公稱真司馬而公為真
久垣于公杜稷臣公寔亞之出為山西右叅政
協贊獨石諸軍事時入城俱創虜僅餘一墩垣
公至則皆鼎新之蒐卒乘課也種除戎器遂漸

富強號推鎮馬

英宗即位驛

召至京

面諭諭久之擢右僉都御史撫兩廣者七年所斬獲叛蠻以數萬計用議事入京遷左僉都御史撫宣府宣府公故所泰政地益大課屯田牧其美易戰馬至千八百匹增築堡七百餘入為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遷左侍郎佐其長以公明嘗一舉畿甸荒議開西邊事謂河套未易搜東勝木易復因條上增兵守險數事蓋至於今有味焉

餘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五

有文武才好讀書博洽章故所至有聲實而其撫兩廣也稍損於宣府獨石時今像豐哲而有英氣稱其為人

贊曰岌岌已已寔隳王綱公長夕垣出旬朔方內則著龜外則金湯股肱惟臣膺力方剛天寔招之爰迹我深惜哉壯猷不逮

孝

皇

韓襄毅公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明年授監察御史行治河以強幹稱按江西威名益

大振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以計平吉劇寇故相陳循良之甫移廣東按察副使即薦為右僉都御史再撫江西循得罪戍公坐左遷山西按察副使俄入少卿大理復為都御史佐臺事能以從容薊臺長之暴仇者治宣府軍政未幾以左僉都御史同都督輔等率師十五萬討廣寇公分兵搆其窟蕩平之前後俘馘四萬一千七十八人斬大藤峽置嶮戍控禦捷聞進左副都御史以憂歸起家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主副將

餘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其

官三司悉聽節制仍許便宜從事久之與中貴人不平為所許詔釋不問公乃乞致仕公歸而南杜冠薦亡慮數十章皆不報則猶以中貴人故也卒年五十七廣人肖而土木之以為神今像偉然紫色而小鬚

贊曰卓卓韓侯淮陰同銳上谷雲蒸洪都風厲乃曉南顧受賑斯寄遶險必關靡堅不脫火燎膏肓驅瘴癘功成謗興舍用長逝劉完庵先生墓字廷美長洲人少遇况守鍾雅

擇為吏先生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
應天鄉試補太學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
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任職亡害甫五十乞致
仕歸以壽終先生孝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顧
標履絕介特人亦不調色干之及有所賕動也
老而嗜學不衰為詩九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
行出趙吳興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珍
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今像色青黑於鐵稜稜
如不可犯者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七

贊曰未老而歸以署其菴吾知其完老而大
歸用以蓋棺吾不知其完雖然不人之干人
亦不我干庶幾其完

劉稷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
目輒誦工屬文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
三人廷試高等以疾子告父之授南京工
部主事召脩宋元史遷員外郎即中出為河南
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滿九載始權廣東左叅政
又五歲以母憂歸明年復丁父憂服除疾不能

起以卒年五十歲公以詩名振即署開翰林先
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
忌者偃蹇不得推遷其中亦不能無少望所著
有胥臺鳳臺金臺嵩臺越臺凡五稿若干卷縣
簡瑣探三卷中州文表若干卷他未成書十餘
種

贊曰公之文采五色渥注著書窮年莫成大
家雖則成家猶未離駒世無伯樂老而益車
以此自悲若賈長沙蓬累可也得毋過乎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八

魚公侃字○○常熟人也舉進士為部曹即以
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
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鴉殘不易治而
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
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菰菜而已
滿考稱疾歸公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
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既病久困牀褥
要以一甕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
死不能具寃安時同邑有錢斯者至布政使亦

然而故有父產時人為語曰富不愛錢錢所不愛錢魚侃

贊曰魚之為物以骨鯁稱公乃姓之衛之以名凡二千年有光其聲尚湖汪洋虞山淨公骨已朽公神猶生

故福建右叅政陸公諱景字孟昭吾郡之常熟人也而居太倉之衛城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能以文學飾吏治於法比井井矣而性仁慈時有所寬貸其視獄日多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蓄猶於獄以辟風害囚之重繫者得無傷死兩按河南山西大獄俱以明允稱 旨藉籍有公卿聞聲矣而僅以久次轉令官至則首捕船商之行剽於海者僇之繕理戍城及甲仗一新又築漳泉二郡海隄海不能侵郭閩人服其威惠竟中蜚語罷歸以疾卒年六十公為人磊落懷慨與人交有終始居恒謂人生寄也即家亦寄安能有所別擇而碌碌為子孫作窠穴故不謀生產而所至即官舍或僦居必小餘齋室時花

竹時戒內子儲名醞甘果珍錯以待不暇之客過必留留則咄嗟立辦至卜夜而猶未已遇元夕張燈合樂暢飲雖侯家不過也以故三事而降至同舍諸曹靡不願交陸比部云公所為得公卿間聲者以此而毀亦隨之率用此失官雖然後之稱俠有度者必歸公也曾孫瑚仕為御史至知府亦有公風

贊曰達埒王孫不顯已使同孟公不踰軌安得其人與終始

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也宣聖五十代孫崇述士知都昌縣以姻連寧藩故改連山先後有惠政遂試知高州府久之即為真公以計論降大盜酋又數數破他劇賊論功遷廣東按察副使就鎮其地公所剪刈大小以數十百計威名遂益振其後為廣西按察使臺檄公討荔浦賊賊望公幟駭曰是故高州孔副使耶知有走耳遂一鼓平之進食二品俸遷左布政使甫上事擢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剌者以黠悍

善算而挾其子溪能敵百夫父子豪長
間二十餘年數傷殺官軍無如之何公刺得其
厚善者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入為工部
右侍郎舟至富陽暴卒年六十三賜祭及葬祝
允明謂公之卒白氣自舟尾上直貫天表蓋日
正中也而熒熒然星矣允明遂目之為孔錦星
贊曰我戰則克聞之先師公苗裔耶厥用乃
宜于櫓禮義韜幹書詩際地環天牂牁羅施
嶠者懷德慙惕其感沒而一星煜如其算請

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世

招巫陽試為問之

章公格字韶鳳別號戒菴常熟人父孟端為御
史有嚴公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遷刑部郎
中擢廣東按察副使歷雲南按察使福建左布
政使入為南京光祿寺卿轉大理卿致仕公所
至能舉職而不為表暴以希赫赫聲歸田垂二
十年熙怡鄉里間亡忤言教色兄弟助教儀叅
議表中丞律與公皆通顯而公獨稱長者公壽
八十今像豐頤而長偉然福德君子也

贊曰仕而顯融歸而壽廉行無污隆口絕不
滅立長者朝居長者鄉而推長者萬石東陽
積厚茲深是以流長

章容齋公律字鳴鳳大理卿格之弟也後大理
一舉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遷江西員外
郎明法理訊獄亡害擢保定知府保定最為雄
劇郡多豪不易理而公處之斤剝理解遂以吏
治嚴表三輔初其父御史公忤其臺長見黜而
是時當公所治其長故已殆而家籍勢猶橫會

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世

坐事人謂公且甘心焉公歎指其坐曰此三尺
地也而吾敢脩先人之怨卒從正法公以課高
遷雲南右叅政父喪歸服除改廣西左叅遂為
其右布政使嘗督兵平荔浦獐加正二品俸轉
貴州左布政使遂進右副都御史撫雲南公所
至有方面勲然大要不能喻於守而其在雲南
也與巡按御史不相善會其人以考察斥而公
遷南京左副都御史理院事遂具疏許公受夷
賄俱檻致廷尉按驗不盡實御史謫佃塞外而

公得冠帶間住自是辭爵不樂屬疾卒年六十
六今像亦雅整與大理公頌頌

贊曰公才卓犖饒股肱郡所伸惟法同辰和
溫六韶披炎百蠻委畫拂水明農母損厥閭
李文定公傑字世賢別號石城常熟人十七舉
鄉薦凡三試而登進士上第改翰林庶吉士授
編脩進侍講滿考遷侍讀學士以春官恩進無
左春坊左庶子徙為南京國子祭酒加祿奉以
憂歸服除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廿三

禮部右侍郎入為本部左侍郎進南京吏部尚
書改禮部以事忤劉瑾致仕歸用老壽終贈大
子太保公高簡雅自重不為輒服以故在翰林
最久號為淹滯而其任常伯也亦不能得中貴
人驪迫逆瑾誅名為且用之實不召也今像髮
鬚皤白矣而猶有矜嚴容

贊曰簡簡文安國之老成瞻以自嚴矜而不
爭虞山尚湖詩侶酒盟逍遙徜徉以退為榮
我懷伊人亡愧易名

李太僕先生初名姓一名應熊字應熊後以字
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書
人蔡先生名而言之祭酒欲以為弟子師先生
非徒用書書選中書舍人入直文華殿詔諸舍
人書傳經乃上疏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
聞佛經也上志杖而釋之尋罷殿直遷南京
兵部武選員外郎以憂歸服除補車駕尋遷職
方郎中轉南京尚寶卿久之進太僕少卿乞致
仕歸卒年六十三賜葬如例先生剛介慕玄奇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三

後集

廿四

而不至與人爭辨引經證典其能難也博學能
詩善法書顧耻以是見名晚節益急不能容
以故多畏而避之今像鬚眉鬱然而有不可犯
之色

贊曰侃侃太僕清強以果遇觸必達達所不
可抗論丹宸奪色青瑣眾謂僚案視若么麼
慨焉拂衣却執避時見而肅然退無遺思遭
世坦迤乃獲完歸

陸太常公武字昂儀崑山人其先冒吳姓會試

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陞姓授翰林編修

預脩英廟實錄成遷脩撰侍皇太子講讀

公貌清麗善為容止當進講皇太子目而亟

稱之滿九載擢右春坊右諭德太子立是為

孝宗進公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經筵日講

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幣屬疾予告馳驛歸亡

何卒計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為中書舍人公之

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為文簡勁有法而不

喜為敷腴詩亦如之所著有春兩堂集若干卷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五

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年同館而蚤死其

詩寔勝之公今像乃少年時筆也

贊曰公昔登庸值憲飛龍倡彼介鱗以時

景從儲之王堂儲之青宮台鉉步武而忽

告終悲夫悲夫公之弗辰孝德方隆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學者稱為匏菴先生公補

諸生父次膺貢入太學鄉試第三人舉會試廷

試皆第一授翰林脩撰遷右諭德為左春坊左

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進吏部右侍郎

左侍郎以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直東閣司

誥敕久之進禮部尚書餘若故卒年七十九太

宗保公宏亮粹夷為文章務典雅不事詭僻

其法眉山能起雅去俗在翰林餘三十年前後

主會試及分典者各再纂實錄及會典者三於

國家大典制攷揀詳核衆無敢先之者公望鬱

股乃見曰忌人公澹然弗屑也今像似中年筆

蹙眉目豐下而長美髯脩脩望而知其鉅公長

者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五

贊曰弘治諸賢鬱為昌朝而公其時鶴禁

元僚匪澄而清不矯以翹大義昌言若空中

標退而澹然怡神寂寥國悲慙遺世惜也青

夫惟弗庸是以獨超

陸式齋公容字文量崑山人舉進士授南京工

部主事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主事遷武庫員

外郎進職方中內艱服除改武選擢江右

叅政以大計罷明年卒年五十九君白哲豐下

秀眉目博學能文章有經世志其即兵部時景

為其長所箋信封事條上日數千言皆以屬公
西域胡進獅至秦峪開乞遣大臣迎之安南徽
與占城聞議發兵至討公俱力言之而寢公又
言錦衣百戶常瑛誣害良民十餘人當誅中貴
人所舉金齒騰衝叅將昌佐不當用又舉都督
俞事王欽梁宏非有功不當除上為勉聽之
而其所上封事若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
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
重會議皆鑒鑿中利害即與他部事有所侵忤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廿七

計也其治浙尤有神明稱而以失色一郡守
為所挾開索得吏賕金致謗免公既負材且晚
遇意有所欲為而出不意免以是自恨屬疾竟
不起所著有式齋稿浙藩稿歸田稿式齋筆記
封事錄太倉志水利集問官錄菽園禱記若干
卷

黃曰淵淵陸公賦材實豐乃薄雕虫乃慕屠
龍佐計樞廷數厘皂封其秩維卑厥猷則崇
晚而旬宣忽以驟終易貴之際中猶蘊隆

全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覆次

吳中往哲像贊二

沈石田先生周字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喜為詩其源出自香山蘇眉州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皆疊不得休書法雙井屹屹未化至丹青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

全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一

為社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勝國諸賢勿論也先生生短小而督眉目媚秀如畫今像則已老所謂見其杜德機者非耶

贊曰退号若不勝澹兮若無求誦其詩以為白香山又若以為蘇眉州聽其談或小吏之黃衣跡其隱則釣父之羊裘其骨僅一丘而丹青被乎九州者耶

姜滄碧公昂字恒順太倉人生而端凝介特舉進士出知東陽縣以量聞入為監祭御史嘗上

疏論劾方士李孜省得罪廷杖病起乃以親老

乞改南出知河南府再以親老乞便郡不許疏

上至三乞為郡僚或州邑博士吏部惜之為改

軍波知府前後將九載請歸養者復再轉福建

左參政抵家卧不起久之毋壽終服闋吏部復

以參政起公而公卒矣公所蒞官俱以廉能稱

日取俸廩鬻以魚肉其母其與妻子則羹菜相

對茹矣時衛帥尚貴盛而浮慕公同公休沐群

薰焉布幣踵門則公已從閒道易服出矣其不

全州史料

卷二十四

二

後集

苟取老而彌篤即貴勢有力毋敢通關節者有子曰龍負文武才居官饒聲實而懼讒口以歸後頗不能自檢於聲色云

贊曰其持已也廉其養民也惠以此循守令夫復何愧其事上也方其攝下也肅以此名御史夫復何慙少而巖然老而蕭然以此稱鄉先生夫復何言

吳遜菴公愈字惟謙水蘗先生凱之子也少而穎敏強記既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

久之遷員外郎中進四川叙州知府九十二年始擢河南右叅政明年致仕居林下者二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四僅少於永蘗公一歲耳其在留曹能特法與中貴人忤老成慎練為其長所器重薦之藩臬不果而得叙州叙為蜀饒郡以恩信眾皆悅從馬湖守安釐判故土酋也撫臣以大兵誅之公在行間叅謀畫料敵若指掌

余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三

及公不以介意在郡九年課農桑興學校戶口滋植風俗淳美為諸郡最而業已倦遊矣里居優游自奉養喜賓客和謹得後進心有女三人歸陸仲文徵明皆名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以才入中秘皆侍公周旋以是寬樂終其身
贊曰仕不九卿曰上大夫妻壽不九袞曰八十餘宅相所貽蘭蕤王枝父子著詰為鄉閭師
劉公纓字與清其先江西之清江人明興隸戎籍為蘓州衛人公為御史而有遺以古印華

曰鐵柯者因自號以見志生而磊珂奇特及長長身玉立眉目疎秀辭吐琅琅由進士兩令武陵滕邑俱最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再按廣東所至有風裁而於廣東尤著還朝偕其寮疏論外戚中貴相結為不法忤旨得杖滿九載擢太僕少卿又三載以僉都御史撫四川久之哭子成疾歸有薦者復撫四川前後凡六載所綏懷得蕃落心而茂平賊功尤偉有金幣之賜尋以例裁革還朝改撫湖廣為大

余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四

瑞瑾所憎用蜀事下獄自理得釋仍故官遷南京大理寺卿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凡三上乃得請恩禮周洽居十餘歲值世廟即位賜羊酒存問乃卒壽八十二祭葬如制公所至有紀述獨不能盡得鄉曲聲
贊曰種直自遂宦以有聲雖歷臚任而無速成老而賜歸桑梓餘榮齟齬鄉曲遂稽易名陳成齋公穉字玉汝長洲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冠大

理寺右寺丞轉左進右少卿復轉左為南京左
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前後俱佐臺事兼督
操江諸軍以病乞休卒年六十七 賜祭葬如
例公始起諸生從吳大定公為古歌詩不屑程
式義坐是久困場屋間會試所射策以能悉解
事李文正公拔而寘前列公所居官皆天下雄
廟職而自恨不獲用文史顯恒邑邑不樂李公
志中蓋言之然其前後能勤勵不失官譽老成
明練亦一時巨擘也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贊曰公起經術而顯法吏雖本緣飾乃心文
事留臺彈壓江介控制豈伊匪雄竟睽初志
詩人有言不求不忤

王文恪公鑒字濟之別號守溪學者稱之為震
澤先生吳縣之洞庭人也十五而從父遊太學
即以文重公卿間居九年應應天試第一明年
會試復第一廷試得第三人及第時論猶謂執
政抑之故授翰林編脩滿考遷侍講脩 憲
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公居翰林日柱門

讀書為古文章使門者謝客勿通刺即一見之
亦不輕報謝以是得領貴聲而人愈慕之久之
乃以薦拜侍講學士經筵日講公每進講至天
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輒拳拳致詳 上有
所幸中貴人廣頗導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
講文王不敢畋遊章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
所指殆若曹耶好為之自是游益省矣選東宮
寮為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上篤遵
八事多見採納會其父憂歸服除仍故職正德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六

初九卿伏 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召至左
順門使它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獨公
以危言繼尚書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知
也公遂從廷議以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諭月
進戶部尚書無文淵閣大學士未踰歲起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會公救故尚書
文大夏右都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
與瑾意忤而初議亦微露公益自危乃堅請歸
賜璽書給驛與廩良厚公凡兩興鄉會試其程

文為 本朝冠海內博士弟子亡不傳習之而於古文辭在河東廬陵間精簡有法度凡歸之十四年而

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與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而公獨上書且以所著講學勤政篇進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贈太傅所著集二十餘卷今像豐碩而敦

贊曰 孝宗以還實始風雅而按經術如公

益寡迫正德時厄同白馬公以相歸卒考牘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七

下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匪德之難完福為難俯仰世才寥焉慨歎

吳立齋公洪字禹疇吳江人舉進士為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明允而慈時時出家廩以食長繫者久之擢貴州按察副使母喪歸服滿捕廣東巡視海道海道故稱利藪公搜其弊且盡又為御史畫策得羨錢數萬緡以廣公署持中官之困官為者又嘗辨異冤罪妄殺廣人稱之為副使之十二年而轉福建按察使瀕行

聞帥夜走索珠璣曰公行矣某非有所于母錢也公笑曰行者賸不有一束書乎而何以珠為立卻之其為福建所治獄畧如廣東嘗以便宜發粟賑建寧延平之饑者入為太僕寺卿久之

遷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厰轉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治鄧寧河之後田宅於中貴人瑾有忤致致仕致仕之十五年再進階而後卒得壽七十八公卒時諸子山巖皆至大官其後顯者不絕今像自昔而麗為太僕時圖于吳文定邸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八

者也

贊曰嗟乎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不寬用長世司寇吳考及嗣始為郎旋正位慶之餘衍末裔

龔公弘字元之嘉定人也舉成化戊戌進士司理嚴州入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所治獄大小百五十餘咸當建吏部文選郎中出守兗州府以治行卓異與龔貴久之擢浙江右叅政以親老乞歸養九十

三年始起為福建右布政使遷湖廣為左使尋入應天為尹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兼督漕運仍故職為工部右侍郎兼倉都御史累疏乞休進尚書致仕卒年七十有六公為人廉潔尤以明慎能剖讞冤獄時人神之所至多惠政當正德中中貴武臣更擅權勢數與公值公行意自若獨不能有所加進退綽如也王父少司馬與公同年頤交而俱有方面勲俱稱天下長者

金州史料

後集 九

贊曰懿懿龔公行脩而端政理甫暢而歌考樂歸侍二親菽水承歡起領閭藩載游楚沅遂寄留尹作砥揚瀾玄圭告成公乃即安進大司空歸老之官藹藹桑榆西日未殘進退以道生死毋營

楊南峯先生諱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舉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敏洽工古文辭居曹事簡好讀書然頗鬱鬱不得志乞改校官便養不許遂請致仕時年僅三十天下聞而稱之居十

二年而上書請復建文帝號禮曹為大驚不敢舉其案賴天子寬仁不罪也先生既負高簡癖又好以學窮人往往至頽赤而久廢中不能亡動意顧亡能尉薦之者武廟南狩至金陵以名故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且將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於幸臣得免歸而先生名大損然其為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道吳用一幣贊先生促膝論文事歡如也郡伯為會折簡邀顧公先生忽色變起策之出曰野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

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來曰以前幣道舟所即返呼之慎無應也顧公尋跡先生往謝罪竟閉戶不出顧公每舉謂人過吳不可不逢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為生誌卒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往哲記奚囊雜纂諸書今像如其年尚猶使人畏之

贊曰才太高跡太寄始而服中而疑終而莊意先生何所歸

陸公完字全卿長洲人也狀魁梧有巨人之度三十舉進士即授監察御史嘗按河南而行部之陽陰夜夢見丈夫來見鼻左有黑志次日謁岳忠武王飛廟廟貌圯矣而像之鼻左微缺若忘者悟而飭有司一新之復夢前丈夫來鄭重謝已而慘然曰公得無類我乎公後歷臬副長以左僉都御史撫宣府入為兵部右侍郎韓左侍郎時大盜劉六劉七楊虎齊彥明等剽投山東河南以至畿甸其鋒莫敢當議置帥而公奮奔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一

請往討之詔以原官提督軍務許便宜行事公鼓舞諸將連摧破之遂追而賊之大江狼山悉殲其衆自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再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進加少保公以書生當伏鉞寄節制萬里立功故國遂長中臺董大師領百官威望甚重而其在按察使時為寧王宸濠所器既入兵部而王持之以中貴人緹騎帥之挾遂不能堅所守許之後護衛亦有所賦謝最後王友獄株累

併逮繫公且繫歎曰武穆之釋其在今矣既論死未減得成福建父之卒於戊戌所年七十公頗讀書通曉文字好集法書名畫之類其功名雖不識尚為後進喜事者所稱贊曰疇謂具兒而不習兵千至一麾前無堅衝入長中臺遂領樞庭保阿統均天子所憑吳閭之間有雲其慶弗慎厥藩揀折椽傾易不終日而介在貞

奔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世

人也舉成化丁未進士久之授南京工科給事中與其僚先後糾守備太監蔣琮兩廣總鎮安遠侯柳景不法咸抵罪又抗論輔臣丘文莊公以該博佐剛愎為學士則有餘為宰執則不足時入題之病告起赴戶科進兵科右以言事失大司馬指大司馬為冢宰公出叅議山東以病乞休進左叅政致仕凡十年起為南京鴻臚卿轉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督操江改撫治鄖陽公長身瘦勁在諫垣以言事著郎居官有聲實

故歸而人頗薦之然以致仕加級法不得起而所善同年陸太宰特起之又屢得要遷公意不自安乃乞歸年八十二以老病卒公為人質直勤儉善議論多材力有籌策之畧其治生累貲至巨萬而名不損

贊曰南垣風采東省張施知難而退哲人炳幾再起九列以佐中司于秩則隆躍者疑之歸而治生計然我師

江西右布政使王公諱秩字循伯其先亦即立

奔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七

貞子之裔也不知所自從故與余父少司馬公通宗而不名族蓋稱王父曰叔父二十八成進士為郎父之始遷廣東按察僉事時大璫瑾責謝賄公獨不賄瑾亦不問為僉事持法有聲過按御史瑾黨也欲以聲勢加公不受御史為屈遷兵備贛州為副使謝決益精明數擒巨盜遂進江西按察使遷右布政使姚源大盜起公數從事兵間躬冒矢石擒斬無算然不專逞誅倖所撫降者多曰彼亦赤子也時公與同年陸太

寧先後官其地皆吳人而皆為寧王所器重王尤念公至欲媾姻好公遂巡謝不敢當歸謂其子曰是人也志滿而氣揚好武事善張大必且為亂不出十年矣遂以待養歸會暴得疾卒後王果反太宰坐株累抵罪

贊曰公有方面勲江西之政與陸齊名而屈於壽其用不究於戲用之不究者乃所以保其身後耶

毛百歲翁者諱弼吾州里舍子也少敦厚無飾

奔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七

言垂九十而其孫少保澄狀元及第當是時少保父已卒而翁老病卧床第間父之得杖乃稍稍起且起且卧耐進粥竟至百歲有司為立人瑞坊以配少保而後卒王得百歲夫後贈禮部尚書今像殊惟儒可畏

贊曰生而百歲人之瑞有孫及弟家之瑞東

禮遵義天下瑞

毛文簡公澄字憲清號白齋晚更曰三江吾州人也舉進士第一人為翰林脩撰修會典成

右春坊右諭德侍 東宮講讀以登極 恩進
左庶子兼侍讀為 經筵日講官 賜金帶母
喪歸尋以中人瑾摘會典誤落左庶子服除乃
侍讀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進學士掌院事
教習庶吉士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禮部
尚書 賜玉帶正德末充奉 迎使與大學士
儲迎 今上於興邸 賜白金千兩綵幣十有
副尋加太子太保錄世蔭錦衣指揮固辭久之
乞休加太子太傅道卒贈少保公孝友天篤性
介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五
簡易不設城府好推轂賢士大夫造問之則曰
吾不記也至其所職司乃介然見勇氣議倖宸
濠發玉書告 廟一以故典行之又嘗與王大
司馬嘯廷諍脫彭總制於死當推冢宰力辭之
而以薦喬莊簡公追崇 獻皇帝禮議起公與
楊文忠諸公力持數四至觸 天怒不為阻迨
公歸而後禮成識者謂亡論禮是非公幾不足
而忠有餘矣

贊曰言若若不出口而折羣咏貌若不勝衣而

樹孤砥步武卿相而守若處子出入 旃屢
而視若閭里其柔為用而剛為體者耶

吳文端公一鵬字南夫長洲人也弘治中舉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預修通鑑纂要滿
進侍講充 經筵講官預修 孝廟實錄成
當遷時中貴人瑾怒公等不時謁用擴充政務
調遷公南京刑部員外郎轉禮部郎中瑾伏法
公仍為侍講以久次遷侍講學士出為南京國
子祭酒轉太常寺卿仍南京 世宗初始召
介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六
拜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奉 詔使安陸題
獻皇帝神主竣事 賜金幣尋以左侍郎無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典 內制脩 武廟實錄
完 賜金幣優等進尚書予告歸省還出理部
事再加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垂一考乞致
仕許之給輿廩有加公貌頽秀而龐饒器量寬
然長者為文亦典腴有成弘間風居翰林垂二
十年不遷而以史成得南曹即尚書以下多故
舊跼蹐不安公抱素自若學士故不當祭酒祭

南公得南祭酒祭酒不當南太常公得
南太常南太常不當又公獨又尚書典 內制
不當出理部公獨出理部禮部尚書非得罪不
南公以遷命南人皆為不平且意有沮之者公
亦不以形辭色歸凡十四年而後卒卒之歲得
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予祭葬

贊曰以恬養資不求速榮以樸養文不求速
稱八座青官既豐且亨八褻文端遐考令名
譬彼大河不匱不盈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七

祁州守天方張先生安甫字汝勉條菴先生之
從子也先生生而秀朗工屬文登弘治庚戌進
士授祁州守以節惠著聲論最當權會丁母憂
歸服除意不欲出曰仕為親養耳親今安在徘徊
久之乃上疏乞休馬瑞肅公在冢宰異之曰
宦垂就而棄若脫屣真恬士也特奏進二級有
金緋先生蓋方池築亭其上因自號天方環植
丹竹左圖右書吟哦其間意豁如也先生優游
里居餘三十年而子震復貴又能棄官侍養以

故益自寬於吳越名山水無不游游輒有題咏
若馬鞍澱山巴城諸勝固凡案間物耳先生滿
酒自得與人處和而不流公府居間盡絕以故
晚節望益尊時與大司寇周康僖公齊稱而先
生獨不以位顯年八十四元旦忽謂家吾其歸
乎蓋三月而示微疾瞞終慘然若脫者邑與祁
俱有祠

贊曰仕而逸民吏而葆真挫名名依抑志志
伸匪道匪釋消搖自在游方之內亦游方之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八

外彭澤恨天香山慙貴所不殊者坦中無累
祝京兆先生名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
自號枝山又曰枝指道人先生天質穎絕讀書
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洩自其為博
士弟子則以文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
雅鄭時採錯然至成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
先登矣書法魏晉六朝至顏蘇米趙無所不精
詰而晚節尤橫放自喜故當為 明興第一為
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內士賞許其

今與寧政術顧時時以嗜好奪之遷應天府通判致仕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衾衣浮物記語惟蘓材小纂興寧志合詩文數百卷卒年六十七今像乃朝衣冠老矣而尚腴澤或云不能全類之

贊曰先生之文縷古飾今其為詩歌庀景匠心獨於八法形而下者躊躇十指若役造化超明縣宋與唐上下跌宕沈冥景純斯亞都南濠先生穉字玄敬由丹陽徙為吳縣人先

介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十九

生生而嗜學能為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政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為請於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為郎數奉使必游游必陵幽除探奇勝放究掌故搜金石古文摹搨抄錄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龜不突烟意

澹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為事卒之日家唯藏書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政詩話實語玉壺水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璫琳瑯學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為帳中秘今像雖冠進賢服金紫居然一山澤臞也

贊曰強仁而儒以為數奇誰與辟之俾歌賓詩婆娑一官未老乞歸誰與旌之俾易金緋難進易退其容淵淵博學多識其腹便便末路翕翕瞻瞻白疇堅倚歟先生獨全其天

介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二十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為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為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為詩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今者猶能令人解頰畫品高甚在五代址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重

者可悲也

贊曰奔汝尚冒以挾汝何惡詭面醜樸其外

文其內出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朱恭靖公希周字志忠其先崑山人徙居吳公

初釋褐為翰林修撰會典成遷中書左丞相

人瑾矯制奪侍讀仍為備撰再以資治郎度

侍讀進侍讀學士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兼禮部

事轉左侍郎進南京吏部尚書公敦謹誠學性

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遷意詹如

弁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

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

持舊說事忤上旨時方貴操切公司大察而

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故公抗章自辯言科

臣故應考者少即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

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且臣老不稱職唯有

去耳上雖難公去而公意益決溫旨給夫

廩良厚公歸近三十年中外薦者近百疏竟不

起公之為恭敬雖匹婦孺子母敢慢取予即一

介不苟吳俗薄而內嚴畏公有不善曰吾何以

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公知也公舉狀

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而後卒卒之年

八十有四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今像頽然一

翁而謙謙抑抑小物克勤之意可掬

贊曰公之乞歸威鳳漸鴻天下儀之公為長

者祥麟騶虞天下化之無用之用其用乃弘

公存吳重公歿吳輕豈惟吳輕世悲老成

周康傳公倫字伯明別號貞菴崑山人中弘治

丙辰會試歸葬其祖母以己未廷試除保定

弁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

新有令有政釐入為監察御史時武廟初

即位所上封事多剴切巡居庸關以憂歸服除

補故官出按山西還掌諸道老成不阿激遷南

京大理寺丞久之為大理右少卿尋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佐院事復以憂歸服除起佐南院

提督操江尋轉右副都御史佐院如故遷南工

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右侍郎時上欲振風紀

以大學士張公璉掌都察院而公佐之轉左侍

郎尋進南刑部尚書未上召為刑部尚書時大

學士桂公夢去位而給事中應奎聚所論經客
等鶴鳴等事頗有連同去位者張公至天津而
返好謂公桂亦行返矣為寬鶴鳴獄以待公謝
不敢旬日南刑部尚書缺推左侍郎許公
內批以公補南而許公代之公居南刑部
以七十乞休不允尋得請致仕里居凡十年而
卒贈太子少保公之歸頗與其鄉里老人為詩
酒社善大書有眉山豫章風骨當是時天下以
公為長者而亟用之所至少官謗然不能如其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三

子精覈成名法家

贊曰當公之前務於抗 人主以伸三尺當
公之後務屈其三尺以希 人主色公劑其
間不隨不激幸而非久乃獲完璧然所謂康
者淵源流通公則近之而至於僖之小心畏
忌則不若靖之寬樂令終也耶

文衡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
裔也避其祖璧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
六而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寮合數百金贖先

生邵之曰孤不欲以生污逝者既服除補諸生
下帷讀書恒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諸教文及
書繪皆精絕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
應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
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書李祝工書祝又能古文
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
為不可及先生小隸師右軍父子古隸師鍾梁
畫師龍眠兵興尤精絕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
於文取達而已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

金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十四

貢而臺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修史
史成 賜金幣時故相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
貴用事爭欲容公而公不往亡何致其事歸先
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戶屢長滿顧所許獨
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窘者即強之竟日不
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
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蹏而先生所最不輕許者
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邸以
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未幾寧敗天下稱之

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後
居間客過從焚香煮茗談古書畫藝品水石
道吳中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
十而卒卒時猶為人書志石停筆惘然苦默化
者人以為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後復
道真

贊曰先生之才以迨書繪庶幾吳興所獨勝
者高蹈蚤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逮壽考
小隄務觀所尤勝者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
余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五

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
之用斯其為用

盛值菴公應期字斯徵寅之後也徙家長洲二
十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閘公始為持法
矯仇鄉人吳以率寬過而稽故之旬日吳公不
以為忤公自是益發舒戚里近倖有挾私物者
輒沒之時中賁人李廣憑上寵橫甚其家人
懼公威投醴水中以是群怨公廣怒嗾其黨秦
文誣公逮下錦衣獄謫丞雲南安寧驛擢孫望

令稍遷順慶通判奔父喪歸服除為長沙府同
知進雲南按察僉事分巡金滄道公前後所
以公彊廉節稱其在金滄尤能折土酋角坐
鎮守中賁人梁裕姦私為所中復逮下錦衣
諸大臣言官救之得釋而前已進其省副使乃
之任超為河南按察使歷河南右布政使以
左公復與鎮守中賁人廖鑒軋何得其陰
之鑾伏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公不加
而供帳悉備幸帥彬從欲有所苛責公不應卒
余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六

亦不能害也亡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四
川平天全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
書褒獎 賜金幣以繼母喪歸服除起撫江西
有惠政進兵邵右侍郎仍兼副都御史督兩廣
軍事公至欲以氣壓節帥監軍且大有所振刷
而謗起矣尋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
虜二千二百俘半之方論功而公以避言得改
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廠乃謝病歸河決徐沛
特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公上議四策曰

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濬者濬
改道而順之築者築長堤而障之改者改則地
而不與之爭 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器用
便宜行事大調兵夫傷上言者援 詔書公
不待 旨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間 上怒
公職歸凡七年以 廟恩復致仕尋卒年六十
餘公氣屹屹不肯屈下人其數蹟也或望之故
然不能不思其材也今像亦稱是

贊曰是為直臣於弘治為材臣於嘉靖之世

牟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二

夫以君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
不能竟者何哉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遠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
自號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警穎能讀古文奇書
既長工屬文又能為歌詩年自標榜以為韓柳
不足言吾所撰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於
篇章建安西京或謂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卑薄
者而已正行書亦道勁闊臨蘭亭十七帖人或
從傍指撻其離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

乃教之為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他執
不盡能顏頤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為諸生者
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
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
卒年七十餘無子今像目稜而順張鬚鬚老
矣而氣不衰

贊曰士有顯晦今造物權之為文慕古兮誰
則憐之躑躅兮而竟弗前侘傺兮而猶自憐
歸來兮西洞庭之石田

牟州史料

卷三十四

後集

廿六

顧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主其先吳縣人也徙
家留都為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為歌詩
與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
由郎署出守開封坐累謫入為南京吏部郎復
守台州歷藩臬所至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
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引疾乞
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使致仕先生居閒無
事多縱游山水間觴詠自適者十餘年而始起
家巡撫湖廣入為吏部右侍郎以督 顯陵工

留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陵工成進
修承入大誌先生開乃聘楚故名士
廷陳願本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京刑部尚書被論致仕卒時著有息園諸
干米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
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
源如恐失之有弟璵以按察副使謝病
歸如先生而峭厲過焉

贊曰弘正之間天昌厥辭李何倡之遺王翼
章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先

之跋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
餘麗才情紆徐規矩六季風流鮑庚庶幾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虞山陳公察字原習常熟
人舉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為監察御史按滇
蜀父之遷太僕少卿謫潮州府教授復為信州
倅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副使遂遷山西按察
使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寺
卿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
乞休歸卒年八十三公為人短小精悍負直節

慷慨喜事其為御史數上章阻上巡幸建
皇儲條數中貴人不法再奪歲奉最後上廷
鞠給事中揚言怒甚公忽大呼曰臣願代
死上目攝公不為阻退而奏書極論之上
竟不罪也其遷太僕垂六十矣而猶厲代人太
僕例不當薦代人故謫所居官青彩款款
一肉按數墨吏若仇歸而僻居監司守令遲從
者時出所飯麥飯佐以微藿而強進之又作吳
語刺刺是非不少借以後進謁公者少有能得

章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三十

公色以故相率指摘公謂非情實余謂公公老
矣強而談死節礪行之士猶目張齒擊云
贊曰公在國号咸以為司直号歸里号或以
為吊詭号寧簪而徧号母瓦全号寧無理口
号內無疚号

周恭肅公用字行之別號白川吳江人舉進士
授行人擢南京兵科給事中遷廣東左叅議轉
山東按察副使治臨清兵備進福建按察使河
南右布政使遂以右副都御史鎮南贛入佐

臺事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下除南刑部右侍郎尋遷右都御史長南臺為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太廟災乞休里居者十載而以工部尚書召理河道改督漕運入為左都御史長臺滿二品加太子少保尋改吏部尚書卒於官贈太子太保公有文行其為給事中侃侃不失職然亦不激詭所歷方面杖節領鎮俱以廉勤幹濟稱為侍郎四掌部事縉紳賢之坐尚書鉉所嫁禍下除公黜默不自明以是益信其為長者晚

全州史料

卷三四

後集

廿一

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脩怨當是持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軌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矣

贊曰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勝於垣於臺於鑑於衡是以令終顯融昭明

吳江之清公與俱清吳江之平公與俱平

顧文康公鼎臣初名同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為翰林脩撰預脩

隆慶實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

世宗初為經筵日講官移疾予告久之病

良已復官尋遷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

詹事府詹事學士如故久之遷禮部右侍郎尋

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無掌

如故屢教庶吉士監錄累朝寶訓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主考會試進兼文淵閣大學士皇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無武英殿大學

士上南巡狩承天公佐皇太子監國其

教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并大小百

全州史料

卷三四

後集

廿二

司庶務悉以付卿語蓋皇太子方幼冲上

所以寄之於古亡兩云公長七尺虬鬚虎觀目

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跼弛好聲酒及內人或

以風之意殊勿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固以目

屬之及進講益稱旨亟欲大拜而為故相爭敬

所阻止然上內憐公即言路見抨射愈苦愈

不聽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

麟服御書銀章金綺食物不可勝計公以病

壹在告久之乃卒年六十有八贈太保

及葬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詩文雜集合奏議
凡若干卷公不好脩鄉曲名以故少稱者而其
所疏築邑城文曰均賦又而見其利始思之為
疏乞專祠以祀 詔曰可

贊曰高文大篇虎觀虬髯為多士魁為大臣
師晚而登庸為 帝所廢屯膏未施誰其尼
之則壤城城設始見祠

魏恭簡公校字子才崑山之真義里人弱冠舉
鄉試其明年舉會試皆高等尋授南京刑部主

余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卅三

事進郎中移疾歸召為兵部職方郎中不赴居
久之起為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父憂歸服
除調補贛州兵備副使乞休再補河南按察副
使仍提督學校入為大理少卿改國子祭酒以
進講忤 旨調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提督四夷
館遂致仕中外交薦皆不起卒年六十一贈禮
部右侍郎公始在即曹時與故大司馬胡永清
李立卿為經濟之學已與故少宰余子積為身
心之學居恒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近

之其大要在主敬而敦踐履天下盛行王氏學
公與之不甚合而其召用也實出故相萼當是
時故相璫忌而排之唯 上亦以公迂不復用
也公卒之日天下信以為賢長者而學廢不傳
久矣余嘗獲侍公儼若寺所塑阿羅漢者今像
僅志其大都耳

贊曰主敬之學冥程叔子而公奉之務敦踐
履凡所著書亡適非體是故講筵垂用而尼
道之不竹公其已矣此泚而微寧不悲與

余州史料

卷二十四

後集

卅四

徐迪功先生種卿字昌穀吾州人也而徙於郡
先生自為諸生即與唐寅文壁相唱酬有名而
其語高者上彷彿齊梁下亦不失溫李以為快
既成進士始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善而
夢陽稍規之古自是格驟變而上操縱六代而
出入於景龍開元間初若更駕不受羈徐而察
其步驟開闢鮮不中繩墨者當是時吾吳中獨
先生能狎主中原盟而惜其蚤死不獲持牛耳
然迪功集談藝錄亦以推矣先生為進士時

上忽使中貴人問先生與姓名顧深得館選

先生弗得也授大理寺左寺副居久之辭請不
得志乞徙南便養而會以失囚改國子監博士

貧病卒年僅三十三時王文成公守仁為吏

部即初與其儕談道先生驟見而悅之亡何卒

王公為志銘意若欲當先生師而謂其詩與談

藝錄皆非其至者操觚之士爭笑之先生貌成

削面不華色非飯顆吟瘦將亦通肩長爪之倫

也故不如以詩名吐納何益矣王公語尤誕不

情齊州史料卷二十四 後集 卅五

貧曰詩途百端其流相傾餒飮為工酬押驚

聲弱者萎蕭強者憑陵吳之不競夫豈才情

天發神秀乃鍾先生孤鶴唳喚威鳳驚騰蛾

眉新月萬古春也惜哉中天竟寒齊盟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贊次

吳中往哲像贊三

周王岩公廣字允之太倉州人舉進士為莆田令母憂歸補吉水公前後皆著廉能聲性尤公矧不發人私書不受一切請託而以便益語者即亡論芻蕘皆立報其在吉水流賊驟來攻剽公矢衆而拒之卒以城完徵拜監察御史未幾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一

即抗疏言四事其一喇嘛僧蠱上為淫侈宜

亟投之四夷以禦魘魅其二上母得狎伶工如痴賢輩至引同光故事為戒其三錢寧故宦官奴乃縱之曹國姓稱皇子使天下目揣揣有國本慮其四諸討賊大帥至校卒皆首鼠不戰與賊並完而獨暴民骨草野大可恨疏入寧怒甚矯制謫廣東懷遠驛丞使刺客緣道狙擊之公易道士服間行得免廣帥武定侯勛狼而食陽使使結子金縛其人不報勛伺公入省謁

臺墓而致之府痛杖數下幾殆公肯立行意若移建昌令復有惠政吏部除御史以公名上錢寧識之復矯制謫公加遠世宗初召

復故官道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擢其官使九江兵備尋改其省提學大察天下吏治旌卓異者十三人公與焉遂超為福建按察使填守中貴人內憚公行百金為贄公寘之庫中貴人懼謝罪乃與約毋挽我三尺而後返之又嘗檄止中貴人之年於織者將三載以右僉都御史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一

史鑑江西墨吏憚公威名多望風解印綬去而公又欲限豪右田奪其贏歸之貧民其豪右弗便也策之朝用事者以例革公巡撫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又二年得暴疾卒數年予祭葬又三十餘年始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貌嚴冷無笑容與鄉人語不操鄉音今像蓋得大都云贊曰豕冠豕裘上樞星辰白簡謬謬逆批龍鱗萬目睽睽指為直臣大明中天其氣始伸南京大常寺卿方公鵬字時舉崑山人舉進士

為南京吏部主事累遷郎中公通經術脩行敦
誼有大人望而是時 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

自卿相而下靡不欲考

孝宗皇帝而別崇

興獻王如宋濮王故事進士張璉獨請考 興

獻王而稱 孝宗皇伯考尚書廖公紀時於後

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對公獨

曰是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詔稍稍聞外於

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

遷浙江右叅議行部有老成聲然念言者且見

弁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侵因移疾歸而亡何璉所持議大伸既廖公田

間起柄銓衡而公亦拜提學副使甫上召為右

春坊右庶子兼脩撰尋主順天鄉試公以一言

合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自解而新貴人

亦謂公不能終附麗意嚙之會遷南京太常寺

卿遂再移疾請告亡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

削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卒年七十餘公好讀

書著述自娛為文章典雅老成毋問風木弟鳳

嘗為南臺御史有直聲

贊曰汰衆求心以信定也屢進思退以明志
也覃思著書以文隱也沒而微言胡眠眠也

故廣西提學僉事方改亭公鳳者矯亭先生鵠

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

天下號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母

喪歸服除改址出按真定當 武廟時政在

中官武弁公所論劾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

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

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公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

弁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驟貴公又力糺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公引疾不

起時矯亭先生以太常得請先後卧林中先生

杜門著書而公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

議禮時有所不合 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

是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

子一孫皆薦鄉書以是晚途益暢適卒年八十

餘公卒乂之而少子範成進士今像頗明秀似

中年所貌者

贊曰父宦而官不大起仕貴伸其志何必金

紫既壽且康多美孫子可以昭矣

吳訥菴公山字靜之故尚書洪子也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滿九載勿遷以同諸曹郎諫南巡得杖久之始為山東按察副使權陝西右叅政改浙江以尚書喪歸服除即家還福建按察使歷浙江左右布政使公所至以廉靖長厚有士大夫聲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公嘗持臨漳王之孽宗急為所中左遷浙江左叅議事益白以江西叅政入為應天府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五

永復拜右僉都御史撫四川亡何遷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丁漳軍務未上道擢刑部右侍郎人謂公當徑上公曰前撫臣之候余代經年而又稽之無乃非人情乎乃赴南贛得新代始之部俄轉左侍郎遂進尚書諫官論翊國公勦罪下獄勦故寵幸久衆未測上意首鼠兩端公奮曰吾知法耳遂麗勦大辟獄上上內惜勦而難公守為持其奏不下會勦庾先獄中上發怒責公故遂讞亡人臣體恤為民以寒月

車行將抵彭城暴發疾卒王七十三隆慶初復其官予祭葬公偉軀幹音吐如洪鐘與人語洞見底裏不設城府今頗類之

贊曰公之用法終始在寬及其究也以法失官雖則失官其道乃完白帖軍練以附桐棺天王聖明還司寇冠

故贈少保王襄敏公以旂字士招其先吳縣人也以豪徙江寧籍焉二十六成進士公白哲廣額豐輔音吐如鐘初仕上高令即有聲入為河

奔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六

南道監察御史按河南能制叛瑞璫寢其辭再按福建平泉漳大盜以親老侍養歸比十年服除而後起提調三輔學政還南京太僕少卿改仕進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入以左副都理臺事移兵部右侍郎詔經理漕河工成加祿一等還守故官進右都御史理南院入為工部尚書改南都察院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時陝西三邊總督曾公銑慄銳喜事欲以十萬衆逐河套虜戍其地與大相夏文愍公言意

合下公會文武羣臣議公雖迫夏公指而心
之乃具疏請緩之姑預奠兵食足而後可太
上悟即日逮魯公而以公代之 朝辭
幣以行魯公雖以敢性得虜憚然多用軍
徵調其下不能堪公至一切罷去之唯飭增
增臺堡課屯耕為守計而已號令簡靖不煩
苛其下大悅之虜亦自引避遠徙其後稍
入公輒檄諸部逆擊破之所鹵斬及牲口牛羊
廬帳不可勝記 上嘉其功 賜金幣者十三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七

望書殿論者二錄胄子者三加太子少保以至
太保卒贈少保謚襄敏祭葬如例嗚呼始終之
典備矣公為人寬博有遠識敏信而慎毋論居
官其居鄉亦推以為長者今像已稍紫則以老
且塞上故

贊曰主徙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
夫厥才有餘而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
孝養既終端公服除撫仕華階懸席若虛玄
圭告成遂泰 廟謨控制萬里為 國儲胥

師中三錫圖玉紉朱高塚祁連返魄故都既
以全歸後求令譽

周山齋公鳳鳴字于岐故尚書康僖公子也舉
進士為刑部福建司主事遷廣西分司即進
郎中時寧事敗而鉤黨竟干累歲不決公以即
中出獄之立報上輕重亡枉者毋喪歸服補
山東司是時諸曹獨廣東領緹騎獄最號難治
而尚書李公承勛特器公責公理其篆公至則
滯案一洗李公改大司馬遂奏以公移職方李
倉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八
公才於世少雙顧盡以大司馬事委公曰使諸
曹即盡若吾何妨坐嘯耶公遂進為大理左寺
丞是時康僖公尚書刑部而公丞大理時人崇
之公竟以持法忤 旨罷歸公歸凡十八年而
中外薦者六十疏部為數數報 聞則猶用前
忤也公卒年六十三今像豐下而長若猶有隱
憂者

贊曰公佐司評法比於理其即夏官謀出以
紀使當虞廷若咎繇士以平暴亂以詰奸究

大誰弗良中道而止

王司馬公積字子崇別號虛齋太倉衛人為人敦謹詳審家貧力學舉進士為武選主事以便親養乞南得禮部遷南車駕員外郎進武選郎中出為廣東左叅議佐減恩平積寇以憂歸服除補陝西左叅議遷貴州按察副使飭威清兵備監省試甫畢遷湖廣右叅取遂佐萬中丞破塘西固苗而以省試累謫兩浙運鹽副使尋進其省僉事俄又進其省按察副使明年為福建

泉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九

右叅政佐朱中丞破倭擢山東按察使遂為其省右布政使再入福建為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山東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目青乞休久之卒年七十八公有勘亂才事未及訥然若不任者及之則嘉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忍者三佐藩而三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為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闕踰歲至賣衣裝為餽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蓋吾鄉之推廉靖長

者自先王父後公其壁云今像雖兩目盲而意了了春陽可掬

贊曰有吳司馬溫如其玉雖則如玉甚粟而模難無求避功弗庸錄迴克忠孝信友嫻睦

晚雖表明猶百身贖胡以百身敦鄙薄俗

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相字繩武崑山人也先生

身長目美鬚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

南宮明年始廷試改翰林院授編脩為詩清麗

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

泉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

同年者故為先生所輕內銜之假大察逐先生歸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編脩無司經局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羸馬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書刺字奇大人頗恠之杜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以間通杜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正之先生益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改元上所譴也見之惠甚

幾欲置大辟尋解斥為民先生大悔恨尋以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今為流輩所惜

贊曰賈生久斥召而上書三表五餌其術以疎豈無為漢誓歸匈奴改元似諛還宮似直乃爾諛耳亦逆臣子愛君曷維其極

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院檢討張曉川公諱寅字仲明與其伯兄辰先後舉鄉薦而公成進士授高安令以憂歸服除補宣春今有政聲

弇州史料 卷二五 後集 上

召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以追論故相及其臺長忤旨謫判高唐量移守安州不見遷容態精心職事吏人悅之擢南文選郎中公以直道屢躋起質有其文頗鬱然負公望時大補官僚而相夏昺登進不甚諧時望詔太宰更補公遂得今官公之補既雅非相夏意而與其僚爭禮為所中罷歸公歸自仕手闔門灌園讀書動止有矩則人且冀其復召而竟弗召也老且死矣春秋六十有三子孫彬彬世其

風

贊曰一躋而起嚙為之庸再躋不起嚙扼其衡以直而始以直而終天乎人乎於我何補

朱秋崖公純字子純長洲人其母遭家難生繫中稍長為諸生孤苦自立既舉進士授知景州改開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改武選再改考功俱仍南部出為江西右叅議遷四川威茂兵備副使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母喪歸道遷貴州左叅政服

弇州史料 卷二五 後集 上

除補山東尋進雲南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使廣東左其在廣東以封川捷再賜金幣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南贛汀漳未幾改撫浙江兼督福建海道諸軍請一切從軍興法詔許之仍聽便宜行事公有文武才畧清強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讎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晝夜申約束通海內地奸民當是時既卑諸貴人多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破敗公所為至革

巡撫為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數上章

廷辨固而有侵執政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

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入移鎮定海

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于溫嶺南麂諸洋凡數

上捷僅一拜 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

船虜其酋并餘衆四百餘有傳其為變者公傳

令悉誅之言官遂訾公妄殺時公以移病得

予告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居恒嘆吾貧無

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

奔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七

縱 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

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

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酖以卒年僅五十有八自

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揺手不敢言海

禁事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

年而後定識者以為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粵

士大夫猶囂然謂寇自朱統始

贊曰去惡不盡公不止以賊遺君公所耻搜

巢壘倖斷腰臂賞不酬勞置之死為惑眾雖

飽茲餌倒埋大阿漚秋水萬曆之年振神氣
惜哉胥江哭冤鬼

張通政公寔者字允清即條菴公之從曾孫而

參政穆之世嫡也父曰安甫以進士再補知祁

州年四十餘即引告乞休太宰馬瑞肅公賢而

請予之四品服優游里間幾大耋乃終學者稱

之曰天方先生公亦成進士知開州母愛歸服

除補濟寧人為刑部員外郎乞休養父父終補

故官以選為通政司右叅議 九廟災自陳得

奔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四

致仕遂不起公為人愷悌好樂多通縱游山水

間遇佳勝即累月忘返有具酒招之者無貴賤

輒赴談笑竟夕引接名流不憚折節筐篚之贈

歲納亡飾讓間輒以資貧乏者亦不較也為詩

災書皆以自娛適而已不自珍貴所至牆壁揮

染自滿卒年七十六吳俗為乩以下紫姑仙往

往得君詩類其生平云今像腴暫飄飄落拓滿

散若有所自得者

贊曰匠心而大若詩亦匠手而書之匠口而

談匠足而游乎山之顛而水之湄其山水之
日羸而廟廊之數奇仕者以為弔詭而隱者
以為墨采其與物無忤而於道不違者耶

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
進士歷南曹即有聲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精
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官情累乞骸骨不得請
既遷叅議遂決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
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閒
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苟稱晚歲過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五

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顯
共養焉公得其寔終壽八十餘

贊曰成進士而不漸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
有子孝廉能以德承噫將使挾軒冕者望車
間而却軌騰頰舌者指園廬而吞聲者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峰公守字履約吳縣
人也其先章姓公為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私
文筆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舉止
詳華時人咸器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為

吏科給事中出按秦地處事遠為都給事中遷
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叅議御
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還右副都御史留
儲母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芳
友慎廉隅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於年未究
時咸惜之

贊曰公與厥仲聯鑣執苑仲厄於遘而弗克
顯公起政術九列婆娑造之弗長究也如何
厥仲所得與公孰多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六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
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
古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
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
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為飾讓人以待
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贊曰父子俱有藝文而俱不得志於科目羸
馬青衫瀟倒散局然父視之若驪而子甘之
若飴各行此是不論彼非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彰之介弟也其書不能如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鑒賞石蹟亦相埒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令老矣乃移文乞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鑑別者頗相踵先生猶一一應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天真然有分於不苟取

贊曰維名與壽以及技藝宦薄家貧各足於志擬父則子視兄則弟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七

先祿寺丞陸弘齋先生謚字伯載岷山人也長身玉立疎眉美鬚與人談說和藹藹然而中實耿介舉進士嘗從王文成公游稍推魏恭簡公於經義多所著述欲以立門戶不名一家師授刑部主事遷光祿寺丞以疾請告得致仕歸臺省使者尉薦無虛歲而其子不肖有穢言怒而杖煞之為怨家所中奪職坐是不振然先生雅食貧寄跡一書院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澹如也客載酒過先生輒醉醉則陶然若不知有身世

者而間一觴之五嶽方寸識者窺其微不能忘世云以例復故官仍致仕卒年七十八

贊曰居官而蚤引恬居家而晚食貧為學而不務立名以是終其身不知者疑其傷德而知者以為亡愧於大倫

陸貞山先生梨字子餘一字浚明生而朗秀長身玉立美鬚髯自其諸生時則已為王文恪所賞識曰是子也材非吾翰林所能有也而久之乃舉鄉試魁其經明年會試復魁其經以進士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八

張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居首當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先生耻為之索約諸庶吉士母得從見張桂衡之中於上謂皆故相費公宏桃李以故當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工科給事中先生上言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說政術開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王國及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母得乞遠方遠方二千石以上母以不及調行太僕死馬鹽運母以下考遷又上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四

事皆次第來納故相楊公一清見輒嘆曰子自愛真經世才也先生以是益自信論事亡所避主浙江試還而法司與厥衛獄互異上右厥衛至為斥臺長決先生力信其不可以是得上怒下詔獄杖三十尋釋之時張與桂俱繼相擬楊公後先生遂露章劾其奸上為之罷二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而上尋入霍詹事諡語謂先生緣楊公指於是首召張而楊公不自安更請去而先生再下詔獄以誦矣先生之

弁州史料

卷三五

後集

十九

其志予窺之寧璧碎而不瓦完盡其言庶幾經世之賈陸老其才將無舊德之范韓也耶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履約俱為邑諸生而名過之顧鼎試錄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意死得年僅四十先生朗朗玉立饒姿制又能為雅言言不及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遼固甚似之顧材薄于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說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道逸為時所趨幾

弁州史料

卷三五

後集

十

自都鎮驛丞遷永新令有善政其士民多謳謠之而念相張數躡起不能不和中且母老上書乞致仕歸里居九十八年中外論薦者亡慮三十疏而皆報罷先生以母老多戚戚為選聲色以娛之而已不能無染指及母死悉屏去之先生性伉爽每語意氣及不平事慷慨攘臂鬚盡張其為文精雅有法得班氏及韓歐遺意贊曰其貌余識之朗乎其欲仙其辨余聽之師乎其河懸其文余讀之後永叔而前孟堅

贊曰豈弟君子溫如其王其鄂郁郁焉不喬木曷不藏璞鄂拜而枯玉墮而泯女所形往名弗皆淪女寔永年

萊胥臺先生衮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二甲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時新貴人張公者以先生所

奔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復集

十一

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荅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官密言於上謂諸少軍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拔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未幾而司不傲於火以先生當千陳夕遠下獄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間凡所詠誦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駁顯矣偶意有所不可

千卷

贊曰執文沾沾以自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今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中否兮寧自隱約焉軌轍兮

前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少玄先生濤字子安故

奔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復集

十二

重慶守錄之子也第四人長曰仲仲即先生叔曰訪季曰漁皆以科甲文學著聲先生成進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得其尚書心尚書入相會置東宮僚屬以先生補右春坊右司直郎無翰林檢討甫上而為言路所訾外謫浮沈久之始以南刑部郎分臬浙東復坐計吏譴待次里中鬱鬱不樂病卒先生視其叔氏稍飭廉隅矣而自矜重負氣矻矻不肯下人故宦屢躓不達其卒也同舍郎蔡子木哭之曰丑字沈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人頗惜之

所為

王酉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穎敏善書畫為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寅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之考功轉署文選負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選法不肯阿私尚書鯁漸以得却意忽忽不樂

令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為嶺南幕官尚書用
例格先生請俸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
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
徐公階為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
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
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
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盡求
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瑯金薤溢
如也今像且病矣猶煜煜然足蹠帶餘子

弁州史料

卷二十五

後集

十三

贊曰居津要而若本朝請中無競也家壁里
而若在箕頽不敵應也再起官而再若無心
長靜也嗟嗟胡斯人而有斯病也

故太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諱存仁字伯
岡舉嘉靖壬辰進士為餘姚令有聲徵拜禮科
給事中以災異上疏極論時事忤旨廷杖六
十謫佃保安州自是往來塞外者幾三十年不
得歸隆慶元年奉旨召用未奉擢南京通政
司參議亡何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右少卿進

太僕寺卿公自流入起不二載而至九列感
上恩條論時事皆可見施行又請重太僕丞選
論馬政之弊報許公於是聘歸丞有先草
志而身經理其凡書成上疏乞歸詔許之
公為人敦謹重然諾好行義嘗致田以贍族又
置田以資里之長賦者濟南李攀龍為文記
之素強無疾七十餘猶矍鑠拜起如壯年俄遭
疾卒訃聞予祭葬如例

贊曰循吏於邑直臣於朝長者於鄉中為流

弁州史料

卷二十五

後集

十四

人垂三十年弗改厥常聞義若渴嗜善若饑
惡若探湯有傳有記附之家乘煥乎文章曰
鄉先生尸而社之為後進綱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汙字子循百泉其別
號也父曰重慶守錄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
汙不得志於公車以死渫瀛與先生雖得第然
其官不大顯而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
改國子博士旋起為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為
御史王言所捕亡命得辭補開州超同知處州

處還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簡歸處鄉復為
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設城府為
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知
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娛於諸兄
弟中獨壽考年八十乃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
言次之有錢劉風調文纂稱六朝然時時失步
贊曰官拙而窮貌短而佻其志翫其樂陶
陶脩辭之士而年最高者將無外為之鑒而
中不勞者耶

弇州史料 卷二十五 後集 廿五

故南京刑部尚書景山錢公邦彥字治徵吳縣
人也公生而長身王立清勁瘦削如華亭鶴由
高安令用卓異拜吏部主事歷司勳司封以至
選部員外郎遂為考功郎中遷南京通政司叅
議歷太常少卿再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書六十餘乞休壽九十
臺使者以故事請天子為之賜綵幣羊酒
俾撫按臣存問仍續廩給扶蓋及門而公不待
矣公生平脩慎詳淹居官無公私謹杜門里居

優游志物之養年雖薦老而五官之用不衰
食甘寢以至於終奄然若蟬蛻矣言行縝密
是模楷為薦紳先生祭酒者垂三十年內監
言之公卒之歲東萊有郭大司馬宗臯者九十
一亦卒

贊曰吳多鉅寮八座繩繩至於壽考我公獨
為然靈光進止儀刑帝所顯褒世所
稱壯郭南錢俱為列星

弇州史料 卷二十五 後集 廿五
沈江村公啓字子由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

第授南京工部主事以具上供樓船及修
陵寢事為其尚書所知考績改刑部建員外郎
郎中察能出知紹興府請於臺平其屬邑會稽
蕭山新昌賦其人德之時朱中丞純嚴船禁而
郡要路薦紳為恐喝間阻且持美遷嘆公以公
能得中丞驪而解之公不聽遂銜公刺骨而公
遷湖廣按察副使公方佐其中丞張公岳破黑
苗寨以功狀聞而紹興之閒行公罷而朱公
尋坐累不良於公歸絕口不言官事樂室仙人

山以著述自娛耳目聰明飲啖步履矧少年之卒年七十八子孫多顯者公所著有家居稿南社稿西臺稿越吟稿楚吟稿鷄集稿南廠志牧越議畧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若干卷

贊曰弗用之全乃全其天雖齒於官乃豐其年

四川右布政使兩泉陳公諱益字子蕪具縣人舉進士為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官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叅議何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叅政遂為其省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其政術具余所撰傳中公為人坦洞不設城府寬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權江陵稅再起姿婆漢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在構一堂廣廣袤尋丈而扁之曰已見其日蜀歸也余迎謂之曰勞苦公旦夕開府

何廉獻默微事也公顧笑曰吾見夫倖棧水峽之險遠也不欲以一枰累妻子耳蓋天下方以歸高公公殊不屑也公善八法精行草壁窻怪俗適麗而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擬詩文亦洒洒顧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輕刀短屐獨游山水間客召之飲即飲飲少即隄俄坐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真類是

贊曰行不脂轄止不樹垣匠心條暢與時盤桓出入畏途其天乃完眾皆器焉我獨恬然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逃名近名一切舍旃我僕古人清和之聞瞿文懿公景淳字師道別號昆湖常熟人少工制科業有聲而又困諸生間既得薦遂為會試第一人已廷試復第二人天下學士大夫翕然稱之以比於王濟之唐應德而公夷然弗屑也有所撰隨請輒應不復塗竄取辭達而已公貌眇小體若不勝衣而氣端勁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亡少屈尤慎舉止嚴取予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輩談平易溫直令人宛然想見成化弘治之

際公自編脩進侍讀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
以至遷太常卿掌南國子祭酒為南吏部右侍郎
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中間再分試禮部一主
武舉及應天試知制誥總校大典諸文學重
事無弗與者而至遷拜則往往遜其儕其始以
忤宰相故最後其鄉人與門生相繼秉國
然自如也以病請告卒年六十三贈禮部
如公以甲辰舉而前舉甲辰第一者儲公瑾
公官位年望畧同其謚亦同

弇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贊曰公貌溫溫其言便便其履坦坦而學淵
淵鵲起巍科驚栖木天視君固有其中坦焉
及乎棲遲亦遂泊然不琢不雕大化以全
陸五湖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踰冠舉鄉試
又七年始成進士故太傅李文康公時閣所射
策而賞異之曰此董晁間人也而書又得鍾王
法取以為第一天子偶有所軒輊抑置次甲
除工部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
策當是時人以爲清華格而先生意不欲游

請告歸養母者十四年母喪以孝廉聞使者
交薦之不起尋病瘕又數年始起為祠部主事
召署祠部郎中就遷尚寶司少卿嘗一使秦
即遷署司事病益甚復請告歸又六年而卒年
六十四先生長身至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
立朝不滿一考其請告之日杜門讀書為文
章及書畫皆入能品慕文待詔徵仲行能獨折
節師事縱游湖山間不輕入公府意泊如也少
嘗受經王祿之俱仕非久即高卧天下俱以為
弇州史料

卷五

後集

辛

成鳳儀鴻而公晚出不能有所為人用以是相
軒輊則不然祿之病公亦病也祿之病弱故
不肯出公病瘕乃心醫悶不甚了了以是強
出不然公豈嚙齟腐鼠者哉公所著書文集
并續別集左史子漢鵠數百十卷藏於家
贊曰女嬃美兮重之以修能佩芳兮又襲
之以杜蘅飄獨立兮嚴之阿婆總代兮將求
何橫天豈兮伏脩坂君不顧兮日將行予
足兮就康衢方馳騁兮復次且未路漢兮

秋毫歸來購來兮不可以久叨

彭隆池先生年字孔嘉吳人以文行舉為郡諸生尋謝病免得壽六十二以卒其事行詳于所撰志中先生博學於載籍多所通曉顧自區長恂恂退讓君子也口不挂人臧否以故及跡不能出百里外天下信其為長者書初法晉人已為楷其小者信本大者清臣行草則子瞻予與先生善今像最逼真

贊曰子之文章爾雅周詳其為人也子直易

余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世一

良酒德溫然非幾盡忘不為城府誰窺女壙不為荆棘誰虞女傷是以吳趨畏壘之鄉俞先生諱名文崑山人少為諸生以布衣卒年六十七事行見余所為志中先生善病不能棄其家遠出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老而名轉高詩善五言古選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行絕句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小文之有韻者佳尺牘亦不落夾正書古而饒小法以置唐人中未可辨行筆自朱棣陽曲躡躑躑更過之姿

韻弗及也今像乃黃彪所寫戴貂帽披紫裘秀眉飄鬚神仙中人也

贊曰其貌暫兮而古其處僻兮而古其行質兮而古其文則兮而古其書勁且澤兮而古古之人古之人生何幸今偕予親中道睽兮長苦幸托余志兮以弗泯

嚴文靖公諡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

余州史料

卷二十五

後集

世二

禮部尚書改吏部前後無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予告歸公少通賴二稅文善書嘗一主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文當上旨得驟貴重所賜有繡麒麟蟒服它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上一命下皇恐踴躍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益自勵為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即陸光祖主之拱手而已既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翌

於江南北而公之為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釣禮而養予寬貸其聲多在間并猷畝間積二十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計聞官給葬祭贈贈少保

贊曰德於朝淺未竟也德於鄉終有慶也折節為恭久而自然口絕雌黃腰若杯棬是非公卿之盛節而末俗之所艱也耶

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字叔平吳人也事行評子所撰傳中先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安制為故

全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廿三

太傅王文恪公所識異遊祝文二先生門其於丹青之學務出其胷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稱之幾與文先生埒先生憫儻嗜義愛慕學士賢豪若渴富家兒齋重資踵門謝弗納也家支列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雌斗酒彌日夜不倦有肥田數頃忽盡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年八十一余嘗泛太湖陟西洞庭先生携一樓以隨其家不知也歸而悉貌其勝以貽余曰非

予詩不足以當余畫又嘗用犬二赤宋時紙書桃源圖見貽余至今愧其意馬先生久次諸生且病御史賢之而俾以貢名若當辟者先生遂却袪裾御也

贊曰身不越井重一世者通者服節遠者藝考曰藝斯淺深乃志考九九之夢斯微歲考所追身後余為之識考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節公洪愈字抑之吳縣人也嘗舉鄉薦第一遂成

全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廿四

進士授中書舍人拜禮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僉事兵備建寧遷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湖廣右叅政入南京為太僕寺少卿太僕光祿太常卿乞致仕歸久之始起故官進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尚書以考績入朝政吏部益自少卿而後凡入從終始不離南京抵家上書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少保尋續廩給扶不久而捐館矣春秋十有四公生而清介質直孝友忠信不苟然

諸與人交不設城府通仕籍者四十餘年以三品里居垂二十年容膝之廬不增一椽得月資輒與諸兄飲食共之南畝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泛小舟從一奚僮而已為給事日嘗紕銓司翰林各一人翰林權相入幕客也銓即方握秉而又能得權相意公極論其姦私又他語多摘太宰幸上知之為之逮銓即斥翰林而公且抗

之劾銓相誤國狀疏成垂上而建寧之命下矣其在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旨

會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廿五

不顧他條奏皆鑒鑒可行所蒞多去思第公居之澹然未嘗示人以德色晚節名轉重士林望之以為麒麟鳳凰云公素強無疾得小疾遂逝若蛇者今年春忽畫一像寄余俾贊之余贊之以復公僅半月而公卒余乃復從其子都事一鶚別摹其小者而復為之贊之嗚呼余昔之贊公生也而今乃忍贊公死也

贊曰踈眉方瞳秀下而豐踰七十而有少容敦薄癯碩模楷是宗而一旦奪之豈造物之

不容雖然天子葬之士林崇之為名臣於萬曆為完人於嘉隆高朗顯融今始令終於嗟乎表公

會州史料

卷十五

後集

廿六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

華亭後學董復表肅次

吳中往哲像贊四

徐魯菴先生師曾字伯魯吳江人也登嘉靖丁未會試移疾歸至癸丑始廷對賜出身以

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再遷至左給事

中有所建白皆鑿上可施行者而是時上君

秋高所任大相把持言路君念母老身不任譴

金州史料卷二十六 後集

一

而又不忍嘿嘿乃移疾歸歸之日即獨身眺之

城外別墅歲時伏臘還謁家廟一見妻子而已

置思著述皆翼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讀

工取達意天官累檄之出不應最後徑補故官

力辭卒年六十四有司祀之學宮

贊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以

全志亦以金厥身而永終譽又聞之人有不

可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嗟嗟先生乃竟不為

卒以金歸耶

故少司寇贈御史大夫兩亭陳公諱璫字廷樞

常熟人為諸生舉於公車有儔朗之目以進士

授永豐令節惠慈民其下稱之嘗從故聶貞襄

公羅文恭公游而所得於文恭者尤邃徵為刑

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

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即墨

而執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嚴穴棄臣某某

等上諫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葛

巾野服奉其父樂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

金州史料卷二十六 後集

二

初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

之俱見施行而亞相高公猥而數軋徐公彈躬

之不避後徐公歸高公得志而公已為太常少

卿矣竟見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

游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會稽丞還漳郡再遷

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即中公始一出起進南

通政司參議復召為太常少卿改右通政轉左

為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

刑部右侍郎轉左以至卒年七十一 賜祭葬

如例公佐臺臺綱綱然其佐法曹操執不撓
稜稜若不可犯者杯酒談笑春溫藹然及有所
不可義形於色百折不為挫真偉人哉

贊曰直而溫溫而栗介於石不終日表裏如

一終始亦如一

黃質山先生者諱姬水字淳甫父曰五嶽山人
省曾以博學工古文辭著聲先生生而穎異試
公事業不利棄去刻精為詩五言古律皆深入
唐人之奧文亦峭勁其大不能如其父然有美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三

愛可傳者生而嗜古負遺世之癖不與俗諧其
辨識書畫器物稱賞鑒家顧多謝客客至而雅
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脯炙必精旨
雅語竟日不倦卒年六十六今像竊刻寒苦古
狷者流也

贊曰文不取時行不取俗一心為工諧已成
獨何以徵之形骸土木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辭

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
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
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以
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
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第選
出令湖之長興隄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
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
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蒞之先生方屬疾辭不樂遂卒先生於古
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
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
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
惜云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四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大章當其風止與水相
忘剪綴帖括藻粉舖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
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應天府丞王華松君諱執禮循伯先生之孫也
少孤貧力學後歸有光先生受易為諸生父

舉鄉薦又父之成進士授建寧司理入為南京
刑部主事召改北以母老乞終養歸母服除補
儀制主事署員外郎改尚寶丞擢南光祿少卿
轉大理丞考最抵家道進應天府丞蓋終始不
離南者三載餘而竟以病不赴卒年七十公仕
司理有聲實而不蘄冷上官故得中遷無愠色
其政而北也座主時據上宰騰綽匪遙而太夫
人且八十君嘆曰奈何以一官而易我一日養
哉既為即父次不遷意泊如也君未嘗一日廢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五

書不觀能文章曉醫術孝廉之聲蔚如矣

贊曰鄉俗日漓取資吻脣生七十年弗汨其
真士習日猥巧攘競先歷六七政弗利其天
了不異人人自無之曷不百身吁嗟君兮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瀛峰張公
諱任字希尹嘉定人少工公車業二十舉鄉薦
又四年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造清
江漕艘以勤能稱遷署虞衡司員外郎治武庫
甲仗與候鸞忤見中謫判大名遷同知嘉興會

相嵩頗挾忤鸞者遂以公知袁州袁其鄉郡也
公首懲其積穢舍人子以母憂歸服除補嚴州
進山東按察副使貴州參政念其父老病上書
乞休不待報發太宰賢之為轉陝西憲度以
便歸省而父不待矣服除徘徊久之乃出稍雲
南即調河南轉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山西公所
至以清淨簡約持法無害不蘄赫赫上下安之
在山西久而不遷會故人有推轂者遂以副都
御史撫廣西時廣寇大披猖公與總督合討之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六

而公由西道進嚮其巢穴屢破賊積級至萬級
鹵獲男女牛羊器械稱是天子大悅下司馬
論功而公以病欲卒矣遂以所當遷左侍郎為
贈予祭葬錄一子入冑監公卒之年五十有
七子少於公二歲而與公同第居恒謂公
垂老矣而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即
垂夷陰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
屋飾家累千指寂如無人者友人殷都以為知

贊曰：嗟若有德，永若不勝，不為物先，不受惡。

憎。歷宦無害卒，告武成仁者之勇，庶者之能。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後字魯望，胥臺先生

子也。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

部主事。乞南得儀部，改南吏部之考功。進郎中，

擢山東提學副使，傳巡撫者有所憾於先生。論

當調時，大計吏省臺為格不下，而先生已離臺。

矢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易坦亮，不設城府，好

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書強記，於詩喜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七

眉山於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為則，其在刑部時

故高相拱受知於胥臺先生，而拔先生會試，實

高等數。托具玄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

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

里聲，晚節忽多躁，惠蓋未幾卒，年僅五十有二。

所著詩文，若于卷今像秀眉目而面皆酒紅鼻

組

贊曰：咄咄袁仲生宏亮，中不它贍，詳嗣潔。

與父各成家，混俗不顯名，隱酒適夫和二十

應公車高第四十餘五十紆金紫，忽復國沉

病悶若空中華，所得能幾何？是以蓬蒿士，脩

言諒匪誣。

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海顧

公，章志字行之，父曰濟，以刑科給事中，登辛公

成進士，授行人，遷其司副，以至正轉刑部湖廣

司，即中引疾歸。疾已補，故官出守饒州，進湖廣

按察副使，乞歸養。母母卒，服除，起補廣西入賀

萬壽道，遷貴州右叅政，俄進廣西按察使，乞休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八

以右叅政歸，用薦者起山東按察使，入為南京

光祿寺卿，尋代余為應天尹，以至今官卒，年六

十四。公為人孝友，忠信潔廉，溫直，毋論不以顯

貴加於人，即終身不示賢智，色所居官之日少

然，往往有聲實，而其守饒則惠利之政人至於

今，誦之不衰。尹應天，節省諸邑供費，爬剔宿蠹

為之一洗。佐兵部，屬其長缺多，署部篆，承印倪

凍議上之。朝歲減官船三百餘艘，裁費以十萬

計而長年不至破家，今已定著，累令公之卒也。

留都諸軍肖像而祀之以歲時致禱有子紹芳
今為翰林檢討云余起家復代公兵部出處之
跡時亦相埒而毀譽遠邇矣

贊曰骨清而神矍貌和而辭雅名不入先實
不人下宦不過循吏而稱不過長者抑公而

華有云政惟弟子不能學也

張起潛君者諱振之吾州人也字仲起少於
二歲後十二年與余弟懋偕舉已未進士授

州府推官入為監察御史督通州倉務移疾歸
州史料 卷二六 後集 一

大察中忌者謫臨清州判官遷廣信府通判遂
為其府同知還南京兵部員外郎轉文選郎中

出知吉安府乞致仕不待報歸坐斥為民起知
杭州府進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得疾乞休卒君

為人忠信廉潔既成進士與講學者游抱大人
志居官所歷皆有聲實而其在吉安尤以精勤

恤單赤銳意興除愛禮賢士大夫其保振屬吏
不啻乳哺子而疾貪苛若仇雙譽按舉一令為

有力者所持不能快遂決意歸其斥也且思貴為

所中傷云君歸而其士民思之若父母至為祠
生祀之用是得再起杭俗凋剝復顯如吉安
而衡徂過之君益思所以稱塞者而精力已小
不追矣既病益自強奔走道路以至以死而稱
勤事非偶然也居鄉尤能折節為長者里中豪
犯之亦不校州師生上其行祀於學官

贊曰後吾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
標其長者行而循吏績以俟夫信史

河南提學副使王和石君者諱鼎爵字家馭太
倉州史料 卷二六 後集 十

倉州人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元馭之弟
君生而冲夷澹泊與人交周詳有情誼少依其

兄從師受經術善自刻厲工文辭會試為第五
人廷試亦高第授刑部主事調禮部移病歸病

良已累遷至主客郎中而元馭為禮部侍郎君
以撫請南得驗封郎中久之擢今官視河南學

政時元馭秉節抗權相以歸有女仙去君於家
廷議論微有不同而媚權相者故疏伸君以抑

元馭君不自得竟拂衣歸歸僅踰歲復起用而

君之尊父病矣與元馭不解帶而晝夜奉
以至終時人稱之服除君亦病不治卒時余弟
發美亦告歸海內有稱二王者則君兄弟而又
有稱四王者則濫及余余實不能當也然余弟
與君相繼卒而余兩人者尚無恙也嗚呼其亦
可悲也已

贊曰朝有良宰是曰元方孝友明信節行文
章疇其燒之君實厲行握蘭建禮秉鐸大邦

寧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十一

與余仲後先凋喪使余二人踽踽涼涼終天
之痛敢詛巫陽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
公諱尚英字時俊其先九江之德化人以功得
千戶調鎮海衛公生而有膂力猿臂善射及長
長七尺餘虬鬚燕頤顧盼若神踰冠嗣父職屬
倭亂海上公起行間水陸大小數十戰多有功
積級累數千其官自署指揮僉事實為指揮使
都指揮同知以至都督其職自把總劉河將

於通泰於鹽城於蘇松副總兵於浙直總兵於
浙其階自昭勇明威以至驃騎將軍其寵也擬
以雲中副帥 召不果感末疾鬱鬱以卒卒年
僅五十一公有膽決饒權畧撫部曲以恩信故
去而多思之歸初大第治園池握槊命詩經鼓
之聲不絕行金若流水不五載產盡挫其致也
至無以為歎余兄弟與之善為經紀之今像燁
然猶若生也

寧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十一

贊曰吳子文弱武則不競公質其勇以與倭
競剪其鯨鯢颺止濤靖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良弓就跋高鳥猶偵牖下之辭夫豈非幸

瑯琊先德贊三十附

不肖貞既獲購鄉賢大夫士之像而贊之矣於
先德乃泯泯焉則何所遺罪乃復纂集成冊自
先大王父贈司馬公始至亡弟太常少卿歆美
不揆愚陋竊效推測之知僭為之贊而叙之夫
寬博恬恬不顯其積去町削畦以貽後人則贈
公之行也仕不媚上善不近名以拙養和歲計

有餘則工部公之行也吏治赫赫去後見思太
度深仁與物同體則司馬公之行也虛心實腹
動止自矩殉國愛民知無不為御史大夫公之
行也官薄自解垂橐蕭然坦外夷中戲不詭道
則黃坡令公之行也進退取予灼有定見嚴於
簡重居然前輩則學憲公之行也秀發端局
詳淹理文彩絕世行復皦然此太常弟之行也
雖名壽未躋手睢陵勳位少遜乎始興而裔出
仁里生當休代格量弘濟行術純繁皆存則為

弇州尺牘

卷三十六

後集

主

儀歿而可社陰德流衍子孫代食者也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有觀此而不肅然恭躍然
慕者乎儀部光州運使附馬差亦不忝
封知縣累贈南京兵部方侍郎先大王父夷菴
公諱 字尚殷少讀書修行不樂仕進忠信脫
切與物無迕家大人嘗語不肖公有田三千畝
歲收不能盈一困里有丐者借貸者以其時
至則令從個人所取資故也而又嗜酒好客無
晨起坐於門里中兒過之小堪坐談者輒呼入

而酒之醕酌至暮乃散去不復問姓名也張洩
人閒謂曰生計日薄奈何公笑指少子曰此銀
花金帶人也謂長子僅銀花銀帶人耳或可望
金我何憂貧少子者王父司馬公也長子則工
部公五品而以老遇 詔恩賜爵一級得積金
蓋公嘗遺胡僧受相書一卷遂得其妙云然不
輕為人相

贊曰有產而不營有術而不以名可仕而不
求榮不知者以為天之長物而知者以為救

弇州史料

卷三十六

後集

主

不斯成其水之濫而木之萌也耶
先伯祖易軒公者諱僑字德高成化乙未進士
授江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前後
九載始入為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內艱歸服
除補故官久之進都水員外郎復為營繕郎中
授奉政大夫以老疾致仕用 兩宮尊號恩進
階四品卒年七十有四公為人誠直詳謹惻惻
無華凡兩為令俱有及民之政而不善事上官
取聲譽其在郎署亦淹久成進士者二十七年

而不登方面晚而僅有金銖以為林下飾意泊如也與先大父司馬公昆弟大父事之甚莊

贊曰禍其服蘄其貌不以為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於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責者耶

嗚呼此我王太父少司馬質菴公之像也貞不能及公而以歲時展謁公像蓋凜然悚然已又戚然孺慕也工摹而小之僅志大都耳小子何

弁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十五

敢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諸公之碑志在公諱倬字用檢別號質菴自分水徙而崑山為邑弟子已割崑山之支鄉為太倉州遂為州人舉進士授山陰令甫七月父憂歸政聲赫然冠八邑邑入祠之服除補餘干以計破信豐大盜復持母喪憂歸補蘭谿其所著循吏聲大較如山陰其入祠亦如之入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以舉查明幹聞嘗偕其寮劾汙選郎有中貴人及尚書方面大僚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

副使時新中米魯禍公柔而緩之以威威

大悅服引章歸補瓊崖兵備唯州千家村黎叛

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急賊忽率兵擣之遂盡

破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遂戢郡人專祠祀之

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

臨賀砦酋活其從遷四川左布政使察錢穀出

納稽故弊洗之時大盜藍鄆勢張甚且逼省有

議焚郛民居以遠賊者公曰是非能遠賊乃張

賊也令洞開諸城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

弁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十六

彭公為總帥檄州邑課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弗下而令各鄉落馬入城避賊其緩而遺馬賊者死馬既入而後課之數具足又撤司以明日日中餉熟糧四千石於軍公督市戶分道抵軍日未至春數溢矣彭公奇而稱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拾萬石賑之未至先給軍官俸兩月直而所在買奉米以賑未至民亦饑所全活以萬計東虜入寇公會兵討之忠獻蘭谿乃策曰賊詞我西必以東擄我

其被幽男婦歸人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公老矣後先凡十餘疏始得請給驛還里且
命有司歲時存問蓋異數也卒年七十五公孝
友天性好施予豁達大度家產不能及中家而
割其田千畝為義莊以贍族所居官廬而不務
徽徽名凡三令巖邑其民之思之雖桐鄉密縣
不過也吳人至今稱公比於范文公云吾族兄
世芳嘗謂吾不能悉稱公其藹然天地生物心
即目中無兩也公輕眉禿髮秀目細而長睭然
若不住衣者

卷二六

後集

二十七

贊曰昔我元公濫觴於王始興濬之長淮湯
湯厥流千里寔微忽昌萬生府君佩德不忘
三令馴邑咸樹之棠仁則祥麟直為神羊雙
轅欲耳騷騷夷荒心不泉易操借餐霜叱馭
和味不為子陽又若營平白首籌羌晚而脩
然為政於鄉若老若倪我來我報是味是歌
小異庚癸四候序分獨居春陽五福所膺富

則小異凡我子孫食胙焉量振振繩繩以莫
不慶庶君之像如嶽斯蒼府君之流復與淮
長

黃陂令任齋公憬者為諸生舉於鄉久不利公
車謁吏部選人得黃陂令政事清簡其吏民愛
而稱之滿三載以入覲畢事忽嘆曰使我束帶
而見督郵孰與衣輕裾攝不借使蒼頭携一鴟
夷從而臥馬鞍山足也請於吏部得致仕歸公
為人好酒色六博不脩威儀而孝友忠信內行
淳備任真推物喜施與甚有鄉曲間聲未六十
而卒有子世仁以貲即累官通判温州府類其

卷二六

後集

六

父

贊曰仕不顯顯聊以染指產不營富取於足
已善不近名冥冥而已酒色六博它人為累
公行三昧以是游戲君子稱之達士之致
先世父布政司都事公諱情字民服別號靜菴
先司馬公之長嫡也少以貲入太學其侍奉之
月最長性謹慤無他好獨好授新聲童子使具

粉黛為優戲晝夜競之無厭又好構華屋壘山鑿池多蒔花木以至挫產弗顧也不食酒然飲客恒至移至夕居恒謂客不恨我不得作一日相公相公不得一日作我曾次坦洞無城厠給如也即有讐隙者見其急難惻然思拯之矣卒之年七十有八有子四人長詹事主簿其德志行與父殊而少子世望有父風

贊曰少而有游開公子之樂與名好色與聲任性達生與物無營不起怨憎噫此所以壽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元

考令終無驚無傾也耶

嗚呼此我考御史大夫贈大司馬思質公之像也公長身美姿秀眉目目光炯炯射人貌之僅得十六耳貌而小之僅得十四耳小子何敢述焉有少師李公春芳申公時行御史大夫王公廷少傳許公國按察使李公攀龍之志傳在為穩察紀其畧如左公諱升字民應少而失質庵公也因自號思質見志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選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皇太子將出閣公列

三事其一崇師傅一選官案而最後則以慎擇六局丞郎為言獨詳於正德之亂政而自青官者又劾罷縵帥中貴人出按湖廣糾吏必青綬而上雪冤滯振綱紀悍璫不敢挾重為虐尋按順天府治畧如湖廣而嘉寬大虜寇古坵口公策邊必潰驟上書言狀而以通州要害身據之天子首得公疏以備虜事責大司馬大司馬皇恐謝罪而偵公方擢甲却敵睥睨間遂擢公右僉都御史治軍餉亦隨調亡乏公乃上

余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十

疏請城京師郭及通州張家灣又請毋益大營伍而增寘總督調邊土兵以拱衛都陵俱報可父之移撫山東會島寇大起改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揭興漳泉諸郡尋以重之改巡視為巡撫公乃選良將募卒製艘礪刃以必盡敵而後已嘗搗賊於橫與已徽賊大洋皆破之已又大破賊松江郭解其圍公前後屢出奇制捷募府上功次不張大以故僅得中賞而小不利即引登三藏匿且不它諉天子終以公為忠

再聞相爲不對時北虜寇雲中音手勅使部
進公有副都御史銜撫之蓋用內閣大臣例也
公發而浙吏民數萬人擁車哭竟日不得發至
雲中疏請內帑金十餘萬以賑手自稽察度支
即不獲年合諸鎮破虜斬首過當進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遂轉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冬拒虜却之進右都御
史賜金幣蔭一子世襲千戶自是稍與相高
都矣初大司馬楊公博雅知公諸所斥陟邊將

齊州史料

卷三十六

後集

廿

亡不取公意相高屈其賄而公又時時與客嘆
嵩橫且敗柰國事何相嵩聞而益恨之次骨明
年以虜入灣河奪一官其又明年却虜始復之
自是所報功俱見抑兩賞不過金幣而練兵之
議起矣始公以土著兵必不能抗虜名為美而
實耗縣官廩相嵩謂公調兵為挾虜糜國
上亦不能無疑公謀虜且大入上疏言之不報
而虜果入既事定御史承風旨論公病不任事
遂達公而公宅將破遼左虜斬首至八百級亦

不報而公遂不免最後不肖真言狀特賜洗
雪復官嗚呼竟何及也公為人孝誠愷悌內行
淳備寬仁喜施意豁如也與人交不為城府識
士善任所委爭願為死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有
骨力尤長奏牘少師徐公階讀而善之以為諸
葛武侯陸敬與之流也居官潔廉謹出納雖相
嵩忌之甚風給事御史伺其隱卒不得

贊曰司馬之才疇介而矯丁卯同生少乃岐

嶷義方之誨王母是職長而文就駿發五色

齊州史料

卷三十六

後集

廿

以儉成施用德為力義質禮行高明柔克愷
悌君子邦之司直白簡崢嶸中璫辟易清霜
九夏雄風七直燕市埋輪左馮堅壁清笳夕
奏狂胡削跡惟帝所憑師中三錫飛粟用
盈伏芻山積士飽思奮馬亦騰歷袞衣東土
曾不暖席閩越之間島夷克斤草創軍府釐
我石畫奔命東西劇心夙夕連城數十手所
擘堅組練三萬餘皇五百翁若一身臂指脅
息鯨鯢血波烽燧少息帝省雲中移屯安

國捷書報

天顏宵懌開府於檀燕調兵

食邊長中臺載領西掖鎖鑰之寄迫若加膝

挾纘溫綸兼金大帛思媚一人損體靡恤

烏能剝民養君蠱賊甘言醜毒順氣矜戰

張網彌天以緝驚擊功大不賞譴微輒摘

天高聽卑誰為察識岳既遠秦于亦中石炎

炎鏢金耿耿化碧翔陽麗霄幽節亦晰遺孤

藐然伏闕披臆帝曰吁哉洗爾丹籍太

宰司馬函書乃績獲具威儀以歸寃宥嗟嗟

造物有豐有嗇嗇者位壽豐者名德府君之

德流而不溢以潤子孫食報無數食之無數

痛亦靡極再拜遺像汎瀾鬱塞

提學副使顧齋王公世芳余從兄也十八舉鄉

試又十六年而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其婦父

毛文簡公時官大宗伯天下推以為長者而公

避其重乞南得禮部累遷吏部郎中出知贛州

府以清簡為政吏民化之時詹事南海霍公輅

賈率其道經贛州公待之無加霍公既素耳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三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三

公名心重之以語太宰方公獻天遷其省按察

副使提督學校公公廩不發私書而所汰斥偷

於進者以故頗不得其士心而不能有所訾於

公會人主用輔臣言改先師像為木主殺其

禮公獨援之不肯下總督錢如京言之調江西

兵備副使公遂拂衣歸不肯赴得旨下江西

獄其坐閒住後以詔恩復官竟不起卒年六

十一公長身豐頤秀眉目食無數人能於士大

夫間持前輩節侃侃如也江南守令勢日重所

部毋論貴賤趨事恐後公畧行其意自若然莫

有睚眦之者而慰薦亦少矣

贊曰避貴若浼望乃歸偃蹇朝執官不棄持

經崇聖抗帝威引分自高世趨卑一斥不

復勢所宜

先兄溫州倅前川先生故黃陂府君子也諱世

仁字君美生而孝友忠厚與人交尤坦易胸中

無柴棘少以例補國子生四十謁選得分宜丞

遷江西布政司都事轉福建都司辦事起通判

溫州府無何引疾歸君故好食酒謔博日召客為俠游家稍稍挫既入官即自懲節先大司馬雖季父行與同生甚相得所居官皆得司馬公力既公為權奸所中君日悲思哭泣無度遂以疾以卒年僅五十有四今像不甚肖當是沒後所寫者

贊曰愿而文坦以有容性不習吏於官乃通其末俗之長者而訾即之雄乎宦之通由司馬公生而同死而同是曰始終

兪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七

吾弟南京太常少卿敬美者諱世懋別號麟州又號損齋或曰牆東生二十四歲進士以家難歸卧者幾十年召補南儀部主事轉址儀部員外郎歸守母喪服除補祠部改尚寶丞出為江西右叅議轉按察副使改督陝西學事移疾乞歸起督浙江學不應再起督福建學遷其官左叅政入為今官病復請告歸卒年五十三吾弟生而白皙及長美風神眉目如畫性明頗以經術稱諸生間尋益讀先泰東西二京語而

古文辭餘事乃及筆札李于鱗親而奇之書予不憂阿奴火攻耶蓋機雲二蘇之目所矚矣孝友天至篤倫理晚途尤惜名檢度閭之內肅如也前後居官必著聲實為上下所愛重其於閭學標水鑑矣然竟以勞瘁棘中感噎及不起敬美志大雅已得文章名不欲居之窮探六籍傍及二氏有所綜覈裁訂彬彬成一家言其於吏道尤精識治體工物情使其不死何可量哉死之日海內紳衿靡不有蘭摧玉折之嘆

兪州史料

卷二十六

後集

共

若不佞則有慟而呼祝余而已嗟乎余長於敬美十年齒髮充落尚不死而使敬美前死也余生平姓名在人齒頰間數起躓以竿漚八座弟於中正之品考功之令微矣而不獲正九列人耶天耶余故不忍贊敬美像又烏能不贊敬美像也

贊曰三補吏而三師帥諸生歷署外中厥衡若水有瑜無瑕儼然其名其所收乎人者乃大隄於吾兄品登三而不足褒數五而僅餘

有志不遂中道頽殂其所得於天者乃不
兄如天所予奪吾不能替而不能不泣惜人
所月旦吾不能知而不能不泣悲非泣之傷
何以寬我思親汝之像使我淚若傾瀉而呼
貌而笥焉時一展之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任用者余五服外也
長於余二十五年而同薦於公車君既久試
利然益治經術工屬文遂為禮部第二人初授
太常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奉使歸倭寇猝
擊州史料

卷三十六

後集

杜

園城君佐其令晝夜行脾脫閒冠退而有閒令
於御史者君冒暑入謁為辨繁且憤不相得而
出明日御史為具君君於席感疾扶携出就逆
旅中遂卒年五十四君為人外朴而內辨於即
署中最有長者聲毋項以節被旌君年雖艾
猶休依膝前作孺子態也蓋後君數年而以壽
終

贊曰以君之工時義何不可遇而栖遲至暮
噫嘻天乎胡予之緩而奪之遽

故光州守警齋君者諱三錫字汝懷儀部任
從弟也少穎敏工時義連舉嘉靖己丑進士
光州時年二十五有幹辦才吏民稱之然用位
直多忤上官中以法罷歸君時未三十念宦不
振無以資生乃杜門節腹不通世事者久之
貲累數千金父封公卒分橐裝甚厚君獨不取
其為人朴實無他腸然不能訛訛諧俗故不
紳聞聲而問黨後進多推為長者晚節稍自矜
日與親知置酒山水間人咸異之卒年七十孫
全州史料

卷三十六

後集

艾

泰亨臨亨俱博雅有文藻臨亨亦已丑進士
贊曰不取不予遠名遠刑始而治生既而達
生何以占德振振繩繩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君者名三接字
汝康以進士為長垣令調浙之景寧遷南京禮
部祠祭司主事久之進郎中出守柳州再調微
江遷河東運使以大計中白簡歸君居官能持
三尺不阿徇不喜作面背夜見若以為傲者談
所至有聲實而易受人中自令以至守凡南極

諒甫顯重而遽余君之傳斥僅五十歸得奉其
父母終及侍兄光州君以老恂恂濟濟出入顯
為後進楷模者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年八十三
今之像老而脩勁飄飄颯颯福德人也

贊曰若工而拙達不勝沮工於民宜拙於上
忤晚途敢修其善可數鄉之祭酒俗之長者

介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七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裝次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喪時南陽張公巡以
雖立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
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
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
之者既極脩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嬪女孺子
介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一
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 明之建文稱革除
而 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鉄公鉉以叅政
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 王師於東昌累進
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叅歷城侯軍 文皇帝
由他道入 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膝
責之反顧又不可剗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鉄公
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嘯嘯嗟囁於
嚙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鮮稍稍有筆之書者
而會今 天子即位 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

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所在利之
坟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臣即於
是鉄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盡令兒孺誦
公其鄉人於 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
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
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鄆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捐
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
凡公帑之費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
也既成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率守維盡同守
介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二

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
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
城過三十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
其為勛最大鉄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
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
之所為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且
是時死則已不必降虜矣而鉄公之節獨伸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知鄆宗族無噍類而父之顧

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鉄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祿上之所諦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鷄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厲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鉄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膏以 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

舟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宗副使祀福清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擣省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棄城守而故席陵宗君子相以參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嬾雅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嚙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母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饑之賊且賊遠未

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遂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人且盡徐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逡巡遁走於是宗君之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

舟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四

仇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其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內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邃深秀昔人之所詭以為靈仙窟宅者宗君樂之問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

按察使嘗經行西門咤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
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記宗使君否父
老涕洟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其為人
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戚
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島夷者幾
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
夭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野活詎止數萬
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
子也則相聚而泣其類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

奔州史料

卷三十七

後集

五

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
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
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
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若教氏之餒乎
哉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
曹粟乃搜贖錢之美與學匪租百五十金以為
祠費行也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屬
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閭令裔先丞從周受
工馬為堂三楹牆隙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

復得傍寺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
勿禁徐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
一言以示永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賞誌柳
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
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墓矣宗君文當
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相同其遷
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
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
奔州史料

卷三十七

後集

六

不忘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
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

吳中丞平岑岡蠻碑

連江具公既即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
護嶺東西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英、先其重
者於是嶺右之府江太桐江徭與平樂昭平永
安荔浦之徭媾而為亂已全鵝松栢深埔之徭
復繼亂公前後發兵蕩平之斬首垂二千俘賊
屬三百有奇聽撫者千餘業已奏聞

諸僮服公之威神而感其德只威滌面拱手以請旦夕之命而獨鎮左之惠州曰岑岡其先故刺寇池仲容之支族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鷄鵲而已巢之首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之以詐力驅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為謀主者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劫掠敗王師執倖司理萬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而僅勝之文彪號九連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七

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為歸其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妻子其子威焰逾於文彪時嘗縛鞭郡倖之則壞者已剽劫商絹已又多僂其黨之自遠者事稍稍露吳公怒曰撮爾僮敢干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靈謂惠州守時雨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遂稱兵以其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傍寨之有力者羽翼之僂巧者耳目之守庶得其狀以聞公公乃屬藩叅顧集劉某守時雨將軍夢鯉等練

卒蒐乘分布要害曰平後令仍復藩叅及守驛贖傍寨曰素日照自歸者赦而罪能以日照未者軍正議賞賞同首功諸寨響應縛日照道伏毒死致其尸餘寇李亦等因成資擾險自固時出剽畧公檄諸軍夾攻賊度勢不支縋間遁出江西之龍南定南等處師尾而急擊大破之俘斬二百四十有奇餘墮崖壑死者不可勝數捕脅從千五百人皆釋弗誅沒賊田幾五千畝以予叱卒捷聞吳公及諸君賞賚有差惠

余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八

州守與其父老相語桶崗四塞天險為諸夷最以王文成之宏畧擁百勝之兵乘破竹之勢而不能得志於彈丸赤子之地六十餘年來其人不知復知有三尺法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吳公不費尺刃斗糧坐縛其兇酋如一狐勝而後揚兵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之巢穴一旦而盡空然不以多殺為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吳公之智且仁也嶺以東為寇者不且曰我猶何如月照險何如

岑岡今彼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焉敢斧不修
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鼓腹亡憂
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世貞故
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後斬
馘以萬計盜巢穴以數百計化賊而良者又以
數萬計此於公功績十不當二我安能悉登石
惟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效於公者而已吳公
名文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為天下最藩忝吳氏
臬副盧氏守黃氏將軍洪氏其贊石畫親軍事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九

當公亞潮同守王懋中惠同守鄭天佐倅賴岳
和平令陳源湛裨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
法得附書

辭曰元二之曆聖瞻於南掃其鯨鯢以填斧蕩
壯者倂殊孥亦俘盧遂剪荆棘以立軍府四紳
迭興咸告武成茅土既開旂常是旌天迴春陽
刺彼霜雪有斐吳公丕謨丕烈第舞羽千母惜
莫邪返爾死魂授之生涯五嶺歡騰斬劇馮陵
息其餘德以時寢興簪平爐披一照萬里嘯不

如額自媿厥始岑岡之嶺寔惟宇下恃彼牙不
搏鬻行旅昔在元朝虎士萬群謀臣將之為賊
為雲仰觀茲岡造天萬仞巖崿嵒嶺縮不敢進
六十餘年寔繁既徒梗我王畧連我天誅
群謀大興是剪是刈公曰無庸攝厥附離悍首
不庭臨張猶奔以聞得之如縛孤勝六師迅發
如雷之掣雖負螳斧而魄則奪威之龍南血淚
南山千五百人磔盡之間公釋弗誅贖為編氓
籍其膏撫授以力耕昔也盜糧今則國儲工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

惠商流歡嬉道塗禦圍弗障鋒鏑長銷人各自
愛偷佚老壽誰謂疥癬其止疥胃腹和扁祛之不
移而液守匿迴庸爰歸吳公公復不有歸我
聖皇五嶺諸管宵海麻際衿裾耒耜以永世世
吳中丞平嶺西前後功志

前是具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
披寇者當是時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
諸巢穴而獨以西寇屬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
申賞罰轉怯令勇固形為勢寇已歷歷墮股掌

會謀得昭平三屯最強而孽最甚即屬將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鹵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食是捷上加祿一等錫金幣優已壯三河池諸寇復業起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擊復大破之制其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百有奇牛馬糧杖莛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入冑監錫金幣差次之

公已入為右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城邑民人其良者而儲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晝賦給役比於中士天子時時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蓋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翫歡唯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七 後集 十一

命綏靖若曹不可究武姑以時消息又之府江之大桐江繼起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徃熾而抄畧行旅剽處廬畜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也潛分兵為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九十餘戰殲其穴百十餘處鹵斬渠酋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柏深壩等寇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為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鹵斬渠酋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冑監

錫金幣如前蓋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番迫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堯堦深巖大壑菁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職方之圖益闢而與徃徃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蜚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定無論國家之於徃徃車馬靡而已間不勝兵擾一獲捕之怨亦僅僅戢戢父雖以韓襄毅之果王文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七 後集 十二

成翁襄敏之筭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

執政者始務以威勝之決筴除剿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鎔耶之憊而賊之授首於鋒鏃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王之報顧上以節 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七

甚於肘金橫王故也語云霸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為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某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為之叙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為戒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願以班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吳姓名文華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二千石吏治時為天下最拜 聖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頭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資至廉 縣官廩不嘗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又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交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七

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墜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暑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俛視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黥魁曰馬文英楊廷用熈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凱遂闖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遂極而至營所以塞辱之者萬狀兩臺使

宋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奴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待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刀待矣諸公詢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冀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脈決掣振而起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主

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鎮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僕代於若雪間亡何而市民變復作抗十萬室五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將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陬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情不佯天相率倚豪有加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

工虞人丁佐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無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吾曹無阻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矛盾且今跨衲襦子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喘息而獨恣我何諸大猾稍動而會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哄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兩

金州史料

卷十七

後集

十六

臺使者門盡扶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惶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譙揭長竿裂所掠衾衣幟之衰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怒

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
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
役該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
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
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
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蠶與巷哭聲達旦
公秉燭坐堂堂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
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 命戡悍兵
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七

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
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誤夫驅汝死而不使
汝一飽汝寧無快快也今者使汝以功飽可乎
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
可以汝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母多殺多殺不
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審謂
白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笑曰此
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母與而名者汝為我
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賸有賞也即不幸死死處

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
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
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
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菜市橋火場又
敗之楮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
即行剽所就俘繫繫交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
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即訊得
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
梟之棘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烏獸散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七

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為應者甫及門而
遁唯恐跡之矣公二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
行太過裁股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配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
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者一廟
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 上下公所宜
諸郡國有所寬減而 賜公飛魚衣及二品服
冠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
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

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氣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緊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衆怒辱事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尺要衆以死赦苦曾誅姑子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贈嚴金數百既兒而不復反索始大恨曰成吾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為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浸溢往往遨遊廬市間兒子視其

弇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以廩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汛復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廬州諸臺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汝美衣媼食而驕於衆又膏其資既免而不反羣夫復何

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天子不欲盡修汝汝自揣當死不令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爾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雖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

弇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弇山人方卧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則為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號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部其顧君而徐君而下遷賚有

差而追禡故中丞監司欲人以爲當云
弁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卽署時從六七
君子慷慨談說千古煩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
沈深雅靚釅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
亂也狂刀若蜩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
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
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
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爲
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廿一
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
公謂矣

王工部公靖變記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
督軍中丞於軍而環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
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權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
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
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警也遂入軍
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權稅郎王基也

王工部公靖變記

差而追禡故中丞監司欲人以爲當云
弁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卽署時從六七
君子慷慨談說千古煩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
沈深雅靚釅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
亂也狂刀若蜩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
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
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
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爲
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一 後集 廿一
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
公謂矣

王工部公靖變記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
督軍中丞於軍而環噪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
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權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
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
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警也遂入軍
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權稅郎王基也

卷二十一 後集

廿

弇州史料
卷二七

後集

二十

家大司馬公嘗秉邦政矣以片紙解北單于之
辦而惕息請命不暇何有於若曹若曹快快為
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
不啻轉圜即餉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
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於中丞公有如天子
赫然怒發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
廡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
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為我曹請復餉額於中丞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廿三
中丞自不許耳蓋王君先時探得悍卒藉藉以
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而
兩臺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
候代領吳興市人子奴亂卒謂縣官必不能
正法相聚為剽劫火光燭於天王君復輟興出
入竿竿牙矜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
不敢有加於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
為言其情狀因從吏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
定張公既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

功乃復持具跪請旌君部以非君專職格不行
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唐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
太宰仁和公紀其事於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
廢居兵中雖謝客然頗以比壤虞禍及數救問
南來人稱張公之功十而九嘗為志之稱王君
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唐之鄉進
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居
列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賢寧不知
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事大同馬公往者壯望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廿三

於大司馬蓋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
如著蔡其權政乎也非其責而任之於白刃之
林而不避其為國專也一言而壯群賊之口使
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荀彧乎
萬哉即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
多讓也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權稅郎
發以賢擢吏部為忌者所構尋事白入兵部今
為武庫郎中

書吳大夫事

弁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十四
世貞故為尚書即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
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權甚乃見其先大夫
若源公狀曰母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
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
數獨其於御史著御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即
無稱方少保然其為人沾沾好譽居位自力多
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為賢者
哉而奈何並從家奴刀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
匪也史傳所記冒微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貴

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具大夫矣二公即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為也為吳大夫策也者是為二公策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赭澆黃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杜復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旦夕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我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謝去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廿五

臺使者暨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暨僚其減獲不知也嗚呼此可與世之選懷刺觀怒馬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為豪猾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詳醫毋敢推所坐即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有郭御史稍稍逆歛習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湛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為御史殘賊免

書應生事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鳴夷裹來血漉膝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即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為過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兩蛙鼃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廿六

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為且疊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

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章救亦竟念其事已諄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母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徵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烏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

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險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聞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輒輒從水上行也已水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馬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釣下救者縶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為令救令有室賞救者乃移縶釣令起宛

轉聞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為恨於乎士居平諷說詩書信眉目掀鼻頰頰鼓掌稱伏節者何限一旦寧起而捐首異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歸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

書龔可學事

嘉定龔君汝修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問曰微吾子之目之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修之父曰可學者為諸生負偶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為人溫然長者有子曰探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為長者其為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落落山

公計無所之則舉以昇可學曰庶幾其不斲我
司空公之緒母以資人吻也可學既自負才又
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勸束臧獲治生窮歟
臧所詰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
田窶入宅主徙窮之歸故畎曰非而所得有也
譬可學者陽為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為才子
弟即可學亦信之而婦劉以過勞得疾歿矣會
南山公亦病蠱卒可學方治冢生滋樹材木曰
柰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兔之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苑

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群毆可學死投之火立
燼而可學有幹某者邑居聞之顧汝修方五歲
謀口是讐也必絕吾種即負汝修一晝夜走百
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侵為
然諾者也為藏汝脩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
輩聞於官跡暴客所悉捕斂之蓋二十餘年汝
修之業成而始復為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
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述焉然傭元之孝焉而
以盜死王筠之文焉而以盜死此其意寧以死

題也彼夫突如其來如而焚如死如棄如者亦
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三世為長者而乃死可
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為長者而以可學必可
學死而汝修竟成進士為聞人天固久而定也
汝修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子言亦烏足
以不朽可學汝修務自勉之而已矣

紀王孝子世民事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
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醉狎而口語相失

金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三

也族子倚之牆築其脅傷困卧且死撫世民曰
死柰何時世民猶在稚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
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傷
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辱有汝母何以死哉父
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捐族子之腴五
十畝償世民曰以為若死生資不則吾曹力能
屈若也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
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
曰家事給饘粥毋食鹽遺也田之入以共賦役

外手籍其數市金而封之扁圓之歲以為常世
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
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亦
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禮禮之亡間每有召
宴則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曰
脯菜若干漿粥醢醬若干為錙幾何族子意世
民且忘之即毋亦意且心之冀共養沒齒而已
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蓬
等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一

所工所鑄一利刀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為剛
斧鑄姓名於背而匣焉日司族子所之一日族
子之宅山之姻家飲大醉童子掖而歸至無人
所世民前揖曰兄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飲已
氏甚樂也弟何之世民指其傍山僻凹曰母老
矣先灑酒於其墓而盡山有當於青鳥子書者
兄試為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其術者也世民
謂童子而遲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既上袖斧
而揮之中殤踣族子呼譽曰殺吾耶世民哭曰

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反之
若姑徙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
死棄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
以不偕汝上者恐邂逅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
歸至首於家祠之父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
其母曰弟今壯可養有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
令所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
此警畝所出也又出其它錙如干曰此飲讐費
也願併畝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

齊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三

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囚所以來償
死耳非斬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
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為之兄不與也世
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
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於麗
譙之上飲食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它邑令某
與令會勘它邑令謂世民所殺族子毆世民父
死者也法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
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

民聞之自譙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乃蘇歎曰
吾為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從者獨不
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牽率至今令乃為我
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絕不食令使
其所厚力強之不應積十日脩然而逝它邑令
愧跳去御史聞而嗟賞久之下邑令為問世民
令請以世民所歸田金為材費御史曰然也
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錢嗟乎報
讐快心事耳即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

弇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三

息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在倫常不
亦中之聖乎哉即堯孔所稱奚讓焉友人曹
昌先自金華歸談其事時漏下三刻微燈忽明
毛骨為悚退而繹其事欲為作一傳而質之曹
不能舉其父與讐二令及弟名母何氏聊紀其
畧以待異日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胡僉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常舉進士
為尚書郎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

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為書室掌故
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常以早暮
携行瘴霧中遂感脾疾又益羸削且殆文訓憂
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
起乃齋沐封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為小
猶居月餘益篤且易簣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
卧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
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
孤竟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

弇州史料

卷二十七

後集

世四

自剄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
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
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
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
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
教為之摩挲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
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
節即安氏舊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
有篡逆矯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

既浹而始以樽俎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筮矣今
不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
誰謂夷非人觀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
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節義
事故所紀任職二館人人稱之矣其為我紀
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宮請祀
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為
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
是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雖然
余州史料卷五 從集 廿五

微侍御君關之矣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
而不見迷何所貴死也

弇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八 劉記題跋

卿瑯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劉記 九 二十二條

明高帝之功勝舜禹矣洪水災而居食於人猶人也故夫漢高之功一世功也 高帝之功萬世功也嗚呼休哉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一

之定而用之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 成祖手德者孰

不知 孝宗手蓋猶有 景帝馬已庚之

際微 帝吾其被髮左袵矣其德何如曰在

知人在安民其不復辟者理也易太子者勢也

憲廟有 聖政二曲從禮官言 錢皇后得

太廟一也追復 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

復得矣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

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則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唯陳友諒擴廓乎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擴廓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友諒之雄疆也其在項籍李密下實建德上手臣敗亟整其猶能振手張士誠明王珍自守虜耳然士誠之能得人也王珍之能治國也亦足稱偏才矣

弇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二

察罕帖木兒而在 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所行刺也字羅番犯關而元之

腹心腐矣奇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

矣故夫田豐字羅者元之賊而我 明之勲臣

也奇后太子若元之戚而我 明之間臣也

謂中山王之費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

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

身也若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者

也於乎休哉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

非反者也不善避咎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

也也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策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馬曰唐太師汾陽

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遠中山之

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

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

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傳頌公

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

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蕭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

忠宣之篤乎

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

鉉已已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干司

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上親征國事

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

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

已已之役不急奉迎

太上為景帝旣

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

不可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

而下能幾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

易諸君心也相職也于蕭愍一本兵耳夫不錄

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蕭愍何其忍也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

知有國乎薛文清之蚤退兵聘君之辭秩其猶

知有幾乎文清賢者也聘君為行君子也其俱

不足以有為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

余州史料卷二十八 後集 四

聘君而不辭且株累矣

劉博野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

君子也其出乃以塔曹元力陳師召悶悶者也

獨持不吊閭直倪舜咨表表者也送闖人賜喪

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

孜孜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為國知

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

客二公者也

赫哉 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將無相

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

將相矣而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高文忠之忠也

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忠之忠也

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

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

下望而思其澤

俞州史料 卷三十八 後集 五

孔廟之黜楊雄也 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

太廟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馬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

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潯可購下矣茲其所

以備也

跋黃太常墓序

當建文朝太常卿黃公于澄首用智囊故策以

救寧 宗社不遂而死以至參夷五宗天下為

痛公剔賢折骸而無所歸然實有葬地為志銘

者矣 天子痛公之無後而不知一子走楚者

為田經其後有恭議表者復公姓而仕宦矣

子走其者為彥修其後有博士雲者以文學顯

矣萬曆之初元 上下詔褒錄諸死事者公首

合 詔格當祠當錄後而吳之役始出而應之

其於後楚復當何如也公之墓發於雷善善者

以為積誠之感而覈者以為疑其銘後有若聽

記若符識通方者以為伎術之恒而執者以為

俞州史料 卷三十八 後集 木

謫乃余則姑兩置之蓋匹夫有必伸而萬乘有

不能屈者死是也當公之於壬午也知一死而

已知死而死則不死也夫以 人主之威能寸

折公之軀而不能寸奪公之志能致辱于公之

戚屬而不能卒辱公之名然則能使公有後耶

無後耶昔果無後耶今而始有後耶其有而竟

無耶無而忽有耶俱不足辨矣公之墓出一時

臺墓諸大夫豔其事立祠以祀公而博士之諸

屬而余不能辭聊為志其大都蓋竊有喜於大
之定而公之所藉以不眠者固不在此也

此文成既而致所謂墓銘者不能無所疑誌
內稱琬之後十二世由貴於吳祖鐸生端

於袁州按公世為分宜人不開祖之族蘇而
贅劉也既贅洞庭矣何緣生於袁州若言公

至蘇州與姚善托孤則可然不當言蘇人也
當是時公有子得匿田間必當諱其姓不應

尚稱貴也公既以壬辰生死於壬午當年五
余州史料 卷三八 後集 七

十一不當云五十三也其仕宦履歷甚略而
獨載其臨沒之言又皆掇拾方孝孺餘語且

既云洪熙元年御史劉璉著而又稱採訪使
我朝前後俱無採訪使御按劉璉崑山

樂十年進士雖常為御史而洪熙元年以左
參政參贊宣府軍務當時刻志銘必不敢

稱行世以完石納土中僅百五十年而刻銘
費偏又割飯之文若追蠱而一字不侵

也銘後數語若識皆隱今撫按道府縣諸君

姓名不遺錄未聞永洪間有此術士也以
後黃應龍書及太常諱尤為畫蛇之足所
以不辭此文者喜歸士之有祠與有後耳不
必熊彪之有祖也

題袁柳庄卷

明興以相術名世者獨袁太常珙尚寶忠徹父
子太常術尤神妙而裨史僅載其識 文皇

龍潛一事即姚少師廣孝奉 敕撰志銘亦不
能致詳僅有云事具九靈山人戴良傳而已偶

余州史料 卷三八 後集 八

有書者以一牛腰卷來則戴傳與諸公之序
跋皆儼然戴傳極為典覈而諸公中如蘇平仲

唐愚士王達善曾子啟胡若思輩尤號文學知
名士又有所謂僧道術者即廣孝也余故稍為

次第之而命學生王應賓書誌銘附於後庶幾
異日傳方技者不至家家此亦其一助云爾

又題袁柳庄卷

雙槐歲抄記廷玉自丁丑謁 成祖於 藩
邸至已卯遣歸為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

唐恭棟至京釋之惟命太醫院使戴原禮

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成祖登極命千

戶張勇典膳徐福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

又云廷玉嘗以事過靳見一婦乳女於旁而哭

甚哀問之云夫當成趙州今在酒肆飲且即行

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

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成爲族人賂卒長以

我行廷玉爲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

酒價且貸米二斗贈之曰富貴毋相忘金至成

金州史料卷二十八 後集 九

以卜行 文皇召而試之金有才辨應對盡

起不窮遂得 幸迫舉兵俾署長史篆累遷兵

部尚書無唐事此皆可以補志傳之佚其相金

公事甚奇然永樂中諸賢題贊皆極稱廷王之

愈而了不及此事何也因附題於後以備考

宋仲珩方希直書

包參軍家藏二紙其一爲中書舍人宋璉仲珩

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

子希直嘗評其書謂如鳳凰翔雲捧日此

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見入法俊美圓逸知

方君非向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

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中有

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

大夫實之若拱璧然則 人主之威有不能盡

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

學博士仗節其職者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固附

記之

題葉秀才爲方氏遺裔復姓記後

金州史料卷二十八 後集 十

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義者無如天台方先

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

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

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

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

華亭余氏友若伍員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

姓其後人采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

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

台奉元生祀其書與說甚詳嗚呼先生方駕徐

驛駭故王而實於帝所其正氣沸騰宇宙間世
 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於心為
 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乎以
 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
 其意於意之外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
 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
 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載奚讓焉
 時陰慶改元秋七月吳郡王世貞書於京師郭
 西禪舍

卷之六

復集

十

先生既遇難商詔舉其卒海家屬進金陵祀
九藏經之力獲諸四安人秀才乞學於市一
近尉不城關作狂歌有顧效程嬰詭尉然會
之此曰扶藜子出機文去兩及後復遇在市歌
如前時乃審驗先生機文去兩及後復遇在市歌
諸鎮海匪巨童番沽綸網徇海濱歷華亭青村
為先生門人而余芳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米
為先生門人而余芳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米
為先生門人而余芳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米
不安欲他徙任出示武錄以水果與乞實先
生去考而取士乃相餘一以水果與乞實先
海去考而取士乃相餘一以水果與乞實先
勢初冒不知所終像十四年兄以蔡文翁為之

姓爲余選華亭白沙里日事編讀胡紫田書
 生三子長子交五黃歷教授云
 廣子采字元亮以貢廩授云
 萬曆己酉督學楊公近筠銳意求章屬郡守
 張公九德司理忠書院各捐脩成之併其志
 於郡城額以表忠書院各捐脩成之併其志
 友魏澤徐晉安俞允仁包余而愛胡馬遠樓
 其餘之許郡縣者余遂慨然以爲忠
 顯則系之文學周紹印俞汝楨云始末詳本
 郡人重其昌碑繼儒碑記中

題正學元勳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在正德中勲最大而又能直
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緒言立德立功者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復集

主

無兩焉然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
隆慶初始定而後祀之典屬大宗伯迄於今尚
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楊雄氏白首硤硤著
書天祿而不聞道李廣將軍身經七十戰而不
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國
封能無為若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
欲死鉛槧戈戟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思乎
何有

張王新建紀功碑

新建既倭宸濠獻之歸待命於南昌而勅者也
結語嘉靖我邦國益踰年而世廟自楚藩
入繼大統改元嘉靖帝王固自有徵哉

題徐武功與諸賢送韓襄毅公總督兩廣

卷後

此韓襄毅公再起帥嶺南而故相徐武功先生
餞而叙之一時諸君子若夏太常景徐方伯瑄
張大參顯劉憲俞廷錢方伯斯馮憲副定并徐
弁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十三

先生為十人少陵氏上哥舒翰開府勲業青
冥上交親氣槩中詩語為韻而分賦之者也今
獨業字韻闕蓋徐先生叙而不及賦故先生既
以分韻而悔謂襄毅公之忠勲戡亂與哥舒之
貪殘起釁不可同日語奈何以哥舒擬公雖然
亦僅取一時之致云爾以哥舒之不能當襄毅
豈俟徐先生言之少陵氏異日不云乎寄語防
邊慎勿學哥舒譬之韓昌黎之奉于司空書
與實錄順宗紀故自為水炭也是之則為詩與

書非之則為史故文士恒例耳獨怪玄宗戮
而付哥舒者十餘年必使之盡耗河西隴右之
財力以病劇不任而後暫已襄毅公之繇中丞
而晉大夫繇提督而拜總督寧不隆寄渥錫哉
公筆路籃簞以開嶺外百世之安然未能克三
載不病而強以病免嗟乎何幸將之久而賢濟
之弗克久也是二語也以哥舒則不可以襄毅
公則可而是十君子也其名位詞翰皆三吳一
時選片語零落無異吉光之羽人且寶之而况
弁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十四

為公之子若孫者哉

題陳永錫直道編後

余嘗謂野史不可盡信作攷誤數卷以正之
中陳直道公永錫為藩參為御史三用抗疏忤
旨瀕百死而益勁天下之人能言之而友人劉
子威侍御振續具先賢讀於公若有所未滿者
蓋謂公宣德初逮治請室凡五年乃得釋復其
官則親前已必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葬乃
聽至而述讀云作數跌不悔佚興至隨其親於

困國以死不為服雖成直臣名誠以此易被
豈有不得已者則寧乎霜鉞之加即逝者有知
公無以自解矣後得柯少詹潛所著年譜讀之
乃公以宣德辛亥下獄明年壬子父恩恭公弟
檀死晉明年癸丑母顧死兄祐死又明年甲寅
從子瑞死又明年乙卯而後釋詔奪情復故官
公懇乞歸葬終喪新天子憫而許之三載戊
午服闋還朝尋出楚而有遼王之獄然則所
云不終喪者謬也夫公之所處非後進所敢議
全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十五
百折不挫之操豈區區一富貴可溺者子威又
復云其後世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顯
者謂方伯子無也子無視余丈人行折節而見
友其人清簡冲淡恬於進取有鳳皇千仞之操
母論智計語不相當即和謹亦非所以擬之當
子威之成書余不及與相揚推弟子威以文名
世其書必傳故余一拈出附于直道編後子威
不謂余以厚道望生者將必罪余以曲筆媚述
者也余固甘之矣

種楊忠愍公三札

先友楊應芳以一身持宗社大計維萬古宏綱
雖片紙隻字皆從忠肝義膽流出以故人爭拱
璧視之觀此與少司寇吉陽何公三札可知已
記應芳下獄時不肖以素體獲侍談笑從容謂
留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
友何公吾師友之間又謂吾即死以累足下不
者三君子可不朽也明年君赴義已楊公用中
丞卒官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蓋十二週而應
芳之天大定贈秩易名專祠錄後之典備而何
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托是三君子者不一酬
也而余章與少師華亭公終之人不可以無年
信夫何公之子仁仲以三札索余題後不覺淚
下沾楮

題手書 國史張文忠公傳後

有於國史錄得宋嘉張文忠公傳者因為手
書一通以貽其孫汝紀貞嘗見元馭學士言世
紀多出江陵張公手以簡嚴為貴諸大臣生卒

行願往往裁削至盡而獨於永嘉公傳手筆最
為典麗雖微詞小托而推邑良深太喻小瑕即
古傳李贊皇奚讓矣豈江陵之才畧器業有足
相當於中復有真契耶後兩公易名俱得文忠
其寵靈位望於中興無三馬永嘉公後而有太
師贈江陵生拜之跡其終始恩遇若有踰於永
嘉者而永嘉之絲素矣

題陸中丞漕白糧疏草後

余既以陸生彥楨之請傳其尊公阜南大中丞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二十七

事勒石於其賜塋之陽矣既而得公所上隆慶
封事而嘆曰陸公其猶有遺稱乎哉是余之罪
也夫公前後封事凡數十而此其最有德於三
吳之人者何以知其然也凡漕卒之艱萬其實
糶六師食之民之艘千其實鑿 天子六官食
之卒怙其衆而驕其民曰吾為官運也而私運
也恣魚肉之抑之不得先斥埃滓禁之入赤柳
之且魚肉之曰而私運也於是民益損其囊里
一鏹而至一石又位不及期中貴人乘而侵牟

之業控產不能償公乃與前督漕使者潘君謝
疏其狀上聞大司農酌之報可于是民漕不得
名為私與卒分道而竹毋所陪償 天子六官
亦遂早食新矣抑豈三吳之人德陸公大司農
亦且德公夫一言而為百世利計孰有大於此
者而余遺之嗟乎此非余之罪也陸生懷然別
梓公之疏以行而俾余識其後且曰太史公傳
賈長沙其治安策不載載之新書世固急言其
策而後及傳有以哉

金州史料 卷二十八

後集

六

陸中丞先任漕判都給事中具疏其陳畧
云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
十六軍之諸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也夫軍運以
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以軍法結
為漕法一呼百應入粟取犯民運以田里而
民供役遠道語各衙門無抑勒需索民運經
委之軍運經各衙門無抑勒需索民運經
色該衙門動一錢不煩且洪夫關夫
十兩軍運過關一錢不煩且洪夫關夫
與稅民運過關一錢不煩且洪夫關夫
知錄五錢所過共三錢不煩且洪夫關夫
每歲白糧六萬戶皆江蘇民運此
察其最苦者船戶及船民不書本長不書
報在船中即報長身家所係不書本長不書
願從軍不得不然也其最所係不書本長不書

秦惡之軍破將已能獲撫織有損傷即便移
備民運之船百餘艘按詐不報其欲不已也此
需索入倉交納之數難若此其池入京博顧之
尤足與鮮父老咸謂宜將白報半入運軍
痛使民出所有以益軍出餘力以代民
亦無不可者但今年期限已迫尚未民
貴之謂為今之議合無所民運并入漢中
不得改督惟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雲
云隆慶六年八月初九日具題奉旨部覆
欽依咨題督漕運及浙直巡撫衙門行各府
州縣一體遵行

朝鮮二咨

弁州史料

卷三十八

後集

九

余所謂朝鮮國凡三咨合為一卷其一乃弘治
八年咨遼東都指揮使司護送賀 東宮千秋
節者其二嘉靖四十一年咨禮部進賀 萬壽
儀者其三則萬曆十一年咨禮部進獻 慈聖
皇太后儀者前後相去九十年更三王而稍筆
謹細若一冊若玉墨若淳漆殊色濃透而咨字
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為之潤色者其敬慎而
能恒若此宜其享國之久遠也貢物止各色細
芋花席豹皮種馬蓋洪永之際每貢有金銀器

能大約可千餘兩 宣德皇帝以非其土
戒使弗進以故其國人感佩職貢益勤比於
服 聖主薄來之仁與不貴異之誼豈不踴躍
前古萬一哉因竊識之以見字小之與事大實
相因而成也

弁州史料

卷三十八

後集

二十一

金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九章疏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

應 詔陳言疏

臣竊惟 皇上以 聖廩之資當鼎革之際

委用良佐 詢召耆碩稅 國是於時非收入

心於既渙大法小廉 朝野垂謚而又 需無

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

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廩拔復領事寄而夙違

金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鴈屬委頓不前長負生成街 恩丘豈苟有一

得敢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

遂忘尸祝之誠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

未 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

懇切願望之至為此

計開

一 注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

莫盛於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宗

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

續至於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

而丕顯之深仁 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

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 不佞請舉其一二以

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官無偏私聲靈

之寵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麋肥之嗜 御極

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味爽 視

朝退 御經筵 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

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 聖聰日啓萬

金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

軍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勸之

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

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歎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請開廣

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

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

李夢陽上疏忤 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

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

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違階賜金
以與廩偶遇亂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
當時大臣寅恭徇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
白靖獻戒愴許刻褻之風 官府一體朝野救
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臣願我 皇上深
雅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 紬繹金匱之秘於
孝宗皇帝聖政略成一編朝夕呈 覽以為
聖德之助 臣愚不勝悵悵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 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

祭行 天討掃逐胡元 登極之後名其大

朝門曰 奉天門殿曰 奉天殿以至 詔赦

詔勅俱以 奉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以一人

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 天也革除年中悉

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

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

攸暫新耳目未幾 晏駕御史往有所陳

皇上不忍逐易 臣竊惟圖治在乎法 祖大孝

貴乎成 親 皇上為 上帝元子可一日

而不奉繼 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遺忘伏望

需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 奉天故號以昭恭

親之重或以革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

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 臣愚不勝悵悵

一酌恩義以處 宗室 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

故修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

者費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今 周

府已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

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

議裁省經制 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待 宗室

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

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

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絕其仕進之

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

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

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省之日仍照 會典事

餘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三

例給典房價量後役終身不得舉力農賈其
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職為南京及司府
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
色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
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
少與中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照各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
犯創造滋滋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
定名其市不拘何字非唯可免重複創造之苦
余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五
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
典章巨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能
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上銳欲行之巨愚不勝倦倦
一寬禁例以求才智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
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
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
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
與典鑒亦卿生補有隙以輔係 皇親創

例出輔政變遂以浚夫屠藩脩區區之
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狹賢才進
之迷臣以為藩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
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
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派派繩繩
無已屬在 國親其麗不億即有奇謀石畫不
得與 廟廊之議于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
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盡
牙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
余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六
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鈎結
黨與為 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詔
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國親屬一體照常
陞用 京職毋得壅闕庶幾 國家宏蕩蕩平
乎之政 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 臣愚不勝倦
倦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
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
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

嘉靖二十九年間脩完

進呈不知何緣廢

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禮之

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

脩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御

頒行至於法司上摺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

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

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

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

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爲戒臣又唯太祖實

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

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

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

欲下內閣諸著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

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

鐵鉉殞身城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吹堯之忠

賜以湯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

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臣愚

不勝悚懼

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

銓錄言事及查舉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

夫欽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爲國家風厲一

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小

有未合者臣請釐其一得以備財擇高

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

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穎國公傅友德宋

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養善握轉餉之功

不下於鄭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

詳友德等戡定蕩關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膽

下而時屬助裁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

伐時失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

賊力戰以死其忠節昭著實錄中臣以爲此

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

古力辭官秩其高風足以廉頑而超懦翰林檢

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閭其緒言足以繼

往而開采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

李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七

李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八

權豎氣節足以彰明 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謚者也故給事
中陸粲吏部郎中薛憲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
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閣粲常重移色令憲則引
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熾行何
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
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
勉脩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俟異數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

奔州史料

卷三十九

後集

九

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
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
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
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
欲責人以撻伐之苛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
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
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
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
世稱伯爵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券

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
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 臣言吏兵二部會議
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功臣如前所
舉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
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
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壯虜大者公小
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
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奔州史料

卷三十九

後集

十

許繼美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國原
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
漕四百萬石以卷疲瘞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
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
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
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
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
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
餘名以為步兵仍於團營錦永衛各官軍旗校

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
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廢
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隊
自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助戰
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
委嚴明給事御史特察管京衛大小官軍悉心
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一
衛冗食尤多九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
十萬石以養計六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
急有賴而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上

即亦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
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寢強戰無不勝臣
愚不勝愧倦

浙江水災請蠲恤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臣王世貞奏臣分
守於屬就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霪雨
不息洪水為災小民旦暮車房寢食不遑財力
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督都御史谷中虛行臣
會同分巡道查勘間至閏六月十四日風雨大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上

作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隄岸衝決
廬頽壞溺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
窪之地匯為巨浸綿桑之區推折如積流移比
屋號哭填道各州縣拯恤文移與軍民災狀擁
壅先後不下數千百紙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
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
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早受災尤重不惟
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報細
數方行題請有違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
谷中虛乞賜早為具奏將題過日期寬恤緣由
示下榜諭慰安民心間又據湖州府中稱浙西
抗嘉湖三府雖均為東南財賦之區杭州原無
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府稅糧無重又當二
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衝激北連太湖逆流
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洋且地形釜底傳蓄
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較抗嘉二府特甚隨
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災題奏欽依止徵
白糧無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改兌與徐州南

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滿額六分餘四分
征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四十
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儲都
察院會題本府災傷獨重存留全免起運減
免之外漕糧仍冰改折大半案存可查今遇水
災比前尤重茲已高抵覆沒顆粒無收有秋絕
望民命國租歲失仰賴勿念東南貢賦之民
不幸而罹災沴誓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其子
孫陷疾危苦忍取投諸藥石以全其生乎通查

金州史稿

卷二十九

後集

七

本府本折糧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遠欲取償
於渺茫白糧之中脫垂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
據槩行徵派官軍曉倉逼索豈無脫巾之虞貧
民徒事鞭笞將啓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
罪亦無補益乞念災傷獨重早為題請特憐
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折其存留并
在年六部額料坐派兵料軍餉等項盡賜蠲
除間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滿意外之虞等因到
再各據杭州嘉興等處各查報被災分數不

通行具呈都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方遭重
大水災百姓疾苦甚矣本院即具大畧題知
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照得前項三府
災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虛題
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天聰但念方
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
必用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為辭縱有寬免不過
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為天地之澤流亡展轉
盜賊繼之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安敢不言以

金州史稿

卷二十九

後集

七

誤國計臣竊謂皇上雖富有四海而
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
直隸之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來倭變起
而草莽之臣十不被冠者一二耳殿工海餉
供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一矣郡邑之
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餒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
矣奈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空欲
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間閭之積如掃臣實憂
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漁雖必得魚明

年無魚死澤竭而魚未必得乎臣愚不佞竊意
皇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 賜租之惠有
文景之恭儉而 國不見陳因之富者所由來
固非一朝一夕然其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
伏惟 皇上幸念東南為 國家之本根小
民為父母之赤子下該部作速計議將湖州起
運錢糧曲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存留通 賜
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
糧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候
奉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上

下 一言愛人之 詔則可以收千萬人之心
孟氏有云不泄通不忘遠臣遠臣也為民請旦
夕之命 皇上無以為遠而 賜忘焉臣不
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疏 曾撫則陽奏
臣竊惟 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遭發頻
仍而元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
而時委憲臣督察為補良亦專且重夫然而天
示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殷者何也 臣自中
奉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上

歲餘伏田里教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
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
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
邊速裔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擥沿門
乞哀搏頰求助若族丁稍眾者即不以正戶應
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壯孱弱之人往往不
達成所就乾道路即幸而達成所而衣食鮮繼
水土未服不瘡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
執銳以禦侮一方爪爬技繁以長足行伍哉

於應勾之徒稍遇壯黠則藉口亡命詐索親鄰
故隱行裝坐食解伴者伍未幾或營稱齋冊或
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糧甚有解者
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倉
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貨應出踐更
者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廢產
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
死蓋至於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
外而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亦半廢
矣余州史料卷二十九 後集 上七
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斃者
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
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
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於近而不預規雇使吏
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絕
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至破家
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 請者有
三疑四兵制也白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
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

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
其調衛者後入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
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 高皇帝時多掣
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
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水之際奏 請小有不
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註誤
累及親友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
也又況未犯其真為之後者也至於邊衛之缺
伍固所當應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戰而得
一階半級之勲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楊粵之
民性不耐寒秦民見竹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
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
固可改而遠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願言之深
以為然特以身被專寄官 執法不敢以是
請而臣 請之也如蒙 勅下兵部查果臣言
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本省衛所旗軍
缺籍其有遞遠者分應勾解者即於百里內外
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

犯議邊衛煙瘴地面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姦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食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縱放之法一體寬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一夫不獲之耻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愧悚

乞 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衮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

全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十九

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切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日行至南陽而歿先是開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就食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主

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剿勝後先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修過當上于 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採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為荒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煒燁變為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綰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時 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簞簋不飾當 宸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 賜以 圖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莖壘都門而遠却羊石之騎避杜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歿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寂寥無為之 請者而年歲

全州史料

卷二十九

後集

廿

父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計故乘訪問耆碩隆廢之與止速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或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厲臣節也伏惟皇上即位一詔首雲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振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士臣必當加錄如蒙敕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七

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贈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慶六年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疎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聖祖遺意懷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

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鐵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明例應合祠祀又查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本省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回本有祠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并稱春秋祭祀祀告臣緣未請有祠額及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二

在祀典等因臣查得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內於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

范姚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

侯廟竊謂國家於忠賢節烈之士旌不遺遠

祀不憚煩蓋上合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

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

効在東南而義塞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

雖氓吏婦孺亦能加額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

同節信在當時固已有定論矣遠得專祠應

而巡獨缺祀南陽比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午諸臣尤烈蓋內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保障山東之巨勲抗節踰於劉沈矢志堅於君素用以配巡真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上請伏乞 敕下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頒降祭文一道有司春秋舉祀不絕俟纂脩會典之期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

集州史料

卷之九

後集

七

束之臣軌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

為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觀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漢唐宋以迄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 憲 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僉舞則益而八達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茂以亦矣 世宗皇帝亦明詔易像為主易王稱師此篇古備

信之真是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體貌貴為迎傳遂至僉舞蓬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為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 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為奉行者之過也今幸建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異為

集州史料

卷之九

後集

七

此冒昧上 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本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充復其於 聖化不為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竿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當時所紀雖不盡覈然而朽木糞土之謂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為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

責與尹竊鉞。陛下欲使天下改過。各權相之奪情。以應廟百僚。上屢飭有司之格。勉而予。求於母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惓然於大聖子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蓋不倫至此也。臣以為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為純。蠟庶可從。顧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

於從祀諸儒

有所進斥固極精

富然所進

歐陽修者文章主選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

兗州史料

卷五

使集

十五

曾議補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

者濮議微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為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傯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仰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信從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辟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進禮官館閣大抵會議定奪庶幾聖道益隆聖德益顯且本腐儒竊覲追陪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而

以春秋丁巳廟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攝攝惴惴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為韓雍孫乞

恩比例錄功疏代作

臣惟聖主之所以整一字寓垂拱而成安撫者唯賞罰而已若乃議賞而至延世慎終而復追遠此固鼓舞之大權而亦使民羈厚之要道也是以孫叔之後見收於負薪甘陳之封仍廣

兗州史料

卷五

使集

十六

於易世竊念臣高祖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弱

冠成進士為名御史用廷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即奏革寧府護衛開百年曲突之謀進督宣大諸邊復破却逆吐強虜為一時干城之重屬景泰天順之季以迄成化初年廣西荔浦脩仁大藤峽等處蠻徭廣東高雷廉等處并海面流賊作亂攻剽城邑殺傷王臣一時文武大吏雖望如柳溥材如葉盛不能快策平蕩以致賊勢猖獗綱微縱橫百姓罹塗炭之苦

九重深宵時之慮臣祖錄兵部侍郎出恭澂
尚書主事會推先食都御史贊理南征軍務
時雖與都督同知趙輔共事而臣祖勅諭尤
重事督撫專臣祖受服啓行陳即鞠旅誓不與
賊俱生當率漢邊官軍十五萬分三道並進直
島大藤峽諸蠻巢穴擒斬賊酋池大狗李吉衛
楊光范等共斬萬千餘餘敵奪回被虜男婦二
萬餘人平除寨峒公百三十六處奏捷上聞
馳輔進封武備伯臣祖陞左副都御史仍留巡
撫

金州史冊

卷五

後集

七

撫成化三年內蠻寇復發臣祖督兵征進柳州
大容山吐流容縣鷄冠山博白等處擒斬賊酋
鄭昂等共一萬九千餘級四年五年又歷征進
謝仙牛領山等處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餘級
丁憂離任該兵部會推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仍理巡撫於梧州地方開設軍府振揚國威
六七八年征進團鄧山南寧等處擒斬首從賊
共八千三百餘級十九年征進七里沙田高鄉
等處擒斬首從賊共七千九百餘級節奉

憲宗皇帝褒獎勅諭見在臣祖前後功次
史家傳廣志及兵部堂稿可查臣祖因拮据軍
事心力耗損跋履瘴險病痼交侵乞歸養疾未
尤而逝荷蒙聖恩給予應得祭葬子某自以
二品考滿蔭授光祿寺署丞弘治十年內該總
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庭瓚巡按廣西御史丘天
祐合疏稱臣祖無前之偉績善後之宏猷地方
軍民家室稅若使國家無臣祖是無兩廣矣
禮官覆勘無異題請於梧州府立祠春秋饗祭

金州史冊

卷五

後集

七

惜一時銓曹失伸崇贈之典本兵未及世賞之
議而臣祖居官廉潔宦橐蕭條胤祚衰微饘粥
空乏既不能伏闕陳上廼九重之顧又無
疆有力者以為之援因循至今雖嶺徼之香火
尚新而桑梓之蒸嘗不繼臣代居冢嫡實切痛
心切念趙輔雖為總帥其督戰進止皆出臣祖
拱手受成獲開茅土世世不絕又有縣丞陶魯
者一部曲耳雖累積戰功位至藩伯而獲級前
後不滿二萬得錦衣千戶世襲及查近年尚書

武正茂陵雲翼俱以兩廣功次隆世襲升戶部
祖運善決勝之績比之輔曾執重執輕披棘莫
路之勞以擬殷凌執難執易必有能辨之者又
查得右都御史顧佐奉職 仁宣之朝近以
擬臣題請超贈少保臣祖勛伐更優年祀尚近
於贈官尤宜為此比引前例陳情奏 請懇乞
天恩節吏兵二部覆查無異將臣祖優贈及
予臣世襲錦沐一官不唯臣祖銜卹於九泉而
臣亦迴生於一織遺揚之吏咸沾膏而效死
者州史特 卷三十九 後集 廿七

死服之祇亦加額而思報 德矣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三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棠次

功臣公侯伯存革議

明興公侯伯之為世封大率擬漢代而其後之
或存或革亦類之其所以或存或革蓋亦有幸
不幸焉未必一一秉之 今甲也以余所可知
有功小而不得存者有功小而存者有係疎
而存者有有罪而存者有罪小而絕者甚乃有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一

無罪而絕者訂其一二以俟司封氏采焉而聽
明主之擇曰功小而不得存者定公之為公
也以增壽之歟且見僂也公之則過雖然中山
之勲塞天地即一明兩公非侈也恭順侯之為
侯也一降虜耳雖然父子死國難是故不得不
存曰功小而存者保定侯之為侯也父銘積伐
至都督而用 東官舊恩伯子瑤繼之而破西
南夷甚微恥矣如以南和之例例伯之可也懷
寧侯之為侯也以奪門伯當奪而在戎行以免

曹欽之除甚易耳伯之可也定西侯之為侯也
以破西番伯進而以破麓川功侯麓川之功疑
矣伯之可也西寧侯之為侯也以宿將挾二子
之貴 而得封耳非開疆破敵功也然而子瑛
亡於土木伯之可也若清平南寧之為伯也降
虜也崇信懷柔豐潤東寧之北鎮武靖之南征
也以宿將伯而功不蔽靖遠為伯也其疑似定
西然而且有訾矣皆下而為間長可也曰喬疎
而存者黔公之為公也非自英始自晟始也晟

弁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

於交趾麓川之役三敗績焉 天子以其荒服
而公之今其存者晟之弟昂後也然又皆庶孽
侯之可也曰功大而無罪絕者穎公之不為穎
也以燠死而隱之不以罪死即如懷遠臨淮例
侯之可也曰功與罪俱大然而罪不至掩功者
韓公之不為韓也其始 天子之制辭曰蕭何
何及後人而續韓及身而削即以驕死不公不
侯耳而竟終削焉淇公之不為淇也以敗績然
亦靖難之戒首也而又死難用成國安遠例而

公侯之郎不可皆伯之可也長興侯之功在武
定上其抗靖難師而被獲一也即不得用英例
侯伯之可也不然而下為閫帥亦可也曰功大
而罪小絕者宋公之不為宋也其功盛於東甌
而又於岐陽在此征夫處分耳上固寬之而
用之矣即不獲如東甌岐陽例伯之可也同安
靖安之不侯也以不能諫止洪公耳然力戰而
死於兵柰何削之即不侯伯之可也即不伯下
為閫帥可也有功而子孫之罪小者江陰之子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後集

三

高靖海之子積安陸之子傑而不侯也其功皆
開國也而子以靖難嫌即不侯伯之可也安平
之子安而不伯也其父死義者也即不侯伯之
可也此余所知者耳其不可知者固衆也抑余
復有贊焉夫文臣不封公侯者高帝律也
帝方右武而左文且其時甲冑之士必膺受服
而帷幄之臣無預汗馬故斬之今既為統帥矣
至封伯矣身有功不侯而子孫或有功乃得侯
是倒置也法所宜寬也閫帥濂官也於法不宜

襲自伯而不距指揮則甚遽冒不倣高帝之
初制而子男之乎子視正二品男視從二品其
祿如之而以次伯則甚雅法所宜益也指揮以
下其襲也則開國難靖難易餘戰功更易矣開
國者取天下於天下者也靖難者取天下於家
者也餘戰功毋係於成敗者也法所宜更也然
則如之何以是三者而酌於前者可也

從祀議

今上之十二年御史言孔廟從祀當用故新建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後集

四

伯王守仁翰林檢討陳獻章而它給事御史有
舉布衣胡居仁者因及故尚書章懋羅欽順處
士吳與弼布衣陳真晟大宗伯請與九卿翰
林東官諸僚議議乃推布衣居仁而於新建
伯十一參差即檢討亦不免焉輔臣折衷以新
建及檢討布衣請詔曰可世貞時病居里於
所聞晚然嚮者嘗承乏監晉臬試以新建及檢
討從祀策諸生乃推廣其意而議之

議上

自聖人之道明而天子推本孔子之功詔天下郡國皆為孔子官以祀而悉籍其七十二子之及門者爵而配享兩廡已又悉籍七十二子之弟子及後儒之為傳故訓釋有功於六經者爵而次之已又籍魯論之所載四科十哲者加爵之而升祔於堂已又籍其得道之統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加爵之而升祔於左右居十哲前至嘉靖中始罷不稱爵而別立啓聖祠以顏子之父路魯子之父哲祔焉而兩廡之所進退至是始稱備獨以我明高皇帝汛掃羶俗取推祫而冠裳之重熙累洽儒賢輩興而兩廡之祀自一薛文清外寥寥無紕何論宋世至不得與胡元比肩即士大夫橫經而造壇壝者有不怒焉若失懷焉愧且憤哉今天下之為新建學者大率十而七往徃高視闊步以不為新建學者為淺夫而諸不為新建學者以新建學者為瞶瞶閭中之學為新建之悟之而生悲嶺南之學為新建之掩之而生妬難其助者疑其端

傳其跡者窺其衷此識之所由以參差也第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歟而不在於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為不失聖人之統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非求悟也為不盡得聖人之心而悟也今其所摘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可接孟子之性善而它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當正德時新建肩閭外之寄建不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瓜距之鋒全身遂害要必有所謂權者而不聞其有屈節之實柄在悍帥則悍帥擅挾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抑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籍令馬季長杜元凱而處此寧有是哉嗟乎若新建者又焉可助疑跡窺也檢討之學似不及新建博於六經羽翼亦淺然其儀表之光霽識見之超邁在孔門當遠出魯點上等之宋代亦堪厲行周子蓋得聖人之心於見聞表者也新建恐所不及也胡布衣一篤行君子耳今其書具有於道實未有所悟於六經實未有所發揮也陳

橋討有一札云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
孔暘又云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而已孔暘
尚不獲登孔子之廡則居仁詎宜從程朱之後
竊以為祀居仁不若祀吳與弼與弼之毀以名
重而毀也以人主之重之而毀也又竊以為
實學實行得大儒識者則亡若文章安慤羅文
莊欽順有體有用得大儒節者則亡若王端毅
恕明之第一賢臣也其所著石渠意見於聖
經有發揮不啻賢於布衣之居業錄也今人見

集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二

議章文懿羅文莊則尚躍然於端毅則惘然弗
之應矣何也為其專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
議下

吾謂孔子不薄事功者何也孔子輟環天下歷
七十二君而不遇始退而刪述六經然猶曰我
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
故從祀者不獨明之王端毅恕而又有宋之范
文正仲淹文正之料氣其猶在涑水上乎涑水
為焉行君葬也然猶有疑孟子書而文正導大

儒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章自文正始也夫歐
陽氏者文正之豪也其本論名為闢佛老耳又嘗
疑易繁而妄解春秋今徒以濮議之合而祀之
而文正者乃上不得擬涑水下不得列歐陽者
何也吾以為居仁與弼宜專祀於鄉而進范文
正王端毅章文安羅文莊於孔廟之廡可也凡
與居仁與弼例者才人曰學正曹端也布衣陳
真晟也脩撰羅倫也給事中賀欽也即中莊景
也布政使陳選也國子祭酒蔡清也御史陳茂

集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八

烈也大常卿魏校也贊善羅洪先也皆可專祀
於鄉者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堂之附夫四科
十哲者述魯論之徒記與陳蔡之難者也非以
十哲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教也且夫
子有子也曾子也述魯論者之師也而不及
故曰非謂能盡夫子之門人也夫子之教有德
行而已而何以政事言語文學為故曰非以四
科裂夫子之教也率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夫
子之責之若錄錄然而至我也短喪之論畔名

教聽心術為萬世罪人何以辱此堂也今且有
兩說去十卷之寧我非有而進有若南容乎而
取宋儒之二程朱子於其末乎抑盡絀于路子
資潛夏於廡而以顏閔二冉曾子子思孟子二
程朱子配乎二程朱子之獲配也伯淳以德正
叔朱子以功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嘉靖之典
禮夫其去像而易木主也為像之未必類也後
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為王之尊不及師也重
道也曰師則無上矣胡以去遵之十二而十也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後集

七

去侑之入而六也使天下萬世曰人主自尊
而卑大聖人自嘉靖始嗚呼惜哉是二者所宜
亟復者也

南倭北虜策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
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
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
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寇有
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寇索頭之能

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
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
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
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
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
也提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
虜而後金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
後金制中國也終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擄掠
縱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膾腥臊

金州史料

卷三十

後集

十

幕喜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
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
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
也是故倭而入也亦倭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
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閭
闐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午虜
虓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
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
乎固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

遇虜南邊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
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
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
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
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
豪喜亂者倡之不自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
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
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
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牙鈴集我欲抽
金州史綱 卷三十 後集 十一

守宣太策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
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
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
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虜大漠之南
至庭絕而不復暮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
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
能入之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
小創小止大創失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
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戶
金州史綱 卷三十 後集 十三
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
內毳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耕
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
能要也門戶折手足痠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
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
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
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
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
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游守矣又有御

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計得而九牧之也令則為蒙不合則為製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父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無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掠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

奔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叅間則可昔者唐之未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章阜以蜀而不虞蕃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

乎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強置經費營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嶺南弭寇策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

奔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古

其海寇負海以為註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羅羅以為通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輳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解寇徒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

其賦稅以予冠至倍而償之矣鄰之民既迫於冠之害而不得不事冠則購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冠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育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邊者大用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五

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輒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為亡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討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

不賁賁厥疾不瘳膏牛垣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龍牌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慶宗室策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母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年來王國鮮敗度葉檀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撥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醇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賞送事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三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八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

百石益萬人吳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糧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華華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齎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問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納師窮若版築其入之負才藝者靡不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者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連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倖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泉州史料後集卷之三十一 國朝彙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永樂功臣宴

永樂二十年 上北征還京師分別將士有功無過者坐前列食上有功過相等而先入關者坐次列食中看功過俱無者坐下列食下有過無功者侍立文臣惟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坐前列食上看時達官都督吳成等以有泉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入閣 聖旨輕重有異

內閣其始不過掌典 制誥備 顧問司圖籍如古中書舍人學士秘書監職以故入閣者止云同某辦事而已最重者嘉靖末 旨云大宗伯煒陞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輔政時分宜為首輔 上極重之而不之及又云輔政益推隆袁公故也 最輕者萬曆中

外戚同時贈典有異

旨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隨着元輔辦事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陞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吏部左侍郎申時行兼東閣大學士隨着元輔辦事元輔者張江陵居正也不稱名云隨着者皆以重江陵故也其懸絕如此又推內閣必由廷推或徑出 聖簡今皆江陵擬上至馬公之加太保亦出疏擬尤為可駭

泉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弘治初以 英宗錢皇后從子安昌伯承宗

卒有祭奠無贈謚慶雲伯周壽為 孝肅皇

太后兄封爵至慶雲侯位至太傅卒追封寧國

公萬曆中 仁聖 慈聖二太后同在御而

十年加尊號恩 仁聖父固安伯陳景行僅

加祿百石 慈聖父武清伯李偉進封侯已

為異矣十一年冬景行卒止贈太子太保無謚

祭七壇而李偉卒追贈太傅封安國公謚恭簡

祭十六壇外不加四壇其軒輊如此真可駭歎

丙子甲午試事 明旨有異

景泰丙子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瑛倫不中式論考官少卿劉儼中允黃諫忽畧之故又出題犯 宣宗諱詔覆試免儼等罪而許瑛倫明年會試六科論劾循文等有 旨覽爾等所奏誠為有理但循文輔導有年國之元老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姑不究嘉靖甲午吏部尚書汪鉉子試順天不第上疏指謫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為擬考試官侍講學士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勅科道相糾

嘉靖六年七月禮部右侍郎桂萇言兩京科道官宜照 憲宗朝例互相糾劾以清言路下吏部覆言弘治十七年有之 憲宗朝則無例且萇疏出於言官論劾之後跡涉報復恐無以厭衆心 詔不許萇復言此成化三年三月

憲綱事例也 詔切責吏部仍令科道互相糾

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御史劉隅等言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比之諸曹不為不嚴使有遺漏安敢緘默 上怒切責俊民隅等牽倖有差而令吏部都察院覆覈擬江西道御史儲良材不謹當閒住兵科給事中劉良御史王道曹弘浮躁當謫 詔良材如擬劉良留用王道曹弘既終養不必考獨謫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戶科給事中孟奇降二級調外任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四

而責部院徇私掩覆仍責再考刑科給事中余經御史任鈿浮躁御史楊瑞張鵬翰不及降一級調外十月南京給事中方紀逵等劾先任御史趙洸不職御史毛麟之劾先任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先任戶科給事中顧濤不職吏部覆俱革職閒住十二年四月科臣劾御史張相鄭洛書汪似李循義蘇信臺臣劾給事中張潤身饒秀商大節曹汴徐俊民戴儒各不職 詔相洛書似秀儒俱閒住信大節汴各降一級調外循

義潤身俊民留用仍令吏部覆覈都給事中
良弼御史段汝騰陳賈唐愈賢俱不謹都給事
中李仁給事中郭應奎秦鰲劉望之葉洪御史
王重賢余鞠邵幽吳麟王朝用俱浮躁給事中
李鶴鳴傅學禮御史施山張澍許廷桂周寵徐
准王橋萬夔詹寬蔣瑜俱不及 詔黜調俱如
擬時給事中饒秀為臺劾乃劾御史王重賢段
汝騰施山鄭洛書周寵徐准廷桂萬夔張澍
洛貪污闕冗又劾通政司右叅議兼給事中李

鳳來

卷三十一

後集

五

李

鳳來都給事魏良弼奸貪誤國又言鳳來每同
考功郎中余胤緒及御史浦鉉段汝騰於御史
張祿家私會都給事中戴儒亦劾御史周寵吳
麟朱孔易不法事吏部覆疏內言鉉等私會以
考察詢訪非有他也 詔責吏部更議於是鳳
來鉉祿俱聞住六月南京科臣劾御史張鳳神
賈世祥臺臣劾給事中何祉俱 詔冠帶聞佳
尋以所劾官俱非見任責令再劾七月給事中
朱潤等劾御史劉景蒙劉宗仁御史王容等朱

潤給事中王希文李士文部覆希文革職景蒙
降外宗仁士文潤留用

致桂薦舉成化三年蓋在八月內巡撫延綏
都御史員缺吏兵二部會推都給事中劉凱
御史魏瀚俱堪任而十三道御史會劾云各
俱不堪 上責吏部覆覈令瀚降一級與
致俱調外任且曰科道言官其中豈無行止
不端如二人者比令各科舉來聞於是御史
劾左給事中董振右給事中紀叙給事中王

金州史

卷三十一

後集

六

王

秉彝侯祥給事中劾御史滕霄曹英奴縱衛
史降知縣給事降州判官弘治十七年却無
所謂科道相糾劾事惟吏科給事中吳彝戶
科給事王孟論劾吏部尚書馬文升左都御
史戴珊陰私事於是御史馮允中等劾彝孟
自知考察當黜預汚其當事以為脫罪地下
錦衣衛究問部院查其事跡以聞彝為民益
冠帶聞住僅如是而已
待撫按重輕遠絕

正統元年右僉都御史李濬巡撫遼東是時有
隨辦文書御史李杲而濬與巡按御史邵嵩有
隙嵩將滿懼濬留之乃貽書杲求解濬微聞之
以詰杲索其書杲答以無有又語抵便濬怒發
其事杲懼亡歸京因逮嵩俱下獄論嵩贖徒杲
贖杖有旨奪嵩官杲調外任正統十二年南
京給事中御史論劾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周銓御史傅霖楊永及胡鑑銓黥束謗諸御
史同論銓銓奏辨行勘間以病死於獄下刑部

詹事府

卷三

後集

常霖永罪級給財產之半贍銓家鑑贖徒復職
為從者御史辛浩潘英左輔聞人謾張斌張禮
楊觀王紹宗儀將張承翰尚某給事中劉煒等
六人俱贖徒復職詔霖永處決劉煒如擬而
胡鑑特發鐵嶺衛軍左輔等諸御史皆降邊遠
驛丞夫錦衣之叅法司之擬豈直以誣告律坐
言官耶而不究風聞言事之訓馬順金灝已為
承振堅指矣乃猶以為輕而加峻焉何也景泰
二年杜直獄提學御史張諫試順義諸生於通

州察院時巡撫順永都御史李賓之父封太僕
卿為其少子諸生貫托優取諫不聽賓聞而馳
至通州值諫方試士杜門不納賓毀門入手駭
之諫上疏具其事逮諫及賓父至錦水獄鞫而
釋之仍杖諫二十夫李公以私事鳩風憲而毀
辱之乃不加之罪剔歷八座者踰二十年何也
弘治初調監察御史姜洪為山西夏縣知縣
巡按湖廣與總督漕運都御史秦紘因公事文
移相激紘批詞云割付湖廣布政司經歷司轉
呈御史府

卷三

後集

呈巡按監察御史姜洪照詳施行洪亦批云布
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早行處
置毋致臨期有誤國用於是紘奏洪越禮不
遜事下都察院刑科叅紘紛擾自傷大體都察
院亦言巡按御史令經歷司轉達巡撫都御史
於事體無礙上以事干名分命吏部會議
之於是吏部尚書王恕等言洪詞失大體刑科
都察院詞涉偏倚上曰洪批詞不遜有失大
體難居風憲調任刑科都察院僉書官偏向

不公各罰俸一月。祖宗朝其待巡撫與巡按體統懸絕如此。今幾於倒置矣。

改削孔廟禮儀

嘉靖九年有旨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止稱至聖先師孔子華大成文宣王號廟宇止稱廟不得稱殿。西配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華克沂廟鄒國公爵號十哲閣子以下止稱先賢某子華侯爵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華伯爵孔子并四配以下毀塑像更

祭州史牒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為木主春秋祭祀止用十邊十豆腐州縣止用八邊八豆樂舞止用六佾別立祠中祀叔梁紇曰啓聖公孔子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配罷從祀者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改林放蘧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鄉壇入后蒼王通殷陽修瑗斥抗議者御史黎貫為民編修徐階外調餘提問鑄俸有差。

慶邸前後旌罰同

正德嘉靖間慶王台滋前後所遇皆有巧同者初以遭安化之亂特敕遣行人慰諭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五千兩豐林弘農真寧華昌諸郡王各金五十兩白金二千兩既而大監張永右都御史楊一清論其稱臣安化恣行媚諛追行人還改敕切責革護衛及祿米三分之一嘉靖初以不法為都御史張璠論劾圍守初以吏部侍郎溫仁和言遣官賜書慰諭後追還革其爵守先王園。

李州史牒

卷三十一

後集

八

二逆旌典同時

正德三年四月乙未賜立安化王寘鐸母妃楊氏坊貞節并與之敕楊氏改恭和王遂壘祀也遂壘薨楊水滸不入日者七日與之同死又一日丙申寧王宸濠謝褒賞孝行復請追獎先德特詔翰林院撰文諭祭其先王何叛王之徽倖旌異在一時也然楊氏死事實真諸王除國異典。

齊王搏泳樂四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南京

西內宣德三年以熾賜裁少子賢熾存谷王德永樂十五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宣德三年以熾俱賜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後俱賜裁右齊谷以反誅漢以反諸王皆誅其子故國盡除荆王見滿弘治年削爵錮西內尋賜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耀嘉靖二十四年誅庶弟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熹永樂十二年削爵守恭國弟濟熹立宣德三年濟熹削爵錮鳳陽高牆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五

成化中遣降韓府漢陰王徵鍵為庶人王母平

漢陰王冒宗之罰

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周恂凌遲處死妻妾子皆梟首籍其家仍貽書天下諸王以主無子將死令官人若有娠者以托韓王及諸王既薨妃父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與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既長請於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天順正德二宗室冤死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天順五年錦永衛指揮遼果行弋陽王真鑑與母妃姦事令果覆殺之而虛上怒使更覈之乃以實報上勒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屍曰毋污我玉牒也史謂當焚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為冤酷之證云○正德九年魯府歸善王當泓奸武善射流賊入境從其父魯王乞弓矢從睥睨間射却之事聞特賜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當泓厚而吏部主事梁穀微時亦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者言於穀謂質巖必反及反則當累若而穀以訪于

所高乾乾報書如鳳竹言又有劉昇者與千戶
瑞寶有鄰較復訪昇則報如鳳竹言且謂寶亦
與謀殺邊告吏部尚書楊一清一清信之密以
諸兵部尚書陸完伴發輕騎屬總兵劉暉於濟
謙伺變事稍稍當返故使酒嘗辱辱長史馬
魁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誣實主之
五奏聞詔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錦
從指揮韓端往執之發總兵鄧永桂勇等兵為
繼繼當誣誣不知也併質等俱就執於是巡按

孫川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御史李翰臣具劾殺而一清等主之更請翰臣
於外下法司訊問無反狀質等惶成鳳竹亦請
中外而論馬魁斬獨發當誣鳳陽高嵩既至而
俊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冤哉以頭觸牆而死殺
竟無恙史蓋痛情當誣之見誣而恨殺之失刑
也二事極相類

閩錄集正教

高希大集有論罪人魯秉正謂其性質剛敏幹
辦匪能於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乎矣所

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期計出
端自欲深根後塵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愚
哉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驚四歲
小女聲曰為寶以歸是其心之正也乎於此之
際不才之機可見所以昔人有云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
不能為人之父寔難種於世聞之不致生人陷
人是其罰也攷之史秉正以訓導言事見賞權
為刑部主事無何進承敕郎尋超拜山西行省
參政適建通政司遂以為通政使不久而聞及
之事實非常聊志於此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古

洪武二例

洪武十八年福建興化府吏何得時匿父喪不
報特凌遲處死示衆又詔天下凡人居道士
許人得詐拔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聽從打
死勿論已上二條余嘗見於刑部所藏洪武中
事例以其尤異故記於此
進表變儒學官以註誤誅

洪武間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不少其可知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撰增官吏俸謝表內用你則垂憲誅止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撰賀萬壽表內用垂子孫而你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司撰賀冬節表內用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二司作正旦賀表內用建申你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用睿性生知誅常德府澧州學正

集部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十一

六

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司作萬壽賀表用體乾法坤又為本府作謝賜公服表用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賀冊立表用永紹億年又有以天下有道及望拜青門誅者諸所誅則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廩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髯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其他則不可曉矣史既諱不載而雙槐歲抄出於黃氏祖孫之筆頗核因郡而志之

集部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六

壬午諸臣家屬敕旨

永樂元年正月校尉劉通等齎帖為奸惡事一將刑科引犯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口又引犯人楊文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奉欽依連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起還有不識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恚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廝都拿去同刑科審親近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盡發去四散充軍若遠親不肯把親近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二月解到鄴

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同二年十二月
十二日教坊司題有奸惡卓敬女楊奴牛景先
改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謝昇父旺年七十四
男咬兒年二十俱奉 欽依發金齒衛充軍妻
韓氏送洪國公處轉營姦宿茅大芳并男順童
道壽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張氏發教坊司病故
右韶舞安政等官奏奉 欽依著錦衣衛分付
止元縣擡去門外著狗吃了十一年正月十一
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有奸惡齊泰等
姦并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姦四箇婦人每一
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懷身
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兒奉 欽
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箇淫賤材兒又奏當
初黃子澄妻生一箇小厮如今十歲也奉 欽
依都由他 按南京法司 教坊所記凡數十
條今錄一二於此

宣德正德二狎敕

偶閱其敕其辭旨頗相類固記之

蘇州府知府况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
促織今他所進促織數少又多細小不堪的
已敕他未後運自要一子箇敕至爾可協同他
幹辦不要誤了故敕 宣德九年七月
說與張雄張銳于經周昂朱寧知道我在宣府
家裏等處住坐壞衣飽食身閑心樂歡喜自在
見今在京內外答應不許將不要緊大小冗事
及泛信等文書并懶惰躲滑失誤供事激惱朝
廷惹我生氣生惱又今後但凡文書上寫及專
奏州呈報 卷五 後集 上
事回稱將在京西番經廠保國寺新宅外宅等
處不許叫寫京裏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本寺
字樣并宣府不許叫口外字樣止許叫寫宣府
家裏字樣其新舊家人已經賜姓更名不許叫
寫原籍姓名如違重治不饒 正德十三年
景武二朝外遇
景武二朝外遇
賜磨屋金帛千計無何 睿皇復辟勒惜兒出
外校餉伐 毅皇狎太原妓劉良女携以從

大慶幸之飲食起居必與偕江彬錢寧并諸中貴皆母之曰劉娘 上至臨清復乘飛舸至張家灣挾劉弼南道遇湖廣右叅議林文績入其鄉奪一妾而去至大同娶都督馬昂妹至綏德幸總兵戴叔家取其女正德十六年 詔有回回人于永擅入豹房蠱壞 先帝等語初不知所始考之其事在正德初永色目人善壯陽誘正為秘戲得幸擢為錦衣都指揮同知復上言尚書女白哲而麗大勝中國 上信之時都督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五

設內教場

正德九年設東西兩官廳於 大山其規制倣

團營選宣府大同遼東延綏驍騎充之曰四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廳都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輝張洪神周而令都督江彬兼統之 上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噪鼓砲礮聲徹九門 鐵文組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 上與將士恒簪黃紈甲中外化之雖金緹盛服必襲於外彬泰尤親幸承日紅笠之上飄飄染天鵲翎以為貴飾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二十

部尚書王瓊得 賜一英下教場每誇之人以為殊過云

遣劉允迎佛

王文成公集有諫迎西僧疏稿及於諸公誌傳中頗及此事而未得其詳攷之史蓋正德十年中貴人有言於 上謂番僧有知三生及未來事者西人謂之活佛遂傳 旨查永樂間太監侯顯迎尚師哈立麻事例遣同禮監太監劉允迎之以殊排為幡幢黃金雜寶為法供 賜法

王金印珠沿綉襴袈裟及其徒饋遺以鉅萬計
內庫黃金為之一空 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
得便宜行事所經路茶鹽引亦數萬計允未發
而導舟已抵臨清漕艘為塞由真定入大江轉
入峽舟大難進易以鱗艘相連三百餘里至成
都有司先期除新館務極宏麗日支廩百石疏
菜銀百兩迨入蕃物料估值銀二十萬兩鎮巡
力爭之始減為十三萬兩百工技藝聲樂悉備
涪歲餘始發從者指揮而下十人甲士千人踰
夔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兩月始至其地而所謂活佛者匪弗肯見允及
部下皆悉 脅之威者夜襲我盡奪其珍箱甲
仗以去將校死者幾半傷者復半之允得良馬
以免既歸則 上已晏駕 世廟登極矣言官
劾允下獄抵罪

弘治鳥獸供應

光祿寺卿胡恭等奏本寺供應瑣屑費出無經
乾明門貓十一隻日支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
刺胃五箇日支猪肉十斤羊二百四十六隻月

支紫荳二石四斗三升黃荳三升二合西華
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十二隻共支猪
肉并皮骨三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
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虎豹一隻支羊肉三
斤豹房五約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
處鷄子房日支紫荳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
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
三萬五千九百餘斤肝三百六十四副紫荳粟穀
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有八兩御馬監三
夔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二

狗并群狗七十隻俱令退出及食牲口房雜雞
八十六隻鷄四十一隻鴨九十六隻花猪二十
一口俱送光祿寺供應餘皆仍舊按 孝廟時
最無鳥獸耳目之說而所費猶如此他可推矣

賞進珍奇

天順中西寧指揮汪某進五明黑馬一匹賞銀
三十兩蔚綠二表裏鈔三千貫仍賜 敕獎
山東手原儒學生員張進德奏用已資穿成彩
色珠燈二副大圓燈二椀及墜燈飛鳳結子華

蓋仙重仙鶴壽帶以盡臣子之心 上納之賞
鈔二千貫

處諫臣

本朝言事之臣廷杖遣戍則有之然未有論決
者 高帝時無暇論矣惟蕭儀之諫遷都至
於剛而楊繼盛之劾權姦不免絞郭希顏之請
安儲斬首傳西畿十三省第楊郭俱獲昭雪而
蕭遂泯泯可歎也此外御史馮恩以論劾汪鉉
方獻夫有所稱許論斬主事海瑞以直言 上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失論絞俱得釋

大臣三木

正統中行在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
等言京城草束不敷請以御用牛馬分牧民間
上以示言官劾中敷等變亂成規下廷臣會議
罪至斬枷示長安門外半月始釋之居三月死
刺使臣朝貢帶長行馬駝存留大同收放 上
朝罷問馬駝數幾何應支草料數幾何中敷等
倉卒不能對悉下獄諭斬 命禁錮之王振有

憾於中敷輩故也明年中敷自鳴永樂守城功
以母疾亟請令校卒押回省侍至秋朝審吳璽
陳瑞減戍還衛中敷候母終以聞久之中敷母
終法司言其不赴獄乞逮之特宥為民翰林院
侍講劉球以言事忤 旨下錦衣獄夜屠裂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以伐文廟樹柏於監門諸
生千入伏 關請代始得釋駙馬都尉焦致以
受留守衛舍火贓初長安右門半月大理寺少
卿薛瑄以駁死固論絞三覆奏始釋之侍郎于
謙以薦人自代論斬熟審始出之時勉瑄謙名
臣敬國戚也御史李儼以監牧光祿寺祭物道
遇振不跪執下錦衣獄杖訊之充遼東鐵嶺衛
軍兵馬指揮范質以不為振家奴尋空宅召至
東門上杖之數十復發修道路下錦衣獄枷示
大通橋七十日謫充鐵嶺衛軍金吾衛指揮同
知華某與振從子指揮山爭狎被下錦衣獄杖之
百髡其頭而漆之枷號三月謫充大同衛軍
正德三年以公差逮例乘輜加高寶同卿准請

湖廣按察司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璋於張家灣以酷刑枷巡按隆慶御史王時中於都察院門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查盤稽誤枷號戶部門以都御史劉孟按察副使吳廷舉枉道還鄉枷號吏部俱垂死而後釋之噫何二豎之好施三木如此

天順詞事之異

英廟復辟之際一惟曹石輩修隙排陷大臣而緹騎縱橫於朝班或外郡執人生以嘉黨真足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五

奪魄數日府軍前衛指揮使奏都督僉事張義實于讒黨今仍宿衛恐有異謀上命錦衣衛治之連都督僉事王英俱杖一百發騰衛衛充軍校尉遂果縛其百戶楊瑛調與張永舒良親善命錦衣衛拷訊之衛卒縛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某謂為王誠黨訊如楊瑛還果復於朝班擒六興左衛千戶劉勤謂有訕止語即誅之上直軍人言保定知府傅霖私庇王文籍沒之黨欲執以來而力不能命錦衣差官執之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得幸上數惡以詞外

事其著者行刑部員外郎杜鈿蠡通百戶李榮

妻杜數聽其情轉囑同部郎中馮維孫瓊寬獄

情誼維瓊充鐵嶺衛軍鈿枷於刑部前至死行

御史田斌與欽天監博士單誠發善斌按四川

誠以使事過宴飲過付失事都指揮徐欽金求

減其罪下錦衣衛極刑拷訊斌乃稱所受金以

半寄進表忝議馮家獄具論斌誠俱充軍欽

等罪有差上命還加拷訊令其報御史什人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五

進士差出似此受賊者還有幾人三法司錦衣衛會究斌言前巡按御史錢璉往建昌衛選軍政魯受金銀序班丁華齋詔至四川受銀五兩誠言欽天監正陳鼎有事於伊王府亦受銀又各言工部主事陳善行人李麟楊魁先後至蜀府行人文志貞至潁川王府俱假公事受賂然皆風聞不知虛實欲先收善華鼎麟下獄與對魁志貞出使宜待其回進已遷福建副使遣人逮至另行對問報曰可又行福建僉事包瑛

不法事下都察院獄不勝忿自縊死又行

祚巡按雲南御史程萬鍾召淫婦入幕通及受尋甸知府安成等金下法司問祚欺財枉法充軍萬鍾贖徒為民上命拷訊如其貪淫者幾何三法司錦衣衛會究祚等言工部主事黃鑑清匠進士張倫齋詔俱受賂御史魏瀚巡按有淫行俱逮至對理報曰可俱以上晏駕得解行巡按宣大御史李蕃擅捷軍職及用軍容迎送命六科劾之下錦衣衛鞫訊柳余州史料卷三十一後集二十七

成化詞事之異

成化十三年設西廠以屬太監汪直俾詞伺外事行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泰殺人及其子指揮華行金居間事置之獄遂併逮畢叔父兵部主事仕偉中書舍人仕敬姊夫禮部主事黃仕直尋籍其家論死及謫序有差又執勘泰事者刑

部主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又執太醫院

對海味貳又執浙江左布政使劉福又執貴州清軍御史黃本牙韋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又執廣西勘事郎中武清下錦衣獄無何以大學士商輅尚書項忠等言革西廠月餘輅致仕忠坐事為民又以御史戴縉言復設西廠發雲南百戶私事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張文質錦衣衛即執之詔釋文質而罰掌衛官朱驥等俸行南京守備太監單包開住都督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二十七

李震交通不法事命太監汪直往南京責之包單任孝陵司香震取回間住行南京內官監太監單力朋貢船載私鹽事行駙馬都尉馬誠樊凱私通使婢事行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啓邊釁事行山東巡撫都御史牟傑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囑托事俱下錦衣獄仍以文升係犯法科道官不言宣諭切責給事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汪濬等二十九人皆廷杖二十行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同知牛循戲狎樂婦平欺

諸罪行發光祿寺卿艾福等失察廚役盜牲
下刑部獄自是以後汪直方馳騁邊功數出
軍務而中外之臣小息有矣

正德詞事之異

劉瑾既掌內行廠而谷大用掌西廠丘聚掌東
廠其所緝發者公差尚寶司卿崔瑋工部郎中
張瑞擅乘輅按察副使姚祥無關文擅馳驛巡
按宣大御史主時中禁繫職官丁憂工部郎中
劉汝靖侵官地錦衣千戶韋冒引工不至刑部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員外唐權失拘審公差大理寺少卿季春途次
娶妾載私貨南京戶部主事張鍵擅坐察院索
夫馬蘇州知府鮑瓚貪酷害人平江伯陳熊受
同宗指揮陳俊囑以濕米買銀輸京巡捕御史
薛鳳鳴與所部指揮石璽飲教場投壺號踰御
史劉寓生與僉事陸健忿爭廣東參議吳廷舉
都御史劉孟俱枉道還家巡撫大同都御史王
綸杖三人死俱逮繫枷杖戍謫而瑾又詞江西
左布政使馬龍湖廣左布政使徐且鄖陽知府

曹廉貪濫僉事阮賓輕薄下吏部要寵且廉為
民賓開住江西新建主簿孫環廉能擢用又詞
雲南按察僉事劉用中罷軟曲靖軍民府知府
林堪年老貴州普安知州朱易重聽俱勒致仕
此又昔年詞事所無也

正德中旨附批

正德時滿剌加國王所遣使臣亞劉以刦殺同
使亞智等二人事發問擬凌遲處死其人江西
萬安民肅明舉也幼為盜附海船往其國得用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有旨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
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
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五十名仕
者仍不許選除軍職永為定例劉瑾所矯也而
草自焦芳修芳怨也戶部要大學士李東陽查
盤錢糧疏有旨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
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
官劉傑謝遷之無知叩閭尤有不能盡舉者不
知何為又以稽查任內遺失文冊有旨原任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馬文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
監察御史張津俱為民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員疏 上忽附批翰林院學士吳儼帷幙不修
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着為民皆
瑾所矯也成化二十二年亦有一事南京兵部
左侍郎馬顯乞致仕 上許之仍就顯奏疏批
曰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為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為革太子少保
亦令致仕

仁英二朝追故鄉

仁宗在東宮以永樂十八年自南京入謁因留
京師故有廚子二十人隨至治膳羞 太宗
忽出內批典膳局廚子二十人何為不奏悉遣
歸法司逮治之是二十人者寔無遣也法司以
聞得釋光祿寺卿井泉寺丞蕭成盡奏勒入光
祿寺自是東宮典膳缺廚役日二膳外無絲毫

給即索茶水亦不得火之 太宗晏駕

閱禁中奏知誣遣二十八歸者出泉與蕭成奏
銜之一日泉等奏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 上
怒叱之曰我甫下詔罷一切不急而曹小人令
我失大信於民耶御史逐劾泉等他罪 上始
出前奏示泉成曰誰書者曰署丞王鴈誰主者
泉成請死即日斬成鴈於市而謫泉為民永不
敘猶以泉曾受不死詔故也俄進寺丞郝都為
卿張澤為少卿召前署丞李顯至則亦以為少
卿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卿旌其不失禮也又以太監黃巖江保護間磔
之籍其貲削故駙馬都尉李讓子芳茂侯爵追
誥券奪長公主祿駙馬都尉袁容止食侯俸奪
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官爵俱以懷異故也

天順元年司禮少監許源以訕 上誅管樂房
司禮太監廖官保以索藥不得誅御馬監太監
郝義以與 邸王同謀誅錦衣衛百戶艾崇高
以進淫藥 邸王誅鐘鼓司內官陳義教坊司
左司樂晉榮以進妓女 邸王誅僧官清吳以

唐呢凌遲處死鎮守寧夏太監高平前錦衣衛
指揮柳州衛千戶盧忠以告南城密謀鐵嶺衛
軍前給事中徐正以請出上沂州俱凌遲都
督唐興以女壽邸主貴妃受厚賞充軍管內
庫太監譚吉以邸主取白金三萬兩實石萬
餘賞諸妃不白上下獄內官劉茂以為唐妃
習馬協號內府新房

弇州史料後集卷三十二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

加秩訪仙

永樂中胡忠安公漢以訪仙人張三丰不值由都諫超為少宗伯嘉靖中王大任姜儼以訪仙及符篆秘方超為侍讀學士其後榮悴之頃殊者忠安蓋別有托也

特賜蔣山寺廣薦佛會

弇州史料

後集

翰林學士宋濂記畧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敕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達諸冥期以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群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 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

從黃道出午門寘 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

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客率僧伽

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

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詣浮屠行詞事已 上法駕臨

牽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

墜地所變 上服皮弁搢王圭上殿禮佛址向

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麾奏悅佛之

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再奏

弇州史料

卷三十二

後集

二

昭信曲 上跪進薰鄉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

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

香或燈或珠玉明珠或青蓮花冰挑暨名舞衣

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

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異者

不用冊光祿寺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

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

臣退諸僧旋遶佛座演呪梵呪三周以寓攀注

之意初劉山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

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僧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脱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浦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勗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群臣從拜七奏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從拜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廉復跋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上悅敕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過半竣事還官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址貫月燭天良久乃已書之見 高帝之於釋門典禮之異如此

香僧封爵之異

宋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士

方最勝國覺妙智慧 晉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 賜玉印誡命十年封其徒尚師昆澤思巴為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澤護國宣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尚師剗巴堅參為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尚師即 帝師史諱之也按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元時贈帝師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稱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及其他銜名亦小簡

道教封爵之異

洪武中封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過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天下道教事 宣德封高道劉淵然為冲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竹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真人 嘉靖封邵元節為清微妙濟中靜修真凝玄衍範慈默聚誠致一真人 禮部尚書兼管朝天願靈

靈濟三宮總領道教事封陶仲文為神霄紫府
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恭誠伯兼管三宮總領道
教事時 徵王厚燭 遼王憲燁亦自乞封真
人授黃金印其印特大於國封之寶

一增設三廠

永樂十八年立東廠 命內官一人主撥錦衣
衛官校刺詔大小事情 成化十二年增立西
廠 命御馬監太監汪直主之權出東廠上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正德三年東廠有太監立聚西廠太監谷大用
矣復以榮府舊倉地為內行廠司禮太監劉瑾
自領之得詞察一切及二廠不法事

幸大璫碧雲寺

余始遊香山碧雲寺恠其現壯靡麗之極而不
知其所創者何人後知其人為于經大璫也而
不謂其財力之饒裕若此及攷正德時事盡得
之經始為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
父泰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贈祠額

護教復導

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

之稅極為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
其餘羨為寺於香山而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
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為之 賜額及 敕
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諸貴會 上得
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之盡革其官
與所 賜蟒玉使辯髮從小璫受翰林師教誨
及嘉靖下獄庾死籍其家

加中貴歲米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中貴人雖尊重用事而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
止廩米升半及衣帽韉料而已 高帝時
定監局職名後中書省請量增歲祿至十二石
不許其後有以軍功加者如吉祥劉永誠之類
蓋以十二石為一級也然多不過三十六石而
止惟成化中御馬監太監汪直初以緝事功加
歲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寧
海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
至四百八十石 正德中司禮監太監張永初

以恩加歲米十二石以平寧夏逆瑾功加四十
八石以獲妖人功加一百二十石後累至三百
餘石東廠太監張忠以獲妖賊功加歲米二百
二十石前後緝賊及應州等功亦累至三百餘
石大約米至七十二石則當為正一品

餘石

餘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封贈內臣父

太監四品其官又不可以封其父者或推恩其
兄弟至都督等官因而馳及耳正德初谷大用
之父奉張永之父友特封錦衣衛指揮使丘聚
魏彬馬永成之父贈如之明年奉友俱進都督
同知劉瑾緣以贈三代皆為都督同知而後遂
為故典矣

賜內臣祠祀

天順初復司禮監太監王振官立祠

賜額曰

旌忠 成化初 賜御馬監太監劉永誠祠
額曰褒功 賜司禮太監懷恩特祠額曰顯忠
史言恩之後有覃昌其賢亦相等自是請乞日
繁不可勝紀按永誠以功恩以德若振罪魁也
此祀為不經矣

授中貴家屬勛封

昭武伯曹欽司禮監太監吉祥從子為後者也
亦自以戰功從吉祥奪門封後誅 成化寧晉
伯劉聚御馬監太監永誠從子為後者也從永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誠積戰功至左都督自以破西虜功封襲 正

德中泰安伯張富司禮監太監永兄也定安伯
容永兄也高平伯谷大寬提督團營太監大用
兄也永清伯大亮大用弟也鎮安伯魏英司禮
監太監彬弟也平涼伯馬山提督東廠太監永
成姪也鎮平伯伯陸永監鎗太監閻姪也皆冒永
等恩澤封後俱革

實錄恩別及

嘉靖五年六月大學士費宏等言

皇考實

錄成其於 聖謨睿德紀載頗為詳實然臣等不敢自以為功也蓋累朝實錄皆有章奏可據若今 獻皇帝三十餘年事臣等所賴以考據者則有司禮監太監張佐黃英戴永原編實錄一冊載 獻皇帝制序文及各年章奏為詳功當首論後又得司設太監楊保陳清錦衣正千戶程裕陸松所纂之助功當併論有 旨佐廕弟姪指揮僉事黃英戴永俱正千戶楊保百戶陳清總旗俱錦衣衛世襲程裕陸松陞指揮僉事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真人得內閣恩典

真人陶仲文以少師一品考六年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廕一子尚寶司丞優賜真人

嘉靖前後 賜陶仲文銀十餘萬兩大紅金線繡織蟒龍斗牛雲鶴麒麟飛魚孔雀段羅紗絹無慮數百襲獅蠻玉帶白玉帶五圍金帶一圍玉印二

賞罰厚薄有異

國初下姑蘇擒張士誠而 天子不在行此當為第一勲戰門召見之賞大將軍達綠幣表裏十二副將軍遇春十都督馬勝平章胡廷瑞九平章湯和恭政曹良臣八右丞廖永忠華高都督康茂才七薛顯趙庸副都督梅思祖汪興祖六指揮五千戶四百戶三軍士米石鹽十斤如是而已至洪熙元年虜寇薊州守備官軍失職東勝右衛指揮同知李遠等率兵夜出鮎魚口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追襲擊敗之斬虜首一級獲其人口軍器馬牛事聞 敕鎮守薊州山海都指揮僉事陳景先第功次以聞至是景先奏追襲指揮李遠等官軍四百三十二人小甲甄成兒斬虜首一級奮勇效力者二百四十三人接應者一百九人上曰官軍皆陞一級小甲甲役乃能斬虜功在人上其超陞世襲百戶賜鈔一百錠綠幣表裏二其奮勇殺賊管隊指揮鈔二百錠綠幣表裏二千戶鈔一百錠綠幣表裏二百戶鈔八十錠

絲幣表裏一總小旗甲舍人鈔六十錠絹二疋
老軍餘丁引路民人鈔四十錠綿布二疋齊刀
向前千百戶鈔八十錠絲幣表裏一旗甲軍人
鈔二十錠綿布一疋接應指揮鈔八十錠絲幣
表裏一千百戶鈔四十錠絹二疋旗軍鈔十錠
綿布一疋按是時 宣皇初登極承 文
廟捷伐之後威無所不加而以一級之功厚賞
如此比之 高帝朝姑蘇之賞抑何霄壤也

賞功與約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二

景帝初募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
國公加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及喜寧者銀二萬
兩金一千兩封侯尋宣府右叅將都督僉事楊
俊等奏計擒喜寧陞俊右都督與總兵朱謙各
賞金二十兩銀六十兩紵絲三表裏總旗高寶
陞千戶衣一襲給事御史請如初格下兵部議
封俊侯以金銀散其部衆 詔不許加賞俊金
二十兩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把總都指揮江
桓陞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三表裏奮勇殺賊

官軍人陞一級賞銀十兩二表裏餘人銀五兩
絹布各五疋

景泰元年復以楊俊奏擒喜寧官軍功多不實
敕宣府鎮守總兵等官究實至是奏守關官運
指揮蔡重等二百二十餘人而都指揮僉事江
福指揮孫柰等十二人實擒喜寧俊與麾下官
軍冒其功事下兵部乞下 獄追奪陞職冒功
官軍俱革罷其守關擒賊官軍仍加賞庶使賞
罰明信人知勸懲 詔從之賞福白金三十兩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三

紵絲三表裏柰等十一人白金十兩紵絲二表
裏重等二百二十人各白金五兩絹五疋布五
疋宥俊令勦賊贖罪

正德十四年定討寧王賞格領軍內官將官并
提督巡撫等官督兵擒斬宸濠者俱封侯下手
擒斬者陞五級本管千總事者一名陞一級武
官至正一品文官至從一品而止係伯者五名
以上進封侯左都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
者每一名本色俸一百二十石手下擒斬者每

名爲首陞三級爲從一級本管千總每名二級把總每名一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一名以上加賞四名以上通陞二級督總擒斬從賊一百名以上陞一級四百名以上二級隨征軍人擒斬三名陞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二名賞銀十兩陣亡者陞實授二級原無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陣傷回營身故者陞署一級不願陞者賞銀十兩後南贛提督王守仁等倡義起兵破擒寧王會 上親征諸大璫人欲有其功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十三

且方事游晏不復料理以至 上師十五年冬十月兵部左侍郎王憲始奏隨駕機密太監魏彬等大學士梁儲蔣冕提督平虜伯朱彬太監張用張忠安邊伯朱泰都督朱暉及都督朱周朱琮白王宋贊太監于經劉祥朱政王鎬等錦衣指揮張重張倫等都御史王守仁知府伍文定邢珣等都指揮余恩李梈等安慶守備楊銳知府張文錦南京守備太監黃偉尚書喬宇等操江南和伯方壽祥都御史劉玉等紀功科道祝

續等巡撫侍郎李充嗣巡按謝源等鎮遠侯顧仕隆等俱宜陞賞而歸功於威武大將軍太師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始得 旨各賜 敕獎勵齋奏人各如例陞賞有功官員軍民人等兵部即會議以聞三日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朱彬奏稱奉總贊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將宸濠并家屬逆黨捕獲乞明正其罪有 旨仰承受方畧緝捕賊黨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十四

無遺地方安靜朕甚嘉之自非謀勇兼資忠誠體國安能及此別當論功行賞先寫敕獎勵加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又三月 上晏駕彬誅 世廟登極諸從征者皆獲罪兵部始列王守仁等功次上聞奉 旨王守仁封伯爵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恭贊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御史廕子孫世襲正千戶戴德儒陞三級邢珣謝璉各二級伍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源史

鄧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來京宴勞但先帝
山陵甫畢禮儀從省寫敕差行人前去懋諭
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祿寺辦宴內
外守備并府部掌印官侍宴按此雖已釐正而
報功之典與前格不盡同矣

獲叛賊賞功之異

嘉靖二十三年叛賊王三伏誅王三大同左衛
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吉囊通遣三遺
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遂為虜用頻年

金州史稿

卷三二

後集

十五

入犯皆三道之至是隨虜至小地莊向舍餘劉
伏犯索食翌日伏犯商同大同官軍百十四餘
人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升張實等計縛之并
其黨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賞
伏犯銀一千兩加陞五級馮龍賈升張實各一
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
人賞銀五十兩紵絲一表裏其餘失事未獲功
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北路叅將張鳳詐
稱統領大兵擒三欲據為己功巡撫詹榮

周尚文上其事

上以鳳設詞欺罔

輒與妄奏詔令對狀鳳復奪三繫於天城天

寵劾鳳掩襲冒功詔逮問鳳至京訊問已王

三械至命磔之於市梟首示各邊餘黨三人

皆斬鳳發邊衛充軍上諭吏禮二部曰朕祇

叩玄威保民伐逆賴上天下鑒叛惡生擒固義

勇之徒奮力實鬼神默像其魄與血流千里者

少差且夏秋注雨消氛故胡騎不得入而作奸

樂禍之輩必欲欺脅君父今縱莫識知可終追

金州史稿

後集

於鬼神耶玄恩酬謝禮不可無

禮部尚書陶仲文加少師餘如舊仲文

肯卿職總玄教保護邦民屢惠平寧特

示以酬獎不允辭尋以擒獲逆賊王三等命成

國公朱希忠告誦南郊英國公張溶北郊京山

侯崔元景神殿遂安伯陳懿太社稷各行

禮百官上表

稱賀上

祖於各邊設

乃始不能多方擒之中不能多方驅之終復縱
現以至於今茲朕躬叩玄威神將假手義勇故
成擒耳爾等所言雖是禮儀終為欺世飾詞大
將為誰何地交戰而擒者姓可欺也孰不可欺
也乃 命以是日告謝郊廟社稷罷百官賀禮
部固請乃許之 上復諭禮部曰朕昨念邊臣
赤子受害和畿震驚文武之臣全無視國如家
之心朕本不類湯武弱懦深居又不如 聖祖
之御衆威夷也乃躬叩上天不十日而擒賊首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神將為我保民擒逆朕主神人不欺自時其
命官告謝朝天等六官廟自是終 帝世二十
餘年南土邊臣每奏一捷輒歸績玄威兵部覈
疏與閣臣擬 旨亦必以叩謝玄壇為首而仲
文及入直撰詞文臣陞賞隆渥加於守邊將帥
倍獲而中外皆解體矣

三降臣功罪有異

永樂封靖難功臣獨於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
書茹瑺都督王佐謂默相事機忠誠茂著景隆

加封號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歲增祿一千石茹瑺封奉
天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忠
誠伯太子少保尚書如故王佐封奉天朔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順昌伯俱歲祿一
千石終本身第考其功績景隆再率大軍北伐
書檄指斥過自誇大而所謂默相事機者唯云
上至龍潭景隆等以 建文命迎謁既見俯伏
汗流浹背不敢仰視 上曰勤苦公等至此雅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八

意良厚景隆等不能對久之始以割地請和為
請 上曰公等作說客耶始者未有費隙欲屠
滅諸王加我大罪削除名爵以兵困逼必欲絕
我 宗社今者自救不暇何用割地為況割地
無名我 皇考定天下傳之子孫萬世疇敢分
之裂之今來為安社稷保骨肉復 父皇之讎
能急縛姦惡付法司儻之以謝 孝陵釋天人
之怒復歸故封足矣豈可以土地啗也乃遣景
隆等歸報 建文以索首禍姦臣為請復遣景

隆等到軍景隆等不敢行乃遣諸王而金川門之獻成矣三臣默相之說絕不可曉豈已預納款或為內應耶不然據史所載何足封也景隆監修實錄輔導太子預國大議第增校錄

襄又配茹瑺子鑑以秦王女王佐出鎮雲南寄肺腑之任然不三載而皆獲罪景隆奪爵門囚禁以死凡五十年而家屬始釋繫茹瑺道經谷即知其反謀不入調下獄死其子遠徙家籍至洪熙始赦還之王佐亦下獄死三公踰分之賞與不測之禍必有故而不可及亦異哉

失事賞罰有異

永樂八年太子太師洪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十萬騎討北虜本雅失里至臚胸河敗歸爵追誥券全家謫發海南正統十四年上北征為虜也先所追太保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全軍敗沒乘輿震驚後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夫敗一也死亦一也若以敗績為罪則成公不宜獨受旋以陣亡為烈則洪公不宜獨受

不特二公為然當時洪公既以節制為安侯王忠同安侯火真被執而死不當不被其子不當俱降為伯也凡土木之役軍中兵旅寄者如尚書鄭瑄恭順侯吳克忠子滿任陞懷華俱不當有贈廕襲也事之不可曉一至此哉

沐黔寧初以破西番功封西平侯其後再破西番副潁川侯下雲南累破諸夷有大功然不進封益祿子晟襲副新城侯下交趾進封黔國公交趾簡定叛討敗績不問賊乎英國公討之賊子賞與英公等麓川宣慰思任發討之復敗績不問其卒也與黔寧俱賜王一何幸哉

弁州史料後集卷之三十三 國朝叢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重復表彙次

內閣陳王強愎

土木之難當時于公帷幄之功為首而陳廢
次之然廬陵之伎橫有不可言者而一時臺行
之巨數能與之抗蓋當時閣臣體勢尚未甚重
故也初廬陵聽家人子言俾告其原籍秦和民
強占其墓妻墳地因而謀殺守墳者巡按御史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一

周鑑識之坐其家人子以証當徒廬陵遂上疏
言鑑常學春秋於安福縣其監試江南安福之
中式者二十餘人以故斷理多枉又善故欽天
監正罪人彭德清不宜處臺端且秦和縣官入
覲時已餞鑑之薄故相率而抑臣家人子下都
察院請以公差御史王豪便覆覈之明年豪所
覆脩奏皆虛遂劾廬陵以腹心元老 恩寵殊
常當忘身殉 國仰荅 殊造乃以丈尺之土
欲入平民土豪之罪以細微之醜欲陷縣官貪

汙之條又巧飾重情誣罔御史乞付法司明正
其罪 上以循居京年久里閭事不能詳知第
信家人傳言以奏 詔勿問廬陵復條豪奏以
為誣已且言其護條友周鑑之黨如漆視 聖
旨丁寧之說如風且豪居京多與安福豪族仕
者同巷故相庇護乞 敕法司重究 上乃曰
循既累奏冤抑法司其再從公理之於是刑科
都給事中林聰等劾奏循欺天負 國恃寵狎
恩豪橫鄉曲欲吞併其墳山暴虐貧寒輒強占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二

其土地周鑑執法不屈及羅繼以快私王豪勘
私不阿又支吾以文過謂 君可罔謂天可欺
謂 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
足恤法當究治罪所難容 上曰爾等言是陳
循歷事 朝廷有年其宥之聰等復劾十三道
御史 願等知而不言為風憲失職請令願等
回話尋宥之觀一時之跡與 旨如此廬陵寧
可復覲額在位耶無何廬陵得王豪過其鄉曾
有受業師死以廩米易社醴祭之遂復訂其事

於都察院謂豪低價買物復於主東官詔內
開風憲官被訐徇私不公魯無叅奏雖經赦宥
皆改外任蓋為豪發也豪由此當改知縣御史
文英言訐風憲官者豈能皆實若不究其虛實
即罪而去之不惟怨仇思報者無所不至而政
事之大臣下之過無敢言者矣下吏部三法司
會議言風憲被訐宜審實方與施行詔謂豪小
過不足究與復原職史猶謂豪居平頗縱恣獨
以不附廬陵為士論所稱而前委勘官泰和丞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三

張存正坐以贓斥為民矣

景泰七年八月大學士陳循王文言臣等考得
譯字官劉淳馬珙二人其文中式發送試場俱
無登榜與舊例不合乞治少卿劉儼中允黃諫
得旨取人舊制提調等官何不遵守儼等從
實回詰於是儼等言才識短淺鑒別未精或有
遺才徇情作弊實所不敢得旨姑宥之文乃
復上疏言臣子束鹿增廣生員倫三場既畢謂
其所作文表論策皆行文通暢辭理詳明以為

必中前列及至開場無名令人於順天府取硃
卷閱之第一場文字止有三篇餘者不讀第二
第三場全未通閱止有同考官教諭姚富批云
此卷平平亦可取但本房好者多取之不及者
解額所拘也儼諫略無一字批斷且中式舉人
文字不如倫者尤多有旨令吏部取中式文
卷與王倫文卷會翰林院六科十三道重行考
斷定其優劣以聞循亦上言謂試錄累有凶惡
犯諱之事如人欲自絕傷於日月易題故犯

金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四

宣宗御諱策題則言正統有無等辭論題本出
周書與永樂七年洪範九疇論一體致使習他
經者皆不能作又朝廷命續通鑑編目未竟
成書寰宇通志未竟頒降皆不當以此出題而
所答策亦多凶惡犯諱之事又聞劉儼目昏至
晚不能看卷而臣男珙卷亦在不觀之列續奉
旨禮部取陳瑛文卷通行考較以聞禮部會同
大學士高穀等驗取中徐泰等一百三十五人
卷有優於王倫陳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及

看第六名林挺殊卷全無批語墨卷多有改字筆跡不同恐有情弊 旨謂劉儼等考試不精罪不容逃但無私弊俱有林挺并該經考官俱錦衣衛獄鞫問情實以聞王倫陳英明年

會試於是王文以老乞休不允六科給疏引范質戒從子 韓億為相子維不應進

士謂循文祇為私謀不恤 國體乞加逮問或賜歸田里以昭平明之治 上曰覽爾等所奏

誠為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國之老臣豈

翁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五

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其姑貸之諭旬日大學士高穀自言不敢為者欺國之事不敢萌者朋比之心畏名紀于尊卑恐禍生於貶謫年以來眼目昏花手足傷損出入早晚寧無不測之虞計議論思恐有難防之慮因茲愚直致被嫌疑况臣子幼身卑勢孤機寡設有中傷無辜受害乞罷內閣職務專領翰林等官修宋元通鑑綱目書完日仍乞改調以保餘生蓋嘗而投儼諫不直二輔故也 報曰卿持敬之心可

疑之情朕已具悉但館閣之職正當用賢不

內閣相侮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為貴溪所狼籍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為

上州史料

卷三十三

後集

六

出即遣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慈回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它姬所薄暮就坐進酒三勺一湯取墨沾唇而已忽微長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又云貴溪之再相而至罷垂二載每閣中會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餼器用皆用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共案相對未嘗以一七見及也

貴溪後嚴登第十二年其成進士時嚴以編脩
同經房試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
生為尚書日稱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楊張桂之隙

少師華蓋楊相以宿望元勳居首揆而少傳謹
身張相後進挾上寵時時凌之楊憤不能平
令張上疏請宣諭內閣以絕讒邪清政本謂
三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汙無恥習以
為常復以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懲創前非未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內閣之地
雖重內閣之人品甚輕且閣中一應事務不令
公家之急虛心轉讓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
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臣
自簡命內閣一切隨習竊欲革之而未能嘗
奏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凡臣之所不為
皆人之所不便故鼓動讒口設為陰擠之計不
陷臣於危疑之地不已也伏乞 聖明嚴加
宣諭令各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

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以縱
若有執私壞法怙終不悛者請悉加誅斥盡所
謂去而復來者指故相費公宏及楊也懷奸設
險者則專指楊也 上報曰卿所奏朕已知諸
臣調元贊化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同寅協恭以
期和衷之治庶副 朝廷倚畀之隆勿得彼此
相嫉以負簡托會詹事黃綰復有讖刺楊公語
楊意張公使之乃上疏乞休 溫旨宣諭入閣
復跡謂臣與張璵同在內閣原未有隙比璵為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蘇能遷所許憾臣擬稟太寬奏請 宣諭內閣
以絕讒邪諸指謫意陰詆臣伏蒙 聖諭俾彼
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震懼無措臣在閣每事
又推讓璵 聖明洞察何敢媚忌方聶能遷奏
下臣思璵常言昔議禮為衆所嫉獨能遷深相
結納多得力不知何由失歡一旦乃有此奏又
且未奉 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事理固然豈
有他意若詆毀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將蔽
至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

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璉親也璉欲用為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可用臣隨告之高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乃謂浩為臣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脩倭寧波地方失事與守巡官張蒼朱朝陽俱被勘治去秋璉署都察院事以前寔分太輕忝芹與朝陽降級而浩以專職獨不及焉此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璉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與抗其餘大臣顧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

并州史料

卷五

後集

果於一去是慮國不如慮身一清復恐懼上疏直謝且請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碩舊輔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義恐弗如是朕那多愆當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楊公乃復視事而少保武英桂相與張共事臣也其後勢相軋亦不平楊念欲以計併去之會張所厚善武定侯郭勛搃營務大為奸利言官論劾罷之上有諭楊明謂張寔私之不可聽給事中孫應奎亟言楊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張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以臬鵠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殺言官政以賄成事多沮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幸加鑒別以為去留上是其言加砥策而於楊皆褒語楊乃上疏辭謂臣等謀議政事者詳奏廣協心之見固多齟齬之患不免或陽諾陰阻莫測其端誠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遲避多拂

并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包羞負國之罪實在於此 優詔勉留之張璠
辭則報以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
者桂疏辭則報以卿性寬迂因致物論宜加
脩飭以副委任楊復疏辭言今之持論者多尚
紛更臣獨勸以安靜爰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
欲變法臣謂以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守
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蓋皆
陰指張桂也復優詔留之桂復上疏謂陛下
赫然有為五年宿弊一旦請釐革之此廷臣

余鼎聲

卷三

代集

上

建白該部議擬 陛下裁決臣何所與而弗便
者乃側目切齒陰嗾於衆曰某事某建明也某
人某擯斥也搖動群情交煽飛語文致以近似
之迹傳會以曖昧之言拙以謀身不無形迹之
可避疎於接物不無背面之不同禍機藏伏待
時而發猶且抗直任愚曾不覺悟今言者果以
輔臣專恣獨歸臣身以此為罪臣復何辭至謂
臣能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則臣實恐懼脩
省冀知其何所指也臣何足惜獨上累知人之

明傷 國大體死有餘辜乞許臣去生免死
死得令終幸甚 上曰卿讀書見理但所行
亦須共協商議勉詢公論合於事情庶前日之
忠不為自負不必深辨給事中王準復以為言
上報聞於是工科給事中陸祭論璉等罔上行
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讐謂璉雖狼狽
自用執拘多私其術猶疎為害猶淺桂萼外若
寬迂中實深刻伎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
獸犯者必死且摘其實跡以聞 詔責二臣頓

余鼎聲

卷三

後集

失前志肆意妄為負 君忘義自取多愆璉以
原職令回家深加省改以圖後用桂萼革去散
官及學士職銜致仕而責繫不早奏令法司逮
問尋令璉馳驛居二日 詔諭群臣明二臣功
罪併逮準又八日詹事霍輜上疏罪狀楊一清
而為張桂申理且以繫為楊所嗾 溫旨報聞
乃上疏力辯亦以 溫旨慰答而又五日特
召張復入閣楊乞休不許張既入閣輜復上疏
為萼解而攻楊 詔以楊居內閣輔臣之首乃

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舊法司即會官議責處置尋詔桂復原官致仕法司參疏上報曰一清歷侍累朝舊臣重望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乃身任大臣不顧名節恣其貪婪深負朕懷眷之意法當追究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璉以為涉嫌三疏奏朕寬處今屈法從寬一清着自陳初法司會議上疏上諭內閣曰朕惟一清累朝耆舊朕素禮待未可以群臣比况嘗維持倫理亦與卿等金州志粹卷三十一 後集

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稱為正論以釋疑臣同席書等被召一清又嘗為書勸席書宜速北上以定國是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之一言所助亦不少矣伏望聖恩體念一清功過兩宜相準特賜寬法處之既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亂而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寔所以保全臣等也至是上荅曰卿三為閣臣辨朕知己金州志粹卷三十一 後集

相信同心輔朕乃今不顧晚節貪婪無厭跡顯著特以大臣故下九卿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其近君但為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今當正法而使之警卿璉必嫌干預此卿鑒其擬以聞璉乃上疏曰一清得罪情由臣曾兩奏請皇上寬法處之奉旨下法司會議仰見聖明欲採公論處之以道茲諸臣覆奏未奉宸斷重煩聖諭下頒臣伏讀三思豈惟一清感愧臣亦感愧不勝竊念議禮之初一清

安心供職慎勿介懷是非曲直久自明矣御宜承朕此意楊公乃復上疏曰臣庸陋衰朽本非致用之具往者仰承召用既解邊關之任仍叨密勿之司委任優崇衆無與比奈昏耗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有形跡罪狀既著誅竄何辭復荷聖慈不即顯戮容臣自陳雖天地包容父母慈念不過如此伏望俯垂矜貸削職放還則未死之年皆上所賜上荅曰卿累朝舊臣朕深倚任近乃乞休屢跡情詞切至持聽

致仕仍賜馳驛以歸一清隨跡謝賜白金五十兩鈔二千貫紵絲四表裏衣二襲楊遂去

張夏之郤

行人司司正薛侃上言祖宗分封宗室猶親王一人在京司香俗呼為守城王有事或為居守或代行禮其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異遂併出封乞查覈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為守城王選端人正士為之輔導他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日東宮生長其為輔王亦不可缺如有以次皇子則仍出封大國願以臣言下廷臣會議上曰侃狂妄奏實大肆奸惡法司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逮至午門前近究明白要見舊職何祖訓所言親王必有交通及主使者一一具實以聞侃初與太常卿彭澤少詹事夏言同為丁丑進士是時言數以事件大學士張孚敬孚敬不能堪以上意方嚮之未有以中也澤以議禮故結懽張桂孚敬遂以為腹心謀所以傾

言者侃為是疏且一年初以示光祿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出言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澤尋語侃張少詹敬因先錄侃稿以進謂出於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亦以為可進又引中允廖道南謂言交結江西王府有迹請上且勿發以待疏至已而侃猶豫欲止其事澤數趣之疏入上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深怒命法司會多官廷訊侃係受楊桂不肯言王者既累日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疏吾所自具趣我上者爾謂少傳則然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謂言寔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中孫應奎曹汭乃揖孚敬令迴避孚敬怒應奎等即上疏言于上併下言應奎汭於獄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同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鞫于庭具得其狀言侃疏實出已意所引夏

言歐陽德皆託實澤附會輔臣欲以中言也澤
宜重治但薛侃性本猖狂心尤陰詐操惑人心
妄生異議並宜重處言因上疏論彭澤之造謠
汪鋐之黨惡上乃釋言出乎赦家跡二示群
臣斥其伎罔于是御史譚繼瑞廷赦唐愈賢各
跡劾乎敬鋐澤等明日勅諭三法司羅孚敬
成彭澤薛侃馬

夏霍之郊

嘉靖九年史料都給事中夏言以議親麓稱

金州史料卷三

後集

旨乃奏請南北郊分祀及東西郊祀朝日夕
月蓋亦緣上旨也跡上下禮部會官議時詹
事無學士霍韜不以為然跡謂祖制不可輕
改輔臣張璁禮官李時不能以道事皇上奉
天法祖乃徇夏言妄說議更郊典紊亂
朝政變易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且考經傳
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於周禮莽賊偽
書不足憑據上覽之不悅責其謬議罔上
自恣於是夏言復條以聞上嘉其發明

典下之禮部今據古折衷聖議毋得延緩避忌
仍以親麓禮成賜勅英諭言賜四品服
色韜乃貽書痛責言之悖謬復錄草送三法司
脩照言遂徵上之劾韜無君之罪有七上
大怒曰韜有罪朕貸不問始加詰責全無悛心
顧乃恣逞胸臆非詆先儒譏訕朕躬嫉正懷邪
要名賣直罪不可宥錦衣衛扭鎖送都察院從
重治罪來說輔臣璁再疏救之不聽韜在獄垂
二月始有復職尋以憂歸十四年言已累官至
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而韜
始自吏部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會順天府
府尹劉淑相為言姻親通判費完所侮會有東
廠訐疑言中之上書自白訐言非法事上怒
執下獄言疏辯言淑相危彈謁陵與二三
大臣遨遊山寺去行在數十里外臣嘗詆其大
不敬以是憾臣且今淑相所犯賊罪與臣毫無
干涉而極攻臣實大臣中有嗾之者韜乃上疏
謂遊銀山寺臣實倡首以來旨免朝若大求

教在十惡言欲以微過抵臣重辟若此且知費
朱賦汗累被彈劾言為請謚一不叙及得謚文
憲正犯奏事增減緊關情節斬罪且 憲宗廟
號豈宜加之人臣會鞫所論科道途避大臣寧
為禮科都給事中李光燭所駁回復疏充燭為
言奸黨復及費宏請謚事言復疏辯以鞫昔嘗
沮崇郊典臣祭其私書下獄讐臣已非一日近
推南京禮部鞫利吏部權不欲往日正言推之
故普憤食熾因計其專擅選官等十餘罪而謂
費宏輔臣奉 旨舉行 邱典與席書桂萼不
殊 廟號原無迴避如彭時宋濂皆謚文憲且
擬謚出於翰林 賜謚由於欽定與臣無干涉
相在獄復許言賦汗數十事且謂其憑寵急肆
無人臣禮宴安私室膏旬日始一至公署每聞
謝 恩過免朝言必日出方至百官鵠立無不
恐駭近 太廟捧 主言高卧不出再煩內臣
奔趨七次夏中舉方澤大祀齋宿言以禮臣之
辭與伊親費完宴飲私第為御史所詰諸事

益怒 命究淑相主謀者以鞫名上 詔降
鞫一級而斥淑相為民十六年言以少傳入內
閣矣鞫復上言 陛下撻撓 朝綱政自己出
宜無所謂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閣
之臣止司票擬而外人不知者遂謂 朝廷大
政舉出其手頃吏部選給事中劉文光等尋急
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已出故抑之也給事
中李鶴鳴前以考察降謫尋復原官人皆曰鶴
鳴以賄得也臣願 陛下明示中外以二者黜
陟之故其或自閣臣密奏亦宜宣布廷仍諭
吏部以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者指
使天下曉然知威福自 朝廷而大臣有如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蓋指言也 上
亦不問

郭夏霍之郊

四川遂寧縣訓導蕭時芳奏言郭勛夏言霍鞫
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迹未一
郭 國家之福宜 召此三人 賜之坐杯酒

以釋其心語皆浮誕不經 詔下鎮撫司逮問
其罪點為民廣西道試御史舒鵬翼奏言近歲
以來災異頻仍醜虜猖獗所恃以輔弼匡贊者
左右二三大臣而今乃不聞恐懼修省顧於和
攻擊報纖芥之怨於 陛前虧損 聖明竊意
必有讒邪之人往來傳播分曹為黨引類蔽姦
諭誡燭此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敕令
廠衛嚴加緝訪果有其人明正典法以為保全
善類優禮大臣之助仍降 諭二三大臣俾各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止

秉德畏威同心輔政得 旨二三大臣除相攻
擊報怨 陛前者令指名以聞鵬翼言臣昨見
尚書霍韜翊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奏疏俱語
涉攻訐相為排擠獨以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見
几杖則式之况貴臣近 主久在 陛下鑒觀
之中是以不敢斥名者以此 上怒以御史言
事自當指實陳奏鵬翼先跡含糊及聞 上怒
以御史為誰却復支調終不明言陰用攻擊之
實更是非可否且未經 朝廷處分事情乃敢

以傳聞具奏顯有懷奸交通情弊本當重治姑
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已乃降山西布政使司檢
校按霍與夏之鄰其始以議 親蠶禮不合故
自是相攻訐者累數十章霍多不勝而夏復與
郭爭權不協以是霍少借以自強亡何病卒至
二十年郭以太師翊國公為首班夏以少師華
蓋殿學士居首輔 上均所禮重如左右手而
其相嫉愈甚八月庚辰夏久疾不入閣理事

上嚙之會

昭聖崩

上問

皇太子服制夏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止

具疏對誤寫字號 上怒切責之革其勳銜令
致仕至九月壬辰入辭迎和門 賜酒饌令還
私宅調理俟 命先是言官有論諸勳戚多開
店肆賈利害人等狀下都察院嚴獨郭最多
上猶庇之聽其辯而都御史胡守中故郭所學
也訐其罪狀會奏時巡按京營科道以各工
役奸弊難理乞 勅團營提督大臣勳臣同
撥 上允之 命給以 勅勳以非所私便
勅具久不願言官復糾之謂為作奸植黨勳

明三法司即同錦衣衛及科道官查照前朝會審明確奏治於是給事中劉大寶等復疏郭未盡奸惡變亂朝政凡十二事該廷臣會同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併追一應公私侵盜賊銀百有餘萬追奪封爵鐵券誥命霸占強奪店舍等俱給還原三疏上留中不下蓋郭之意郭又知群臣之所以盡法由夏指也明年詔獄主大起劫罪刑部尚書吳山坐削奪州史將卷三後集

即問奏處分於是夏左秩少俸復入閣矣金撫司獄具奉 旨郭勛位居勳舊寵眷非常不思感恩圖報專一收攬惡棍苦害軍民刻剝商賈拆占庄田侵奪房店壇違成命變亂國法交結術士造辦龍鳳金山蔑視 敕命抗違不行違領情罪深重爾等既追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以聞頃之六上復諭法司郭勛先該言官論列及經生城御史劾郭罪犯多端累 旨令追問及

郭未盡奸惡變亂朝政凡十二事該廷臣會同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併追一應公私侵盜賊銀百有餘萬追奪封爵鐵券誥命霸占強奪店舍等俱給還原三疏上留中不下蓋郭之意郭又知群臣之所以盡法由夏指也明年詔獄主大起劫罪刑部尚書吳山坐削奪州史將卷三後集

不明三法司即同錦衣衛及科道官查照前朝會審明確奏治於是給事中劉大寶等復疏郭未盡奸惡變亂朝政凡十二事該廷臣會同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併追一應公私侵盜賊銀百有餘萬追奪封爵鐵券誥命霸占強奪店舍等俱給還原三疏上留中不下蓋郭之意郭又知群臣之所以盡法由夏指也明年詔獄主大起劫罪刑部尚書吳山坐削奪州史將卷三後集

聽郭之子六經襲侯其罷夏公 敕內猶謂勛以不領 敕下獄矣猶千羅百織夏至再相再羅論法郭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夏以交結近侍官紊亂朝政律俱斬二臣文臣極品年俱六十七下獄俱以明年死郭免極典子獲襲而不獲雪與復官夏遂不免且無子而獲雪復官其事議有不偶者千古之禍又烈於田實矣

兵部尚書至以所等奉 詔會同府部九卿

翰林道等衙門議上復套事宜略曰虜據套為
西邊患久誠宜亟為豫除第事體重大錢糧兵
馬非旬月可辦集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
屬赴時糧賈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
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冒誣奏討山東槍
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
馬悉聽聖斷裁定給發踴躍入上諭輔臣曰
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
名召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
矣余州史辨卷五十五 後集 五

意今兵力不逮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
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上所慮者臣閱曾統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
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銖又云此特
大畧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
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之銖以好大喜功之
心而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
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
幸賴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
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僚員輔職如此舉
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厘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效勞為多臣獨分毫無
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上曰卿既知未可作
不力正言於銖疏初至時乃密疏稱人臣未有
如銖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惟狗彘之欲耳朕故一言未
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恐夏
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阻其

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可奏從之故朕
布言不可耳卿宜盡忠供職不允辭

嵩又奏兵部會疏於閣時言獨留看三日後出
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即騰進並不以片
言高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
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
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其負不直復
視賴在列乞罷職不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救
正朕已慰育之矣正當感下思盡忠何復奏擾
集州吏部 卷三 後集

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
言懼甚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菲才
首列班行自與嵩同受 眷知善同嵩報而不
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
人趨嵩再三多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
故意推避以委罪於臣而謂臣不使干預將誰
欺也復套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於袖
中令其一閱隨即騰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者臣
之過於謹密也會看然後騰進者臣與之高

可否也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騰進已成而
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而無辭也嵩明知
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誇許故欲以此
顯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臣
下一經 御覽即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
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為銑危而以此
此為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
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能復與
刻乞 賜骸骨歸田里疏入 詔部院一併參
集州吏部 卷三 後集

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言
廣兵強據險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求即禦
之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
蓄兵養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
行停止果虜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捷
伐之威無得推避誤事其銑所請延緩積欠月
糧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為給發至於所奏招
降用間一事非獨可以行之復套軍仍 敕

遷一體舉行以規敵情洩虜黨上曰套虜非
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
奉命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
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
何裨哉其奪與議官祿俸二月兵部侍郎及該
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亟遣官校械繫至京問
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丞住代銑
盡忠督理以贖前罪岫安危未計科道官何寂
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
月其餘事宜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聞

卷三

後集

七

尚書聞淵費案等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等奏
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為奏事為任意
跡涉強君及奉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揆諸
禮法俱違惟聖明裁其進退上曰爾等奏
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
究夏言其詞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
迨歲年侯供鸞辯疏王奉旨云云於是言復
奏為矯稱大臣朋謀誣陷欺罔聖德重傷

國體懇乞天恩曲垂好生大德特赦多官
會審實情親賜宸斷以彰聖治事臣於正
月二十二日拜違闕廷二十四日自涇河發
舟二月初四行至天津地方忽聞咸寧侯仇鸞
且奏奉聖旨這奏內曾銑出境軍失事重大
隱匿不報及科索銀兩扣剋軍糧等項事情選
差公正給事中并錦衣衛千戶各一員前去查
勘具實回奏曾淳蘇綱着錦衣衛使挈了牢固
監候不許畏縱疎虞欽此臣聞命自天神

卷三

後集

三

現飛越心骨戰驚即欲面叩闕廷陳訴復思
仇鸞所奏或止於報復曾銑私讎初不為臣誠
上恃聖明離照中天是非洞燭狗馬賤臣又
不敢於去國之後輒有塵責聖聰及後訪知
為大學士嚴嵩設心計謀裝陷臣罪專欲上激
不測之天威下置臣必死於非命使冤蔽覆
盆不特復見天日臣於此時若不叫號哀鳴
君父之前則勢必死於蒿手矣與其求生於蒿
竿端之操縱寧其死陛下賜鑒哀誅戮臣

萬萬無所恨也臣舊歲河套建議委係一時
寬宥蒙負負萬罪無辭然仰賴 聖諭宣布
外郎中罷職不行同於帝舜兩階之罪唐虞
弗之虞 聖政本極光明羣情無不允服誠
諸祖往遵命而後敷德修文者天遠過之矣
萬惟當欽承 聖神謀謨之至更不宜與
父爭能此議務示誇已意紛紛決奏許不
欲借此激起事端使臣竟獲罪而去及奉
旨處務各當仰祈 聖慈赦臣萬死容以尚書
集州來稿 卷三十三 後集 三

致仕罰罪既加於臣身 國法已昭於天下在
臣感 恩當知銜結為萬得計亦可以已矣不
意臣去之後殘忍日甚而情節益增務欲駕捏
虛詞求多事端屢示天威必使臣囚首就戮莫
可解分其用心慘毒甚於虎狼蛇蝎中外大小
臣工無不素畏萬茲除奇禍中人獨臣孤孽事
恃賴 聖恩明在止不事防閑二年間惟加
餘食樂解實不知臣之愚昧竟以此遭其毒
臣舊歲河套建議委係一時

恨臣並列父子不得恣肆其欲曾向人語云
有蘇綱一條路不曾斷得又被夏言起用為臣
親蘇綱有所營求而致臣本山林棄物誤蒙
聖恩起召由於 淵衷獨斷感激出有望外萬
顧以是忌臣恨臣日久窺伺其隙而不得萬
以復套一事私聚羣奸潛謀詭計務在陷臣死
命臣蒙不知又風聞差人於邊方勾引健虜示
約報仇為名分道入侵惟知快已私欲不復顧
國家利害其智慧機巧操術隱微多類兵法或
集州來稿 卷三十三 後集 三

行及間以答人疑或用文字以証已說或造民
謠以為衆論或買僞語以為腹心千變萬態不
能盡述姑即其踪跡顯著之可言者陳之伏望
聖慈示天地之量垂日月之照 特賜哀憐曲
加矜察則姦謀自茲畢露臣愚雖可以罔於
聖明決不能欺也如陝西澄城縣山崩係嘉靖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都乃延至本年十月
初四日該縣始行具申至年終兵部復套本
集州來稿 卷三十三 後集 三

漢當即時具呈撫按亦該即時具奏如何遲延
半年直待歲暮之時而後至仰煩 聖衷寬宥
因此下諭本兵蓋謝蘭為崔元之甥嵩招元同
謀以害臣故授以深意互相隱匿陸簡月務在
乘機構害以為策免大臣之由此嵩姦謀逆端
之微以災變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一也今年
正月初一日元臣嵩家計語移時元令四人守
嵩中門不容人入此後嵩遂兩次上奏元誠有
以陰助家一時買求跡言傳播禁城內外謂曾
銑送銀數萬兩買求復套又謂將帑銀饋送臣
一聞之心懷不平輒對衆語曰 朝廷發邊錢
糧有管糧分守并郎中等官查貯府州縣庫出
入絲毫俱有卷籍非是收放提督衙內可以任
情作弊豈可以此誣人使銑有千金必行分送
諸處廣布人情使衆論無異雖承行吏胥亦不
可違若銀至數萬高必得數千誰有一人敢
高者況一馬千里僅駝五六百兩萬兩則用馬
數十匹道途至赤餘里經過驛道可以查訪

嵩自知其妄復告人曰我並無此語夏言等
等說此嵩奸謀注辱各節以貪賄動 聖怒
以害臣者二也臣初獲罪矣 聖怒赫然嵩
謂臣必死矣臣亦憂惶如赴湯火及 旨下賜
臣官階致仕嵩大失望以為 聖明猶眷念至
此不即棄斥彼誠恐臣再蒙 恩眷故後未禍
根種孽無從發源實基於此由臣命窮禍薄
不願保全非觀澤復見 天顏耳臣既去之後
若嵩等肆其奸謀相慶賀公然犯 中
官喪禮禁典不知畏故無人臣禮又復時時相
向密議無非以害臣為事且聞元語嵩曰去卓
不除根終當復生謂臣未死或有蒙 恩之日
也嵩信其說命伊子嚴世蕃私具本稿以仇讐
名字奏辯嵩又親為改正付仇鸞先期逐出不
知名家人於鸞之妻家鄭通政宅膳寫且曰汝
幹成此事功勞不小寫本人乃住松樹街衙門
內寫畢仍送嵩家三日待臣去後始上仍密遣
密使密諭之問應對極前嵩奸謀

鍾候人以謀國動聖心所以害臣者三
變勿鏡語其意多揅駁教諭及嵩論臣跡
中驚奏內將有餘力糧有餘積上合天語兵
有餘力食有餘積二句其師出有名又竊取於
聖意出師征逐為名正不知其果有名者之義
皇上頒示教諭乃十二月二十九日驚於甘
肅出師係十二月二十日雖有神術先知吳能
遠測給音預會嵩意即使驚在此親見其事
亦不能逆料然如泥甘肅去陝西尚數千
里銑之上跡驚勢不相聞及旨下又係十一
月二十七日未有錦衣衛官校未到而驚即先
知陷害驚未到京辯本又先一月而上本內每
項銀數萬兩與嵩語意符合蓋借此偽跡正
欲陰實前說以驗其流言之果然此後奉旨
發帑會開嵩然別有詭謀以實驚之偽跡皆
非臣愚所能預料也嵩既明白害臣於形跡間
臣亦復得與同奉申綸子給事中申介為查
勘臣等請酒席饋金送帛數次接見授意

密意務欲黨護偽跡掩其欺罔之實价雖公正
能不為嵩權勢所制乎此嵩奸謀轉換引証
顯跡動聖心所以害臣者四也數年以來其
虜自無春深犯邊蓋時當人馬瘦弱水草不敷
不能深入念忽報遼東搶擄陝西木同俱有聲
息又同是正月二十二日況臣在京躬親皇
上格玄之功三月虜塵稍靜臣令於二十二日
繞出關門是日遼東虜寇侵犯宣太遼東
皆一時同報其招引之跡虛詐之情不有顯然
可疑者乎虜眾渡河係是常年例報嵩明知其
故更不上報聖心憂念懸切不肯具實奏對
以奉慰聖懷故意安排與驚偽跡同時而進
惟欲以此激起聖怒以速行驚奏又聞兵部
題覆各邊奏跡欲於首銑械到之日始上凡遇
一事必用一事相應以為害臣之助如山崩之
於套議渡河之於驚跡覆奏於銑至之日先
數事湊合一時務使淵衷不能釋然覓赤
臣為死地謹跪陳奏是情但臣等愚愛

當上念 君父何其忍心至此 萬奸謀陰謀
化以邊釁動 聖心所以害臣者五也 臣向年
家居時 銑以山東巡撫調山西 萬偶懷私恨於
銑 銑懼而求解於元 蓋元之原籍山西 途過
送銀五百兩於萬 自此與之交好 元亦索其木
料 數千根 銀數百兩 後銑因與同官有爭競事
情 又託元致五百金與萬 旨下竟從銑議 其
在邊感恩交結 萬於元者 又在臣未至之先 歲
時節慶生辰 銑與萬元往來通問 不絕 萬元與
銑書簡亦極其稱許 在銑未嘗少疎於萬 在萬
亦未嘗不厚於銑 祇是今次萬欲藉此為害臣
奇策 故不暇惜 銑以為攻臣之具 萬真豈有恨
於銑者哉 元與銑俱見在可究萬之私厚於銑
而受其饋送 買求顛倒是非 又當時中外臣工
所共知者也 臣今次蒙 皇上召用以來仰遵
聖謨 墻垣修築 每歲節省各邊客兵京軍之費
數百萬 而比之萬專政時 奚啻百倍 臣未嘗敢
效萬先年虛出之資 而通邊臣納賄 萬於一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五年正月 令伊子世蕃用夾板百副裝載回家
有家貲百萬 只欠九萬之憾 萬之自為
已也 此萬奸謀欲自為清節以黨奸動 聖心
所以害臣者六也 太監馬廣與世蕃素黨 認親
廣入東廠 不知何故致厚賄於萬 一向差人為
萬緝訪 臣事正月 臣 命下之日 廣早晚必致
私報於萬 朝廷機密尤多漏洩 語萬以 皇
上欲採訪民情 外議萬遂為流言 小民有數萬
而銀之謠 世蕃復邀請門客蘇州舉人尤存周
等 做成罵臣詞曲 民謠一套 世蕃欲強為進呈
欺誘伊父 謂自外拾取而得 又日夜置酒酣歌
令家童從傍歌唱 唱此詞以為樂於 國典大禁
畧不思憚尚寶少卿邊僉司丞費懋良聽調郎
中白悅皆招飲 預聞者也 臣昔忝為萬之同官
世蕃輒誣辱太甚 臣一人不足惜 得不有傷
聖朝國體 全無人臣孝敬之心 乎內詞有斷送
了十萬生靈百萬糧草等句 臣先前稟擬止於
行撫鎮等官議看事體可否 未嘗責銑出套以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故遂釁又未嘗以此損傷兵馬虛耗銀草止是
舊歲年終部疏題覆安進議擬然隨即奉旨
罷行臣罪俱賴聖恩覆庇臣在任二年以來
敢誤懷邊事招致虜寇今不知何故極力誣毀
此為奸謀造作浮言以民誣動聖心所以
臣者七也且黨銑互相奏訐同一違事黨所造
偽跡則差官行勘而撫按劾黨之詞獨置而不
問偽跡之牽連同一列名也曾淳蘇綱則等問
寬治而楊博則安坐無虞皇上以天地至公

集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至平之心必無私厚於二人而法獨盡於銑淳
蘇綱凡此皆嵩之輕重出入人罪以肆其欺罔
其意以假捏鸞疏若專指淳綱則形跡太露故
雜之以混觀聽又二臣俱元鄉親故明白出脫
無所畏懼鸞家於京師財寶百萬賄嵩父子者
已數萬矣人所盡知故嵩盡法於銑以輕鸞情
又加重於綱以入臣罪否則疎同而法異鸞可
因銑而解博又何故而獨遺之乎有無輕重之
間皆非仰體皇上公平之意其私情可以想

見臣親蘇綱本山野小人嵩子且托其打聽事
忤分取財物臣嘗恨綱不才與之反目數次今
次綱被繫試問嵩子令人與綱子鶴齡勒索銀
一萬兩聞今以罄家所有托嵩門客袁喜過送
亂行搬取無存崔元索銀二千兩莊房一所隨
即送還嵩於直所聞其說又遣諭伊子并取而
有之嵩平生與綱契厚之深一旦忍心圖害致
於極綱之資財多傾於嵩其奪而有之臣亦無
恨若典籍張濂顧從禮之二臣者臣以其屬官

集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四

任事稍勤每於進呈文字屬其專一裝釘敲面
同臣校對差訛吏書在嵩幹辦者亦不下五六
人臣去之日嵩即欲將二臣叅奏去官蓋聽信
孫學思等譖濂於嵩欲與取賊嵩遂信其間謀
反誣二臣以囑托公事雖侍郎張治徐階等力
為勸解亦不少從濂乃以住房一所直價銀一
百五十兩托袁喜轉送契字求寬於嵩嵩恨其
數少竟假寫旨意著吏部改調外任有張濂
罪多端送部調極邊衛分知事去此欺隱皇

上所未知也文選張郎中敢於黨護蒙蔽親入
直兩而請遂擅改雲南右衛知事大典繕為
朝廷朝忝官員張濂等又為昔年曾供泰 御
前效勞之臣其於臣又不過對用典禮文字萬
豈應不行奏聞輒以已私無故竟自此調外任
此從來閣臣所未見者此係臣去之後萬之愚
弄 國法蒙蔽 君父大壞 朝政有如此遂
至 議於都城傳笑於道路人人共知莫敢誰
何其他奸貪巨惡不可枚舉然非關於臣身者
亦增是料

卷三

後集

臣

臣才不忍言也惟 聖明虛心訪究尚有大有大於
此者惟是陷臣以災變貪賂誤國顯跡過蒙黨
奸民謠等事人臣之分有一加於其身罪在不
赦而萬之讒臣者惟恐不多所以罪臣者惟恐
不死憑空駕捏奏詞親為政者又親自票擬謀
害之計豈已遂其所私而網羅之毒尚恨未悉
所用令門客順天府通判陳德文以嵩意游說
兵科給事中齊譽等謂 朝廷比臣罪同於胡
守中不奏將有禍至果逼令進本以填實仇鸞

虛罔之奏又密申有力群小營謀別疏欲增
加重臣言之罪且欲將尚書費家一網打盡
月之內捕弄是非虐焰滔天萬不思 聖主在
上神明鑒察何曾一人敢肆欺隱萬父子揚揚
自為得計誠不知死所矣蓋其靜言庸遠似共
工謙恭下士類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同司
馬懿雖凶凶無損於舜朝而群臣難當其嚴刻
其在中官緊要者則虛意賁誘禮遇殷勤其勢
分稍遠者則重欲恣奏恐嚇百端接其情愛若

卷三

後集

臣

可以易親觸其憤怒尤不可以頓解故在內之
臣被其結挾惟知有萬而不知有 陛下也其
在外臣則巧言令色以為之招揀藏劍戟於談
笑之間鍛鍊羅織以為之傾陷釋杯酒於殘忍
之頃其喜怒不足信而禍福不可測故在外之
臣受其箝制亦惟知有萬而不知有 陛下也
然此等不過臣下交際之微循之可也嵩為輔
弼大臣分宜擔當 國事以身任利害忠貞以
報 陛下佐 陛下安居九重 躬修玄默

其職也。高則務為巧佞，性成不思。聖神常天，宜竭其信實奉事。明主非惟不敢欺，亦不忍欺也。庶高厚之恩，少圖報於萬一。前此每遇大事，持兩端含糊之說，靡有定見。於下則推之各衙門，少不如意，面示斥辱，得則歸功於己失。則移禍於人，上則推之君父，揭帖屬實，每用巧詞及說以激。聖意正以濟其姦私，思則亦為己力，怨則稱為上裁。在嵩固自矜其智術之神，知有已而不知有陛下也。將來之禍，不拿刑史科。卷三十三 後集 四

知底極，彼常自稱為孝宗朝進士翰林，今官乃所應得。蓋識臣以諫官改用為皇上所拔擢外寮之臣，必欲為本衙門除去實不知皆出於天地高厚之恩，其奸回不忠大負國恩。陛下何賴焉？嵩在京縱容家人打死賣燈，不知姓名男子一人，用銀八十兩和解於舊年秋。季伊子世蕃私制金銀鉄二鼎，不如法又打死鉄匠陳連一名，正與銀十二兩埋差小民怨氣衝天，寃聲伏地。因此世蕃遂行稱病不出，蓋自知

張廷齡殺人為國法不可容，恐臣一旦發其暴橫實跡上聞。天聽故必欲去臣而後已。臣可以安居，終其惡嵩可輕視百寮而肆其奸也。臣今冤結罪深，當不久於人世，恨無能仰報聖明北望涕涕情無已極，願望天慈萬萬。彰念聖躬社稷之重，不可令嵩父子同朝專政。激起事變動搖人心，以貽國家千百年之患。伏乞天恩察臣萬分冤情，憐臣千載遭際將臣所奏事情責令廠衛盡行密訪，從一從實回奏。余州史料。卷三十三 後集 四

仍查取先後各官奏跡勘對，不得使權勢隱匿伏乞敕下錦衣衛將假捏仇讐奏跡并民謠詞曲一千有名人犯通行拏究三法司會同多官逐一審勘實情務要先行追問偽疏為何人主使，然後根究冒銓銀兩從何徵取及經由道路肅送真跡。嵩陰為殺臣害臣以肆其毒陽為惜臣故臣以市其恩臣之死命已繫於嵩之掌握惟仰望聖明曲賜保全特昭宸斷庶感福不傳於嵩手而生死感戴乎天恩國

昭明而公議稱服臣迫於性命具實訴寃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負罪戰懼激切懇祈 天恩
之至願上不聽言竟論死

徐高之劾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
等論劾大學士高拱入直之後以直廬為狹隘
移其家屬於西安門外寅夜潛歸 皇上近稍
違和拱即私移直廬器用於外乞賜究斥拱惶
恐奏辯賴 上大漸而不之省胡應嘉首撻徐
高拱

卷五

後集

三

公階卿人兩厚也無何 上晏駕時吏部都察
院考察庶僚有所不合應嘉初已預聞而復論
之於例少近有 旨斥為民時大學士郭朴與
拱同鄉朴執筆拱從傍吏而徐公欲寬之然以
嫌故不敢力爭給事御史上疏救應嘉得外補
由是咸恨拱而德徐共擊拱不已徐乃為兩解
而拱念其見擊無已欲杖其一二甚者徐不可
以是擊拱益甚拱乃於閣中面斥徐稍為辨証
拱出而兩山言訟復鬪至拱乃為疏極口置

徐以授門人御史齊康俾上之康坐謫中外大
臣俱上章獨徐而請逐拱拱不獲已引疾去給
事御史尋郭端上論之郭亦引疾去諭二歲徐
罷歸拱復起兼掌吏部權寵益固乃因巡撫官
請褒卹刑部主事唐樞都給事中王俊民疏上
言 先帝以 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 寶位志隆繼述兩謂不改 父之
政實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
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

卷五

後集

三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
卿其已死者悉為贈臣蔭子夫大禮 先帝親
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帝號已正
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者悉從
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 先帝
在天之靈何以為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
越 二聖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
人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
係 先帝所去悉加褒顯則無乃以及高政詩

皇上數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
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 皇上乎 皇上先帝
之親子也議事者固 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
也乃明於 皇上前所為如此是自悖 君臣
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為訓於天
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己之
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事之
臣尚公然為之不覺其悖傍觀之人尚漫然視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四

之不以為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
無人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為當然
天經地義淪數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
則何以為國也得 旨如拱議復以朝審王金
陶世恩等比依子殺父凌遲處死律復疏上言
臣等聞此招由不勝慟慟流涕曰 先帝之受
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王而
終者其名至為不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
小洞燭隱微至於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

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
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
不以為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
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
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
聞也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 先帝是王金等
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意
何所為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使 先帝為不得正終其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將謂 陛下為何如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
世信以為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下
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
於此者乞下法司會官再問明確然後渙發
綸音宣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
旨亦如議二疏非無可採而其意直欲追置徐
於死不遂則與徐實之獄又不遂則招徐怨家
使誣計以他罪下御史悉捕徐三子并家人
獄臣劇矣會高敗事俱解

高趙之郊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疏
為歷膽披誠懇乞 聖斷亟賜罷斥以謝人言
事吏科都給事中韓博劾臣為庸橫輔臣太極
簡任乞賜罷黜以清政本事不勝驚愧夫臣橫
庸劣誤蒙授輔弼感恩圖報惟知奉公孤立
而已無以才識庸常年齒衰邁屢招物議故臣
亦嘗屢求致仕未蒙 俞旨彼側目於臣者疑
臣律難求去而實則總位故會翁嘗言日惟恐
備州吏科 卷三 後集 聖
撫拾臣短而排擠之也况大臣屢被論列覲類
久居而不去其辱朝列而敗士節之罪不容贖
矣臣安忍以此不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
故臣敢因此際哀鳴懇乞伏望 皇上少寬鈇
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田里豈非至幸但臣尚
有欲言之情不容避強辯之嫌而遂緘默以去
敢再為 皇上陳之夫楫言官也公朝之臣也
今之劾臣果為公朝而扶持立論乎抑為私闕
而排擊異己乎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奏

旨處分臣不敢實辯但其惡臣之深者以為
近日乞止考察科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拱
意不合耳豈高拱欲藉手於 聖諭以報復
憤以張大威權故臣乞收回 成諭以阻其謀
未蒙 俞允於是臣即日奉 旨至吏部同拱
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楫謂臣稍涉親
故即巨蠹元兇極力救解曾總觸忤縱端人議
論恣意詆排者果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擬
亦係考察之數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
報復私仇而冒死陳奏欲以阻之今乃反謂臣
欲為報復之地可乎楫又劾臣為庸橫夫人臣
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蒙 特旨
無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任
高拱以內閣近臣而無掌吏部入泰密勿外主
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具無搖之權
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
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
之重責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

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待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察而怯於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罪耳今楫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不從實供說亦不敢曲為拱諱矣夫古之火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去敢不以國家大禁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於君父之前乎伏望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內閣供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別選用老成之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為例庶上不悖夫祖訓之垂戒下不失夫大臣之職掌可為聖

奏明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子神孫萬世之法矣奉旨御屢辭暫致仕馳驛去隨該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高拱疏為懇祈天恩特賜罷免以全臣節事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人荷蒙聖恩起臣以原官掌管部事臣具疏懇辭未蒙俞允乃勉力就列以圖仰報萬一而是時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命臣自復任即與貞吉同出同入且將一載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乃昨奉聖諭切責科道諸臣命臣考察貞吉

奏明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聖諭亦舉手加額曰此聖諭也奉行若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合上意共意欲臣致與共事而比時臣未知所處旋乃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即具疏請與都察院同舉以昭公道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矣遂有請正考察之疏及奉欽依特允臣請貞吉當即同臣入部考察竣事亦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而貞吉遂以此為辭夫考察科道聖諭也在聖心必有獨見豈皇上為

此 敕旨故假臣以報復之地耶又豈臣之力
敢請乞 皇上為此以遂其報復耶此 聖心
所明與臣何預況今考察已完矣曾否報復其
事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
矣臣無容辯也至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不
知臣曾壞何法縱肆何事如其然 國家自有
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下自有公論安可
厚誣臣亦毋容辯也臣自入朝每見縉紳談及
貞吉卒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為解曰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貞吉剛直慷慨又 皇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
擊以故入言少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為知己乃
今以韓揖之奏遂反詆臣夫使揖之奏果是為
臣則前給事中張鹵魏體明御史王友賢蘇士
潤皆曾劾貞吉者又何為乎其理自明臣亦毋
容辨也獨念臣與貞吉同官翰林三十餘年近
又同在內閣同受簡任分掌部院事朝夕相與
乃誠意不能感乎貞吉之心一旦憤擊若此則
臣之薄德不亦甚乎內閣聖贊 皇猷吏部統

領衆職即有德者猶恐不勝況可以薄德甚者
居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大權夫
身任事權臣之所甚懼也求謝事權以圖保全
臣之所以日夜悚懼在念者特恐有違 聖詔
而不敢以為言也今貞吉乃為臣言至此則所
以愛臣者厚矣但臣本係庸劣分當引退不當
但求解權而止伏望 皇上鑒臣懇惓將臣特
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 國家之用人
允當而德薄位高才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
齊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顯危矣臣無任祈請懇切戰悚之至等因隆慶
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奏 聖旨卿輔政忠
勤掌銓公正朕所眷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即出
安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吏部攻訐內閣
正德十六年四月六日都給事中張九叙等十
三道監察御史李獻等論劾少師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王瓊監軍將官依阿權倖諸不法事及
天學士梁儲等奉 旨王瓊着都察院提了究

問來說儲等慰留去任有差瓊已先詞得其意
謀之中當不可解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主之先一日亦上疏論
勅廷和竊攬權綱事多專擅擢其子慎及第第
一改其弟廷儀吏部郎中曾不引避又和其鄉
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原任左都御史
彭澤巡按御史趙春罰不當罪廷和不恒久告
密勿請罷之以清政本 上曰楊廷和孤忠頭
德朕素所簡知王瓊既論勅迺不畏公議撫拾

公外史科

卷三十一

後集

五十五

妄奏非人臣禮該衙門知道廷和乃具疏奏
且乞休 優詔留之

嘉靖壬寅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贊等以
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改吏部大
學士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為東陽知縣雖許
之并以所屬大選司郎中王與齡私書封進因
言此各具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違抗積罪
如山非恃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而羣
鷹隼和於外臣等不為昔日文選司郎中王嘉

頌之遠黜得為近日巡按御史謝瑜之同第亦
已幸矣伏望 聖明於清閒之燕省論二輔
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惟一可然法
司議正其罪以為奔競權門者戒踰入下內
於是大學士鑾嵩各引罪自理鑾言張惟一
主試順天府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
優且其人質實無偽向值吏部司屬有缺臣
薦惟一學行於瓊并有一東與郎中與齡臣
自謂此亦以人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萬
命外史科

卷三十一

後集

五十六

可教帖非出已請速可教錦衣衛定明許為因
言臣與讚無嫌徧惟今日許臣之故蓋由贊等
不思 聖明日覽輩疏弊蠹莫逃凡所鑒正悉
出宸斷乃意為臣等所為故深憾而圖所以
中也彼疏明白省諭輔臣渾厚博博大則真情已
畢露矣然瓊柔良豈解為此第受制司屬不獲
自由耳 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
求究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
亦不必有此許發且瓊非如此為之者本之王

與齡強豪脅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鑒帖既久，舊帖已偽，俱無大私情。縱獲私賄之寃，但當奏決於上，何為便詈曰權奸中引王嘉賓謝璠之名，又以渾厚博大為言，私怨分明矣。許璠等其離心盡職，王與齡令為民員外，吳伯亨主事，李魁周鈇俱調外任，錢可教送鎮撫司究問，論萬勉盡心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違。

禮部攻內閣

四年尚書席書薦新建伯王守仁當處內閣，某（附錄）奏云：「臣等中，付無足推機而為忌者所抑，且云今大臣之中，付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蓋陰以譏贊宏也。」上不悅，下詔責之。其年書以實錄成，弟翰林檢討春陞按察使，事上疏言：「累朝事例書成無外，遷者因攻大學士費宏作威挾私，詔陞春修撰宏疏辭乞休，溫旨留之。五年書復疏請廷試，須糊名混送以防奸弊，其一甲三名不分內閣，九卿從公會取，既定然後輪次均填，不宜偏私以官爵亦欲奪宏等權也。」上

初不許再疏，乃許之。楊一清召還入內閣，加太師，仍無太子太傅書。復言：「一清既進，少師則官銜殿名皆當遞轉，不宜仍無太子太傅武英殿學士。」因指費宏怙斷官爵欺罔，上以內閣加官朕自裁定，令遵前旨行。

兵部內閣相訐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趙貞吉奏為：「會臣被論撫拾誣奸有傷國體，懇乞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該戶科給事中楊銘劾奏：「兵部尚書霍冀已蒙皇上令冀供職矣，先該臣奏為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已蒙皇上准依兵部會議行矣。方兵部未議之先，冀因被論註門籍求去，忽出會議議畢，又註門籍三日，遂有此奏。撫拾往事誣臣主令楊銘劾彼歷數，臣與彼有憾者四事，臣請辯明之。其一謂嘉靖四十年臣為戶部右侍郎去官時事，此時臣為嚴嵩所逐，自朝見至於劾罷甫四十餘日耳。當時人謂冀

以重賄求補臣缺此乃嵩用事之時官府陞遷
常例於冀何尤當時科臣張益係嵩之親其劾
臣乃嵩所嫉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為幸於冀
又何憾今冀引以自居謂臣憾已甚哉冀之
也可謂誣矣其二謂臣挾三輔臣止 皇上六
閣因憾於已彼時閣期已定閣臣疑近閣
測請 聖駕輜緩旬日無非慎重之意乃謂
之職也此時臣初入閣不過附名於揭帖耳非
臣所得主也冀乃謂臣因此有憾於已夫練京

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營之兵乃臣之素志奉請 皇上大閱諸營之
兵以振刷頹靡乃臣所快覩也何由憾及於冀
哉可謂誣矣其三謂臣誘三輔臣請釋將官劉
寶田世威之罪冀欲以趙奇大同失事比其例
而臣不從以為有憾於已冀蓋不知此時臣初
入閣亦不過附名於揭帖耳請釋二將意出於
三輔臣何至為臣所誘恩威出自 朝廷何可
謂臣得以獨專趙奇夫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
維岳同科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令臣調本

兵當屈人以伸法不當屈法以伸人乃異日處
置大同邊務之語何得牽捏一處而強誣臣之
有私憾哉但以大同之事如臣所論實發該部
之短若謂冀有憾於臣則可而反謂臣有憾於
已可謂誣矣夫此三事臣之辯已明析然猶皆
在楊銘未効冀之先也其四謂營制之議臣與
之有憾夫營制之議定在近日去鑒論冀之期
已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五軍分營之制而
先憾之也哉又可謂誣之甚矣夫人臣於天下

舟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之事當以公天下之心處之兵權貴於分練兵
亦貴於分此古法也分府以設將分營以練兵
此 祖制也人皆知之人皆能言之也第畏其
難而不敢先發耳恐其事體難辦而議論難齊
衆口難調而猜忌難避術內有隱藏之禍暗中
飛射影之沙往事可謂明鑒矣故當事者說及
京營則搔首咋舌而不敢一開口也臣雖老年
朽質死不足惜然保命長禍亦與人情同也豈
獨能不懼死也哉蓋臣遠感 先帝作養俱全

上感 皇上錄用特恩故冒忌而言之於是則
目於臣者多矣豈止於一霍冀也哉冀蓋自知
賊私狼藉不為清議所容又見臣無掌風紀之
司故勇於犯此不韙之名造為無端之謗而不
計事實之詳大肆詆訐之語以聳 皇上聖聽
俾 皇上疑臣不肯令臣與之俱去乃得借此
為名耳其設心以為臣若不去則彼得以對人
曰吾非以賊敗也吾得罪於權臣耳若臣與之
俱去則罔以暗結忌臣者之心而明著去臣之
功以為他日復用之階其為計甚巧其為言甚
險而其為害甚大矣蓋由頃年人心目邪風紀
大壞狂悖無忌之輩止知媚權臣而不知尊
主上故忌為公之臣而厚私黨之結以至於如
冀而不顧也往者臣入閣辦事之日入侍經筵
蒙 皇上面諭臣宜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
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等語仰荅 聖諭今
冀即舉此劾臣謂臣為非所宜言冀誠何心哉
冀亦嘗讀古人之書而官至二品矣豈不聞商

高宗立傳說為相命曰汝為朕監梅汝為朕
揖乎 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登 玉音群品
生色臣雖猥鄙可無一言以仰酬 聖明乎倘
使臣長詣臣見忌乃默默而退以求自全他日
史臣書之曰有 君而無臣寧不辱 清廟
義汗簡乎冀又不見唐姚元之拜相之日以十
事要說其主乎臣往於經筵中每以此等故事
作為講章稱說於 御前蒙 皇上色許而旨
之雖其才不逮於元之而官亦非宰相然以輔
臣獻納二三語節為冀所持如此則伊傳周召
房杜韓范憂治世而危明主之言甚多皆當為
冀之罪人也冀之喪心寡學不知臣道如此宜
臣以議大同功罪之疏為彼所憾也夫冀謂臣
憾已以四事臣實無之若冀之憾臣則止因此
大同一事憾臣攻發其短其心不可解不去臣
不已也然臣係近臣義深責重不當因此貪臣
誣奸而輒自求去故必待此事辯明然後自請
於 皇上乞骸骨而還臣之自處義當如此恭

候 聖裁但臣又奉 明旨無掌風紀之司過
此貪賊告許之臣合當論究伏望 皇上將給
事中楊 原奏付之法司行拘一千過送賊私
人犯嚴加究問有無虛實如果言官誣劾則罪
首官以謝冀如果賊私有迹則重加霍冀撫拾
誣許無耻之罪以警官邪二官之罪既明則臣
原無主使之情亦不待辯而自明矣仍伏乞
聖諭布詔 朝堂今後如有貪濫之臣被言官
論劾不知引退輒乃撫拾斯罔肆論無忌挾制
兪州史料 卷三三 後集 三三
近臣希圖遮飾不顧清議致傷 國體如霍冀
者許科道官奏聞 皇上嚴加誅罰庶風紀可
肅而人心可正矣 詔以冀已處分回籍已之
備皆霍冀原跡以與貞吉議管制不合會其鄉
父給事中楊鎔論冀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
曰臣實以無狀忤大學士趙貞吉積憾於臣
不得已而乞休與他無故求去者不同先是
嘉靖四十年議歲出戶部左右侍郎一人駐
薊鎮總理糧餉時貞吉為戶部右侍郎當行

執不肯往衆乃舍貞吉而推臣貞吉竟以聯
事避難被劾罷去疑臣使之其私憾於臣
也去年 上采輔臣張居正議將行大開
吉乃倡詛言挾三輔臣止之臣復與之異議
其私憾於臣二也貞吉議處失事邊臣劉
田世威及趙苛等輕重任意以臣等不能阿
名千五大罵其私憾於臣三也貞吉欲更
制謂 祖宗舊規不宜輕改已而廷臣集議
皆如臣言其私憾於臣四也貞吉與臣勢不
兩全乞罷臣以謝貞吉於是貞吉遂辭上
不悅降旨責讓冀令周住而慰諭貞吉

兪州史料

卷三三

後集

三三

金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四 國朝彙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童復表彙次

詔閣庶僚論討首輔

弘治元年在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張昇論大學士劉吉奸惡十事謂與萬安尹直同被論劾愾然獨留尹傾身阿結科道昏暮欺門祈免糾劾如貴戚萬喜等依憑 官壺兇焰肆行吉與締婚謀為太山之倚及喜下獄猶為營救父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一

在異居各變人皆詬其不孝父死甫殮亟賄左右貴戚傳旨起復笑談對客無復戚容盛取鮑姬恣行淫樂聞者傳笑請托公府無處無之驟入私門無物不有要津善地一切用其私人縱子宿娼同列有舉其不朝參者反中以法乞養終 軋網消此陰惡 旨謂吉者舊大臣朝廷正宜優禮所言難遷於是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魏章等劾昇嘗侍 春宮講讀因獲 龍恩轉官不愜所願歸咎於吉遂加誣

詆 旨謂 朝廷納言欲廣聞見爾等既謂昇

挾私害人固宜究治始宥之降調南京別任遂降補南京工部員外郎至五年吉去位昇始復

原職

嘉靖五年四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桂夢張璵奏權奸大學士費宏私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鄧璋彭變之賄及居卿不法事宏上疏自辯曰昨該詹事兼學士桂夢張璵連名具本攻臣謂臣實受陳九川盜貢玉而姑認為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鄧璋所送之玉以為脫罪之計又謂臣納布政使彭變之賄票擬存留得以調用以此二事詆臣為誤國神姦亟宜罷斥蓋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官二員夢璵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等以該院掌印自詭必與望之尤切及臣等題請命官以屬溫仁和董玘而二人皆不得與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責 聖聰以為報復之舉耳夫九川之玉與臣無干已荷 優詔發落謂九川假稱內廷有 旨誣陷輔導重臣固

不與之辨矣若謂鄧璋送玉欲圖控制則臣
不爲不辯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 獻皇
帝神主因過璋家作詩贈璋十月送王來謝書
簡見在日月可証而總制之推在嘉靖四年十
月經隔一年豈璋能於一年之前預知總制有
缺而遂萌此念乎况總制之推吏部會官臣不
能專主况與璋並推者又有尚書王憲吏部以
璋嘗總制甘肅憲嘗爲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
言用也至於彭樂之留用則亦有說蓋凡朝覲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二

官員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則一舉黜
退少有復由科道拾遺部院覆題請旨定奪者
則舊例送下或去或留亦從內閣票擬前此往
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創此舉也變居官雖不
能大過乎人而循謹廉平則非惟臣知之臣同
官石瑄賈詠亦知之吏部都察院亦知之其所
以得諺者特因科場爭坐欲循舊規不肯列於
然按之傍御史謝汝儀怒之加以不謹寔非其
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謹出變

而臣等於拾遺之疏擬變調用者亦以其年方
五十才尚可用也夫尊璫之挾私而攻臣者屢
矣不得爲 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修 獻
皇帝實錄則攻臣不得爲 兩京鄉試考官則
攻臣今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二人者徒
以臣爲內閣之首意謂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
臣舉措亦必謀諸寮友協於公議又必取自
聖裁豈敢徇私而專恣乎尊璫之器量亦甚小
矣其爲謀亦甚淺矣尊親對臣言術士鄧隱仙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判伊命狀有同鄉並閣之語蓋諷臣薦之入閣
也其所以屢屢攻臣者蓋欲臣決於求退而代
其位也臣多疾無才憂譏畏讖心欲求退久矣
但以受 命纂修 皇考實錄欲俟書完上進
以成 聖志乃敢乞歸庶無後責焉耳尊璫又
謂臣居鄉叢怨禍及祖父之坟塋奪人凶殘解
及弟兄之支體尚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于國
臣之先坟被發從兄受禍者蓋以正德之初寧
賊宸濠謀爲不軌請復護衛使人以重賄唆臣

舟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五

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謀宸濠憾臣計屬奸鉞
牽橋旨罷臣及臣既歸乃歎臣鄉人集衆併
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祐朴忠得以脫免復
見用於聖明之世使臣苟圖濠賄與之同謀
則當叛逆既露之後且與陸完錢寧輩俱受大
戮矣又豈有今日乎臣平日無他技能惟此一
事士大夫亦頗見許以為能忘家為國可謂之
忠而奪璫乃及詆斥以為無益於國不知其論
果出於衆論之公乎抑或出於一己之私也近
因恭和御製詩章忽有蟒衣玉帶之賜璫
璫亦懷忌嫉形於奏詞則二人主於誣陷不欲
臣受陛下之寵任明矣臣心跡既明即當辭
避權位歸休田里豈能與小人爭勝上詔卿
所奏事情業以處分明白不必深辯宜即出視
事以副重托璫璫又疏曰司馬光言人君大德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專威福大肆奸貪
臣等言之皇上既察之未決去之則仁矣明
矣或武德有未盡者乎本月經筵費宏不與皆

舟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六

言宏有不法事敗被東廠緝獲臣等隨究其
云有樂工張仁者原與戚賢俱助宸濠為逆而
費宏與張仁實為心腹宸濠事敗戚賢抄沒時
張仁巧計漏網既乃為費宏賁緣起用因此專
一在宏門下過錢今東廠緝拿張仁已招過送
費宏玉帶銀兩表裏等物又緝拿樂婦名李解
愁者已招是宏長子懋賢包宿名高秋兒者已
招是宏次子懋良包宿每二樂婦至費宏家其
子每與自己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贈
詩柬俱被東廠鞠出真情臣未知東廠敢盡以
此情聞於我皇上否也公論明揚傳聞中外
以為神奸事敗今至於此當為聖天子賀而
太平有日矣當日午後忽又傳言費宏云朝
廷今宣我到左順門教我安心明日便出來辦
事不必辭本衆初不信次日果出朝忝衆方大
駭以為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為愈也且費宏
主改番文侵受貢玉乃真情也臣等論之御史
鄭洛書與臣等並劾之既而皇上優容兩無

可否使臣等効忠無地至今有媿於心反有論臣等欲奪費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費宏平日所為臣等寔所不為者也正德六年大學士劉忠主會試考宏為禮部尚書欲謀入閣將會錄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託人奏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事載大學士李東陽燕對錄中可証正德九年大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錄傍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已位賴武宗察知適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宏又在武宗前嗤笑不恭密旨著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張仁憲泄於宏武宗震怒將張仁發錦衣衛責打監禁限費宏五月內起程人皆知之後宏乃託言不與宸濠護衛以致休歸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詩遣府學生員謝賢慶賀其家居時設心可知也夫以武宗皇帝特挺剛武之資故奸邪隨登隨逐用能保全神器傳之皇上皇上聖明如此如費宏者可復久容乎無何費武缺坐謫

官大學士宏欲用新寧伯譚綸而兵部竟以鼓勇營徐源調補宏又欲以綸補源缺時學士璵已為其部右侍郎論宏制制府部上曰簡用文武大臣由吏兵二部推舉宏雖居輔導黜用皆自朕但爾所言良以後推大臣各部務從公舉以副任用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間與宏討論學士桂萼以為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竊以獸服朝士蓋其招權納賄怙終不悛畏陛下察之姑假是結納以自救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八

於自前耳上曰朕學詩自娛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導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訪居一月所右侍郎璵詹事專復累疏論大學士宏專擅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章尋俱下所司宏亦累疏乞休上復慰留之至是璵等恐前疏未經宸覽復極論宏子交結逆黨張仁貪濫事發誠國法所不貸者乃敢乞恩認罪以圖苟容夫乞恩認罪惟誣誤公過則可曾有父子貪濫以死國法而可乞恩認罪

以圖苟容乎苟以臣等之言為非則臣為小
營決去之以臣等之言為是則費宏為小人
決去之復瞻為前三疏請上詳覽得旨章疏
俱朕親覽豈有蒙蔽費宏內閣元臣子奪朕自
有公處爾等各脩乃職贊朕至治久之瓊寧行
力詆大學士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與
疏乞休有曰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聖聰
又不能屈意以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位
上命各修乃職共圖治理以副簡任無再竄奏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九

明年正月費公竟以王邦奇之疏與大學士石
公俱罷張尋入閣桂拜禮部尚書改吏部
嘉靖七年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黃
綰疏言朝臣之中有饕餮無厭如豺狼之不能
張膽無忌如賁育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
莫測狡獪閃欲如鬼魅之默運異轍誘惑如妖
狐之媚人機矢中傷如射工之密發論化去習
如點丹砂之必愛謀寵固身如飲九還以起死
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被其深結而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十

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才
方覺之弟論其情狀而不指斥其姓名蓋欲
陛下因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為最似者蓋
大學士楊一清也上曰人臣告君言當以實
今乃勝臆浮汎非忠之意本當究治姑且不
論臣宜勉盡忠誠修乃職業勿因人言自懷憂
疑八年以給事中陸燦論張桂去位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霍輅疏言二臣雖多專主然
其自視直以為主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
首亦所甘已無暇顧避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
清之奸賊罪狀則難以盡言如納張永之饋而
為之引薦受蕭敬之饋而為其家人求校尉此
猶可言若去年引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運中
監買窩賣窩激變軍士科道官論劾遣官往撫
安而一清遂嗾御史成英奏正之以掩賊迹自
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
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賄銀二千兩求行取
今去官矣以書賂一清蓋欲一清起用之也一

清為作書巡鹽御史令主盜取利以償之此亦
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
洪範疏上感其言命翰林院官輪日入直
倫顧問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誤
其姦改議翰林官二人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
仍以大學士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一以蔽
主上聰明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
二年來災變屢降各有事應為一清者正宜條
陳其災為其事之應修者消弭以召太和廼隱
矣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上

皆已得罪今則附順璫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
百官安所適從也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
擊善類臣之罪固不能辭且臣與璫等俱以議
禮進官璫等既去臣罪狀果有真跡即實之市
朝以為奸黨之戒不然亦為辯理庶為善類之
助此今日國是之大所宜定者臣昧死以聞
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昔贊議大禮忠
誠昭著宜仍舊安心辦事不允辭大學士楊一
清上疏乞罷謂霍韜以璫等之去皆由於臣計
臣之罪至不容口果如所言臣誠無所從死臣
於璫等初甚相驩比因事久雖間有異同旋即
如故二載之間蓋未嘗少失和氣韜乃謂二臣
攻訐臣度二臣必不為此又謂二臣為臣所離
間此則聖鑒自晰不俟辯也至謂臣喉內臣
喉言官夫皇上英斷御下若左右之人敢進
讒說言官為朝廷耳目乃聽大臣指使不惟
失職亦不可為人矣矧孫應奎之奏臣在劾中
豈亦臣指使耶初璫等之命下臣與臣益相

卷五

後集

上

顧駭愕莫知其因相語夢之過或有可指璵之
忠豈宜遽棄其實 皇上親草敕諭宣示群臣
臣所以不敢上請留之草者以 勅旨方嚴恐
難遽挽且令不忠者改以圖後用之詞知聖意
有在不敢喋喋耳比璵與臣別嗚咽無任蓋終
始未嘗失歡而韜為此言何也至於許臣奸賊
臣不敢置辯如其實甘伏顯戮臣見韜高文直
氣素加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尤之蓋欲引
諸和平期共遠大豈期懷忿遂致此極窺人以
奪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上
所無之心加人以所無之事肆意詆毀杳無所
根臣羞矣疾病侵尋就木有日願賜骸骨歸
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藉比者維持議禮况
自邊還臣朕良多朕深荷任宜如舊用心輔贊
化理不允所辭 上雖以 溫旨留揚意已移
矣韜又疏乞給假省母因言臣遠 有期餘恫
未布前陸榮勅桂夢納賄薦用玉璵蓋由近日
臣僚皆欲傾夢故借璵以污璵之夫夢雖薦璵
實為揚一清沮止 陛下因臣極力奏薦乃遂

用之夢薦而不用臣薦而遂用今言官不効臣
受職而誣夢者蓋夢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為衆
所疾故獨誣之使誣夢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
不難矣此臣僚之心也言官之策也竊聞刑官
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等構成夢之賊罪蓋希
望風旨危人以圖全夫未奉 聖明再勅之先
其構此謀為猶可言也今奉再勅 陛下蓋已
洞知陸榮所言之誣凡善類多蒙辯雪乃吳從
周等猶被威逼何也豈刑官不畏 陛下獨畏
奪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上
科道耶豈刑官謂 陛下猶可欺侮奸賊柄臣
獨不可觸耶璵蒙 起用在邊凡二年請討錢
糧惟五十萬而止一清起用未到邊即奏發太
倉銀三十萬兩盡三十萬引璵有此浪費乎臣
前疏畧述一清賊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然猶
有不敢盡述者懼辱國體也今刑官欲逼吳從
周等誣夢賊罪必將璵與夢連赴 京師同鞫
面質乃可辯明有無臣所開具一清賊罪亦將
一清及賊証人等參提同臣而質如一清夢

有賊私即顯戮於市為大臣貪污之戒臣等謹
繫妄言亦顯戮於市為百官欺罔之戒如刑部
黨附徇私亦顯戮於市為百官奸黨之戒如此
則法度修明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 上
答曰爾再言事朕已悉知近年法官妄構冤獄
自取禍敗朕屢有禁諭煩又降敕戒百官勿立
黨邪以傷善類往往不遵桂林等奉 旨下問
以彰公道問之良久又刑逼招承任意羅織此
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詳訊以聞

卷五

後集

五

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貪賄不畏
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著舊法司既令官
議奏處置爾宜即出用心辦事不准給假

見其長

閣臣與庶僚相訐

萬曆十二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許國奏為懇乞 聖明審 刑正以定國是
以消黨比事臣本迂疎腐儒不諳世務猥以東
閣之微誤辱 主知不由左右失察權希察

尋進官保俾直文淵閣 恩寵屢加尺寸未樹
臣自誓以身殉國莫報苟利 社稷生死以之
竊見近日以來士習險壬人情反覆詭言流希
國是動搖蓋昔之事忠在權貴今之事忠乃在
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
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君 彼以其餘於感激動
於意氣千冒刑誹擗擊權豪偶成一二事自負
以不世之節非常之功持此以立赤幟號召一
等浮薄新進好言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

卷六

後集

六

私公卿大臣動見掣肘一不快意便攘臂而起
號於眾曰某所建白 上兩聽信不必下部也
又曰某嘗進言於首相渠不見聽將乞歸也以
此挾制六卿決裂純綱臣之聞有此風久矣第
與大學士申時行等仰奉 德意示以公平付
之罔聞冀其悔悟不欲使有比周之名以為清
明之累不意彼乃揚揚自謂得志無敢阻撓目
甚一日如御史江界之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李
植同日三疏聯袂而上譁然群攻吏部尚書楊

魏并及大學士申時行橫口詆排期於必勝
何為者哉蓋其事起於丁此呂受給事中王亮
指使借科場事以傾都給事中戴光啓而波及
諸臣歸重於侍郎高啓愚出題一節其時禹禪
受之語出自誠意伯劉世延亮曾疏薦劉世延
為士論所不齒今世延於謝疏中捏有司長短
光啓劾之語侵王亮亮深以為恨遂相與密謀
徧扯科場先後諸臣而摘禪受以寔世延之言
而聳動上聽夫人臣謀逆大惡重誅張居正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上

以不可測之禍不謂之排陷而魏據事亦謂
之排陷可乎敢言效忠雖死不避譴責投荒
言自若今處一妄言丁此呂謂之汙塞言路可
乎凡人所阿附必其怙寵擅權假竊威福者也
今威福在 上時行與否 上所洞知有何可
附而魏阿附之乎臣切謂劉方端亮如魏固非
阿附人者而公清慎正如時行亦非人之所可
阿附者也前御史朱璉鑽刺播弄推動閣部大
臣賴 上聖明洞燭其奸旋亦斥逐 國論始

定方今之事何以異此夫正人固指邪人為邪
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惟在所以辨其邪正之實
而已古今治亂之機實係於此書曰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未有調停邪正之間而可以為治者
賴 聖明留意垂察臣碌碌伴食初無它長恐
負 恩私覲顏就列望輕不可以服衆才短不
足以率人獨取寸心何敢自昧若知賢而不能
保知不肖而不能遠臣死有餘辜目且不瞑故
敢進其狂言伏望 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謝

余州史料

卷三

後集

本

言者然後徐議諸臣孰是孰非孰邪孰正孰輕
孰重惟 上所去留若 聖意已定臣言不爽
乞降 溫旨勉獨申時行楊魏二臣以存大臣
之體仍調丁此呂於外以安大臣之心切責科
道官今後務要虛心平氣分別人品先公論而
後私怨毋緝緝以借護毋翕翕以立黨各守職
分同心共濟以定 國家之幾而消黨比之私
臣即填溝壑無恨一言或妄萬死不辭臣不勝
戰慄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忠獻謹論朕

知道了許所指名者王士性江東之輩而所謂專怨在下僚肆言在君子皆陰擊同經局洗馬吳中行右春坊右贊善趙用賢也中行復上疏為殘病之軀不堪供職孤危之跡無所容身懇乞聖明俯賜休致仕萬曆五年故相張居正奪情廢倫具疏建言被杖削籍闔門俟死六七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上再造之年也即以此身蹈湯赴火惟皇上之命是聽何忍無所因而言去乎緣臣在昔少時不能自善保畚故今壯歲蚤見衰羸復以舊楚之餘血肉潰裂憂慮之久心志怔忡一肢幾空兩目常眩人形雖具病態日增深懼曠廢亟宜引避且臣追惟曩昔本屬昏愚即死無辭雖悔何及夫大臣持衡宜念舊勳新化枉為直之日也而頃之搜摘佞過疑慮未安因視臣等二三

構既窺同事之意向而深中狐疑杯蛇易驚復糾同類之猜防而相為狼顧流言外布巧譖內攻臣本孤玄寡援至坐為黨而名之以號召也蒙此無辜之咎必有自取之由祇宜及躬自愆何敢復置喙哉第邪正混淆之說出自廟堂而大臣排擊之陰計得矣構煽方起機筭在前雖有總主之心寔無容身之地臣之情又有不得不去者矣伏乞皇上特賜矜憐放歸田里既免素餐之耻以安已分尤遠赤幟之嫌以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十

釋人疑懼冀土之息尚延草莽當朝夕笑香額天禮聖壽之無疆戴皇恩於罔極矣奉聖旨吳中行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趙用賢亦上疏謂臣孤介獨立既不免猜嫌於衆而愚闇無識又時至於觸諱犯忌而不自覺臣固自諒其非逢世之資久矣是以於去年之冬因疾具疏乞歸荷蒙皇上雅臣在任調理臣復遷延未去以迄於今但始而及目於群小臣猶計守之以默鎮之以靜久當自釋耳今乃宣言廟

堂陰焉指擯隔然隔臣於罪以快既死之奸諛
臣安能以一身之微而當衆口之鏢哉况臣年
已向衰憂危日叢則精神日耗安所得殫智畢
力以稱一官一事之責且臣以此時而不去則
疑搆愈積機穿愈深即有曾史之行夷齊之操
亦不免以譏而見汙况於臣之猥瑣行能無似
者乎臣是敢復哀鳴於 君父之前仰冀 皇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常譴駁於盛治臣之志願永畢而 皇上之及
於臣者莫同天地之無窮矣雖然臣竊有憂焉
夫黨之一說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之國者
也漢宋之世嘗起是禁矣其時大臣如竇武李
清臣輩猶力諍之夫此兩人卑卑耳其持論猶
如此豈以今之所號為賢者而智不及此耶且
漢宋之黨果賢乎果不賢乎夫黨非藉於權力
者不附若徒以空名可以號召而謂之黨抑不
知為與言者謂公乎謂私乎有天下之責者即

聞是說猶當嘆其面而銷其萌况乃昌言而播
其說於先哉臣慮其開讒賊之端而遏仁賢之
路也臣之告君凡涉於影響幽微者不敢以出
諸口畏其近於誣也畏其以誣而誤傷善類也
今方以撫拾浮詞詰責言者而顧擬細人驕足
附耳之說哓哓而為之倡抑何襲其跡而更惡
其入耶臣慮其助陰邪之勢而消正大之氣也
臣往時嘗竊窺居正陰蓄異謀故論其奪情葬
論之節據折其端其後怙權誤國誣 上行私

金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等事及馮保徐爵等皆係御史發其罪惡仰賴
皇上獨奮軋斷以次捕逐於臣原無與也居正
奸黨如王篆曾省吾朱璉于鯨賀一桂王宗載
于應昌傳作舟王蔚等布滿中外相結為奸其
為決裂紀綱何如也豈獨不聞其風耶何不為
惶止一指而破其常耶今顧於臣等竄逐流移
之三四人皆目為比同相黨是臣等皆當斥王
篆等皆當進明為居正執仇蔑怒於臣而惠此
奸究也臣亦何負於國而為此陷害也此說

行使後之為言者畏威自阻相伏莫發即有奸
如山弗聞於 皇上之前矣臣慮其驕報復於
一已而淆 朝廷進退之大公也正人固指邪
人為邪邪人亦能指正人為邪是難辯也辯諸
其言與事而已辯諸其心之為國真與否而已
即使能言正言為正事臣猶未必其始終之一
節然猶勝以一已之私決諸順從喻警之間而
謂之賢者也今凡世之所謂輪忠謹驅奸惡為
國家宣力者悉指以為顛倒是非悉目以為感
激意氣夫取孔子盜跖之徒衣冠儼然置之以
欲辨其為孔跖其道安從哉蓋不自知其持說
之悖而忽已動於恣睢陵轢矣臣慮其混是非
之原而傷公平之體也今元輔之渾厚和平天
下所服也其虛懷樂善亦天下之所信而從也
偶有註誤何足以損其毫芒故當其辭疏一出
舉朝莫不重其休休之度仁義之人信其言之
藹如矣乃不察者畏於形迹之涉急於暴白之
舉訐激其詞誣飾其語意在動 人主之德而

一逞其睚眦之報幸賴 皇上萬福元輔而亦
不深罪言者猶使不曰元輔而有寬序言官之
累 皇上善處君臣之交者至矣且言官之與
宰相其是非可否而相重者也言官不當豈能
外 聖鑒之明掩廷論之公也何今之大臣紛
然群起而求勝耶昔者周公之被流言不聞召
公之起而歌歌也豈周召不相和衷哉彼大臣
固自有體也是不過踵昔年保督之故智耳臣
慮其長諂諛之風而來壅蔽之漸也夫小人之
心嘗在於匿其短而君子之失於不能容
人之過即為君子者日雍雍默默彼且度之於
意想之外而以為必無見容之理故其居平挫
唇鼓舌轉相詭譎脅有諂笑謬為款誠既以深
中主者之心而其主者亦或循己自及不無可
摘忽不自知動於其說蓋往者以十年糾聚雖
解散於一旦然臣等以三四人抗直之迹立於
孤危之地機必不投勢難自立遂指為議論之
倡坐以排擠之罪故一有論列必曰某之所主

使也一有彈射必曰某之兩報復也一人造言
成虎千百人見影驚蛇此日夜所以欲甘心於
臣等也夫自古未有臺諫之言而必欲根究其
所由者豈皆以聾瞶視天下之豪傑哉此非盛
世所宜有也臣慮其習傾陷之迹而陳忠良之
行也臣頃於三月中見黃霧風霾者累日五行
志曰其應為惑衆在位又於初五日當晝雨雹
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抑賢不用故當雨而不雨
寒亦雹也斯二者天變應之矣豈偶然哉臣仰

宋州史科

卷三

後集

其

觀往事俯察今時積二十餘年有繫於中亦已
久矣顧今長辭闕廷永閔林壑一念報君
之心誠以為銷朋比辯邪正戒阿附崇任輔臣
而復優容言者皆一時政體之急務敢不畏斧
鉞之威為皇上一陳之然非臣不能為此言
非臣亦不敢進此言惟皇上善為社稷長慮
俯采臣言臣愚不勝幸甚天下不勝幸甚奉

上

省律相攻

京堂部屬攻吏科長

故事六科不相糾劾雖已離科至八座九列彈
劾亦無及者此固忠厚之道要亦非一心事君
之誼乃萬曆十七年吏科給事中史孟麟論劾
左都御史吳時來時來故給事中也自後復劾
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以至光祿少卿王汝訓刑
部主事吳正志論劾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而
事體大壞矣

萬曆十七年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部臣妄
言乞早降明旨以定是非事臣聞吏部文選

宋州史科

卷三

後集

其

司員外郎趙南星劾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
左副都御史詹仰庇鑽謀吏部二臣即杜門不
出臣心駭愕大不以為然臣自倣秀才時即聞
時來為建言事廷杖一百謫戍烟瘴仰庇亦為
建言事廷杖一百削籍為民無論中外大小臣
民皆知二臣為正人君子也乃今一旦謂其鑽
謀吏部是誠何心且今吏部尚書楊巍見今在
位屢疏求去皇上眷顧之謂時來鑽謀吏
部此理之所不可曉也吏部左侍郎趙煥四籍

孫鏡改補已逾四月曾無間言謂仰庇鑽謀吏部左侍郎亦理之所未曉也夫時來仰庇精忠勁節天下所共知共聞者其鑽謀吏部天下所不知不聞者以所不知不聞者掩其所以共知共聞者有良心者固如是乎南星所論大率類此臣不敢拔舉姑以其所論二臣言之良心喪而橫議大興矣乃敢以無良心責人何其肆無忌憚一至此耶况都察院風紀重地朝廷緊要衙門律令冬至陽生為君子進用之象乃二臣

全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以無端煩言杜門不出遠近臣工聞之不勝惶惑其所以搖國是而惑人心者甚非沙小也懇乞皇上將南星所奏早下該部該科從公覈實奏聞恭候處分仍另降明旨諭時來仰庇即出供職庶是非大明國體以定矣臣不勝拳拳待命之至奉聖旨吏部看了議奏十二月戶科給事中王繼光疏為目擊時事謬獻愚忠懇乞聖明用賢斥佞以昭平明盛治

黨近開東部員外趙南星條陳四害一千達

傾危三守令四鄉官辨論官邪課督吏治自其職掌而給事中李春開遂摘其中一事參論無乃新進衙門聞見未確過聽人言而遂有此乎大南星原跡未下而春開乃先得旨則該部何以看說焉恐無以服南星之心更無以服天下之心也夫南星前跡臣未知其詳以臣之愚吳時來之鑽代楊巍也為謀久矣如不具論且以不公不法之事言之枉輟舉人吳應鳳一也曲蔽覆載舉人湯大壯二也以私忌中傷戶部

全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七

尚書宋纁三也以私意紊亂臺差四也其人品不逮趙錦辛自脩遠甚不可不亟斥也唐仰庇之謀鑽吏部也速死同年韓國楨為朝紳所鄙者一傾陷善類中傷知縣李復陽為朝紳所鄙者二其網羅貨賄顛倒考察為朝紳所鄙者三中壘風紀可令人所共聞哉不可不亟斥之也黃洪憲科場一事屢被彈章竟爾漏網士林憤結不必言其最可恨者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皆世所稱賢人君子者洪憲懼為

已梗先事傾排使之引疾以去侍郎趙用賢
鄒偉抱宜在講筵處之南中由洪憲擠之滿朝
皆知之也若洪憲者不可不亟斥之也伏乞
皇上開忠正之路杜邪僻之門將時來等亟
賜罷斥沈鯉趙錦等早為起用仍將南星原疏
特賜發下令人共觀果循職不為出位果據
公論不為妄言真是真非必有辨之者惟 聖
明睿神世道幸甚奉 聖旨未下

又戶科給事中萬自約疏為部臣指摘三臣正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十九

慨輿論懇乞 聖明鑒別議處以昭公道以重
臺館之地事臣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星
係上四宮首論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
唐仰庇咎在干進翰林院侍讀黃洪憲咎在傾
危乃越三五日未發 綸音下該部覆議臣等
竊疑之又該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為部臣妄言
乞早降 明旨以定是非事奉 聖旨吏部著
了來說欽此臣等之疑愈益甚 皇上豈以時
來仰庇係大臣不欲即署官輕擊之耶臣等請

分別三臣人品今昔之弊 皇上幸賜審察夫
時來非彈嚴嵩而廷杖謫戍者乎起而巡撫濕
江也濫薦市恩賞聲大著始不必論即臣近日
所聞種種不厭人意正人君子固如是乎仰庇
在先帝朝言 內廷及十庫財用二事受杖
削籍非不毅然稱直臣也但起自外藩入為臺
貳外作侃侃而中寔不勝富貴之念鑽求吏兵
二部侍郎都人士所共聞而目之者今仰庇曉
曉自文其舌人可欺也天可欺乎至若黃洪憲

余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三十

者則陰狡貪肆出二臣上當主順天文衡所取
士若屠大壯藩之惺惺不緣葭莩即倚銅臭蓋
自試錄一出私人滿紙觀者髮上指冠而又甚
可恨者在伺察同類妻菲端人而侍郎趙用賢
尚書沈鯉彼且甘心焉此一臣者小才私智極
足濟惡而象恭孔壬罪則滔天伏望 皇上察
臣悃誠下在廷諸臣一議三臣何如人是否改
節污行將時來仰庇或與以乞骸或 諭以洗
心而亟斥洪憲以謝天下庶乎公道大明人心

愉快士林幸甚天下幸甚奉 聖旨吏部

又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議論橫生大傷

國體大希 國是懇乞 聖明敕下廷議甄別

以匡世道人心事臣見吏部文選司員外趙南

星一本為教陳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

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見原任戶部郎

中姜士昌一本為恭陳挽回要務事奉 聖旨

該部知道欽此先是臣開南星論劾而都御史

致十三道御史皆不進衙門具疏題催粗陳聞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見連日始得詳閱二臣全疏即中間舉刺一節

關臣職掌及覆叅校揚所舉刺之人所舉刺之

意大有可疑敢不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南星

見在文選司員外某也賢得白堂官陞擢之某

也不賢得白堂官罪免之何事咤咤焉稱賢稱

不賢徒費聲名公耶一公耶且已擢進退之權

又奪舉刺之職使科道銓衡併在一手氣焰愈

後一朝可耶不可耶若士昌原任戶部郎中即

恭建言且多授官何事不可陳說汲汲焉若全

南星別無附知若恐二三臣云任別無題則乃

一疏未奉旨一疏又叩關如相響應有所為也

果無所為也合二臣而論之皆明列條款暗藏

薦劾可謂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不能言

乎又凡薦人必其人廢閒不用流落不偶者曾

有見為郎署而郎署得薦之乎見為卿貳大臣

而郎署得薦之乎見為藩臬而郎署得薦之乎

且其薦吳中行諸人直謂專重氣節則吳時來

詹仰庇又以氣節見指矣其論時來仰庇謂不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專重氣節則吳中行諸人又以氣節見厚矣況

趙用賢見任南京侍郎不為不重用吳中行養

病沈思孝丁憂不為處舍何待二臣之薦而二

臣必欲薦之也原其心不過以攻擊人大名也

援引入大恩也一朝獵大名附大恩即終身記

之至大官也縱傷 國體清 國是奚恤焉懇

乞 聖明併下臣等言於吏部會集在廷九卿

太科士三道諸臣務秉公心持公論曉然分別

孰賢孰不肖孰應舉劾孰不應舉劾以共明

國是共正 國體世道人心幸甚得 旨吏部
看了來說

又刑部主事吳正志疏謂言官黨護大臣排擠
善類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伸士
氣事臣謹按南星士昌疏中所指不止二三官
邪已也大都目擊吏治民生之蠹而欲去其大
者非漫為無當之舉刺以自托鳴鳳之列也今
春開徒啗其跡稱言事諸臣驟警之為妄言橫
議夫趙用賢吳中行等之批鱗非怯於時來仰

會州史料

後集

三

庇之彈射也諸臣或留滯周南或傾窳林壑其
氣力又非焰於詹吳之總憲也言者何罪稱者
何援徒以正人日就危疑位不能竟其才賞不
足酬其節舉世所敢怒而不敢言者一白冤抑
耳柰何談及改節之重臣則目之為傾陷談及
遠棄之孤臣則目之為比同豈威福足以劫人
者又不樂附而為當世所厭逐者顧欲籍之以
致情耶臣不知其解也且朝廷所與共治天下
在二三大臣大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欺罔者

會州史料

後集

三

二三言官譬如股肱耳目交相為用而司屬則
所謂手持足行補耳目之不逮也今大臣不得
其職而諫官不得其言諫官不言而及岐官守
言責為二途禁司屬之言是股肱之寄已折耳
目之用已窮而又繫其手足使一無所措而後
已人身如此幾何不悴 國家如此幾何不墮
臣無論古者懸敢諫之旗立誹謗之木即如我
朝令甲有頌言大臣德政之律有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條二百年來故家誦而戶曉者今春開
倡疏保留御史沈作林祖述等同聲和之一時
臺諫諸臣業已千頌言德政之禁矣而又禁司
屬之直言無隱夫天下士固可盡箝其口耶以
臣觀邇年以來言者固不乏人而詆言者不以
為出位即以為沽名不以為求勝即以為報復
纔一起吻輒加罪責而嚴諭堂官必焚所司令
可謂嚴酷矣然而群小之心未息也何者小人
不去言路不開朝廷之上雖欲一日享安靜和
平之福不可得也臣又有說焉今之為小人者

亦多矣然未有如春開之悍然不顧者也春開
之為小人亦拙矣然燭亂是非從一而使隔春
開千古莫贖之惡者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也
夫與郊何如以哉方王篆用事時其以推官行
取入京尚未朝見皇上乃入篆私宅為子改
課士類醜之後篆事敗與郊不知以何術得免
安然無恙叨掌吏垣旦夕招權納賄沈鯉辛自
修張位諸正人之出陰寔擠之舉朝共曉春開
一入衙門臭味雅俗若平生先設為似是之

奪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說鼓惑其心春開因墮其術中而不自覺提之
東則東提之西則西且又借其提携師其巧詐
立冀通顯故甘心背公植黨而不恤吁亦狠矣
哉伏乞 皇上大奮軋斷將李春開陳與郊從
重究詰則真是以明紀綱以肅庶可為言官黨
護大臣排擠善類者之戒奉 聖旨李春開鑄
刺貪緣有無實跡本內出位沽名嚴諭堂官原
係朕 旨如何說是嚴酷着吳正志便回將話

奉

又吏科給事中史孟麟疏謂職居言責指摘非
人致生議論乞 賜罷斥以解黨錮以杜讒譎
事臣讀李春開疏非無一言似是之非足以黃
鼓耳目撓之以阻言路為職掌以阿順大臣攻
擊善類為 國是以顛倒是非為世道人心而
其大旨不過摘趙南星姜士昌條陳之非以申
已保留吳時來詹仰庇之是臣伏而思之論吳
時來黃洪憲者職也凡再閱月繼臣而論吳時
來詹仰庇黃洪憲者趙南星也 明旨未下而

奪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三

論趙南星保吳時來詹仰庇者李春開也繼趙
南星而論黃洪憲者姜士昌也是臣與趙南星
姜士昌之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而臣與春開
同列吏垣各有言責臣之所刺彼之所舉彼之
所刺臣之所舉其人之邪正不並立其言之是
非不並立彼言為是臣言為非彼為正人臣為
邪人安有其言非其人邪而可使之在言職耶
臣有靦面目何顏之厚與春開正人君子比肩
而事 皇上哉國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之壅而決也傷人必多故朝廷不貴籍天下之口而貴收天下之心不貴收天下小人之心而貴收君子之心君子之心得而小人隨之小人之心得而天下之心失矣請以近事明之三四

年來部寺建議命曰出位大者杖小者謫矣尤懼不足以束縛之也於是部堂約束司屬之旨而至今部寺言者如故臺諫時命曰好名顯者杖謫隱者外轉矣尤懼不足以阻撓之也於是未奉明旨不許簽抄之令而至今臺

齊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諫言者如故設自今而後天理不至盡滅良心不至盡喪則部寺諸臣寧必無南星士昌而諫垣臺憲亦豈皆春開之輩又安能一一防而壅之且今執事大臣皆嘗以正直立朝以忠厚立心非有嚴萬公行賄賂之污非有張居正威權迫上之擅宰於邪正有所未明是非有所未晰奈何以一二臣不欲去而忍于失天下之心以務存大臣之虛體而令陳三謨朱璉者繼起而論是非之真執可否之柄是何世道是何人

心且豈朝廷之福亦豈大臣之福哉臣觀時事紛紛日以漢廷黨錮為鑒以明道吾輩有過自反以明旨不許求勝自誓竊謂知而不言罪在言官大臣去留聽之皇上非臣等所與乃春開感德私門速圖報効一疏不已再疏復與臣雖頑鈍無耻不能與之共事且春開之疏謂南星士昌為傷國體則臣為傷國體之省傷國體者當罷謂南星士昌為渝國是則臣為渝國是之首渝國是者當罷伏乞

齊州史料

卷五

後集

三

皇上將臣特賜罷黜然後敕下宰執大臣及臺諫諸臣各反本心共有結黨欺君排善類趨權勢者太祖太宗之靈寔臨之天地鬼神寔殛之臣愚不識忌諱幸惟聖明垂察焉奉聖旨一併看了來說

本日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書生愚直感時傷事乞恩回話認罪事奉聖旨吳正志這厮肆口妄言着令回話只撫拾支吾全無指實朝廷諭旨輒敢擅自譏訕好生狂燥本當重處姑

從輕降極過地方雜職不許臆庸推用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疏

為無端被譴重辱言路乞 賜罷斥以勵臺省

事本月十一日該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言路

受指黨護大臣排擯善類懇乞 聖明亟賜罷

黜事伏讀再三不勝驚異大駭排擊李春開

正 國體明 國是一疎謂臣指使因摺撫臣

罪夫給事中雖豈由都給事中指使哉如以同

科謂春開之疏臣指使之則史孟麟之疏亦臣

全州定稿 卷五 後集 三

指使之乎況令明告臣知非臣敢止近日都御

史堂官不能爭御史揭帖況都給事能指使同

寮春開也今春開所疏是非上不能逃 皇上

睿察下不能逃滿朝士大夫公評臣止愧一科

二三臣春開如此孟麟如彼此既一是非彼又

一是非以方候 旨候部看詳未敢遽駁別由

路及執指臣擊臣欲預籍臣之口何耶部屬得

論人科道及不得論人况部屬又欲禁科道

論今事疑舉於不論人而黨於論者殺使臣

論之遂將鉗臣於市乎言路如斯六科十三道

可罷不設矣臣於萬曆十年蒙 皇上擢用臣

為吏科給事中是月居正已故王篆已閉門憂

懼不測談者如梟博馬臣何敢反客其門課其

子耶若篆未敗之前則臣為順德府推官邢侗

為河東益法御史去京一二千里豈有持卷南

走趙西走晉求閱也坊間舉業剽虛名者往往

稱某元魁選某元魁批豈真某元魁乎此誘臣

之聞之嘆其鬼語不足以辯至於沈鯉張位謂

余州史料 卷五 後集 四

臣排擠則沈鯉之去趙南星以之坐黃洪憲矣

張位之去姜士昌以之坐徐顯卿矣復借坐臣

而疏中何事及二臣名姓其詆誣自顯况臣官

非翰苑於一臣何逼何嫌而欲排之惟自辛自

脩與尚書何起鳴挾怨憤爭臣曾并論今日論

都御史者皆為鳳鳴昔日論都御史者獨為鷹

鷂耶謫成編氓之都御史反不若與金釐王之

都御史耶正志亦有難解也正志上本次日孟

麟適出正志原草示臣曰正志與麟少同憲今

居同巷有此舉動即爾能諒麟不與聞在廷
不諒臣矣臣因哭問臣前事有無麟一一為臣
訟王篆沈鯉張位之誣甚明豈正志未嘗一印
之輒猜逆誣臣耶臣今日即被傾義終不為
正志蠢然之人提之東則東提之西則西也獨
念臣之望雖輕臣之地寔重所謂諫長在
上所使糾察官邪者反猜之欲箝結自臣
始則臺省輕臺省輕則朝廷輕而天下國家
不可為矣伏乞陛下即日罷臣別選賢能有
聖代臣庶不致辱官辱國抑臣即罷去聞古
人有身殞且以尸諫者竊恨今言者不分黑白
不辨是非凡出臺省一槩為黨護為擯排凡出
郎署一槩為發憤為申救凡一分辨是非黑白
一槩為塞言路為受人指使縱百口罵臣萬刃
刑臣臣死決不敢以其說為不悞國也惟願
聖明察此牢不可破之說撲滅此猛不可犯之
氣焰臣歸雖為農畢世有餘榮矣奉聖旨已
有旨了陳與郊著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李元昇料

卷三

後集

已

初九日接得本科給事中李春開疏為愚
直臣致遭詆辱乞賜罷黜以重言路事本月
又接得刑部主事吳正志一本二臣交章刺臣
除史孟麟本聽候部覆不敢具辯外吳正志已
具本回話奉旨處分臣亦何敢具辯但原本
詆臣名節及回話本中又遮飾詆臣安得不披
瀝一真辯升正志詆臣峻官守言責為二途則
國筆綸載中來限與刑部聽斷乎亦可與戶部
集州吏科卷三
出納乎亦可與吏部陞遷乎且萬曆十三年該
科臣條奏奉有綸音朝廷設科道官專司言
責各衙門自有官守若人人得逞胸臆國是
紛紛豈成政體正志此言蓋未見明旨耳此
臣不得不辯者一也正志詆臣上言大臣德政
不知臣所白者吳時來唐仲庇大節被廷杖被
謫戍為民者政耶德耶又皆彼為給事御史時
事果大臣耶此臣不得不辯者二也正志詆臣
受指使臣言官也以言為責誰能禁臣不言

亦誰能使臣言豈正志亦有人使之乎此臣不得不辯者三也正志不諱臣心而重誣至此是臣本率直陳言而反以言被指 皇上責臣以言而臣反以言起釁則臣何顏自正而陛下亦安用臣伏乞 陛下將臣亟賜罷斥以謝言責庶言路益清而言官亦不至辱矣 聖旨已有旨了

本月二十七日吏科給事中史孟麟疏為風疾驟發痊可難期懇乞 聖慈俯容致仕事臣偶

余州史科

後集

卷三

觸時事直言衷赤不謂同憲偶論同官則疑臣與聞其事同官歷辯同憲則借臣為重其誣夫入各有心臣豈能與聞同憲之事人各有隱臣又何能歷辯同官之誣反之人心固自無愧執之公論不復贅言但今新症方興風疾仍作伏乞 敕下吏部照例准臣致仕奉 聖旨吏部知道

本月三十日先祿寺少卿王汝訓疏為貪除科臣失職懇朝政伏乞 聖明亟 賜罷斥以清

言路以定人心事臣惟邪正不容並立崇正黜邪然後 國是定賢不肖不容並進進賢退不肖然後仕路清使鄭衛與蕭韶同奏雖鄭衛不能害音使盜邪與夷齊同言雖禹湯不能治天下故舜殛竈奇仲尼誅少正卯二人者非有大惡極罪獨以其飾詐服讒足以亂政誤國故聖人亟發之不宥况夫挾詭辯之術恣繁繁之行有知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者尚可一日使居朝廷之正乎臣與與郊無二面之交以能文章

余州史科

後集

卷三

數聞其為人萬曆六年為順德府推官因與同行結納王篆為其子改課羔雁同聲錄博笑海內然此猶少年故態也萬曆十四年為給事中濫收朝覲官員餽送已畢事入會試場請嚴禁書帕人皆笑之陰受利而陽收名以欺天下耳目此猶仕宦故習也工部尚書何起鳴與都御史辛自脩許奏滿朝若不直起鳴與郊從傍使之力詆自修以致去任吏部員外顧憲成執章申辯亦去而與郊之罪遂大不容於公論然此

獨端摩希合未至專壞也及為吏科都給事中
勢焰益張會縱傾險益著臣不敢枚舉姑舉其
明惡顯罪為天下所共知者請數之於陛下
下之前焉日者奉旨非會薦不得私舉市恩
與郊故違跡薦原任都御史張九一趣吏部推
用趙撫貴州不幾日而論罷是與郊明知其不
可用諺相推援以欺陛下徒以速濟已私使
皇上負不察之名則與郊之罪也原任禮部尚
書沈鯉係有古大臣之風與郊為所厚求考
會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官不得兼之陰嗾給事中陳萬象捏語裝誣以
致不安其位鯉去之日萬象痛自悔恨嘗語人
曰吾從此得罪名教是修睚眦以傾善類使
朝廷不得賴正人君子之川則與郊之罪也趙
南星王繼光萬自約論都御史吳時來等中外
稱快與郊不勝私忿迫合給事中李春開昨口
引罪痛自切責史孟麟吳正志交章論劾則毀
孟麟以賣郊詎正志為受指憑藉口舌簧鼓衆
聽使朝廷不得申舉措之公而人情亂於是

非之辯則與郊之罪也尚書楊巍嘗與侍郎趙
煥曰陳與郊真小人不知何故會緣陞轉吏科
今日薦巡撫明日薦有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
為謝重賄而酬私交新進諸臣投款借交不愛
金幣珍寶結其歡心是舉刺大典而假之以盈
豁鑒諫垣重地而據之以為壘斷則與郊之罪
也蓋與郊之勤敏足以鳩徒聚衆與郊之機械
足以設詐濟貪與郊之辯博足以變亂黑白與
郊之氣力足以呼吸風雨與郊之陰側足以巧
會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伺深結以故輔臣信之為所誤九卿大臣惟其
所恫疑虛惕臺省二三無耻者惟其所順指氣
使諸所善則倡之保媚諸所不快則佐之攻擊
勢焰熏灼傾動中外使天下不知有朝廷入
心不知有是非臣嘗過其門則見冠蓋填溢
籠盈途彼自以為得操長短之柄環視中外莫
敢誰何大臣脩長厚之名不言臺省惡傷其類
不言部臣吳正志纔發其奸言方脫口而身投
荒微之外矣頃讀聖諭各衙門官私心爭氣

足千天和然則 郊正所謂揆心害公乖天地
之和氣者也臣不勝憤嫉誓為 國家除邪伐
奸敢跪罪狀冒昧上聞並不敢一字欺罔伏乞
皇上亟將與郊罷斥以快公論以快人心
臣以正出位之罪臣率竄跡歸附不與
舍大檢人拱手而揖戈戟之內也臣再進科道
諸臣近年選授往往得人然而 國家終不得
收諫行言聽之效何故夫言官以言為職者也
今黜黜者顯榮諛諛者外補是明訪之不言而

禁之言也大言官無所不言者也直犯 乘輿

累荷 明主寬容稍涉當事旋被黜逐是言官
不難於批麟逆 明主之怒而難於請劍斬佞
臣之頭夫惟公足以服天下之心今者不論是非
不論邪正模稜兩可委曲調停而曰務存大
體是將懲夫識論之硜硜而公是之不明政體
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伏乞 聖上敕下吏
部以後題履章奏及推陞科道諸臣從公甄別
上請毋憑異喜同母抑直獎奸如與郊者使不

得挾私睚回濁亂 聖朝又乞 特諭六科士
三道諸臣以後建白各據實劾忠毋植黨徇情
毋肯公行私亦不得如與郊者自墮令名而貽
天下後世之誚則眾正進而朝政清明 國是
定而海內人安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奉 聖
旨吏部知道

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疏
為寺臣險護妄詆 朝綱國是大為可憂乞先
罷臣并乞從公辨別以息橫議事本月二十七
日接得光祿寺少卿王汝訓一本奉 聖旨吏
部知道臣一讀其章不勝驚駭汝訓小有虛譽

臣頗敬之稱之豈一旦亦惑人言而詆臣至是
耶及覆讀之乃知縱為吳時來等一事而以他
事裝頭為史孟麟等一言而以大言欺世臣言
官也分當明初陳言不當僭擬大臣引咎請直
披肝膽於 丹陛之前惟 皇上載察焉竊惟
祖宗歷朝以來並無京堂官恭劾科道官之例
蓋科道 朝廷耳目所使糾察京堂者反許恭

効是得箝制科道將來有大奸大惡欲先發制
人者不出其計此壞亂 朝政之大者科道為
朝廷排奸屏惡其結怨者若于人怨家親故又
若于人怨者皆得陰執陽報則科道一身不勝
攢射是禁之吞舌不取譏彈此把持言路之大
者乃及汚人曰亂 朝政其欺罔之罪何外哉
若定人心一言臣見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持橫議者勝凡非言官與 明旨
抗必欲非言官者勝且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之至不許人曰非一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至
不許人曰是稱說道路信口雌黃如此而曰定
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大臣不分賢不肖橫擊
者即號風裁小臣亦不分賢不肖一二疏者即
名慷慨更無論其所擊所疏之謂何此倡彼隨
甚至負罵者亦借之以邀名希聲者亦挾之以
博位其禍不至於亂 國是空 國家老成蓋
壞 國家士習不止且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
死決不服也其尤可恨者小人包藏媚嫉之心

巖弄狙獮之術即名君子亦不覺墮其雲霧
鸞鳳互鳴熏瘴同器相與逐一人焉不遇不休
相與引一人焉不進不已進退予奪之柄盡不
容 朝廷主張天下有此紀綱有此國體 皇
上試覽累朝實錄有此縱橫世乎如此而曰定
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觀此風波險惡下流之
士及脫衆汚高明之家偏多鬼瞰則欲免於今
之世者非鄉愿不可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
決不服也臣嘗謂心無所為不論平恕之與刻

金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深皆為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摭拾皆
屬私心臣事 陛下獨有此心可以自効於
陛下者獨有此舌今不知何故欲結臣之舌欲
顛倒昧臣之心無欲昧一朝卿大夫之心公卿
私耶如此而曰定人心臣有死決不服也臣區
區狗馬之心不勝憂人心世道不勝憂國誠有
之何可曰不勝私憤耶獨恨臣於史孟麟李春
開相左之際 旨意巡未嘗明目張膽一分
別云朕無白則臣需緩之過耳多詆臣為迫春

開毀孟麟誣正志則汝訓豈無耶。曰。平方春開
上疏時臣陪祀南郊春開不一面臣亦不示
臣一字曾否相迫在春開決不能自欺孟麟親
袖正志原草過臣私寓時謂從正志家僮手贖
得之此語不獨告臣且告同科諸臣是否賣交
在孟麟決不能隱匿正志奉旨回籍時怨毒
孟麟至奮臂而起其間情態同郡盡聞而笑之
是否指受在正志決不能瞞昧乃汝訓通舉以
毀臣實察之甚也。今汝訓雖有百端毀臣臣
終不忍毀汝訓之名獨惜其原以迂愚易於榮
惑不自知其輕信而輕詆耳若謂諸人為氣節
為君子則如孟麟者既嘗春開為小人矣復於
奉旨本內刮改小人字樣夫既欺朝廷又
將欺天下後世此氣節耶君子耶又如薛敷教
營求庶吉士不得借題釣譽臣記得廷試執事
時敷教交卷獨遲臣因得觀其論紀綱一節止
借問目並無異議一旦發憤遂駁紀綱前後對
君話言轉換且揚揚馬弟子而詬其師此氣節

耶。君子耶。又如吳正志等四五人或謀或讒
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機關奏歷
朝士共知其欲變亂謀危者不小此亦氣節耶
君子耶。臣秉質忝懦愧不能氣節而如此橫行
氣節寧死不願為自慙菲劣不敢言君子如
此盜名君子寧死不願附至於張九一實有塞
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間者臣舉之日
撫按已升舉之曰趣吏部推用臣趣尚書平臣
趣文選乎此不待辯者一幸自修無論結納
世蕃諂媚高拱鑽刺張居正即在考察
以私憾而枉陷甘雨以私賂而曲庇向日紅臣
實鄙之同事大臣皆鄙之惜其時正與何起鳴
以相訐並參未遑悉數臣誰譽誰詆乎此其不
待辯者二若沈鯉廉謹臣初甚敬重乃於封
建大典觀望變遷言語承傳皇上亦知其舉
動後給事中御史刺者非一人今以陳尚象之
誣誣臣嗾之則諸御史誰嗾之手且謂臣為所
厚有求考官為誰求之耶此不待辯者三初在

吏科當朝覲時見大班糾劾畢內外始相接則
故請禁餽遺於糾劾之後比掌吏科不當朝覲
時預待申飭故請禁餽遺於考官之前及指禁
餽為受餽則不禁者若何此不待辯者四謂過
臣所見臣董匪盈溢不知見何人一筐一篋何
不直指一姓名而妄駕虛詞此不待辯者五若
王莽之未敗入京時勢分明已具列前跡此不
待辯者六惟謂吏部尚書楊巍曾目臣為小人
則巍言南宮突臣言生人品依係年未巍見臣即
用史據

卷五

德集

言

後言也 皇上幸即召巍立問巍則一言而小
人非小人尤不待辯矣故臣之人品屏息以聽
楊巍之公議臣之心迹拱手以待王汝訓之自
明臣之血誠則痛心切齒不忍見世風朝紀之
遂決裂如是時來等臺臣之長臣科臣之長吳
時來等不能爭一覆試之公卷遂揭臺規臣不
能薦一御批聽用之張九一劾一京考壞法之
宰自備饌禁一朝覲餽遺之計吏而諸司顧矣

得人人攘臂曰某人當公卿曰某人當臺諫曰
某人年老可侮某人勢衰可棄此等景象與前
軍中置帥游士連衡者何異不知祖宗法制
可容二三人把持二三人壞亂一至此耶臣之
帝此地當此時早賜罷臣是脫之風波震蕩之
中而 賜之寬闊之外臣甘之若薺矣獨念臣
官可罷舌可拔身首可異分而 朝政斷不可
不肅言路斷不可不重人心斷不可不挽回變
易且以古事徵之有倚恃外戚盜權移祚之王
李用之科

卷五

德集

言

然後有杜欽谷永以今事証之有結連內黨
結賄招議之張居正然後有陳三謨曾士楚諸
人 皇上試察在廷誰為王氏誰為張居正又
誰肯為杜欽谷永等輩哉即汝訓亦不能自昧
本心乃無故而借權柄下專之靈習敢誣成福
獨斷之 清明直欲明籍科道暗罷宰執 朝
堂之上惟其所欲為焉此其謀極險奸其說極
悖矣能欺 聖明耶不能欺 聖明耶伏乞
敕下吏部一面罷臣一面令諸臣章疏從公

振究分別要見某何黨護某何唆使某何竄竄
黃緣奏請處分庶幾世道人心亦挽回一二矣
臣無任戰慄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
知道

匿名私揭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廉一本為邪人傾險情簡
朝紳伏乞 嚴賜緝禁以杜奸惡事臣侍
都近見傳流匿名一揭題曰逐客鳴冤大抵首
尾訐指侍讀黃洪憲科場之私而微辯吏部侍

李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郎徐顯卿被論之故外則謂閣臣王錫爵指怨
同官內則謂侍從張誠陰防奪寵其於臺省言
諫皆謂有所召約而後動蔓延簧巧曲盡傾危
味其語意蓋假山人被逐之名而實出於不得
志朝臣之手者也及覆千餘言指青為白以紫
奪朱借一人以傾衆臣弄刀筆以運鬼術巧張
一網打盡朝紳使大臣避嫌而不可鳴言官畏
誣而不敢奏奸邪傾險之計亦曰殆哉彼所稱
黃洪憲之私與徐顯卿之枉臣姑弗論獨就其

牽害之大者言之大學士者 朝廷心膂之官
也申時行王錫爵皆 帝心所簡任者輔政以
來頗稱同心何所憎嫌而謂其交構若此乎豈
不以構陷為名則不至兩傷是欲舉 陛下之
心膂一言而并驅之矣科道者 朝廷耳目之
官也見賢才則舉知奸惡則糾是其本職顧謂
攻武弁為受約不知所受者何約也攻巨璫為
朱體不知所失者何體也至南臺章奏亦謂以
書召之豈南北兩衙門無一自立之臣一自發

李州史料

卷三

後集

五

之言耶蓋不以召約証言官則不見可舉是欲
舉 陛下之耳目一言而盡塞之矣至如張誠
日侍 宮闈其實心與否臣不能知然見其屢
言求退未聞顯惡彼何憾於山人而亦以言波
及之耶蓋主使者欲推引退閒之大奸以行已
意故先開此一路再據其詞說轉換萬端察其
心機深術莫測臣固知其必出於怨臣之手而
特借山人以暗傳者也夫是非善惡公論在天
下黜陟予奪大權在 朝廷即使諸臣果盡不

肖 陛下自能察而去之若以私怒及天下公
論以至賤奪 人主之大權豈惟汚讎臣工且
將動搖 社稷上翻天下覆地人人自危何以
立國世道人心狡險至此寧不大可畏懼大可
憤恨哉臣恨不見造揭之人嚴寃下落然不敢
不一陳之 陛下以杜禍機伏乞 敕下都察
院通行兩京一應山人術士嚴行逐逐其有朝
臣仍與此輩往來者指名叅奏重加責貶或有
能提拏見持此揭送人者厚賞酌之庶見在之

不敢傳矣奉 聖旨
南京刑科給事中徐樞一本為流言廣布邪正
混淆懇乞 聖明鑒別以定 國是以戰奸黨
以安輔臣事自古君子指小人為奸小人亦指
君子為邪不察其勢必進小人逐君子蓋君子
本難進而易退者而小人且自傾之其黨與又
從而和之君子必盡被逐而後已此邪正消長
之機乃 國家治亂安危所係不可不謹其微

也臣待罪南垣屢接邸報見輔臣王錫爵屢疏
乞休臣竊疑之方今 聖躬未安 儲貳未定
朝講稀濶災異頻仍此中外危疑之日錫爵為
陛下心膂非有不可藥之疾又非有甚不得已
之情正宜安心輔理思所以保 聖躬而調鼎
鼐乃急於求去屢屢 溫旨慰留猶未即出其
何堅退若此哉臣意錫爵忠貞直諫非忽然忘
君者乃見南都傳匿名一揭題曰逐客鳴寃而
其大指在訐詞臣黃洪憲以首傾錫爵臣始悟
錫爵之所以去得非畏謗謗而早見乎夫錫
爵夙負天下重望 陛下起之草莽屢進謹言
特 賜嘉納其為邪為正 聖明鑒知必真且
切而造謗者故巧為中傷大肆污讎且污及侍
從箝束臺省及覆干言變亂黑白其言詞之爛
熳機械之變幻直欲搖動 國是盡逐朝紳從
末私揭未有傾陷至此極也近奉 明旨特嚴
揭帖之禁而奸黨故違至相傳造流言廣布倘
及 御前不不加察寧不大可感乎曾參大賢

薦母不免校梓之疑周公元聖成王誤聽骨蒸
之謗流言易以惑人如此錫爵直言抗論排左
奸邪此輩計所以傾去之久矣匿名一揭雖假
方士之名寔出奸邪之手以繫身立風波掀掀
之場焉得不見機而早去也臣恐錫爵一去則
凡直亮老成者舉不能以自安而正人爲之一
空陛下將誰與共理乎彼小人將乘機搆會
布列朝端而退閑巨奸如張鯨者亦將復侍
帷幄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國家理亂安危之
機是可忽爲細故哉伏乞 皇上以大義勉留
錫爵勿以流言介意即出輔理 特勅都察院
通行兩京巡城御史嚴加緝訪但見執揭傳送
者即擒拏追究重處庶奸黨知所斂戢而不扇
惑人心搖動 國是而輔理有安然欲安輔理
之心以杜讒邪之口其道在 皇上信任之何
如耳前見錫爵以勤 朝講速章奏建 儲貳
之事請 皇上從納其言而未實見之行彼小
人固以殘 聖衷之淺深矣惟望 陛下亟取

奏州史料

卷三

後集

元七

之十

奏言

奏言

奏言

奏言

奏言

奏言

錫爵所奏一一奉而行之如 朝講則勤章奏
則速 儲貳則參處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信
大臣而勿疑使錫爵亦曉然知爲 陛下所信
而勿貳古所謂一德之交地天之泰將復見於
今矣惟 聖明操擇焉奉 聖旨輔臣錫爵屢
言慰留已出任事了近來每以匿名私揭詭譎
小人險詐可忘着嚴衛衙門及兩京巡視御史
不行緝拿如無得獲人犯即將私揭燒毀以杜
風都察院知道

弁州史料後集卷三十五 國朝叢書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秉彙次

丁憂奪情

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鼂錯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程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右僕射房玄齡中書侍郎蘇頌張九齡宋叅知政事寇準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一

見我 高皇極重此制以劉基守 帷幄方面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強 文皇急於事寄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為能而不奪情為不稱成化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能盡然而覲顏在位者寡矣

今按內閣臣奪情者左庶子楊榮二喪俱奪太子少保大學士金幼孜尚書大學士張瑄太子

少師侍郎學士江淵太子太保尚書學士王文少保大學士李賢此羅疏前事也太子少保大學士劉珣少師大學士張居正羅疏後事也尚書奪情者吏部尚書蹇義父喪遣官祭瑒部尚書夏原吉以母喪在獄出視事兵部尚書趙壯戶部尚書年富工部尚書吳中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蕭維禎此羅疏前事也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兵部尚書馬文升右都御史毛伯溫兵部尚書翁萬達此羅疏後事也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二

侍郎以下奪情者工部右侍郎鄭霄義兵部左侍郎于謙程信南京大理寺卿陳勉南京兵部右侍郎杜寧禮部右侍郎諸懋德薩琦兵部左侍郎俞綱戶部右侍郎張睿薛遠右僉都御史韓雍詹事府詹事陳文順天府尹王福應天府尹李敏左通政王復劉文光祿少卿高寅此羅疏前事也兵部左侍郎李震禮部左侍郎萬祺南京禮部左侍郎萬翼大常寺卿趙玉芝陳教工部右侍郎制駁房辦事談相王槐此羅疏

後事也

督撫鎮守奪情者交止尚書黃福巡撫南直隸
侍郎周忱俱兩奪巡撫河南山東少卿于謙鎮
守浙江侍郎孫原貞鎮守平涼僉都御史羅亨
信鎮守居庸僉都御史蕭洛提督大同左副都
御史年富提督遼東左副都御史王鄭冠深叅
贊延緩大理左少卿曹建巡撫鎮宣府僉都御
史葉盛巡撫延緩僉都御史徐瑄甘肅副都御
史芮劭南直隸副都御史劉孜陝西右副都御
史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

三

史王槩大同右副都御史王宇廣西右僉都御史
史吳積大同右副都御史王越巡撫河南開右副
都御史張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馬文升撫
治襄荊右副都御史王恕巡撫遼東右僉都御
史滕貽皆羅疏前事也提督荊襄四川工部尚
書白圭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府左
僉都御史鄭寧右副都御史陳廉巡視江西兵
部右侍郎原傑四川右副都御史張瓚總制七
省南京戶部尚書陳金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楊

博巡撫福建副都御史譚倫此羅疏後事也

方面以下奪情雲南右布政使陳文廣西右布
政使孫曰良陝西左布政使郭堅廣東右布政
使戴升福建左叅政顏澤江西左叅政都府方
政雲南右叅政張鉞山東左叅政洪豫子福
石右叅政葉盛陝西按察使王文山東按察副
使王憲王亮貴州副使李睿山西僉事何自學
貴州僉事屈伸兩淮鹽運使耿九疇蘇州知府
況鍾鳳翔知府韓福扈進荊州知府劉永杭州

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知府陳復漳州知府甘瑛徽州知府
知府徐文振處州知府石瑁西安知府郭晟葛
文名慶遠知府周一清保定府同知錢寧荊州
府同知陳禧潯州府通判龐本厚開封府推官
李鉉石阡府經歷楊彬蒲州知府張廉茂州知
州陳敏定州知州王約邵陽知縣孫浩醴泉知
縣胡連清苑知縣屈義嘉定知縣袁昭宛平知
縣馬俊咸陽知縣王瑄上元知縣姜德政平山
知縣張瑾貴州蠻夷長官司吏目張順皆羅疏

以前事也湖廣按察使王某江西右叅政譚

蘇松兵備叅政任環此羅疏後事也

庶僚奪情者少詹事王英翰林侍讀學士倪謙

翰林院修撰劉吉編修劉健檢討邢讓張順都

給事中胡濙御史黃宗載魏源羅亨信 文英

何琛吏部員外郎鄭誠戶部郎中陳翌兵部郎

中柴車向寶原傑皆羅疏前以事也

景泰時奪情可咲者二事監察御史周文勃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倪謙母死不丁憂管束奪情

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

薦謙充 經筵講官彼豈不知有乖世道特以

一則受其乞憐之切一則自為奪情張本耳今

淵果連遭母喪方其 詔許奪情時正當懇求

終制乃自以為得計欣然就道夫人之學所以

學為忠與孝也今二人居朝夕納誨之職何道

以將順 君德况 經筵之日必衣錦綺必

賜酒饌皆難樂受 旨批江湖倪謙既已處分

今後凡遇喪除 特恩外其餘皆令依例守制

不許濫保然則一時之人心可知矣

景泰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言

創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冒喪有禁匿

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年虜

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

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疏之弊

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耻以奪情為喜事視

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

上嘉納之

又天順元年刑科都給事中喬敷右給事中尹

旻言重忠孝以正綱常謂比來臣下多奔競無

廉耻目奪情起復者為能官笑終制者為不職

子道既虧臣節安保綱常所關非細宜查景泰

時奪情起復者俱勒歸終制仍著為令典

上 亦從之然至三年 命吏部行取丁憂右副都

御史林聰七年行取丁憂吏部右侍郎尹旻候

復職二公僅一疏辭而已未聞其堅請終制也

夫富鄭公在中書聞韓魏公一言之決而復竟

踐之二公皆名臣也能無媿心於前疏哉

奉使不職

成化十年工科右給事中陳峻等封占城王蔡羅茶悅至其國新州港口守者排不容進詢知其地為安南所據占城王避之靈山既而之靈山則知蔡羅茶悅舉家為安南所虜而占城之地已為交南州峻等不敢入然所齎載私貨及挾帶商數多遂假以風汎至滿刺加國互市誘其王遣使入貢還奏詔責安南貢使伴返占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七

城侵地後封占城王子齋亞府為王紀事中馮義為正使行人司副張瑾為副使義等仍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則聞齋亞府勿庵已死其弟古未遣官請封義等慮空還失利亟取占城至而古未者復見逐安南矣以偽教立其國人曰提婆首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首封之為王各得其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國盡貨所齎以歸義至海岸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其偽敕於朝禮部劾瑾

專擅封立下錦永衛鞠治始得其法司比公大臣專擅選官律坐斬後至秋審減成

臺端之玷

永樂七年都御史陳瑛劾兵部武庫司主事李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銀四兩監國令逮治數日貞妻擊登聞鼓言御史傳言令以首飾為夫納賊夫實無受賊亦無首飾可納監國令出貞詢之則貞與皂隸三人榜掠死矣葉轉不勝苦亦且死乃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諸大臣於詹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七

事府逮原問御史袁綱覃珩等之罪綱等言隸之銀挾李貞不時得啗之因誣貞且煅煉成獄至死監國乃繫綱珩并令義等參奏陳瑛於行在上還京下御史綱珩獄抵死明年始下陳瑛獄

宣德中南京監察御史嚴暉以受賊為御史劉洪道劾罷之賄左都御史劉觀滕胤奏留壯道復受賊淫蕩與其儕十餘人俱為右都御史顧佐劾充邊方典吏復從役至京為人造詞脇財

及謀訐顧佐事發三法司具獄上即日棄市又御史李叙以貪酷當死降行人使雲南還坐罪當輸贖不即贖而興詞告訐為尚書魏源所糾充威遠衛軍

倪進賢者徽人也時大學士萬安老而陰廢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為庶吉士授御史時人目為洗烏御史見菽園雜記後巡按四川賊穢後籍過天津微服為羣卒所毆再按宣府繼妻兄聞住序班錢金以私事往囑引進賢生平汚行挾之進賢不聽大失望遂前握進賢手中指嚙食之以泄其忿事發錢金杖一百編發大同為民進賢致仕

初監察御史張智劉堯二人以同道相善已而堯被命兩淮巡鹽託智稱貸於人智乃為言楊州富商金瑄得白金五百兩智以百兩遺堯而匿其餘堯少之智又為貸義官鄭和三百兩而復匿其半堯猶以母歸無資智乃以所匿金別當物貸之冀得重息有錦衣衛百戶王觀者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七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

十

與智善因智邀堯飲其家乃先匿樂婦一人及夜出之復令一人偽為緝事校尉直入脇堯冀恐罪貸王觀金賂之以泯其事智實知其謀不以告也於是堯為三人所持既之任而三人者皆至以鹽價償其金猶不饜復為飛語以堯之堯因悒鬱成疾而死聞者莫不詬智而為堯不平於是監察御史韓晉劾智朋謀規利以陷其僚而堯妻亦訟於官命捕王觀金瑄鄭和等及智鞠問觀亡去未獲智對簿不服南京

省垣之玷

永樂中淮安山陽縣民訟師丁珏誣告里中富人妖言惑眾坐死者十餘人法司薦其中直特拜刑科給事中日以奏訐為事遭母喪奪情起復未授職輒衣錦綉入大祀齋官與慶成宴為御史所糾論戍遼中外快之

給事中

大臣刺背自陳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為言官所誅自言背刺蠶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著國史見之不當愧入地耶嗟乎岳武穆事寧可再哉

傳廣自官

金州史抄

後集

上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傳廣自官請於內庭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為而勇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千載之下復有豎刁而上之英明非齊桓所可擬矣

進秘方見用

間住右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實上疏謂忽召忽遣不知其故詔姑與致仕實即景泰初使虜問候上皇者也

金州史抄

卷五

後集

上

正統二年八月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繪俱以廷試明經儒士昭伯為所親厚繪得儒士金開入午門代為文昭伯未為藻而發法司擬杖贖罷為民繪已屬藻法司擬絞贖待用大枷枷示於長安門外一月謫遼東充軍景泰六年刑科給事中徐正先以參贊軍務乞陞都御史不遂與冠帶軍餘汪祥謀請帝御殿言機密事帝亟召對至則乞屏左右乃言太上臨御日久沂王魯正東宮為人心所嚮乞出之封他郡以絕寵伺帝大驚怒指之曰作死作死即扶出之調雲南臨安衛經歷又使還者跡之乃總所狎奴不行下錦衣獄具狀上謫戍遼東鐵嶺衛太上復辟逮至京凌遲三日示眾籍其家父兄子弟處死汪祥棄市成化中兵科左給事中張善坐累謫陝西耀州判官滿三載起送赴部不調乃以房中之術因太監高英以進上試之驗召對便殿因訴被累屈滯之狀甚哀特傳旨下吏部陞兵科都

原任兵科左給事中耀州判官張善以進秘方召見擢都給事中妖僧繼曉以進秘方召見得幸累擢通玄翊教廣善國師蓋大寺居之仍為其母旌表孝行母故倡也方士李孜省以進秘方召見得幸授太常寺丞通政使禮部左侍郎掌司事此成化中事也回回人于永進秘方得幸拜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亦為錦衣指揮正德中事也倉官陶仲文以符籙召見合方藥累遷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原任應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三

天府丞朱隆禧累遷禮部左侍郎原任石副都御史盛端明累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累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方士梁指甲授通妙散人嘉靖中事也

請封禪改元

永樂十四年禮部儀制司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大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然上心實念之擢太常寺少卿俾巡撫畿甸至洪熙始出為交趾升華知府嘉靖二十五年國子司業王

同祖請改元而中有 上還大內語 上惡之黜為民

獻諷希恩被斥

弘治十年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奏 陛下臨御十年福壽益臻 皇太子殿下年當出閣民生有賴臣幸與享太平感激無任祝壽禮竣退伏書窓偶閱文集見洪武九年學士宋濂致仕還鄉次年即朝 京師太祖高皇帝深嘉喜慰禮遇復隆至贈以 御

弁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五

赴京朝見 宣宗皇帝寵遇加厚至 賜 內苑見諸詩章文傳為美事因竊念 皇上 念舊臣無異 祖宗臣之才德雖不逮前而 意恩寔同矧遇 萬壽聖節敷同歡慶宜躬創 舞舞之列親致萬呼之賀尚慮人異好惡妄意 相猜士無賢否入朝見忌故爾趨竟不果行 謹撰慶賀 萬壽慶節表一通通達甘露降 於郊壇兆於 皇妣初親之日以見天生 聖

人不偶然也又撰 皇太子承華箴一篇用致
頌美愛顧之意謹繕寫以進伏乞 聖鑒上
曰尹直被劾致仕年久乃爾違例投進表文顯
是獻諂希恩不允所奏

又成化初訓導高瑤請追上 郕王廟號禮部
不敢決請自 上裁於是左春坊左庶子黎淳
奏高瑤有死罪二一則誣 先帝以不明一則
陷 陛下於不孝且謂 陛下即位之初有罪
群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
余州史料 卷五十五 後集 五

欣然自以為得計臣以為瑤之此舉非欲尊
郕王也特為群邪進用之階也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豈
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諂希恩俱不必行後數年
竟復 郕王帝號二事絕不相類而獻諂希恩
四字後先凜若霜鉞尹公故不足道黎太僕長
者誰使為之惜哉

清詞造佞

嘉靖十年十二月吾鄉先達顧為禮部右侍郎

上言 皇上設祈嗣醮先日陰雲解駭化晷晷
微至二之日冽風不興雲物一色復降瑞雪旦
夕未已萬口喧傳以為 皇上精誠捨天之所
致也因進步虛詞七章復言七日奏進青詞尤
為至要臣愚恐諸道流及執事者或慢易不潔
幸戒諭之仍列五事奏 上報曰覽奏足見忠
愛步虛詞留覽祈天求嗣朕已竭誠先嚴諭致
一真人及百執事矣諸臣亦宜仰體朕心各秉
丹誠以承天鑒其五事悉如擬舉行史不言五
余州史料 卷五十五 後集 五

事之詳第以為皆壘中香水供獻之詞之
語而二十年齋醮撰文皆此為之作偏因漫錄
之當是文辭不
入相矣

撫按獻祥瑞

獻祥瑞者宗室內臣軍民有之而未有自撫按
者嘉靖八年南贛巡撫汪鏐獻甘露賜金幣十
二年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十二年應天巡撫
陳軾獻白兔三十七年四川巡撫陳某獻芝三
十九年浙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其年又獻白

鹿 賜金幣其年鳳陽巡撫李遂獻白兔三十
九年宗憲獻白兔二芝草五復有 賜陝西巡
撫程執巡撫李秋共獻靈芝白鹿 賜金幣四
十一年河南巡撫張永明獻白鹿湖廣巡撫徐
金獻白鵲

諛中官

正統十二年參贊大同軍務戶部右侍郎沈固
上疏言臣觀天文所載則帝座傍有宦者之星
遠稽經典則周官設常侍之職自古以來代不
缺

之人方今文武之臣固當宣力於外然而
聖躬翊贊 皇化尚冠尚衣視膳視寢朝夕趨
蹕左右供事加以奉 命出境和好番邦統兵
却敵保障邊徼內臣效勞其功尤著乞如外臣
例給 賜誥敕以為身家榮庶盡勸獎之道
詔以非 祖宗舊例不許推固此意媚中官振
同事大璫耳而詔不許是振之見賢於固也
正統中南京監察御史魏浚以老疾為都御史
朱興言勸致仕上疏言南京諸司富而有弊

私相朋比貧而在下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憑若
察少合公論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
訪下吏部覆寢不行

成化十三年以大學士商輅等及尚書項忠等
言西廠虐橫罷之太監汪直勒歸內御史戴縉
因劾陳疏內謂災異沴臻 皇上諭兩京大臣
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革何宿弊
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畢吳榮等之奸
惡高崇王應奎之賊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軍

人而路衆者也 上悅尋復令汪直理西廠傳
陞縉尚寶少卿右僉都副都至右都御史凡六
年始以南京工部尚書罷為民又成化六年巡
按雲南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
歸一今聞有疾乞留鎮守按此真所謂交結近
侍官員也比之上言大臣德政又不侔矣
正德五年兵科給事中屈銓請以正德元年以
後事例判定成書用六部為次第皆遵瑾所矯

肯也國子祭酒王雲鳳亦言之且請瑋下國子監釋奠如魚朝恩故事王公直士豈宜有此而史載之得無畏禍而然耶

其年瑋誅贊皇知縣王鑾疏言今歲五月赤岸千里太監張永奉辭西征過真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公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臯夔伊傳凡數千言答旨褒永功德亦百餘言仍再賜璽書獎諭史謂逆瑾毒天下永能發而誅之人以為大快故

金外史

卷三

後集

七

頌之者多溢美云攷楊文襄一清西伯雅性靜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菹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貲散給部下駐靈州及夏城雨決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然則鑾疏不為失實也惟出士人口可耻耳

擬禹媚張

萬曆己卯高中允主南京試出題舜亦以命禹

一時試者以非素所擬皆閣筆遂惡語詈主司

謂用禪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

劾高謂江陵謀不軌而高從史之削其職發回

當役仍追毀誥敕大抵當江陵盛時媚之者

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誠可笑恨而若如言官

所言非也毋論江陵無不軌謀有不軌謀而以

此示人使張之可乎因憶徐武功與曹石媚而

下獄鍛鍊無所得乃摘其自誤告詞有續禹神

功語坐不道幾棄市以雷震流金齒然則禹豈

金州史

卷三

後集

七

人臣所宜擬也

二直臣後禍

御史湯雋弘治初坐知州劉槩論朝政謫戍陝

西肅州衛正德初援登極赦歸以無家故寓

居壽州州民王濡誣其侵奪官地營觀屋臺盜

伐皇陵樹行給事中安磐錦衣衛千戶郝凱

會御史李璞勘之俱誣猶坐以妄援赦文私歸

杖之八十仍戍肅州令有司禁錮御史彭程以

孝廟時言先祿寺冗費忤旨論斬末減得謫

遠戍久之死矣理行查盤鹽法虧損猶以二十年
前巡鹽坐累責其家賠償盡鬻其產不給僅
一孫女售之富家而後報完二公一時直臣也
人知其寃於前而不知其寃於成死後也故記
之

詹訓導奏王驥

今人但知靖遠啓麓川之釁然以將畧歸之恐
亦未盡爾也攷之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
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
永川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三

恩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已故行李二三司扛
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
邀厚利却敢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
御為各實留已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
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躪傷殘畧不憫惜其
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十搬負艱辛何以
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為名派馬
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
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誣

永川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三

征虜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賊等奔捷賜
較獎諭令還京尋留驍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
之變得充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
辭剴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
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王佐妾對簿

有錦衣都指揮使正佐者陸炳之父松執友也
掌錦衣篆而松佐之時炳未二十佐器其材貌
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以不精才

韓炳甚德之居數年佐卒炳後代父松理衛等
得上心勢張甚而佐有孽子至不肯陸博
縱飲有別墅三炳已計得其二矣其最後一墅
至雄麗炳復欲得之不可乃陷以狎邪捕其黨
與家奴之一二不才者使證成佐子罪而後捕
之死杖下三四人佐子窘甚而會其母故妾也
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方與其僚列坐張刑具
而脅之其子始亦固抵而母膝行前道其子罪
甚詳其子悲請母曰兒頃刻死耳而母忍助天
為虐乎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言指炳坐而顧曰
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
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為炳頗發赤左右膊汗
簌簌下趨遣之出事遂寢

京堂鞭撻僚屬

正德中御史李聰問因為大理寺所累言郎即
史陳智誤以責掌道御史張勛最不服智答之
四十為給事中所劾詔責勛甯之又劉宇為左
都御史數以御史小過笞辱之以婦劉瑾嘉靖

錢為吏部尚書以員外郎莊一俊誤換
責之不服笞之二十仍劾謫南京

成化二吉安守

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其地多豪右賦役
事許聰自是以傲慢失上以嚴威劫下多笞撻
禁死者會大理寺卿夏時正考察庶官坐酷
刑為民聰不服而守禦千戶復許其他罪時正
下按察司會究之時提學副使夏寅以聰嘗沮

格其事而恨之文致以法聰愈不服上疏自理

後集

二十

詔遣刑部員外李廷美往勘坐聰贓罪為民法
司駁改充軍忽有旨逮至京下都察院問以
故勘平人斬罪秋後處決獄上夜半即令決於
市不必覆奏人謂太監王高修舊都於聰也當
聰之得罪也同知黃景隆冀得其位下石甚力
尋代之賜敕如聰居八年所亦為怨家所訴
問擬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逮至京改
問故勘斬坐亦如聰方待罪而病死屍腐蛆虫

監三月而首自墮

吳訓導

水東日記載訓導吳豫薦至京屢言邊事兵
御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
侍郎曰是嘗攪我兵部者何可與之尚書泰和
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亦竟莫能與也
豫私計吏部尚爾何况兵部侍郎尚爾何况尚
書不得已以請於兵部于公見而喟然曰柰何
使薦薦之人至此准支俸葉文莊既載其事而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二

歎人之所存不同第不知豫之背是無邪有不
可勝責者天順復辟即上疏言奸臣于謙王
文家屬宜悉誅僂黨與宜悉追治上曰訓導
言是但處分已定姑已之噫微上仁聖于氏
無噍類矣尋豫此意欲以媚徐石取功名而徐
石了不以經意虛為小人哉

二講學生

陸澄者字原靜王文成公高弟也時禮議初起
澄以刑部主事上疏極論考獻皇母太后

非且改張桂為邪說其後大禮議定澄丁憂

服闋至京復上疏稱張桂議為正論而悔前之
失言請改過自新溫旨許之補禮部主事七
年明倫大典成上聞之見澄初疏大怒遂討
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
假以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
方乃謫為廣東高州通判又有徐珊者亦高弟
癸未會試時主司出策問詆文成學珊拂衣而
出天下高之後以選人久次得辰州府同知侵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二

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
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豐考功議禮悖父

豐學士熙以同廷臣抗疏不宜考獻皇帝
得罪謫戍死于通州同知前南京考功司主事
坊請宗事獻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上用其言尊獻皇帝為睿宗入太
廟而坊仍罷斥不用父子之間矛盾薰猶一至
於此

李晟言兵

成化二十年都察院經歷李晟言邊務五事下兵部以募土兵選軍餘策為窒礙以內憂起事動之言為無稽朵顏之郅哈密之封河套之復為未可猝舉晟又言兵機五事亦下兵部議令團營提督總兵等試驗多不可行俱已之其年冬晟復上疏言懷夷有大勢有先務大勢在固外藩先務在用舊臣其舊臣則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僉都御史高明前威寧伯王

余州史料

卷三五

後集

三二

越宜總督延綏甘涼軍務以非所宜言兵部參送錦衣衛鞫問法司坐罪贖畢調漢陽府通判弘治元年晟復上疏言臣學兵法四十年悟得兵書奇要乞開武英殿召臣一問殘廢不足平又上戰法 篇急務二篇高自稱許 上命工部試造戰車弓弩俱不可用 旨謂李晟狂妄自衒累章煩瀆及試所製戰具皆無益於用虛靡錢糧法當重治姑宥之降四級邊方叙用遂補雲南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言臣備官二

余州史料

卷三五

後集

三二

十八年邊患一事前後奏至十疏賊請十三比聞虜入寇將啓覺端 朝廷下詔求將才 是臣千載一時同及邊情謂圓牌木椿不如貫槍於立梢仍加飛箭於槍端引繩於輪軸如螺網之交又雲貫有囊突箭其人止發一根今推廣之可增百根且遠及百步之外下兵部覆照武舉人員事例送大同總兵孫汝賢贊畫方畧報可以為都察院照磨十五年選鄖陽府撫民同知不肯行明年上疏謂 朝廷用臣禦虜

成大言自許必能破賊先在大同虜騎充斥

未能有以自見今空言無事實可驗請歸之吏

部候有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報可正德四年

成得候缺兵備余事言於八陣等書觀心積思

悟得隅落鈎連一法可以省兵省食省馬而不

言所以復歷叙久屈未伸之苦獻養秋生懷六

論古今經畧一覽下兵部參其大言無稽垂老

不悟姑免罪放回閒住正德八年嚴猶昇原任

兵備余事名目上兵書五種曰法象變通曰軍

非州史料

後集

要指曰春秋安懷論曰垂定事要曰附錄兵

圖自謂談兵四十餘年始成此書平虜之計無

出於此下兵部請頒布內外統兵官聽其采擇

去取嚴仍放回史稱其制全身鐵甲工部鑄而

俾試之行數步輒仆人傳以為笑嚴既姓李而

名同西平忠武王其小時雅自負矣據其必治

元年疏自云學兵法已四十年當亦不下五十

至正德八年而猶上疏蓋且八十矣而氣不少

沮為壯士為人秋未可測也

張一中言兵

湖廣襄陽縣冠帶官張一中上用兵心法一中

先名寬以進士授翰林檢討侍王府講讀會用

師討襄陽流賊寬乞贊蓋軍務建策驅流入還

鄉累死者以十萬計尋陞雲南按察司僉事

貪淫徙置鎮遠府至是北虜犯塞潛來

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為黃色牌面環刀皆為

虎形曰黃為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虎驍胡

馬之目見必懼退然後以神鈴藥箭射之且自

金州史料

後集

謂秘機不敢詳於副封奏疏乞留中下出久疏

謂今之求將不過將材而已與其求將材之千

萬莫若求將材之一人必如姜子牙諸葛亮之

流不體聘不出不專任不行豈同小文夫然哉

蓋以自況也且不限舊制作戎具五端藥箭三

等然亦不言其制用之術下兵部議兵部言其

庸妄于進請罪之詔釋不問

嘉隆之際講學蔚盛行於海內而至其弊也借

高學而為豪俠之具復借豪俠而恣貪橫之私其術本不足動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與鼓吹羽翼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斗之憂蓋自東越之變為秦州猶未至大壞而秦州之變為顏山農則魚餒肉爛不可復支顏山農者其別號也楚人讀經書不能句讀亦不多識字而好意見穿鑿文義為奇袤之談間得一二語合亦自洒然可聽所至必先使其徒預往張大術耀其術至則無識淺中之人亦有趨而附者每言

卷五十五

後集

三十一

人之好貪財色皆自性生其一時之所為定天機之發不可壅闕之第過而不留勿成固我而已與故相趙為患難交以計取其財不遂而棄去之嘗以進士羅汝芳為門人戒且勿廷對明年遇之淮安以其且廷對也笞之十五而挾之游羅唯唯惟命最後至南京挾訴人財事發捕之官笞臂五十不衰折亦不轉側坐罪至戍國園園且死汝芳聞而輒救之乞於友為納賊出獄出則大罵汝芳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

不知我也羅亦唯唯後其徒有中法者而山農自戍歸八十尚無恙

何心隱者其材高於山農而幻勝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毆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於村婦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縱遊江湖有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心隱每言天地一殺機而已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卷五十五

後集

三十一

殺桀紂故得天下嘗游吳興與談其家不輒又嘗與一富室子善偕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子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紂之湖中而挾使手書取其家數百金而後縱之善御史耿定向遊京師與處而故相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既去忽謂定向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定向不以為然又曰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亦不能興滅者此子也謂定向子識之此人當殺我久之益縱游江湖間放浪大言以非

又可以得志於世而所至聚徒若鄉貢大學生以至惡少年無所不心服呂先又多游蠻中以兵法教其酋長稍稍聞江陵屬江西湖廣撫按密捕之後得之於嶺北見撫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君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某也擇健卒痛笞之百餘乾笑而已抵獄門人涕泣而進酒食亦一笑而已途贈金者前後數十皆不受獨受一鄉貢士十金曰而有夙緣可受也遂死

金州史料

卷三五

後集

三二

鄧樗朽者不曉講學以權譎縱遊江道時華亭新鄭皆罷相家居樗朽以一刺謁華亭曰公欲並華亭曰何謂也曰公不過費二萬金而可得相其利孰重華亭不測所謂力拒之揖而別曰白不為相不能安毋後悔也遂走謁新鄭亦如前語新鄭悅其辨與飲而深語曰我故欲之家貧不能具二萬金曰不必公今公所善者莫如陳湛得數行以謁洪金可立辨也時洪已領同設為大瑞家莊巨富樗朽得新鄭書謁洪

洪許之遂為新鄭畫策謁司禮大瑞及

新鄭果大拜復為陳畫策得司禮兩人德邵縱之燕中市官爵居間納賂且不貲而新鄭亦厭而畏其口乃偽為薦之兩廣帥者官以把總名色使披金緋而久則逐之樗朽歸益不檢前後所得金多費之倡優陸博而所至把持守令長短大言無忌時新鄭已卒江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屬巡撫張銅梁捕置之獄其嫂語亦如前而加甚杖之百不動欲折其足而不能乃教獄卒使置於棚以大槌鞭之而後折大數詭曰天殺我耳豈汝曹之能至死不屈

縉紳慘禍

余自入仕路見縉紳大夫之邂逅而不得死者凡十人徐汝圭以按察副使罷歸里好張大每語人以某某訪察皆我為之而實不必爾頗善占候一日謂已當有非嘗禍避之莊舍中所從僅二僮而又疑之銀瑞其足於柱夜不寐有踰垣入者汝圭覺而逃於廁賊刦銀瑞者便跡汝

所指示之至廁而斧之為十餘段竟不

壬春以知府歸欲侵海上之涂田據守巡勢

臨之田主度不能勝則偽為伏者邀莊至涂所

成券飲之酒極醉以小舟載莊所幸僅獲三

深處而裸之刃割其肉而以鹽醢寸割莊與僮

之勢使相啗而後割其腹事發論死者數十

張敦復以主事歸教授杭州觀迎春其門生醉

調一婦人其家擊之而敦復往救為所毆立

給事中朱伯辰欲得一市角神廟為先墓而市

濬州史料卷三十五 後集 三十五

豪斯之伯辰挾一邑典史往勘豪聚聚執而毆

之委頓矣復以廟門挾而生焚之坐抵償者亦

數人

楊維平以御史歸有一中表之疎貧者鬻其子

為僮幹以不任也出而凍餒之致死一日中表

來俟維平之出而無他僕也且揖且前維平方

報揖為所扼縛手於柱而刃刺腹立死其人亦

自剄

樂大約以御史丁憂歸夜為人所殺併其妻子

家人老弱皆死以為大盜也半歲始得賊乃其
僮奴與其妾通約其二弟以夜刳殺之俱殲於
市

楊旦以兵部主事歸旦嘗為嘉定令而嘉人之

怨家聚刳其家得數千金縛使送之至數里外

刳其腹出腸胃而死購莫得主名

蔚鍾以河南按察僉事歸有少年來叩頭者貌

美而獼利武捷便騎射識書數云故河南部人

家有官事願得托為奴鍾甚憐之居兩月而委

濬州史料卷三十五 後集 三十六

黃山謝軒上元財賄出入死以寄之一

莊所從者及莊客皆令出責賦及子錢至而

歸則鍾已橫屍地上失其首及腹中馳馬與少

年僮逸矣蓋河南部中怨者募使殺之也竟不

得主名

杜極以工部左侍郎歸丁父憂橫行鄉里閭閻

於墓所治一而門有過者談墓地之不利也

聞而擒之入笞脅三十而釋之其人家相距十

里內有丁千餘鳴鐘聚族而告之故馳至極墓

奏而致之亦笞之三十而恐喝曰若聲官所治家矣極還至墓治創而夜有踰垣而入者斬挺至三日官為捕治而數人投首於官曰杜侍郎殺某人某人官不問而獨問其見殺何也今為死者亦足矣遂皆斃於獄而被笞事發謫罰者亦數人

董傳策以南京禮部右侍郎歸御其家僅暴酷甚死者前後數十迫則謀欲殺傳策傳策亦自覺之欲避徙不果竟為奴所縛斧之凡數創腸

金州史料

卷三十五

後集

三三三

胃皆出事發奴十餘人皆磔於市

他若陳中允之見毆於海戍沈揆討之見毆於

南苑此又不可勝紀也